儒藏

史部　第九十八册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林年譜

儒藏·史部

第四十八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湘綺府君年譜弟四卷

長子代功述

光緒十八年壬辰、六十一歲。

正月十日、西禪寺僧以府君去歲六十初度、設普佛齋、行香執鑪、隨僧禮佛。府君未知此禮、不欲拂其意、依而行焉。復遣弟妹襯送、從其典也。代功、代輿亦自鄂浙還歸省覲。講周易、重鈔詩補箋。二月、鈔詩補箋、命代功校之院中、欲刻諸經箋。府君命從詩箋始。三月、渡湘看畫册、見趙千里阿房宮圖。鈔詩補箋。講周易。四月、鈔詩補箋。講周易。撿校說文中重複

俗字。五月、鈔詩補箋、講周易、篆說文、閱劉陽經課卷。六月、鈔詩補箋、講禮記、清理篆書方名補書昔年所遺漏者。閏月、撿篆書方名分別六書、各從其類、凡有部類而象形者、如眉肩仍象形也。有部類而指事者、如衣弦仍指事也。會意則必兩體皆成文、轉注則兩體皆不成文、成形不成文也。有聲者皆形聲也、省聲亦聲、不假借而實假借也。如此、則六書皆有字、且截然可分、一省牽纏之病。府君之意、當別爲一書、大交其類、今但發凡而已。講春秋、重校水經注。七月、講春秋、鈔禮記。祁陽周生問古文、告以近日所得、

周生聞之，以爲至奇。府君因竭其旨曰：汝日聞奇論而不悟，乃以平者爲奇耳。夫學之逐末者，其始在厭常舍近，故益奇也。言治不已，而言交鄰、言戰陳、言器械，至於言礮火，奇已極矣，乃以言自治者爲大奇也。言學不已，而言道、言讀書、言文章佳惡、言駢儷、言單思湊微，至於八家門徑、桐城宗派，奇不可究矣，乃以言時習者爲大奇也。言仕不已，而言科舉、言書院正附課、言膏火多少、言賞罰、言規避，至於冒名領卷、請人住齋，奇不可方物矣，乃以言閉戶自修者爲目所未見、耳所未聞也，豈非惑之甚哉。由此推之，則父子

路人而以孝慈爲奇，朋友市道而以然諾爲奇，舉古昔之所謂布帛菽粟，而以爲景星慶雲，此又宋儒傳中庸後之别境，皆自以至奇爲至庸者，心目中無庸之非奇也。府君因人心陷溺風俗，每下愈況，與諸生講論時深以道術將裂爲懼，隨事誘誨，冀正人心，愈淺近而聞者以爲至高深，故特於周生發明其旨趣焉。八月，鈔禮經，校族譜，爲諸生講禮記。九月，鈔禮經，校改喪服箋。十月，校改禮經箋。丁康侯體晉奉兄命自濟南來就昏，留居院齋，爲定日課。十一月，鈔禮經。代功自鄂還，來衡省覲。十二月，鈔禮經，

講春秋。陳文僞丞病卒衡州寓寢、府君以兩年以來居址接近、情誼日親、憮然不樂、弔臨備至。

光緒十九年癸巳、六十二歲。

正月、校改禮經箋、講春秋、作陳文僞丞行狀。二月、校改禮經箋。至雁峰寺、白鷺橋、西禪寺游覽。與諸生論學、問志學志道之異、依德依仁之辨、諸生無能答者。

三月、看漢碑。院生欲刻府君詩文集、力辭之、告以不可刻集之意。詩補箋可以啟發後學、因命刻之、復重加校正。吳愙齋巡撫閱兵來衡、至東洲講舍。吳公博古多通、藏玉甚夥、與府君言圭璧剡圭璧羨等

制度、出示圖說、大有發明、卽采入周官箋。四月、鈔詩箋。改課文重鈔禮經箋。五月、鈔禮經箋。爲唐丈蘋渠校定奏議。六月、校春秋例表。鈔禮經、至鄉射篇、見鄭注重複者、欲去之則失其本眞、欲存之又似未照、府君謂當時蓋單篇經注各行、故重複如此。初亦未之知也。七月、鈔禮經箋、校詩補箋刻本。始選唐排律詩、畢十餘年未竟之業。八月、鈔禮經箋。聞鄧丈彌之之喪、四十七年姻好、初損其一、悵然者久之。繼以爲詩卷長留、不足悲也。然近年以來、聞人之死喪、皆以爲當然、蓋老而無情、不知者乃以爲薄恩

矣。九月、第七女茙適丁文誠公之子體晉。十月六日、由衡登舟。十四日、至長沙。二十五日、代功送丁郎茙妹東行。十一月、吳愙齋中丞請鑑古玉、並見仇十洲畫柳。二十日、與張正暘登壽講學、張問羅順循正鈞言著書不可早、此言信否。府君告以講書不可避、因言此二事絕不相同、一爲已、一爲人、昔者孔子嘗語子夏矣。十二月、鈔禮經箋、校譜稿。

光緒二十年甲午、六十三歲。

正月、爲呂雪棠翼文書經史答問。雪棠前來湘、與代功擬經史疑義數十百事、請府君書爲冊葉、擬刊行

之、以與蜀湘及門弟子。久未作也、至是始書焉。文多不載。今錄論學論治兩篇、曰、道家無爲而入世之意切、儒家勤政而離物之趣多。無爲者徇物、故有三寶、議道者自已、故非一途。老聃之言論兵、荀孟之言明性、足以見之矣。道家欲佐人主、常孳孳於治世。儒者但陳其義、不合則不仕矣。儒之興也、三代後之時勢也。周官經言師儒幷舉、師者官學、儒者私師。所謂處士不仕者、其必殷之末世、伯夷之徒溯而上之、則卞隨、務光其人歟。采其所言、亦足裨政、明王不興、則以型俗、非治世之才也。故名法代用、儒術常黜。儒行一

篇所言儒有云云、其詞甚繁、未知孔子述作之耶、抑命席後指畫而陳也。大要弟子所增、或當世成說。魯君雖不倦聽聖對、必無此繇詞矣。若後世即以聖爲儒、則又出儒家之標榜。要之、儒不治事、故其術最高。王充云有文儒、有世儒。此又三代下之儒也、項籍所謂記姓名者矣。章句傳經、謂之書匠、詞賦供御等於俳優、比之孟荀、更非其儗、亦何怪趙宋諸子哀而陋之。然彼識一二陋、而更無一得、空談性道、自命聖人、無以位之、强名道學。此流既闢、儒裂爲三、言實行者無門可附、貴者特達、賤稱獨行、然後知四教分途、盡時

變矣。六經具在、三儒罔識、趨之愈下、政教分崩。否必有通、昏將復旦、不極其敝、焉能知聖乎。此又三儒之功也。而若豪傑之士闇合聖行、則天地有窮、人心不息、但不能治世、殊於行義達道者矣。孔子曰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言伯夷、叔齊未爲聖也。論治曰、養民非政、政在教之。考績非政、政在養士。今之言教養者反此、見民之困徵役、而務減稅、減稅不已、又振貸焉。民積驕惰、且忘其上、貧弱渙散、寇亂乃生。本欲生之、適以殺之。乃又積厚廩餼以養游士、士不知耻、唯祿是營。根本並傾、何國之立。夫仁者知己之不妄食、則不

妄推食以與人也，知己之當自立，則欲人之各成長也。士必官之則無游士，民必業之則無惰民，上不示恩則不敢驕，士民堅樸則國本固，故寡乎什一，與桀同罪，菁莪育才，爲國之楨。又答問讖緯子史及諸經疑義、詩文襍事數十條，皆依經立説，與俗殊科焉。

二月八日，至大托鋪臨彭丈朶園之喪，不克葬而還。二十二日，游麓山，至萬壽寺，游雲麓宫，觀湘州二律形勢甚壯，葢所謂吳芮陵也。飲白鶴泉，登赫曦臺，夜宿舟中。二十四日，由長沙解纜。　三月朔日，至東洲，爲清泉凌知縣閲縣試卷。復鈔禮經士冠篇，自作儀

禮演時至今四十年、凡七鈔矣。閲八代文粹。府君在蜀中、欲選八代文言政治而本經義者、勒成一編、名曰通道集、命弟子録之。諸生因大裒集爲八代文粹、以便選擇。府君爲敍之、未及刻也。至是乃閲之、然通道集迄無成書。吳窓齋出示所作權衡度量實驗考、請府君作序、因考分寸龠合之量。黍九粒得今尺八分、仍有縱横之異、縱長一分六百粒重四錢二十四粒重一銖、然皆非確密之數也。四月、鈔禮經、點文粹、篆書詩經。五月、鈔禮經、點文粹畢。丁康侯自山東來、因擬到部、故來辭別、府君因送之。六日發衡州、

十一日至長沙，十六日泊喬口，二十日至常德，二十一日由常德返龍陽，二十六日至長沙。六月六日，還烹溯程丈春甫母萬太夫人病卒。萬氏與尹氏爲娣姒，婦尹氏無子，以娣婦萬氏子春甫兼祧，先萬氏卒。有二子，長曰穌祥，次曰書祥，以書祥爲大宗後。萬氏卒後，穌祥疑書祥應否降服，來問。府君以爲服制無明文，宜呈請禮部建議。蓋兩祧則孫之父仍爲子，無本生嗣父之分。父爲子，則子爲孫，不可依出後降也。又禮亦無孫降祖父之文，聖人之所難言，禮疑從厚，凡從服皆不降。以此推之，凡出後者，於本生外祖

父母亦不降也。卽本此義爲屬稿、令上禮部焉。鈔禮經、校水經注。　七月、鈔禮經、補改論語訓。往金庭別館避暑。　八月、鈔禮經箋。復鈔詩補箋、至小雅、疑南陔、白華獨亡教孝二詩、且孝子相戒宜入風詩、何以列之於雅。豈卿大夫皆孝而又勞戒乎、或者女曰雞鳴之類耶。二詩既亡、無以證之。是歲、中東戰事起、見探報、吳愙齋將兵援朝鮮、至威海衞、日本斷道、幾被禽獲、微服得逸去、作詩感懷。　九月、鈔禮經、篆詩經畢、始鈔爾雅集解。　十月、鈔爾雅。鄧丈翼之輔綸自武岡來彌之丈母弟、府君四十年弟子也。將往江南、

作書介紹之。十一月、鈔爾雅。十日、由東洲解纜。十六日、還山塘。二十四日、至長沙。二十五日、乘舟東下。二十九日、檥岳陽樓。十二月四日、至漢口、渡江至兩湖書院、往晤鄧丈辛眉。五日、登江輪。六日、過九江、與書直督李中堂、言中東戰事。蓋府君在衡聞中東之役、中國屢不利、屯軍積年、糜餉鉅萬、而募兵籌餉、天下騷然、心極憂憤。當是時、劉公坤一統率征東諸軍、吳公大澂別將援遼、南北洋大臣張、李二公皆府君知好、欲游說諸公、指陳兵略、冀其力戰致死、以雪國恥、而振湘淮諸軍之氣。故先以書慰之。裴丈樾岑

見書歎息，手書相聞，引爲同志。裴曾管船政，知船之可戰而不戰也，未幾而和議成。七日，至江甯，晤張丈香濤，縱談時事，五鼓始出。鐙月霜暉，悽然生感，作游仙詩五首。十日，與楊叔喬鋭、顧印伯、印愚游華林園，登太平城樓，觀玄武湖，知六朝宫殿皆當在北。循雞鳴寺過十廟、龍蟠里，登淸涼山。入一尼院，李秀成妹所居也，俗稱皇姑院。江南平定，出家爲尼。留坐客堂，言往事甚悉。出訪隨園、煦園而還。十一日，乘江輪返湘。十四日，至漢口。十九日，至湘陰，舟中獨坐，感時撫事，作甲午游仙詩五首。二十日，至長沙。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六十四歲。

正月六日、登定王臺探梅。十八日、還山塘。江建霞學使出試寶慶、道過雲湖、來山莊相訪。二月、鈔集已巳以來日記、中所存七律詩題曰杜若集、補作驛程詩記。三月八日、登舟往衡。十三日、至東洲。鈔鷃冠子、蓋僞書也、以遣長日、稍加注焉。四月、校論語訓。閱桂陽課卷。看石印古書二十二種。五月三日、還山塘。周生煇堃問春秋疑義、言哀公篇文致太平、何以但書戰事。又晉京師楚、孔子何以書之於經。始悟哀篇專紀伯國事、自治以正天下、在用二伯也。隆名

城、罷田賦、征伐自天子出、秦亦暗合於道、但不能任二伯耳。然則郡縣之制、殆亦孔子本意矣。十三日、仍住東洲。讀管子。閏月、講禮記。閱同時人奏議、始信才難。六月、鈔爾雅。七月、鈔爾雅、講禮記。學使江建霞約至衡陽縣鑒別書畫、見趙松雪摹臨摩詰畫、眞蹟也。八月十一日、還山塘、作雲湖火神祠碑。令滋妹篆書、刻石於乾元宮壁。九月、代輿補縣學生員、謁薦高廟、依饋食禮祝詞、稱嘉事。以入學比冠子、嘉禮類也。二十日、衡陽程氏遣使來迎。二十四日、爲程母書主儀節、參用虞祔禮、以意成之。夏午詒壽田觀

之甚以爲典。閱桂陽課卷。　十月朔日，出講堂講論，書有恆之旨訓飭諸生云，孔子以無而爲有爲無恆。又曰，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恆之通於君民，蓋與孝同也，學者宜無此不恆之事。而後世學者乃盡無恆，故後世學者遂絶，雖手不釋卷，猶未學也。恆之一言，不易業之謂，而必自不好名始。好名非求達之謂，方志於仁而自謂仁人，方厲於學而自命學人，則其志外馳，而言必違心。宋人尤多此弊，故學聖愈以誣聖，自命高而行愈卑，學人下同於文人，文人不逮於古人，皆自欲標置誤之。古之爲文，詞達而已，自文以載道

之說起、而文成俳優、何也、欲人之稱好也。八股名目雖自後起、觀退之所作、下筆便有千古之意、愈自矜慎、愈求人知。夫俳優所以賤者、欲悅人以求知耳、奈何文人亦求知耶。文學一道也、必自不爲人始、不爲人則不好名、不好名則自有恆、有恆次於君子、而內聖外王之學始此。論語言政學宗旨實在於是、余乃以推之文詞耳。十三日、登舟還湘。十七日、至山塘。二十一日、至長沙。　十一月、金山寺僧請書楞伽經藏之寺中、以資永寶。僧言昔日寺中有東坡手書楞伽經墨蹟、因遭兵燹、遂被焚燬。僧衆欲求名人補書一

通，以繼名蹟，事不果行。今日遠來，實爲弘願。如蒙布施，則右軍黄庭，子昂金剛，不得專美於前，象教之力，足增大衆信仰。府君許之。易丈笏山自龍陽來省。十六日，約至浩園玩月，同步至李眞人祠，話舊感時，作詩見贈，因作長歌答之。　十二月，寫楞伽經。是歲除夕，欽天監時憲書無晦日，湖南通書有晦日，蓋夜子刻合朔，屬先一日。京外各省有遲至四刻者，則屬次日，故致通書與時憲書不符。府君以爲朝廷不能正朔，蓋亦民主之兆也。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　六十五歲。

正月、寫楞伽經畢、取藏本自校一過、交寺僧海琴藏之金山。二十二日、至山塘。　二十八日、陳文右銘約至碧浪湖修禊。十七日、還山塘。鈔爾雅、作禹貢圖。

三月、鈔爾雅釋地。講禮記、春秋、於箋義頗多改定。

四月、楊哲子來問春秋疑義、衡人遣舟來迎。十一日、至東洲。華陽顏伯琴鈞率其子來、尊經院生也、院外諸生亦大集、定講經課程、始刻禮記箋。　五月、講禮記、鈔爾雅、校論語集解。答陳兆璇問初學階梯云、初學之階、論語弟子章盡之矣。孝弟謹信、固爲之本、而其要在於愛衆。及入大學、道在親民、親民即格物也。

自儒者皆以防閑子弟爲訓、禁絶交游而親婢僕、子弟習聞絶交之論、則亦以不肖待人而長驕傲。及其治家臨民、任性妄爲、並其美質而皆失之、則其孝弟、謹信、明德之功悉無所寄、所謂其餘不足觀矣。夫汎愛者自卑而尊人、即孔子溫良恭儉之禮也。親民者忠恕以來物、即文王小心翼翼之德也。而進學養望、皆基乎此。一言以蔽之、曰不驕吝而已。何以爲學、受教是也。何謂學問、教者所不能施力、恃其能問而後有學也。問於師不若問於友、問於友莫若問於民、故曰舜好問、又曰不恥下問。凡以達己聰也、而知人之

道在是矣。讒諛雖工，對問則窮，故學也者，所以學爲君也。然問非詰難之謂，必虛其心以聽之。故曰不憤不啟，又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又曰詢於芻蕘，則無所不問，而亦非易言問也。人莫不諱其所短而炫其所長，雖知學之在能問，而未有問也，則又有多見多聞之術，孔子屢言之矣。人與人接，必有見聞，心之是非不可誣也，是在能自省耳。自省則知慎知擇，而學在是矣。簡册之學不及見聞之學，一言一動，皆文章也。余每見讀吾文詩者，輒訶曰有一生人而不之學，乃學死物耶。此即輪扁之説也，齊桓公讀書而輪扁笑，

使吾讀書則輪扁服矣。心無所得，而誦聖人之經典，非獨人芙，亦將自芙。非獨芙書，亦且芙聖人之愚人也。今之學者乃齊桓矣，晨讀書而午接人，則忘其書。幼治經而壯服官，則悖其經。經言君子不謀食，而經生之謀食急。書言國不患貧，而書生之患貧甚。糟粕之不存，而何論菁華？故曰多亦奚爲。又曰不思則罔。是古今之通病也。是月，得長沙信，代懿及懿子名壽取入縣學。　七月，講周官，看唐詩。　八月，講周官畢，於五齊三酒屢説不安，去古既遠，不獨制度難明，即酒亦彼此差互，欲分殷周説之，苦無證也。　九月，爲

諸妹講史記，論周本紀、後宋國策數事，雖欲著其微弱，乃取市井反覆之言登之高文典策，以續六經，有乖史法矣。校詩補箋。　十月，校改詩補箋，講史記，令諸妹立字課。八日，由衡州起行。十二日，至長沙。張生登壽問莊子至人、神人、聖人之分，答曰：堯爲神人，許由、四子皆次之。一讓一喪，出世事也，未若入法，入世則神矣。二十四日，復還東洲。　十一月，校改詩補箋。講史記鈔禹貢，論夾右碣石及略嵎夷爲東南海防，桓是織皮爲西北陸防，始知古聖瞻矚之遠。　十二月九日，還山塘。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六十六歲。

正月、居山塘。授孫女少春、孫男名艮讀經、講史記。

二月、至湘潭縣城、爲代懿成昏。 三月、至東洲、從學者益衆、楊晳子度、夏午詒壽田、陳完夫兆奎、向樂穀燊、李砥卿金戣、程戟傳崇信等均住齋講習、王鏡芙兆涵、顏雙表楷等均居院外問業、其餘西江蘇浙流寓衡、永、郴、桂人士往來受業者、不可悉紀。府君因示以讀書課程云、學以有恆爲貴、又不可疲其神智、當其有得、自有欲罷不能者。然不可以爲程也、宜就其所喜常致力焉、又就其所最不解日致思焉。十二時

中以六時休息，六時中又令有四時優游，此二時則必不可令撫功。如此久慣，雖休晦時，亦用力時矣。雖仕宦困苦老病，每日必有用心之處，則所謂惜寸陰矣。又論讀書門徑云：孔子論學，務在成章，孟子論士，憂爲鄉人，學問門徑，不可苟也。讀經而不知孔書之僞，覽子而不知家語之誣，文蔑八代，詩通唐宋，注混鄭、王，學稱朱陸，雖復博聞彊記，麗句清詞，不登大雅之堂，有愧兎園之册。而況奉八家爲文式，推袁、趙爲詞宗，經讀四書，理言五子，論史則尹、袁諸説，習書則趙宋餘波。毛公解詩，澣衣自潔，介甫讀史，朝報爲譏。

以鄉曲之見聞，測聖皇之典冊，其爲鄙陋，豈冀開通。近者曾文正亟譽俞曲園好學，論文優於天下。余疑其語，徐問所長，曾乃曰：蔭甫自爲當代聞人，若作者之林，未能逮也。然則前輩獎借，正足陷人，故爲學當廣聽說，自攄胸臆，而眞僞雅俗必先瞭然。否則北轍南轅，御良馬疾，徒抛心力，不見成功，又况飽食終日者乎。　四月，講詩補箋，時有改定。陳完夫問作詩之法，因示以五言作法及唐詩諸家源流、七言歌行流品及歌行運用之妙，皆舉古昔名篇及自作詩歌以爲對照，文多不載。　五月，講詩補箋，爲諸妹講史記。

三禮箋刻成。　六月，講詩補箋。答陳深之論文云：文無專家，余敘文粹已詳言之，然初學就所近而教習之，又有務途、有韻者不論，敘事、議論略有三派，如公羊傳、禮記，每言史事、只如談經。蓋七十子之文授法聖師，非文家所及，其義理多而不厭、平而不允、驟不可學，終亦難希。此有其境而無其階，荀、孟、賈、戴似可幾，而究非其類也。此外文家則單、複二法，單者頓挫以取回轉，複者疏宕以行氣勢，貌神相變，即所謂物穠故文也。故國策、史記、賈、鼂向，操諸人能用單，國語、班書、東漢以至梁初善用複。不能者襲其貌，單者

純單、始於北周、而韓愈揚其波、趙宋以後奉宗之、至近代歸、方而靡矣。複而又複、始於陳隋、而王勃等滙其泥、中唐以後小變焉、至南宋汪、陸而塌矣。元結、孫樵化複爲單、庾信、陸贄運單成複、皆似有使轉、而終限町畦、卒非先覺反失故步。故觀於汪中、惲敬、袁枚之徒、體格無存、何論氣韻。其餘如侯魏之紀事、乃成說部、洪吳之駢儷、不如律賦、茲非學者之明戒歟。余少學爲文、思兼單複、及作桂陽圖志、下筆自欲陵子長、讀之乃顧似明史、意甚惡焉。比作湘軍志、庶乎軼承祚、脫蔚宗矣。志銘小記敘則置於晉宋之間可以、

亂眞。然嘗自貴其有韻之文、以其本從詩出、如欲標榜吾文、非知己也。　七月、講詩補箋及史記。　八月、院生多以鄉試往省、因多暇日、選錄小詞爲三卷、並敘之曰、往者孫月坡工塡詞、爲陳希唐師、同在南昌、與鄧辛眉日相唱和。余弱冠、方抗意漢魏、詩文未屑屑也、亦實不解其佳處。及還長沙、聞李伯元及希唐亟殉國守、獨對所題燕子圖吟想悲悽、始自作小令長慢、雖不能工、於月坡所言門徑固識之矣。而辛眉先德鄧七丈寄聲來戒、言作詞幽怨、非富貴壽考徵、且大雅不爲。鄧丈意以箴其子、託意於我耳。自此方

鄉學、多所未聞見、亦不暇尋摘矣。及至成都、年垂五十、粗識文字之津。與及門諸子談蓺、間及填詞、稍稍爲之、則闌入北宋、非復前孫氏宗旨。然篋中故無詞本、僅有卅年前孫曼青所贈絕妙詞、朱竹垞竊得者。其詞有規格、不入蘇黃粗鄙之音、猶孫說也。又十餘年、楊氏婦兄妹學詩之功甚篤、然未秀發、余間爲女婦言、亦知有小詞否。靡靡之音自能開發心思、爲學者所不廢也。周官教禮、不屛野舞縵樂、人心旣正、要必有閒情逸致、游思別趣。如徒端坐正襟、茅塞其心、以爲誠正、此迂儒枯禪之所爲、豈知道哉。學者患不

靈、不恴不蠹、蕩佚之衰、又不待學。既坐東洲、日短得長、六時中更無所爲、爰取詞綜覽之、所選乃無可觀、姑就其本更加點定、餘暇又自錄精華名篇、以示諸從學詩文者、俾知小道可觀、致遠不泥之道云。 九月、講詩補箋校禮經箋。 十月、講詩補箋衡永兵備道陳丈六笙瓊談昔年戰事、賦詩感贈、作感遇詩答之。 十一月、講詩補箋胡瀨唐庶常思敬從江西來衡問業、且請示作詩門徑、因論道光以來翰林文學盛衰、及同時詩人流別、作憶昔行。 十二月、還山塘。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六十七歲。

正月，居山塘。授諸妹及孫名艮讀。二月，至長沙。
三月，往東洲。時湘撫陳公寶箴厲精圖治，學政徐仁
鑄尤重新學，考試諸生文中有用新名詞者，悉拔置
高等。省城設立南學會，提倡新學説，諸縣亦各立分
會講演。凡入會者多親故子弟，秀才異等。陳公以府
君道高望重，未敢面謁，則屬代功友人，令代功率領
學生游學日本，府君故未許也。已而楊鋭、劉光第等
入軍機，辦理新政，二人皆府君弟子，又奉廷寄查問
府君年歲精神步履能否召用。巡撫以示府君，且詢
覆奏方略。府君知事且敗，告以宜俟異日。未幾而政

變事起。　四月、欲出游寫憂、繼念到鄂後、或謀議異同、致生事端、遂訪石門舊廬。自丙子年蛟水屋圮後、經二十三年矣、當時兒女課讀今日存者、僅代功一人、能記舊事者亦二三人耳。乘舟入承水、至楂林塘宿焉、彭剛直公故里也。翌日步行至牧雲峰龍頭岡、遂至舊居、尋訪故迹及當日農夫田父、無復存者、乘船復還。作苡種訪石門舊廬詩。　五月、講詩補箋、授諸弟妹讀。　六月、至長沙、旋返山塘。　八月、至東洲、作詩寄懷。　九月、講詩補箋畢。　十月、改定諸生課程、令試詩賦、將注孝經、因論師稱弟子爲子別無例

證又以史記弟子列傳曾子少孔子四十八歲、則授孝經時方二十餘、不得爲魯。疑史記年不可信。蓋据譜爲說、譜容有誤字也。既有所疑、遂置之。是月、滋妹居山塘留守。十一日、一湘鄉客來、稱府君遣使令其來鄉取府君手寫詩文集校對所鈔本錯誤。家人不虞其詐也、取手稿示之、乘間竊去。及覺、去已遠矣、分道蹤跡、不得主名。二十日、其人至東洲求見府君、挾詩文手稿以求貲斧。亟出家信示之、縱去不問。十一月、衡人多請規復書院舊章、復用經解論說。十二日、跋淳化閣帖、翁覃谿朱書所校肅府本也。觀晉人

書法多自出新意，不相師襲，然非精熟之，不易學也。孫譜所言，不爲虚也。十七日，由衡州啟行。二十四日，至山塘。十二月二十二日，攜艮孫、黄孫至縣城看迎春。二十四日，仍還山塘。是歲，孫名端生。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六十八歲。

正月十二日，作山中度歲襍詩八首。讀老子，欲箋注焉，未得端緒而止。十六日，攜名艮至縣城，寓賓興堂，議昭潭書院學規。二十一日，登舟。二十六日，至東洲。

二月二十日，步上鴈峰，復從花藥山至西禪寺，諸僧百人誦經拜懺，因設齋食，鈔改尚書箋，並補春秋

箋義絨、復諸妹率少春自山塘來院。二月、諸生從學者衆、齋舍不能容、復於前軒別開學舍。晦日、攜艮孫至耒口、登新塔。四月、重鈔禹貢、閱桂陽課卷、鈔爾雅釋蟲、其加偏旁字有省形存音者、如權輿、跌踼之類。去其所加蟲旁則不可識、又虫必當爲蟲、不可爲虺、言說文者多不知之。五月、欲畫禹貢圖於州後記地、尚未得其理解、圖未可遽成。此事經四十年、尚不能成書、益知著述之難。六月、看莊子襍篇、閱石鼓書院課卷。得宋芸子書、有憂生之嗟、忤時之慮、多所譏畫、視人太高、與書喻之云、狂狷皆非中行、而

聖教先取狂者、由靜而動、動而之靜、狷以靜爲動、動而難靜也。世說云、外雖虛靜、內實伏動。余少時見而一驚、以此自省、始託於莊子以自救。消搖游以下之視天、如天之視下、大哉妙哉、有如是之消人悁忿、發人深省者乎。應世之道、用行舍藏、未有干世者也。其世愈亂、其心愈治。凡假悲憤以自炫自溷者中無所得耳。聖道至儒家而始隘、儒家多狷介之人、其先主敬存誠、以自繩削、不勝其苦乃溢而思富貴、中者立功名、高者言行道。所如不合、則遂廢棄、畢生營營終無樂時、豈學道以自苦乎。攴之繫彖曰、小狐汔濟。明

王不興，必有主者，乃欲仰其鼻息以爲寵榮。箕子、比干，役人之役者也，遇堯舜則榮華歌舞，遇桀紂則僇辱羈囚，何其不自立乎。學道有年，不勝其企幸，乃欲從俗一試，以求一快，又狷者之病也。先自高以立其節，乃恕人以平其情，狂之所以進於道也。孔子論學先求適道，適道則廣大，然後可與立。儒者不知道而言立，立不可摽，則顛矣。此爲學之初基，處世之上藥，入聖之極功，余生平所得力，而無往不消摇者。是月，爲諸妹講三國志畢。七月，鈔爾雅，講晉書，始知桂陽曾屬江西，前作桂陽圖志漏未之及。八月，鈔唐

詩七絕二卷成、自是唐詩選畢五十年未竟之業也。校春秋箋、將重刻之、先讀一過、更有改定。郭大令自京師還、盛言朝政得失、未敢贊辭。徐幼穆罷清泉令、裕慶涖衡州府事。　九月朔日、王船山生日、巳初釋奠、用時制秋祭禮而小變之、未爲合禮。當直行鄉飲酒禮而先釋奠、則庶幾成禮。斟酌古今、良不易也。九日、朱永州其懿約至鴈峯登高、往則文武大會。朱自言遇事恨無把握、答以多閱歷卽學問也。閱歷亦須歷天下事、但治官事未足爲閱歷也。陳完夫請選漢文、爲擇數十篇。　十月四日、至花石、臨曾氏從姑之

喪且爲治事，從逝者意也。十一日，還東洲，講晉書，看漢文。十一月，呂雪棠自遼陽來，楊哲子及代輿自雲湖來，因送雪棠還蜀，遂擬出游。六日，率李生金戣同行。十一日，至長沙。十三日，泊傅家洲。二十日，守風蝙山。二十四日，登岳陽樓。雪棠由荆河腦往宜昌。二十九日，泊龍口，守風，嘉魚地也。十二月，爲李生講春秋。六日，至漢口。十日，至鎮江，登風神廟樓。十五日，至閶門。二十日，至杭州，泊萬安橋。浙撫劉文景韓遣人來迎，約瞿海漁、李少筌同游，從阮墩至三潭印月，入退省庵，便假寓焉。從彭剛直公舊約也。是日，游東

西曲閣橋、望武林山。二十七日、李幼梅、瞿芷桓攜酒來游，探梅孤山。二十八日、二瞿、彭、吳載酒相過，從文瀾閣循湖路而上，至岳墳。唯聖因行宫未復，餘皆修飾矣。欲訪高江邨故宅，舟大不能入裏湖，乃還。二十九日游高莊，見京報，用吳可讀舊議，別立皇嗣，私忖久之，未知禮意也。除夕雨雪，鄰僧饋歲，樓中寂静，三更後埽地祭詩，酌酒，閉門乃寢。　是歲，孫名疇生。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　六十九歲。

正月三日，游净慈寺，頗有花石，感舊題詩。人日，游雲棲寺，修篁夾徑，可數萬竿，雖不及韜寺幽深，亦湖上

所罕見也。八日、同趙盤西游蘇隄、步至俞樓、復還至聖因、循隄西上至段橋。十一日、齊心甫約游武林山、入山可三四里、便至靈隱、出登弢光、步可百級至庵、小坐、觀金蓮池。再上練丹臺、葢白香山遺迹也。下至羅漢臺、出愒冷泉亭、壑雷亭、看呼蝯洞、一線天。下至天竺、一澗東流、澗北三寺皆燬於兵火矣。十二日、粱卓如來訪、論公法及時事、有出位之言。語以不忘名利者必非豪傑、尚未敎以思不出位也。葢能忘名利、又當思不出位、然初學必自孟子所謂大丈夫始矣。十四日、秦進士買舟來、同至淨慈。步從赤山上石屋

嶺、覽三洞。復從山道至理安寺，登叢青閣廢址，云憲皇讀書處也。從右徑入山，循山路渡十八澗，便是龍井寺。十五日，譚聘臣招游浙江，設席江山。船過清波、鳳山、候潮三門，移船海潮寺。十六日，鄒元吉來訪，談賓州戰事，甚推李蟠戰功，云九龍大王妻復仇，蟠一戰摧之，遂降百砦，肅清千里，歸隱屠肆，授總兵不拜，奇男子也。十八日，蔣知府德璜請游吳山，大會趙公祠。二十三日，發杭州。二十六日，至平湖，訪張丈文心，夜宿張齋，出示所著公羊記疑及春秋臆説。二月朔日，至蘇州，晤朱竹石，尋文小坡不遇。七日，至常州。

九日、至丹徒。十一日、至鎮江、三更乘江輪。十四日、至漢口。二十四日、至長沙。二十五日、泊鶴厓。 三月朔日、至東洲、看晉文爲諸妹書摺扇、令其各得小楷、以爲日後之玩、凡書七柄。 湖北荆宜道奭良召南遣書來迎、約游荆州。值府君游蘇杭、歸後乃得書。 四月朔日、由東洲起行。三日、至山塘。五日、至長沙。十日、至岳州、岳常道顏鍾驥約游君山。十三日、登岳陽樓。十六日、至沙市。奭召南迎入署中、談時局及旗人故事。書屏聯數十事。易文清漣時罷官、主講荆南書院、訪談一日。陳復心閬府君至、亦自宜昌來謁。二十一

日、登輪舟。二十二日、至漢口。二十三日、換江輪。二十七日、至淮關。二十八日、至西壩。程商霖新開淮鹽運局也、即居局中。　五月二日、乘車朝發。九日、至泰安。十日、至濟南。丁康侯新從粤還、莪妹率甥女出迎。十二日、游趵突泉、觀涌流、殊不能高。四十年前水出高數丈、望之如瀑布、今全不似矣。十三日、游大明湖、設飲歷亭。十四日、游歷山、始聞北警。十五日、游開元寺。趙次山爾巽自新疆藩司丁母憂還寓山東。趙氏兄弟五人皆有名位、府君問之、答言、近年死喪之戚、兄弟雖盛無益於事。今息影林阿、聞先生來、但求爲父

母作一誌銘、感且不朽。府君許之。十七日、攜茙妹及其兩女乘車朝發。十八日、至泰安、縣令毛曙雲請游泰山、不果往。二十七日、渡鹽河、復至西壩。三十日、至揚州。時陳丈六舟已卒、見其子處文。　六月三日、至鎮江。六日、至漢口。陳丈六筌子仰麓官湖北、還湘省父、遇諸舟中。九日、至岳州。十日、至長沙。見上諭、始知朝廷決意言戰、衡州已毀教堂、應者蠭起。十七日、由長沙起行。二十七日、還東洲。　七月朔日、與院生開課講書。時衡州已毀教堂、士民囂甚、衆議多以燬夷館籌兵餉爲急。府君因與諸生論通經致用、及致用

當通春秋之義，曰：四方歸化，與夷狄交侵，無以異也。淺識之士，喜盛惡衰，遭時晏平，偃然自肆，及見侮辱，憤泣而已。故莊周以箕子、比干爲役人之役，以其困人憂樂也。然春秋不能正之，五經所言，皆聖明事也，身居篡奪之中，日有修平之樂，恆見己之不足，豈計人之順逆。故握要以圖，不下席而天下治。至於化通無外，莫不尊親，而我志不紛，乾乾在抱，斯所以祖述堯舜，未不樂乎。孔子以前，固未言此，通經致用，莫切春秋，非謂其政法多也。選陳、梁文，講晉書。八月，聞京師危急，傳言異詞，議告道府，遣使入京問訊，且附

奏外事，以通隔閡。夏午詒擬赴行在，曾重伯亦自桂林來，言奉巡撫命入京。府君告以君父危急，義在往赴，不必問有益無益。因感亂事，作詩寄懷，看陳隋文、北周文。閏月，衡人於瀟湘門湘東岸之間作一浮橋，鐵纜橫湘，連舟數百，舟筏出入者啟閉有時。府君代作慶橋文及祭湘川文。十四日，橋成，知衡州府事裕慶祭橋，遂請府君率衡州士紳步橋，自瀟湘門至湘東岸。　九月，讀漢碑。府君謂漢碑了不異人，學之苦不能似，蓋由想境思路字面今古不同，雖好手不能勝拙工，非才不逮也。爲陳生評三史序述贊，兼示以

韻學門徑。　十月、莪妹自山塘來衡。新刻唐歌行選本五卷成、自校一過。擬作韻書、取龍翰臣古韻通説勘之、亦惝怳無定、未能作也。爲諸妹講離騷天問新義。　十一月、讀元次山文、別錄一通、誤字頗多、無他本可校。看漢樂府詩、未知所用字句何以頓異文賦、豈當時已尙新聲、別成一體格耶。　十二月、和議成、聞當由陝迴鑾。與代功討論時局、直難下手、因爲陳復心書冊稍發其意、亦無當於事也。新刻爾雅集解成、自校一過。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七十歲。

正月六日、由衡州率諸妹還山塘。二十八日、至湘潭縣城。二月、與書署衡永道夏獻銘、辭東洲講席。命少春撿鈔日記中所存書札。三月、沈山人來談、頗及時事。府君以時皆昏庸爲慨、沈答云、吾輩之能耕田鑿井、傭力自給者、正賴如許庸人、若生有用人、則爭奪不息、生民塗炭矣。府君歎其言閒冷、別具理解、足令言經濟者失氣也。選孟東野詩及中唐後諸家詩、中唐五律別有門徑、眞苦吟人語。又中唐以後諸家同李賀者不少、蓋當時風氣自開此一派也。次弟唐詩目録畢。二十七日、往縣城。四月朔日、至長沙。

七日、還山塘。補鈔唐五言古詩成、以付孫女少春、其父未竟之功也。俄經三世、作序記之。　五月、甽水暴溢、塍埓盡沒、田禾多傷者。爲楊哲子評點莊子。爲諸妹講宋書諸志。　六月、衡人堅留府君東洲講舍、遣舟來迎。九日、至衡山縣城、聞陳伯商鼎已出省獄、在縣城、自往尋之。十日、至嶽市、入祝聖寺、御香行臺也。步行取西徑、更從西南上嶺、蓋張南軒所謂西嶺、張元忭所云須彌寺、唐元春所云西明寺也。自此更上山、游記所云天柱峯、嶒嶝數里、上峯路窮者、更下即入方廣路矣。二山之間流泉亂石、未能成瀑、若因泉

澗、或亦可田、則成梯田矣。下里許、爲洗經潭、考圖記無此潭名、今獅子峯下有一潭、菴名紫蓋菴也。游畢已暮、便投方廣宿、夜步溪橋翫月。十一日、西尋山徑、向黑沙潭行、未半里、林草邃密、云多豺虎、乃還。仍返東出山、此地大要高深幽奇、俱過靈隱、然實山峽、非靈境也。亦不足置精舍闢書堂、游者强名之耳。五十年未識眞面、今乃可品題之、作詩二首。暝投樟木寺宿。十二日、至東洲。　七月六日、還山塘。鈔周易。　八月十五日、令婦女連句。時代功往鄂、代輿往天津、留侍山塘者、爲代懿夫婦滋、茙、復、眞四妹、仲章女少春、

凡七人，府君首唱，令依長幼爲次，作中秋翫月詩，並命滋妹篆書，張之書室。九月，召匠築墻，作湘綺樓。箋書，鈔易。十月，鈔易，講書二十日，至長沙。十一月，尹和伯金瑒送畫梅通幅，即以爲壽，僧笠雲於上林寺拜普佛，設如意齋，以祝府君七十生日。十二月，第十女眞適陳丈雋丞之子兆璜。

湘綺府君年譜卷第四

湘綺府君年譜弟五卷

長子代功述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七十一歲。

正月八日、至上林寺齋集。二十二日、還山塘。楊哲子來問王伯之別及今日夷務應付之方、府君採本立言、且言夷人之不必畏。楊意不以爲然、而憚於駁難。府君知其意、遂不與之言。二月看水經注、作管子書序目錄、並題記校錄本末。楊哲子來言春秋大義、皆新說可駭、與廖平所言不同、然尤爲横議。三月、哲子來言、當往日本考求學說異同、止之不可、蓋意

有所屬也。府君謂讀書不能變化氣質、習俗之染甚於師友之言、時勢使然也。二十四日至長沙。四月八日、還山塘。見李雲根先生遺畫摹汪之瑞八幅皆中鋒乾筆也、於法最難、而無畫趣、然作畫者則有趣矣、正肖其性情也。題跋歸之。二十五日至花石。二十七日、過餘慶坦、彭剛直公墓道也。二十八日、至衡州。

五月七日、往東洲。時朝議改天下書院爲學堂、東洲亦當改章、略定日課以整齊學規、講尙書。爲陳生評南齊書。

六月、作唐澤坡墓志、援筆成文。府君謂昔趙燮堂言中國數千年來只料理得數千字、顛來

倒去，極其精能。此言實得中國文明之盛，而有文無質之敝亦見矣。近人吐棄一切，然亦空言學説，不求實質、文明，其敝正與之相等耳。看漢書、晉書，漸覺班書鈔史無類、晉書則尤叢脞，於此大悟修史之法。七月，講春秋。看漢書刻倘書集解箋，於禹貢仍不瞭然。州後記水道，蓋不可深求，只是記舟行通川耳。貢道説雖不可通，亦不甚謬，大要宋人新説與今人新説，心思不相遠，但未密耳。　八月，鈔改書箋。得家書，言長沙城中疫氣正盛，病者必齧銅錢三四枚入口即成齏粉，乃知治法，名碧羅痧。衡州亦譌言繇興。

九月、知不足齋新闢後院、作重修精舍記。滋妹、少春等從山塘來衡。　十月、校詩補箋、作韻書屢不成、因其煩碎、難於條理。取前人說觀之、又多不當意。大致須不言轉聲、乃有畫一、而轉聲又不可廢、故多歧也。看呂覽、韓非諸子、欲取孤僻小典別錄成書、以備遺說。如呂氏春秋大庖不豆、今廚人掌鍋者猶不具圍楪、其遺制也。看晏子。鈔墨子。　十一月、京師開經濟特科、代功爲兩尚書保薦、湘撫亦特薦之、部院疆臣皆有所舉、仿鴻博例也。西禪寺僧明果特約齋集、盛言諸經因緣、請府君作碑文。十九日、碑文成、題曰西

禪寺中興碑。楊晳子自日本還，叩其所得，乃欲抹摋

君父以求自立。新學有此一派，蓋孟氏距墨之果也。

然必期於流血，則又西洋好殺之習。蓋孔、釋俱有，婆

羅門計百年後，必有翻覆，此時尚未也。十二月，鈔

墨子。爲陳完夫批答禮問。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七十二歲。

正月，鈔墨子。書耐貧示廖卓夫㬎文云：自宋以來，學

者皆以堅苦耐貧爲先。余所見先輩儉嗇極矣，少年

氣盛，頗不然之。在曾軍人皆衣布，余獨衣帛，晚飯乾

榮，余獨食肉，以爲節行不在此也。其後諸公各富貴，

亦稍稍改故態、唯獨劉蔭渠自在書院時儆衣憔容、及爲總督、其容不改。余又竊歎歲寒一色、唯我與爾。然蔭渠所設施不能過胡詠芝、而詠芝揮霍欬唾萬金、益信奢儉無關政學之優劣也。及身教授、多見英賢、經歷三十年、求如爾時曾左伯仲、蓋不多有、無論其他、往往未富貴而已改易、乃知人不貞、苦果不足恃。諸公不滿人意者、學不足也。其立功名者、能耐苦也。余雖不堅苦、而不畏貧、今之賢哲殆所謂一貴不可復賤者、尚能任天下事耶。子貢欲濟世、卽是憂貧、人必先憂己之貧、而後思博施、孔子之教切矣。己不

能立、即所謂未足與議者、學者胡可不勉也。若宋子京在書院食粥、是爲後日笙歌地步、則耐苦者亦爲僞儒。要之自立當自無求始、能自立而後立人、是學者弟一要義。豪華跌宕不足以知學、疏食飲水正足以覸人。尤望與同學諸賢共勉之矣。又答廖春如澤生論士不必憂貧云、世衰而後有貧士、士故貧也。求富之道多端、而孔子曰不可求。不可者、以道不可、即所謂貧賤不去也。而又曰君子不謀食、耕者餒在中、則求富謀食亦有不得之時。切示學人、消其貪競、與爲政去食、要之以死、同爲奇怪可駭、後之人口不言

而心亦不瞭、於是謀生理財之説興。自儒生倡牽、四民唯知財賦、子路亞聖、猶復傷貧、豈非飢寒切身、俯仰失計、有以動人之心志哉。何以救之、唯縱令營謀、極其智術、窮而後悔、乃悟徒勞。若有志於學、當先明此理、反復聖言、知其確實、見紛華而不悦、樂疏水以忘憂。國不患貧、唯求自立、同一理也。大學之記言君子有大道、又曰生財有大道、子貢言施濟、孔子責以不仁。經典相傳、以救末世、此之不達、而請學稼圃、豈不知饑饉之爲災也。但知耕之有餒、即知貧不足爲憂、安念立𦊱、身心俱泰。佛制乞食、意亦如此。後世學

人當須先了此義，然後立人達人，無煦煦沾沾之態。此則三代盛時所未慮及也。　二月，代懿至日本學習陸軍。第八女紈適衡陽劉焕辰，湖北巡撫端方公屬陳復心致書請府君遊鄂。時張文孝達奉詔入京，議改革學制。粤漢鐵路車通信陽州、長沙，始通江輪。又因拳匪之亂，改會試於大梁，府君擬出游以觀時變。五日，買舟東下。十日，至長沙。十九日，登輪舟。二十一日，至漢口。署督端公遣船迎至武昌。二十三日，乘火車至信陽州。營官楊姓來迎，云其父名光先，咸豐壬子，武昌初陷，常文節公縊於其家，今五十二年矣。

南汝光道朱曼伯壽鏞爲地主、授館秋水館。壽鏞伯父名方增、謚文定、爲曾文正師、改子城名爲國藩云。二十六日、至確山縣署、借得縣志、乾隆時所修也、紙版漶漫、殊不能觀。二十七日、至駐馬店。二十八日、山水暴發、車不能行、改計南輈、復還確山縣、令迎居縣齋。縣有銅川書院、以創始人地籍名之、新增脩脯、整頓文教、請作一聯。　三月、閩縣鄭孝檉出示戊戌所題圓明園詞詩、言及康梁、有奮發之詞、蓋南海、閩海風氣同類也、作詩箴之。四日、發確山。六日、至武昌、巡撫端公迎入撫署、請鑒所藏碑帖數百本。張督部自

京回鄂，約談時事，流連十日。登南樓，宴紗局，作詩數篇。二十二日，東裝還湘。二十六日，至長沙。四月三日，登舟往衡。十三日，至東洲。五月，鈔墨子經説，湘撫趙爾巽送課卷請閲，詢改學制事。校易説，復有改定。六月，鈔墨子，校爾雅。與諸生論行與學分之儆云：行與學分，由士君子不能辨學故也。六經興於孔子，九流生於六蓺，質性有偏，宗主各異，要之九流皆通經之人，而漢後治經者皆不得經之用。詁訓、詞章、性理、考據、經義、演説等級自有高下，其無關經學一也。而取士者以爲權衡，求進者以爲羔雁，所學雖極

博通、了不關其行事、茫茫昧昧、一任身世之遭逢而已。及躋通顯、乃恥無文、則又取詁訓、詞章、性理、考據擇其易欺人者而託足焉、又科舉後之科舉也。有悍然者曾不知恥、乃以學爲無用、皆後世學者所自取。孔子曰、今之學者爲人。足括二千年學人之敝。七月、答巡撫趙公爾巽問學制書云、承詢停止書院、改立學制、救敝正俗、莫急於此。竊以爲國家學政本有專官、上失其職、咎不在下。今之改學則務在糜費、官款無出、專恃民貲、以有事之秋、興不急之務、並心外國、專聘倭師。就一學論之、堂舍器具、費至萬金、教習

監督薪水數千、購置書器、錢亦千萬、一縣物力、必不能供。常德奪產殺僧、郴州遂至民變、湘潭蕰歸侵蝕、甯鄉徒事鋪張。以此開宗、何能造士。且漢儒稱盛、〔良〕史譏爲利祿之塗。宋學廣開、先儒尤憾科舉之士、儒爲國蠹、有由然也。今須先明廉恥、分别士民、次整儒官、以修專職。人存政舉、則在明公。是月、今古文尚書箋刻成。始鈔逸周書、覺其語意支離、故作不可解語。所引各傳記、一望而知、唯克殷篇、謚法解、或是漢人作耳。其引熙帝之載、及小人難保等語、皆與本經不合、似是僞書、疑莫能明也。　八月十七日、還山塘。

九月，江西巡撫夏時遣江峯青來湘，請至南昌開辦江西大學堂。府君呈請代奏云：爲呈請代奏事，據官報鈔，奉八月二十日上諭：夏時奏開辦省會學堂，擬聘名師以端學術一摺。湖南舉人王闓運昌明經術，學有本原，力拒邪説，深明大義，著傳旨嘉獎，准即充江西學堂總教習，以維正學。餘著照所議辦理。欽此。竊維改學之説，倡自康、梁，湖南學堂師弟駢誅，正學復興，曾蒙詔獎。自庚子以來，國威小挫，論者不咎諸臣之誤事，乃羨日本之暴興，推求所由，歸功教習。彼亦知其驟勝見忌，英、俄不以我爲不能，乃欲引爲同

患。兼有逋臣煽誘、冀申前說。劉、張二督惑於羣言、不待和議之成、先爲不急之務。既取朝旨通飭遵行、死灰復然、邪詖愈甚、名爲西學、實倭學也。今湖南監督教習、卽當年驅逐管束之人、更引倭人來相保護。蓋有鑒於前此被戮、倚外國以爲護符、如欲嚴拏、卽同租界。故今年夏間、公然結黨干預北洋、並各學堂皆相嚮應、雖狂愚不能爲變、而風氣大約可知。闓運曾與書前撫、諫以不宜效尤。未挽狂瀾、不蒙詢采。今改制經歲、謗訴紛如、糜費無名、徒爲不靖。首善之地、管學大臣已奏稱弊不勝防、詳讀章程、無此學制。今若

不聘外國教習、則興學爲無名。聘有洋人、則學徒不可制。且外人所望、傳教通商、何必願我富强、代謀久遠。伏冀達之聖聽、鑒此芻蕘、於國有裨、敢辭出位。所有區區之忱、謹呈以聞、並求咨督部堂鑒核、不勝感悚。二日、至長沙。二十九日、還山塘。　十月九日、至東洲、講詩大雅畢。　十一月朔日、由衡啟程、李金戣張登壽從行。八日、泊醴陵。十日、至蘆谿。十一日、至袁州。舟中爲李生講詩頌畢。二十一日、至江西省城、泊滕王閣、夏叔軒迎入署齋。二十二日、游東湖。二十三日、公宴百花洲、再游蘇園。二十四日、至豫章書院、見各

分教告以辭總教習之意及爲學門徑。二十五日、出德勝門、訪北蘭寺、尋婁妃墓、讀鄧碑。入觀吳大安寺香鑪、出澹臺門、觀南唐將軍石像。尋與故友陳丈希唐别處。二十七日、南昌守沈子培曾植招遊娛園、五十年前遊處也。門榜剝落、園亦似小、非復當年景物矣。○十二月朔日、至江南館、右有方池、登閣遠眺、見趙甌北來孫出其先人詩冊請題。四日、辭行登舟、夜泊生米、留題二律。十日、至分宜、昇宿昌山。十三日、至萍鄉、附南田船。十六日、還山塘。是日、仲章女少春適貴陽陳後現之子履祥。

光緒三十年甲辰、七十三歲。

正月、王心培元渙來謁、榮蘭子、啟原兄也。出示所輯詩苑自上古至六朝、單詞斷句、靡不捃輯、有用之書也、可與嚴鐵橋所輯全上古文相匹。二月、至長沙、夏午詒自桂陽來迎。八日、至開福寺齋集、日本僧六休出示倭人冊葉書法殊勝宋明人、有六朝筆勢。十五日、還山塘。二十四日、至東洲。三月、資丈柏丞孤孫玉書來、年始十一、爲之理書課讀。衡永道譚啟瑞來言、船山書院必須府君坐鎮、乃能保存、衡人欲存此學田、故有此請。學部尚書張百熙電亦言及之、蓋

恐府君去而講舍廢也。江西復遣船來迎。十三日，登舟，午詒從行。十五日，還山塘。二十一日，率輿弟、復妹、黃孫、資孫等登舟。二十四日，至淥口。二十八日，至湘東。　四月七日，舟至札屋洲，李金戣來迎。十日，至南昌，陳伯嚴三立、陳復心兆葵聞府君至，來省謁。見十六日，豫章書院管學請府君入堂見九教習，分授課程。　五月，至學堂講禮記。　六月，撫司議建新學，籌款十六萬金，充建築費。府君力言不可，請通飭府縣，凡言籌款興學者，均宜駁斥。省費殆數百萬。於是言學務者大譁。府君逆知風氣所趨，狂瀾難挽，力辭總

教習。夏叔軒必欲府君留省，遂請聘入幕府，府君諾之。七月，江西開設書局，先刻墨子，復用鉛字檢版印詩補箋。代功議阮刻十三經注疏版本漶漫，理應重刊。府君謂阮氏校勘中多有改易，未有善本，欲取殿本重刊之，未決而罷。八月，代夏巡撫覆奏籌兵餉摺子云：爲敬陳管見事，七月初十日承准寄諭以東三省事關安危，通詔直省督撫各抒所見。臣承乏權領，智淺人微，不足以籌大計，唯曾歷戎行，竊有一得，與近日言時務者迥異，則以爲謀國不在籌兵餉也。今卽有大枝之勁旅，不竭之餉源，無人將而用之，

何能有益。今一調兵而必先籌兵餉，則將停兵待餉，積餉練兵，坐須時日，適足資將帥遷延之計耳。經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東三省地方數千里，富甲於天下，諸臣民皆鮮衣美食，安享太平者幾三百年，此積弱之源，正在兵多餉足也。然人戶數千萬，根本深固，皆我朝世僕，其中必有義士忠臣，旦夕扼腕思一效死而無路者。加以兵燹流離，創巨痛深，又必有死中求生之計，思一自見而無門者。是在收而用之耳。今外逼强敵，不敢言治兵，内迫貧弱，不能言治兵，以臣愚見，但飭可用大臣數人馳往彼地，相機辦理，

就地籌餉、按籍徵兵、不費調發之勢、不張行陣之勢。責令諸臣各盡其力、朝廷不爲遥制、悉聽所爲、必有奇策嘉謨上慰宵旰者。臣雖至愚、願充一卒之用。此外素有名望簡在聖心者、如張之洞、袁世凱、錫良、岑春煊、趙爾巽、柯逢時、端方、升允、皆才智卓越、名聞中外、聖朝倚重、各懷以死報國之誠。令其單騎巡邊、擇要屯駐、用東三省之兵、守東三省之地、闊略小節、不問勝敗、期於執干戈捍社稷而已。臣實駑鈍、以爲必有可觀、縱使覆沒、亦止傷此數人、於國家大勢無損。且養士數百年、當此危急之秋、亦宜有三四赴難死

節之士、以光國史。昔胡林翼迫蹙沌口、號令不及三十里、祇以文宗皇帝新斬青麐、不敢逃避。其諭文武將吏曰、除殺賊之外、別無生路。除陣亡以外、別無死法。遂能自致富强、光贊中興。前事後事之師、臣竊以此自信。此外籌兵籌餉之良策、仍令諸臣各盡所長、非臣所敢言也。愚昧一得、自知迂謬、惟聖朝博訪周咨、鑒其愚忱、足嶽添流之助、伏乞聖鑒。　九月九日、至百花洲公宴。是月、還山塘。　十月、率代功及孫名良乘輪船至九江。　十一月、至南昌。夏叔軒授任陜西巡撫、約府君同遊華山。代功以爲八十老人、僕僕

後車，蒙犯霜雪，恐非所宜。夏公遂命午詒送府君還湘，堅訂明年游約。二十八日，率代功遊散原山，至翠崖，觀洪井，至風雨池，宿翠崖寺。二十九日，府君生日也，寺僧設齋，代功禮佛，復尋洗藥湖，冬涸無水，下有沇泉，迫暮乃還，夜宿舟中。十二月，至吳城，舟中書游散原山記。至南康，將游廬山，遇雨而還，爲午詒説詩兼及詩例，令午詒作表。二十六日，至長沙。二十七日，還山塘。是歲，孫名章生。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七十四歲。

正月八日，至長沙。十五日，還山塘，檢歷年日記中所

存小詞，録成一冊，以備觀覽。講周易，重校白虎通。

二月，議鈔詩集，分與諸兒女，稍改少作，删其客氣者。

三月十日，將刷印書箋，登湘綺樓，清理所刊版片。風雹雷雨交至，草樹怒號，牆壁悉震，新樓門窻破壞，大樹皆拔，一時許乃定。姜畬灾象尤重，秧田亦傷壞屋無數。巡撫端方公遣使來勘灾。

四月，鈔詩稿，校講傳，復選唐七言絶句畢。懿弟婦出游日本，與弟護送。張登壽亦告出洋，端撫意也。

五月九日，至長沙展墓。十六日，還山塘。夏午詒自桂陽來問業，校詩卷畢。

六月，陳兆璇自衡來講周官，多所問難，檢所作

史贊、將重録淸本視之、則仍當檢閲本史、未易事也、且置之。是月、巡撫端方公陛見、府君聞其去也、語人曰、湖南其少甯息乎。七月、講周官四時之祭、殊未瞭然。取經文悉表之、說爲月用周、時用夏、民用夏、國用周、以爲調停之說。然以春秋考之、則時月皆改、與周官全不相應、亦不敢定也。考禹貢水道、因校水經、河流故道、糾紛迷罔、殆不能了也。是月、鄉中無米、新穀又不可穫、乞糴未得、陳米黴敗、猶未易得。民間蓋藏空乏、遂至於此。府君以爲士之辱也、始經理積穀、謀補救之法。八月、看水經、畫九河故道、陳蘭甫水

地圖猶依傍胡齊，未能自出手眼，殆不及汪梅邨甚遠。故知地圖當以近出者爲佳，唯沿革則須身歷其地，非臆說所能斷也。爲齊七講周官畢。二十七日，同至長沙。九月，命健孫、黄孫、齊七同游陝西，於舟中講詩，因及作詩之法，將三百篇中遺辭命意略爲評出以示，與漢魏六朝消息相通，於經學詞章不致遂成兩橛。原本今存名健處，外間亦有傳鈔者。三日，泊滂口。七日，泊南津港。八日，與陳復心兄弟同游君山，至洞庭廟、湘妃廟，皆頹破矣。入山，尋崇勝寺，旁有救生公所，後有湘靈宫，左有九江樓，昔年直至其地，今

則荆榛塞徑矣。前賦君山，但詠水中山，今乃細玩山景，則爲一詩。十一日，泊鲇魚套。十五日，至蔡甸。十八日，泊仙桃鎮。二十九日，泊帽子洲守風。十一月庚子朔，講春秋傳。十月庚子，孔子生。傳作十一月，一魯歷，一周歷，故不同也。周十一月，今之九月，以十月庚辰朔推之，當爲九月二十一日。是月朔日日食，前月亦日食，蒙氣見二日，聖人在下不得位之象。欲發明其義，因作一詩云：子同生日比生蟓，左穀何須記聖年。誰辨四時周魯夏，爲分三世見聞傳。陽精頻蝕知天意，尼禱占房記日躔。莫把庚寅比庚子，陳經未若

拜經賢。歸家後作孔子生解。甲寅八月、命孫名疇至曲阜、觀聖誕典禮、復改定之云、春秋記生者、子同生豫生、皆所以立法、非尊重之詞也。公羊春秋傳於襄公二十一年十月經文後附傳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襄二十一年傳云、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左傳無其文、而記孔子卒。公穀之記孔子生者、爲張三世、孔廣森解詁云、此以後爲見世是也。史記孔子世家以爲襄公二十二年生、十二諸侯年表、魯世家皆同。杜預從史記、陸德明從之、司馬貞疑之。王應麟云、以年則公、穀、史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

之差今不可考。程登庸說穀梁之十月，即公羊十二月，寫誤爲十一月。程氏不知公羊用殷歷，以魯本用殷歷也。魯十一月建亥，正當夏十月，程氏以穀梁用夏正是矣。穀梁用夏正者，經用夏正故也。經所以必用夏正者，以無冰、隕霜等文，皆不可用周正也。左傳說春王周正月，是不知孔子行夏時也。惟行夏時，乃可通三統，故有王二月爲魯歷、王三月爲周歷。其以十月爲今八月，庚子爲二十七日，始於金孔元，誤以爲春秋用周正也。宋時世本已亡，而諸儒以爲史記多本世本，故今輯世本亦同史記。史記不書月，而世

本亦云冬十月，則亦用夏正。今但當改定八月爲十月，而以十月庚辰朔推庚子爲何日，則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十二月二十一日，故程遂改公羊十一月爲十二月也。不知公羊十一月，即注明經之十月，乃殷正十一月、十月庚辰朔，即十一月庚辰朔，均爲建亥月也。朔爲庚辰，則庚子是二十一日，自明何得云十月無庚子乎。可謂一時之蔽矣。至史記、世本皆無踰年改元之例，君薨子即位，二君共年，經二十一年即史記二十二年，史記他處引經年則當用經年，記事則可差一年，不足異，亦不爲異也。四日，至樊城，襄

陽道郭承舉至船相迎、提督夏毓秀復請留一日、兼游習池、鹿門。五日、出南門、濠水深廣、沙路礫石、循漢水可十里、取山徑至習家池、云水自地涌出成池入漢、徑至鹿門山成一泉、水色不亂。康熙、乾隆、道光初、凡三修、始有花木亭臺之勝。欲往鹿門、云須自劉家集往、遂不復遊。至張柬之祠、觀梅花石而還。六日、泊牛首。八日、至老河口、令健孫雇舟。十日、開行。十七日、至荊子關。二十四日、至龍駒寨。二十六日、至商州。二十八日、過秦嶺。二十九日、上七盤山、山路迂折逶迤、甚得制度、唐李西華所開也。三十日、咸甯令遣使來

云、藩使已出郊相迎、前撫夏叔軒亦以詩來午詒兄弟俱至。遂同入城、寓居夏宅。　十一月二日、游曲江、至小雁塔、復至雁塔、登兩級、小坐慈恩。四日、至行宮舊督府也感事賦一詞。七日、將游華山、雲門送至灞橋、叔軒送至華清先往八仙庵、至興慶池。觀黃楊樹、右樹大可蔭畝、高可七尺、枝榦盤曲、奇觀也。左樹小滅亦天下所稀有。浴華清弟一湯泉。八日、辭別、送行者獨午詒騎從至渭南。九日、至華陰、十里到祠館。十日晨、謁嶽廟、登萬壽閣、至玉泉院小坐。乘山轎登山、沿澗東西十餘里旋折、曰張超谷。觀魚石、巨石十丈、

水漂行三里、光緒十年六月事也、山中寺院皆爲水毁。度五里關、爲弟一關、又數里、希夷峽西爲弟二關。關南莎羅坪、所謂大小上方在。東數里十八盤山、阪路盤曲。又里許毛女洞、石林鳳游華山記云、名玉姜洞、洞中時聞琴聲。又里許、青柯坪、皆谷内也。坪北見一峯奇麗、午詒名之云玉女峯、蓋小玉女耳。又得一石洞、洞頂石文黑白、謂之梅花洞、視之正似葡萄。十一日、上北峯、過四心石、步上千尺幢、游記云、卽酈注天井也。旁施鐵纜、西折上百尺峽、度東箱谷、南上磴道甚斗、游記云、端人崖、俗稱老君犂溝。又南爲胡孫

愁，祀一猴。遂至雲臺峯，即北峯也。上南峯，則由上天梯至三元洞。遇大風，避入督龍祠，風稍止，過蒼龍脊。酈注謂之搦嶺，兩山間通一石，旁山斗絶，深谷若池。游記云韓退之投書處也，有石刻。東上斗下名鷂子翻身，復上至五雲峯，出金鎖關，游記云即箭筈通天門。時有斗磴，皆不甚遠，步上二里許，便得土路，且多下坡。再上即南峯，積雪未消。投宿金天宫，飯後登絶頂，觀對山絶壁上出三峯，道士云賨華山，實一體也。從來無人往遊。十二日，欲上東峯，午詒云唯有秦昭博局。因踏雪先至蓮花峯，即從下望，若簇筍者。及上，

無可觀。旋至中峯、尋玉女醴泉、未得其處。望西峯背石、花瓣如生、秀麗非凡。下峯回望、仍如簇筍也。促下數里、卽金鎖關。步下單人橋、入龍口、昇過蒼龍脊、步下天梯、不入雲臺宫、直步下犁溝三百三十五級、遂上百尺峽、通天門也。千尺幢、天井也。昇還至玉泉院、復騎至華陰。縣令崔湘奇來謁、云雲門專騎至、索觀游華詩。十三日、午詒復送至潼關。劉關廳云、潼關函谷古稱奇險阨塞之地、今已成通道、無險可守矣。十四日、與午詒別。是日、宿闅鄉。十五日、出函谷、宿曲沃。十六日、過陝州。十七日、宿澠池。十八日、宿新安。十九

日、至洛陽。尋周公所經營、無迹可尋、爲之三歎、作哀北賦以寄意。二十日、宿鞏縣。二十一日、過虎牢、宿滎陽、補作游華諸詩。擬作黃楊歌詩、思不屬而止。二十二日、至鄭州。二十三日、乘火車。二十四日、至漢口。二十九日、泊蠓子口。　十二月三日、泊岳州。五日夜中至水麓洲。六日、至長沙城宅。十日、還山塘。鈔漢碑、補作華山游記。二十二日、至長沙。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　七十五歲。

正月八日、廖蓀畡自甯鄉遣舁來、約遊潙山。出城渡水麓洲、宿黃泥鋪。九日、至橫田廖宅。十一日、與蓀畡

同行、宿横鋪市。十二日、至黄柴卽皇木江、溈山志云唐敕建密印寺、材木至此入山、故名。大中年賜額也。初曰應禪、後建同慶、今曰大溈。山皆循溈左行、過二阜、皆不峻絶、然頗盤互。初入山、五色飛嵐、似廬山五老峯。弟二重少遜、亦自幽靜、夜宿寺中。十三日、游溈源、觀瀑、有三流、皆不成瀑。過同慶寺、看唐碑、已折矣。十四日、至東鶩山看灰湯、不能成池。至紫龍寺、云此處鴨骨獨有髓、傳爲灰湯鴨、聊賦一律、以備溈鴨故實。十五日、還山塘。　二月三日、竹樹皆冰、枝條垂地、五行志所謂樹介也。念今日時局正在渾沌、爲之憮

然。正欲料理花木、掃除蕪薉、而言訟事者不絕。近日居鄉、唯有訟事、無他正業、風氣遂至於此、無可奈何。衡船來迎、因得避去。　三月十一日、至衡州往退省庵看牡丹、與院生談學務、知黨禍將成矣。　四月、大雨連日、書院全沒水中、居舟三日、移寓入城。官紳議賑濟、府君以爲救荒無善策、當盡人力之所能爲。閏月、程岏樵請致書督撫采辦官米、府君先致電張督部委員至蕪湖一帶采米五萬石、飭輪船運湘、俟減糶得銀由湘再往接辦。又與青巡撫鹿公發省倉穀運衡、且示禁阻境、以便鄉穀運出、衡郡遂無鬧荒之

舉。又告譚兵備請撤湘川浮橋、使船筏流通貨物、民
益安集矣。十一日、與周生涎舟往游零陵。十三日、泊
雲石洪。十八日、至祁陽。二十日、過浯溪。二十一日、泊
冷水灘。二十二日、泊白蘋洲。二十三日、游朝陽巖、亭
閣增修、洞被水浸、不可步行。二十五日夕、泊澹巖、洞
門已塞、繞從皇覺寺入、未及昔游之幽異也、更題一
詩。二十七日、至雙排峽、即觀陽峽也、水經注所謂沿
泝極艱之路。三十日、舁宿蕭家山。　五月朔日、步上
苦竹壖、見一山嘴絶似蒼龍脊、但澗水截前爲異。步
下大星壖、峻版修曲、寸步停頓。三日、至舜廟、入墀下

再拜稽首。入瞻陵碑、卽立山下。殿外唯存古柏、香杉已無一存矣。出居佛寺、因留宿焉。四日、游紫霞洞、洞口流泉、解韈而入、衣襦盡溼、匍匐而出。至玉琯巖、又至無爲洞、飛龍巖。五日、書館師彭仁安設餐、請應節景、爲之致飽。六日、往三分石、渡泠水上一山名爛泥坳、蓋藍甯坳聲轉也。直上十里、鄰注以爲百里、大言之耳。皆循泠水行、以水定九疑舜廟、理無疑矣。淵虹忽起、彭云、舊有大墓吐氣爲之。望三分石尚須從西轉東、計須二日、伏暑已迫、遂議還轅。樊生寄吾留宿其家。八日還船休息。九日、補游記可詩者、渡泠上坳、

山水幽秀，有方廣靈隱之勝，而無其塵俗，彼有寺莊，此唯徑路故也。舜葬在大紫金山，有金竹掃墓，猺人獨知之云。見靈異。十日，過鐮刀灣，卽營陽峽也。十四日，至祁陽。十七日，還東洲舟中，補作游詩十餘首。

六月，周易說刊成，自校一過，改正謬誤前游零陵，購得各處題名搨本，因檢王蘭泉金石萃編，校理一通。所錄澹山題名誤以嘉祐詩入治祐中，乃知著錄家鹵莽如此。凡考據必須經歷，金石家尤易謬誤，不可以其成書而誤信之。

七月，考定釋奠釋菜典禮之異。釋奠爲學子見先聖先師之禮，釋菜爲弟子見師

之褻當分人鬼、似較妥洽也。二十八日、還山塘。八
月、檢日記。補作壬辰以後七夕詞十五首、合前所作
成六十首、爲李梅庵書成詩卷、題曰周甲七夕詞。復
記之曰、七夕始於漢初、必自周初已傳之矣。大東詠
女牛、其聘錢隔河之說必出稗官、亦勸農桑之意。烏
鵲蜘蛛、則漢代所增衍也。其說始於桂陽成武丁、故
嶺外至今爲盛五穀、作鹵餅陳設、費動數十萬。家家
開戶坐候、盛於元夕、由歷暑新涼、便游宴也。因而閨
閣結七姊妹、把持夫家、以張女權、又流俗之末失、然
自是承平佳話也。是月、代功請書華山游記、因閱唐

詩中詠華山者錄之，以爲日課，殊少詠華山正篇。

九月，查閱所辦墾荒處，所種樹秧悉爲草沒，樹藝局已設五年，費錢數千緡，初欲使鄉人觀感，爭趨墾植，兩易辦事人，皆無成效。與書沈山人論之，沈云天人不助，無可如何。遂議撤局。二十一日，來長沙。前月名艮從滋妹至京師，往迎茙妹歸湘，府君來省時，茙妹已率兩甥女至省矣。　十月十日，出北門，至鐵佛寺。日本僧出示碧湖亭圖，請作碧浪湖新亭記，刻石瘞之亭址。　十一月，曹彤炯呈其父鏡初文墨子箋稿本，爲校一過，並題跋還之。其言公羊春秋者尚無成

讐、仍存其家。　十二月七日、往陳宅視仲章女病。無可爲矣、豫託後事、感傷久之。十日、夏叔軒靈櫬自陝還湘、道過長沙、登舟往弔、並唁午詒、詳問陝事及升樊參差始末。十七日、還山塘。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　七十六歲。

正月、閱學部奏、定學堂章程、管學大臣立學奏議及學部駁議精神周匝、疑有藍本也。十七日、欲立別墅、建高祖祠室、從石井鋪至雲峯、遂至源遠茶亭相視地基、無可經營者。　二月、陳完夫、廖蓀畡來謁、縱談數日。閱嚴鐵橋所輯全上古文、無張仲景傷寒論序。

仲景建安初守長沙幾十年，皆在劉表牧荆州時，必表所置太守也。韓玄守長沙蓋在其後，張津在其先，仲景疑爲津族人，正與華陀同時。　三月四日，至東洲，江督端公送呈考察憲政書，且索贈詩，即復書諷之，並題二律。是月，復妹疾病，還山塘省視，料理醫藥。代功亦往鄉調護，旋因病愈。二十六日，仍還東洲。四月，定講堂課程，先講禮記，兼及春秋，日講三時，兼令諸生點書以作日課。　五月，得夏叔軒赴告葬期，義當往送，便道至常甯水口山觀鉛鑛山，廖壁耘爲主人。二十八日，至衡頭，傍鍾水行過大坳，南行入山

二里許、便見夏墓廬。壙在山頂、三陟乃登、爲定題主及反哭虞祭儀節。六月朔日、登山送葬、辰初乃窆、待主人反哭卽行。四日、還東洲。名疇問作墨原始及墨之佳品、爲緇圖書集成、並錄示之、遂閱集成以充銷夏日課。重校詩補箋、尚多脫略。七月、爲諸生講大學喫緊處在自治、及不聚財二義、知古今人心不相遠也。是月、講禮記畢、休息還山。九日、至山塘。十五日、至長沙。二十三日、還東洲。八月、新刻湘綺樓詩集成、自校一過、重刊兩篇、更作五首補版、卽銷夏五詠也。講論語上篇、詳繹文義、蓋卽內篇也。蔡人龍問

春秋例表歧異處、尚須改正。中秋日、夏午詒自桂陽來謝、邀與玩月。東上西下、汎舟至白沙、與木局黃令夜談。還舟小坐至月斜乃寢、作汎月詩。閱湖南通志、多采時人著述、殊少去取。其載掌故尚不若舊志門目可尋、主之者亦未省覽、甚可異也。　九月、譚兵備送舉者儒文書來、府君以謂學部奏舉者儒指內未聲明令人代舉、今兵備通飭通舉、蓋誤矣。屬諸生婉詞謝之。　十月、講春秋。聞于侍郎式枚出洋考察憲政、與書戒之曰、別後兩寄詩啟、俱置不報、蓋有難爲言者。伏承提學嶺南、入躋卿貳、方之梁星海、則爲超

遷，此之陳小石已爲沉滯，山中人無可言議，想知心必照之也。比乃特蒙詔選，再涉鯨波，專以考察爲名，將爲立憲之計。斯則心知其不可，而正職之所可言，久託推崇，宜有獻替。往者叔平、少荃皆不思鄙言，自詒悔吝。君既親聞見之矣。易曰「儉德辟難，不可營祿」。人生名位自是倘來，不疚於心，無須自異，居百僚之末，爲腹背之毛，緘默不言，固其所也。若名有專屬，責有攸歸，位不加崇，祿不增厚，而僕僕爲無謂之舉，以來旁觀之誚，亦何取焉。憲法備於本朝，何必求之海外。清議近在輦轂，但恐不合聖心。五大臣虎頭於前，

三欽使何必蛇足於後。且立憲救亡之說、滿漢分黨之疑、平地生波、漫天作瘴。張孝達旋惑其議、康有爲早燭其機、吾兄近荷特恩、必當面對、一言悟主、回天不難。既破積疑、亟求內治、郭筠仙所謂四方上書、一切報罷者、王子明之所以報國、亦即鄙人之所以報君也。靜念三十年周旋恩紀、不禁爲强聒之談、惟聖神省察。侍郎得書感歎、後上奏論憲政事、宜痛切詳明、時人稱爲名奏、而不知實得府君之書有以啟之也。　十一月、至長沙、送莪妹入蜀。值省城議開國會、請府君改定呈文、府君雖笑其愚、然亦不拒也。　十

二月、至杉塘、視察老屋。族人議欲改作祠室以奉高祖主、無齋宿所、似不便也。因公議、姑令改焉。又重校春秋例表、以爲前後義例鉤貫、浩如煙海、無以測之、春秋信難通也。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　七十七歲。

正月、至雲峯探春、書屏幅與諸女。二月、至長沙、往開福寺、繞尋前年所見圓淵、已無湖水、從陸至碧浪新亭、地形亦無足觀、非復昔年風景矣。二十日、還山塘。三月十二日、往後山看春。時久雨新霽、府君年雖八十、猶不扶杖、下階泥滑、失足墮石磴上、遂不能

起。久之、乃勉入南廂坐臥。六日、艱於行步。時代功往鄂、代輿侍理醫藥、月杪乃瘳。　四月、縣令送閱電報、湖南巡撫岑公春蓂奏薦耆儒、奉上諭授翰林院檢討。自乾隆以後、百年內無特授檢討者、時人目爲異數、賀者紛至。是月、日本僧水野梅曉來言、所建碧浪湖新亭、湘人以爲侵占官地、屬府君辨論。遂與書湘撫言作亭原委云、前詣鈐轅、未得瞻對、伏居鄉曲、恆仰仁風。頃日本僧梅曉來言、鄙人於碧浪湖小洲建一亭、有陳文瑋、劉國泰向其詢問。此亭建議三十餘年、尚在未通日本之日、興工三年有餘、亦爲通國所

知。始末在亭記中、謹搨原本呈鑒。鄙人向不與人爭執、梅僧出家人、亦以悅衆爲先、既有異論、想澈鈞聽。伏乞飭覈可否、如應停工、即傳諭停止、其工費若干係鄙人與梅曉私財、無須籌償。梅曉來湘原委、撫轅有案、鄙人初不與聞、亦不與租界相涉、實係一僧一俗私事。謹此呈明。衡州人來赴程屺樵之喪、兼請府君往衡。十九日、至萱洲。二十一日、至衡、因已辭講席、不居東洲。二十五日、送屺樵發引、遂行。二十九日、還湘潭。　五月、陳復心自武昌來。時張文襄公改兩湖書院爲存古學堂、以救新學之弊、研究文史、令代功

分教諸生。多問作詩文法者，代功不敢專對，請府君書示後學。論詩法曰、詩有六義，其四爲興，興者因事發端、託物寓意，隨事成詠，始於虞廷喜起及琴操諸篇。四五七言無定、而不分篇章，異於風雅，亦以自發性情，與人無干。雖足以諷上化下，而非爲人作。或亦寫情賦景，要取自適，與風雅絕異，與騷賦同名。明以來論詩者，動稱三百篇，非其類也。太白能詩者，而其說曰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太白四言如獨漉篇，其靡殆甚，豈古法乎。無亦以大言欺人，託於三百篇而不知五言出於唐虞，在三百篇千年前乎。漢

人四言乃是箴銘一類有韻之文，非詩也。嵇康四言則誠妙矣，然是從五言詩出，蓋五言之靡者也。七言出於離騷，開合縱横，可謂靡矣，而其氣足以振靡，故與五言亦分兩途，非出於五言也。今欲作詩，但有兩派，一五言，一七言。五律則五言之别派，七律亦五律之加增，五絶七絶乃眞興體，五言法門乃從此權輿。既成五言一體，法門乃出。要之蘇、李兩派，蘇詩寬和，枚乘、曹植、陸機宗之。李詩清勁，劉楨、左思、阮籍宗之。曹操、蔡琰乃李之别派。潘岳、顔延之蘇之支流。陶、謝均出自阮，陶詩眞率，謝詩超豔。自是以外，皆小名家

矣。山水雕繪、未若宮體、故自宋以後、散爲有句無章之作、雖似極靡、而實興體、是古之式也。李唐既興、陳張復起、融合蘇、李、以爲五言、李、杜繼之、王、孟競爽。有唐名家、乃有儲、高、岑、韋、孟郊諸作、皆不失古法、自寫性情。才氣所溢、多在七言歌行、突過六朝、直接二曹、則宋之問、劉希夷導其法門、王維、王昌齡、高、岑開其堂奧、李頎兼乎衆妙、李、杜極其變態。閻朝隱、顧況、盧同、劉乂推蕩排闔、韓愈之所羨也。二李賀、商隱。溫岐、段成式彫章琢句、樊宗師之所開也。元微之賦望雲騅、縱橫往來、神似子美、故非樂天之所及。張、王樂府效

法香山，亦雅於新豐上陽諸篇，退之專尚詰讓，則近乎戲矣。宋人披昌，其流弊也。詩法既窮，無可生新，物極必返，始興明派。專事摹擬，但能近體，若作五言，不能自運。不失古格而出新意，其魏源、鄧輔綸乎。兩君並出邵陽，殆地靈也。零陵作者三百年來，前有船山，後有魏、鄧。鄙人資之，殆兼其長，比之何、李、王，譬如楚人學齊語，能爲莊嶽土談耳。此詩之派別，自漢至今之雅音也。今則從容爾雅，自然同聲，天下作者無復鄙音庸調，雖工拙不同，而趨向已一，斯則風會使然，不由人力矣。詩既分和勁二派，作者隨其所近，自

臻極詣。當其下筆、先在選詞、斐然成章、然後可裁。詩者持也、持其志、無暴其氣、掩其情、無露其詞、直舒已意。始於唐人、宋賢繼之、遂成傾瀉。歌行猶可粗率、五言豈容屠沽。無如往而復之情、豈能動天地感鬼神之聽。故曰、先王作樂、後哲爲詩。觀樂記之言、卽知詩之體用。功成作樂、學成作詩、詩之終也。十三舞勺、能言作詩、詩之始也。樂必依聲、詩必法古、自然之理也。欲已有作、必先有蓄、名篇佳製、手披口吟、非沈浸於中、必不能炳著於外。故余遇學詩人、從不勸進、以其功苦也。古人之詩、盡美盡善矣、典型不遠、又何加焉。

但有一戒，必不可學元遺山及湘綺樓。遺山初無功力，而欲成大家，取古人之詞意而雜糅之，不古不唐，不宋不元，學之必亂。余則盡法古人之美，一一而仿之，鎔鑄而出之，功力未至而謬擬之，必弱必雜，則不成章矣。故詩有家數，猶書有家樣，不可不知也。論文曰，詩有家數，有時代，文無家數，有時代。此論自余發之。袁枚言，唐如周八百年，則無唐宋，此謬說也。周八百年，文體三變，而無闌入秦漢者。秦二世，隋亦二世，無闌入漢唐者。故嘗譬之，文分代，猶語分鄉，錢塘話不似富陽，湘潭話必非善化，相去半里，土俗殊音。但

成朝代，即有風尚，九州隨之轉移，億兆同於格律，豈以年數而同異乎。詩爲心聲，故一人一聲，然其隨朝代爲轉移，究不能大異。唐宋懸絕，不以年也，明人復古，徒矜誇耳。其實剽唐人之皮毛，律絕略似之，五七言則不能似。至於文，更無一語似古者，故明代無文，以其風尚在制藝，相去遼絕也。茅鹿門始以時文爲古文，因取唐宋文之似時文者爲八家，方苞等從而張之。於是有古文之説，古文制藝，混而爲一，乃與昔文大異，然其爲八股腔一也。八股可辨時代，古文則八家、茅、方頗難區別。此猶學京腔者，有時甚似，由退

之起八代之衰、而捌八股之腔。退之不似唐人、故宋明清人得以退之論文。唯古文有家數可摹倣、而詩則不能也。明何、李律詩、錢、王絕句、亦間可混入唐人、以短篇易學耳。作五言、開口便現本相矣。余與諸同志倡學晉宋詩、頗比七子、多說幾句、卽駸駸入古矣。至於文力追班、馬、極其工力、僅得似明史、心甚恥之、及作湘軍志、乃脫離時代矣。以數十年苦心孤詣、僅僅得免爲明文。若學八家、數月可似。學話易、自運難、故不甚勸人學文、恐誤人抛心力也。不如學詩、離去時代、專講家數、成家卽上躋其代矣。又論近代名人

書法曰、自有筆墨以來文學之士莫不留意書法以章文采。秦篆漢分、晉帖唐碑、變極日新、後無以勝。趙宋騁異、元明復古、萬曆崇禎又頗猖狂。國朝康乾俱擅宸翰、久道化成、羣彥雲興。初宗二王、中法顏趙。劉石菴始倣鍾隸、翁覃溪乃兼宋楷、包慎伯發南北之論、而盛推鄧氏、成親王學歐趙之格、而語曰晉齊。近世闇翁極稱錢氏、比功較能、則南園勝乎。然其意趣不越乎原、千文一形、苦無變化。及吾涉世、乃有三君、陳子鶴行草絕倫、莫子偲篆分入聖、何蝯叟早學錢氏、晚專漢碑、至其極趣、純乎黑女、則亦仍包氏之前

說、通碑帖之畦畛。要其臨池勤力、日課有程、比於諸家、最爲用力。其生平自命方古無慙、然墨迹照曜、入石則滅、反不若陳莫小大可鐫、由純用筆鋒、氣韻在墨故也。余不諳運筆、唯好鈔經、弱冠至今五十七年、駸靳時賢、多見名迹、嘗以爲逸少不如北海、子鵠勝於香光、術此以求、頗異時好。又包氏盛推鄧叟、以爲無上。觀其作篆、乃用楷法、點而復晝、全不婉通。包自言鋪豪、故喜其法。何運筆尖、則本王帖、去古猶近、故分書最遒。然自唐以來、不講草法、近代有習草者、鮮能名家。鄭沈栗仲頗學書譜、其所書箋帖、乃無草意。

草必純熟，乃能成字。日本頗有能草者，但不通六書耳，豈非憚其難成，避難就易乎。張旭墨迹既不可見，懷素法帖蓋不足言，徒倚閣擱，無能變化。學書之妙，殆將絕矣。國書頗似童書，然嫌太古，亦無師法，不可致功。今之通俗，唯篆分行楷多見勤習，自得其門。要在先識六書，免識牆面，觀人落筆，得其性情。日課有程，必在千文以上。羲之稱伯英臨池，池水盡墨，書不專工，無因巧也。余自二十五歲以後，迄今五十年，口書三千，作字以億兆計，然無他長，比人加黑耳。雖復淡水輕煙，色如點漆，故曰入木三分，筆重故也。如錐

畫沙，意亦如此。何叟每課臨碑百字，道路不輟，莫、陳兩君則較疏矣。六月，讀嵩山十志，鈔錄一通，並題三跋。七月，看說文，兼校點一過。閱桂氏疏證，學不及段，功不及苗，但徵典耳。要之本朝字書，亦足雄視百代，青出於藍矣。八月，尋逸周書，復勘一過，乃知爲周公專集也，爲作序目。九月，攜名疇往衡，衡人固請也。看舊唐書。講春秋，於傳文仍有疑義，如經書齊仲孫來，傳以爲公子慶父，以魯後有仲孫書之，則是孔子作經徑改史文，非通義也。齊仲孫自是當時有此人，但不可直言仲孫，疑是左氏所云仲孫湫與

慶父俱來，而去其名。又諱其納慶父，乃云齊仲孫耳。

十月，講春秋，校改春秋表。二十五日，衛丞道報國喪云，太后末命，以醇王爲攝政王。電報到日即舉哀，不俟詔到。二十七日，花藥寺寺僧爲大行皇帝孝欽皇太后薦福，請書神牌。不覺悽感，五十年威神一旦如幻，作哀詞二章。

十一月，看墨子，校改春秋表。

十二月，校春秋表。

宣統元年己酉，七十八歲。

正月，閱東華錄。與譚兵備疊韻唱和，好事者刻之，題曰光宣唱和詩。

二月，第九女復適武陵趙謹琰二

十八日、還長沙。閏月七日、往青郊別墅。靖州知州金甸臣蓉鏡來執摯、出示潛書、貫通經論、深入佛海、近今無此學業也。十八日、還山塘。至藥衡周氏看牡丹。

三月、衡、永、郴、桂諸生來鄉受業、留居外齋。四月十五日、送與循舅氏葬、待其下窆、乃還。鈔鶡冠子一通、稍加箋釋。東洲書院船至送所刻書箋至山塘。

五日、江督端方公移督北洋、七電要府君往游江南、並言諸名士俱集。代功以時當盛夏、恐舟車酷暑、遂請侍行。十六日、由長沙乘輪。十七日、至漢口、湖廣總督陳公夔龍迎入署中。是夜、乘江輪。二十日、至江甯、

先入藩署晤樊雲門、假館俞壽丞宅。二十一日、江督端公來、久談時局。二十二日、泛清溪、下秦淮、步從福辰橋上、至昇平園會飲。二十三日、至曾忠襄祠。二十四日、至藩署瞻園、既游秦淮。二十五日、至會館、議粵漢鐵路事。二十六日、江南文士開歡迎會於胡園。二十七日、湖南官士公餞督府。二十八日、江西人士開歡迎會於下關三宿厓、復至師範學堂公讌。二十九日、赴半山寺餞席、復至埽葉樓、卽隨園南角也。　六月朔日、皖藩沈子培遣使來迎。二日、至安慶、設宴東樓、夜宿西園。三日、湖南同鄉公讌於法政學堂、時酷

暑連旬、府君朝對百客談至夜三鼓、不能稍休。在江甯時已精力難支、猶自强不息。及至安慶暑氣益熾、代功婉告沈丈、請勿堅留。四日、題禮嶽樓扁額、又跋畫數冊、遂辭出城、六日、至漢口。九日、至長沙。十一日、還山塘、作東游宴集詩十首。　七月、爲陳生講春秋、蕭生講禮記。　八月、得便後血、疾久而不瘳。時京師新設禮學館、請府君爲顧問官、代功亦應聘爲纂修。議改定大清通禮。弟妹欲電告代功、府君不可、遂請至省城就醫。　九月、疾小愈、仍不廢酬酢。九日、至麓山。嶽麓書院已改建高等學堂、監督黎承禮請府君

書學箴訓示諸生、懸之講堂。是月、湖南提學司考試選拔代輿取充拔貢生。鈔孫子十三篇。　十月、湘潭、設立自治局、請府君至會演說因言自治治人之理、不可有人之見存、發明春秋之義、聽者動容。還過考棚街、回思縣試時、正六十年矣、今考試已停六年、爲之慨然。　十一月、還長沙。以代輿拔貢、改烝祭爲祫祭、兼及祔食者、躬執獻事、勉能成禮、唯跪起稍難耳。餕後、便招親友燕食、盡歡而散。二十五日、代功自京師歸、名健亦自巫山鐵路工程還。　十二月、還山塘。清理年内未完文筆。二十一日、復來長沙。

宣統二年庚戌、七十九歲。

正月八日、看江督端方公所贈石印華山碑。華山碑三本長垣本歸劉燕庭、四明本歸阮雲臺華陰本歸梁茝林。劉孟瞻又得揚州市肆本、李約農得南昌本、李山農本、整裝歸張樵野、此爲後三本也。重定家祭儀節、刻入族譜。新正閒暇、與瞿、吳、譚三君疊韻和詩。

二月、還山塘。　三月、步往源遠茶亭、尋石刻碑文、云此地本名王碑嶺、舊苦道險泉涸、先人乃開徑、施茶雲湖、更捐田十畝、卽今六房公也。然殊與六房無與、當重作一碑記之。是月、長沙游民藉口米貴、聚衆

爭糶、或劫掠米店。巡警道賴承裕出南城勸諭、衆不肯散。時長沙俗侈、茶價每椀至百錢、米石錢八千、賴以二者相較、不爲昂貴。一言不合、乃至毆辱。衆聚三日不散、官紳洶洶、莫敢誰何。遂焚巡撫衙門、斬旗竿、要平糶、聲言巡撫宜卽授印藩使、以息衆怒。藩使莊賡良曾任善化令、居省城最久、城中諸紳亦有附和之者、卽電總督待朝命。岑公春蓂皆許之、卽日移病授印。府君在鄉聞變、卽日來城、欲爲官紳調處計、以一身膺之、則疑謗可息。與書岑公云、日昨市民鬨變、犯上作亂。新立諸議員爲市民矜式、市民作亂、卽議

員作亂也。闓運年輩差長、理難辭咎、應請參奏、責成料理、希卽補一照會、以爲各省諸議之法。相如云、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責有攸歸、卽是首要、無庸紛紛拏辦、扯入拳匪、以惑觀聽也。至洋行堆棧輕於院署、院署被焚、彼乃波及焚署案結、餘案盡結、宜先電外部、告以此事不與官吏相干、無所謂保護之說。如各國有詞、直向議員詰責、非交涉事也、萬分爲難。有湖南議員擔任督撫、外部不必與聞、唯治議員之罪而已。如此、則合於禮法、並不轇轕。又告藩使、不宜遽受印。皆不聽。未幾莊藩使、王閣學諸人俱得罪。

四月、復妹自武陵來省覲。　五月、還山塘。校八代詩及後漢書。諸妹多問湘軍志者、爲講一過。是月、小疾、不食者數日。　六月、茶亭築室新成、往驗裝修、設筵犒饗鄉人。　七月、讀禮記一過。　八月、感寒病瘧疾、久不愈、又患下利、鄉中無醫、又病不能至省。代功侍疾、知病因由至江甯時積熱及飲食不節所致、遂以意消息之、定服白虎湯、遂愈。　九月、作新祠記成。

十月二日、奉高祖惠人府君栗主及塑像入新廟、清理無後諸主及當埋者、皆焚之。五日、祭事、行三獻禮。十三日、來長沙。十八日、游麓山、至愛晚亭看紅葉。

十一月四日，陳程初總兵約往開福寺看迎藏經，諸僧法衣候門，齋會甚盛。與日本僧至雲鶴軒少坐，日本人僧舍也。是月，湘中士紳以府君鄉舉周甲，爲咸豐王子科重宴鹿鳴，例由本籍巡撫先歲題奏。公舉梁煥奎作呈文，呈請湘撫代奏。十二月，至貢院尋舊游，已改建優級師範學堂，無復陳迹矣。四日，往浩園公宴，城中諸紳補祝府君生日。二十一日，至絲茅衝，訪朱丈雨田話舊。歲除日，長雷周庭，甚駭聽聞，因言己亥臘日衡州震雷，其日衡州任學會徑電慈禧太后，諫立大阿哥。丙子冬雷，西洋人來湘傳教，湘

人阻其登岸。今則成盛時事矣，作記異詩一首。夜與名端、名𠤎兩孫言祭詩來由，並語以故友事迹，即令伴宿于正乃寢。

宣統三年辛亥，八十歲。

正月元日，湖南巡撫楊公文鼎送來電諭，以府君鄉舉周甲，加翰林院侍講銜。十六日，得武陵來電，言趙氏妹病，欲一相見。府君擬自往，代功請行，許之。正屏當問已報喪矣，代功遂行。二月，朱丈雨田九十生日，府君以總角交游，唯存此叟，作五言排律六十韻，自書寄之。爲張生評點湘軍志。三月，還山塘。二十

五日、至侯塘蔡家、留居三日。四月、莪妹自濟南歸甯、二十八日爲書摺扇、府君七十歲時爲書一扇、許以俟至八十歲更書、竟踐前言、爲之喜慰、目力亦未少衰也。五月、至長沙、十七日、還山塘、温禮記一過、看唐詩。六月、吼水蓋田中、三日不退、往前門觀漲、看湘軍志、克復江南、必須備載封賞詔旨、前作書時殊草草、失載此一段、頗爲缺略也。得倣宋玉臺詩、頗似元刻本、校補數處。閏月、作後食瓜詩並序之、以咸故實、讀史記、文多未檢處、爲批出示學子。七月、讀史記畢。羅步青自耒陽來、送羅含祠碑、前未經見也。

校唐詩刻本、更閱前五十年手鈔本、尚有兩卷未加圈點、亦爲畢之。蔡生鈔玉臺新詠十卷成、補前所失手鈔本也。　八月、寫四嶽詩一卷、並跋云、獅子搏象用全力、必異於搏兔之力。凡登嶽望海詩、必氣足以蓋之、以不用力爲力也。杜子美語必驚人、卽其不及古人處。余二十時、與鄧彌之游祝融、鄧詩語雄奇、余心愧之。懷之三十年、乃得登岱詩、壓倒白香亭矣。古今華山詩推魏默深、余詩較從容、亦稍勝。本朝湘中兩詩雄皆出邵陽、亦一奇云。二十二日、來長沙。時武昌已於十九日革命軍起、湖廣總督瑞澂出奔、革命

軍遂立軍政府、擁協統黎元洪爲都督、長江艦隊應。長沙謠言繁興、居城者多往鄉間避兵、僑商亦多居兵輪以備遷徙。　九月朔日、湖南革命軍亦圍撫署、巡撫余誠格出走、城中皆懸白旗以示歸順。府君方居代輿所賃左文襄祠宅中、代功聞警、請移居營盤街本宅、以便隨侍。至夜、巡防統將黃忠浩及兩縣令被殺於議會、代功議請府君還鄉。時城鄉已禁往來、出入者必待搜檢、於是避難者均不得出。七日、亂事稍定、府君遂率婦女等登舟。十一日、還山塘看國策校本、爲名曦講禮記補箋義數處。　十月、代功率婦女

等還城，留代與居山塘侍養，仍爲兩孫講書，至縣城議辦團練事。十一月，至劉家衝清理家祠事，便往横田廖宅留居三日，弟妹因府君八十生日，鄉居不便，假十一總蕭氏大宅以待賀客。府君方患足壓步履維艱，長沙、衡、永士紳多來者，紛紜竟月。十二月，題秦刻石，發明篆書圓長二體之義，以二李初體正圓，後乃漸長，爲不及前書，蓋圓體爲難也。是月，仲章嗣子名艮病卒。

湘綺府君年譜卷弟五



校記

①岩：當作「宕」。

②孔元：下當脱「措」字。

湘綺府君年譜弟六卷

長子代功述

民國元年壬子、八十一歲。

正月二日、見電諭宣統帝遜位、袁公世凱爲總統、改定國體爲共和民國、以壬子年爲民國元年、衣冠制度悉行更革。府君謂今茲國變未及三月、天下響應、爲歷朝以來所未及防之事。感遇傷今、作悲憤詩二首。十七日、還山塘。衡州院生來言船山書院爲人占奪、堅請府君坐鎮。　二月二十日、至東洲、見門題已改南路農業矣、詢知爲實業分校所占、擬開農業蠶

業林業三科。教員見府君。即日移避。二十五日。農人均去。　三月。書院起學。彭理安、程戟傳爲主人。又至舊船山書院。張聞惺爲衡陽令時所創建也。鈔急就章一通。　四月。衡人求書者益多。日盡十數幅猶不能盡。　五月。答賀錫齡問剛柔云。剛柔有體有用。孔子思剛體剛也。老氏戒剛用剛也。剛不可施於人。不可不存於己。今之人反是。於人則用剛。於己則不剛。狐媚以取天下而暴用其威。蒲伏以從外夷而強脅吾衆。其所謂剛者非剛。柔者亦非柔也。用之剛柔可混於仁暴。體之剛柔不可混以強弱。弱者六極。柔者

三德老氏用柔以行其剛、孔子用柔又異於老。老剛柔據用見之、孔剛柔相對言之、故聖道不言柔、但言剛也。易言剛柔譬男女、坤至柔而動剛、乾至剛不動柔也。老氏戒剛、豈戒乾乎。故知老之言剛絕非孔之言剛。孔子又言方剛戒鬬、則老所戒矣。無剛則一日不能立、猶無陽則一日不能生。施之於人、強而非剛、剛但有體、實無用也、其用之亦祇以成其德。或用以斷制私欲、必不能以施之人。接人處世、自有當然之理、不獨戒剛、亦不戒柔。如去秋亂民猛攻撫署、避之是柔、待死是剛、二者皆亡城、吾甯取剛者。今年籌餉

捐拒之是剛、應之是柔。吾亦不取柔者，蓋此自有大經大法、不可以應世論矣。齒亡舌存、小民之喻、陽處剛亡、由君漏言。伯宗直言取禍、直言非咎、咎在攘善。左氏好言俗見、後世陰騭家又喜言婁師德、馮道、乃至駱賓王、不及狄仁傑、非君子之言也。要之、接人不能用剛柔、立身有剛而無柔、而易所謂剛柔者、乃是陰陽之名、無惑乎老氏之戒剛也。答劉惠農問避世之方云、聖人言無道則隱。又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又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以必與人羣也、則避世謂不仕耳。其與陽虎、季康、酬酢自若也、必若桓魋、匡人

欲殺欲困，亦自聽之，求其在己而已。至於臨河返駕、接淅去齊，其去就在己者，則危亂不居，蓋有委天任運之時，乃有仕止久速之可。大賢以下，守節爲正，則辟之是也。窮臥深山，必無死法，行險徼幸，自蹈危機，儻其生路既窮，自是得之有命。如其簞瓢可樂，而必争競爲先，在平世猶有人非，處危時必無全理。此自關乎學術，不能委之世途，故曰稱心而行，盡其在我，不憂不懼，無入而不自得也。十一日，還山塘。　六月，印唐詩選本，先校一過。偶思交游中避地諸子，擬作書問訊之。初疑其多，及列之，又嫌其少，乃止不書。何

樹㷀自貴。陽還，問撥亂之方。答曰，治亂之原，各有所由。歷代相禪，各防其敝。撥亂之說，始於春秋公羊家，謂不立章程，就而正之也。蓋周公六典，思已密矣，仰坐旦夜，無慮不周。不及百年，良法盡敝，至於今日，掃地無餘。孔子蓋已傷之，故曰，文武方策，人亡政息。於是始作春秋，就事論事，撥正而已。至於今日，四維不張，利中人心，無復可撥。聖人當此，必不遑治民也。行遠自邇，且先自修，治其家人，以及從臣，則大學之說爲切矣。大學之道，致知爲先，生財爲後，皆所以救言利也。戰國之禍在殺，今日之禍在利。殺可以力止之，

而用力者必先以利餌人。七國之亡、皆以金反間、至漢初猶用其術。利則當以殺止之、不嗜殺人、西洋以此愚我、蓋不殺亦即利也。彼以利得國、亦終以利失國、必起殺機也。則今之撥亂、首在去利、利之害尤慘於殺、殺傷人肌、利害人心也。　七月、與代功言時事及平生所經歷、因思八十年來世間聞事宜有記錄、試書一紙、將成一小說、名曰所見錄、自道光始。是月成五千餘字。校唐詩得金甸臣書、惻惻感人、作詩寄之。　八月、校唐詩。檢端午橋所錄金石文爲校正兩處、因取全書點勘之。爲女婦講莊子、並講唐詩。　九

月、校唐詩。楊讓梨之子傳孔來言辛亥年其父被殺事狀、經一年矣、猶垂涕而道、亦孝子也。奉狀求作家傳、亟嘉許之。是月、讀周官一過。晦日立冬、重裘不溫、乃命生火、南省未有之寒歲也。　十月五日、至宗廟致祭高祖、老不齋宿、居家致齋而已。至祠與祭者八人、儀供執事。十七日、至縣城。　十一月、至長沙桃源宋遯初教仁自上海歸湘、來謁、國民黨領袖也。初致敬愛之誠、繼言民國新設史館、必須府君受職之意。大要言清室三百年事、今人已多不知之、且清爲金後、盛京石刻證據分明、而東華錄及言滿洲掌故諸

書皆未言及。今值絕續之際、幸遇三長之才、及時不圖、後悔無及矣。　十二月、莪妹自去歲來湘、即遇鐵路國有之議、全蜀震動、爭路之風徧於全國、致成革命。妹壻丁體晉前守龍安、其生母及兩女避亂江油、消息久斷。府君聞其從子在滬、遂定計送莪妹至上海、以便轉往江油。十日、由長沙啟行。十三日、至漢口。十四日、乘江輪。十七日、至上海。樊雲門聞府君至、即來輪船夜談。十八日、丁溯根、佩瑜兄弟來謁、文誠公之孫也。莪妹姒婦亦至、乃送妹登岸、即擬南還留滬諸寓公多勸府君俟度歲始行、始定寓滬。十九日、游

愚園、赴壽蘇之會。二十二日、定寓辛園、莪妹亦移來。二十七日、美國人李佳白於尚賢堂開歡迎會、請府君演說情意殷摯、往聽客講而還。除夕祭詩、正六十一年猶未廢也。

民國二年癸丑、八十二歲。

正月五日、報館諸人歡迎於愛儷園。人日、至樊園探梅。十一日、見搨本谷朗碑、書體與今碑絕異、爲釋數字、唯一字難釋、罕見本也。往孔教會聽講、宋芸子講說萬言、繼演者亦眾。十三日、觀北周大都督所書佛經。作感事詩一首。十五日、赴虹展園日本人公讌。二

十日、登江輪。二十四日、至漢口。夏午詒來謁、致袁總統書幣、約府君北遊。府君不可、復書謝之。二十七日、至長沙。二十八日、至湘潭。二月三日、還山塘。十四日、至東洲。喻生問由乙二字之義、答曰、自隸變篆體、聲隨形改、若也之爲地、巛之爲坤、乾嘉諸儒始稍稍知之。至於薩之卽辥、笑之卽芙、雖有識者、猶未信用也。殳寫爲閃、囟書爲剴、筆跡大變、不能詰矣。覼覷同出古文、而覼賓無取焉。馬頭人爲長、與禾下人爲禿則何異乎。許叔重名傳諷籀、頗亂六書、指事象形、未能分析。其尤謬者、在不知鬼爲尊極、誣以猴頭、乃云

陰賊可畏。讀由爲勿，以致經典由字不知下筆。世人奉爲圭臬，鬼遂成醜語矣。周禮三大鬼爲太祖自父以上號焉，故其字由从人私，言各親其親，不祭非其鬼也。或云，由从人云云，卽化也。由非鬼頭，鬼頭卽人頭，不得云似母猴頭也。許豈曾見鬼乎，而云博訪通人邪。由之文葢從十厶，從其厶而充之，故爲自爲從，從人私而私之，則祭鬼矣。天神卽申，申卽電也，電氣動者，爲天地元卽氣从上气橫看之似川气，能上爲地、人鬼則各有所依。列爲三大祭，何此之不能知乎。又以燕爲鳦，鳦形微小，而燕字煩重，案其文似从黃

北、郭庭敬謂爲燕趙之燕、从北與冀州意同、从黄省者、黄帝所都不宜爲一小鳥。制一大字也、乙卽求乞之乞、燕來請子、故借鳦爲乞、孔乳从之是也、聲轉爲晏聲耳。請子起於有族、夏以前不必請子、云帝嚳郊禖者、謬也。凡此一經思索、便卽了然、而師說相承積迷不悟。余少時學篆、篤守許書、晚習羣經、未遑溫習。六十已後、偶因說經爲鬼爲蜮、方始悟焉。徧證六經、無以鬼爲惡者、因說醜字、文酉鬼、卽以酒祭廟宇也。廟有族燕、因訓爲眾、詩言之醜也、易亦可醜也、皆謂儔匹相配、非今所云可醜也。以牆茨醜辱連文、便云

醜惡，又以言長爲惡長，而醜字義晦，豈有祭鬼而醜者邪。若此之類，觸事可通，錮蔽聰明，以至垂暮。所以企望來哲，自出心眼，發明經義，無被人愚。文字既通，義理自出，必切於實用，順於人情，則詁訓詞，章義理通矣。世儒動言章句之學，章句甚不易也，不失之誣，則失之愚，故孔子必先正文字，民乃有措，小學豈易言哉。見岣嶁碑而不知其無偏旁，見石鼓文而不知其無義理，是何異讀天發神讖，爲碧落碑，徒形淺妄而已。因論由乞而發其凡於此。

三月，代懿來告，將率名端往居青島。十九日，往容園，赴南路女子師範

學堂之招。二十一日、湘漲水、入書院者五尺、乃避居舟中。舟亦儆漏、遂入城、居陳完夫家。　四月四日、還居東洲。湘潭周逸來言孔教事、云長沙府學宫爲兵所占、居各直省多設孔教會、有湘省亦應成立、已擬定章程、公舉府君爲會長、今特來迎候、適湘水復漲、又當移避、遂定還山塘。　五月十日、登舟、十二日、至山塘。二十二日、至長沙、寓府學宫桂軒、爲諸生論名利、曰、三代以後、唯恐不好名、名所以敵利也。利切人身、而中人心唯名稍能救之。有名之人亦必有利、故孔子云、學也祿在、耕也餒在、切指究竟銷人利心。自

世主不務虛名、養成奴性、耳目濡染、無復廉隅。時際隆平、求欲易給、或有風俗淳厚、資性敦篤、能自厲飭、兢兢自守。若吾湘舊家勤儉相傳、頗有安貧守道者。軍興以來、比戶公侯、習見侈靡、自然驕惰、不務本業、唯安坐食。加以西域賈胡矜奇炫異、多作淫巧、以惑顓愚。於是靡然成風、但知强富、上無道揆、扇其奢風、士大夫相見、惟論利事、無復知名節者矣。小民蚩蚩、焉知廉耻、四維不張、於今爲驗。忽焉而亡、非天意也。其始亦不過賤隱淪、懲好名、以求實用、申韓之説勝、僞禮之謗興、禍中於人心、而害及於天下。論史者不

此之察、而但詡神器之易移也、豈不昧哉。經此巨創、然後知聖人之見遠、亦唯以名羈之而已。故余嘗論治中國與夷狄異、夷狄一酋而可治、中國歷數十聖人而猶不勝、甚矣言政之難也。　六月二日、作重游泮水後四年再宿桂軒感事詩云、昔共勞公子、龍墀履薄霜。文章楚不競、宇宙道猶光。再繼宣無望、終成梁自亡。於今文武墜、誰問兩書房。再上熊湘閣、蒼然楚望樓。聲金四壁靜、拋火北城愁。孔敎眞何益、揚玄已自羞。重來絃誦地、揚觶愧公裘。四日、荷花池軍裝局火礮彈轟發、火光燭天、三時不息。時眘妹居址接

近遣人往視，無敢應者，終夕皇皇。五日，省妹歸，始知其家無恙。當是時，長沙城中屢發炸彈，多死傷者。又因宋君教仁於上海被彈炸死，疑袁客所爲，民黨洶洶，益相猜忌。二十二日，長沙城中懸討袁軍旗，或以問府君，答曰，袁未稱兵，何所用討。或又見北城拋火之句作於火發前二日，疑府君先知其謀而不以告，此詩乃成讖矣。本避衡人紛擾，遂尔來城，復遇危機，乃謀歸去。二十九日，還山塘。　七月，與書譚組庵論仲秋丁祭事，告以立孔教會之意，爲保存學產，不涉及宗教爭端。　八月，湘潭縣公產麗澤堂、育嬰堂，皆

不忍堂、保節堂、學宫齋宿所、禮器所、習樂所、縣人名之爲四堂三所，歲入田租數萬石，各有專司。咸同之間，規模嚴整，近歲兵興，頗有侵蝕，公議改立慈善公所，以府君總其成。既定議，遣舟來迎。四日，開成立大會於救生局，修改章程。八日，爲名疇書九章册葉，是月，省城兵變。　九月，瑞妹自衡來。十六日，往東洲。十月，代功率婦女往東洲。二十六日，赴彭剛直祠公讌。　十一月，代功女壽春適清泉楊槩之子璧，府君自往送之。二十四日，至長郡會館公讌。二十九日，府君生日也，衡州士紳就書院設劇公讌三日。　十二

月十三日，還山塘。檢日記，鈔錄小詞，並鈔集七律，以備觀覽。

民國三年甲寅，八十三歲。

正月二十二日，至長沙。二月，還山塘。兩得北京電報及袁總統書，促府君北行。城鄉賓客往來，日夕不絕，乃復至長沙。三得袁電，詞旨謙抑。府君念遭世亂離，無地可避，始允北行。湖南都督湯公薌銘遽以入告。三月二日，長沙諸生鍾西樵來，年七十矣，貧老病瞽，踵門求謁，請執摯爲弟子。府君叩其來意，即言不宜北行。彭石愚言：孝，姻家子也，亦深惜府君之往。

言辭婉曲、發於至誠。且言袁性猜忌、宜俟至鄂後、即日引疾告歸。府君聞其言、喟然而歎曰、我生不辰、命也奈何。今已戒行期、八十之年、何能輕脫。袁招辭誠懇、亦宜於相見後一窮其情、如用吾言、或能救世。今干戈滿眼、居此能安乎。遂命代功等侍行。五日、乘輪舟。七日、至漢口。十一日、乘輪車。十二日、至京。十四日、謁袁公、問史館事。府君謂宜就殿閣、令諸翰林纂修、不必設館。袁不悟其諷已也、言俟再見時籌商。府君以初見、亦未語及國政。十七日、游勸工場、登暢觀樓。十八日、游法源寺、五十七年前所居也。十九日、游崇

效寺、題紅杏靑松長卷。二十一日、至孔祉、行釋奠禮。二十二日、至畿輔先哲祠。二十九日、至法源寺餞春、會者百餘人。丁香盛開、游宴竟日、感事追往、作詩並序之。四月朔日、蜀中諸生公讌於嶽雲別墅、長沙張文達公祠也。三日、黎副總統元洪招宴瀛臺、入禁門、乘舁循廊而行、汎舟夜歸。四日、再會崇效寺、看牡丹。九日、湖南同鄉公宴於會館。十三日、作楊容城琴記、以年考之、似非椒山物也。十六日寓京諸翰林公宴於陶然亭、至者四十五人、作詩記之。十七日、直隸京官公宴於積水潭、設席高廟、李西涯故宅也。十九

日入禁門，至流水音，二袁公子爲主人，題流水音修禊圖。　五月十一日，與書袁總統論史館事。二十一日，至衍聖公府，議孔教會事。二十四日，至後王工廠，國史館賃宅，尚可信裔孫尚其亨宅也。閏月朔日，代功南旋，酉代與居侍。十四日，府君將還湘，聞京漢鐵路爲水所毀，不果。　六月，至參政院聽講。　七月朔日，蔡松坡鍔來論徙民實邊，議尚可行，令其條陳各事，以備采覽。是日，獨坐隱几，感議院事，偶題一詩，云：廣場百人靜，秋雨四筵清。昌言萬邦乂，築室道謀成。如蜩昔嫌沸，寒蟬今媿聲。構夏信無補，吹竽徒自驚。

時艱信偪促、政教乃驕盈。奇計實所好、橫流良未甯。聊從庶人謗、知余日暮情。柯鳳笙送閱所撰駁鐵魏元史稿本、請加校改。因歐陽備極不平之故、欲就正也。李彬士穆送呈天影盦詩集、求爲作序、其族祖篁仙文遺集也。　八月朔日、清史館送凡例來、並請議修史事。十七日、題文徵明八十九歲所書詩冊。劉幼丹心源送閱所作金刻文字摹片、府君校正一過、謂其頗能貫通金刻字畫、成一家之言。二十五日、遣名疇往曲阜謁孔林。　九月二十八日、至安慶館、再集翰林大會、仍以府君居首。宋芸子在坐、衆多指目爲

保皇黨者。十月朔日、宋芸子未歸、問之、云係宗社黨、已爲警廳捕去。旋來警察官、請檢查宋芸子文書、見府君與宋手書、未能證實之。參政院旋開議會、乃目復辟爲邪説、以靖國人。十四日、宋芸子遷蜀。是月、閲楞嚴經一過。十一月、書圓明園詞七日。作冬至郊祭詩示袁公子。十一日、赴隆福寺餞席。十二日、乘夜車南旋。十四日、至漢口、作書別袁總統、云前上啟事、未承鈞諭、緣設立史館、本意收集館員、以備咨訪、乃承賜以月俸、遂成利途。按時支領、又不時得、紛紛問索、遂至以印領抵借劵、不勝其辱。是以陳情辭職、

非畏寒避事也。到館後，日食加於家食，身體日健，方頌鴻施，故欲停止。兩月經費得萬餘金，買廣夏一區，率諸員共聽敎令，方爲廉雅。若此市道開自鯫生，曾叔孫通之不如，豈不爲天下笑乎。前擬將頒印暫存夏内史處，又嫌以外干内，因暫送倣門人楊度家，恭候詢問，必能代陳委曲。闓運於小寒前由漢口還湘，待絰牖下，奉啟申謝，無任悚愧。十七日，至長沙。二十六日，袁總統復書，屬府君遥領史職。湖南巡按使劉幼丹來言，已作五千文，囊括世事，無重複字，甚得意也。二十九日，靖武將軍湯薌銘、巡按使劉心源公宴

於栒木廳大學士劉雲房故第爲府君作生日。十二月九日，得京師書，北地嚴寒，凍斃三百餘人。長沙城中雨木冰，亦有凍斃者。嚴雁峯嶽蓮由成都專使送所刻明四家詩，並爲周道洽求墓志。道洽字潤民，治爾雅，尊經書院弟子也。

民國四年乙卯，八十四歲。

正月十一日，出南關展墓。十九日，題陳滄洲畫像二十三日，至烈士祠公宴郇曾文正祠也。二十九日，還山塘。二月，看華山碑，因看龍藏寺碑，錯落不可理，檢嚴鐵橋本校之。三月，看宋版國策，錯落顛倒甚

多、非善本也。清理文籍、知荒廢日久、因定每日檢理一篋。是月、重讀爾雅一過、日有所得、溫故知新之益、耄而不衰焉。衡州專船人來、復請開學。 四月十二日、看隸釋。荅夏生問忮求曰、曾侯作忮求二銘、以爲學道之始、孔子箴子路、曰何足以臧。子路不免亂世、而曾侯竟以功名顯、雖亦晚困、不可謂不臧也。蓋嘗論之、詩指事而言、本非論學。孔子以爲是道其平、昔論教適道之後、有立有權、趙宋儒學先求其立、不求其道。曾亦宋學支流、以不忮求爲自立、與仲子同、而非孔子所謂道也。夫道者與人共由、故不忮求爲不

忤人、而已之自立有在。若以此爲學、則貢高我慢、人所不堪。子路剛者、以此見志。曾偰柔懦、因之自餒。皆功用倒置使然。誠知其道、則爲學自有所立、而與人無爭、必無宋儒窒礙矣。夫富貴不淫、威武不屈、乃初學入門之境。不能此、卽不可爲志學、而但以不忮求自期、宜其不足以臧。宋儒誤以爲硜子路之自足、宜其自誤誤人、而學術不明也。子貢問無諂無驕、亦是此意。孔子亦進之以樂道好禮、故比之於切磋琢磨、言自後尚有功夫也。要之不忮不求、無諂無驕、不淫不移不屈、在他人視爲卓絶之行、而學者猶不得自

命爲志學，以其尚無學也。尚伎求驕詔，而尚可謂學人乎。學者大有事在慎，勿以宋學自錮。要知生五代後，世間皆馮道、桑維翰之徒，故一見有恥之人，以爲天人，而其人亦硜硜自喜，以天下爲己任，至於范仲淹、王安石得大位而無以自立。曾侯平寇之後，而惟戒滿盈，由分道學爲二，而不知無伎求之不能立也。因讀論語說道不足臧，中有所疑，遂作此論。又與李子正論湘中文學，曰：湘州文學盛於東漢，長沙、零陵、武陵、桂陽並有耆舊先賢之傳。年代既遠，篇句不全。自晉以來，唯羅含、李羣玉列於作者，歐陽父子僅以

書名方之上國、斯爲陋矣。明代李東陽特以文翰列壇坫、其文集亦歐、玄、何、孟伯仲、殊未能拔幟成隊。明清之際、乃有船山、文雖繁蕪、詩獨高雅。嘉、道以後、才彦輩出、始洗蠻風、登於華琰。魏承貫博學多通、文詞並美。何蝯叟九流兼究、爾雅雍容。鄧白香五言長城、功力並到。曾太傅廣求門徑、筆力雄鷙。自此以來、無學不究、應有盡有、且又堅貞風氣所蒸、樵夫芙士、誠四千年未有之遭也。然尚無記述、恐後沉薶、故宜援訪通人、勒成湘史、上應枝江之瑞、下垂南郡之型、同志之士、儻皆響應。　五月、暗誦西征賦、半忘之矣、因

讀文選。湘水復漲、入院中者五尺。　六月朔日、移居舊船山書院。十一日、聞陳完夫夭逝、爲之憫然、處分其後事。二十八日、往西禪寺齋集。　七月九日、還山塘閱直齋書錄解題、記錄湖南著作諸家、長沙侯延慶、王以甯、鍾將之均有著錄、長沙又刻有百家詞、今皆未見。　八月、爲名健書獨行謠詩冊、又爲李梅盦書手卷論作文法。二十九日、至東洲。　九月九日、往西禪寺齋集、作北極殿詩。　十月、作船山書院記、當清學產及修建費、言人人殊、卷冊已無可稽矣。看琴譜。爲名晴講春秋畢。　十一月、作尋古齋集序、常甯

李抱雄所作也。抱雄、雍正時人、七試不第、以縣令終。詩文俱雅潔、無傖父氣、上湖南人物也。其玄孫李杲來求序。是月、楊晳子遣使來致書、言袁總統將稱帝、以府君國老、懼持異議、欲府君勸進。先是數月、京師設籌安會、與略館、府君知有變、與代功言、天下既名其和、而復行帝制、必有起義兵者。以老不問世事、故未言之。聞改元洪憲、歎曰、天下大亂、必自此始矣。及楊使來、即答書言總統爲人民公僕、不可使僕爲帝。又與袁總統書曰、前上一牋知荷鑒詧、籌安參議、禮宜躬與、緣天氣尚寒、當候春暖。三殿掃飾事已通知、

外間傳言、四國忠告、想鴻謨專斷、不爲沈惑也。但有其實不必有其名、四海樂推、曾何加於豪末。廣詢民意、轉生異論也。若必欲籌安、自在措施之宜、不在國體、且國亦無體。征禪同揆、唐宋篡弑、未嘗不治、羣言淆亂、何足問乎。闓運在遠、未知近議所由發生及明意之所左右、然聞羣疑、當據一得、輒因湘使齎函上問。湘使受書、知與袁意忤、則自發電竊用府君名、府君不知也。未幾、蔡松坡潛至滇南、宣告天下興兵討袁。　十二月十七日、還山塘。除夕祭詩、夜不成寐。

民國五年丙辰、　八十五歲。

正月三日壬申、立春已不迎春矣。府君言、前在蜀中見迎春、州縣差役紫羔馬褂、持鞭怒馬者數百人、岳生林宗以爲窮凶極惡人皆出、可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今則願見而不可得矣。爲作一詩。　二月、兵士往來如織、日夜不息。廣西亦起兵討袁、仍改洪憲元年爲民國五年。　三月朔日、往侯塘蔡家題繼外祖母曾太恭人遺畫四幅、各系一絶句。五日、至甯鄉横田、晤廖蓀畡。觀珠泉、已淤壅矣。十六日、往藥衡看牡丹、粉紅者一隸百花、湘潭少有也。十七日、得京電聞胡氏妹之喪、哀慼殊甚、不食者三日。寶慶亂作、鄉人

遷徙者紛紛、湘鄉亦聞戰事。四月、看唐詩。衡人遣船來、迎爲退軍所奪。五月、袁總統病卒、黎副總統代爲總統、近縣防軍於道殺刼、府君召團總、令其集團丁禁戢。十八日、往縣城議練兵事、縣人多欲畝捐、遂不復言。聞督軍湯薌銘已去湖南、省城無政府。二十一日、仍還山塘。時府君已病、不思食、腰腹脹滿、體殊不適。六月二日、代功自東洲還侍疾。五月、府君偶思蘄州竹簟、前閱韓昌黎詩、未及選錄、亦欲作一篇、屬稿未成。代功勸府君調息、因罷草稿。十六日、代懿卒、婦女自天津歸家、諸妹及家人皆來山塘侍疾。

七月二日、與書莪妹言病狀、至是府君已病月餘矣、不肯服藥、腹脹益甚。勉進參苓、桂朮等、無效。衡、永、長、潭諸戚友多來省視者。七日、彭畯伍自長沙來、府君見之喜甚、作一律贈之云、山中伏日無炎氣、天上星辰有別離。滿地干戈起荆棘、故人風義契蘭芝。來逢銀漢無波候、坐到鍼樓落月時。從此清秋憶良會、爲君長詠碧雲詩。府君於七夕每歲必有詩詞、此詩竟成絶筆矣。　八月、病益劇、衡州專醫來、議用十棗湯。試服一劑、下十餘次、脹不稍減、遂不敢再進。時府君雖病、猶與婦女女孫等庭中納涼、聽學僮讀書、臥

藤牀、看自作詩文、校正誤字。七月朔日、猶勉書日記、執筆手顫而止。中秋日、扶往中堂坐刻許、至是遂不能出戶矣。九月、起臥需人扶持、代功亦不敢進藥、初食燕窩、漸繼飲人乳。二十二日、既彌留、問後事、默不一言。二十四日子正三刻、終於正寢。易衣時、異香滿室、喪祭儀節一遵府君手定文。學之士聞之者悲嘆失氣、操筆作誄者殆數千人、京師、四川、江西諸省聞赴皆爲位而哭、作文祭奠、蓋自漢以來儒林文苑之榮、未有盛於府君者也。四川公祭文云、維丙辰秋、九月二十六日、故翰林院侍講、我夫子王先生告終、赴聞、踰月赴告、同門受業某某某等乃畢集、爰就舊尊經書院講堂、昔者設教習

禮於茲、爲位設奠、用爵而哭、盡哀乃舉奠。維禮喪祭異於古祭、北於始死之奠、無用牲之文、謹以庶羞常饌致奠於夫子之靈曰、嗚呼、天降喪亂、道消明哲。爲世而生、逢辰之缺。濁揚厥清、緒延將絕。龍悔于亢、或躡在淵。天喪斯文、未喪斯文。六藝芳潤、凝其清芬。汪汪萬頃、觀海瀾論。玄雖向白、黑不代蒼。邦國珍瘁、云亡哲人。老騁隱眞、體閒柱下。漆園道聖、繆傳子夏。粵若夫子、斯人之弜。沐浴聖涯、咀茹道眞。鄭稱學海、休目經神。有變復貫、無治而鶩。平難擧守、兼綜古文。兩家之學、宏於一身。聲流佩正、四海前闡。蟬蛻天泥、龍蛇用舍。遂累而行、時而更駕。潛於大明、丁此長夜。望世茲深、世喪遜下。殆守先王、以待來者。蜀士毓毓、迎師大庠。明詩執禮、用賓國光。王道之易、始觀於鄉。望古不復、迷陽貫傷。衡山再隱、哀闕無良。懿維夫子、天情趙道。早謝公東、無情高蓋。登稷市南、歌薪延薊。形漯光成、道巘心秦。符采映時、文章蓋代。高歌金石、聲瀟江闕。清談名理、鈞沈九淵。辰星在霄、晉殿巋然。稽古極榮、采芝商皓。爰徵翰蘇、晉爲國老。世忘我難、邦遺不造。匪惠爲恭、匪彭伊老。燕領史局、游於羿彀。與爲無可、還從所好。天地易方、星辰反覆。歲識龍蛇、龍



蛇起陸。驚告山頹、如何不淑。守望莫從、塡膺及腹。錯
北燧文、誰知阮哭。歷世蹇裘、闕肯李谷。嗚呼哀哉。朝
野驚數。國均悼罷。人能弘道、命不可回。逝者不作、來
者何依、遊如可作。吾誰與歸。橫流靡屆、益揚其波。水
深獨漉、益汨其泥。誠開達節、麟兮已悲。嗚呼哀哉。禮
有心喪。始奠緇闕、門人喪子、相鄉皆哭。羣居之經、免
疑所服、冠裂襟崩、裸壞同俗。萬古一遍、薪窮火續。天
地問塵、祝皋來、復。伏繼上饗。　湖南公祭文云、維歲
丁巳、繼月甲寅、繼日戊申、黃膺、吳嘉瑞、鄭曰敬、袁緒
欽、杜本崇、楊觀圭、周齊揚、陳銳、王銘忠、程頌萬、易順
鼎、梁煥奎、傅紹巖、李祚霖、郭復祝、郭焯瑩、胡元倓、龍
紱瑞、許崇熙、吳士萱、劉善澤、等謹以庶羞清酌致祭
於湘綺王先生之靈曰、嗚呼、明季失馭、禮敎淩遲、船
山振道、爲世大師、微言紀續、嗣者繄誰、清蹈覆轍、先
生崛起、囊括百家、至於暮齒、疊疊循循、鎔經鑄史、蚤
歲觀國、斐文騰英、王公貴人、執欒歡迎、公車一躡、幡
然上京。歸偃衡門、躬耕樂道、四方學者、來崇來考。雅
言詩書、合傳莊老、蜀承湘學、公羊大昌、流風所扇。國
蕭斯嗟。惟公高覽、消搖相羊。大釣疇幹、主之蒼蒼。物
極必反、道窮必變。皇帝王霸、怒始遜嬉。其柝草創、乃

若天眷。古言制禮、今則立憲。撥亂反正、春秋表作。王
吾新周、素王斯託。烏乎先生、此意寥落。史館回旅、嵩
流駭愕。至人御世、一龍一蛇。與物變化、無有常家。逵
士羣戔、涵泳聖涯。百代可知、言大非夸。柱下藏書、天
宮掌文。總龢神人、經緯圖紀。金聲玉振、參綜條理。大
同小康、孰究閎指。流略楷焉、精華竭矣。大儒名世、紹
漢經師。河間高密、訂墜抱遺。燼薪誰續、闡道者希。緜
暖千載、大化以濟。烏乎先生、命不逢辰。遺世高立、闡
闕埃塵。亦夷亦惡、博大與人。孰能宗子、拯彼生民。惟
道與文、機擺倚伏。志旻麟編、煒流虹玉。衰斧斯湮、誠
邪相續。孰眂厥潤、孰旋厥軸。光生復古、振藻垂條。漢
箋唐疏、博絡兼苞。革籌邑乘、旨窮識衰。碑傳尚寘、婉
顯能操。詩沿六代、上溯風騷。古今情變、載咢載謠。搏
精杳漠、抗志雲霄。談言微中、聞以詠嘲。萬花齊粲、百
川斯匯。虢虢儒宗、彙綸海內。巘巇岩嶴、嶔嶙汪濊。撰
拔石船、鳳徽未沫。道有隆汚、時有張弛。心與天游、胡
仕胡止。華陽貞白、商顏闢綺。名播華夷、聲流赫子。沅
湖等深、疑衡均峙。烏乎先生、天惟不言、其化乃神。毘
惟無垠、其德乃貞。人惟不臣、其道乃尊。絕地天通、有
書契存。存者胡人、傳者胡物。六經皆紙、萬古此筆。公

賛專之、以贖中國。湘軍武功、公文夙同。湘人革命、公心是恫。公出翊定、公言莫從。歸薄兵興、太息山中。齒德雖高、公不自有。名謗相隨、公不自剖。疾病不禱、公禱已久。痛我邦人、縣傾泰斗。齊等末學、辱知忘年。公則千古、國儀萬至、發篋陳書、覩公在焉。升堂拜像、如公有言。公靈歆醉、山川永湮。嗚呼哀哉、尚饗。

十月、請彭畯伍、樊寄吾諸人襄理喪事、並卜宅兆。

十一月、諸賓來弔者絡繹於途。十二月、黎總統遣使致祭、並致神道碑文。

民國六年丁巳。

三月二十八日、葬我府君於湘潭六都二甲白鹿衝之原。巽山乾向、爲塋、置墓田四十畝。秋九月、墓成。十月、建祠室。七年四月、廟成。府君之學兼包九流、而

一歸於經術、其學術散見於論學諸篇、茲不備論。所著曰周易說十一篇、今古文尚書箋二十九篇、詩補箋二十卷、禮經箋十七篇、周官箋六篇、禮記箋四十六篇、曲禮、檀弓、襍記不分上下篇、故四十六。春秋公羊何氏箋十一篇、論語集解訓二十篇、爾雅集解注十九篇、尚書大傳補注七卷、夏小正注一卷、逸周書注七卷、穀梁申義一卷、老子注一卷、莊子內篇注七篇、襍篇注二篇、墨子注七十一篇、鶡冠子注一卷、湘軍志十六篇、桂陽州志十七篇、衡陽縣志十篇、東安縣志七篇、湘潭縣志十二篇、王氏族譜四卷、史贊十七卷、楚詞釋十篇、

附高唐賦注一篇、湘綺樓詩集十八卷、杜若集二卷、夜雪集一卷、後集一卷、七夕詞一卷、湘綺樓詩外集二卷、湘綺樓文集二十六卷、外集二卷、湘綺樓詞鈔一卷。其有目無書者、曰王氏交友傳四卷、丙子年、已亡。道咸以來所見錄若干卷、已逸。論夷務書若干卷。未成書。其選錄者、曰八代詩選二十卷、唐詩選十三卷、唐十家詩選十六卷、漢魏六朝文選若干卷、詞選三卷。門弟子又編集經史荅問、爲王志四卷、𣪺啟八卷、諸子評校若干卷、諸史評校若干卷、八代詩評若干卷、阮詩評一卷、唐詩評若干卷。代功復編錄日記中論

府君既卒之三年，代功始綴次舊聞，及有聞於言行者，以述年譜。夫年譜非古也。然古昔名公鉅卿、文人學士，後世讀其遺書，想望風采，往往尋繹篇章，采其言論，以爲知人論世之資。其或語焉不詳，則於一言一字考其時地，以證舊史之闕如。杜子美、韓退之之詩文，箋注者數百家，各逞臆說，莫能論定，或致廢書太息，恨當時記録之略，無以測賢人君子之用心。於是以千百年後之人，譜千百年之事，以求其合，顛倒附會，蓋著述若斯之難也。惟我府君稟上哲之姿，述往聖之業，文

章道德，彪炳乎海外，所著諸經箋注、詩賦、碑版，傳布者數以萬計，一時聞風興起，無識與不識，學海經神之譽，不謀而同辭，猶復不自假溢。接人以和，待士以誠，視他人所長若自己出。其持論也，本詩、禮、春秋而通以莊生之旨，汪洋縱肆，曲直而達之於理，使聞者有所解悟，發其蒙而悅其心。末世爭利，則言利害人心，其禍有甚於殺。羣言淆亂，則推撥亂之旨，其要必本諸修身。括中外之學說，探賾索隱，悉折衷於聖人。昧者不察，或以爲滑稽玩世，或以爲高遠不中事情，莫知微妙玄通，薪傳之所自來，徒賞其文辭，目爲文

士。而府君通經致用，悲天閔人之衷，自弱冠以至旄期，無一日而或息者。雖及門問學之士朝夕相處，或莫之能喩也。悲夫悲夫，斯所以消搖徜徉，獨寐寤語，視周清爲旦暮，比濁世如粃糠者歟。至於生不逢時，小人竊位，排閶闔，批逆鱗，蒙訴難而不止，微詞諷諫，以冀當世之一悟。而聽者怙其權力，卒不自悔。古之所謂擢剛爲柔，才足以應近世之變者，非上智其孰能當之。小子不敏，於先人言行不能窺見萬一，顓愚蒙庸，何敢有所論列。然竊聞之記曰：古之君子莫不論撰其先人之美，而明著之後世。其有善而弗知，知

而弗傳者、謂之不明不仁。溯自孩提保抱以來六十餘年、其間過庭之訓、侍坐所聞、大義微言、服膺而罔敢失墜者、猶存什一於千百。今世變愈大、老病日增、一旦溘先朝露、廢先人嘉言懿行不載、棄當世賢士大夫之緒論不述、罪莫大焉。故述往事、采舊聞、於府君出處之年、遊覽之迹、言之略詳。後之君子欲推而論之、庶有所觀覽焉。

湘綺府君年譜卷弟六

終

張文襄公年譜

胡鈞 編撰
楊世文 校點
劉琳 一審
舒大剛 二審

民國二十八年鉛印本

《張文襄公年譜》六卷，胡鈞編撰。民國二十八年北京天華印書館鉛印本。

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字孝達，號香濤、香巖，又號壺公、無競居士，晚年自號抱冰，直隸南皮（今屬河北）人。晚清洋務派代表人物之一。同治三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任湖北、四川學政，創建經心書院（湖北）、尊經書院（四川），聘請繆荃孫、樊增祥、王懿榮等主講，多所造就，門生如袁昶、許景澄、孫詒讓、廖平、譚廷獻、王棻等多爲著名學者。光緒間歷任山西巡撫、兩廣總督，在廣州設廣雅書院，聘請朱一新、梁鼎芬主講。後調任湖廣總督，興辦漢陽鐵廠、湖北槍炮廠等，修築蘆漢鐵路。光緒二十四年，作《勸學篇》，主張「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庚子國變，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時，張之洞與劉坤一等地方督撫一起參與「東南互保」。三十二年，晉協辦大學士，擢體仁閣大學士，授軍機大臣。三十四年十一月，以顧命重臣晉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謚文襄。著有《張文襄公全集》。

張氏年譜，原有無錫許同莘舊稿，凡十卷。是譜爲張之洞門人胡鈞重編，對許稿作了調整、改正和補充，内容極爲翔實。譜用綱目體，正文下往往以小注形式附錄大量資料作爲補充，故對於研究張之洞生平事蹟、學術思想以及晚清政治、軍事、經濟、外交是珍貴的參考文獻。

此外，尚有張春霆《張文襄公治鄂大事年表》（《張文襄公治鄂記》附，湖北通志館排印，一九四七）、李日章《張之洞年表》（《現代中國思想家》第二輯，臺灣巨人出版社，一九七八）、李國祁《張之洞大事記》（《張之洞的外交政策》附，臺灣近代史研究所，一九八四）、馮天瑜《張之洞大事年表》（《張之洞評傳》附，河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五）等年譜，雖較本譜簡略，亦有所發明，可資參攷。



張文襄公遺象

重編張文襄公年譜凡例

一、公年譜原有無錫許同莘君舊稿、成於公薨後數年間。許君從公久、見聞親切、纂錄事實必少舛誤。不佞從事蒐輯殘稿、不敢沒許君之勞、故名重編。

一、許藁原分十卷、兹改分六卷。原卷起訖多不以年爲斷、致一年事蹟離爲兩卷、不合年編體裁。蓋許君當時主編全集、附輯年譜、故有此失、且因此致每卷之量過失均衡、如後數卷不及第一卷三分之一是也。兹改六卷以救其失。

一、公全集久已風行海内、非許君輯譜時比也。十卷稿與本集有複遝而少聯系、兹於必須參照者注明見本集某卷、以便互證。

一、兹編成稿、距許君輯譜時已二十餘年、其間耳目所及、佚文遺事足錄者補輯之、如公致王文敏懿榮函、足證書目答問非繆代撰之類是也。

一、公自任疆吏後、所有措施動關大計、雖或志有餘而力不足、或事多阻而功

未成，均足參證當時政治之演變，其次者亦足爲文獻之徵，故不憚詳注，俾後之君子有所考證焉。

一、公名重中外，行實見於外籍者甚多，故聯著西歷，俾資參考。

一、此次校商，用聚珍板印行極少，深懼紕繆闕失，不足傳信也。耆舊長德辱賜糾正，再板補苴，以少彌闕失，有厚幸焉。

己卯春日，沔陽胡　鈞識于北京。

張文襄公年譜序

南皮張文襄公丁遜淸末葉、以一身之存亡繫天下之安危、人皆知之、至若矢抱冰握火之志、持危扶顛之心、冀挽虞淵之落日、人或有所未知。豈特未知而已、異教之徒或揭橥非常異議可怪之論以抗之。正學不明、趨新者如鶩、雖夙所煦育、或中道而背之。據政地者或自任私臆、棄其言不用而播棄之。而公經營八表、挽回浩劫之一片苦心、遂付諸無何有之鄉、而等諸泡影矣。公恐人有非薄名教之心也、迪之以務本。恐人無應敵制變之術也、迪之以務通融和新舊一爐而冶之、以開風氣、以正人心、應時所需、莫急於此。怵禍至之無日也、又以同心救弊、齊力捍患、箴儆國人。其思深、其慮遠矣。而恢詭傾危之流、初則假託孔子改制、亂名而改作、次則比傅禮運大同、用夷而變夏、又次則空所依傍、獨創新說、力倡思想自由、惑世而誣民。邪說丕張、塵垢海寓、舉先聖先師維持世宙之大經大法掃蕩而無餘。莘莘學子率喜其說之放誕新奇、黃茅白葦、從

風而廢、而明學術、造人才、維國是之宏願竟不克如公所期、而適得其反焉、此則公之隱恨也。庚子神拳之禍、公力請痛剿以止外兵、羣昏當國、置若罔聞、權力所及、僅保東南半壁而已、而未能止北方之亂、此亦公之隱恨也。方公入贊綸扉之時、正值國事蜩螗之會、鐵路議起、國有民有、相持不決、斷斷如也。公曰、固國本宜得民心、民心離亂之階也、宜熟慮之。監國不從、於是十餘年前、公對粤漢、川漢民有之苦心計畫、一舉而推翻之、而國脈斬矣。廷議整頓海陸軍、監國將以親貴領之、公力持不可、以謂軍事所關甚鉅、宜擇知兵者任之、豈可示天下以私。監國亦不能用也。公籌謀深遠、意欲凝結垂渙之人心、以冀稍延一綫之國脈、而監國固欲促之、奈之何哉、奈之何哉。此又公之隱恨、死不瞑目者也。公欲舉世同心、心則死矣。公欲舉世務本、本則撥矣、遂以釀成天下之大亂而不可止、然後知救亡之論、弭亂之策、公早申儆國人、而發之於三十餘年以前者也。而惜乎公之學說、國人未能盡喻也。自公即世、仁義充塞、率獸食人、國

不國矣、而公言遂驗。然則欲挽横流、舍公言其何以焉。自是而後、公之學説或庶幾爲國人所共信矣乎。予持此議、時與老友胡千之同年談及、千之不予非也。適千之撰公年譜成、索予弁言、予則舉平日所共談論者書諸首簡、海内知言君子想不以予言爲河漢而無極耶。己卯冬月、門下士潛江甘鵬雲撰、時年七十有八。



張文襄公年譜卷一

門人沔陽胡　鈞重編

道光十七年　丁酉、　西歷一八三七年、

八月初三日、公生於貴州興義府官舍。　公一歲。

公諱之洞、字孝達、號香濤、晉粵時號無競居士、又別號壺公、抱冰。先世山西洪洞縣人、明永樂二年遷山右民實畿輔、始祖本自洪洞徙鄚縣。本子立、立子端、官南直隸繁昌縣荻港巡檢、自鄚縣徙天津府南皮縣東門之印子頭、是爲東門張氏。端子淮、正德戊辰進士、河南按察使、以文章忠義有聲於時。淮七傳至乃曾、官山西孝義縣知縣、徙居畢家塘、顏所居曰孝義堂、是爲公高祖。曾祖怡熊、字叶占、浙江山陰縣知縣。兩世爲縣令、皆以廉惠聞。祖廷琛、字獻侯、貢生、四庫館謄錄、議敘福建漳浦東場鹽大使、題補古田縣知縣。乾隆季年、福建將軍魁綸興大獄、閩中官吏繫獄者督撫、藩臬、道府十餘人、臨

縣以下七十五人。漳浦公以鹽場官署侯官縣，又兼署近省某縣，及省城首領佐貳等官，凡綰九篆，因繫之官皆屬焉，所以調護拯捄者甚至，識者以爲有陰德，其後必昌。考鍈，字又甫，號春潭，徙居城南三里雙廟村。少孤，食貧力學，艱苦卓絕，舉嘉慶十八年鄉試，以大挑試令黔中，補安化知縣，署清平、鎮遠、威甯等州縣事，治行稱最。調貴筑，遷古州同知，署黎平、遵義、安順諸府事。薦擢知興義府。娶劉夫人，布政司經歷滄州劉廷式女。繼娶蔣夫人，嘉慶乙丑進士、嘉定知府盧龍蔣策女。繼娶朱夫人，嘉慶甲戌進士、四川和州知州、臨桂朱紹恩女。本年，朱夫人生公於興義府廨中。

公行四，兄弟六人。長兄之濬，字遠溯。次之清，字仲程。次之淵，字春江。五弟之澄，字小澂。幼弟之涵，字圃濤。姊妹八人，長適獻縣劉拔貢榮鈞，即公詩之劉伯洵。次未詳。三適定興鹿文端公傳霖，四適慶雲崔氏，五適南皮黑龍村劉氏，七字許氏，未嫁而婿卒，守貞以終。六、八皆殤。

道光二十年　庚子，　西歷一八四〇年，　四歲。

朱太夫人卒。太夫人善鼓琴，遺琴二，公既長，對琴輒流涕。贈公自朱夫人卒



後不復更娶、命側室魏氏撫字之。及公貴、魏氏以覃恩累封夫人。

道光二十一年　辛丑、　西曆一八四一年、　五歲。

入塾、從何養源先生受讀、詳詢字義、必索解乃止。

道光二十二年　壬寅、　西曆一八四二年、　六歲。

六月、贈公丁蘇太夫人憂、開知府缺。

道光二十四年　甲辰、　西曆一八四四年、　八歲。

九月、贈公服闋、復如貴州、仍任興義府知府。

道光二十五年　乙巳、　西曆一八四五年、　九歲。

是歲、讀四書五經畢。公童時讀書、非獲解不輟、篝鐙思索、每至夜分、倦則伏案而睡、既醒復思、必得解乃已。其後服官、治文書往往達旦、自言乃幼時讀書好夜坐思之故。

道光二十六年　丙午、　西歷一八四六年、　十歲。

讀九經畢、學爲詩、古文詞。賜公訓子、以儉約知禮爲宗、過庭授學、多乾嘉老輩緒言。黜中僻遠、難得書、賜公竭俸金購書數十廚、置諸子學舍、令於日課之外聽以己意觀之。大率史部、朱子書及本朝說經之書爲多。所親或諷曰、若輩童年、豈能解此。賜公曰、姑令縱觀、不解無妨、浸淫既多、長大自能解。又教諸子曰、貧吾家風、汝等當力學。

道光二十七年　丁未、　西曆一八四七年、　十一歲。

作詩文、工力日進。興義府教授敖君爲古風一篇、贈公命和、援筆立就。公在學時、敖君之子持先集刻本來謁、此詩附載集中、公語左右云、嘗時賜公見詩而喜、斟酒命飲、并獎硯一。

道光二十八年　戊申、　西曆一八四八年、　十二歲。

詩文爲塾師獎許、父執亦歎異之、乃裒爲一冊、贈公寄示兄□於任所。按贈公兄者字鐵夫、任縣教諭。贈公寄兄云云、公所自言、而未舉其名、故從闕。得復、以歛才勿露爲勗。贈公韙其言、加董戒焉。公終身誦之。後茨少作略盡。先後受業師可考者、在十三歲以前有何

婺源、附生。曾摺之、名叙翁、道光己酉拔貢生。張蔚齋、名國典、附貢生。貴西垣、名貴乙、附生。黃升三、名政甫、舉人、雄州州同。王可貞、名含章、道光甲辰舉人、貴州普安縣訓導。敖慕韓、名國琦、道光丁未進士、陳留知縣。張肖巖、名元鶴、嘉慶庚午舉人。趙斗山、名拔才、嘉慶庚午舉人。諸先生。十四歲以後有丁誦孫、名嘉葆、武進人、道光戊戌進士、翰林院侍讀。童雲逵、名翔、道光癸巳進士、貴州定番府知府。袁燮堂、名理、附生。洪次庚、名調笙、字南陵、咸豐辛亥舉人、樂陵知縣。諸先生。其年月不可知、而得力於丁先生最多。又嘗從胡文忠公問業。袁先生、公之姑夫也。

道光二十九年　己酉、　西曆一八四九年、　十三歲。

從韓果靖公受業輿義府署。韓公名超、字寓仲、直隸昌黎人。道光甲午附貢。沈勇忼慨、胡文忠稱爲血性奇男子。以直隸州判需次貴州、署獨山州篆。時丁父憂、隨公延致署中、命四子受業。後累官貴州巡撫。未幾、韓公就胡文忠於黎平、公回籍就試。時從父鉞字越山、古田公兄廷雲之子、道光己酉拔貢。晉州訓導、即在署中度歲。回籍道經湘鄂、乘小車行。後督湖廣、閱荆州萬城堤及安陸堤工、指點村落、謂此當日經行故道也。

道光三十年　庚戌、　西曆一八五〇年、　十四歲。

兄弟四人同應試、公入縣學。學政程侍郎廷桂深加器重、期勉甚至。試畢回晉州。

六月、洪秀全起金田、將窺黔邊。贈公募義勇、譴斥堠、上書巡撫、請用李化龍八道進兵之策、不果行。會督師林文忠公道卒、寇益張、有闖入南盤江者、立擒殪之、其黨數千人皆宵遁。

咸豐元年　辛亥、西曆一八五一年、十五歲。

是年、當在晉州或原籍讀書、不得其詳。

咸豐二年　壬子、西曆一八五二年、十六歲。

應順天鄉試、中式第一名舉人。報至貴州、胡文忠方在黃平軍中、與贈公書云、得令郎領解之信、與南溪開口而笑者累日。南溪謂韓果靖公也。

是科主試者尚書滿洲麟魁、蕭山朱尚書鳳標、旌德呂文節公賢基。旌德呂氏家世傳經、文節湛深經術、公質疑請益、所學益進。是歲留京、寓外家蔣氏

度歲。

咸豐三年　癸丑、　西曆一八五三年、　十七歲。

三月、江寧不守、畿輔戒嚴。七月、出都、值霖雨兼旬、自通州乘舟至東鹿、賦詩紀行、所爲詩入集自是年始。八月、弟小潭卒於貴州。□月、抵興義省贈公。贈公出入險阻四年、吳文節公文鎔督雲貴、贈公上團練方略萬言、文節大奇之、署紙尾曰、東南事一以委君。旋以他人事罣吏議、文節與巡撫某再疏復公官、權貴西道。

咸豐四年　甲寅、　西曆一八五四年、　十八歲。

遵義教匪楊鳳倡亂、久不平、其黨遠近應之、連陷數縣、進攻興義。時郡兵調發略盡、贈公鳩士民卒僚屬以守、而自以身當北門賊衝、趣家人登樓、居薪曰、城陷即自焚。公兄弟及姊夫鹿文端公皆登陴、苦戰三晝夜不息。賊縱火攻門、城垂破、贈公陰縋死士下城、繞出賊後、賊驚擾。贈公猝出城、令曰、敢擊

賊者從。出城三十里、次於曾坪、民爭趨赴、數日、衆至三萬。下令覓脅從、散去不問、殺賊自歸者賞、鄉團助戰者蠲本年租。於是附賊者皆解體、一戰破賊、擒其魁冉秉成等斬之。凡十二日、境内悉平。

是歲、石夫人來歸。夫人灤州人、嘉慶癸酉拔貢都勻府知府石煦女、生長貴州。

咸豐五年　乙卯、　西曆一八五五年、　十九歲。

侍贈公於軍中。三月、韓果靖提兵辦賊、東綏餘慶、得復偹弟子禮。楊鳳掠安順、將薄興義境、贈公以民兵三千越境、渡花江迎擊、走之、使不得入粵邊。鳳既滅、會有苗匪之變、贈公請以破鳳主客各軍討苗、勿遣歸、大府不聽。未幾、苗陷巖門廳、下游大擾、大府始大悔、檄權貴東道、扶病强起、以新募五千人行、連戰破之。遣公北歸、乃自瀘江入蜀、雨中行棧道、與伯仲叔三兄相遇。除夕宿紫陌山留侯祠、念去年此日身在圍城、愴然有作。



咸豐六年　丙辰、西曆一八五六年、二十歲。

三月、赴禮部試、考取覺羅官學教習。

贈公屢破賊衆、省會解嚴、數請進兵。而總督某自滇至、有所欲不愜、撓其權。權既奪、他軍遂不能用、所部餉又不時給、贈公盡質衣物以哺軍士、皆感泣。久之得餉、遂進兵、以次攻克茶山、湘子峒、甕朗諸賊巢。雨濕風厲、加以憂勞益甚、病遂不起。時七月二十四日也、年六十有四。後七日、都勻城陷、代理都勻知府石公均、原任都勻府知府鹿莊節公丕宗暨夫人蕭氏俱殉難。石公、石夫人之兄。鹿公文端父也。

咸豐七年　丁巳、西曆一八五七年、二十一歲。

在籍守制。兄仲穆奉贈公喪自貴州歸、是歲凵月、卜葬於雙廟新阡、劉夫人、蔣夫人、朱夫人皆合祔。仲穆先生撰贈公行狀錄於下、中憲大夫署貴州貴東兵備道又甫府君行狀、府君姓張氏、諱鍈、字又甫、一字春潭、南皮人。乾隆五十八年四月丁丑生。偉軀幹、大聲廣顙、神采英毅、由縣學生中式嘉慶十八年舉人、六合試不第、大挑知縣、如貴

州。語穠屈其曹、人曰、君昔爲吏耶、何吏事之習也。買銅通判某死婺南、莫敢代、大吏固心識府君、曰、咋來張某賓、往必辦。乃牽檄如婺南買銅。既運、
署清平、鎮遠縣、威寧州事、授安化縣知縣、大吏稱之曰能。調貴筑、升古州同知。吏部引見、宣宗皇帝特召對、非著令也。由同知署黎平府事。布政使
李公象麟言於巡撫曰、遵義斯發、道孽未靖、即欲治之、非張某無可任。乃署遵義、又署安順、升興義知府。胥吏既聞府君廉而嚴之、於奸蠹也、多納賕
去。到官、或詐財殺人、立枷斃之、境內肅然。未盡一歲、以繼母蘇太恭人喪罷去。除喪、復如貴州、于是再治興義者十年。廣西之發難也、道光三十年
賓始之。府君曰、禍將作矣。乃上書巡撫曰、廣西羣盜轉寇州縣、盜稱名字、已逾時日、常事猶于近日湖南李沅發、雲南鄖渡諸賊之不旋踵而就滅。
亡也、謂此非并作跳梁、不克爲國家憂、某竊以爲過矣。沅發衆蝟起且萬、烏合易離、非有從雄釀亂如廣西者也。廣西比年賊部滋多、殺越橫行、特長
吏不以上聞耳。其人頗橫悍、亡命、精火器、習標牌、騰踔如獲猱、加以彼地山林藪脊、洞道狹惡、彼利我害、欲以折箠笞之、安冀消滅、不亦誣乎。古之
善用兵者有拙而速、無巧而久。王翦傾秦國之衆六十萬人以伐荊、馮奉世請發四萬人以擊彡姐旁種、羊祜合天下全力以取吳、彼豈不欲調發
少、經費省、成功速哉、勢不可也。夫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理亦至明。方今廣西諸省嘖嘖議防、此尤失策之甚者也。廣西幅員
圍徑數千里、與鄰者四省、其四達之衢及關梁阨塞當防者何止數百所、所以百人計之、則是須三四萬人、其間斥堠間邏卒亦不下萬人。夫養數
萬不戰之士、坐而食左藏之金錢、苟且無事則幸爲已功、不幸賊至、彼斷斷然百餘人、有委而走耳。孫子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處衆昇亦曰、有戰
法、無守法、有則法、無堵法。凡謂與其老師費財、以待不可知之賊、何若一鼓作氣、而再至無已之患。以某策之計、惟有大發兵討賊、而以攻爲守。明

公誠能上聞天子、與督師及鄰廣西諸省督撫約、用十圍五攻之法、貴州兵一自興義入泗城、一自都勻入河池、雲南兵自思恩入、湖南兵自全州入、廣東以舟師泝江而上、截於潯梧之間、數道並舉、四面擠之、本省堅壁清野、絕其鈔掠、督師因利乘便、懸權而動、所用不過五萬人、足以辦此。彼所備者急、十分爲十、資糧乏絕、獸駭鳥散、雖有智者、不知爲賊計矣。并爲圖說上之、巡撫覽書不省。又欲上之林文忠公、會文忠道卒、賊遂橫侵略思恩、泗城、西隆、西林諸府州縣、官軍屢敗、賊聲言且渡南盤江、將取貞豐州、貴州大震。府君于是聚比保、刺義勇、練牙兵、致奇士、用因間、帶江玉百里烽堠相望、請經費身任之、不用一兵官一錢。巡撫乃喜、許防邊事便宜施行。賊游騎四十人封我境內、擒之、悉杖折脛、有死者。于是賊在河口者數千人、一皆遠遁。巡撫不敢奏。更命將樂療諸賊、又日歷兵秣馬、請絕江與之戰、巡撫亟止之。當是時、府君聞名境外。明年、吳文節公文鎔來總督雲貴、以猛聞、司道受署唯謹、檄讓府君興義當防、防事不以上聞、何也。且曰、知興義縣胡霖澍劣、其糾劾以聞。覆上書曰、胡某力能禦侮、某倚如左右手、方嚮明公薦之朝廷、爲州縣任事者勸、何劾也。且興義防事已通牒、度明公亦知之矣。若消告以銜功、知府不爲也。因上圖練及防寇方略萬餘言、文節大書牘尾曰、東南半壁、本部堂高枕無憂矣。胡後果以戰功顯云。府君尋以他人事坐免、文節怒、移書讓貴州兩司、同巡撫疏辯之、再得白、復原官、乘貴西兵備道。雲南回部反、滇貴西道轄、乃出私錢募士、遣官師之、會戰東川府城下、馳謁總督某、于軍陳方略、用其策平東川。事聞、加道銜。苗疆俸滿、再加道銜、舉通省卓異、旨加一級、在任候升。先是、大吏以軍餉咨府君、請發常平倉穀、當不足、下其法通省。及是、貴州益貧、復應問、呈四事、裁馬兵、停世俸、輓運、行鈔法、願先諸府行鈔。署布政使某疑其議、以出入無贏故也。遵義楊鳳反、總兵將安義鎮兵盡行、安南、普安兩縣

卒不逞，淙令恆、王伯常、冉秉中、李應龍、李林春等與鳳通、令恆、伯常並受僞爵王、輔書天波僞主。天波者、楊鳳也。焚巴林汛、入新城、陷安南、普安南縣。變上、府君以東伍法部勒居民以守。更三日、賊薄城、游擊某與其鄉人訣日泣、府君叱之曰、城未必陷、即陷、死職也、胡爲效兒女子哭泣。身當北門衝、以僚屬守其餘四門。積薪樓下、謂家人、城陷卽自焚、使不孝等從乘城。日中至于晡、賊之火器發不絕、城中屋瓦盡裂、敵樓碎其半。府君據胡牀指揮擊戰、一人立牀後、拔佩刀將犯府君、忽觳觫不已、衆覺、醢之。賊望傘蓋、登萬壽山、發巨礮擊中府君、鉛丸及髀而墜、焦其衣、左右多小礮石頭。不孝等更諫請避其鋒、府君不可、士民爭以身翼蔽府君。日且入、攻益急、令城上人兩番休、賊斧門、矢石、銃礮不能及、命入沸油粥、內自門上沃之、死于門中。又人持一把茅、負戶而前、同時發火、火光照城中如白日、守陴者哭、亟爲火球、殺其人且盡。且穴門出火器擲之、多殪、皆駭走。賊盡攻擊之術、城上人疲、賊亦疲。募死士出突門、毀其營、斬首百餘級、乃退。府君不交睫者十日夜矣。一日、屬吏方白事、眩而仆、良久乃蘇、府君于是乎始病。既退賊、府君曰、從于賊者衆、而皆良民也、劫于居燒、故來。乃下令散去無究、殺賊自歸者論功。令下十日、不降悉斬勿赦。賊衆相告語、悉畔去。廉知僞官彭永興故不反、買其子而招之降、且及李春芳、趙清則衆、皆報曰、願效死。當是時、遊義賊氣甚惡、全省兵餽專力東垂、與義怨報至、省大吏失色、卒無可發。令安邑鎮兵四百還自救、未至新城、永興諸人已斬令恆、伯常、凡諸渠率十五人首、舉城反正。官兵至、不敢出、府君自將三百人擊賊。已出、城中人殺、士民數罷及之、扣馬曰、城安危以公、奈何輕蹈不測。悉麾之去。兵將聞之大駭、自執兵仗跟蹤走出、及于普圩之市。兼行三十里、團練來會者五千、至七十里、益二萬、百里、三萬。所至破滅、爭持其魁頭降、悉擒秉中、應龍、林春誅之。俾別將曾團練平安南、普安、拔貞豐、定北回龍廠、

軍無留行。凡十二日、境內悉平。時咸豐五年十二月朔也。初、府君檄示團練、能殺賊者、留本年正供爲賞。或不可、府君曰、此湖南所以官撫鄂子弟也。今賊不平、不能徵。即平、百姓負苦甚、當錢亦不能徵。吾奈何靳此不救之惡、而不以勸吾百姓殺賊。賊平、人則大服。奏上、天子嘉之、以道員用、賜孔雀翎。未兩月、而有擊楊鳳之役。鳳自黔西州略安順、府君奉檄將興義團練三千人北擊鳳、要之楊頂營長官司、大破走之、斬賊帥伍二、又數敗之。鳳南。巡撫慮失之于上、責檄府君曰、縱一賊入廣西者有譴。乃間行疾馳、出其南。鳳東至歸化南首江、江南廣西也、幾渡、及之、則北走、遁羅斛城南、又東抵獨山州西、又北巡都勻府東、又北圍麻哈州。一昔去、循貴州邊地、行千餘里。府君躡之、六十日不頓食、戰數十合。戎馬之間、勞瘁無極矣、竟不使一賊入廣西。鳳擒、罷軍還省、不言敘、敘亦弗及。病甚、解府事之日、即乞休、巡撫不許。苗民反、上下游攻陷城寨、府君曰、吾不可以去矣。方苗初畔、請及北路以破楊鳳勝兵躡之、巡撫不聽、四川、雲南及本省兵悉罷。既而都勻圍急、龍里、貴定邪教起、省城夜數驚、巡撫悔之。某某辦賊無功、欲疆起府君、府君病益甚、動履幾廢、以實辭。檢討但鍾良謂必張公出乃辦、紳士和之、要府君於私第。江南商人某某揭言曰、若張公督帥、當輸家之半助軍、不求賞。乃慨然諾巡撫曰、某老病衰困、又竊才弱、敵彊、再遂明公及士民意。有兵五千人、募者稱是、饟十萬兩、賞罰進退專之、請行。巡撫唯唯。越數日、檄府君將下游師、假大令、主客官兵、在事文武同受節度。眾悅、曰、賊聞公出、已卻數十里、誠不遠矣。一人曰、部院兩司不行、乃令公往。公閉宮也、大令徒具文耳。士卒不練、兵無見糧、事權中御、出省門一步、成約俱發、欲戰不可、欲退不能、吾爲公懼哉。不答。當是時、龍里、貴定兩縣大亂、賊且二十萬、巡撫旦夕趣戰、請須三省兵集、不許。府君初受事、檄下游府州縣岡諸山川道里、以上、欲示以形、制、奪我朝氣、先勝後戰。大軍軍能貴間、一

軍軍舊縣前、奇兵出貴定而南、彼必盡力救小場、而不虞奇兵之拊其背、則都勻之圍解。取張廣泗故道、出諸葛營、雞尾擺、斜走丹江、都江、爲拊其亢、搗虛之勢、卒掩台拱、以奪鎮賊心。我擊其外、知府韓公超應其內、破之必矣。賊巢既覆、然後回軍席捲鎮遠、清平、黃平、則下游平。府君之志也。趣戰之、令既迫、不得如所計畫、乃倉卒誓師、以新募五千人出。前發、左右請分家事、叱之退。明日、大破賊于雷打橋。栗木項九者、入賊第一險也、分從孫桐將攻之、不利、怒與契箭一、曰、栗木項九不下者、無以歸爲也。桐再往、身犯矢石先登、下之、賊氣奪、在百里者悉宵遁。轉戰而前、軍焚爲縣、賊喪、奔而戰、以三疊陣援之、大勝、遂奪尖山營而趨貴定。賊堅、空巢決戰、數萬人壓壘而陳、雨石、營內我師在者裁千人。府君身督戰、縱六百人擊之、大戰覺日、遂破賊。明日、賊益與城上犄角、又破之。諜告曰、賊不得志于貴定、將趨省城矣。巡撫大怒、急令府君還。去省八十里而軍、分兵壁高坡、烏維關擋賊。時兩縣民什九亡、聞大軍遂已破賊、稍稍集。府君乃稱曰、用團練有四便焉、一愛其家室田廬、易公戰爲私門、二不用鄉導、得地利、三與賊相習、四不仰給於官。則安集流徙、招納群附、懷以恩信、教以團練。兩月、兩縣及平越、甕安諸州縣團練成、府君居龍頭營、四面御之、一路出擺耳、一路出清水江、一路出罷芒、一路出小場、一路出東山坪、一路出鐵廠堡、一路出扛度、一路出羅紅江北、一路出荷包口、一路出順德關、一路出天堂谷、多方以誤盡殺之。團練官軍相爲奇正、且耕且戰、且招且討。更令曰、百姓苟能明大義、兩縣賊、其如與義已事、復今年租賦。假鎮遠人知縣周佩濂游剿數十道、使徇鎮遠以南、下游響應。明年、署貴東兵備道事。使壯士包輿說降清水江賊剖丹三、悉降其衆。知府某欲攘爲已功、即輿之賊之要害曰王寨、平旦傳檄、犂之。日中、團練來會者八千人、賊開之路走、于是四郊解嚴、商旅麕至、省會士大夫便忘寇患。居者忌督師之功、督撫張亮制之

勢、三省兵會者三千，弱、將驕卒惰、爲標額，不得用、再請進兵、巡撫不許。府君曰、是偏裨我也、抱關而不戰、何師之惰。既餉饑久不給、牒布政司求之。署布政使牽總督命不與、乃質衣得六百金以贍軍。府君與士卒同滋味、共安危、出處發食、夜不脫冠、[illegible]、弔死問疾、如父子然。令嚴而不苛、軍親而不玩。居久之、巡撫聽進兵、乃復進七十里、軍前所軍駐縣、拔月亮洞、復茶山、鈔湍子洞、墮湖廣柵、進逼甕朗。賊悉精銳以拒。無何、團練破甕朗、擄僞太子王登元、其帥楊亞妹悉其僭擬法物、甲仗、糧餉、馬牛、貨財以獻、兩縣平。府君督師三百日、大小百戰、殲賊巢百數、徇下賊柵千、俘馘數萬、練鄉兵十餘萬、卻賊四百里、拔雜民丁口無算。會彊練已由間道破都勻、圍攻邦木賊未下、而總督某來貴州、大言曰、張某老矣、都勻圍解、下遊且無事。[illegible]僉登元功畀所私者、趣罷府君兵。巡撫意有不與、而不能爭也、不得已、檄府君曰、其往撫銅仁、以南、鎮遠以東反側之未安者。兩縣百姓籲巡撫乞留、不得已、巡撫允之、然府君病革、不可留。是役也、身歷三時、迭嬰寒暑、風日瘵瘵、區畫戰守、補葺軍食、憊已甚亟。以當路食言、說人媒孽、忮己志不得伸、盡發興義城守及帥師擊楊鳳所得疾、亟請、乃得還就醫。上天不弔、在除凶禍、以咸豐六年七月庚辰終于貴州省東南隅之私第、春秋六十有四、距還錢二十日、嗚呼哀哉。卒之日、團練乃無門志、不三月、都勻、台拱、古州、清江、黃平、施秉、清平、凱里、勝秉九城不守、百姓思之至今。府君所至、豪猾馴聽、請絕盜賊相弔、城郭完、獄空、菓資、孤幼得所。善決疑獄、而性忿勤、事無小、牒尾未嘗不親書判、不踰時、不假手幕客、中夜以獄上、未嘗不立起按驗也。知興義時、立十八先生祠堂、置守者以奉祀。十八人事在明史吳貞毓傳中。治境內道路五百餘里、南達廣西百色、東迄迴龍廠。治招公隄元二百丈。出俸錢率士民建試院、以其贏爲義學、從田、資興公車諸色目、使府人自束髮受書以至成進士、不用一錢。脩珠泉書院、爲本錢

廩米、教習以時、征塞儒生樂得提倡、日蒸蒸矣。始府君知清不、亦建書院、人誦之。故事、屬吏上謁、公諭有關鍵、雜賜、歲時吉事有賀、謝有齊、所在裁罷、上官雅敎保之、屬吏加愛焉。嘗勸一吏曰、此人固挾持一省短長、以善嗾、能協恐巡撫以下官、十年橫者。學政案與義、僕從索供、甄張甚輕、歷致漏規、少之給門者曰、此張公饋也。學政問之、命勿敢爭、並戢其下。爲知府、符御一數珠良、布政使欲之、明日更一具以見。後御一鉤良、布政使又欲之、退而解以贈焉。或以前事請曰、司道同列、餽之無害、郷爲屬吏、嫌於貨、故不取也。故巡撫松公筠、總督吳文節公文銘、貴西道田公調並常世所病、北峻潔精明、不可干以私、而不樂爲其屬官、而三公獨義府君。人嗣府君于興義試院、謝之、不得、則去其主。及去官、父老祀于郊、有泣下者。府君曰、予家世清白吏、及予少長、家益貧、自刻苦讀書、厄於凍餒者數矣。嘗寄京師侍講學士彭公、後無意見予文字、亟賞歎予、館予幸舍而私予。予爲食、飢、驅走河南北江河海嶠間者十三年。予擢汝祖耕席餘所蓄、不知汝父遭遇之艱難也。又曰、汝纍常力學問、樹功名、愼勿爲田舍翁所爲、予之所深惡也。不孝等泣志之、不敢忘。然而愛人喜施、部計兄弟子姪、宗族鄉黨、瓜葛交游、寒士故人子、食其德者無慮數百家、不能具書。故在官三十年、而家益貧。聞之諸父兄鄉先生曰、乃大人生四年失乃祖妣王太恭人、十二年失乃祖。乃大人賓能事乃繼祖妣蘇太恭人、以孝聞、又能友乃世父、叔父、視乃從兄、乃從父子如子。既貴、賓醵金營宗廟、買祭田、理祀、脩族譜。乃族祖諱瀚、知福建安溪縣、坐用官錢免、家人欲賠之沒、而難所遺。乃大人爲持數千金、走五千里、裁與俱歸。乃大人亡、張氏老成殆盡矣。府君好客、善騎射、好讀書、觀大略、旁精勾股訣、日者、青烏諸家言。撰與義府志六十卷、欲寡過軒詩一卷、雜文若干。安南發難之後、嘗自撰年譜、中作而綴。明年、又作之省城、以督師故、竟不果成。但補公生三子、長諱銳、屬公、任縣

教諭、卒官。季名鍼、公、今知四川閬中縣。府君其仲也。元配劉恭人、布政司理問諱廷枟公女。繼蔣恭人、四川嘉定府知府諱策公女。繼朱恭人、四川候補知府名紹恩公女。皆先府君終。子男不孝等六人、之濤、縣學生。之清、縣學生、爲從父諱洵公後。之淵、縣學生、候選主事。之洞、舉人、覺羅官學教習。之澄、候選府經歷、先卒。之涵、幼。女子八人、長歸獻縣劉鍔均、次歸定興縣鹿傳霖、次字慶雲縣崔銘善、次字同縣劉書瀛、次字滄州王□□、次字甯河縣許□□、次未字。女孫二。今茲卜于咸豐七年□月□□日窆于南皮縣城西南三里雙廟新阡、與三恭人合諸墓。敬即見聞所逮、狀其萬一。府君嘗曰、予生平行事、爲不使汝從作行狀時下筆少有疑難耳。遺言在耳、祇益隱痛、伏冀有道君子爲之表志、俾垂不朽、無任稽顙惶恐感激涕零之至。

咸豐八年　戊午、　西曆一八五八年、　二十二歲。

在籍守制、十月服除。

咸豐九年　己未、　西曆一八五九年。　二十三歲。

二月、將赴會試、以族兄文達公之萬爲同考官、循例廻避。文達與公同出四世祖淮公後、長公二十八歲。在籍辦清中團練凡二十餘村、有團練規約。秋日集親朋賦詩賞菊。□月入京。

咸豐十年　庚申、　西曆一八六〇年、　二十四歲。

三月、恩科會試、文達公爲同考官、仍廻避不赴試。是月、出都、以詩別陸眉生給諫。詩見本集。按陸名秉樞、桐鄉人、公曾代給諫草奏荷旨獎問、故詩有馬周慙愧負常何之句。

六月、子權生。原名仁樓、家譜名也。按公家譜世次下輩爲仁厚遺家法。

八月、英法兵陷京師、文宗北狩熱河。公感憤時事、作海水詩。見本集。

秋冬間、至濟南入中丞文煜幕府、即在濟度歲。按、公在濟南、作詩甚多。

咸豐十一年　辛酉、　西曆一八六一年、　二十五歲。

濟南卑濕、苦患脚氣。三月回籍、留數日、赴任邱、爲獻縣劉仙石先生名書年、貴陽知府、公姊夫伯洵拔貢之父。教其仲子。時同邑季藝堂太史名崇文、咸豐庚申進士、官至庶子。方在勝保軍中、因以公薦、卻之。公致藝堂書云、到此後、日與伯洵閉戶讀書、研究古今王伯得失之要、此心稍有寧靜氣象。又云、旅進旅退於軍門之下、將焉用之。致一無用少年、而使足下有過舉之名、弟不爲也。按南皮縣志言、藝堂才器過人、其讀書經史而外、凡天文地理、兵書壬遁以及各國語言文字、無不窮究、與公最友善、朝夕過從。蓋公是時方講求兵事、嘗頗習、夜觀星象、至于嘔血、故與藝堂相契。

同治元年　壬戌、　西曆一八六二年、　二十六歲。

正月、入都。三月、應會試、同考官范鶴生先生、（名鳴龢、湖北武昌縣人、時官內閣中書。）得卷亟薦之、額溢被落、力爭不得、挑取謄錄第三名。先生憤悒泣下、更爲延譽。（翁文恭日記云、見范鶴生處一卷、二場沈博絕麗、三場繁徵博引、非文直史漢之選。余決爲張香濤卷、在鄭小山處、竟未獲售、令人扼腕。鶴生爲之竟夕永歎、欲以本房他卷易、爲監臨所阻。）

公生長兵間、好閱兵家言及掌故、經濟之書、慨然有經世志。是時、毛文達公（昶熙）方以副憲在河南本籍督辦團練、幫辦剿匪事宜、陸眉生給諫居母喪、文達奏請派赴河南襄辦軍務、奉旨允准。給諫與公有通家之好、約公偕行。

五月出都、道彰德、經開封、行二十五日、抵歸德營次。先是、張勤果公（曜）以布政使率師在豫南剿賊、欲致公於幕下。公至開封、屬從子桐（字雨琴、河南通判、後累官至齊東泰武臨道。）作書婉謝。

七月、陸給諫卒於軍、家貧不能歸葬、毛文達經紀其喪、公有力焉。事畢欲行、

文達罔留、延致幕府。八月、文達回駐省城。九月、族兄文達公按事河南。十一月、署理巡撫、公入巡撫署爲文達草疏言事。疏入、兩宮皇太后動容嘉歎。國史張之萬傳、之萬署河南巡撫、甫視事、疏請釐定折漕、有旨嘉其直陳漕弊、不避嫌怨、飭部施行。按公所具草、當即此疏。又公嘗爲文達草奏、言某事得失、文達笑而責之曰、稾甚佳、留待老弟任封疆入告、未晚也。此與下訪劉申孫條皆幕府趙鳳昌所說。武進劉申孫、申受先生逢祿之孫也、僑居豫省外縣、因往訪之、兩日乃達、叩家學淵源甚悉。

贈公之沒於王事也、總督某有慊於平時、不以入告。至是韓果靖公爲貴州巡撫、公上書請照軍營病故例奏請賜卹。其略曰、咸豐乙卯秋冬之間、貴州畍苗蠢起、都勻、麻哈、貴定以下諸郡縣咸被攻圍、警報狎至。巡撫蔣君强起先君於家、使率師辦賊。先君子以在興義城守勞瘁成疾、固辭不獲、扶病視事。當是時、賊去省會數十里、新募之兵才萬五千人、自出省門、步步荊棘、轉戰而前、身在行間者二百餘日、大小數十百戰、殺賊萬計、一定清水之亂、一擒賊渠楊崇妹、兩解貴定之圍。至於蒙犯霜露、絕甘分少、自同將校、有少壯

之所不能堪者。度支懸磬、不能給饟、自質服御百物、以給軍實、以次安輯流亡、鳩集團練、爲我殺賊、不用官錢。至丙辰七月、迭覆賊巢、遂達都勻城下。徒以當路掣肘、搤捥悒鬱、發憤歐血、而且日夜坐臥一帳、寒暑蒸濕、勞苦過差、遂成沈痼。此當日三軍之所共見、士民之所周知。故總督某怒其方正、誣以無功、詭歸省城、其時病已危篤、至省八日而卒。此而謂之沒於王事、夫復何疑。而總督行其己私、不以入告、於是先君子拳拳憂國之苦心、冒死百戰之成勞、闇然而就澌滅矣。是年七月、巡撫以先君子題補貴東道、有旨令總督查明覆奏、於是飾詞上聞、更以他人題補。其覆奏有云、節節退守、始退至龍頭營、又退至舊縣、而且年近七旬等語。時先君子年止六十四耳。夫由貴定退劄至龍頭營、乃巡撫恐賊從他道入犯、飛檄調還、令駐其地、以扼省城門戶、非擅退也。若謂又退至舊縣、則更妄矣。龍頭營去省六十里、舊縣去省百餘里、誰不知之。在先君子賫志以終、補缺與否、何足損益、惟血戰效命以死、

而反蒙敗北畏葸之聲，如此沈冤，其誰甘之。伏維吾師託志忠雅，勇於爲義，倘蒙博采輿論，以疏上聞，請照軍營病故例賜卹，俾地下之靈藉以不朽，則之洞兄弟等沒齒靡頂，豈敢忘德。昧死呼籲，惟吾師可否之。

同治二年　癸亥，　西曆一八六三年，　二十七歲。

韓果靖公以贈公死事狀上聞，優旨賜卹，追贈太僕寺卿銜，蔭子之涌以州判注選。二月入都，三月會試，四月初九日榜發，中式第一百四十一名貢士，仍出同考官范鶴生先生門下。先生喜而賦詩，有再到居然爲此人之句，公以詩謝，均見本集。十四日，正大光明殿覆試，列一等第一名。二十一日，廷試對策，指陳時政，不襲故常，行墨程式。收本集卷二百十二。閱卷大臣皆不悅，議置二甲末。文靖公寶鋆時以大學士爲閱卷大臣，獨激賞之，以爲奇才，拔置二甲第一。試卷進呈兩宮皇太后，拔置一甲第三。二十四日，臚唱賜進士及第。二十五日謝恩。二十八日朝考，列一等第二名。五月初八日引見，授職翰林院編修。公自應小考、鄉會試至殿廷諸試，不帶片紙隻字，所刊鄉

會試硃卷、殿朝試考卷不改易一字。

四月、爲劉芝泉侍御其年草疏劾御史吳台壽申救勝保、朋黨撓法、飾詞挾制、並劾其兄吳台朗貪緣招搖狀。疏曰、竊臣見御史吳台壽申救勝保一摺、披閱未竟、駭然以驚、憤塡胸臆。不意方今朝廷清明之世、臺諫中竟有毫無廉恥、毫不忌憚之小人如吳台壽者也。伏思勝保一員、現經廷臣雜治、其罪狀之虛實聽之研鞫諸臣、或殺或宥聽之宸斷、非微臣所敢與知者。如該御史所奏之狂悖誣罔、則竊有不敢已於言者。其間顚倒是非、妄造黑白、不足深論。其牽引先帝、妄議聖德、造作虛聲恐喝、誕妄不經之言、冀以熒惑宸聽、間執人口、可謂不遺餘力矣。夫朋黨之弊、唐宋明以來歷代有之、撓亂國政、攻訐異己、權貴爲之包容、臺諫聽其唆使、貽禍國家、至深且烈。獨至我朝、事事一秉乾斷、此弊既清。乃該御史首犯不韙、公然一此下原文有脫字一黨魁、此風一開、朝局將不可問。臣區區之愚、是用大懼、敢將該御史原摺悖謬之處爲我皇上敬陳之。該御史云、文宗顯皇帝崇上廟號、詔旨以豐縣之捷解武功首、若謂此不足以爲功、是將以誣勝保者誣先帝等語。夫豐縣之役、其視僧格林沁殄滅逆鎮、馮官屯、胡林翼肅清湖北全省、曾國藩肅清江西全省、爲功孰多、易知也。特以奏績在先、故敘大居首。况國家命將出師、豈得執一勝之功、遽爲鐵券。此次勝保之案、糾劾出自諸臣、而逮問出自皇上。若如該御史斥言者以誣先帝之罪、縱不爲言者地、獨不爲皇上地乎、其悖謬一。該御史云、恪遵諭旨、按律科罪、所謂陷君不義、有累聖德等語。給事中趙樹吉雖有參劾勝保之疏、朝廷並無即行正法之旨。該御史侍定讞失平、而後疏論、未爲晚也、何以汲汲申救、惟恐不及。其爲阿私死黨、彰明較著矣。

而况遝空懸斷、竟以不義累德等語指斥乘輿、其悖謬二。該御史又云、明亮、阿桂等遵旨逮問、旋復起用等語。無論勝保之才略器識非阿桂等之比、即阿桂等之遵旨、豈嘗驕恣敢罔、致罹貪劣有如勝保乎。國家刑憲自有權宜、其赦宥者非情有可原、即功浮於過者也。英親王爲定中原、可謂功矣、而幽死。年羹堯削平青海、可謂功矣、而罷首。張廣泗開闢苗疆、可謂功矣、而大辟。一意姑容、究恐無此政體。今該御史甫當對簿之初、即爲仗鉞之請、膽大妄爲、乃至此乎。其悖謬三。該御史又云、勝保有克敵禦侮、保衛地方之功、無喪師失地、貽誤大局之罪等語。臣尤所未喻。勝保始爲欽差大臣、而賊騎長驅入直督、辦皖豫髮捻、而皖北糜爛、辦陝西回匪、而三輔爲墟、臣不知其所克者何敵也。喪師敗績、勝保恆事、然此猶爲將之常耳。至苗沛霖毛羽未豐、原非難制、勝保一意縱容倚任、而今日成江淮心之害矣。又髮賊餘黨陳得才自狗逆被擒以後、衆止數千、狼狽西竄、勝保逍遙於潁州、太和之間數月、並不遏緊、致令入關大掠、回匪乘之而起。今陳得才盤踞山南、禍尤未艾。又直東教匪本非勁敵、上年勝保督辦、不剿而撫、苟且塞責、近今寖成燎原、近髮發破。以上三端、而曰未嘗貽誤大局、臣不知所謂大局者何事、所謂貽誤者何等也。其悖謬四。該御史又云、各省將帥爭督功名、使朝廷發害功臣、下塞將士之心、上成君父之過等語。此次參劾勝保之疏、大率係外省督撫、統兵大臣交章入告、自口一辭、不知更緣何故、爲此寒心。其悖謬五。又云、借星象區占以誅戮大臣、此端華、肅順所以嫁禍柏葰等語。以二凶斥趙樹吉、此擬尤屬不倫。其悖謬六。該御史又云、黨援之說、宋歐陽脩朋黨論辨之甚明、焉得以一己之偏辭、竊天下之公論等語。然則該御史不諱爲勝保之黨明矣。歐陽脩謂惟君子有朋、故八元、卜家之國皆目之爲朋。該御史以此自況、是目勝保爲君子矣、將推勝保爲皋陶、庭堅而且附於黨散乎、無恥極矣。其悖謬七。該御

史引唐陸贄言曰、昨者得以爲辭、平人亦爲懷怨等語。苗沛霖首鼠觀望、本末寄什就範圍、就令終歸決裂、亦與人保無預。若如所云、是朝廷轉受制於將帥、自今以後、不敢逮一臣、誅一將矣。其悖謬八。總之、該御史自知強詞奪理、請議不容、非牽引先帝無以箝皇上之口、沮言者之氣、非造爲陷君不義、有累聖德、殘害功臣之說、無以脅會審諸臣、使之不能議正典。而其所以挾制朝廷者、則尤在將帥寒心、畔入藉口等語。臣謹案、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今該御史特以兩宮深隔九重、皇上沖幼、遂爲此誣妄之言、意存禁嚇、使朝廷不敢不聽、律以無將之義、臣知其無所逃。該御史之兄吳台朗前在咸豐年間以居心巧詐革職、賣緣得入勝保軍營、保至道員花翎、招權肆惡、中外皆知、所以該御史效命私門、甘心鷹犬、且薦起用之年、爲三省之地。原摺流布、舉國譁然。伏讀前降諭旨、如吳台壽所奏亦無以服天下、復此等因、欽此。是其鬼蜮情狀已在燭照之中、原未寄被爲定論。特恐黨局既開、此輩必且謂朝廷不加譴責、全復恣睢無忌、散布謠言、中傷善類。此後若有不法之大臣、誰復敢抗疏搏擊乎。阻塞國法、禁制言路、嬌結黨援、思之寒心。臣所爭者非勝保一人之罪名、乃本朝臣子之風氣。若該御史之狂悖無上、而猶靦顏與之同列、臣實羞之。疏入、有旨吳台壽、吳台朗均革職。

同治三年　甲子、　西曆一八六四年、　二十八歲。

翁文勤公同書因案獲譴、同治元年逮入詔獄、公兩入詔獄中省視。二年十二月、刑部奏擬罪名、有旨發往新疆效力贖罪。是年三月就道、子仲源殿撰

字仲淵。隨侍出塞、公賦詩送行。詩載本集。按公試卷羅歷、文勤爲受業師、仲淵殿撰與公鄉舉同年、又癸亥榜首、壬戌會試、翁文恭同爲同考官、見公試卷被擯、爲之扼腕。及癸亥登第、引爲快事。公撫晉時、疏陳口外七廳改制、無礙遊牧。文恭見之、稱爲典則博辯、欲低頭而拜。入京相見、又稱爲磊落君子、具見文恭自爲日記中。其後文恭遭譴、宣統紀元開復原官、實公在樞府斡旋之力。公與文恭分誼始終不渝如此。本集此詩自注不滿於文恭、乃有感而發、讀者勿以詞害意。

同治四年　乙丑、　西曆一八六五年、　二十九歲。

四月十八日、散館考試列一等第一名。

五月、石夫人卒於京寓。有悼亡詩十七首、本集錄存五首。

同治五年　丙寅、　西曆一八六六年、　三十歲。

四月二十五日、翰林大考、以考卷脫一字、列二等第三十二名。五月初八日引見。

同治六年　丁卯、　西曆一八六七年、　三十一歲。

四月十五日、保和殿考試差。六月十二日、奉旨充浙江鄉試副考官。七月、偕

正考官張光祿湧卿出都、□月□日抵杭州入闈。九月十五日發榜、所取多樸學之士。知名者五十餘人、尤著者袁昶、許景澄、陶模、孫詒讓、譚廷獻、沈善登、錢雨奎、王棻等。其後學術政治、忠義文章各有成就、爲前後數科所不及。出闈後、奏到八月初一日諭旨、簡放湖北學政、具摺謝恩。公性好登臨、在杭久病不愈、輿疾徧游湖上諸山、冒雨秉燭、了無倦意。又搜求書籍若干種。自言此行有三願、差爲不負、謂佳士、奇書、好山水也。十月離杭、舟中賦詩二十首。按此詩本集未載。過蘇州、游虎邱、滄浪諸勝。

十一月十三日、行抵湖北省城。十六日接篆、十八日奏報到任。疏云、學政一官、不僅在衡校一日之短長、而在培養平日之根柢。不僅以提倡文學爲事、而當以砥礪名節爲先。又撰試院楹帖云、剔弊何足云難、爲國家培養人才、方名稱職。衡文祇是一節、願諸生步趨賢聖、不僅登科。

十二月、札行各屬發題觀風、聽生童量能自占、各盡所長、引用隱僻典實、許自注書名出處。平日具有著作、可隨卷送呈。札云、學院履任、例有觀風之舉。本院屬當下車、式循前軌、期與此邦人士研究實學、共相磋切、務得通經學古之士、經世致用之才、仰府州官吏轉行學官、將發去題目限交到三日內召集諸生、依法課試、如童試之中有志在觀摩、願隨同課試者聽。此次發題較多、良以學業文章各有優絀、許其量能自

占、各盡所長、引用題辭典實、書名、自於篇末注明、限二月內彙齊、並姓名清冊封送來轅、聽候校閱、第其高下。其詞義精美、列在高等者、本院將優予獎賞、鈔發傳觀、都爲一編、刊板流播。寧惟按部之時、仍當益加甄拔。如能全卷統作、並皆通博雅贍、尤當從重獎勵。特是因題爲文、僅見一斑、其有平日學術淵源、具有著作、若經史纂述、詩古文辭之屬、或哀然成集、或錄寫數首、可隨同試卷一並送閱、俾才俊者宿得以周知、漸磨砥礪、有厚望焉。

是年、捻匪張總愚率衆自山西東竄。四月初破南皮縣城、官軍追擊、遁而復返者數次、殺戮無算、張氏族人殉難者不少。

同治七年 戊辰、 西曆一八六八年、 三十二歲。

正月、出省按試德安府、以次試漢陽、黃州等府。五月、回省考試武昌府。七月、奏請湖北文風以下游各屬爲最、自經兵燹、人民轉徙、書籍散亡、然讀書力學者猶不乏人。臣每按行一處、以根柢之學砥礪諸生、有講求經學、博聞强識者特加甄拔、懸牌獎勵、並捐廉優獎。其浮薄卑汙、健訟多事者隨時訪查確實、分別注劣、褫革發落之日、以端品行、務實學兩義反覆訓勉。現擬將已

試各府諸生才學秀出者送入江漢書院肄業、籌給膏火、並捐購經史書籍庋置其中、俾得誦習揅摩、專務實學。按曾文正與許仙屏書、往時祁文端、張海門視學吾鄉、最得士心。近張香濤在湖北、亦愜眾望。三人者皆宏獎士類、津津樂道。又言、軍興以來、各省捐輸開缺經費、推廣學額、捐數無憑、人才有限、得之太易、學問寖荒。人數過衆、則官師之約束難。取額過寬、則士林之流品雜。請飭下各省督撫、於捐輸開練經費呈請廣額者、務切實核減、再行入告、并請飭部臣將原定章程量加變通、庶名器無過輕之虞、人文無日下之患。疏入、下部議行。旋馳赴省北按試襄陽、鄖陽、安陸。鄖陽距省遠、循例於歲試後接舉行科試。十二月回省。

同治八年　己巳、　西曆一八六九年、　三十三歲。

正月初旬、抵省。二月、馳試省西荊州、宜昌、荊門各屬。先是、禮部奉諭旨、從御史游百川奏、令應試生童溯明認習何經、凡科試生員概令考試經解。至是公疏言、學問之道、須由淺入深。此次場內但擇其能闡發大義、明實通暢者

格外優獎。其疏淺者但加訓勉、不爲苛責。科試例有默經一段、此次既認習一經、未便同出一題、因令其各默各經、以免名實相戾。至童試人多、未必皆能講求經義、而新生覆試例有經文一篇、當即於覆試認真考試。但經文究爲格式所拘、未能樸實說理、可否改作經解。伏俟聖裁。得旨、禮部議奏。□月同省。

湖北原有江漢書院、因舊制不足以容多士、是時李文忠公鴻章以湖廣總督兼署湖北巡撫、公商之文忠、別建精舍、名曰經心書院。李文忠公朋僚函稿有致公書一首、略云、文昌書院創始裴硎、執事提倡風雅、振拔寒畯、弟甚願觀厥成。前與小宋方伯籌議、而集貲拮据。據稱先擇地址、秋後興造、一面緘取蘇州經古書院章程、商撥經費、詳定立案。計閣下回省時、當有成議。此函下注同治八年七月初五日。蓋是時猶未有經心書院之名、或以其地在文昌宮、初擬有是名云。別學舍爲經義、治事、按部所至、拔其尤異者、得數十人、俾讀書其中。

七月、出省科試德安試時有哭陳生作輔詩一首、載本集、序云、安陸縣學生經義、治事學舍高材生二十人之一也、文章道雅。今秋行部德安、作輔未赴試、問之校官、則曰死矣。詢悼累日、作詩哀之、并示其弟作賓、作彥。府屬、按試次序、仍如歲試。

十一月、仲兄仲穆卒於學署。仲穆工文辭、以優行附生注選中書科中書、改湖北候補知府、有遺詩若干卷。

同治九年　庚午、　西曆一八七〇年、　三十四歲。

正月、唐夫人來歸。夫人湖北布政使遵義唐威恪公樹義女。

本年、歲科兩試既竣、擇其文尤雅馴者爲江漢炳靈集、選定刻之。以門人樊增祥操選政。四書藝爲第一集、試律爲第二集、府試古學之文爲第三集、書院課士通經學古者爲第四集、觀風之作爲第五集。按五集未刻全。似經心書院高才生有物故者曰賀人駒、陳作輔、傅廷浩、范昌棣、以詩哭之、曰四生哀。詩見本集、序云、按部所至、拔其尤異者、得高才生數十人、召來省會、爲擇精舍、俾讀書其中。未及再期、物故者四人、皆上選也。方干賜第、無望於幽冥。敬禮遺文、罕傳於生後。今肄業諸生得第若干人、而四生已矣、感念舊懷、不能已已、乃合光祿五君詠、工部八哀七歌之體、作四生哀、以存其名。公之愛才禮士、於此可見一斑。

十月、任滿交卸、入京覆命、寓南橫街。按是月在武昌有送妹亞芬入黔詩、中四句云、入言爲官樂、那知爲官苦。我年三十四、白髮已可數。感其勞也。

在京與潘文勤祖蔭、王文敏懿榮、吳愙齋大澂、陳弢庵寶琛諸君訂交。文勤寓米市胡同，所居密邇，出所藏吉金拓片，屬公與王、吳兩公審定，集中所錄論金石文字，大率皆此數年所作。

同治十年　辛未、　西曆一八七一年、　三十五歲。

四月，子仁頤生，兄仲穆無嗣，命爲之後。

五月初一日，與潘文勤觴客於龍樹寺，到者十六人，無錫秦誼亭作雅集圖。誼亭題云：時雨乍晴，青蘆瑟瑟，縱論今古，竟日流連，歸作此圖，以紀鴻爪。葉鞠裳太史卽席賦詩，有絕似東坡毳字口，清談捫腹生槐龍之句，自注云：未攜行廚，客至無饌，召餘慶堂，咄嗟立辦。公有和王壬秋一首，載集。

充翰林院教習庶吉士，移居化石橋。

七月，有詩送王壬秋歸湘潭。載本集，原稾有序，未載。序云：壬甫才調冠時，善談經濟，哀江南一賦，海內知名。徧歷諸侯，朝貴折節。其始來上計，在咸豐末年，江海擾攘之時；其重入國門，在同治十年，鍾虡奠安之後。蒿樗兩際，尺波不留。既被禮部駁放，盤桓無遇，浩然思歸。蓋是時朝野熙然，方謂中興之業，而壬甫亦將老矣。將道金陵，謁湘鄉府，泝大江，望衡嶽而歸，水閣宴集，言送將歸，四坐親知，咸有篇詠。余感虞卿之著書，□馬援之慷慨，撫山川之今昔，悲秋氣之泬寥，命篇敘之意，不知感慨之無涯也。

同治十一年　壬申、　西曆一八七二年、　三十六歲。

正月初二日、獨遊慈仁寺、謁顧亭林先生祠、有詩。三月三日、修禊南窪。五月、和潘伯寅文勤鎔夏六詠。六月、遊十刹海觀荷花、又至上游泛舟、坐漁家秦氏園、各紀以詩。七月五日、潘文勤爲康成生日會、据漢人石刻畫象摹寫爲圖。公既與會、題詩其上。

九月、恭逢穆宗大婚典禮、撰樂章四章。禮成、賞加侍讀銜。

十月、恭上兩宮皇太后徽號、恩詔□□方略館編纂平定粵匪方略、剿平捻匪方略告成、屬公撰恭進表。（文載本集。）是歲、清秘無事、作詩文甚多。

十二月二十九日、唐夫人卒。

同治十二年　癸酉、　西曆一八七三年、　三十七歲。

正月、穆宗親政。二月、加上兩宮皇太后徽號、恩詔□□。

五月、考試差。六月□□日、奉旨充四川鄉試副考官。□日謝恩、召見。□月、偕

正考官鍾侍講寶華出都、道豫陝入蜀、過華山、驪山、灞橋、馬嵬、劍閣、皆有詩。中途霖雨、至成都勞頓致疾、而試期已迫、即日入闈。及放榜、所拔皆學行超卓之士。如吳謙、吳德潚諸人。出闈後、奉旨簡放四川學政。十三日、具摺謝恩。十月十日、接篆視事。報到任疏云、四川省分入文素優、惟棚場較他省爲多、弊端亦較他省爲甚。至軍興以還、學額日廣、品行實學尤須極力講求。臣惟有首勵以廉恥、次勗以讀有用之書、至於剔弊摘奸、惟力是視。

同治十三年　甲戌、　西曆一八七四年、　三十八歲。

正月、歲試成都府屬生童、附考松潘理番兩廳、資縣茂三直隸州。舊時成都考試、凡攻訐冒籍槍替及身家不清者、提調官輒不理、奸徒糾衆伺學使轅門外、待其覆試而擒之、且索重賄、名曰「拉擡」。其人亦雇數十健兒爲保護、鬥於學轅、動有殺傷。乃懸牌示衆、攻訐者當親訊、拉擡者飭提調率兵拏辦、於覆試日放牌後訊之。或扣除、或坐誣、或勸解、剖斷公明、士論翕服。松潘武生闌映太素行不法、官不能治、設策擒之、商督部飭所司永遠監禁。又以武童橫悍滋事、皆由業師主使、名

日敎習。向例武童冊結須塡敎習姓名、因卽令敎習結保、各自稽察、無敎習具結者不得與試、武試遂靜。又裁革頂充書吏承差陋規兩萬金。省城舊有錦江書院、造就不廣、與督部吳勤惠公棠 商建尊經書院、刻期興工。五月、出省按試眉州。試院之旁有蘇祠、久而不治、臨發、斥資屬有司脩之。以次試嘉定、敘州、瀘州、叙永、重慶各屬。十一月、試酉陽州、山行十餘驛、荒山絕壁、大雪嚴寒、行役勞苦。爲各屬最。十二月、試忠州、酉陽。忠州定例皆歲科併試、以遂遠也。川省積習、文武童生取進後、敎官書斗多方勒索、不遂其意、不送覆試、寒士苦之。公嚴檄督催、苦心曉諭、自是依期送覆、無遲誤者。

是歲、長兄遠瀾卒於姚州任所。

光緒元年　乙亥、　西曆一八七五年、　三十九歲。

正月、在忠州聞穆宗毅皇帝上賓、率屬行國卹之禮。旋按試石硅廳、以次試夔州、綏定、順慶、保甯、潼川、龍安各屬。石、夔、綏、龍皆歲科併試。七月、回省城舉

行鄉試錄遺，川省錄遺生監一萬餘人。向例以七月初旬開考，期近多錯亂。會順天錢學使寶廉有隨棚錄遺之請，部議由各省學使酌量奏明辦理。公謂此法行於川省最宜，在川北試辦數棚，及是從容考試，仍許未取者到省補考，輿論稱便。九月，出省，歲科併試甯遠、雅州、邛州等處，在邛州度歲。

是年春，尊經書院成，選高材生百人肄業其中，延聘名儒分科講授，手訂條教，略如詁經精舍、學海堂例。院中爲饗堂，祀蜀中先賢經師。復以邊省購書不易，捐俸置四部書數千卷，起尊經閣庋之，時以暇日莅院，爲諸生解說。又撰輶軒語、書目答問二書以教士。總督吳勤惠公棠雅尚經術，開書局刊行經史小學諸書，公擴而大之，流布坊間，資士人講習。又爲文勸紳富捐舍學田，優免新生卷費。文載本集。其後改設學堂，多取資焉。輶車所至，搜采窮巖，於是壇厂漢隸石刻及上庸長嚴季男諸碑始登金石家著錄。嚴季男刻石在苿江吹角壩，周校官冒階林移至成都，置於學署。

光緒二年　丙子、　西曆一八七六年、　四十歲。

正月、回省、接辦成都科試、附試松潘、理番、資州、綿州、茂州等府廳州生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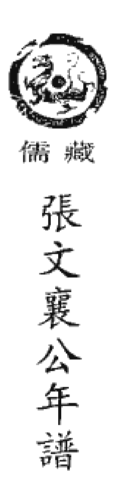
總督吳公棠卸任東歸、賦詩送行。詩載本集。

三月、奏陳川省試場積弊、籌整頓辦法八條、曰、懲鬻販、禁訛詐、禁拉搕、拏包攬、責廩保、禁滋事、杜規避、防鄉試頂替。其大旨以爲川省人心浮動、獄訟繁多、大凡戶業公局、唆訟詐財之案、必有文生在內、燒香結盟、糾衆滋事之案必有武生在內。激揚之道、固不僅在考試一端、然童試乃士子進身之始、棚場爲萬衆薈萃之地、若此時即專以作奸犯科、抗官滋事爲務、通省郡縣相習成風、則異日成名、必蹈故轍、愚氓見慣、羣思效尤、爲患匪淺。故欲治川省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臣多方整飭、似漸廓清。特立法必要其久、除惡務絕其根、若暫就清肅、而不立爲成法、恐作奸犯科者逾時復萌、仍無裨益。疏入、下部議行。是月、出省、按試眉州、嘉定、敘州、瀘州、敘永、重慶、順慶、保甯、潼川各

屬。至眉州、蘇祠工竣、顧而樂之、有登樓詩。詩載本集中、有句云、共我登樓有眾賓、毛生楊生詩清新、范生書畫有蘇意、蜀才皆是同鄉人。自注、仁壽學生毛席豐、綿竹學生楊鋭、華陽學生范溶皆高才生、召之從行讀書、親與論講、使專經學。

按、是年閏五月、公按試重慶時、寄京師王文敏懿榮函、略云、弟在此刊書目以示生童、意在開擴見聞、一、指示門徑、二、分別良楛、三。其去取分類及偶加記注、頗有深意、非僅止開一書單也。更有深意、欲人知此所列各書精美、而重刻或訪刻之。特自知謭陋、以職司所在、不敢謙避、其間舛漏必多、特寄上一本、請爲補正、至感。補正後請疏於別紙、分條速即寄川、以便改補。又一本一函寄繆小珊進士、望轉交、屬其訂正、亦即詳列見覆爲要。此物可作公牘觀、不可作著述觀、蓋不得已也。或與潘少宗伯一觀、必無暇詳覽、但能指摘其體例大端亦好、所以不逕寄者、嫌於自衒。如一非同道、不必與看、免致徒招一脣舌。然此舉作法自斂、於買書大不便矣。又輶軒語一本、說更淺陋、亦呈一覽。此與是告示公牘一例物事、本不足登大雅之堂、不過欲使執事知弟在此勞精敝神、舌敝脣焦、大率皆爲此等事。此物雖潘宗伯亦不可與看、見之徒令其厭耳。此函流落於外、故本集不載。前數年陳援厂先生得之於北京市上、作一文辯繆藝風年譜謂受公命撰書目答問之非、實且證以藝風爲半巖厂所見書目序、僅云助理、非代撰也。序云、同治甲戌、南皮師相督四川學政、諸生來問應讀何書、書以何者爲善、謀所以加惠蜀士、於是有書目答問之編。荃孫時館吳勤惠公督署、隨同助理。此序作於光緒三十四年、在公生時、必可信。是繆僅爲助理、並非代撰明矣。滬上近翻印書目答問、或直注繆荃孫撰、可證其誤。

十一月、任滿、將受代、爲尊經書院記、語諸生以學術、條教諸大端、凡四千餘



言。記見本集。

四川學政所入素豐，公廉介自持，既裁陋規二萬兩，又核定恩優歲貢及錄遺諸費，不許婪索。及去任，無錢治裝，售所刻萬氏拾書經板，始成行。抵綿竹，寄譚叔裕宗浚書，惓惓於尊經書院。書見本集卷二百十四，略言：通省佳士豈能蒐拔無遺，就目力所及者言之，大率心賞者盡在其中。灌縣有青城山，夙聞其勝，欲往游，聞有司將具供張而止。至漢中，游紫柏山留侯祠，至鳳翔，宿喜雨亭，游東湖。歲暮，抵西安。所至有詩。

按袁昶香嚴老人六十壽言節略，公兩爲學政，所至網羅通才宿士，若繆編修荃孫、樊大令增祥、王侍郎文錦、鄭貢生知同、蘭太史光典、左比部紹佐、易分巡順鼎、袁刑部寶璜、林吉士國賡，教以治經門徑、通知時務，曾文正皆嗟異之。以前諸若洪亮吉之督黔學、朱笥河之視皖學、閩學、阮文達之督浙學，無以踰也。

是歲，王夫人來歸。公喪偶久，王文敏公懿榮有妹才而賢，公與文敏素契合，及試龍安，文敏之父蓮塘先生祖源方知府事，吳勤惠爲之作伐，因定聘焉。成婚之三夕，出匳物文待詔書漁家樂長卷共賞，慨然有偕隱志。

充文淵閣校理。按履歷冊，光緒二年任滿回京之下，書歷充國史館協修、纂修、起居注協修、文淵閣校理。本衙門撰文，而國史本傳

充文淵閣校理在光緒二年十二月、是歷充國史館起居注等職、俱在是年以前、然不詳月日、並記於此、以待檢補。

光緒三年 丁丑、 西曆一八七七年、 四十一歲。

正月初六日、發西安、再致譚叔裕學使書、以蜀才告、曰四校官、鄠部縣教諭楊聰、雅安縣教諭楊口口、茂州訓導李星根、梁山教諭譚煥廷。五少年。綿竹楊銳、井研廖廷登、漢州張祥齡、宜賓彭毓嵩、仁壽毛瀚豐。途中登牛首山、望終南、曲江、樊川、輞川諸勝、作歌。經華山下、思挈眷登山、以往返須三日資、乃止。詩俱見本集。

二月、入都覆命、寓永光寺中街。五月、充敎習庶吉士。廷議穆宗升祔位次、太廟九室、一室一世、至是世數已增於九廟、當別建、議者紛紜。時潘文勤公祖蔭爲禮部尚書、公詳稽歷代之制、爲二議以進。畿輔先哲傳張佩綸傳、穆宗升祔、詔廷臣集議位次、佩綸請建文武世室於後殿左右、恭奉太宗文皇帝廟主以次遞遷。張之洞讀其疏、歎曰、不圖鄭小同、杜子春復生於今日。遂造廬訂交焉。按、吳縣潘氏藏公與文勤手札、其言升祔事、有一札云、頃已見張侍講文矣、一摺兩片、正摺卽某第一議也、一片用第一議以駁第二議也、又一片卽申論昭穆可以遞遷之說也。陳弢庵太傅云、侍講原奏偶與公合、非相襲也。兩公相識、亦不始於是時。先哲傳云云、微誤。許同莘謂輯潘氏藏札、此件未入集。

中、以此。太傅又云、是時侍講侃侃論列、公未與坊、猶不得具摺言事、然自是究心時政、不復措意於考訂之學。

自還都後、處境清約、生日蕭然無辦、夫人典一衣爲置酒。十一月、女仁準生。

光緒四年　戊寅、　西曆一八七八年、　四十二歲。

二月、旱、詔求直言、公爲黃漱蘭體芳通政具疏陳時政得失、有旨分別施行。又奏劾戶部尚書董恂對於荒政、務從駁斥、在總理衙門、語言舉止頗爲衆議詆訾、目爲奸邪。有旨、詹事府左庶子黃體芳以傳聞無據之詞詆董恂爲奸邪、措詞過當、著交部議處。嗣吏部奏、黃體芳應降二級留任、奉旨、應詔陳言、係因公起見、著寬免處分。

是月、子權娶於獻縣劉氏、伯洵先生之女也。陳弢庵太傅云、時國子監祭酒缺出、通政以次當遷、因被議而止。新婦入門之日、通政往賀、公述言、我負漱翁。通政慨然曰、是何傷、文章出君、氣節屬我。及寬免處分、公爲草奏陳謝、有句云、漢廷輕雨、不詠卜式之狂言。宋帝知人、無待蘇洵之過慮。蓋仍目爲奸邪也。兩公戇直如此。

光緒五年　己卯、　西曆一八七九年、　四十三歲。

二月、王夫人卒，有永歎詩三首悼之。　補國子監司業。

三月、穆宗毅皇帝梓宮奉安山陵，扈從至遵化州。禮成，吏部主事吳可讀以死請豫定大統，仍歸承繼大行皇帝嗣子。兩宮皇太后命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議具奏。四月初一日，會議諸臣均以繼統似涉建儲，非家法，不敢參議。初十日再會議，公已具草，十一日覆奏，又別爲奏上之，請明降懿旨，將來纘承大統者卽承繼穆宗爲嗣。一摺一片均見本集卷一。奉懿旨，皇帝將來誕生皇子，其繼大統者爲穆宗毅皇帝嗣子。所有吳可讀原奏及王大臣會議摺幷諭旨均錄一分存毓慶宮。

五月、以四川東鄉縣知縣孫定揚違例苛斂，激衆鬧糧，又誣民爲逆，具禀請剿一案，公前在四川學政任內實有見聞，大員查辦覆奏不實，疏請飭部核議。見本集卷一。　六月、刑部議奏平反，孫定揚等治罪有差。

五月以來，甘肅、四川、陝西三省地震，太白晝見，雲氣有異，而御史孔憲瑴、編



修何金壽編修與宗室竹坡侍郎寶廷張幼樵侍講黄漱蘭通政時稱翰林四諫先後以言事獲咎。七月、公疏直言不宜沮抑、又疏請修省弭灾、臚陳四事、曰納直言、曰肅臣職、曰厚民生、曰謹河防。又以畿輔亢旱成災、疏請速籌荒政。均載本集卷一。

八月、補授左春坊中允。九月、轉司經局洗馬。

先是、左都御史崇厚赴俄議約、公代張幼樵侍講上疏、請敕崇厚先赴新疆體察形勢、與左宗棠定議而後行。不省。崇厚抵俄、爲俄人所愚、訂約十八條而還。十一月、詔以崇厚不候諭旨、擅自回京、交部嚴議。并所議各條並總理衙門前後章奏、發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公議。十二月、公疏言俄約有十不可許、必改此議、不能無事、不改此議、不可爲國。宜脩武備、緩立約、治崇厚以應得之罪。載本集卷一。詔與王仁堪、盛昱等摺皆下廷臣集議。公疏陳籌兵籌約之策、兩宮召見、敕隨時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備諮詢。

日本人竹添光鴻來華游歷、聞公名、求見、拒之、乃懇總署爲介、奏明請旨。詔

令與見、執禮甚恭。

是年十月、弟閏濤卒於京師。

光緒六年　庚辰、　西曆一八八〇年、　四十四歲。

正月初三日、廷臣遞會議摺、明旨宣布崇厚罪狀、派曾紀澤赴俄另議。陳弢庵太傅云、自俄事起、公及張幼樵侍講與予三人累疏陳言、各明一義。公搆思稍遲、侍講下筆最速、三人不分畛域、或公口占而侍講屬草、或兩公屬草而予具奏、或予未便再言、而以疏草列兩公名入奏。公所建議、大意不外修備籌防、相機操縱、而事機迫切、尤在是歲之初、朝旨命曾忠敏赴俄商議改約、且從廷臣之請、而修備籌防未計及也。按抱冰堂弟子記言、疏論俄事凡數十上。考軍機處月摺、公摺片言俄事者凡十九件、許同莘編輯遺書、已備錄其文。弟子記言數十上者、蓋侍講及太傅所奏或有公原二稿在內、而此十九件中亦不必盡爲公文。侍講之子仲炤所言亦同。

十一日、王大臣續上會議邊防摺、公奏言、邊防實效、全在得人。又附奏餘義六條、以備廷議未盡之意。摺片均見本集卷二。

五月、轉翰林院侍讀。是時俄人恫喝、英法居間、首以赦崇厚爲請、南北洋大臣入告。五月十三日、旨下廷議、王大臣謂宜從所請。十九日、奏陳經權二義、

正崇厚之罪，必誅無赦，以存國體，爲守正之策。欲釋崇厚，必加南北洋大臣嚴譴，責令戴罪修防，舍此罰彼，以示不測，爲變通之策。二十二日，王大臣議奏，罪名比照增減制書已行律斬監候。疏中大意謂條約係欽定，即與制書無異，雖未奉御批，而畫押用印，即是已行。有旨依議。　旋晉右春坊右庶子。　七月，充日講起居注官。

自五月以來，俄艦屢有過舊金山之訊，駐俄參贊邵友濂電言俄艦十三艘來華。普法兩使屢詣總署，願爲排解，惟須先辦俄邊積案。曾惠敏行抵俄都，電奏請寬崇厚罪名，以示轉圜，旨如所請。　八月，奏陳海防事宜九條，並臚舉知名宿將劉銘傳等十餘人。又言改約中界務、商務兩條，尤須堅持松花江行船一條。舊約專就黑龍江與松花江會處，由此順流至烏蘇里河會處而言，詞意甚明。各摺片均見本集卷三。　旨下曾紀澤，於議約時參酌辦理。命曾國荃督辦山海關防務，鮑超募勇駐京檢閱，從公請也。時聞俄艦東來已近，又疏請急籌戰備。又陳前此七誤，謂縱不開決裂之端，亦必思抵制之法。原約最重

敚端、無論如何要期改動。九月、俄使布策將市[illegible]來、曾惠敏邀之使回、重與訂議。公請乘機掃除前文、從新另議。

八月、轉左春坊左庶子。

日本既滅琉球、中朝責問、日本願賂兩島、而請推廣商務、改立新約。十月、公疏言商務可允、球案宜緩、當移防俄之師防日、絕[illegible]以困之、日本必不敢犯。南北洋所防惟臺灣、若此舉再誤、中國將無振作之日。

十二月、因案與陳弢庵太傅交章奏請裁抑閹宦、[illegible]親王見而稱賞、謂同列曰、此直奏疏也。先是、有中官李小奄二人奉內命[illegible]、食物八盒賜醇邸、出東右門、與護軍爭毆、遂毀棄食物、回宮、以毆搶告。兩宮震怒、立褫護軍統領職、門兵交刑部、將置重典。太傅擬上疏極諫、公謂措詞不宜太激、止可言漸不可長、門禁不可弛、如是已足、我當助君言之。若言而不宜納、則他事大於此者、不能復言矣。太傅以爲然、改正義爲附片、有云、皇上遵懿旨、不妨加重、兩宮遵祖訓、必宜從輕、出自慈恩、益彰盛德。公猶慮其太峻、夜馳書謂附子一片請勿入藥。太傅以示幼樵侍講、侍講曰、精義不用、可惜。卒上之。公聞而歎曰、君友諫不納、如何能企主上納諫乎。翌日、以俄事、過太傅於直廬、問消息如何、曰、如石投水。意謂留中也。又數日、兩宮覩朝、諭樞臣此案可照原議、毋庸加重。公聞之、折簡、與太傅云、如石投水、

竟成佳識。

是歲、與高陽李文正公鴻藻倡建畿輔先哲祠。祠在宣武門外下斜街。按張厩民爲公五十壽詩、記是年事、有去年捐賑治流亡、今年建祠祀賢良之句。陳太傅云、光緒五年、直隸告災、各省捐助賑款、李文正總籌振之事、與沈文定公商定、以餘款建畿輔先哲祠。文定雖南人、而籍隸順天、樂觀厥成、其規畫一切、則公主之。祠屋爲劉緘之故宅、因北院舍稍加葺治。厩民詩註、鄉祠有如意齋、北學堂、君子館、綠勝盦諸勝、則建祠後所名也。如意齋有趙忠毅鐵如意拓本、公集田疇德政碑字爲鐵如意頌。君子館藏有河間獻王君子館磚、故名。翁文恭日記、是年、文恭以陽抜山墨迹捐一祠中。又公是年與張侍講書、歷言購鄉賢書畫事。又有札云、所以令兒輩一觀先哲祠者、亦猶嬉戲俎豆之意。又云、由龍樹院詣先哲祠、日晡必到、望即過綠勝盦共話、且看補種竹樹已活否也。又是年五月初三日、有致李文正書、購得史閣部詩卷、價銀四十五兩。又中秋日致文正書云、先哲祠改製中龕神牌暨扁聯、書碑硯、表工裝飾等費、自春間至今約計在二百金左右。二十八日書云、先哲祠祭器自當存錄、以爲後法。容錄上。據此數札、則先哲祠之成當在是年夏秋間、所購書畫將以藏諸祠中。又先哲人名位次皆公所定、有書與李文正言之甚詳、惜未見也。

光緒七年　辛巳、　西曆一八八一年、　四十五歲。

正月、曾惠敏與俄人定約於俄京、改前約者七、添償俄幣四百萬。

二月、補翰林院侍講學士。

三月初七日、慈安皇太后崩。十六日、於大行皇太后前行午奠禮。翰林院編脩唐景崶負手登階、左右目望、恭邸呵之始下、命查取職名、將劾之。午祭退、公要翁文恭於門曰、此人何罪、彼不齊集、將奈何。況中門未啓、可恕也。事得解。見翁文恭日記。二十日、恭送梓宫奉移。

五月、充咸安宫總裁。

慈禧皇太后自上年來以疾不視朝、四月始聽政。五月彗星見於參井之間、入紫微垣、十日不退。六月、公疏請弭災、其要有四、曰去僉壬、廣言路、飭武備、嚴禁衛。見本集卷三。按翁文恭日記、五月初十日旨飭廷臣盡心匡弼、十五日特旨嚴門禁、著該大臣遵照章程、實力奉行、以梅啓照、張之洞之請也。又特旨問刑衙門清理庶獄、審理京控之件、禁侵挪侵根核、關稅厘金、各省防兵汰弱留強、考察屬吏、並以時勢艱難、飭中外大臣破除成見、宏濟艱難、凡有言責者直言無隱。以張之洞、周德潤、洪良品之言也。又言、方今急務、無過東南之海防、西北之邊防。兩江總督劉坤一精神疲弱、不能整頓。伊犁參贊大臣升泰往西

域經理界務、恐無大益。伏望朝廷於彭玉麟、楊岳斌二人中簡擇一人、令其常駐金陵以下、督辦江海防務、或以稍補其不及。新疆分界可否責成劉錦棠、金順、張曜、錫綸等、以重界務。嗣有旨召劉坤一來京、彭玉麟署理兩江總督。

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袁昶香嚴老人六十壽言節略、公任史館、凡有大著作、多出其手。內閣協同批本票簽者、時有舛疑、往復糾正、至於十反。

七月、孫厚琨生。

彗星復見、太白經天。閏七月、疏言、上蒼告戒如此、若猶不思弭災防患之道、實為可懼。今日要務、無如邊防、而疆寄虛懸、最為可慮。陝甘總督曾國荃養痾故鄉、病痊無日。竊思浙江巡撫譚鍾麟撫陝日久、習知秦隴情形、川之邊陲、軍府之地、止足以展其所長。又若劉錦棠、張曜二員、如朝廷察知能勝邊帥、亦望早降明旨。八月、詔以譚鍾麟為陝甘總督、劉錦棠為欽差大臣、督辦

新疆軍務、張曜幫辦軍務。

是年、湖廣總督李瀚章、湖北巡撫彭祖賢同馳書請公爲湖北通志局總纂、以七不可辭、轉薦門人樊庶常增祥自代。樊楚人、時憂歸家居也。

十一月、補授山西巡撫。十二月初八日、陛辭請訓、皇太后諭以時事艱難、如有所見、隨時陳奏、并留心訪求人才。十二月出京、交好者羣送於天甯寺。過保定、留一日。十八日抵獲鹿縣、作書寄張侍講佩綸。二十日過娘子關、入山西境。沿途體訪情形、知民生重困、吏事積疲、而鴉片流毒尤烈。二十二日抵太原、二十四日接篆視事。

張文襄公年譜卷一終

張文襄公年譜卷二

門人沔陽胡　鈞重編

光緒八年　壬午、　西曆一八八二年、　四十六歲。

公撫晉、下車伊始、察知晉省官民積習懶散、以清明強毅率之、立定課程、丑正二刻即起、寅初閱公牘、辰初見客。開印後、首令司道府州考察屬吏、札飭嚴切。札文略云、本部院恭奉恩綸、巡撫三晉、首以察吏求才爲先務。所有晉省實任候補各員、或爲守兼優、或瑕瑜不掩、或質美而未學、或有才而不羈、或有名而無實、或一長可取、或貪鄙巧詐、物議沸騰、或陋劣昏庸、不堪造就、該司道府州見聞較爲親切、限半月內將所屬暨候補各員中確知實蹟、應舉應劾者逐一填注事實、確加考語、彙摺寄呈、以憑隨時印證。務須開誠相告、共期激濁揚清、勿以通套品評、強爲填注、負般般求助之意。

二月上丁、致祭先師孔子。公所至於祀典必恪恭、將事發凡於此、後不備載。

核准明備所樂舞生章程。省城文廟舊設樂器祭器十無二三、前巡撫衛靜瀾榮光委員赴山東按式製備、調直隸定州樂舞領催佾生等五人來晉教演、挑選樂舞各生一百八人、立明備所、以七年九月開辦、至是舉行祀事、禮無違失。布政司詳請立案、因移咨王可莊學使、准以樂舞生作佾生、一體給予衣頂、免

其府縣考試、並酌免本身差徭、遇有事故、准其撥爲呈明、以備用之樂舞生頂補。

裁各屬解撫署公費銀一萬九千五百五十兩、藩庫津貼撫署銀六千兩、并禁革一切陋規。札文見本集卷八十六。又裁革委員例差、嚴禁營伍積弊、將領有不恤士卒、尅扣苛派者、從嚴參辦。州縣借興工、脩志、按畝攤派者、嚴行禁革。劾罷貪縱害民州縣九人、其餘不知振作、不免疵累者、嚴檄儆戒、許其自新。保獎循良之吏知府馬丕瑤等六人。晉省吏才缺乏、節取而磨厲之。候補知縣王煒嗜好甚重、輪委到班、牌示云、臨民之官必志識清强、然後官無廢事、弊端不生。若溺於鴉片、偃息在牀、志氣昏惰、於聽斷緝捕勘驗等事、必致因循廢弛、幕丁胥吏因緣爲奸、民命尚可問乎。山西官場染此惡習者最多、尤當懲戒。姑念該令文學優長、本部院不忍遽行參劾、從寬暫行停委、勒限半年、令其戒除。限滿後果能戒絕、察驗確實、仍當量材委用、否則斷無希冀也。

閻文介敬銘退居原籍解州、累詔起用、均以疾辭。公陛辭日、皇太后命傳旨宣召、乃派知府馬丕瑤持手書竭誠敦勸、文介感動。四月至太原時、已有旨授戶部尚書、公敷宣恩旨、正言敦勸、文介幡然就道。文介在太原、舉晉省應興應革諸事以告、清徭



一端，其尤著者也。

公出京時，皇太后特諭留心訪求人才，至是薦舉中外文武官吏凡五十九人，素無通識者什居其七，計京秩十四人，外官二十九人，八旗大臣六人，武職十人。疏入，樞垣驚詫，蓋一疏而特保至六十人，前此所未有也。而公之留心賢才，以人事君，此其嚆矢矣。疏見本集卷四。

越南爲法人所脅，先已定約十四條，肆其侵略之志。是月，法兵入東京，滇、粤震動。公疏陳亟宜籌兵遣使，先發預防，並請遣重臣駐粤籌畫應付越事。疏見本集卷四。

六月，奏明整飭晉省治理應辦者計二十事，最要者先陳八事：一、晉荒地未墾尚多，請寬起徵年限，以勸墾荒。一、晉省向無魚鱗册，過割不清，催征爲累，惟清丈可以爲民除害，請嗣後有紳民呈請清丈者，准勘明舉辦。一、差徭爲州縣虐政，現分別裁減，請降旨飭過境文武員弁不得騷擾，如有額外需索，

即據實奏參。一、禁種罌粟、先膏腴、後磽确、先腹地、後邊廳、并設戒煙局、多方勸戒、屬官有嗜好廢事者、撤任停委、弁勇不戒者汰黜。一、裁減各州縣應解公費銀兩、禁止餽送水禮、嚴定章程、奏明立案。一、州縣有常年攤捐十七款、官累不支、擬分別裁抵。十七款之中、有例解鐵款及綢絹紙張諸色、請准另籌抵解折解。一、擬於包頭鎮建倉積穀、並於磧口多建石倉以儲之、以備緩急。一、晉省前收各省振款十五萬餘兩、前已移作善後之用、請提歸正欵、以昭核實。疏入、奉旨俞允、有實心爲民、潔己率屬、深堪嘉尚之褒、分別下部議行。各摺片詳本集卷四、卷五。

七月、以晉省財賦太絀、本務尤多、請展緩協撥各餉。又以晉北七廳舊設理事、同知管理蒙民交涉事務。今昔情形不同、請不分滿漢、量才任用。有旨下部議奏。

八月、舉行鄉試、入闈監臨。山西科場支應、向由陽曲縣承辦、科派追呼、官民

交困、士子食物至不堪下咽。乃先期籌公款、設科場支應所、將民間應派各項一律永遠裁免、百物務求豐潔。惟嚴禁浮華糜費及書吏借端勒索。大修貢院、並建兩廊七十餘間、備士子聽點止息。光緒山西通志、貢院於光緒八年拓修內簾、各考官所居謄錄對讀諸所悉更爽塏、其外門垣樓闕無不增高於舊、而拔藻鑑堂及後來所益之十餘號舍、改衡鑑堂曰豐樹堂、又於院內左右環以長廊、興工二年、用銀三萬有奇、皆出籌款。其科場經費、文場約需二萬二千餘兩、武場約需三千八百餘兩、除動公款銀六千四百餘兩外、不敷之銀兩舊由府廳州縣捐派公幇。是年裁節冗費、別定章程、籌款生息、文武兩闈支用裕如矣。按貢院修理之費、取之於藩庫案內之道府同通州縣佐雜三十餘人捐款。今貢院已改學堂、惟豐樹堂匾額尚在。內簾同考官例以本省科甲出身實任人員充之。是歲、以實任官職守重要、未便一概調取、選候補人員科甲出身者親加考試、分派校閱、收掌各差。

公在闈中製對聯甚多、有曰、燕寢凝清香、坐鎮并州遏戎虜、開簾見新月、每依北斗望京華。又代藩司某云、問召棠郇黍何人、我愧粗官、士習願同民俗美、論汾晉山樞諸什、古稱上國、晉賢豈讓楚材多。

設清源局。山西庫款自道光二十九年後未經徹底清查、軍需報銷、善後各代各案虧缺掩覆、牽碎繳繞、爲奸蠹窟穴所在。因奏請清查、於撫署設局辦事、限期報竣、釐定極詳細之交代章程。於是晉省三十餘年懸積八百餘案之糾紛始解。參看本集卷八十六公牘。

晉地界直豫兩省、游匪出沒無常、迭飭文武防營講求緝捕、調派兵勇於南北路分段梭巡。又申保甲守助之法、手定章程、奏准飭屬舉辦、並定就地正法章程。參看本集卷六。

籌定裁抵攤捐辦法、札布政司、謂數月以來、督同司道局員稽考舊章、審度情形、力籌款項、詳酌章程、將應裁應抵各項議定辦法、將藩司所攤及黄絲油紙辦考棚費各款概予免攤、其分別裁抵款目條列札行。

籌築汾河堤。本年平陽府西門外汾水盛漲爲災、知府周天麟請築堤爲一勞永逸之計、公詳爲規畫、飭增寬培厚、一律如式、不可惜費。

自抵晉任後、百費俱舉、章疏公牘多出手稿、不委之幕僚。春夏間清釐庫款、以爲規畫既定、可以從容就理。既而察知弊端百出、紛積已久、不得不大舉而廓清之、遂有淸源局之設。參閱本集卷八十六八十七。其淸查章程二十一條、爲江蘇、江西、福建、河南等省督撫院所取資。又以民教交涉事件日多、設教案局、派冀甯道專司其事、教士有至撫署干瀆者斥去、或令往局辦理、教士之燄稍衰。

叔兄容江先生是年卒於揚州。先生署湖北安襄郧兵備道、因領造船事宜、暫居揚州、遂沒於此。光緒二十年、公爲湖府總督時、歸葬於南皮雙妙村先塋、武進屠寄爲作墓誌銘。

光緒九年　癸未、　西曆一八八三年、　四十七歲。

上年冬、公奏請於直東等省募馬隊數百名來晉訓練、備緝盜防邊之用。正月、部覆山西招募馬勇、以無事之區、轉籌添募、恐滋繁費、應毋庸議。公奏言、今日北徼商路日開、西陲藩籬未固、海防邊防皆不可緩、整頓邊兵、惟北人

宜。臣意欲辦山西練軍，以備他日推廣，不獨爲巡緝計，亦不獨爲一省計。奉

旨允准，因咨商直隸總督李文忠公、廣東水師提督吴長慶，調記名總兵李

先義、補用副將吴元愷等管帶操練。

減免全省差徭，改各州縣舊有差局爲清徭局。晉省積習差徭名目繁多，久

爲民間巨累，令各屬具報，不准一字欺隱，并會同紳耆妥議章程，稟覆核札

飭各屬，每逢月底，由局將本月支過車馬數目開清，官用局用各項錢文，餘

錢現存何處，分別管收除在，逐細開單，榜示局門，俾衆周知，自此民間徭累

始輕，而官紳之弊竇亦漸廓清矣。參閱本集卷八十六。

三月，遵旨督飭所屬，勒限三月，戒除煙癮，遂厲行煙禁，先就著名産煙之交

城、代州飭印委弁分查互勘，遍歷谿谷，悉數剷除，各屬民户聞風自禁，令遂

行。

四月，於省城設洋務局，延訪人才。設桑棉局，募蘇州織綢機匠來晉教習。設

鐵絹局、經辦綢絹紙三項貢品。綢絹紙爲晉歷年任土之貢、官民俱累。上年奏請折解、經戶部工部內務府議覆、令仍解本色、故設局承辦、藎別宿弊、不再攤派於民。實則晉省土產並無何等可貢之綢絹紙也。

六月、以庫欵清查將竣、命清源局續修晉政輯要、以明職守。晉政輯要具載兵刑錢穀諸要務、此先蓋歷任傳鈔之本、乾隆五十四年刊印成書、久未續刻。至是因清查庫款、具悉原委、命續修之、循原例爲吏戶禮兵刑工六門分目、附目四百餘條、至光緒十四年書成、凡四十卷、鏤板印行。

勘修韓侯嶺驛路、自靈石縣坡底鎮至霍州北關凡九十里。

七月、山東河決爲災、公奏言、山西前當丁戊大祲之際、山東官紳公私捐助凡四十二萬餘金、全活晉民無算、以受爲施、誼爲允當。茲於善後項下撥銀三萬兩、委員管解赴東、通省官員捐集二萬二千三百兩、一併搭解。八月、奏濟順直賑捐於善後款內撥解二萬四千兩、通省官員捐銀一萬六千兩、先後奉旨、張之洞交部從優議敘。

九月、奏陳口外七廳改制事宜。歸化、薩拉齊、和林格爾、托克托、清水河、豐鎮、寧遠七廳原設理事同知、改爲撫民同知、寧

議、未盡事宜凡十二條、曰分別缺項、曰定章補署、曰更議管轄、曰濬築城垣、曰編立戶籍、曰清理田賦、曰建設學校、曰變通驛路、曰籌補道糧、曰添設公費、曰裁練捕兵、曰議定巡牧。奏結已革藩司葆亨、道員王定安侵蝕公款案。十月、劾罷不職文武官員九人。

時法兵入越南邊防告急。春夏以來、廷議和戰不決。入秋、法兵連陷北甯、北圻諸鎮、揚言將奪我瓊州。公疏陳戰守事宜、且言法患未能即已、不可罷兵、請嚴督滇桂之戰、急修津廣之防。旨令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會同妥議。

濬文峪河。自文水縣張家莊迄汾陽西河堡挑引河一道、再將上河頭一帶挑通、令附近瓷窰河之瓦窰、白石兩河均由西南斜入文峪。

籌議京員津貼。先是、戶部因言官條奏、議給京員津貼每人自數十兩至二百兩、合計需二十六萬兩、令各省關提解外銷之款、山西每年應解銀三千兩。至是公奏言、京員津貼宜籌正名經久之道。欲正名而足用、莫如作正開支、其指撥各款釐金取之奏案一成、鹽務取之雜課、關稅取之溢解、提其十分之三、多則百萬、少可得九十萬、十分之二、亦可得六十萬。名正言昌、取之有名、稽之有籍、既無窶貧內顧之憂、必有國而忘家之報。又疏請加翰詹、科道津貼以峻其行檢、養其風稜。疏入、下部議、竟寢不行。

十二月、與北洋大臣會奏、晉鐵運銷奉天、上海等處、請變通成例、改由天津出海、以輕成本。仍就產鐵地方、講求鎔鍊、招商行運。按、平定、孟縣一帶爲產鐵之區、運銷奉天等省、而定例鐵斤不准下海、陸運成本過重、銷路不暢。因咨商北洋大臣、請由海關運銷。嗣准咨覆、條約章程並不禁鐵下海、惟洋商請領土貨三聯單、輕過內地、免徵釐稅、於山西地方稅課不免有損、如鐵商先行交課、然後發賣、則洋商無可藉口。因飭司籌議辦法、咨商會奏。此疏北洋主稿、文見李文忠奏議卷四十八。

是歲、通計全省未墾有主新荒地二千七百四十六頃、無主新荒地七千二十八頃、計額徵銀七千餘兩、米豆穀一百餘石。奏言民情困苦、請俟實在開墾之日起展緩三年、再行啓徵。又本年各縣補買倉穀凡八十五萬石有奇、定額而未買者十一萬石有奇、年終咨部立案。

創辦令德書院、選通省高材生肄業其中、專治經史古學。府署西偏爲明晉藩寶賢堂故址、上年與王可莊學使議、仿學海堂、詁經精舍例、就其地設書院、曰令德堂。會學使丁憂去官、乃與新任呂學使鳳岐悉心規畫、延洪洞王兵部霞舉（一名軒、同治壬戌進士）爲主講、鄉寧楊舉人秋湄（一名篤、同治甲子舉人）、聞喜楊京卿儀村（一名深秀、光緒丁丑進士）爲襄校、以書院與工有

待、先於橋頭街覓屋開辦、其規制已不可考。公退稿有委楊篤充襄校兼監院札文云、襄校責近經師、以漢學爲本。監院責近人師、以宋學爲本。務須體用兼品、由淺及深、尤須嚴立規矩、禁絕嗜好、不准絲毫沾染書院惡習。時書院教法可考見者如此。咨商學院籌推廣興學辦法。凡十條、曰設社錢以廣義學、曰籌經費以脩書院、曰去冊費以汰積弊、曰免差徭以尊學校、曰重歲貢以勸來學、曰戒鴉片以作士氣、曰嚴教官以端表率、曰拔陋規以恤寒素、曰清學田以復舊章、曰整武校以資練習。見本集卷八十九。

是年三月、孫厚璟生。

光緒十年　甲申、　西曆一八八四年、　四十九歲。

春、籌擬開采鐵鑛。上年張幼樵副憲奉使過晉時、公言購洋鐵非計、宜於晉省鍊鐵成條、供洋局之用。嗣張入總署、公於時事有所論列、兼及鐵政、總署議於山西設局鍊鐵、屬公籌辦。公請比年來刻意經營者敬當奉行。令寶晉局試購洋銅鑄錢。

口外七廳編查戶籍、綏遠城將軍豐紳等以爲有礙土默特各旗游牧、奏請仍復舊制。公上疏言、口外編籍無礙游牧。見本集卷八。奉旨、豐紳等奏、業經戶部議覆、仍著該撫等妥商具奏。

桂滇軍事失利、朝廷和戰不決、法乘隙擾及臺灣、福建沿海戒嚴。四月初一日、奉上諭、張之洞來京陛見、山西巡撫著奎斌護理。

令各廳州縣勸辦社倉積穀、以爲救荒不如備荒、官穀不如民穀。鑒於丁戊大祲、略無蓋藏、圖賈於豐、當廣行社義倉法、爲晉省善後第一要政、毋徒視爲具文、空言塞責。立勸辦社倉章程十一條、一捐穀等差、二捐穀獎勵、三儲穀處所、四管倉得人、五穀類不拘、六逐年糶換、七併村儲穀、八提穀建倉、九借還從寬、十耗費歲脩、十一官吏不擾。見本集卷八十九。案、該法爲晚近最宜注意之政。

飭冀甯道詳議令德堂章程、以期經久。札文云、本部院創立令德堂、以爲考課諸生經史古學之所。原設橋頭街、屋宇湫隘、不足以萃集圖書、栖息學彥。經本部院奏明脩造、並仿太原府陽曲縣勘定該府署後寶賢堂故址、及工程所委員繪具圖說前來、自應急速興工、以期早觀厥成。查令德堂爲該道專責、自應詳議章程、以期歷久可行。所有延請主講、編立功課、修膳雜支、如何籌款、動用應用書籍、如何購置庋藏、課卷日記如何定式刊印、以及監院教諭如何責成稽查、乘差分校如何責成教習、駐院高材如何體察勸惰、書役齋夫巡更雜役如何添設約束、應由該道一一議立章程、分條請示、酌定辦理。按令德堂章程定於公離任以後、見晉政輯要卷二十三。諸生肄業者初僅三十人、後廣爲五十人、續增至七十人。其後通省人才多出於此。講堂之東有四徵君祠、祀傅青主、閻百詩、范彪西、吳蓮洋四先生。庚子以後議結教案、以令

德堂發給教士、遂爲教堂。旋以銀十萬元贖回、改爲師範學校。西有晉藩寶賢堂法帖、石刻尚存。

四月初七日、籌議晉省主兵酌改營制、減額加餉、並陳事宜十二條。日改定營名、簡定建營房、分飭移調、操習火器、出省加餉、酌給公費、限制長夫、支食旅俸、分設汛弁、變通借補、改鑄印信、暫留守兵、凡十二條。取勇營之簡易、參以制兵之持久、開單繪圖、奏請飭下部議、以規久計。原奏清單見晉政輯要。

初八日、奏報修治四天門韓侯嶺路工完竣。四天門驛路界連直晉、夙稱天險。前任巡撫衛榮光奏明興修、公到任後、迭派將弁督兵分段修治、西起榆次縣什貼鎮、東訖獲鹿縣土門口、凡三百八十餘里、塹山填谷、開渠築堤、內樹桑麻、外樹楊柳、可以方軌而行。東天門舊路險峻、前已修治之、又於山麓闢新路七里、聽民所由。

是日、交卸篆務起程北上。十五日、宿獲鹿、致書護撫奎樂山方伯、區畫交代未盡事宜。公在晉三年、勞頓過度、怔忡氣喘、鬚髮多白、行時甚病、途中時用藥餌、不能乘程。二十三日、抵京、宿天寗寺。按公在晉勤於政務、無片刻暇、詩文皆輟筆。署中不用幕友、惟傾選晉吏、委以簿書筆札而已。李秉衡到晉、即派營務處總辦、其屬吏爲公識拔、見於公牘者有補用道高崇基、太原府知府馬丕瑤、潞安府知府何林亭、平定州知州沈晉祥、忻州知州杜崧年、朔州知州姚官澄、候補直隸州知州俞廉三、方龍光、太原縣知縣薛光釗、陽曲縣知縣錫良、萬泉縣

知縣米光綬等。公嘗言人才難得，當即取而磨厲之，一省政治清濁，責在大吏，道府以下，無非視風氣爲轉移。候補知府安頤在善後局，於欵目未能細加清釐，奏請降級調用，仍留辦清源局事。及局事竣，奏請開復原官，稱其任勞任怨，備極艱苦。其舉措之公如此。

二十五日，詣宮門請安，召對，陳越南事，多所贊畫。二十八日，奉上諭，兩廣總督著張之洞署理。五月十五日，陛辭，請訓。十八日，出都，由津滬航海如粵。閏五月十六日，抵廣州。二十日，接篆視事。署中不用幕友，令司道首府各保候補人員才勝文案者數人，入署辦事。

籌辦省城防務，巡視外海內河各礮臺，省城外陸軍各營壘。時法艦縱橫海上，警報狎至，粵東帶海爲疆，而臺礮械缺，將惰兵疲，彭剛直公玉麐暨前督部張靖達公樹森悉意經營，猶未完具。公抵任，亟籌守戰之備，夜以繼日。彭公駐南石頭，張公駐長洲，與公同心禦侮，分省防爲三路。前路曰虎門，虎門內外設礮台六，水師提督方耀、湘將提督婁永慶、王永章任之。中路曰黃埔、黃埔之尾曰長州，其兩岸曰沙路，曰魚珠，淮將提督吳宏洛、蔡金章、總兵王孝祺、鄭安邦、遊擊黃增勝任之。西南路曰南石頭，曰石壁村，曰五斗口、湘將提督陶定昇、副將利輝任之。有敵警則彭公督虎門一路，張公督黃埔一路，公親督魚珠一路，而將軍長善、倪撫院文蔚分任城守，是爲水防。其陸防則省城東路以陸路提督鄭紹忠東七營任之，輔以提督安典所部隊隊、西路以紹忠西二營任之，輔以副都統尚昌懋、鍾泰所部旗兵四營，而令紹忠居中策應。並博採群策，諸備人才，令各營深壕以守，築堤爲陣，名曰地營。勸諭紳民舉辦團練，奏派在籍學士李文田督辦，以佐官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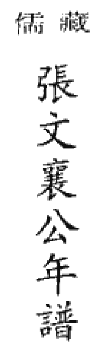
所不及。又雇募沙艇、號召漁蜑於沙道較窄處設法闌截、築土壘守禦、以阻敵人旁抄分援者。籌辦瓊廉潮州防務。

六月、法擾臺灣之基隆、公會彭剛直玉麟、張靖達樹森、倪撫院文蔚電奏請速決戰守之計、電諭沿海各省遵循辦理。

七月、法攻福建之馬尾、電旨令廣援應、公急撥送臺灣洋槍一千四百支、餉銀十萬兩、洋輪拒軍火不運、惟餉銀得達。又飭游擊方恭帶勇五營自汕頭走援福州、未行、而閩軍敗乃止。張副憲佩綸督師失利、禍且不測、公電慰之。

七月初三日、奉旨補授兩廣總督。初六日、明旨對法宣戰、飭沿海督撫嚴密防守、如法入口、即行轟擊。照會駐澳門葡官嚴守局外公法、出示曉諭中外曲直、商致利害。十四日、奉電旨、法船有赴粵之說、非於陸路出奇、恐難制勝、著彭玉麟等嚴密布置。彭剛直督守沙角礮臺、奉電旨、重臣宜顧全局、不可株守一壘、該尚書加意慎重、以副委任。按此旨蓋因公密奏而發。

頒商船帶水章程、令廣州府塞各口港汊、令法領事退出粵境、仍保護法國



商民、嚴禁匪徒藉端毀壞各國教堂、凌辱安分洋人。

八月、敵陷基隆、聲言進攻瓊州。　十八日、官軍復基隆。自初五日至十九日、五奉電旨、飭扼要嚴防、急籌援濟、直攻西貢等處、以期牽制。公奏請飭吏部主事唐景崧率四營、道牧馬、高平、宣光一帶、往會劉永福、合軍擊法規越。永福久居越、以任俠爲衆所推。法越事起、永福綰華工開礦者爲七營以拒法、屢創之、越王授永福三宣提督。及臺圍急、公奏稱臺惟有急越、請爭越以振全局。又言牽敵以戰越爲上策、圖越以用劉爲資、濟吏部主事唐景崧久居越地、與劉永福相得、現乞假往龍州、請令速募四營出關、與永福軍合、迭籌餉械濟之、並給永福餉二萬兩。得旨允行、永福以提督記名、景崧加五品銜。至是有旨督促、八月二十日、景崧率軍出關、九月、永福請餉、復奏准賞銀五萬兩。

九月初五日、法封禁全臺海口。初八日、張靖達卒於軍、彭剛直亦病、公感憤慷慨、志氣彌厲。十三日、電旨凡有可援臺之處、竭力籌畫、切勿畏難坐視。十八日、電旨、著派兵輪加送得力兵將赴臺助援。公奏、如於閩海一帶結隊游弋、截法人運兵煤糧船、較爲得力。奉旨著李鴻章酌度辦理。

十月，奏派前廣東提督馮子材募勇十八營，由欽州上思州入越，趨那陽。令總兵王孝祺率八營由梧潯溯西江至龍州出關，赴諒山。是時官軍在越者十八營，蘇元春、陳嘉十八營紮谷松爲中路，楊玉科、方友升九營駐郎甲爲西路，王德榜十營駐那陽爲東路，皆距諒山百數十里，而桂撫潘鼎新率梁家祥、董履高扎諒山。蘇軍屢勝，多潟、方軍戰不利，退方家橋，法添兵來攻，以大隊併力越南關，言先逐桂軍出越，再拒滇軍。公議法軍力單，如粵師出東路，而桂軍攻西路，則敵首尾不能相顧。馮軍前征越匪，著有威望，又罷兵未久，其衆易集。王孝祺本任省防，察其材可大用，故有此奏。時參將莫善喜自請率師圍越，因令率五營爲馮軍後援，以參將陳榮輝三營輔之。唐景崧圍宣光不下，募一營以益之。於是廣軍規越西，十營分道並出，令廣西按察司李秉衡總理關外諸軍，以明賞罰，決戰守。爲雲桂出關各軍奏請借洋款充餉，奉旨，張之洞等籌濟臺越軍事，具見公忠，深堪嘉尚，所著分別妥速辦理。張之洞奏稱全局在爭越南，爭越南在此數月等語，深合機宜，著迅知雲桂疆臣共知此意，所請依議行。

十一月，設龍州至宣光臺站。自龍州至左育凡十七站，通遞滇桂唐劉各處消息。十一日，唐景崧會滇將何秀林、丁槐及劉永福、黃守忠等攻宣光，殲其魁，粵軍參將婁敬德戰

死。宜光城堅得地勢、敵築臺城中、俯瞰我軍、粵軍進攻、敵從瞰擊之、致總已傷復進、遂沒於陣。都司廣貴重傷、軍不稍卻、敵氣沮、滇軍遂奪敵寨。劉軍奪其舟、敵壘城固守、諸軍晝夜猛攻、三日不息。十五日、粵軍擒逸賊二百餘、會滇軍冒死奪獲城外敵壘、敵潰、死傷無算。粵軍逼城而壘、燬礮山嶺堅城中、城堞多毀。自是數日一戰、盡拔城外各寨、斷其樵汲、敵糧垂盡。　十五日、敵艦至廉州、欽州、知粵軍大舉規越、揚言封北海港、截餉械。

十二月十二日、大學士會同刑部奏擬已革巡撫徐延旭罪名。奉上諭、徐延旭督辦廣西關外防務、遷延不進、軍無紀律、任用非人、以致失誤軍機、著照所擬斬監候、秋後處決。張之洞保薦徐延旭兼資文武、實屬失當、惟該督於簡任兩廣後、募軍籌餉、頗著勤勞、著從寬交部察議。吏部議奏降一級留任。

十三日、奉電旨、法大股來犯、易於聚殲、馮子材、王孝祺兩軍著張之洞飭令速進、與桂軍聯絡攻剿。法盡調河內、山西、北甯兵、益以客匪、教匪凡一萬餘人、以攻桂兵、又自法調兵六千來越。時馮王兩軍先後至龍州、而軍械未集、公迭電嚴飭進戰、並聽桂撫潘鼎新調度、不爲遙制。　二十九日、桂軍敗績。馮子材扼守鎮南關、王孝祺守關外之由崖。十九日、諜報法兵分兩路、一攻車里、一攻谷松。二十日、敵全軍忽幷

攻谷松、桂軍力戰三日、敵毅猛、多傷亡。二十二日、先鋒營陳嘉敗退、創甚。蘇元春軍亦敗。諸軍皆退至諒山、旋進扼諒山前三十里之威坡。二十七日、敵攻威坡、子材率八營、王孝祺率兩營來援、敵稍卻。二十八日、敵復來、葉家祥以五營先奔、敵攻董履高營、履高折足、所部五營還潰、福鼎新集諒山走鎮南關。二十九日、諸軍皆潰、爭奔入關、糧餉器械喪失殆盡。子材往粵兩軍相去遠、鼎新調兵赴援、一日號令數易、比粵軍至、諒山已失、子材扼鎮南關以拒之、孝祺扼山崖、備擊敵前進者。

唐景崧等攻宣光、不克。滇軍作地道、粵軍作雲梯以攻宣光、地雷發、城毀者數丈、敵殊死戰、景崧操鄉音登高諭城中、客教匪多散去。

法兵輪犯浙江之石浦、浙撫告急。

三十日、飭馮、王兩軍出關迎戰。公本年自蒞粵任以來、海疆多事、商稅驟減、粵協湘、滇、桂諸省餉械數逾鉅萬、兩省防水陸各路委延四百餘里、築臺購械、塞河安雷、辦糧諸料、所費不貲。又展設水陸電線、自省分沌欽、廉、雷、瓊凡綫路一千餘里。張靖達督粵時已奏借洋款二百萬兩、公抵任後、因要需、又援例借三百萬兩、又請飭晉撫撥借晉省生息公款二十萬兩、供粵省海防之用。又代他省電商北洋奏准借洋款三百九十八萬餘兩、而由戶部指定各省關分還爲分撥滇桂及鮑超、劉永福軍餉、及援臺、規越購械之用。其籌之粵省商民者有團防經費、海防經費、爲數甚少、旋亦停罷。方公下車時、粵海關月有經費三千兩、監督袖紅封以進、公訝之、監督以循例對、公曰、既成例、請備公文、遂按月報善後局、專款儲用。各關春秋辦貢、例有呈督院者、曰貢餘、皆卻不受、裁督署門丁、以委員司承宣、禁絕餽送、財用出入責成於司局、纖悉不以私、以故用浩穰而人不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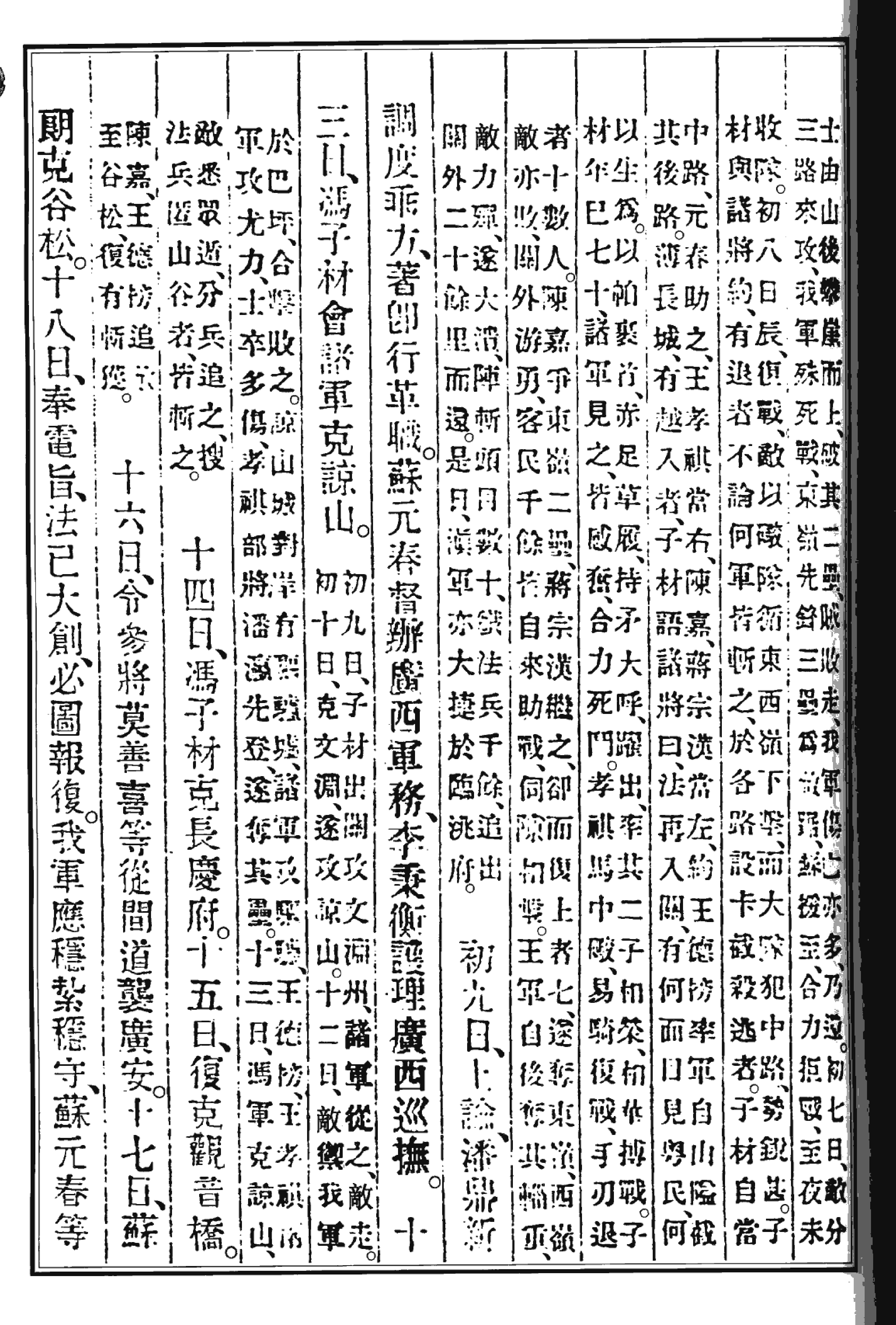
光緒十一年　乙酉、　西曆一八八五年、　四十九歲。

正月初二日、聞諒山軍敗、再飭馮、王兩軍尅日出關。　初三日、奉電旨、潘鼎新身臨前敵、王孝祺著聽候調遣、馮子材著幫辦關外軍務、所統各營亦歸潘鼎新調派。　初五日、電旨、聞諒山失事、著潘鼎新與蘇元春、馮子材激勵將士迅速進取。法踞諒山、必分兵救宣、垂成之功、恐將掣動。著飭各軍力將該城攻克、以分敵勢。滇粵各軍、臺灣槍械斷不可缺、著趕緊速解。是時籌餉尚可措手、籌械最難。粵省槍礮、子彈均購自香港英商、而駐使曾紀澤詰英商以接濟法國軍火、不守中立、英遂並粵省采辦而禁之。公電奏請飭曾紀澤等設法、謂此為戰事緊要關鍵。　初九日、法軍攻鎮南關、桂將楊玉科戰歿。十一日、法軍焚關而退。桂撫既入鎮南關、即退幕府、旋退憑祥、又退海村、龍州各軍多潰逃、無復隊伍、難民逃軍蔽江而下、關內大震。十一日、法兵焚關自退、李秉衡辦後路、與馮子材合力鎮撫、收前軍潰竄者。子材建議於關內十里之關前隘路東西兩嶺築牆掘塹、以所部守之、營於嶺半、王孝祺軍屯其後半里許、為犄角之勢。時蘇元春、陳嘉屯幕府、蔣宗漢、方友升屯憑祥、皆在馮軍後。鄂將魏綱屯艾瓦防艽封、在關西百里、王德榜屯山隘、備抄襲、在關外東三十里、與粵軍當中路、為前敵。　十二日、法艦封吳淞口。二十一日、封北海

口。防我軍由欽、廉以襲南甯也。公與彭剛直計擬調馮軍十營回援，而是時光封已援，恐馮軍不能移，令其發言東歸，而仍駐前防。子材言兼顧，則兵力單，恐難措拄，乃揚言不日率數十營即到，以定衆心。公飭鎮道塞北海港口，令廉州防軍蘇陸路，以靜待動，法軍知欽、廉有備，不至。

十六日，唐景崧軍敗於宣光。諒山既失，敵分兵救宣光，岑襄勤績一英令何秀林等邀救於左右，劉永福血戰一日，殺二百餘人，滇將吳鳳翔等爲敵所乘而敗，劉軍不支，唐景崧率隊援之，未至，劉軍已潰，敵軍入宣光，唐軍退保牧馬。公聞報，頓足歎恨，飭景崧斜出要諒山，劉永福部將黃守忠隨軍助勦。京察考績。二十四日，上諭：張之洞籌濟軍需，不分畛域，著交部議敘。部議加一級。

二月初六日，與彭剛直電奏關内外軍情可憂，潘撫才力竭蹶，請速簡知兵大員督辦廣西關内外軍務，移潘他處，並奏請可否令李秉衡暫行護理辦後路軍務。　初八日，馮子材會諸軍敗法人於鎮南關。馮子材築長牆成後，諸軍漸集，越人密報法將出扣波，襲光封，犯高平省，斷滇、桂兩軍通路，以繞出鎮南關之背。蘇元春率所部壁魏綱，軍惹光封，以待子材，道五營扼扣波以邀之。正月二十七日，敵騎果至，馮軍已先在，突出擊之，敵驚走，退歸文淵。二月初二日，敵又爭扣波，馮軍而逝。子材請於潘撫，調蘇軍還中路，敵揚言初八日入關，子材料敵必以初七日星期一出兵，決計先發。初五日，馮、王兩軍夜襲文淵，敵憑山築壘，三面施敵攻擊，竟夜。至初六日午，敵益盛，孝祺率死



士由山後攀崖而上、破其二壘、賊敗走、我軍傷亡亦多、乃退。初七日、敵分三路來攻、我軍殊死戰、東嶺先鋒三壘爲敵踞、蘇援至、合力拒戰、至夜未分收隊。初八日辰、復戰、敵以礮隊衝東西嶺下壑、而大隊犯中路、勢銳甚。子材與諸將約、有退者不論何軍皆斬之、於各路設卡截殺逃者。子材自當中路、元春助之、王孝祺當右、陳嘉、蔣宗漢當左、約王德榜率軍自山陰截其後路。潛長城有越入者、子材語諸將曰、法再入關、有何面目見粵民、何以生爲。以帕裹首、赤足草履、持矛大呼、躍出、率其二子相榮、相華搏戰。子材年已七十、諸軍見之、皆感奮、合力死鬥。孝祺馬中礮、易騎復戰、手刃退者十數人。陳嘉爭東嶺二壘、蔣宗漢繼之、卻而復上者七、遂奪東嶺、西嶺敵亦敗、關外游勇、客民千餘皆自來助戰、伺隙猛擊。王軍自後奪其輜重、敵力竭、遂大潰、陣斬頭目數十、殲法兵千餘、追出關外二十餘里而退。是日、滇軍亦大捷於臨洮府。　初九日、上諭潘鼎新調度乖方、著即行革職。蘇元春督辦廣西軍務、李秉衡護理廣西巡撫。十三日、馮子材會諸軍克諒山。初九日、子材出關攻文淵州、諸軍從之、敵走。初十日、克文淵、遂攻諒山。十二日、敵禦我軍於巴坪、合擊敗之。諒山城對岸有驅驢墟、諸軍攻驅驢、王德榜、王孝祺由軍攻尤力、士卒多傷、孝祺部將潘瀛先登、遂奪其壘。十三日、馮軍克諒山、敵悉眾遁、分兵追之、搜法兵匿山谷者、皆斬之。　十四日、馮子材克長慶府。十五日、復克觀音橋。陳嘉、王德榜追敵至谷松、復有斬獲。　十六日、令參將莫善喜等從間道襲廣安。十七日、蘇朗克谷松。十八日、奉電旨、法已大創、必圖報復。我軍應穩紮穩守、蘇元春等

不得恃勝輕進、致有挫失。馮子材定二十一日督師進攻郎甲、襲北寧、並規取太原一帶。王孝祺軍進駐貴門關、公亦飭唐景崧率黃守忠襲北寧。滇軍二十一日以後迭破肖捷、奪梅枝關、克廣威府、通興化、而軍越地、東至北寧、太原、河內、西至興化、寧平、南定、山西、官民響應、建滇軍旗號、願爲嚮導、助戰供糧。　十九日、中法訂立停戰條約於巴黎。上年四月、全權大臣李鴻章奉旨與法國水師總兵福祿諾訂簡明條款五條於天津、未批准、戰事遽起、總署令總稅務司赫德居間接洽、自上年之冬往返磋商、至是定議、仍以津約爲底本、令稅司金登幹簽約。　二十二日、電旨、法人現來議和於津、約外別無要求、業經允其所請、約定越南宣光以東三月初一日停戰、十一日華兵拔隊撤回、二十一日齊抵廣西邊界。宣光以西三月十日停戰、二十一日華兵拔隊撤回、四月二十二日齊抵雲南邊界。臺灣三月初一日停戰、法國即開各處封口、仍著督飭防軍嚴密整備、毋稍疏懈。按此係粵督署奉到電旨日期、查光緒條約、此旨爲二月二十八日所發、蓋電旨在前、明發在後、故日期不同。　二十三日、公奏言、停戰則可、撤兵則不可、撤全邊界尤不可。二十五日、請展限十日或半月撤兵、如能克河內、可以北寧換保諒全局俱振。奉旨仍飭防兵如期停戰、撤回邊界、儻有遲延、必嚴懲。

三月初二日、奏言、越事我雖撤兵、彼亦不得進兵、沿邊宜有甌脫之地、以免接近生釁。自開仗以來、停戰以前、法人物業毀損者勿議、雞籠、澎湖宜令即退、聽越朝貢中國、法不得與劉永福尋讐。津約但言於法商務有益、應爲中法商務彼此有益。請飭北洋赫德乘撤兵限內逕與法議、若我兵已退、彼兵漸集、更難爭論。初四日、閩軍七百人餉銀一萬兩爲法人所擄。初五日、又奏言法船絡繹赴臺、而我坐受欺詐、請飭北洋商法令將臺口即日弛封。是時於撤兵事屢有陳奏、見本集卷七十四。

請錄宣光圍城諸軍功。宣光之役、公推岑襄勤主稿入奏、惟此節特電總署言之、謂宣光雖未克、而血戰最苦、請與臨洮勝仗一體論功、奉旨允行。

議設製造槍彈局於南甯。前此槍彈購自外洋、戰時苦無以應、乃購機製造。至是機器到粵、公電商李護撫秉衡、謂桂防無了期、宜設製造局於南寧。得覆慮設局糜費、乃止、僅以新到機槍發各營、而存舊槍於龍州、發安分團練應用。

奏請告法勿害越民。我軍既撤、法人逞忿於越人助我者、故有是請、以越人助法、我未加害爲詞。四月、聞法人屠殺甚慘、又電痛切言之。

四月初八日、聞法欲在廣西陸路通商、奏言此津約所未有、界務商務乃經久事、可否發交沿海沿邊疆臣體察酌議。又聞詳約將畫押、請飭樞臣總署

全權大臣詳覈、并電飭沿海沿邊疆臣籌覆再定。按詳約十條、法人所擬、三月間赫德與法外部往返接洽、旋法使巴德納到京、北洋奉旨會商、略有修改。四月二十七日、畫押、公迭電奏請、無可挽回、惟於約內增不礙中國威嚴體面一語而已。

五月十一日、上諭廣西關外各軍屢獲大勝、張之洞撥軍籌餉、用奏膚功、著賞戴花翎。

六月、裁萃軍十營。留八營分屯龍州、上思、欽、廉各處、遇子材往來欽龍兩界之間、視急則赴。勸軍四營、景軍六營。令新募之廣勝軍練習洋操。每月親臨校閱二次。奏請造龍州礮臺。於續借洋款內撥十萬兩應用。桂林大水、撥銀十萬兩賑之。東西兩省同時告災、是時軍務粗了、公積勞致疾、延客臥內籌商賑務。

七月、籌遣散鮑軍辦法。越事之亟也、鮑春霆超奉旨募勇入滇、至是中途遣撤、鮑奏需銀四十餘萬兩、粵已協解十萬、公電奏分途遣散之法、謂川黔湘鄂皆所經歷、深知取道便利之法、不宜迂道耗費、從之。

八月、修廣肇兩屬民田圍隄。夏間西江盛漲、自高要至新會、民田圍基多衝決、既已撥款賑災、茲為經久防害、故大舉興修圍隄。欽差大臣周德潤、鄧承修奉旨勘滇桂邊界。八月二十四日、行抵廣州、傳皇太后懿旨、張之洞在廣東辦事認真、甚肯用心、傳諭知之。彭剛直公

回籍，奏留八營扼守大角、沙角等處礮臺。

九月，周、鄧兩欽差自粵起程，公選習法文、工測繪者數人以從，選文武員弁諳沿邊形勢者先赴欽越交界處測勘。法文測繪學生取之於福州船政局，文武員弁取之於本省，並請桂撫選派諳習形勢之將弁，先分路往勘，繪圖籌辦。

續裁景軍二營移駐思陵。唐景崧奉旨隨勘滇界，公以所部無統率，奏請臨勘桂界，奉旨著毋庸議，因裁景軍三營，留本部一營，黃守忠二營。旋景崧飭赴臺灣，遂所部全裁，黃守忠營歸馮子材統率。

籌議大治水師。法越事了，粵籌防爲亟。防粵在海防，沿海各省之防首在粵海。五月問議海防要策有三，最亟者爲儲人才，擬仿北洋、福建水師學堂章程，選生徒聘外洋教習，講習水戰陸戰之法，繙譯西國兵書，測繪地圖，並電化、重、光等學有關兵事者，以及製造火藥、電綫、强水、紅毛泥各技藝；次製器械，以爲外洋所恃以爲戰者，爭於海外恃鐵艦，水陸攻守兼用者恃快槍巨礮，設守於海口者恃各種水雷，鐵艦穹甲費鉅功大，未可蹴幾，而槍礮雷藥等則不可緩。擬與閩廠分任，閩廠造礮與彈及其附件，粵廠造槍造雷造藥，槍彈雷艇皆與焉。又擬開鐵煤，設鐵物局於省城，開爐試鍊，槍礮因有煤鐵而功易成，煤鐵因鑄槍礮而用易廣。自廣而桂，而滇，沿邊二千餘里所需軍火槍械之屬皆於粵東是賴。若儲備充足，則不惟供給滇、桂，並可潤及湖湘，及欲辦東南海防，亦不可不先立基於粵海云。詳見本集卷十一奏議。茲又籌議大治水師，陳分地購船，籌款造船、修船，練將、船礮、礮臺、槍械等事，期以一年半而槍礮廠成，兩年而礮臺備，三年而水師立，五年而水師大成，分條並舉，循序程功，自易觀成。詳見本集卷十

三奏議。惜乎舉朝泄沓、眼光短淺、竟報以先從北洋水師一支辦起、俟餉項有著、次第推廣卻之、致公不能展其懷抱、貽噬臍求艾之悔、一敗再敗、不能立國、哀哉。

十月、商廣西護撫李秉衡覆奏籌邊事宜。　咨馮督辦子材懲治欽廉盜匪。欽廉多盜、咨請飭屬紳辦游勇土匪、由萃軍訊明正法、地方官縱盜不辦者、咨督撫懲儆。　奉寄諭、或謂諒山宜歸粵界、或竟留甌脫、如有所見、可詳告商榷。出使大臣許景澄以法與論聞於總署、有諒山在分水嶺東、宜歸中國之語、故有此旨。　公以詳約既定、挽回非易、請飭馮子材、蘇元春會辦界務、整軍會哨於界上、隱相懾制。奉旨、耀兵無益、議界必博采衆說、設法辯難、切勿輕率從事。嗣法使果以兵至、並派騎兵迎我使者、會議時各帶衛隊、公又奏越地義團四起、議界宜緩、待彼久不能定、然後以甌脫爲排解之策。

十一月、英人滅緬甸、公奏言、緬鄰英則滇境兩面受敵、請飭總署與英使議商勿滅緬。　初八日、中法開議界務於文淵州。鄧欽差、李護撫是日出關、廣東道員王之春參贊界務、我議諒山迤西至艽封、高平省至保樂州、迤東至祿平、那陽、先安州至海寧府盡歸華界、法使不可、相持不決。奉旨、越界之地、其多寡遠近不必過於

爭執、總以按約速了、勿分藉端生釁爲主。公迭電奏陳、而駐京法使戈可當至總署、以停議恫喝。有旨令按原界勘明、以後稍有改正、再妥商酌辦、現在所議多甚之界、均作罷論。　令肇羅道督修所屬衝要圍基。　派大員分路查辦匪鄉。責令公正紳耆設立鄉長、社長、族正、族副、房正、房副、凡歷年械鬥、拜會、擄搶、劫殺等匪犯、責令捆送究辦。　發兵剿瓊州黎匪。　派員周歷海口、測繪地圖。上年奉旨飭辦、至是以前繪成者過簡、略派明幹之員帶測繪生、洋弁詳細測勘、明年、正月設海圖館、專司其事。

十二月十八日、以病體難支、奏請開缺回籍調理。奉旨賞假一月、毋庸開缺。是月初九日、倪撫文蔚引病疏請開缺、公不知也。及公疏拜發、而撫院以摺稿相示、即具奏陳明緣由、謂目前地方要政仍與撫臣及司道籌商妥辦、不致上貽宸廑。疏入留中。拜疏後語僚屬云、思還鄉著書、期以十年、意中所欲言者不於此時抒寫、則身後一無著作矣。　劉永福到廣州、公安爲安置。永福粵東人、居越南二十年、和議既定、岑毓英奏請早爲位置、若仍駐北圻、彌患不足、啓釁有餘。公奉旨安籌安插、奏請令統三千人屯思欽、歸馮子材統轄、粵給餉械。有旨劉永福一軍岑毓英奏僅餘五千五百人、著飭督率入關、紮思欽一帶。公檄催速行、並調黃守忠所部來粵。永福請帶三千人、公派員妥爲部署、令先到龍州候示、給銀二萬兩安置其部衆家屬孤寡、所部傷亡將士許爲奏請獎恤。時法人聲言永福不退保勝、法亦不退澎湖。奉旨嚴催起程、許添募粵勇合二千人。五月、永福率所部至雲南文山縣。九月至廣西雲南府、公派道

員方長華前往辦理營務、曉示禮節、令知等威之辨。其屯駐之地、先議上思歸順、繼議遷廉、而皆不便、乃令屯廣州城外、觀其紀律、爲買大宅以待之、月給餉五千兩。至是到省入謁、公慰以盡釋疑慮、率法東下、勉以異日勳名。所部存一千人、編爲五底營。又親兵一百人、派委員孫鴻勛、程文炳經理營務、爲之講解書史、指示禮數。永福奉令惟謹。嗣簡放南澳鎮總兵、仍駐廣州、黃守忠統一營駐廣西策防。

欽越洋面多盜、奏派提督馮子材率兵越九頭山亞璉滿一帶剿捕。

是年七月、子仁侃生。

光緒十二年　丙戌、　西曆一八八六年、　五十歲。

正月、奉電旨、前往九頭山兵船現分界未定、豈可自生枝節、著剋日撤回。倘固執成見、致起釁端、定惟該督是問。按此事法人疑粵將占九頭山、擬調兵船前往北洋據以入告、樞廷不知公已於上年入奏、故有此旨。時公方奏請飭鄧、李兩使與法議、以九頭山屬華、及奉電旨、又申前請、言追盜至彼、與爭界不同、斷無不奉旨而往據地之理、仍請照前奏、與法言明。

二月、奏陳廣西邊防事宜、請分營扼紮、廣西提督由柳州移駐龍州、並設邊關道員、另設總兵駐柳州、築鎮南關三路礮臺、安礮一百四尊。　奏請催設

駐香港領事。香港華民日多、曾使前與英議設領事、不果。公請飭總署商英速辦。是時公於外交不稍遷就、美國舊金山有傷害華僑之案、粵民大譁、公奏請仿駐使商美廷保護、懲禁。駐粵某領事積慣包私、賄官免究。公察得其實、力歐之。

與出使美日秘古國大臣張蔭桓會奏派員周歷南洋各島。先是、公議勸各埠華僑捐資購船、巡歷保護、編修鍾德祥條陳時務、請派員駐南洋各島。奉旨俟張蔭桓到粵、後會商具奏。是時張大臣至粵、定議入奏。

整頓潮橋鹽務。按潮州運同由部選、自爲報銷、不歸運司調度、額銷日虧。公奏請以潮州知府兼署運同、責成整頓、行之一年、加課三萬、次年復正雜十三萬舊額。

三月、革除肇慶、潮州稅廠、梧州關積弊。刻石水陸通衢、永遠遵行。肇慶商民過境、歲可省十二萬餘兩、潮州可省二十五萬。肇慶於額外解三萬兩、梧州於額外解二萬兩奏明、以此款於五門、海口分築礮臺二十餘座、需款約五六十萬兩、陸續興工、期以十年。又發肇慶稅廠書吏、巡丁浮收、罪商罰繳八萬五千元、助肇慶一帶、兩江修築圍隄之費。

設廣雅書局。是爲粵省有書局之始。初設於菊坡精舍、吳清卿巡撫到任後、會同籌度、就機器局修葺。應用集資四萬三千兩發商生息、又商捐每年五千兩、合之息款凡七千三百九十五兩、以充常年經費。就羅經學通人著述陸續刊行、以躋皇清經解之後。史部、子部、集部諸書可以考證古今、裨益經濟、維持人心風俗者、一律蒐羅刊布。令門人趙荃孫在京訪求應刻之書、以南海廖澤羣爲總校。經部首刊者洪稚存毛詩天文考、北江全集所遺者也。按廣雅書局以光緒季年停辦、國變以後板片堅積、編次錯亂。番禺徐紹棨董理圖書館事、擇板式畫一者、得一百五十餘種、彙爲廣雅叢書、其屬於史學者九十三種、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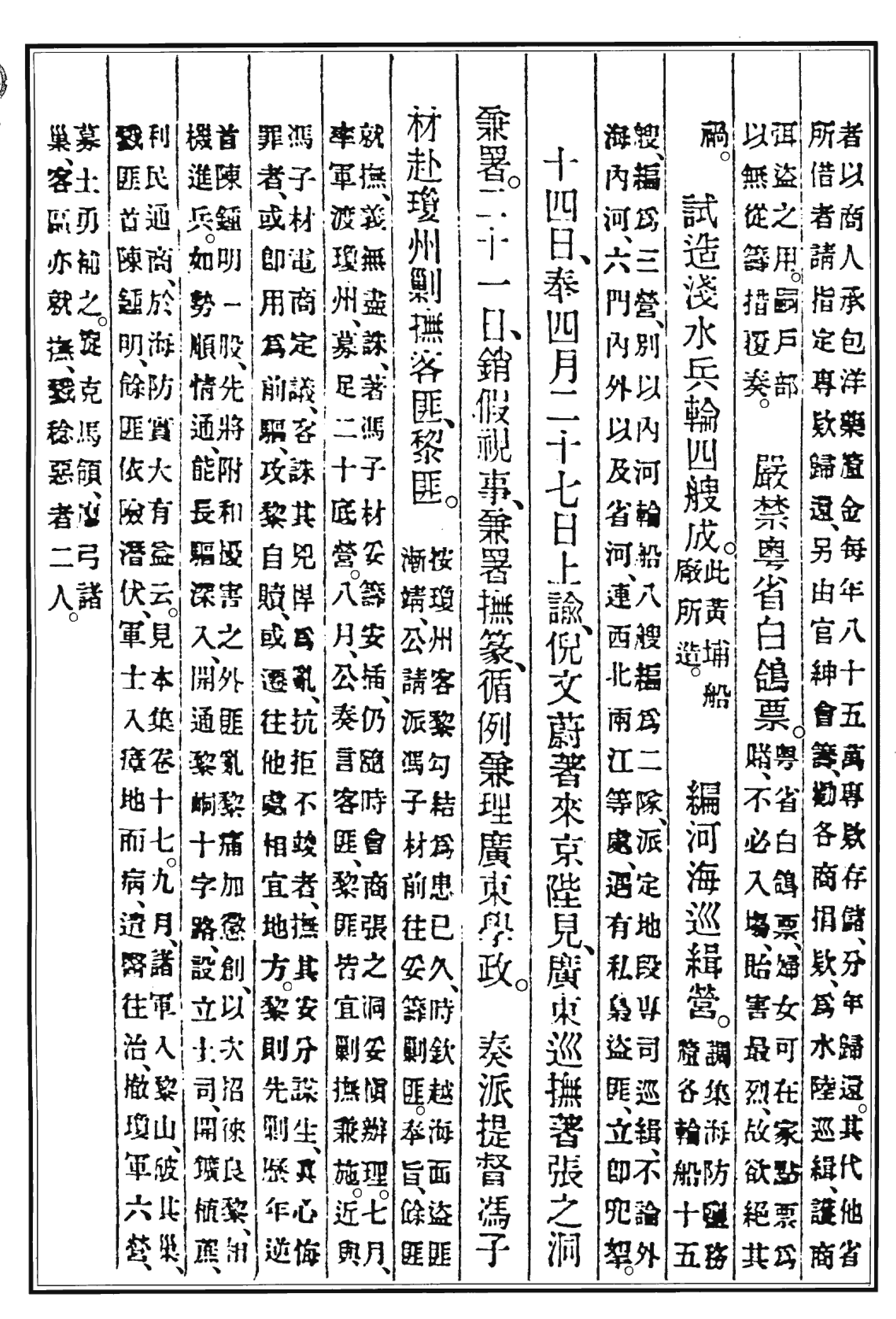
爲史學叢書。

奏設北海鎮總兵、裁陽江鎮、改設高州鎮總兵。廉州邊海要衝、高州鎮未能兼顧、故專設北海鎮一缺。

四月、法領事索賠教堂損失、嚴詞駁之。法領事師克勤上年回粵、請派員查辦教堂損失、覆文駁之。嗣法改派法副領事來、仍照會要索、駁之愈峻、法轉調白藻泰爲領事、以示修好。白到任後、誣毆兵弁、公以其無禮、奏請飭總署告法使禁約。

界使鄧承脩至自鎮南關。法人聞中旨祇令就原界勘明、遂有所挾持、己議讓之保樂、新安、海寧三城皆作罷、僅允東段展十里、西段十五里。欽使據以奏聞、奉旨、伊既反悔不認、則先勘原界、更不可緩、即迅速會勘。所爭新界暫置勿論、毋固執己見、貽誤大局、致干重究。然先勘畫界、實爲棘手。時春深瘴起、欽使電奏乞病、奉旨仍先勘原界、如病重不能親往、即著李秉衡前往會勘。李護撫電公轉奏、亦以乞病爲請、公爲增數語、有云、三城實有可得之機、法國事無輕開之釁。奉旨、李秉衡有何把握、而爲此臆度之語。鄧承脩、李秉衡著交部嚴加議處、倘再延玩、者英治罪成案具在。公謂兩公心已盡、始終引病、於事無益、總宜先勘一二段。於是東自南關分勘至隘店隘、西至平而關、三月初十日畫押、桂界交涉於是而止。欽使赴龍州休息、旋赴廣東、約以十月朔起勘欽越界。

五月、奏陳廣東財政艱窘、分擬節省、請緩、另籌三項辦法、請敕部通籌熟計。此時戶部迭次來文清查借款之數、因具奏、粵省自借及代他省所借洋款凡七百萬兩、合之前任所借凡九百萬兩、皆供海防之用。其本省所借



者以商人承包洋藥釐金每年八十五萬專款存儲、分年歸還。其代他省所借者請指定專款歸還、另由官紳會籌、勸各商捐款、爲水陸巡緝、護商弭盜之用。詔戶部以無從籌措覆奏。　嚴禁粵省白鴿票。粵省白鴿票、婦女可在家點票爲賭、不必入場、貽害最烈、故欲絕其禍。

試造淺水兵輪四艘成。此黃埔船廠所造。　編河海巡緝營。調集游防營務處各輪船十五艘、編爲三營、別以內河輪船八艘編爲二隊、派定地段、責司巡緝、不論外海內河、六門內外以及省河連西北兩江等處、遇有私梟盜匪、立即兜挐。

十四日、奉四月二十七日上諭、倪文蔚著來京陛見、廣東巡撫著張之洞兼署。二十一日、銷假視事、兼署撫篆、循例兼理廣東學政。　奏派提督馮子材赴瓊州剿撫客匪、黎匪。按瓊州客黎勾結爲患已久、時欽越海面盜匪漸靖、公請派馮子材前往妥籌剿匪。奉旨、餘匪就撫、義無盡誅、著馮子材妥籌安插、仍隨時會商張之洞妥慎辦理。七月、率軍渡瓊州、募足二十底營。八月、公奏言客匪、黎匪皆宜剿撫兼施。近與馮子材電商定議、客誅其兇悍爲亂、抗拒不悛者、撫其安分謀生、真心悔罪者、或即用爲前驅、攻黎自贖、或遷往他處相宜地方。黎則先剿積年逆首陳鍾明一股、先將附和被脅之外匪亂黎痛加懲創、以次招徠良黎、相機進兵。如勢一順、情通能長驅深入、開通黎峒十字路、設立土司、開礦植蔗、利民通商、於海防實大有益云。見本集卷十七。九月、諸軍入黎山、破其巢、戮匪首陳鍾明、餘匪依險潛伏、軍士入瘴地而病、遣醫往治、撤瓊軍六營、募土勇補之。定克馬嶺、凹弓諸巢、客匪亦就撫、戮稔惡者二人。

七月十二日、交卸廣東提督學政篆務、時患肝疾未愈。特參貪贖昏惰諱匿釀案之州縣十人。設局製造淺水輪船。款由將弁捐助。

八月、奏請調用已革鹽運使洪汝奎、不准。

九月、大修廣肇兩屬圍隄工竣。按粵省西江常有水患、助以北江、爲害更烈、比數十年來、幾無年無水災。然而粵省從不辦災、亦不辦賑。上年廣肇兩屬大水爲災、公既賑飢堵決、多方拯濟、又以補救於事後、莫如豫防於未然、本年仍籌款二十五萬餘元、修築圍隄數十處、同時又籌款十六萬餘兩、修築潮州府屬韓江各隄、但所用各款均取之於牙捐、賑捐、罰款等項、不動振款。創設槍彈廠。廠址在省城北門外二十里之石井墟。

十月、高廉各屬旱災、招商運米平糶、奏准暫免稅釐。鄧欽使承脩赴欽州勘界。鄧行抵東興時、越地游勇暴兵相結攻破海甯、戕法國員弁甚衆、自請服屬中國。公奏言勘界未定、遽用兵四出、自釀禍端、似宜照會法國暫無用武、請敕總署北洋妥籌界務、速竣之法。又法兵擅入中國界屯船攻擊、請敕特諭法使令各船駛離華界。奉旨、越旣攻法、豈能勸法弭兵。法使至總署、謂越之攻海甯、由粵主使、雖嚴切駁辯、總不釋然、惟當守定現界、和平辦理、勿妄加收撫、倘激成邊釁、惟該督是問。按粵實無主使之事、此法人詭言耳、惟法越有警、沿邊緊急、不得不於東興駐兵五營、防游勇竄入而已。

十一月、設沙田總局。按廣東自道光二十四年以後、查辦沙田升科之案不下五六次、而始終未領部照、不能取信於人、至是戶部奏催辦理、因奏請頒發部照、隨文隨給、升科起征、永免推派、設局總司其事。

十二月、以廣東略賣人口出洋之風日熾、奏准規復就地正法舊章、派員巡緝香港一帶華界海面。比海盜私梟日形猖獗、派副將黃金福管帶輪船七艘、在香港附近一帶認真緝捕、照會英領事轉知香港總督飭屬協助。　奏准開兩廣鐵禁、由海道出洋銷售。查向章運鐵發賣畫分地界不得稍越、謂之旗程。十三年十月、並奏准刪除此例、暫免稅釐、許內地任意販運。　薦舉才守兼優、盡心民事之州縣包永昌等六人、劾罷不職者三人。

本年九月、孫厚琬生。

光緒十三年　丁亥、　西曆一八八七年、　五十一歲。

正月十五日、德宗親政禮成、詔加一級、各官以前處分悉予開復。　瓊州黎匪漸就肅清、移師崖州勦生黎爲亂者。公手定撫黎章程刊發傳布、令紳士分道習黎語者經歷各峒、剴切曉諭、自上年至此、黎人就撫者八萬餘丁、以此役賴地方紳團協力、軍餉多出地方捐募、以後撫黎開路、尤賚紳士唱導、奏請編定瓊州鄉會試中額、以

貧鼓勵。瓊州黎匪既清、海南之崖州黎氛未息、道將率數營督團剿撫、並調劉永福四營助之。時永福請假回賓州原籍、命同知孫鴻勛率之以行。及既崖、軍士多犯法者、公察其不可用、調回原防。

籌設鑄錢廠。在英購辦機器試鑄制錢、並仿製銀元、制錢每文重庫平一錢、銀元每枚重庫平七錢二分。

二月、吳撫院大澂抵粵。初九日、交卸廣東巡撫篆務、以宿恙未痊、奏請給假、奉旨著給假一月。

欽越界務定議南至嘉隆河、北抵北崙、十萬山分茅嶺、西至峒中墟北皆歸於我。分茅嶺爲自古漢越分界處、漢馬援立銅柱於此、居民分布十萬山之間者爲嘉隆八莊學羅、經賦籍然可考、而地處荒遠、官不過問、有三不要之稱。公詳稽博考、思復漢界之舊、又以頭海之白龍尾、江平一帶關係海防、且白龍尾爲龍門協汛地、必應屬華。總署意在速了、惟以各清現界爲主、請旨飭、不必爭、將白龍尾江平暫從緩議。駐京法使亦請將彼此不爭處先行速勘、有不爭、決者由法使與總署面商。然公與欽使始堅持力辯、法知我不可奪、卒以嘉隆八莊屬華、自嘉隆河至丈二峒中迤東爲華界、十萬山分茅嶺包括在內。三月初二日畫押、凡拓地數百里、其地屬越界、而居民願内徙者聽其來歸。此爲欽越之陸界。其竹山海口以東、白龍尾以南以署電本有先辨老界、後商更正之語、擬乘此提議屬華、欽使派員賫游圖赴總署、以備考證、公亦電署言之、請他日會議時量加限制。

開廣西府江險灘。水道自桂林至梧州曰府江、石多而灘險、上年開鑿五處、至是以火藥炸之、入冬水竭、又命工開鑿、凡開險灘三十五、商民稱便。

三月、請總署罷稅司代徵六廠稅釐之議、奉旨不准、卒移交。延梁文忠公鼎芬主講端溪書院。書院在肇慶府、本爲總督課士之所、自督署移廣州、不復親臨考校、惟以山長主之。公意欲整頓、故延文忠主講。及廣雅書院成、文忠率端溪經古諸生移居省城、其專課時文者仍留端溪。時梁以劾北洋大臣李鴻章獲譴、或謂宜稍顧慮、公不措意也。公在粵鄂時、臺諫論事言宮庭闕失、或彈劾閹宦者、鐫一級後至粵鄂、必有適館之所。鄂人士云好主人在、不患無書院坐。朱侍御一新繼梁文忠主講廣雅、侍御亦以言事獲咎者。公意在激勵風節、扶持正氣、利害非所計也。

借吳撫院出省巡視海口、閱各礮臺營伍操演。

四月、萃軍攻克崖州之南淋、全瓊肅清。將士染瘴、有病歿者、撤軍休養、派弁兵團勇搜捕餘匪、度要隘分建碉卡、以資控制。

改鄭仙祠爲三君祠、小蓬仙館爲七公祠。菊坡精舍中有鄭仙祠、祀安期生、葉東卿所建之小蓬仙館祀王子晉、呂純陽、李青蓮。以其崇尚虛無、罔資觀感、改鄭仙祠祀虞仲翔、韓文公、蘇文忠公、取後漢書黨錮傳語、顏曰三君祠。改小蓬仙館祀陶桓公、宋文貞、韓襄毅、王文成、李恭毅、阮文達、林文忠七公、皆有功德於粵者。祠成、公自爲文祭之。

閏四月、創建廣雅書院。省城粵秀、粵華、應元三書院專課制義、學海堂、菊坡精舍則有課程而無齋舍、皆不足以容多士、乃度地源頭鄉、築齋舍二百間、講堂書庫具備、名曰廣雅書院、并建祠祀先儒周子、曰濂溪祠、又爲祠祀歷代名賢有功兩廣文教及歷年院長品學

足式者、曰嵩學祠。工料百物力求精好、環以清溪、周遭植樹、費出於紳商、樂輸官為監造。本月興工、明年落成。提公費銀十萬兩存匯豐銀行生息、為常年經費、規章一切皆公手定。

設辦理洋務處、練習洋務人才。廣東故有洋務局、始於光緒七年、附設於糧道署、而各國領事遇案件仍逕達總督、至是移設督署旁、改名辦理洋務處、以藩臬運三司糧道充會辦、仿各衙門請求洋務、並派人來思練習。

續造淺水兵船。光緒十年、於黃埔造船廠試造四艘、海軍衙門令赴天津操驗、而船小不能出洋。十二年、續造二艘、只行於近洋內港、至是與船政局議造出海兵輪四艘、中號兵輪四艘。續因經費不足、中號四艘停造。

五月、欽越海界議定江平、黃竹、白龍尾等處均歸於我。總署與法使在京定議、六月咨行到粵、即飭欽州文武勞樹界編牌設汛諸事。八月、法兵撤退、居民知內屬、懽呼稱慶。

槍礮廠落成。

設電報學堂、以電綫路日闢、需用此項人才。

六月、議改瓊州額制兵為練軍、減額加餉。

奏報分路查辦匪鄉情形。自上年二月開辦以來、正法者九百零六名、匪漸肅清、至此作一結束、見本集卷二十一。

創辦水陸師學堂。廣州舊有實學館、習洋文、算學、公到粵、改名博學館。舊生三十名為內學生、武弁二十名為營學生、文生二十名為外學生。

假期已滿、所患肝鬱、氣痛、怔忡、眩暈等症、有增無減、奏請開缺回籍調理。奉旨著再賞假二月、毋

庸開缺。

七月、增修學海堂齋舍、廣名額、改季課爲月課。　測繪粵海圖成。

八月、五十生辰、賜壽頌、賞御筆壽邊錫福扁額一方、福壽字各一方、金佛一尊、紫檀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小卷吉綢八件、湯綢八件。案官冊、公年少一歲、故以是年賜壽。故事、漢文臣五十不賜壽、武臣五十賜壽者、惟楊芳一人、此異數也。屆期閉轅門、不納賀客、屬吏屏聯亦不受。廣州明倫堂士紳向不周旋大府、以公興學育才、撰文爲壽、陵以爆竹三萬至轅門、不得入、舁歸明倫堂燃放、時以爲趣事。

九月、請禁火油入口。沙角有火油船失事、死者七百餘人、聞之惻然。以粵省火災多因火油所致、請禁入口、或以重征爲禁、疏入不報。聞公平日秉燭治事、戒家人勿用火油、晚年猶然。

十月、奏明銷假以到任已逾三年、循例籲請陛見、奉旨毋庸來見。　閱視牙山礮台、續裁勇丁七千九百八十五名、以瓊州肅清、匪鄉辦理就緒故也。

十一月、改定瓊州營制、招商伐木、開鑛、奏免出口稅釐三年。在瓊開大路十二道、交會於五指山下、凡三千六百餘里、小路三十二、達於大路、故能招商經營木鑛。　廣甲、廣戊兵船成、赴黃埔察驗。

十二月、巡視欽廉雷瓊各屬海口、閱雷廉圍堤。先期戒地方官不得預備行臺供張支應。初二日、乘廣甲兵船出省。初五日至瓊州海口港登岸、閱舊礮臺及府城、周歷府西之西陽、金牛嶺、水英等處、踏勘帶測繪員生測量海口形勢、與鎮道籌撫輯黎客、善後、招商、建築馬頭諸事、令瓊州府修蘇文忠祠、洞酌亭、飭屬崖州牧訪李衛公德裕後裔。初七日、西北行抵廉州府屬之北海鎮、登岸閱冠頭嶺地角山南灣等地形勢。初八抵欽州之白龍尾、泊舟珍珠墩、登岸閱沿邊沿海諸沙形勢、與鎮道府州等籌度設官安汛等事、江平及嘉隆八莊諸紳圍來迎、各加撫循犒賚。初十日、抵雷州府屬之海安所、登岸閱博張、白沙各礮台形勢。十四日、東抵汕頭、閱崎碌礮台及馬嶼、馬仔澳等口門、至潮州府城閱視民堤、有未完密者發款助之。還至汕頭、閱蘇安山礮台。十九日、回舟過香港、適北洋定造鐵甲艦泊此、管帶劉步蟾迎往閱視、至虎門、大風雨不能行。二十日、易舟由八塘尾出深水涇、過燕門、至撈門登兵輪、返至潭洲口、即在舟設案拜閱封印。二十一日、由潭洲、桂洲、仰船海至磨刀門。二十二日、由竹洲頭行、將至盤古廟、水淺不能過、折由北界口、至江門、行抵崖門、望見虎跳沙、登岸謁國母廟、廟祀宋帝昺及母太后、祔祀殉國諸臣陸秀夫等、低徊久之。二十三日、由竹洲頭上馬口閱大路圍堤。是日抵肇慶。二十四日、閱端溪書院、接見諸生、閱景福圍。二十五日、閱羅秀圍、嫌其卑薄、令地方官紳籌款加築石堤。歸途看廿竹灘三山窖一帶河道礮台。二十六日旋省。

光緒十四年 戊子、 西曆一八八八年、 五十二歲。

正月、京察考績、奉上諭、張之洞盡心民事、綏輯巖疆、殫竭藎誠、不辭勞瘁、著

交部議敘。 建關天培、張國樑二公祠於海珠。

二月、設采訪局、采訪忠義孝弟之士、節孝貞烈婦女及品節清純、潛修績學、足以矜式士林者。 設省城至潮州電綫。

三月、北江水漲。十五日、出省巡視圍堤。過清遠峽、至白鶴汎、令地方官紳修築圍堤衝陷者。途經西樵、登陸一覽。還過西江、至肇慶、與梁文忠遊鼎湖山、七星巖、羚羊峽諸勝。於下游勘三水、高要、南海各縣圍堤、兼查河道捕務、歷新會、香山、順德、東莞各縣、二十一日回省。 整頓端溪書院。修葺齋舍、改訂課程、時文外兼課經史、古文之學。

四月、議設輪船馬頭於汕頭。汕頭洋商皆有泊船之所、惟招商局無之。上年巡視海口、令局員度地建築、咨呈總署備案。

五月、大雨、西北兩江水溢、親赴各縣巡視災區。十八日出省、二十四日回省。遣委員攜物料分赴各縣堵築搶護、并發銀米振濟貧民。 奏請保護旅美華工。中美訂約限制華工赴美、廣東旅美僑民懇請保護、公請飭總署查核維持。

六月、奏陳欽州新界設官分汛事宜、升欽州爲直隸州、改防城司爲防城縣、於白龍尾築礮臺、設白龍營都司於江平、設千總一員、嘉隆、板興各設把總

一員。欽州牧請設立銅柱、不許、令立石以表界、其文曰、大清國欽州界、大清國防城縣界。

七月、鄭州河工亟成而潰。十一日、奉旨、吴大澂署理河東河道、總督廣東巡撫著張之洞兼署。十八日、接署撫篆、籌銀十萬兩、奏明由吴河臺撥赴河工應用。

八月、定北海高州兩鎮巡洋會哨章程。　設省城經南雄至大庾嶺電綫。

九月、曉諭各屬紳耆酌提祠産周濟貧族、並酌提各鄉神佛祠田産業餘款周濟鄰里。　籌築省河隄岸、開闢馬路、增設馬頭。

十月、整頓保甲、團防、定保甲、團防弭盜章程。籌款獎勵員弁、官紳聯爲一氣、分段稽查、添置望樓、卡栅、嚴緝窩家、建棲流所、棲止遊民、乞丐、編查小艇、水陸並舉、使匪無所託足。

十一月、與和使議定華民出洋僱工章程、嚴禁虐待。和使來汕頭、公派洋務委員廖維杰與議章程、咨總署立案。歷年華民至和屬者皆繞道新加坡、定章以後、可逕赴日裏、往者日多。時英美皆限華工入口、惟和屬招工開墾、公飭地方官杜絕拐賣、在海口稽查、民自願出洋者聽之。

令潮州府修韓文公祠、建金山書院、藏書樓、令雷瓊道修蘇文忠公祠、爲別院祀歷代謫瓊名賢。三處各捐銀一千兩、并撥局存公費各一千兩。

十二月、令西北兩江沿江各縣乘時修護圍基。嚴諭如來年水漲而有衝決者立時撤任。　請總署阻止法國在沿邊接通電綫。總署議准中法接綫、公奏言害多利少、請分別阻止。

光緒十五年　己丑、　西曆一八八九年、　五十三歲。

正月、德宗大婚、廣東認解一二十萬兩備用。上年十月、命各省關解欵備用。　查辦連山廳滋事民猺。連山界湘粵桂三省、深山重谷、猺人居之、與民爲仇、歷年積案糾紛、民猺皆有不安分之事、釀成巨案。是時派員秉公查辦、一律清結、永遠不准再論。選用猺把總理處以後事宜、開通內山要路、令不得恃險負固。　遵旨籌議鐵路事宜、請緩造津通鐵路、改建腹省幹路。光緒六年、臺灣巡撫劉銘傳疏言鐵路之利、請築路南由清江至山東、由濼口至河南、俱達京師、北由京師東通盛京、西迄甘肅、若未能同時並舉、可先修清江至京一段。詔下南北洋議奏、會臺諫力言不可、乃止。十一年、中法和議成、李文忠、左文襄先後疏陳善後事宜、請造鐵路、興大利。疏下王大臣議、雖善其言、而不能用。十三年、海軍衙門王大臣又以爲言、始築津沽鐵路。十四年路成、總署請經營推廣、令粵商陳承德請接造天津至通州鐵路、已如所請、翁同龢等交章諫阻。又有言宜於邊地及設於德州濟寧間以通運河者、

詔俱下海軍衙門議、尋議上請飭沿江沿海各將軍督撫各抒所見、於是臺撫劉銘傳請由津沽造路至京師、蘇藩黃彭年請先辦邊防漕路、而試行於津通、公請緩辦津通、改至盧溝橋起、經河南達於漢口。疏入、交海軍衙門覆奏、見本集卷二十五。而公之由粵移鄂、繫於此。

二月、德宗親裁大政、恩詔加一級。籌解海軍經費。海軍衙門初立、急於籌款、粵省賠商逕呈海署、請開白鴿票之禁、願每年報効銀一百萬兩。李文忠函述邸意、命廣東臬司王之春轉達照辦。公覆書力陳其害、乃另籌一百萬兩應海軍派款、終不弛白鴿票之禁。又致李文忠電云、海軍備用款已經海署奏奉懿旨允准咨行、自應遵照撥辦、未便再有更張。即如此數已甚竭蹶、海署意倘不比得此數也。令南、韶、連三屬建北江書院。

三月、籌設槍礮廠。官弁紳商前捐船廠專款期滿、勸令續捐三年、合五十萬兩、以充購械建廠之用。

四月、鑄錢廠成。兼鑄銀元、歲可餘三十餘萬兩。鑄成、進呈御覽、奏明備滇黔各省撥充銅本、仿製制錢、並請由戶部在天津設局鑄造銀元、頒發通商口岸行用。令各屬清理羈囚、開釋拖累。築瓊州海口堤。巡視西北兩江圍基。二十一日、出省、溯北江、轉西江、凡沿江及內河小輪可通之處、其重要者登岸步行察看、二十六日回省。

五月、修曲江張文獻公祠。並令曲江縣從文獻裔孫張雲翊取遺集送省付刊。禁民以山田賭博。令各屬開報攤款陋規、浮費、各營開報攤扣款目、通籌裁減、並嚴禁貼差虛



伍之弊。

宗稽查教堂育嬰辦法。省城法國教堂育嬰多死者，訛言四起，乃與法領事商定，派員稽查辦法，奏明立案，備各省仿行。

六月，令各屬修理監獄，設遷善所。　修澗州鎮平河堤。

七月十二日，上諭張之洞著調補湖廣總督，即赴調任，勿庸來京請訓。

籌議崖州榆林港。港在崖州東百里。越南之役，法兵艦十八艘泊此，地方文武匿不以聞。十三年，道員楊玉書參贊軍事，於瓊崖染瘴而卒。臨終遺電，謂上年親勘其地，可容輪船數十艘，與香港相埒，而港口水深則過之，如開埠於此，兩岸築礮台，則東西南三路源頭均活，省富瓊第一要策。越南之役，幸款局定而法艦去，不然，後患未可知也。本月初有法船入港測量水道，樹桅插標，公聞報，立命撤之，電達總署請詰法使，飭兵船勿得擅進。不通商口岸，因籌開港設守之策，度地築臺，訂購礮位。李勤恪瀚章繼公後，謂非必要，將公所購之礮盡舉以贈北洋港，備遂虛。

奏設紡紗廠。以閩姓商人作弊，罰款四十萬兩，訂購紗機。繼其任者不願辦，後移設武昌。

八月初六日，上諭：朕欽奉皇太后懿旨，總理衙門奏通籌鐵路全局一摺，據稱張之洞條陳由盧溝橋直達漢口，先從兩頭試辦，南由漢口至信陽，北由盧溝橋至正定府，其餘次第接辦，並臚陳籌款購地各節。所奏頗為賅備，業

據一再籌議、規畫周詳、即可定計興辦。著派李鴻章、張之洞會同海軍衙門將一切應行事宜妥籌開辦。此事造端宏遠、實爲自强要圖、惟創始之際、難免羣疑、著直隸、湖北、河南各督撫出示曉諭、紳民勿得阻撓滋事。奉旨後、公即電商李文忠、謂此時路未勘、款未籌、鐵未購、驟然出示、則此事辦不成矣、宜將失業者籌有安撫之策、再行出示、庶免阻梗。文忠以爲然、遂緩出示。

九月、籌定廣西邊防經久之計。公自奉調任旨後、即邀廣西提督蘇元春來粵會商定議入奏。覆奏鐵路事宜大旨、謂儲鐵宜急、勘路宜緩、開工宜遲、竣工宜速。見本集卷二十七。後得總署函、謂事期必成、不求速效、即公意也。

十月、裁免廣東司道府廳州縣攤捐各款、加給公費。先是、通飭所屬查開捐攤款目、謀裁抵以除積累、而各屬久不報。及調任命下、即日分電嚴催、道遠者專弁守候、飭司道通議裁抵、務令脫然無累、勉爲循良、奏明立案、永遠遵守。又裁各州縣供支學院陋規、由善後局籌給。

奏建瓊廉海口礮台。奉上諭、瓊廉防務張之洞前於巡視海口摺內奏明興辦、惟係統陳大概情形、並未將築臺若干、購礮若干先行咨商海軍衙門籌

定請旨。現在閱時既久，始將購礮築臺各節一一陳奏，均係動用鉅款，舉行定議，殊屬不合。張之洞著傳旨申斥，所奏各事著該衙門議奏。案此事因本前奏案辦理，是以未咨商海軍衙門，故有此旨。甚矣，辦事之難也。進呈粵海圖說。二十二日，交卸督篆。二十七日，交卸撫篆。即日起程赴虎門海口候船。

按公在粵六年，始則經營戰守，繼則整飭吏治，培養民生，講求立國自強之道，凡所規畫，其用款率取之於清釐中飽。閻文介在樞府日，與公內外同心，有所奏陳，輒蒙報可。十四年，文介去位，樞府不悟於公，賴醇親王一意扶助，遇事奏請特准。抱冰堂弟子記云：己丑、庚寅間，大樞某、司農某立意爲難，事事詰責，不問事理。醇賢親王大爲不平，於議覆所奏各事皆請特旨施行，且極口稱贊，有粵省報銷不爲多一也，於沙路河道立阻敵船鐵樁二也，修瓊廉礮臺三也，修鎮南關礮臺四也，購槍礮廠機器五也，購織布機器六也，清查沙田給照繳費七也。並作手書與樞廷諸公曰：幸勿藉樞廷勢恐喝張某。又與大司農言曰：如張某在粵有虧空，可設法爲之彌補，不必駁斥。然初到粵時，藩庫存款不及五十萬兩，善後局欠債無算。臨去粵時，存現款正項銀二百萬兩，書院、書局雜項銀五十餘萬兩，而交後任李筱泉督部。時中外譁言公在粵濫用巨虧，李至是愕然歎服，肅然起立，長揖以謝。前所謂書院、書局雜款者，即粵海關每月例進之公費，公不以入私，而發善後局存儲備用者也。書院、書局之外，尚提充各項公用，亦成鉅數。臨交卸時，以清單札發善後局備用，該款亦積存二十七八萬，且不奏聞，謂我用省冰炭敬止，送師門及門生與同年三品以下者爲數，

亦欲、他人用多酬應尤繁、倘一奏裁、勢必另簽、有礙吏治、貽害地方、吾不爲也。意於某公等立意爲難、取張曲江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語、意自號無競居士。又乘署撫篆時、將撫兩署相聯、中爲通道、世傳兩署架飛梁、廢費無算、此說亦誣。其時於東西轅之上橫支木板長三丈餘、隔以竹籬、如守更之棚、所費才數十金。撫署後園闢畦種菜、築草亭其中、榜一聯云、稼穡艱難君子教、菜羹風味士夫知。其樸素可想。

十一月初四日、乘舟赴香港。途中電廣西馬撫院、蘇提督、圖以考核邊防各事。初八日、由港起行赴滬。十一日、抵上海。在滬留十日、與道員盛宣懷詳籌煤鑛之事、旅次憶及崖州李衛公後裔、再電瓊州文武屬爲勸遊、諧兩人來、許以終身衣食無缺。他日歸中原、爲古今忠臣勸。得復終不願行。又致李勤恪書、言交代未盡諸事。二十日、乘江輪西上、二十五日到鄂、二十六日接篆視事。

十二月、派員分赴湖北湖南各縣及川黔山陝諸省查勘煤鐵鑛。湖南之寶慶、衡州、辰州、永州、四川之夔州、貴州之清溪縣、陝西之漢中府、山東之嶧縣分派委員履勘、山西則屬冀寧道履勘。其在湖北境內者先後派員查勘、又令在粤所屬英德鑛師來鄂、司覆勘化驗之事。其迹漸而及者、湖北鶴峰州、長樂縣均有銅鉛鑛、興國州有銀鉛鑛、湖南沅陵縣有金鑛、並先後派員查勘、采樣化驗。其行鐵政局文云、遴來查勘有鑛處所多經前人試采、舊迹猶在、其所以終於無成者、或因滋事封禁而廢於半途、或因資本不繼而廢於一簣、坐廢地寶、殊屬可惜。蓋意在廣開地利、不祇利用煤鐵也。銀銅各鑛以苗脈不旺、不能大舉。鐵政局委員知縣鄧熠戴就勘鑛文牘、分別

輯爲詳表一卷。

定議以廣東訂購煉鐵織布各機器移設湖北。粵督李筱泉奏請移煉鐵廠於直鄂、移設機廠於北洋、海署詢公鐵機可否移鄂、公商之李督、將粵已墊付之機價三十萬兩歸粵認還、另由部議奏准籌撥二百萬兩、爲煉鐵造路之用。其游織布廠經費、原議本取給於閩姓商款、在粵時商李督、請以此款隨機移鄂。抵鄂後、又以函商之、李督雖允移機、而捐款則不允提用。

今各屬緝會匪、游匪。

張文襄公年譜卷二終

張文襄公年譜卷三

門人沔陽胡　鈞重編

光緒十六年　庚寅、　西曆一八九〇年、　五十四歲。

正月、請移設槍礮廠於湖北。粵督原奏請移北洋、公以湖南多煤鐵、湖北鐵礦亦不少、設廠湖北、甚便於分濟各省、電海署詢北洋、遂定議。此與煤鐵事皆醇邸主持、有旁觀疑信由他、當局經營在我之語。設鐵務局。後改名鐵政局。令湖南布政使飭勘郃陽、新化、安化等縣資水淺灘、援案開炸。

二月、湖北布政使黃彭年卒。公爲經紀其喪、其子國瑾編修奔喪來鄂、一慟而卒。十八年、公與李文忠會奏、臚陳政蹟孝行、請付史館、循史孝友傳。派員履勘南洲。南洲在洞庭湖西、縱橫二百里、其先皆容水之區。咸豐二年、江堤潰決、江水南入洞庭、挾泥沙以注入西湖一帶、淤地成洲、洲日寬而湖日狹、內水阻遏、濱湖諸縣皆受其害。湘人議堵藕池口以北淤張、疏虎度、調弦二口以洩江水、而南洲地沃、土客爭墾、歷三十年、勢難出扼。議者又請設官分汎、以資治理、故派員履勘、便籌久計。十八年五月、湖南京官張聞錦等奏請規復舊堤、延寄令兩省會同妥議。七月、復奏以舊堤廢壞、堵築惟禁新院、疏北港、培京德城堤、則湖南有益而湖北無損。疏入報可。與湖北京官電論開鑛事。鄂紳左紹佐等聞將在武昌西山樊口開鑛、來書力阻、因電復之、略云、武昌西山草樹茂盛、氣實宏敞、外江內

湖安得有煤鐵。且古今名勝卽有之、鄂人亦不肯開、若有冢墓、更不待言。又云、若慮鑛徒爲奸、尤非所患。今日大舉設官開局、自有兵役彈壓、僻壤立成巨鎮、可養數萬工作販運小民、於地方但見其利、不見其害。武昌固所不開、但他縣終須有開采處。

籌設襄樊、湘鄂電綫。襄樊設綫本意爲剿匪時便於調度、光緒二十年、出使大臣薛福成奏請於長江上游設綫、以報水勢、乃廣其意、於老河口立水標、令襄河水師皆於水漲時以急電報江漢關道、傳知船戶立即防範、自是鮮漂沒之患。

閏二月、裁減各衙門鹽務公費。鹽務公費取之於鄂岸川鹽、自川淮分界、川鹽滯銷、鄂厘亦絀、公欲暢川銷以裕鄂厘、自川本衙門起、凡省內外大小衙門應支公費、津貼等項、一概按成裁減、飭鹽道另籌抵補。

定江夏、漢陽兩縣差務章程。鄂省兩院司道各署凡本官到任及署內常年工程役食悉取給於首縣、公以爲非政體、未到之先卽戒兩縣不得預備供應。既莅任、令籌經入之法。及是議定章程、刪除兩縣浮費、歲提外銷款一萬八千兩、備各衙門供支。督署每年應支二千兩、本任內提存善後局、概不支用。

籌建槍礮廠於漢陽大別山下。海署議准經費仍照原奏、令廣東將捐款八十餘萬兩分年籌足、其造廠之費由戶部於籌定造路經費內劃借銀十五萬兩、俟粵捐收齊、如數撥還。是時粵省將廠圖等件寄鄂、卽飭鹽道等布置開辦、並採最新之式、槍管改小口徑、用無煙藥裝彈。

籌建織布局於武昌城外。以粵借晉款二十萬兩撥歸鄂省、由布局認借出息。十九年、山西北路歲飢、此款分四年歸還、別解賑銀三萬五千兩。

海軍衙門、總理衙門議定先造關東鐵路、緩造盧

漢鐵路令鄂省專意籌辦煤鐵。時俄國密圖朝鮮、邊防日急、而議者言盧漢鐵路信陽一段施工不易、總署議先造營口至津春鐵路、購洋軌應用、名曰關東鐵路。明年六月、由津沽鐵路接造、先築路自林西至灤河四十餘里、以次延長、招商股四十萬兩、戶部北洋籌二百萬兩、盧漢之議遂罷。

三月、定議采鐵於大冶。委員鐵師陸綿同省、查明大冶鐵山含鐵質百分之六十四、其鑛質露出山面者約二千七百萬噸、在地中者雖歷百年采之不竭。距江邊黃石港僅五十餘里。而附近之興國州有錳鑛、爲鍊鋼所必需、遂定議采鐵於此。嗣是陸續施工、徵用浩繁矣。

四月、創建兩湖書院。抵任後、閱視經心、江漢各書院。時承大水之後、經心書院地濱都司湖、水痕猶在、齋宇多傾圮。江漢書院屋舍尤少、經心監院諸生謂二十年來績學好古之士多出其中、僉以重修爲請。江夏縣紳陳慶溥等願以所有都司湖產捐入書院、以資創造、湖南人士亦請附入肄業、遂定議重修、培基址、修水道、環湖爲齋舍二百間、別設四十間備商籍諸生肄業、定名兩湖書院、勸茶商捐輸經費、視茶價千分之一、歲得一萬餘兩、以爲經費。後茶商有煩言、裁捐、另籌別建經心書院於園斯山麓、課經古之學。

五月初十日、上諭湖北提督著張之洞兼署。江水盛漲、乘同陵輪船出省查勘堤工。二十六日、至石首縣南岸察看荊江南入洞庭湖水勢。二十七日、抵荊州之郝穴、連日至北岸察看萬城大堤、頂衝迴溜各工。二十九日、抵荊州、查看大堤官民土石各工。三十日、由陸路赴鍾祥、安陸各處。六月初三四等日、勘驗新修工程、由漢水乘民船下駛。初六日回省。

沿途感受暑濕，回省後塞熱大作，奏准給假二十日。

勸慰武漢地方當質賈各商減息便民。武漢當息皆三分，勸諭爲常年二分，凡公家發商生息之款，諭爲五厘，並免當商各項捐輸十年。

八月，勘定煉鐵廠基於大別山下。大冶附近無合宜之地，惟漢陽之大別山與襟江帶漢，山麓平地寬廣，兼近省城，且槍礮廠一併爲一氣，定議設廠於此，請戶部先撥經費一百萬兩，於鄂省應解京餉內撥抵。

整頓土藥稅。到任後訪知川陝土藥運鄂漏稅者多，設法整頓。旋戶部奏准通行各省整頓土稅，以裨餉需，鄂省添設隘卡二十餘處，派鎮道大員分南北兩路督辦。先是稅收祇七萬餘兩，行之一年，增至三十一萬兩，遂爲歲入大宗。

十月，修襄陽鹿門書院。增齋舍數十間，添調鄖陽士子入院肄業。襄陽紳士劉秉鑑捐錢萬貫，發商生息，爲增課經古之費。

曉諭兩湖商民自購機器、開採煤鐵。

勘修峽路。峽路在鄂境者西接四川巫山縣之青灘，東至東湖縣北門外，凡四百三十里，勸修工程分高低兩路，寬八九尺，可容轎馬並行，肄路高低皆便。合宜昌鎮總兵傅廷臣切實勘估，須冬夏皆可行，兼防山水衝刷，勿稍存省事惜費之念。其費取之於川土、道經鄂入湘而不銷於鄂境者，設峽路經費局於來鳳，以司其事。

設學治館，令同通州縣入館學習。

十二月，交卸兼署湖北提督篆務。

建彭玉麐、楊岳斌二公祠。

開採鶴峯

州九臺山銅鑛、其銅砂解送省城、備槍礮廠之用。

光緒十七年 辛卯、 西曆一八九一年、 五十五歲。

正月初一日、調取兩湖書院肄業生、先由學院選取咨送、再分府選調、各屬偏及、以示公溥。 京察考績、內閣奉上諭、湖廣總督張之洞實心任事、勞勳不辭、著交部議敘。 織布廠開工興造、計一年可造成。

二月、與江西、安徽合修同仁堤。堤當三省交界、向章官督民修、民力不逮、乃分咨官款合建堤一千一百三十八丈。

三月、貴州興義府士民爲太僕公請祀名宦。部章、子孫現任九卿不得題請、公致電貴州王布政、請先幷撫院批准立案、俟他日合例時具題。

考選兩湖書院肄業生。院課分經學、史學、理學、文學、可兼習、並另設算學、經濟爲兼習課、延名師分教、不設山長、每月官師二課、勤考日記。十九年鄉試、肄業生中式者二十三人。 籌定槍礮廠常年經費。公初咨設該廠、係在粵督任內。粵籌款較易、鄂則艱難、廠既移鄂、中央督責、而不許支已定之款、各省坐視、均云得械始可付價。公之計畫幾功敗垂成矣。乃於萬分竭蹶之中、整頓土藥、每年得多收二十餘萬兩。又川鹽銷鄂抽釐約得十萬兩、以充槍礮廠常年經費。開辦之始、浮言萬端、幸底於成、此公所謂天下艱鉅之事、成效俟之

於天、立志則操之於己、志定力堅、自有功效可覩、俗儒術吏烏能測其淺深哉。查常時鄂廠所造各械皆係南北洋、廣東、山東、四川等省製造局所無、各省間有能造於者、既係舊式、所出亦少。鄂省所造克虜伯各種車礮、爲當時邊防、海防、陸路戰守必不可少之利器、況當時專恃購之外洋、不獨財用外耗、萬一過有緩急、敵船封口、洋埠禁售、受制於人、束手待斃。且陸續遠購之器、種式參差、彈碼各異、極易誤事。兼之或係舊槍改造、或彈碼曾受潮濕、膛泥居奇、流弊已見、不獨公身歷目覩、當時諸臣亦所熟知。乃過時飄忘、反笑爲人之多事、此末世人才銷乏之徵、而公之孤立無援、其心志爲獨苦矣。參看本集卷三十。

四月、武穴匪徒焚毀英國教堂、毆斃教士及洋關簽手二人、派員確查、飭文武水陸各營嚴防滋事、照知駐漢各領事、飭各教堂暫勿收養嬰孩。時江甯、蕪湖皆有焚毀教堂之案、沿江上下訛言四起。以訛言起於教堂育嬰、告各領事力任保護緝兇、屬教堂暫無收嬰。旋獲犯十餘人、正法二人、從犯分別監禁、剴示、撤保護不力之官一人。教堂由官修復、賠教堂損失、恤教士家屬款四萬五千餘兩。歷三月而案結。

五月、設方言、商務學堂。設湖北輿圖總局、以鄒代鈞爲總纂、教授學生測繪、分四路、期以三年竣事。

六月、飭南北兩省產茶州縣講求製茶。道員曹南英條呈採製揀選之法、分發各州縣、如法講求。安化一縣前此

行之有效、飭司核獎。

七月、宜昌法國、美國教堂、英人住宅被焚、令地方文武確查嚴防、拏犯懲辦。緣法國教堂誤收被拐幼孩、人民懷疑、入堂滋鬧、並至美國教堂尋釁、兩堂均失火被焚、延燒英國住宅。公聞報、立電查問、戒勿一字虛飾。荊州沙市人雜匪多、並飭加意防範。懸五月而案結、獲犯十二人、徒流充軍有差。償銀十六萬餘兩、與法領事議定以後由官紳每月赴育嬰堂稽查、以釋羣疑。

八月、鍊鐵廠開工興造。

添募勇營千人、鎮懾地方。時漢口大火、延燒千戶、十月、謠言四起、省城鄉試士子雲集、人情惶恐、荊沙一帶訛言尤甚。通省祇步勇七營、不敷分布、奏請添募三營、水陸兼操、調記名提督熊鐵生統之、曰鐵字營。時戶部提各省土藥稅一百萬元充關內鐵路經費、並減馬步勇營以資抵補。公奏言、湖北匪多勇少、勢難再裁、乃止。

電請總署告英使、飭駐漢兵船勿啓衅端。時駐漢英領事與其水師總兵來見、謂奉其國命、如地方匪徒滋事、危及洋人身家性命者、即用槍礮擊散。公謂如此必啓衅端、無從保護、既已電達總署、又詔之駐英薛叔耘星使、卒得無事。

借調南洋兵船駐防武漢。南瑞留駐漢口、測海往來游巡、英領請借船運兵往宜昌、拒之。

九月、止各國水師會操於江上。

子權中式順天鄉試舉人。

十月、獲哥老會匪首高德華等、處以死刑。是年八月、鎮江關稅務司英人梅生代會匪私運軍火、爲江海關査獲、訊知會匪密謀將於鎮江、攻金陵、其頭目皆在漢口。鄂省先於春夏間獲匪李典等、九月又獲高德華等、皆哥老會匪首、訊出主謀者曰李洪。李洪、李世忠養子、易名斯謀、曾捐道員、將爲父復仇、約十月十五日起事於沙市、沿江同時響應。謀既洩、高德華等皆伏法。十九年、獲匪匡世明、解江甯、與李洪質訊、洪畏罪伏誅而斃。沿江各埠於輪船上下乘機行竊者、謂之扒手、是年因嚴緝會匪、獲扒手多人、行旅安謐者數年。

刻湖北歷代名賢著述。湖北學政趙尚輔已刻三十二種、爲湖北叢書、以未刻或未獲者歸公、公發崇文書局續刻、曰江漢叢書。

十一月、辦清甘肅新餉、奉旨、湖廣總督張之洞賞給頭品頂戴、以示鼓勵。

十二月、選譯洋務諸籍。分十二門、曰疆域、官制、學校、勞工、商務、賦稅、國用、軍實、刑律、邦交、教派、禮俗。光緒十五年、公在粤任、曾咨王紫詮在滬延通人譯印、至是許文肅方使俄、又請其擇精要者分門代譯。

光緒十八年　壬辰、　西曆一八九二年、　五十六歲。

正月、李文忠年七十、爲文壽之。時居敬山寄分教兩湖書院、代作初稿、公別爲一首、運典切合時事、而不檢書稿成、令人覆檢無誤、因語人云、功力須積於平時、臨時檢書無益也。

派工匠十名赴比國煉鋼廠學習。

二月、查禁湖南詆毀洋教歌謠版片。甯鄉人周漢、在籍道員、素惡西教、以崇正絀邪自任、刻書流播。上年各教案鬧

事謂由漢刻書而起，固請嚴懲，又請通商湖南，以爲要挾，而湘人方稱許周漢之爲人，急必生變。至是領事請益堅，乃檄糧道惲祖翼往湘查辦，寬嚴互用，起出歌謠板片解鄂銷毀。周漢查傳無著，薄懲刊刻印刷之人，奏明結案。

定產茶州縣勸懲章程。

三月，奏請撥借煉鐵廠經費。原估二百四十六萬八千餘兩，部撥二百萬，就此數撙節辦理，嗣添購機爐，增三十二萬四千餘兩。會沿江豐稔，釐課增收，借撥十萬，並提糧道庫存外銷款二十萬，俟廠成見利，分年歸還。參看本集卷三十一。

四月，發美國棉子於產棉各州縣，令民試種。告民間，收成時由織布局出高價收買。是年，民間不知種法，收成頗少。明年再購美棉子給之，刊發種棉須知，廣爲曉諭，所收稍豐。又明年，以織布局所出棉子給之，棉種漸以改良。

閏六月，海軍衙門奏各省辦清海軍鉅款，請獎敘籌辦諸臣。奉上諭，張之洞力顧大局，殊堪嘉尚，交部從優議敘。

襄陽大疫，民間訛言洋人置毒井中，行人形迹可疑者，輒擅殺之，嚴飭府縣查拏懲治，並保護光化、穀城及各縣教堂。

七月，襄陽穀城教民房屋被焚，派兵彈壓查辦。

止英法各領事勿往湖南。周漢案結，湖南仍有揭帖詆教事，英領欲乘兵輪赴長沙，阻之不聽，會新任巡撫吳大澂入部總署，電與英使周旋，及吳到漢，晤英領，允不入湘，而法領事又請同往，時長沙歲考書生二萬餘人，揚言與新撫爲難，法領氣沮而止。

九月、定嚴懲會匪辦法。會匪在長江一帶氣燄甚張、近入漢句結益廣。公爲湖北治安計、並爲他日大局憂、就部定就地正法章程、分別輕重、嚴首要、寬脅從、宥自首、定地方文武官員罰、以遏亂萌。 嚴禁各屬佐雜擅收民詞。

十二月、北路沿邊各屬盜匪日熾、奏派文武專員辦緝捕事。 奏請截留漕米及運貨賑宜施鄖三府災民。 漢陽煉鐵廠之機器廠、鑄鐵廠、打鐵廠及大冶運鑛鐵路五十餘里先後告成。 子仁實生。

光緒十九年 癸巳、西曆一八九三年、五十七歲。

正月、大理寺卿徐致祥劾公辜恩負職、廷寄交兩江、兩廣總督確查具奏。

三月、會奏興辦蠶桑事宜。略謂、湖北向稱澤國、農民終歲勤動、田畝所入、爲利甚微、一遇偏灾、立形匱乏。欲廣開利源、惟有興辦蠶桑、補農力所不逮。考之禹貢、荆州厥篚玄纁組。近時江陵、天門、穀城各有綢絹、黃州、沔陽、當陽、南漳等處產絲不少、特樹桑飼養之法不逮浙人。臣等體察情形、非藉官力振興、無以廣風氣而濬利源、歷經派員赴浙、購運桑苗、分發各州縣栽植、采購桑子、由江漢兩縣購地播種、刊輯蠶桑簡編、詳列栽桑養蠶、摘繭繅絲成法新義、散給士民考求、不許取民一錢。自十六年起、共發過各屬桑苗已及千萬株、成活者甚多。現又委員赴浙采買湖本桑株、應用器具、並招募匠師來鄂指授云云。此摺由譚滌主稿。

四月、奉上諭、前據大理寺卿徐致祥奏湖廣總督張之洞辜恩負職、當諭令劉坤一、李瀚章確查具奏。茲據先後查明覆奏、張之洞在兩廣總督任內、並無懶見僚屬、用人不公、興居無節、苛罰濫用等情。現在湖北辦理煉鐵開鑛、尚無浪擲經費情事。其餘各條、均係傳聞之誤。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亦無掊克聚斂實據。張之洞、王之春均著無庸置議。候補直隸州知州趙鳳昌不恤人言、罔知自愛、著即革職、勒令回籍。張之洞向來辦事尚屬認眞、嗣後於應辦事宜務當督率屬員、力求撙節、妥爲經理、用副委任。

附錄徐奏原摺、爲彊臣辜恩負職、據實糾參、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湖廣總督張之洞博學多聞、熟習經史、屢司文柄、衡鑒稱當。臣昔年與之同任館職、深佩其學問博雅、偉器亦早相推許。該督當時與已革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佩綸並稱發輔魁傑。洎光緒五六年間、前軍機大臣李鴻藻援之以進、蒙我皇太后、皇上虛衷延攬、不數年、洊擢巡撫、晉授兼圻、寄以嶺南重地。而該督驕泰之心、由茲熾矣。司道大員牌期謁見、有候至三五時、候至終日而仍不見者、視爲故常、毫無顧忌。至候補府州縣以下、竟不接見、屬員之賢否不問也、公事之勤惰不察也。所喜者一人而乘十數差、不喜者終歲而不獲一面。其賞識之員、率皆浮薄喜事、功利誇詐之徒、厚貢誠樸者則鄙爲無能而不用。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即其幕友亦莘苦之。探訪

本地富家暨寄籍流寓者、家有厚資、則抵瑕尋隙、藉端罰捐、則作爲樂輸、或令其認罰、其數竟有至一二十萬兩不等者、已大失政體、所罰之款、恣意揮霍、雖未必入己、而收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名曰新公、款則歸於無何有之鄉、中飽於不肖吏之橐。而該督明知之而隱忍之、屬僚中無一敢諍者、同寅中無一和衷者。藩司王之春、壬熨也、措克梁欽、職復恩蔡、夤緣要結、夫人而知、而該督以爲有才、竭力保奏、保舉直隸州知州趙鳳昌、細人也、小有才、奔走伺候、能得其歡心、該督倚爲心腹、終日不離左右。官場中多有諂媚趙鳳昌以錢營差缺者、聲名甚穢、該督方自以爲能使貪使詐、而不惜甘受其愚、且深諱其失。統計該督蒞粵五年、虧耗國家帑項暨私自勒捐者、總不下數千萬兩、惟建設廣雅書院、書局、培植士林、差強人意、然規模已太侈矣。其餘非虛糜即錯納。光緒十五年、該督創由京師蘆溝橋開鐵路至湖北漢口之說、其原奏頗足動聽、迨奉旨移督湖廣、設北辦理、該督聞命、即爽然若失、蓋明知其事必不成、而故挾此以動朝廷、排卻衆議、以示立異、而不料皇太后皇上燭照如神、早窺破其隱矣。說既不行、則又改爲鍊鐵之議、以文過避咎。乞留鐵款、冀信人言。今日開鐵礦、明日開煤鐵、附和者接踵而來。此處耗五萬、彼處耗十萬、主持者日不暇給、浪擲正供、迄無成效。該督又復百計彌縫、多方搜索、一如督粵時故智。他如借電竿以震湖南、毀通橋以運機器、衆怒莫遏、幾至釀成巨患、貽宵旰憂。又如督署被焚、而不入告、州縣補缺、而勒捐派、凡此之類、指不勝屈。書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今該督前後所爲、無非咈百姓以從己之事、剝削元氣、膜視民生、輾轉相尋、恐滋禍亂。楚北在京人士、言及樂工、不勝歎息、尤痛恨該督被皇太后、皇上如此寵遇、而逞臆妄行、一至於此也。臣訪觀該督生平、謀國似忠、任事似勇、秉性似剛、運籌似遠、實則志大而言誇、力小而任重、色厲而內荏、有初而鮮終、徒博虛名、無裨實際、殆如晉之殷

浩、而其堅僻自是、措置紛更、有如宋之王安石。方今諸臣章奏之工、議論之妙、無有過於張之洞者。作事之乖、設心之巧、亦無有過於張之洞者。此人外不宜於封疆、內不宜於政地、惟衡文校藝、談經徵典、是其所長。昨歲該督祝大學士李鴻章壽文、極意諛頌、末有度德量力、地小不足以回旋。夫以兩湖幅員之廣、畢力經營、尤恐不足、而顯嫌其地小、夷然小府爲耶、何其狂誕謬妄若此之甚也。該督之兄張之萬久居政府、中外臣工或疑於情面、不免有投鼠忌器之見、故無一陳奏於我皇上之前者。臣迹其行事、採諸公評、據實參劾、事理昭彰、該張之萬亦不能曲爲之庇。至黜陟進退、權操自上、非臣下所敢擅預、伏乞皇上聖鑒。

附兩廣總督李瀚章覆奏、爲查明湖廣督臣張之洞被參各款、均係傳聞失實、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奉上諭、有人奏疆臣辜恩負職、據實糾參一摺。據稱湖廣總督張之洞前在兩廣任內、司道謁見、往往候至終日而不得見、候補縣概不接見、所喜者一人而兼十數差、李岱浮薄詭詐之流、與居然節、號分不時。深訪本地富家、借端苛罰、數至鉅萬、恣意揮霍、虧耗帑項、皆延藩司王之春掊克聚斂、直隸州知州趙鳳昌聲名皆穢、該督俱加信任等語。著李瀚章按照原奏各節、確切查明、據實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承准此。臣謹閱原奏所參懷見僚屬、用人不合、興居無常、苛罰濫用各節、臣昔未至粵、亦有所聞、逮到任後、隨事考察、始知非虛。大抵不得志於其時、又未深悉其事者爲此過甚之詞、傳播遠近也、謹爲我皇上陳之。司道皆欽簡大員、與督撫切近共事、若不隨時接見、理固不可、勢亦不行。聞張之洞偶遇手治簿書時、局員進謁、不無稍待、未聞候至終日尚不得見。爾時之司道等官亦無言及此者、至於候補之員、人數太多、有事

則常見無事則常見此各省所同不獨張之洞爲然也人生才具長短各
殊或兼數事而有餘或任一事而不足張之洞任內間有一人兼充數項
差使者皆係量才任使各有成效如果專尚浮誇可其所好諸務何由而
理又聞張之洞在翰林時講誦達至夜分外任時判牘亦然及其至粵正
當多事之秋外力支持日不暇給譽之則曰夙夜在公劬勞罔懈毀之則
曰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惟既未誤公此等小節無足深論罰繳之錄不下
七八十萬已造報未造報者皆有冊案可憑取之於闈姓吏役博徒標匪
以及貧劣各員而非抑勒於富家用之於充餉濟賑利農恤士以及營造
各要工而非銷耗於無益取貪詐非分之財上資軍國下濟士民揆之理
法豈得爲苛且皆獨斷施行屬員無從迎合王之春以江蘇候補道奉旨
補授廣東糧道張之洞因其才具尚好加之任使該員兩次署理藩司照
章綜理並未創立名目多增進款謂爲掊克聚斂未免無因趙鳳昌派充
巡捕僅供奔走備傳呼而已而官場陋習在大吏左右側目之爲要人趨
附諂諛皆由是起其用舍取奪司道不得專督撫不得私巡捕微員何能
干預臣見舊冊案中趙鳳昌曾將洋行例送茶金呈繳充公似張之洞約
束尚嚴不致受其朦蔽張之洞到兩廣總督任時海防戒嚴遇事孔棘黎
匪客匪乘機思逞雖有彭玉麟力疾坐鎮而徵發兵餉籌畫地方剿除伏
莽維持洋務期弭後患則張之洞經畫爲多用項雖多委非浪費軍務甫
竣即遣撤添調添募之兵以期撙節黃江稅廠潮橋鹽務皆掃除更張拔
其病本取中飽應發之款而歸之公出入之際敬謹若此豈肯恣意揮霍
虛耗帑金該前督臣任內用款業已分案造報均係實用實銷並無浮冒
所建書院書局或自捐資或用罰款爲數不少並未動用正項人所共知
張之洞在粵時正值海疆有事政煩費鉅歷年辛苦經營時勢亦與今不
同倘非身至其境留心考核固無以知其措施之迹與傳聞之謬也欽奉

上諭、飭臣確查、斷不敢稍有瞻徇、代爲粉飾、謹據實擇情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五月、麻城縣民毆殺瑞典教士二人、命地方官嚴辦。麻城本無教堂、瑞典教士僱保鑣者往、阻之不可。到後、鄉人往觀、教士令鑣手擊之、眾怒、毆殺教士立斃。駐漢各領士合謀爲難、幸瑞典總領事尚明理。十一月、此案議結、處死罪者二人、餘犯遞減、償銀三萬兩有奇。

命荊宜施道修明張文忠公墓。張江陵墓地低窪、將淪於水、命安爲培護。

六月、遵旨籌撥織布局官本。詹事志鋭疏請整頓商務、下總署議、復奏言、上海已設織布局、機器局、張之洞亦經奏明設局織布、請逐漸推廣、或撥官本、或招商股。奉旨依議、湖北織布局前已開工、而添購機器、增款三千餘兩、騰挪借支、以資周轉。至是以積存習常捐八萬兩、奏撥爲開辦經費、照章生息。

八月、奏請設廠開鑄銀元。湖北鼓鑄久停、銅貴錢少、因仿廣東成案、開鑄銀元、購中等機器及造廠所費凡四萬餘兩、司道庫存商有賀常捐、鹽釐外銷公費三萬數千兩、爲彌補銀鉛折耗之用、即以此款購機設廠、不足者另籌。

出省校閱營伍、查勘煤鐵礦工程。二十二日、乘兵船溯江至馬鞍山、查勘煤井、折而東下、至黃州。二十四日、調齊黃州、興國、德安等營弁合操、申明賞罰事畢、至大冶石灰窯、登岸抵鐵山舖、閱鐵路工程、鐵山礦石及各種機器、並至王三石地方勘視煤井。旋登舟至田家鎮閱礮臺。二十八日回省。

九月初五日、校閱漢岳兩鎮師船鐵字三營、襄河水師三營於青山。距省城三十里。

煉鐵全廠工成。凡十廠、曰煉貝色麻鋼廠、煉西門士鋼廠、造鋼軌廠、造鐵貨廠、煉熟鐵廠、煉生鐵廠、是爲六大廠。曰造機器廠、鑄鐵廠、打鐵廠、造魚片鈎釘廠、爲四小廠。上年竣工者三、本年自二月至七月全廠告成、而煤鑛工程未竣。先是、於大冶之王三石、江夏之馬鞍山勘得煤鑛、皆合煉鐵之用、分別大辦。至是王三石井工未成、馬鞍山井成而煤層尙少、設備亦未周、所採不足於用、乃購外洋焦炭、與湘煤配合用之。

十月、設自强學堂。就方言、商務學堂改設。　設荊門至安陸電綫。　二十日、上諭譚繼洵馳往四川查辦事件、湖北巡撫著張之洞兼署。

十二月十六日、省城製造火藥局火。毀斃工匠八人、因傷而死者十二人、自十七年以原有藥庫密邇居民、移建於黄土坡、故此次未延燒民房。

光緒二十年　甲午、西曆一八九四年、　五十八歲。

正月初十日、煉鐵廠開爐煅鑛。　議設水泥廠於大冶。化驗大冶灰石可製上等水泥、當時雖未辦成、後成大廠。

二月、交卸兼署巡撫篆務。　整頓漢口茶務。吳湘撫銳意整頓、奏派道員莊賡良來鄂會辦恤商之策、議定於漢口設茶商公所、撥借官款三萬兩創辦。

三月、直隸總督以公捐田贍族事上聞。贈公官貴州時、嘗欲仿范文正遺規、設義莊贍族。公恪遵遺訓、於南皮大于莊、李習莊兩處置地一千三百四十五畝、價銀一萬五千七百七十五兩、以爲合族義莊、族中貧苦之家、老疾、孤幼、節婦及喪葬無措、幼學無力、考試無資者、俱於此項出產內分別佽助。詳定章程、存於宗祠、採族人公正誠實者經管、闔族公同稽查、永杜後人典賣。照鈔紅契、呈南皮縣存案。其同高祖以下別置孝義堂義莊、贍之、後改名敦雅堂義莊、其贍合族者曰五福堂義莊。旋內閣奉上諭、湖廣總督張之洞仰承先志、捐出贍族、古誼可風、著賞給御書扁額一方、以示嘉獎。欽奉到御書錫類推恩扁額。

五月、煉鐵鑪開煉。

六月初一日、閱視煉鐵、槍礮各廠。初十日、槍廠火。毀廠屋七排、機器總修理者約五分之一、總廠梁棟初用木料、時酷暑、以爲熱極而火發、後乃知奸細所爲。嗣是改用鐵梁鐵柱、明年五月修理完工。嚴禁各屬審案用非刑、杖責無辜、久羈人證、淩虐獄囚。朝鮮亂作、日本與中國將失和、江海戒嚴、檄水陸諸軍嚴防。

七月初一日、朝旨與日宣戰、令數省江防聯爲一氣。初十日、派按察司陳寶

箴赴江甯會商防務。十二日、公出省、至田家鎮閱視礮臺、布置防務。田家鎮建礮臺十四座、募勇二營駐防、名武勝營。奏派提督吳鳳柱帶馬勇三營馳赴天津、聽候調遣。到津後移駐山海關、續募四營由湖北供餉。籌給諸軍槍械。湖北從前無後膛槍、公自粵移任、借槍二千枝、並行營車礮十八尊、其後續有增益。是時以宣戰過速、購運不及、槍礮亦未成、因向上海洋商及各國多方添購、凡北上諸軍過境者就鄂省所存悉索以應。又以粵軍多精槍、建議請調右江鎮總兵張春發、高州鎮總兵潘瀛率所部北上。又電粵商撥槍彈運鄂、而公在粵時所購槍礮、李督舉以接濟北洋、銀元局鹽餘之款、廣雅書局積存之款、並奏撥應用。十九日、奉電旨、吳大澂奏自請帶兵助戰、奮勇可嘉、照所請行。

八月初二日、吳湘撫抵武昌商籌接濟。所部止總兵劉樹元四營、及抵天津、奉旨防山海關、公奏准調防岳州長沙之余虎恩振字三營北上。九月、奉旨調熊鐵生帶五營北上。余虎恩添募二營、開拔需時、令奏調來鄂之副將吳元愷統礮隊四營赴山海關、發餉三月、均歸吳撫院調遣。

九月初十日、奉旨、張之洞來京陛見。是時屢有電奏陳軍事機宜、奉旨後值諸軍北上、籌餉、籌械、籌運、夜以繼日、疲極而病。

十月初四日、奉旨、前諭張之洞來京陛見、日久未接覆電、著即迅速啓程北上、毋稍延緩。初五日、奉旨、劉坤一來京陛見、兩江總督著張之洞署理、迅赴署任、毋庸來京。　奏明鐵廠開煉兩爐、槍礮廠添設礮架、槍彈三廠、織布局增設紡紗廠、並開辦繅絲局。上爲辦理交卸事之一、籌辦各廠不始於是時。煉鐵兩爐亦開其一、但一切規模原備兩爐之用、僅開一爐、致誠而費不能省。前在兩廣籌有煉鐵專款、故奏請借款應用。紡紗廠之議始於上年、時洋紗進口日多、上海新設紡紗各廠行銷甚廣、湖北初議官辦一廠、繼又招商集股、添設一廠、企以贏利、補於廠之不足。繅絲局官督商辦、官本八成、商本二成、繅車二百釜、後歸商辦。參閱全集卷三十五。

奉硃批、快槍快礮爲現在行軍利器、該督於數年前籌備及此、足徵思慮深長、此摺照所請行。先後陳奏煉鐵、槍礮諸事、皆下戶部議奏、惟此摺特旨准行、亦聞鼓鼙思將帥之意耳。　又奉諭旨、張之洞奏鄂省織布官局招集商股、增設紡紗廠、並添設機器各摺片、業經批諭照所請行矣。湖北煉鐵、織布各局、均經張之洞辦有頭緒、現雖調署兩江總督、所有應辦事宜仍著該督一手經理、督飭前派各員認眞妥辦。　是

月、逢皇太后六旬萬壽、頒賞大壽字一張、大緞二匣、帽緯一匣。又因進呈貢品、頒賞福壽字各一方、蟒袍一件、荷計一匣、三鑲玉如意一柄、八絲綢兩疋。初八日、交卸篆務、即日起程。是日奉旨、江甯將軍著張之洞兼署。十一日、行抵江甯。　十二日、子仁頲娶於吳縣吳氏。請卿中丞之女。中丞弟大澂送女至武昌、在八旗會館成禮。甫到甯、聞旅順孤危、敵兵分撲金州、大連灣、奏陳關內外應急之策。見本集卷七十六。　奏請以彭楚漢署長江水師提督、陳鳳樓留防徐州、調李先義募粵勇六營來江南。　籌購船械。購船屢議無成、在鄂所購之械亦須明年始能運到、惟在鄂訂購者到後即分濟北洋、並供江防之用。到兩江後所購者至二十一年二月止、本息合計二百八十餘萬、兩部意責江南籌還、公請五省分攤以協餉改撥。嗣部議准、以借款撥還、而江甯於鹽釐項下認還者僅七八十萬兩。　十六日、接署兩江總督、辦理南洋通商事務、欽差大臣、兩淮鹽政、江甯將軍各篆務。　奏准向淮商勸捐助餉。凡一百萬兩。二十四日、奏請敕馮子材募粵勇十營來江南、辦理吳淞沿海等處防務、並調廣東副將林保等續募六營歸子材節制。敵與英約不犯上海租界、不入長江、而製造局在租界外、又南

滙、川沙、金山衛一帶皆可登岸，故調募粵勇，爲沿海游擊之師。僞部仍曰萃軍，李光義所部曰廣義軍，林保曰廣保軍。嗣又調黄守忠三營來江，曰廣忠軍。　設北上諸軍轉運局。　二十四日，旅順陷。

十一月初五日，奉電旨嚴飭吳淞各口加意防守，幷於白茆沙、任家港、滸浦一帶淺水處設防。　派員稽查各礮臺，多不合法，飭各將領切實考究操練。

十四日，奉旨准江南息借商款。公與劉忠誠會奏籌餉事宜，有此一條，部章息借商款二年半爲期，商束息借六年爲期，由稅務司簽字給票，江南參用部章、粵章，凡收借款二百三十一萬兩。　電奏南洋吃緊，募軍無械，請以出使大臣許景澄所購槍五千三百枝留南洋應急。奉旨，現前敵各軍取待槍到進發，該督輒請截留，實屬不顧大局，著傳旨申飭。

十二月初一日，出省閲視海口沿江各礮臺。帶同洋幷及出洋學習礮臺之員逐一查閲，親加指示，凡不如法者飭速改正。貴州鎮總兵丁槐熟諳地營，適統兵過寧，屬至江陰指示。提督楊文彪經劉忠誠奏調北上。時調募粵勇皆未到，江南空虛，公以文彪尚知礮臺作法，令將鎮江各臺修改，請改派張桂林出關。此行往返約十餘日。　嚴禁水陸各營剋扣、攤派、擋餐、吸烟諸積弊。　設通海、淮揚、川沙、金山、乍浦各電綫。　令徐州鎮道督剿

福匪。福匪倡亂於江蘇、河南交界、明年二月、獲首要各犯、盡法懲治、匪患以平。歲除奉寄諭、有人奏息借商款、江南奉行不善、又有戶捐、鋪捐、房捐名目、騷擾怨咨、命查明指參、督飭妥辦。明年四月、覆奏江寧紳富捐款至上年十二月止、僅收一萬一千餘兩、借款一千兩、蘇州紳商借款三十三萬餘兩、餘爲官款及各官借款、上海亦祗一百萬餘兩、戶捐、鋪捐並無此議、房捐未辦。如有貪私之員、捐借擾累者、當立予嚴參。見本集卷三十七。

光緒二十一年　乙未、　西曆一八九五年、　五十九歲。

正月、禁英商紡紗機進口。是時紗布利厚、怡和洋行謀在滬設廠軋花紡紗。上年十二月、總署照會各使、洋商販運機器、有礙華民生計之物、爲稅則所不載者、不准進口。道員盛宣懷請公援案禁止、其後馬關定約許日本臣民任便於口岸以機器製造土貨、英商利益均沾、滬廠遂撤。　湖北銀元局成、奏援案歸南洋經理、餘利協濟鄂省、奉旨允行。

布置通海各屬防務。海州之青口、灌河口口門較深、防敵兵闖入、飭清江道、海門廳爲入江北岸首衝、均派兵扼守。辦海州、泰州、通州、海門三路民漁鹽竈團練、以清內匪。　奏請借洋款購軍艦、重整海軍、用洋將練重兵於徐州、備中原緩急。奉電旨、張之洞向來辦事實心、近覽迭次電奏、於料敵籌備事宜亦多可采。現在軍事方殷、張之洞務當不分畛域、通籌大局、將籌

款購械、選將、籌兵等事設法妥辦，俾戰守有資，用副朝廷倚任之意。時中國戰艦覆盡，敵據海面，扼陸路，以致餉輸、公知非亟整海軍不足以圖補救，措不能用。參看本集卷七十七。

二月初四日，電陳割棄臺灣之害。李文忠以正月二十四日奉旨與日本議和，日所要求於朝鮮自主、中國賠款外，割臺灣，南洋此時始得報，屢電力爭，時文忠尚未就道。　十四日，吳元愷等軍潰於石山站，電飭戢罪立功。元愷軍旋調甘肅剿匪。　二十二日，敵艦游弋海州，亘三日，飭地方文武嚴禁漁船爲敵引水。

三月十二日，海州告警，先後派軍三十餘營分布沿海及清江以上運道。

十三日，萃軍到江南，馮子材即日馳赴海州，公飭諸軍悉聽節制調遣。密籌濟臺灣餉械。馬關議約停戰二十一日，而臺灣不在停戰之內。二月二十九日，在陷澎湖，奉旨密籌接濟，撥給一千六百餘枝，彈一百餘萬。　二十三日，中日和約定議。二十六日，聞和約有割遼東、臺灣之款，電奏瀝陳其害，請設法補救。見本集卷七十七。

四月初一日，又知有內地通商及口岸製造土貨各款，再陳權宜救急之策。

見本集卷七十八、下同。初十日、聞將以十四日換約、會各督撫電奏、請由各國居間切商展期。十四日、和約互換於煙臺。十九日、電奏再陳補救。二十一日、臺灣民電請代奏留巡撫唐景崧仍理臺事、由各國從公剖斷。停止江蘇各屬軍興捐款。停辦近海各屬團練。

五月初二日、臺灣民自立爲民主之國、推唐景崧爲總統、公遵旨停協助臺灣餉械。十三日、景崧率兵弁千五百人內渡、臺灣有駕時美、新葫、福建三船易德旗而出。十七日、景崧至吳淞。二十九日、至江寧、以江甯協餉二十萬兩、臺灣另款四萬九千八百兩、雖未到之洋礮十餘、槍一萬一千枝、並易旗之三船派員繳還。公代奏應否陸見、奉旨著即休致回籍。是時留守臺灣者有總兵劉永福、知府黎景嵩、苦守三月、餉械俱盡、累電乞救、各省遵旨俱不能應、嗣由閩督派船接官弁兵丁內渡。籌練自強軍。日兵以德將教練而强、公懲前毖後、擬仿德國營制、練馬、步、礮、工兵一萬人。正月間、奏請用洋將練兵於徐州、至是延訪德國將弁曾經戰陣者、立自強軍、自強軍始於此。籌撥充湖北槍礮廠。創造金山衛等處礮臺、並改修吳淞、江陰等處礮臺。時江甯借洋款一百萬鎊、以應軍需、會軍事略定、因奏請以此款練兵、造械、築壘。設下關躉船、淮口浮橋、造馬路、自江甯城中達下關江岸。

閏五月，裁勇三千二營。續裁營甚多。總兵朱洪章卒於金山衛。洪章，貴州開泰縣人。同治三年金陵之役，論第一，而名位居次，以蕭孚泗爲首功。及是公追論前勞，請從優賜卹。議留北上湘軍精鋭者。北上援軍陸續撤遣，有裁湘留淮之說。公謂淮軍驃悍難馭，湘軍尚多樸勇可用之將，恐不久內地將有變亂，宜湘淮參用，備緩急，維大局，並致電劉忠誠、翁文恭論之。奏請修備儲才。詳本集卷三十七。

六月，奉電旨敕議出京至清江興辦鐵路。又以日本約內改造土貨一節關係最重，敕江浙等省籌於出產處先抽釐金，并招商多設織布織綢等局，廣爲製造，集款購小輪專在內河運貨，以收利權。公覆奏，仍主先辦盧漢鐵路。遵旨遴保勝任人員，舉前臺灣布政使于蔭霖、前內閣學士陳寶琛以應。又請由上海造路，通蘇州而達江寧，旁達杭州。詢訪紳商，令陳招商設局，行輪內河辦法。遵旨保薦人才，前臺灣布政使于蔭霖、前通政使黄體芳、前內閣學士陳寶琛、前陝西布政使李用清、前山西布政使林壽圖、前翰林院編修梁鼎芬、前合肥縣知縣孫葆田、新授安徽按察使趙爾巽、江蘇候補道程儀洛、新授廣東惠潮嘉道陸元

鼎、漢黃德道惲祖翼、川東道黎庶昌、本任溫處道袁世凱、廣東候補道王秉恩、安慶府知府聯元、江西瑞昌府知府江毓昌十六員。請申明中法條約正義，限制教堂於內地置產。咸豐十年議中法條約，倉卒覓譯人不得，以法教士調華文者充之，教士於華文約本私增法國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一語，法文約本無此文，此條約上明言以法文爲正義，公特舉此以折法領事，其氣立沮。是年法使請總署通行各省，凡教堂在內地買產，勿庸先報地方官。公奏請申明約章，示以限制。子權以蔭生由吏部帶領引見，奉旨外用。

七月，電奏補救和約事宜。凡十九條，詳本集卷七十八。協濟陝甘槍械。陝甘回匪猖獗，甘督電請協濟，凡撥解槍四千枝，前後膛車砲二十尊，奉旨有力顧大局之褒。設內河輪船總局。總局設上海，招股商分路開辦。上海至蘇州爲一路，蘇州至鎮江爲一路，鎮江北至清江浦、西至江甯爲一路，上海至杭州、湖州爲一路，上海至寧波、台州爲一路，吳淞至崇明、通州爲一路。准載客拖帶貨船，於上船及到岸時收釐，以行船餘利之半報効充餉。奏奉電旨，崇明、甯波等路涉外洋，不必辦。議設商務局。分設上海、蘇州、江甯三處，就息借商款二百三十萬兩，許商民領款開辦製造土貨各廠，以機器繅絲爲大宗，設於無錫，並開繭行，俾鄉民養蠶省工，蠶利日旺。其餘製洋糖、洋瓷、洋燭、火柴、洋酒、水泥、針氊之類，皆設廠上海。每廠領款不得過十萬，年息六釐，分十年歸還。不入官本，由商自辦，商

務局但經理付逗各款。是年、無錫商人集資請開繭行者四十餘家、而絲廠、洋糖之和因需款較多、情形複雜、迄未成功。　議覆籌辦盧漢鐵路、並議由幹路分枝達陝西、山西、山東、江西、廣東各省。近日議覆諸電甚多、奉旨、張之洞近來辭多繁冗、嗣後如有陳奏、非數百字可盡者、即具摺以聞。九月、翁文恭以公三旬電奏不至、屬文芸閣學士傳語、務照常電奏、并陳明字數不可少之故。　漢陽槍礮架彈三廠告成。　修崇寶沙礮臺。　金陵獅子山等處礮臺成。

八月、築上海十六鋪至龍華馬路。十六鋪在上海縣城與租界之間、華商精華所萃。七月、江海關道黃祖絡言、法擬拓地、日欲租地、皆注意十六鋪。公議先築路以杜其謀、即仿興工、自十六鋪橋起、至先農壇北、凡九百三十餘丈、留餘地建輪船馬頭等費八萬餘兩。嗣是華商設廠治船、綽有餘地。同時有美商擬辦電氣街車、亦以籌款自辦拒之。　初九日、奉電旨、有人奏湖北鐵政局與大冶產鐵處相距甚遠、以致鐵價太昂、且近處並無佳煤煉鐵、未能應手、犯此二病、即難收效等語。鐵政局經營數年、未見明效。如快槍一項、至今尚未製成。著張之洞通盤籌畫、勿蹈前失。公覆奏、鐵廠、槍礮廠均已辦成、並呈鋼鐵鋼軌及鐵路應用各件式樣、以快槍、藥彈咨送督辦軍務處查

驗。撥北洋、江南製造局成案，請添撥湖北槍礮廠經費。請就戶部存滬借款撥銀六十萬兩、或在江南所造瑞記款內撥用、由鄂廠將所造槍礮分四年作價歸還。並以鐵廠開煉奏准經費無著，陳明於江南籌款撥用。前奏准撥粵款無著、因更撥江南籌防局款、應用酌議准商、督復皖岸及湘岸平江新引、以復左文襄原議、共撥銀三十五萬。又報效銀十五萬、還籌防局借款。遵旨將鐵廠招商承辦，撥北川款。時醇親王已薨、翁文恭掌度支、公於發摺後（摺見本集卷三十九）致翁文恭書、有云、度支艱難、節用爲亟、計臣苦衷、亦能深喻、特以補牢治廠、用費實多、鐵政槍礮諸局既發其端、不能不竟其緒。今作已具規模、不能不完此全局。伏望範圍曲成、以開風氣。譚署理湖廣總督、以公本任內所撰湖廣輿地圖說進呈。奏略云、光緒十七年、經臣張之洞會同臣在湖北省城設輿圖總局、招考諳悉測算員紳十餘人、復選學生四十餘人、教以測量繪圖之法、一面向外洋購置經緯儀、度時表、以測天。紀限儀、記里輪、鋼練尺、以測地。寒暑儀、風雨表以測山。規筆、分角器、平行尺、以繪圖。迨各種儀器陸續到齊、各學生亦習練嫻熟、先於首府各縣分途試測、漸有把握、復分派鄒代鈞、劉翰藻、蔡國楨、輪流出境督測、並派熟察天度員紳六人分爲三路、先測六十八州縣經緯、又派已成學生四十餘人分赴各州縣測繪地面、仍在各州縣境內每縣各選數人、授以成法、相助爲理。於是昕夕考核、課責加嚴、窺星極以分南北、分日影以辨東西、指南之方向無差、記里之遠近自確、犬牙犖出、鳥道可稽。凡歷二年、而草圖成。復將草圖縮爲小幅、彙合繪圖、或脈絡偶有可疑、或度分間有未合、遣員覆核、不敢憚煩。又歷一年、而成省圖一、

府圖十、直隸州圖一、州縣圖六十有八、裝爲一函、共八冊。復考四郊之形勝、稽千古之戰爭、成爲圖說一。各府沿革、悉本全史、旁及近儒所纂史志、或分或併、或更名、歷代相承、繼續不絶、而叙山則舉旁流之水、支幹務分、叙水則詳發源之山、委曲務盡、撮其要以爲之綱、成府圖說十、直隸州圖說一、訂爲二冊。各州縣之沿革、則析自府圖說而加詳焉。疆域仿古志之四至八到、天度如揣籥之經直緯橫、山據伯益之經、水溯道元之註、鄉鎮以大領小、職官因地記貫、依格成表六十有八、訂爲二十二冊。合府州圖說爲三函、都爲四函三十有二冊、而鄂省之地圖說表以成。自開辦至告成、共糜銀三萬七千七百二十七兩、又錢二萬三千二百六十二串。

九月、整頓太湖水師。水師統領總兵李新燕捕務廢弛、奏請革職、遴將領廉能果敢者接充。　派洋弁測勘甯滬蘇杭鐵路地勢。　擇定蘇州日本租界地段。日領事議在閶門一帶、而人烟稠密、商情不便。又請在胥門盤門間、則地狹難容。堅持數月、擇定距城六里之密渡橋至覓草橋一段。公與趙撫院商定、沿河留官地十丈、捕房工務局依寧波章程、悉由我設、界內道路由我修築管理、先就官地填土興工、以示必收主權。　籌議改折南漕。與趙撫院往返籌議、民間完本色、折色俱仍其舊、而全行折價解京、歲可省運費八十萬兩。咨戶部議覆、本年冬漕仍運本色、明年或運或折、由江浙督撫會商具奏。　清查吳淞灘地、變價升科。上海、寶山兩縣先後查出一千餘畝。　子仁頲卒於江甯督署。夜半經園池、墮水而卒。

十月、致電總署、請改中日通商約務有礙主權諸稅者。　調兵船北駐旅順。

旅順日兵將退，奉旨將南洋各艦移泊，而南洋各船方在修理，不能如期北上，請先以閩船調防。十一月初一日，日軍退出。初六日，福靖船自閩北上。初九日，南洋袁奏，開濟、南瑞船北行，旋又派鏡清、南瑞前往。閱沿江礮臺魚艇。

十一月，令江海關道集華洋商化驗湖北銀元。湖北銀元本較墨元成色爲足，而滬商訛言以爲過差，抑價行使，因令外國有名化學家化驗，以釋羣疑，行銷漸暢。奏明創練自强軍，選募鄉民，責成洋將管帶。先練二千八百人爲一軍，仿西法分十三營，半年以後入數倍之，以增至半年爲止。一軍練成，以華將帶之，移洋將以教第二軍。一軍餉需約四十四萬兩。二十二年冬，公以洋情日變，洋將不宜帶兵，致電劉忠誠，以漸分派安插。奏陳籌辦江浙鐵路，請開辦郵政局。十八日，上諭劉坤一著回兩江總督本任，張之洞著回湖廣總督本任。又諭：張之洞奏南洋創練新軍，責成洋將操練，並金陵、上海興辦鐵路各摺，照所請行。張之洞既經創辦，條理秩然，即交劉坤一賡續成之，以爲補牢之計。至郵政一節，業經總署籌議，粗有頭緒矣。又諭湖廣地方緊要，鐵廠、槍礮廠甫經告成，現當開辦鐵路、整頓陸軍之際，需用甚繁，練鋼軌、製快槍、實爲當務之急。銀元鑄成，能否流通各省，該督回任後均當加意舉辦，以

立富強之本。

十二月，嚴核滬鎮兩關、淮鹽總棧、督銷局公費，節省鉅公。江海關歲節省四萬兩，鎮江關七千兩，儀棧三萬兩，皖岸督銷局三萬餘兩，鄂岸一萬三千兩，其餘關卡分別節省。

創辦儲才學堂。分交涉、農政、工藝、商務四門，學生一百二十名，爲高等，改金陵同文館爲初等，於英法文外，添課德文，均延西師教之。年需經費六萬兩，以儀徵淮鹽總棧、皖岸督銷局節省等款撥給。

創設陸軍學堂、鐵路學堂。陸軍學堂分馬隊、步隊、礮隊、工程隊、礮臺各門，學生一百五十人，三年畢業，延德將弁五人教習。鐵路學生九十人，附入陸軍學堂，延洋教習三人。學堂年需費六萬兩，以江海、鎮江兩關加解經費及膏捐充用。

復水師學堂原額。光緒十六年，沈秉成設金陵水師學堂，分駕駛、管輪兩班，學生一百二十人。十七年，裁四十名。公以學堂畢業各生已著成效，奏請規復原額。

移建松江火藥庫。庫爲江南各營礮臺火藥總匯，一設在城中，逼近民居。奉旨擇地移建，分爲三所，一設於松江城外鳳凰山，餘分設鎮江、江陰，采西法建造。

濬睢河。睢河上承黃河支流之設水河、洪河，經靈壁、泗州而注於洪澤。支流分歧，泛溢爲患。公飭地方官勘定疏濬，需工款十萬兩，以查抄衛汝貴典當充用，奏明立案。河經徐州者即以是年興工，在皖境者公回任後，皖撫以泗州民不願爲辭，擬州停辦。公致函言其不可，謂民生所關，存款有餘，機會難得，宜竟全功。

招商設紗廠於通州。公以在鄂所訂購之紗機價凡六十餘萬兩，屬陸文端潤庠提倡蘇滬機器業，張氏允而復辭，乃轉屬張修撰謇集股開辦。張氏嫌機貨本重，難招商股，旋作價五十

蘇甯、與盛京卿宣懷各認其半。上海、通州各設一廠、設通州者曰大生。世皆知張氏爲實業大家、不知實發始於此。議裁減制兵。江皖贛三省分別裁減三成、歲省餉二十萬兩。議限制上海租界。已議遊者開闢路於洋場東北、築馬路於西南。等議而入奏者、洋人不得於界外築路、已築者不得再展、華民以界外之地私賣與洋人者治罪、地方官知而不問者照溺職例懲處。遵旨保薦人才、湖南按察使俞廉三、徽甯池太廣道袁昶、分省補用道黃遵憲、江西候補道惲祖祁、江甯府知府李廷簫、江蘇候補道朱之榛、志鈞、甘肅慶陽府知府徐慶璋、補用知府錢恂、江蘇候補知縣薛培榕十員。

光緒二十二年　丙申、　西曆一八九六年、　六十歲。

正月、籌定蘇滬鐵路官本、官商合辦。蘇撫院憲公行後築路無成、公意欲開風氣、指定瑞記借款二百萬兩爲官本、兩年後可於兩淮鹽務再籌一百萬兩、餘招商股。定自強軍的餉。裁減制兵省銀二十萬、蕪湖新增米釐十二萬、蘇滬米釐停撥洋款三十八萬以充新軍的餉。請加鄂湘兩岸引票、以課釐湊解洋款、並統籌歸還之法。以上三事同時並舉、爲江南富強之基。選派學生四十人分赴英法德三國肄業。仿曾文正督兩江時成案、而選已通西文者、期以六年畢業。請於江西興辦內河輪船、仿製洋式瓷器、創辦

蠶桑學堂。自吉安至吳城、自吳城至九江、自九江至饒州、分三路行駛小淺水輪船、仿製瓷器請免稅捐十五年。江西素不育蠶、請於高安縣設學堂、講求種桑育蠶之法。　十七日、交卸篆務、即日啟程、是夕至牛渚。有詩見集。　登采石磯、太白樓、過蕪湖、袁忠節祠張讌於官廨、縱談竟日。西上、登小孤山、石鐘山、經廬山至黄州、游九曲亭、寒溪寺。所至有詩、均見集。　二十二日、至田家鎮閱礮臺。二十三日、至大冶觀鐵山。二十五日、至江夏馬鞍山觀煤井、挂綫路。二十六日、至漢陽觀鐵廠。二十八日、過江至武昌、回湖廣總督本任。

按公初署兩江凡一年又四閱月、籌防迄於善後、其間無一日休息。始至金陵、未受篆、而奏陳軍事、籌備軍械。及奉旨仍回本任、於兩江吏治民生力謀所以整飭裨補。其間張與舸先生言、乙未除夕二鼓、猶在幕府治事、丙申元旦、亦辦公竟日。今集中載此數日發摺凡十餘件、可證也。於商務實意振興、維持滬商葉成忠、何瑞棠聲譽素著、御史張仲炘所言其運糧濟寇、密旨嚴拏懲辦。公疏言兩人素有身家、且或為各路軍營、或為營游後路、糧臺委以采辦軍米重任、則其平日為人、必常為各該軍營人等所深信、似不致悖謬若此。臣遴委司道大員三次詳查密訪、不能得其影射私售之貨據。此等謠傳濟寇重情、既無確鑿、礙難以展轉流傳之詞、率興大獄、株累商民、恐請付府部議。此非保全華眾滬商不知也。於官邪吏蠹則懲創必嚴、在任文武大員各參案、均據事直陳、無所迴護。道員劉麒祥總辦上海製造局、言路劾其任意揮霍、虛糜巨款。是時製造局以製鎗軍械

故、在隸於督辦軍務王大臣。有旨、飭公詳飭劉麒祥認真規畫、排冊王大臣皆辦、並飭查有無虧短。公奉旨、即飭劉麒祥交卸、候查不以有皆飭規盡之旨、稍任臨惡。論才以濫濟為先、宜昌鎮總兵劉鶴齡、甲午冬奏調來江辦理、隨務年老矣、以不營私財、故而用之、欲激厲諸軍、擬回固氣、鶴齡故即為奏請役卸、稱為濫將。乙未冬、槩行計與致道中丞惲云、黃道開張、馬道標素部意擬先儘標素者。黃謂上游道黃祖絡、馬謂江安糧道馬祖培也。湖北鄂將劉恩榮因公斷罪、公致譚敬帥電云、副將操守最好、不缺額、不扣餉、因公受累、似可不必參辦。此皆見之奏疏電牘者、謂中不能備載、附記於此。（許同莘原記）

二月、設護軍營練洋操。以奏調回鄂之護軍營、更選募新兵足兩營、曰護軍前營、護軍後營、以都司張彪、參將岳嗣儀管帶、募德將為總教習、選本省武備學生為分教習、兼練馬步、礮工、各隊、隨時親臨考校。

三月、遵旨以鐵廠招商承辦。鐵廠自籌辦迄開煉、所費已五百數十萬兩、翁文恭在戶部、議招商接辦、道員盛宣懷初擬承領、公謂路艦礮械非鐵不成、正須官方擬允、招商非計。既而官款益絀、盛亦辭。二十一年六月、奉旨招商承辦、而英法鉅商願繳款合辦者甚衆、公慮甚多後患。時盛官津海關道、招來相商、強而後可。議定以後、廠本商籌、自鐵路公司訂購鋼軌日起、每出生鐵一噸、抽銀一兩、歸還已前官本。凡漢陽鐵廠、馬鞍山煤礦皆為官本、商辦、後凡鋼鐵煉運銷各處、均請免稅十年、優待之。此事奏摺文件、均見本集。

四月、設官錢局、行用錢票、銀元票。此票後暢行、直至民國十五年以後始漸改。

籌議峽江行船、

定漢口俄國租界條款。二十一年、德國請於漢口添設租界、政府以德有助歸遼東之力、允之。至是俄援例、以租界請、政府亦不能不允、公乃仿照開道商條款。

五月、委員勘萍鄉煤礦。萍鄉煤質甚佳、灰少、鐵廠請委礦師往勘、以備大舉開辦。

六月、改訂自強學堂章程。改舊章、停課格致、商務、課英法俄德四國語文、續添日文、共五齋、每齋三十名、附譯西書、以商文、務、鐵路、法律書爲主、補同文館、製造局譯書所不及。

籌解部派應付還俄法英德借款本息。俄法借本年二月戶部訂借英德商款一千六百萬磅、合銀一萬一百二十萬日本賠款及成海軍費、攤派各省認還、爲新借。湖北每年應解一萬兩、以付兩、部議除京餉、旗餉、備荒經費、內務府經費、出使經費等項照常分解外、餘無論何款、俱准酌提、司道關局皆束手。公謂不可令戶部失信外人、先籌還第一期款、而別籌騰挪撥款之法。

請直隸代造湖北漕船。接戶部咨、本年湖北應承造運米剝船一百五十艘、限秋間解津。公以木價昂、且時已季夏、必誤漕運、電請直督王文勤援同治五年成案、在津代造、明年湖南亦援例辦、先後省費無算。按若江先生以造船事破累、公最痛心、故極籌省事之法。

七月、遵旨繪刻承華事略補圖成。內府藏王煒承華事路鈔本、原圖久佚、公在兩江時、南書房奉旨發交督刻。是時吳清卿中丞方家居、公與以刊圖、延吳中善畫者依說爲圖、請費屺懷太史督率其事、考究歷代器物制度、配合景物、更選當時繪畫人物能手沈塘

吳友如繪成、用刻板石印兩種進呈。會北洋大臣覆奏、盧漢鐵路商辦難成、請設鐵路公司招商集股、暫借洋債墊用、以蘇甯鐵路並歸修築、保道員盛宣懷總理其事。鐵路議起、官辦商辦爭論甚烈。適粵商許應鏘等運動承辦盧漢鐵路、而又有洋款之嫌、奉旨著王文韶、張之洞會同辦理、許應鏘等准其分段承認、不得有洋商入股。公與王仔察知許等皆有洋股、商不能成。適盛宣懷以承辦鐵廠至鄂、議論計畫極爲周到、即電會奏、派其經辦。盛意欲兼辦銀行、公謂一舉兼營、忌者必衆、屬入京見王大臣探商意見、并備詢問。前司業瑞洵奏請在英德借款內提若干交公司作爲官股、俟商股招定、陸續收回。至是議路定。會奏見本集卷四十四。創設武備學堂。

八月、與北洋大臣電致總署、請以粵漢鐵路歸鐵路總公司兼辦。公意鐵路總公司必兼辦粵漢鐵路、始易招商、至是盛召見後、一切均奉特旨允准、故有是電。後盛設公學通商銀行、均繫於此。沙市開埠通商。

十月、奉上諭、前據王文韶張之洞會奏盧漢鐵路另籌辦法一摺、當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查閱。旋據奏稱、遵旨諮詢盛宣懷條陳一切辦法、均確有見地、請准設鐵路總公司、令盛宣懷督辦、從盧漢辦起、蘇滬粵漢次第擴充、即由公司招商股七百萬兩、借洋款二千萬兩、商借商還、並提撥借款

一千萬兩、南北洋存款三百萬兩、以期官商維繫、速成鉅工。昨召見盛宣懷、奏對具有條理、已責成該員實力舉辦、以一事權。仍著王文韶、張之洞督率興作、如勘路、購地及設棧造橋等事、條緒極繁、該督等不得因薦舉有人、遂將稍寬責任。作事謀始、務策萬全、著再詳細考校、悉商妥洽。盛宣懷開缺以四品京堂候補、此後摺件、著一體列名具奏。

十一月、仿學堂辦法、改兩湖書院月課爲日課。分經史、輿地、時務四門、諸生按日上堂聽受記錄、分教句校按日查齋。

議辦沙市租界。新開四口租界、本年春公委道員黃遵憲辦蘇州界務、極爭捕房及街道等管理之權、而總署允日本請求、而不得、及回任辦沙市界務、日本欲與華民雜居、公不可。日索沿江新灘地八百丈、亦不應。至是議租地寬一百二十丈、長三百八十丈、爲築土隄以障之、用費中日各半。

是歲、有憶蜀游、憶嶺南草木諸詩、速珠詩。均見本集。樊山廣雅堂詩集跋謂、公自外任後、政務蝟集、作詩甚少、乾至乙卯、自兩江還鄂、始作是詩。許同莘謂丁酉春有西吏自上海來、公索以速詩一冊、問識速珠詩命意否、答詩意暗合時事、公爲莞爾、故繫於此。

光緒二十三年 丁酉、 西曆一八九七年、 六十一歲。

正月、籌備鑄錢局。湖北錢缺價昂、上年購銅附粵局鼓鑄、運費耗折無算、乃議設局、在省購機鑄造、並以銀元局機器分用所費五萬餘兩。嗣銅價益昂、亦不合算、鼓鑄遂停。 奏請緩行製造土貨徵稅章程、改存儲關棧章程以便商民。

二月、籌辦宜施鄖三府災賑。 兼署湖北巡撫篆務。譚撫入京陛見。

三月、委員圈購蘆漢鐵路用地。一面嚴禁官商、於沿路圈地居奇、飭各縣停止印契、一面派員會同洋工程司勘地釘樁、地段照以前三年內時價酌中核定。 會奏蘆漢鐵路借用比款、請先撥款開造。盛京堂議鐵路借款、先商英德。二月、比領事來見、述其國王之意、願借款、不干預他事。公要以取益防損者數端、比領多允。從盛以英德議借在先、頗難轉圜。三月、比國官商來鄂、盛亦至、知英商於蘆漢路外兼攬造粵漢一路、公謂東路歸俄、南路歸英、貽害必鉅、而比商所開條款尚無牽涉權利之處、惟須先用中國國自有之款、再用借款、由中國國家作保、乃會北洋通奏、請借比款、先發部款開造、路成一段、抵借一段。嗣政府又慮國家爲商人作保之不便、公力陳無害。後比使取決於公、公謂書押保不如旨批准、比使無異言。六月、立草合同畫押會奏。

四月、漢水盛漲、唐心口隄工潰決、京山天門漢川諸縣告災、飭屬防匪辦賑、

速修隄工、整頓釐金。　薦舉循良之吏四人。沔陽州知州丁國楨、棗陽縣知縣李九江、江陵縣知縣張集慶、宜都縣知縣陳長樞。　預杜洋商覬覦湖南水口山鑛砂(錦砂)。湖南鑛務委員陳季同與洋商德訂立合同、不論鑛砂多少、儘歸承買、每石價銀一兩一錢。公致函湘撫、具言其害、合同旋廢。湖北辦鑛不許洋商入股、湖南無此成案、故有此失。此後略如。　二十六日、交卸兼署湖北巡撫篆務。

十月、戶部奏准土藥稅就產地徵收、湖北土稅盡失、飭所司籌議尋復舊。此時定章、土藥每百斤徵銀六十兩、各省收款歲祗一、百數十萬。總稅務司言、各省土藥每年約產三十萬擔、常收銀二千萬兩、部議仿洋藥稅釐併征之法、於出產總匯各處設總局收稅、無論運往何處、概不收稅、各省收有成數、聽提一成開支局用經費、六成留歸本省、備還洋款、餘三成解部、共有奉宸苑、頤和園等處工程。湖北不產土藥、宜昌關歲收土藥稅四十萬兩、各局卡歲收二三十萬兩、皆來自四川雲貴等省。此議行、則京餉洋款給啟廢經費皆無所出、商之川雲貴各省、亦無成。九月、復奏言、湖北徵收外省土稅、仍請照舊以維出項。

六月、紡紗局成。原議官商各占股本三十萬兩、而權限不均、商情不便、遂籌款撥還商本、由官試辦。

七月、選防綠各營兵勇練習洋操。　槍礮局添設鍊鋼廠。新式槍礮、皆用精煉之鑪頭鋼鐵廠所煉者不合用、特訂購德國製鑪鋼機、全分每日能煉二三噸、價十三萬五千馬克。　批准湘鄂試辦內河輪船。

遵旨薦舉人才、奉天府尹廷杰安徽布政使于蔭霖漢黃德道瞿廷韶漢陽府知府余肇康江蘇候補同知鄭孝胥候選內閣中書黃忠浩等六人。

八月初三日、六十生辰賜壽、皇太后頒賞御書綏疆錫祜匾額一面、歷官勤嘉茂績靖共介福錫蕃釐對聯一幅、福壽字各一方、御筆長壽字一幅、蟠桃圖一軸、雲蝠團扇一柄、蓮花摺扇一柄、無量壽佛一尊、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大卷江綢十二匹、皇上頒賞御書宣猷篤慶匾額一面、福壽字各一方、無量壽佛一尊、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小卷吉綢八匹、湯綢八匹。

修巴東長陽施南來鳳驛路。委員勘粤漢鐵路經過湘省地段。湖南風氣未開、勘路不能用洋員。

九月、籌設農務學堂。延美國教習向美購新式農具、果穀佳種。

十月、山東曹州民戕德國教士二人、德兵占膠州灣、德使索山東鐵路權。

德使海靖來鄂、兵艦隨員登岸、民有擲石生事者、德使照會至、公立飭嚴拏、

獲八人杖責枷示，並由關道代致歉忱，德使無辭而去。蘆漢鐵路借款定議。六月入奏後，中旨猶未允，至是時局緊變，遂定議以部款一千萬兩，官股三百萬兩，借比款四百萬鎊，國家批准而不擔保。令稅務司穆德和辦興茶務。穆德和忠於職守，且極究心，茶務委以集股購機製造，購地種植，惟不得招洋股，並許以商股不足，可助以官款。

十一月，重定漢口俄國租界。日本索租漢口沿江之地三百丈。該地已定爲鐵路基地，公飭總署辭商。十七日，出省勘京山縣唐心口隄工。乘船上駛，在工次周歷履勘，二十八日回省。日將神尾光臣來。公方出省，令關道及知府錢恂接待。神尾密示修好之意，是時俄謀占大連、旅順，德踞膠州，英欲擅長江之利，各國軍艦麇集海口，日本怵於大勢，故遣使來。嗣神尾又遣其參謀部員宇宮部太郎來，密告本政府命，勸中國結好英日，派學生赴日本學習陸軍。派學生赴日，遣意於此。

十二月，奏請設立粵漢鐵路總公司。粵漢路先議借美款，是年春，英商聯請承造，以中國已允法路達汴州，俄路貫吉黑，而德國謀占山東全省路權，故英必欲專粵漢之利。湘紳熊希齡等請設公司自辦，公謂路經三省，宜合辦分任，先招股數百萬，遂招、遂墊、遂修、遂押、遂借，展轉相生，則輕而易舉。湘撫陳右銘亦以爲然。公與盛京堂電王文勤會商具奏，謂時局頓發，惟有占定自辦、補救萬一，仍與美商籌



借款、請旨核定。親臨武備學堂考試。以後歲為常例。

光緒二十四年　戊戌、　西歷一八九八年、　六十二歲。

正月初二日、電奏論俄借大連、德修東路、英借抵押長江之害。見本集卷七十九。

初七、電奏論容閎請造津鎮鐵路之害。江蘇候補道容閎呈總署言由天津經德州、濟南至鎮江為南北孔道、必宜專築一路。現在德人藉口教案、欲修軌道直達濟南、倘我先造南北幹路、使不能再加展拓、最為要著。公謂如此則比國允借之款必將翻悔、盧漢或因此而停頓、故力阻之。總署尚欲納容閎之議、適因他阻力而止。

十九日、奉上諭、王文韶、張之洞、盛宣懷會奏粵漢鐵路緊要、三省紳商籲請通力合作、以保利權、並議借款各摺片。現在時局日亟、粵漢一路雖經總署王大臣奏明、次第舉辦、尚未定有切實規模、自應預爭先著。若由湘鄂粵三省紳商自行承辦、仍歸總公司總其綱領、實於大局有益。著王文韶、張之洞、盛宣懷、譚鍾麟、譚繼洵、陳寶箴、許振禕、隨時會商盛宣懷妥議招股借款各節、並選舉各省紳商設立分局、購地鳩工、認眞辦理。各國如有以承辦此路為請者、即告以三省紳商自行承

辦、已有成議、或可杜其要求。此路貫湖南腹地、銜接武昌、不特取徑直捷、練兵開鑛諸凡有益、該大臣等當妥速開辦、力任其難、以收實效。　請開岳州爲通商口岸。英人請開湘潭爲商埠、公商湘陳撫奏請自開岳州口岸、以占先著。旋總署議奏與三都澳同時開辦、奉旨如議。

二月、議粵漢甯鄂鐵路借款事。甯鄂一路、即後來浦信鐵路之發端。是時盛京堂議由江甯展築以達漢口、公亦謂津鎮一路直逼京師、且與蘆漢並行、不如罷津鎮而議甯鄂。盛與匯豐德華商之。粵漢一路、三省紳商雖呈請自辦、而集款不易、盛議借美款、公然其說。時有四路並舉之議、謂蘆漢、粵漢、甯滬、甯漢四路分頭興修、分段速造、期四年工成、鐵廠添爐造軌、不敷則以洋軌濟之。日將神尾語公、俄國西伯利亞鐵路五年可達海參崴、中國應辦之要政、若五年造成、尚可支持、俄路成則無及矣。當時論者亦謂俄路成必有席卷東方之勢、故公意欲借款造路、併力經營、甯滬借英款、粵漢借美款。盛在滬先後定議、厥後局勢又變、公主廢美約、不得已也。　創建農務學堂、開辦工藝學堂。延日本教習二人、一教物理化學、一教機器學、募製造工師二人、講求製造各事、暫設於鐵路洋務局內。

三月、創設漢口商務公所。陳列本省物產、工藝製作諸物、由商自辦、講求精進運銷等事。　創設製麻局。

撰勸學篇。教本集。　開辦萍鄉煤鑛。　子權會試中式第一百八十六名貢士。

閏三月初四日、奉旨、張之洞著即來京陛見、有面詢事件。　槍礮局添設無



熕礮廠、並添購快礮、架彈等機器、奏請加撥常年專款。局款本指撥、茲遵部添設各廠、故撥上海製造局成案、在滬海關撥給專款。以煉鐵廠、槍礮局歷年用款細數咨部立案。二十二年、鐵廠改歸商辦、鐵請官款凡五百數十萬兩。槍礮廠自開辦至二十三年止、凡用款三百六十七萬兩、均已奏明戶兵工三部咨催開列細數、飭所司分別鈎稽、咨部發明立案。奏解京營槍礮、並定各省及各路軍營用械給價辦法。遵旨廣設學堂、以減徵丁漕平餘捐永充學堂經費。在籍翰林院檢討陳曾佑等議、湖北全省丁漕減徵平餘一項、歲計七八萬串、請由州縣隨正供解交藩庫、正名曰學堂捐。十府一直隸州各設一學堂、省城書院學堂分其半、十一屬學堂攤分其半、公會撫院奏明立案。籌集招信股票、率屬繳銀提倡。戶部議行招信股票、與撫院率全省文武倡繳十萬兩、奏言、此項股票行息有定數、返款有定期、於商民本無虧損、但湖北數年以來水旱交乘、元氣未復、商民生計遠不如前、惟有體察情形、俟辦有端緒、再行續陳。請緩辦鋪戶等捐。遵旨保薦人才。於所屬保三人、湖北試用道趙濱彥、廣東候補道王秉恩、湖北候補道陳重慶。飭各營協練習快槍、委武備畢業學生充副營官。十七日、交卸篆務。二十一日起行、二十五日行抵上海。奉電旨、現在湖北有沙市焚燒洋房之案、恐湘鄂匪徒勾結滋事、長江一帶呼吸相連、上游情形最爲吃重、著

張之洞即日折回本任，俟辦理此案完竣，地方一律安靜，再行來京。在上海與盛宣懷有籌商事件，並與各國領事約期會晤，須暫留數日。時鄂省已調兵防沙市，獲犯四人正法，地方無事，公仍遵旨回任。

四月初一日，自上海啓行。初二日，舟經焦山下，以所題竹坡侍郎留帶詩卷歸之寺僧。題詩見本集，附跋語不載。跋云：吾友竹坡侍郎留黃帶於焦山，節庵翰林攜以見示，俯仰江山，愴懷故舊，愴然題句。時光緒二十年正月也。此卷題後藏之篋中，未送還山。光緒二十年冬，自楚移江。二十二年，自江返楚，時東事方棘，以治軍兩過焦山，未暇及此。二十四年閏三月，奉詔入覲，到上海後，承退旨回楚料理沙市事，舟行復經焦山下，因檢出此卷，歸之寺僧。今年竹坡長子壽富伯符成進士，附書於此。

初八日，至武昌。十二日，同任視事。

改建省城監獄。

二十六日，上諭：翰林侍讀學士徐致靖奏保薦通達時務人才一摺，工部主事康有爲、刑部主事張元濟著於二十八日預備召見，湖南鹽法長寶道黃遵憲、江蘇補用知府譚嗣同著該督撫送部引見。有爲入見，詳陳變法事。

子權賜同進士出身。

五月，奏請妥議科舉新章。上年十一月，貴州學政嚴修奏請設經濟特科。是年正月，總理衙門會禮部議覆，請分特科、歲舉兩途。特科如博學鴻詞之例，試以策論。或十年、或二十年一舉；歲舉就鄉會試之法而變通之。試時務題，四書文。閏三月中，公與湘鄂兩撫會商，擬請會

改科舉之法，如勸學篇所議，未即入奏。四月，御史楊深秀奏請釐定文體。五月初五日，奉上諭於下科爲始，鄉會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改試策論。陳撫院謂朝政方新，議當速上。十六日會奏。文見本集卷四十八。奉上諭，所奏剴切周詳，頗中肯綮，著照所擬，禮部通行遵照。　議覆變通武科新章。　議結沙市焚燒洋房案。定漢口日本租界條款。　子權以新進士引見，上諭著分部學習。

六月，遵旨奏保使才，降調內閣學士陳寶琛，湖南鹽法長寶道黃遵憲，直隸候補道傅雲龍，分省知府錢恂，江蘇候補同知鄭孝胥五人。　籌設湖北通省學堂。　電致蘇松太道，拒法人索上海南市之地。公前署兩江，曾於此修馬路以阻外人，如屬法則前功盡棄，故電阻之。　籌撥福州船廠經費。是時朝廷銳意自強，欲造兵艦，興海軍。福州將軍裕祿入對，言船廠工匠機器足資興造，惟經費須另籌的款。戶部議撥各省款移緩就急，湖北勉於他協餉內撥七萬兩。　大理寺少卿盛宣懷奏籌辦蘆漢、粵漢、寧滬各鐵路情形。奉旨著會同榮祿、張之洞迅速籌辦，使三路合爲一氣，早日觀成。

七月，定沙市日本租界、漢口德國展寬租界條款。　十四日，上諭裁汰京外

冗濫各官、湖北督撫同城，裁撤巡撫，以總督兼管巡撫事。八月一日，公兼管湖北巡撫事。

定漢口英國新增租界條款。

遵旨議裁冗員。裁糧道，議裁同通佐雜，無善法，擬先裁衛守備、千總，以屯田糧餉歸所在州縣徵收。

朝廷急求廣通言路。禮部主事王照條陳時務，格不得達，詔盡罷禮部滿漢尚侍。王文韶奏請緩停實官捐，上怒，擲摺於地，廷臣皆惴惴。又降旨令各省藩臬道府皆得上書言事，某州縣條陳事件，由督撫將原封代遞，士民有上書言事者，由本省道府隨時代奏，均不准稍有抑格，如敢抗違，嚴行懲處。上尤重武備，有東渡閱兵之意，不意進銳退速，未幾復廢。

八月初四日，太后臨朝。初六日，明旨訓政，逮捕新黨多人。

四川大足縣匪余蠻子仇教起事，飭宜昌文武嚴防。

奉旨裁撤湖南南學會、保衛局。膠澳事起，湖南民仇洋益甚，湘撫設南學會，宣講，以開風氣，又仿租界法設巡捕，名曰保衛局。言者謂其植黨，明旨飭公裁撤。湘撫以濫保楊銳、劉光第諸人，革職。楊銳，綿竹人，公督學時所收士，皆入幕府，當正護仿，以黨禍株連，營捄不及，深痛惜之。

裁撫標兩營。

漢口大火。延燒五千一百七十三戶，焚溺而死者三百餘人，撥款振恤。

復設湖北巡撫。

九月，派學生游學日本。此議始於上年，初請皖、贛、湘、鄂各派一百人，經費無所出，適因裁巡撫、糧道兩缺，撥用經費，可派五十人，尋復巡撫，祇派二十人，習武備，令長孫厚琨同往。

英國議員水師提督貝思福來見。英久欲代中國練兵、

貝思福過滬時、語滬道曰、英欲助中國自强、而中國當道皆不省、恃俄以爲重、若南方再無人體會、英惟有力取長江耳。及見公、言各國謀華之急、英國助練之誠、公曰、英行之於南、俄效之於北、將奈何。貝語塞。越二日、又來謂、必先在京設軍務處、聘英將爲參謀乃可。公謝以職分不當議此、且去、至江寧、與江督劉坤一言如初、並允代籌軍餉、加關稅、劉亦卻之。是月、英俄德三國兵入京師、大學士榮祿方統武衛軍、添兵萬人、以董福祥甘軍以前鋒、駐南苑、總署商三國撤兵、各使答撤甘軍再議。

裁武勝新營右營、沙防營、汰漢口緝捕營、加武愷武防營餉、精練洋操。　奉旨籌辦保甲團練。　利川縣匪焚教堂、育嬰堂。鬐應余蠻、聚衆數百、滋鬧、獲七人懲辦、旋定。

十月、長樂縣匪殺教士教民、焚掠教堂、派文武官入山撫剿。　飭宜昌文武官防護教堂、遏匪亂蔓延。

十一月、議裁屯衛官。　上諭沿海沿江通商省分交涉事務本縣內地各省亦時有教案、嗣後各省將軍督撫均著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仍著隨時與總理衙門王大臣和衷商辦。

十二月、奏請於漢口設夏口廳治、改漢口同知爲夏口廳撫民同知。仍屬漢陽府交

涉要事、由江漢關道督率辦理、鐵路附近地畝、有買賣與押者、由關道設局查驗、不得售於洋人。籌岳州開埠事。延日本武官譯書。日本有募武官練兵之意、公擬延聘譯書、并可多延數人、便將弁時往請益。拒比國請設漢口租界。是年、延通經之士纂經學明例。本月、梁文忠致廣州楊惇甫戶部電云、湖北現辦纂書事、經學書依勸學篇守約卷內明例等七條、詩、儀禮已有、廣雅公屬重公品學、請擇一二經先編明例一卷寄來。按經學明例之作、始於光緒二十年前、門人廖平爲左傳經例長編、先撰敘條以發其凡。易例長編則屬之門人宋育仁。育仁在京、又屬己酉拔貢王繩孫、黃秉湘、曾鑑分纂、凡四十門、繩生纂十八門。其書兼采漢唐宋諸儒及近代經學家之說。書成寄鄂、其詳不得聞、可考者祇此。

是年、子仁樂生。

張文襄公年譜卷三終

張文襄公年譜卷四

門人河陽胡　鈞重編

光緒二十五年　己亥、西曆一八九九年、六十三歲。

正月、委員覆勘粵漢鐵路經湖南地勢。分兩路查勘、東路由湘潭東經醴陵、攸縣、茶陵、安仁以至永興、西路經湘潭南下、沿湘水東岸、經衡山、衡陽、耒陽以至永興、並查勘長沙至萍鄉通株鐵路。

改兩湖、經心、江漢三書院課程。分經學、史學、天文、輿地、兵法、算學六門、並校操、三書院一體按月考校。

籌撥宜昌、施南、鄖陽三府公費。每年各三千五百兩、此外有收受餽送者嚴參。

覆奏裁汰候補人員。凡奉差不銷、久假不歸、潛行離省、私自回籍者、咨明吏部、不准再來候補。其病故未報者除名。部一百三十員、候補得缺而與例不合者暫停補署差委、凡五十餘員。

奉上諭、候補人員過多奔競鑽營、最爲吏治之累、該督所奏甚得綜核名實之要、著各督撫一體查照辦理、以杜冗濫而清仕途。

脩省城南北江隄。北自望山門外鮎魚套至金口、龍口磯五十餘里、南自武勝門外紅關至青山木關廟二十餘里。光緒初督部周文忠公天爵創築南隄、年久殘缺、江水浸灌、乃勘估重修。四月竣工、隄外沿江種植楊柳以護隄。

覆奏籌辦保甲、團練、取締防弊。其略曰、團練一事、以寓兵於農之道、收衆志成城之功、果能料

理安善、最爲有益。然就湖北情形言之、則有二難二弊。蘇浙等省鄉鎮饒
富、山陜等省村堡團結、湖北水陸錯雜、大村巨鎮一縣之內不能出多、水
鄉則湖汊港逐便散處、隨水遷移、山鄉則高嶺荒谷、零星數家、不成村
落、相距過遠、不特團練非易、即保甲亦難於責成。此一難也。團丁裝械需
費頗多、湖北近年每一議及團練、紳士即以請官籌款爲辭。夫團練之舉、
乃是令民間自衛身家、自應民籌民辦。恭讀懿旨、紳耆百姓自必能不惜
財力、以爲保衛鄉國之計等因、實已剴切詳明。若由官發款、何不以之發
兵勇、而以之辦團練耶。但湖北省民力凋敝、屢年災歉、集費亦實不易、此
又一難也。團首必用紳衿、而地棍土豪不免恐藉團衆滋生事端、小則魚
肉鄉里、大則抗官違法。近邊地方往往充當團戶、包庇私販、蔑視官長、糾
集村民、僞兵網勇。近水地方往往各顧私壟、妄作隄堰、此則聯村硬築、彼
則糾衆創毀、械鬥釀命、互爭不休。數十年來、此兩類之案不可勝數、雖壘
經拏辦、終難止息。團練若成、更將無從彈壓、此一弊也。湖北民風向不甚
靜、近十年來、每每藉攻異教爲名、煽惑糾邀、釀成巨衅。前年湖南即有團
丁滋毀教堂之案。上年長樂等縣匪徒闖教、禍延數縣、入城劫官、外人責
言、萬分棘手。其匪首向策安及他匪目多即團總、前事可鑒。若各縣皆有
團練、則教案更將紛起、教堂恐無一存、此又一弊也。至保甲之與團練本
保相爲表裏、現擬將團保並行、酌籌有益無弊辦法、大要約有八條、一曰保
甲爲本、二曰官督紳辦、三曰量力練丁、四曰自籌經費、五曰清查會匪、六
曰消弭教案、七曰團保相輔、八曰酌定勸懲。總之、團練一事、其力只能戢
內匪、不足以捍強敵。若責以折衝禦侮、則臣實不敢爲此鋪張欺誑之辭。
若團保相輔、責以清會匪、弭教案、則尙是力所能爲。當倣此令各就本地之情
形分別迅速舉辦、縱未能周密盡善、亦必須辦有規模。保甲勒限兩個月
禀報、團練勒限四個月禀報、果能內匪不作、外釁不生、其益處已非淺鮮。

至漁團一節、湖北外江內湖、雖有漁利、散漁畸零、擇便覓食、來往無定、每一划或一兩人、或四五人、老弱婦女、即在其中、與沿海漁船之大幫巨艇者不同、礙難練成漁團、致涉紛擾。惟有責成水師及團保、隨時酌量安爲稽察、以杜流匪潛匿之弊云云。按二十三年十一月、刑部尚書剛毅奏請練兵籌餉、大學士徐桐奏請仿沿江沿海各督撫激厲忠義、聯絡鄉團、舉旨迅速籌辦。上年七月、道員惲祖祁入覲、上詢湖北練兵情形、惲退而具疏、陳籌辦鄉團、農團、商團、漁團、隄團、客團六事、謂能於辦團之內兼謀興利之方、有試練團民兵之效。奉諭、著各省斟酌情形試辦。九月、太后懿旨、以興鄉團更番訓練久之、民盡知兵、足爲緩急之恃、飭下各省與保甲、積穀二事認眞興辦。本年夏、剛毅赴東南各省查閱團練、明年遂有義和團之禍、畿輔辦團獨爲認眞、故旬日而蔓延偏地。公此奏明言取益防弊、不足以捍强敵、不敢爲鋪張欺誑之詞、實有所指。此摺本集失載、故節錄原文於此。辦法八條、見東華續錄。

二月、設宜都長陽等處電線。派知府錢恂爲游學日本學生監督。

三月、辦結宜施教案。償卹各款凡五萬四千五百兩、官代造教堂一所。新授湖北巡撫于蔭霖到任。前裁撫署各款均復舊。創辦商務報。

四月、設施南、利川電綫。勸諭漢口茶商用機器製茶。籌練軍新餉、以鹽斤加價添練新軍。奏請另撥的款抵補鹽釐。

五月、奉旨、長江、江南遼闊、港汊紛歧、現値多事之秋、亟宜加意嚴防。著劉坤一、張之洞、鄧華熙、松壽、于蔭霖、俞廉三會同妥商、嚴密設防、庶幾緩急可恃。按、是時義國欲取三門灣、未得英助、故尚未發。正月、俄兵入金州、征糧丈地。德國亨利親王率艦泊煙臺、欲佔崆峒島西海灘演操、英拓威海租界至榮成、又將占廣東之九龍、日本亦請闢鼓浪嶼租界。內廷以時勢日亟、有備戰意。 覆奏道員惲祖祁條陳鐵興、農興、礦興、灘興、隄興、谷興六事、湖北窒礙難行、請毋庸議。是月、山東嘉祥、汶上諸縣義和團滋事、德使請總署嚴辦、不省。 商盛宣懷京卿改日本在大冶通易煤鑛合同。盛與日本議立合同、以日本之焦煤易大冶之鐵砂、試辦十五年、每年運出鐵砂五萬噸、每噸作價口兩。公商盛謂期太久、價太賤、應酌改。二十六年五月、又申前言。按鐵廠自歸商辦後、煤不敷用、故盛有此舉。

六月、奉上諭、各省關稅、釐金、鹽課積弊太深、著切實考核、責成司道監督及局員等將現在收數無論爲公爲私、凡取諸商民者一律澈底清查、專摺奏報、聽候特簡大員覆查。時中旨銳意練兵、欽差大臣剛毅赴江南籌餉、得一百二十萬、赴廣東得一百六十萬、湖北稅釐鹽課積獎、迭經嚴查杜絕、奏明有案。十一月、又奉電旨、令將裁去陋規數目酌提電覆。

七月、工藝局開工。

八月、飭防綠各營員弁聽講兵學。省城六營公所洋教習日講兵法於此、各員弁聽講者月校功課分數、視其優劣給獎、後改爲將弁學堂。

九月、請總署禁法德商人設漢口火油池。　各縣設籌餉局、加收菸酒糖出產落地各稅、定章試辦。戶部撥補無著之款、奏請另撥、部議不准、而武衛軍虎神營及董福祥甘軍、湖北荊州旗兵諸餉部章嚴急、遂就菸酒糖三項推廣收稅。　議於宜昌關加徵土藥稅。

十月、義大利窺三門灣益急、奏寄諭敕吳淞鎮江長門三處及沿江一帶各礮臺布置預防。又奏論現在各國虎視眈眈、爭先入我堂奧。以目下中國財力兵力而論、斷斷無釁自我開之理。惟事變之來、實迫處此、萬一脅我以萬不能允之事、惟有理直氣壯、敵愾同仇。各省督撫必須同心協力、督飭將士殺敵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諸口、且不可存諸心。以中國地大物博、幅員數萬里、人丁數萬萬、苟能各矢忠君愛國之忱、又何強敵之可懼、不必專

特折衝尊俎也。按、此論已預伏明年肇釁之根。

十一月、設農務局、辦農學報。　電覆軍機處、戶部論銀圓輕重出入之數。十二年、盛宣懷京堂條陳銀行及鑄一兩銀幣、准辦通商銀行、而幣未鑄。至是盛入京促鑄幣、在京設銀元局、樞府詢公銀圓是否改鑄一兩、公言利之所在存乎權、權之所行存乎輕重、若收發一律、是國家視九成爲十成、天下寶之、若收須補一成水、是國家視之爲九成、天下賤之。外省一時難改、京師銀圓宜鑄一兩、而收發必須一律、俟京鑄暢行、商民深信、然後各省一體改鑄。二十七年、政務處詢江鄂鑄一兩與七錢二分孰宜、江鄂會電主張後者、從民便也。

十二月、宜施匪黨造謠仇教、飭地方官持平辦理、宜昌鎮派勇巡防。　十七日、校閱各營練軍、各防營弁勇。二十一日、校閱行軍隊。分洋教習布置一切、隨營察看、自帶食物乾糧、乘馬以行、爲時稍久、遂得腰疾。　會于撫院電奏湖北稅釐鹽課無陋規可提、請由督撫司道府歲捐銀七千七百兩助餉。

是歲、女仁準適儀徵卞氏。壻緒昌、閩浙總督頌臣督部之子。

光緒二十六年　庚子、　西曆一九〇〇年、　六十四歲。



正月初二日、內閣奉上諭、張之洞、于蔭霖電奏稅釐陋規無可裁提、請每年捐銀七千七百兩等語。張之洞久任封疆、創辦各捐、開支國家經費奚止鉅萬、湖北一省豈竟弊絕風清、毫無陋規中飽。乃以區區之數託名捐助、實屬不知大體。張之洞、于蔭霖著傳旨嚴行申飭、所捐之項著不准收。按此時京中已有異圖、志在搜括、故有此貽譏史册之諭。公既不願取盈於民、以捐款而示諷諫。惜內不悟、致釀大禍、天意也夫。　遵旨嚴查川鹽十稅各局弊端。　派武備學堂優等學生教習各營兼充哨官。軍營舊例、哨官帶兵而無教練之責、教習教練而無統帶之權。至是合而爲一。　京察考績、奉上諭、湖廣總督張之洞久膺疆寄、任事實心、著交部議敘。

二月、奉上諭、練兵爲當今最急之務、疊經諭令各直省認眞訓練、聽候次第調京閱看、著懍遵前旨、加緊訓練、本年入秋以後、定當次第調取來京、倘所練各營並無起色、定惟該將軍督撫是問。　誅悖逆惑衆之楊國霖。上年十月、蘄州獲犯自稱楊國霖、語言狂悖、及解省、供詞益誕、自稱天下一人、信函自稱諭旨、武漢訛言繁興。十二月、適有立溥儁爲大阿哥及元旦停止升殿之

旨、人情惶惑。公親提訊鞫、供名李成能、山西平遙人、業商、游蕩破家、前此所供皆令匪頭目洪春圃教唆、以其悖逆狡詐、搖惑人心、即正法以定人心。

三月二十七日、校閲武漢練軍防營於洪山。分甲乙二隊對壘演習行軍、兩湖書院武備、自强、工藝各學堂學生隨同練習。

四月、義和拳匪起於北方。義和拳本白蓮教餘孽、上年有匪首曰朱紅燈倡亂山東、以扶清滅教爲名。巡撫毓賢令知府盧昌詒按問、匪黨殺官兵數十人、自稱義和拳、毓賢不之誅、爲更名曰團、團旗皆揭毓字。教士請保護、不省。匪勢寖熾、德使詰問、調毓賢撫山西、以袁世凱代之、匪不得逞、乃奔西北、發難於良鄉、旬日之間、定興至盧溝橋鐵路盡毁、分其黨入山西、倚毓賢。

剿當陽、利川匪。

派護軍營分防鐵路。前後凡調四營、名鐵路護軍、營歸總辦鄭孝胥調遣。

五月初四日、電致總署、請調兵速剿。又電武衛軍總統榮相祿言之、得覆已有旨派提督聶士成保護盧保、津盧兩路、未言剿辦。又聞京師時論欲恃拳匪攻逐洋人、又電許文肅景澄力言其誤、屬樊棨門達榮相。十五日、有旨以端郡王載漪管總署、禮部尚書啓秀在總理衙門王大臣上行走。是日、日本使館書記官杉山彬被戕、洋兵由大沽北進、兩江劉督會公電奏請剿、公電總署嚴拏董軍生事。是日、調粵督李鴻章回京。二十二日、大沽失守。

二十一日、出示曉諭商民、並飭荊州道府緝匪、保護

醫院、教堂。二十二日、飭各屬嚴禁匪徒造謠生事、飭江漢關道照會各國領事、力任保護。告以英艦勿入長江、洋人入內地者、暫回漢口。時英領事言英願助長江防守、故以力任保護卻之。又電駐英羅使以此意達英政府。又電湖南俞撫院飭屬一體保護。請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各省保護電綫。京津電綫已斷、二十二日、津沽鐵路亦斷。調中書黃忠浩率湘軍駐防漢口。忠浩、湖南黔陽人。講求兵事、早歲在籍辦團練有聲。光緒己未、率師防田家鎮。丁酉、帶武勝營駐洪山。俞撫廉三求將才於公、命募勇駐岳州、固湘鄂門戶。公奏保人才、言湘中宿將多衰老、後起堪任軍旅者惟忠浩一人。至是調防漢口、謂鄂安則湘安。宣統三年在湘死難。二十三日、諷日本維持大局。電致駐日李欽使商之。二十四日、又請日本外部會商各國停戰、俟李相到、妥商辦法。二十七日、電致駐英美日本各欽使。二十八日、致駐德法各使、其文略同。李文忠、劉忠誠、山東、安徽、湖南各撫院均列名。二十五日、請美國轉商各國勿派兵艦入江。大沽之戰、美艦未開砲、知其仗義、故請駐美伍廷芳欽使商之。會沿江各省奏請力剿邪匪、嚴禁暴軍、安慰各使館、致電各國道歉、請美國調停、明諭各省保護洋商教士。日本外部言、必剿匪方有轉機、故有此奏。由李鑑堂欽使領銜、然未電商也。時李方赴江陰督砲臺、辭戍守、劉忠誠電致守將、密授機宜。鄂撫謂不如留欽使勤王。會有旨宣召、劉亦以爲請、遂北行。兩江派張春發、陳澤霖兩軍從之。奉旨此次之變、事機雜出、非朝廷意料所及、大

局安危、正難逆料、沿江沿海各督撫惟當相機審勢、極力辦理。又奉旨、各督撫勿再遲疑觀望、迅速籌兵籌餉、力保疆土。天津自十九日後兵與匪合、有小勝、戰九晝夜不息、東南營門外民房焚毀略盡。洋兵到津者至二十七日止、有三四萬人。京師自十八日後焚教堂及正陽門外鋪房被火者約三千餘家。兩宮備西巡。二十六日、嚴禁襄陽誓拳勇者、出示各屬、有造謠鬧教者正法示懲。

二十七日、奉旨匪徒燒搶京城、擾亂已極、各省就兵力餉力所及、速派營星夜赴京。又奉旨、拳民剿撫兩難、釁端已成、收拾難料、各省保守疆土、接濟京師、聯絡一氣、共挽危局。電致豫、陝、川、湘、皖、贛各省合力嚴辦造謠鬧教之人。略謂、匪徒已起則難滅、民心已搖則難靜。旬月之間、便成燎原、若甫萌即辦、不過數人、便可無事。會江督劉坤一與駐滬各領事議訂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辦法。按趙鳳昌惜陰堂筆記、自五月初良鄉車站拳匪發難、京津響應、各省人心浮動、或信以爲義民、有神術。上海各國軍艦連檣浦江、即分駛沿江海各口岸。英水師提督西摩擬入長江、倘地方一艦有衝突、大局瓦解、立召瓜分之禍。憂思至再、訪何梅生商之。予意欲與西摩商各國兵艦勿入長江內地、在各省各埠之僑商、教士由督撫聯合立約、負責保護、上海租界外人任之、華界保護華官任之、總以租界內無華兵、租界外無一外兵、力杜衝突。梅生極許可、惟須有任之樞紐之人、盛杏生

地位最宜、請即往言之。並云此公必須有外人先與言、更易取信、常約一美國人同去。杏生尚慮端剛用事、已無中樞、余謂可由各督撫派候補道一員來滬、隨滬道與各國駐滬領事訂約簽字、公不過暫爲樞紐、非負責之人。即定議由其分飭沿江海各督撫、最要在劉張兩督。劉未從、余約沈愛蒼赴甯、再爲陳說。旋得各省覆電、派員來滬。盛擬八條、予爲酌改、加漢口租界及各口岸兩條、並迅定會議之日。議時美國總領事因五月二十五日上諭飭全國與外人啓釁、開口即云、今日訂約、倘貴國大皇帝又有旨來殺洋人、遵辦否。盛告滬道、答以今日訂約保奏明辦理、美領謂已荷俞允、即簽約。

三十日、公會江督奏陳招拳禦侮之害、已商各領事、各國兵艦勿入長江、暫與周旋、請勿召使臣回國。二十九日、奉二十五日電旨、飭沿江海各省招義民成團禦侮。次日覆奏、長江北有會匪、並無可恃義民、惟有遵保守疆土之旨辦理。按招團禦侮之旨、四川陝西均未宣布、福州將軍所見亦同。自是凡有會奏、俱列銜浙江、奉旨通行、遂有衢州之變、至飭使臣回國一節、則非明言。六月初二日、有旨宣示啓釁之由、飭各駐使照常辦事、不得稍涉觀望。蓋前此召回使臣之旨、出於礮首諸人矯擬而發、非內意也。嗣總署囑各駐使行北相商酌辦、公致電云、如無促歸之旨、函望安酌、勿遽回國、爲日後轉圜之地。此時各電均見本集卷八十。

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辦法定議。凡九條、見本集卷一百六十一。各領事遂共外部、均無異詞、惟德國以我使故、謂權歸統領礙難覆。

六月初四日、以遵旨保守疆土之意、出示通省、嚴禁造謠聚衆、擾租界教堂。

請李文忠阻東三省興兵毁路。初五日，奏請展緩本年鄉試。派湖南布政使錫良統湖北、湖南軍入衛。電請河南保護洋人出境。初十日，聞浙江有匪案，請江督劉速飭妥辦。奉寄諭停解洋款，籌議挽回。內允照辦。十六日，會各省電奏，請飭各省保護洋商教士。降旨惋惜被戕德使，致國書於德美法諸國，敕順天府尹、直隸總督查明被害洋人教士，請旨撫卹。敕直隸境內督撫統將剿亂匪、亂兵。是日，又電慶邸、榮相，請力任剿辦京城內外亂匪。十七日，天津城陷，裕祿退守北倉，諸軍大潰。拳匪亦散。二十一日，明發諭旨，如所奏施行。衡州匪戕義國教士。十八日，電致湘撫迅速嚴拏首要匪犯，重懲保護電綫。嗣查明此案毁英法教堂各一，斃教士三人，後議結賠英教堂一萬六千兩，法教堂三十餘萬兩。疏防之道府、防營奏參降革。十九日，會各省電奏，請敕四川提督宋慶以兵護各使出京。初七日，江鄂電致榮相，請設法護送各使赴津，而董軍攻使館不已，公謂救使一人，減患一分，盡殲則禍且不測，故推李文忠領銜言之。二十一日，李自粵啓行赴滬。二十五日，奉上諭，朝廷本意原不欲輕開邊釁，故曾致書各國，並電諭各疆臣及屢次明降諭旨，總以保護使臣及各口商民爲

盡其在我之責、與該督等意見正復相同。如各國恃其兵力、進犯各省、自應保守疆土、竭力抵禦。即使目前相安無事、亦應嚴密籌備、以防意外之變。惟總不欲兵衅自我而開、一面將坦懷相與之意宣示各國領事、共籌補救、以維大局。

七月初一日、會各省電奏請救大學士李鴻章與各國電商、緩其進兵。李文忠以六月二十五日行抵上海、時北方霖雨、京津道阻、我軍得堅持。公電商各省會奏請旨授以全權、商各國緩兵。初四日、文忠會江鄂電奏請降旨護送各使赴津。如各使不欲、旨飭應撤園館之兵、專派護館之兵、准其通信本國。並飭各省遵旨認眞保護洋商教士、不得縱容土匪亂兵藉端焚殺。如有不法、立即嚴辦。初八日、奉旨派兵護送各使出京、各使恐有疏虞、皆不願。　初三日、端郡王載漪矯旨殺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許、袁皆公門人、聞之極爲駭悼。西人以此慮江鄂督將不安於位、深以爲憂。　初五日、奏請救各省保護電綫、直隸、山西等省已毀者立即修復。　初十日、派提督謝得龍巡緝沿江會匪。　十三日、上諭李鴻章授爲全權大臣、商各國停戰。十二日、各國聯軍自天津北進、楊村陷、裕祿陣亡。文忠慮各國兵事方銳、無從停商、公請以分電各國入手。　十四日、

商各國阻英軍艦入江。英兵戕敗於楊村，英提督西摩欲立功於長江，兵艦至者日多。公與劉忠誠會李文忠電駐各國欽使，商外部勸阻。籌解北路諸軍槍彈。二十一日，各國聯軍入京師，兩宮西狩。十九日，聯軍至通州。是日，洋兵守使館及教堂者聞聯軍至，率教民內應，東便門守兵開城，城遂陷。李文忠十九日議聯銜諫阻西幸，公謂事近孤注，不列名。二十六日，請李文忠自任議約，阻各國勿進兵追襲。李已於二十二日電屬各駐使商外部停戰，派全權議善後事。二十七日，於漢口破獲黨人機關。二十八日，新隄富有票匪起事，蒲圻、臨湘、紅教會匪皆蠢動，分派軍隊嚴防剿辦。宜昌、沙市匪徒約同日起事，嚴防未果。長樂、長陽、巴東諸匪滋事，殺巴東教民數十，派兵往勦。八月初一日，李文忠電奏行在，請旨派奕劻、榮祿、劉坤一、張之洞同爲全權大臣，便宜行事，即與各國開議。奉旨派劉坤一、張之洞函電會商。日本水師入廈門。英兵亦至。初四日，李文忠會同兩江、湖廣、閩浙各總督、福州將軍電商日本撤兵。由駐日李木齋欽使商外部速撤兵，嗣駐廈美領事建議開鼓浪嶼爲公共租界。奉旨，李鴻章調補直隸總督。初五日，電李直督，請其宣示自任地主，飭所屬文武各官盡

心職守、不准擅離。諭居民聯合防匪、勿自驚擾。嚴禁各營搶掠、焚殺、逃潰、飭各軍統領司、道府州縣遵旨剿匪。凡聚衆抗官焚殺者、軍民格殺勿論。時聯軍在天津設官安民、北塘以東至榆關皆不戰而下。西例、戰收國君播遷、而留大臣請和者、便可開議、故請文忠以地主自任、得援一如來電施行。英外部電致其駐滬總領事云、英夙重江鄂兩督、專恃二人主議、請詢意見若何。初八日、公電致英領事、請英邀各國速派全權大臣與李中堂開議、江督劉援電亦同。　初九日、李文忠會公及江督劉忠誠具奏陳明自任地主、飭諸軍守法勦匪、請旨救奕劻、榮祿回京會議、將縱匪毀路之黑龍江將軍壽山、奉天副都統晉昌治罪。明諭各省將軍、督撫照常辦理交涉、保疆安民。奉旨、該大學士等與國同休戚、亦圖挽救宗社、有靈實深鑒之。所陳各節、悉係目前最要機宜、當照請施行。　十二日、函請徐尚書郙殯殮王文敏懿榮遺骸。京城陷時、文敏夫婦及其長媳皆投井死、聞無人收殮、請尚書託其戚好殯之、款由鄂寄。又壽伯符翰林兄弟同時殉難、亦寄款爲之殮葬。　十七日、兩宮至太原。　四川匪在巫山仇教生事、調兵扼守巴東。　二十日、奉旨、慶親王奕劻授爲全權大臣、會同李鴻章應議事宜。劉坤一、張之洞仍遵前

旨會同辦理、並准便宜行事、務當折中一是、勿得內外兩歧。　二十一日、李文忠北上。是日、會公及江督劉、東撫袁電奏請旨、將統率拳匪之莊親王載勳、協辦大學士剛毅、右翼總兵載瀾、左翼總兵英年及縱庇拳匪之端郡王載漪、查辦不實之刑部尚書趙舒翹等革職撤差懲辦。各國意須懲辦首禍王大臣、方能開議、李全權臨發電時、未先徵各省同意也。公於此奏及上劾壽山等疏、以爲論分際惟全權可言、他人不當言也。會電已發、不當立異。　二十六日、江督劉會公電請各國勸德軍勿攻保定、并電致全權大臣、請旨優卹被戕德使、速懲禍首。　三十日、奏請調武功營扈蹕。　是月、撰文勸戒上海國會黨人及出洋學生。

閏八月初八日、兩宮自太原啓蹕幸陝。　十一日、開議於廣慧寺、各國有歸政之請。　十二日、會奏言、任將不宜再誤、衛軍宜加愼選、請罷董福祥兵柄、馬安良一軍不再徵調。　十七日、會奏言、偏安必不可成、京師必不可棄、請明降諭旨、事定回京、簡派王大臣致祭宗廟、恭謁諸陵。附片言、陝西隩區不可恃、黃河潼關之險

不可守。二十日、奉上諭、但使各國與中國真心和好、不奪我自主之權、不强我以必不能行之事、一有成議、自當即日降旨、定期回鑾。必不能行之事、謂歸政也。十九日、會于撫院、派湖北督糧道譚啓宇齎摺馳赴行在、恭請聖安、呈進方物。

二十四日、駐蹕侯馬鎮。剛毅以病死。

二十五日、全權奏請將王大臣首禍者自行治罪。十八日、京師開議、外人固請、所謂自行治罪者、意示非他勒也。

二十八日、會江南、山東接濟京官旅費、赴行在供職。

是月、奉上諭、于蔭霖調補河南巡撫、湖北巡撫著張之洞兼署。

子仁鑫生。

九月初四日、兩宮至西安。

初八日、解京城急款八萬兩。京城需款急、慶邸奏准於各省應解京餉內湊解一百萬兩、按二十七年正月戶部奏查明庫銀被竊者四千三百五十萬、實存五十九萬一千二百兩、此拳亂之賜也。

十九日、聯軍在保定殺直隸布政使廷雍等六人。

十九日、江督劉會公電奏請速懲首禍諸臣。各國請懲首禍、亟開單列名者十一人、行在極猶豫、經全權及各督撫迭次陳奏、亦不過罪至革職、圈禁、遣戍而止。

二十日、電致駐美伍欽差請外部勸各國勿再逞兵激憤。時洋兵四出、南至正定、北至張家口、所過劫掠。我全權詰問各使、諉爲統帥之事、使館不知。又德軍自天津南行、公擬與江督電請駐滬各領事勸勿入山東境、德軍至唐官屯折

回。

二十五日，請浙撫劉樹棠速派兵辦衢州匪案。公聞洋兵將赴浙剿匪、故但劉卒以此革職。

各國始開議和條款於京師。初議十條、一爲被殺德使立碑、派親王使德謝過、二改總署爲外部、三懲首禍王大臣、四撤大沽礮臺、五禁軍火進口、六緊亂地方停試五年、七改覲見禮節、八留兵保護使館、九京沽沿路酌駐外兵、十償款。續增三條、一教案罷斥人員不得任用、二重訂現行條約、三整理中國財政、備抵償款。二十八日、公深慮條款爲累、兩思補救、電致江劉督、請全權隨時會商、劉謂全權答復恐有迫不及待者。

是月、直隸知府吳永自行在來。永字漁川、吳興人。是年七月、以懷來知縣迎駕於境上、扈蹕西行、至宣化、擢知府、奉派赴東南各省催督糧餉。至武昌謁公、具言兩宮西狩、及行在事。公謂之曰、禍發至此、皆以大阿哥故、而猶居儲位、何以服人。且禍根不除、不能無意外之慮、和議亦多窒礙。宜速遣之出宮、不然外人開口、更失國體。君聖眷方隆、若覆命日造膝陳之、宗社之福也。吳歸至宮門召見、密以公言面奏、皇太后曰、汝勿言、我到汴梁有區處。

十月初二日，公會江督劉電奏請速治毓賢、董福祥之罪。毓賢在山西殺教士一百餘人、教民六千餘人、毀教堂九十餘所。董福祥在京城攻使館最力。九月二十二日、明旨懲首禍諸臣、毓賢遣戍、董福祥不與。先是、各省解行在餉銀販米告自漢口轉運、各國疑爲接濟董軍、示意阻截。又謂非置毓、董於大辟、不能開議、將以哀的美頓書與條款並送、又有別立明裔之說、事機甚急、故有此奏。東撫袁世凱亦痛切言之。初五日、奉旨、禍首以太原發殺爲重、若置之重典、便可撤兵就款、自當照辦。十一月、又奏言、若和議再延、必致斷我

接濟、上海各領事已禁洋行出售製造軍火物品、以後滬漢兩局製造東手。十二日、革董福祥職、裁所部甘軍五千五百人、仍留本任、帶親軍數營剋日回甘肅設防。　初三日、電致全權大臣論議和條款。　初四日、英水師提督西岸來。欲派艦入漢探水、公言水淺無益。又問接濟董軍否、公力辯、並告以懲董難行之故、西帥意解。及言衢州案、謂英將派兵自辦、告以必啟東南大局、遂允止兵。　聯兵進迫山西。初六日、與江督劉電請全權大臣力阻。　初七日、電奏請旨開武昌城北十里外濱江之地為通商口岸。各國預擬條款、有內地任便通商一條。省城北十里沿江之地、為粵漢鐵路起點、以自開口岸占先、著奉旨依議辦理、即飭江夏縣丈地、自紅關至青山、武豐閘止、均為自開口岸地、定章程五條、知照各國領事。　十三日、再請嚴懲首禍諸臣、以毓賢、董福祥立正典刑、發國書請各國速和不開議。　聯軍陷滄州南及鹽山、慶雲諸縣。十八日、電請全權速阻洋兵勿入山東。　二十七日、交卸兼署湖北巡撫篆務。　令武備學生隨營練習。　奏請改應題各案為奏咨。前軍機處奏准各省陳報案件向用題本者、量其緩急、尋常者暫緩、緊急者用奏本。公推闡其例、分為六類、本應具奏、又應具題者、請暫免題、重要者改專奏、重要而冊籍繁者開節略清單具奏、次要者改彙奏、非重要而須達部者改咨、其次改彙咨。凡六十六事、奉旨允行、自此遂為成例。

十一月初三日、全權大臣電奏十一國使臣交到議和條款。凡十二款、詳本集電牘。

初六日、請改利害所關尤鉅者。一、禁軍火入口、宜限定幾年製造軍火之機器物料請勿禁止。一、賠款、如加關稅、通郵政、行印花稅、加鎊稅等、宜於約內添入數語、爲他日進行張本。一、修改通商行船章程、應不礙中國商民生計。稅課款項、並請乘此商限制。一、教士教堂辦法。全權議各國修改商約爲有益起見、此時教士氣燄方張、以緩訂爲宜。　上諭奕劻、李鴻章、江電悉覽、所奏各條、曷勝感慨。敬念宗廟社稷關繫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所有十二條大綱、應即照允。惟其中利害輕重、詳細節目、仍照昨日榮祿等電信各節、設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資補救。該王大臣方爲其難、惟力是視可耳。　初九日、電奏各國在京津駐兵宜商辦法。　十一日、電奏條文內宜刪遵奉內廷諭旨圍攻使館語。旨下全權大臣、嗣復奏、遵奉內廷諭旨一語、各使稽其文洩憤、當面並未提過、若於字句間求之、未免自生枝節。按此奏朝旨許爲周密、而李全權不以爲然、謂爲書生之見、然否孫亦勸公勿輕奏。　十三日、請全權大臣勿匆遽畫押。　二十五日、全權大臣遵旨畫押。　二十八日、籌議修改商約。修改通商行船條約、訂載和議大綱、全權大臣奏請調大員同辦、後又因保護東南商務、長江立有特約、故奉旨著劉坤一、張之洞、盛宣懷悉心籌議。後又請飭內外臣

工各抒所見備擇。 采運雜糧濟陝西災賑。於襄陽、南陽一帶設局轉運、先後凡八萬石。

十二月初七日、催結衡州教案。衡州案英使請嚴懲縣事官紳、牽連甚眾。衡州案猶未議結、因電催俞撫速辦。十八日、俞覆現已結案。二十七年二月、全權大臣奏陳各使所開懲處清單、巡撫俞廉三、衡州府知府裕慶、清泉縣知縣鄭炳均應革職、永不敘用。衡州道陰文革職、析監候。公電奏俞撫廉公明練調和民教、保護周密、請湖予處分、仍留原任。法使從中斡旋、英使亦認可。 初十日、奉上諭、近數十年積弊相仍、因循粉飾、以致釀成大釁。欲求振作、當議更張。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治。舉凡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併、各抒所見、條議以聞。 十六日、奉上諭、湖北巡撫著張之洞兼署。旨以于蔭霖調任湖北巡撫、英使謂其蔑視西人、前在鄂撫任辦理不善。又欲調用錫良、英法均不願。公電樞廷、此席可詳酌、護理陝撫端方定亂安民、如令來鄂、各國必服。旨意、後遂授端方鄂撫。 二十四日、遵旨商覓首禍王大臣罪名。十七日、全權大臣電奏各使議懲禍首、續經查出啓秀、徐承煜二人應與端郡王載漪、莊親王載勳、輔國公載瀾、董福祥、英年、剛毅、趙舒翹及案外之毓賢均處死罪。奉旨迭飭籌論、全權大臣覆奏、僅端、瀾二人允免死。二十六日、奉旨、載勳賜自盡、載漪、載瀾革去爵職、發往新疆、永遠監禁。毓賢正法、剛毅追奪原官、董福祥革職、英年、趙

舒翹革職、斬監候。啓秀、徐承煜革職查辦。徐桐、李秉衡撤銷卹典。是日、行在軍機處電致公及江督劉、屬爲啓、徐、英、趙四人分電各國外部公使力辯。公先與英德總領事書、託其轉電公使、得覆措詞決絕、知無可商、然猶竟爲趙一人解救。三十日、分電駐各國欽使、轉達外部、美許可、日本僅云可憫而已、他國皆不復。二十九日、全權大臣電奏、謂各國不能更改、統帥瓦德西將帶隊出京、出京謂西行也。二十七年正月初三日、奉旨、載漪、載瀾定斬監候罪名、發往新疆極邊、永遠監禁。剛毅定斬立決罪名、業經故去、免其置議。英年、趙舒翹賜令自盡。啓秀、徐承煜正法。徐桐、李秉衡定爲斬監候、惟臨難自盡、應免再議。是日、載勛自盡於蒲州。正月初四日、毓賢伏法於蘭州。初六日、英年自盡。初七日、趙舒翹自盡。初八日、啓秀、徐承煜正法、各國以兵監視。按趙尚書之死、行在、京外官梁電請、京外官咨致。李端棠撤卹典、公亦謂敵國兵爭之際、斷不可劾戕死之人。二事皆所極意挽回、而不得者。東袁撫電云、時勢危迫、但知保宗社、安兩宮、請人即有冤抑、亦不暇顧。此電最有力、然呂欽使晤德外部、爲趙辯、外部猶允致電穆使、惜不及救矣。

光緒二十七年　辛丑、　西曆一九〇一年、　六十五歲。

正月初六日、電奏論與俄定東三省條約之害。上年十一月、奉天將軍增祺派員周冕赴旅順議和、與俄提督訂約九條、主權盡失。全權大臣奏准派駐使楊儒與俄商議挽救。十二月、改訂十二款、略有刪節、而添蒙、新疆鐵路、不得讓與別國及築路向京直達長城、又中國北境水陸師不用他國人訓練諸條。駐英領事向公力言其害、請各國公議。日本外部言已勸各國阻止、爲中國計、宜

請各國公議。公謂各國效尤、必成瓜分之局、請與各國從長商議。初九日、奉旨交還東三省條約十二款、各國皆不以爲然、而俄以此事與各國無涉、中國應置不理、若各國效尤、何堪設想。除電諭奕劻、李鴻章、楊儒辯駁、務須妥協外、劉坤一、張之洞卽勸各國幫同辯阻。是日先已電致日德英美各駐使勸外部速電俄廷、日本謂應將東三省併入公約辦理、德國謂中國不應先與別國立土地利權之約、英謂未見明文、俟接到當商各國、美謂宜先與諸國商明、方可定約。公先後奏聞、仍託各領事催其外部速出排解。初十日、兼署湖北巡撫篆務。二十八日、奉旨、俄約更改各條、著劉坤一、張之洞會同盛宣懷悉心籌畫利害輕重、總期俄國不致決裂、而各國亦不致藉口效尤。二十三日、駐俄楊欽使電奏、俄約關中國北境水陸師不用他國人訓練一條、改築路向京爲築路至滿州、直隸交界之長城止、餘款刪改字句、限二月初七日畫押。至樞大臣奏請速斷。公自初六日以後屢電論奏、及奉旨會商、又奏言所改皆無關緊要、請敕駐各國使臣恐外部商俄展限、許各國於東三省任便通商、公享利益。江督劉亦奏略同。二月初二日、有旨、飭李盛鐸、羅豐祿、伍廷芳、呂海寰以江鄂所請商日英美德外部。初三日、公與江督電致上海英日領事轉外部代商展限、聲明當奏請朝廷、許各國於東三省任便通商。初四日、電致駐四國欽使、請外部秉公判斷、與公約同時畫押。駐滬英領事言、駐京各使意見不一、德法不甚關切、似與俄近、英止阻畫押、不肯出面、日本領事則言公享利益一節似難商

辦、各國不可以利相爭。

二月初六日、電奏請宣布中俄草約、由各國公斷。兩江、兩廣、山東、安徽皆列銜、有旨飭楊儒告俄、中國迫於各國公議、此約非改妥不敢遽定。初七日、期滿、未畫押。初九日、奉旨、俄約關係甚重、朝廷已堅持非改至不背公約不允畫押。今李鴻章電奏謂不畫押俄必決裂、永不還東三省、各國亦必效尤。楊儒又跌傷、不能辦事、限期已逾、決裂即在目前、且必致公約不定、聯軍不撤、各國又增索兵費。該督撫等務妥籌辦法、勿貽事後之悔。十一日、電奏已商英日德美勸阻、令俄國得以轉圜。嗣俄國宣言、俄與中國訂約、原爲退還東三省、保中國疆土、今既有謠言、俄不再强、日後再商。李全權電覆、俄國王爵吳克托言、公約定後、再簽俄約。三十日、公與劉督電奏請敕更正此說、樞廷電覆、謂合肥覆電並非復旨、允准暫可不提。二十五日、電商各國、請減賠款、製造軍火之機器、物料進口者勿禁。英美答覆、機器、物料可不禁、美允減輕賠款、英謂所索必少於他國。是月、漢陽無烟藥廠轟炸。藥廠所雇洋匠未至、軍需方亟、總辦道員徐建寅精思、仿造成黑色無烟藥、試驗可用。十二日、機器磨熱火發、建寅及委員魏振驊、楊荃桓等皆炸死。建寅字仲虎、無錫人、父壽、講求格致化學、創造黄鵠輪船。建寅承家學、周歷各國、與傅蘭雅等譯西書刊行。

上年五月奏調來鄂總辦鋼藥廠、是日公方出城校閲、聞報痛惜。三月、奏准照軍營陣亡例賜卹。

三月初一日、上諭奕劻、李鴻章、和約各條關係重大、如議賠款及禁運軍火等事、節目繁多、俱宜內外和商、詳晰磋磨。劉坤一、張之洞本係派令會議之大臣、著該王大臣將應行籌議事宜隨時電知、互相參酌、以期妥愼。公前有片奏、全權於數月以來無相商事、或於電奏後始得聞知、請飭全權於有關大局之事電知江鄂、或可稍效愚慮。故有此旨。

聯軍入山西境、飭所派方友升軍遵旨撤退。晉撫岑春煊赴任、由京陳言以軍從。二月二十九日、德法合軍西進。初二日、方軍退娘子關。初五日、聯軍入關深入、方軍退平定州、全權大臣詰問法使。初七日、聯軍退回保定。

初三日、奉旨變通政治、事體重大、著設立督辦政務處、派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榮祿、崑岡、王文韶、戶部尚書鹿傳霖爲督辦政務大臣。劉坤一、張之洞亦著遙爲參預、務當和衷商榷、悉心詳議、次第奏聞、俟回鑾後切實頒行。議覆變法事宜、公初議合各省會奏、江督劉推公主稿、與張季直、沈子培、湯蟄仙各爲條議、寄鄂備采、公亦命所屬條陳。會東撫袁得行在電云、上意欲廷臣各抒所見、不必聯銜入告。袁疏先成、乃單銜具奏。劉謂江鄂必宜聯銜、公薈萃眾說、參以己意、日撰一二條、月餘始就。疏載本集卷五十三、五十四。按是時京外官條陳變法者皆交會

議改務區分、科舉、兵事、財政、雜務四項，鈔纂俟回京會議，惟學務陶請裁閣臣一條留中。　漢口日商東肥洋行進呈貢品，奉旨著該督從優酌備賞件，傳旨頒賜嘉獎。　初八日，電奏論和約賠款本息。各國索銀四百五十兆兩，四釐計息，分三十年歸還，每年三千萬兩。公初意請各國免息，全權謂各國必不允，然合本息至九百兆，因奏請飭全權力商。時英德詢公意見，德外部告呂欽使云，如鄂省有在辦法，不妨密告，若可行，必格外遷就，並勸各國允辦。蓋赫德謀操縱其間，非德意也。公復以地方不能加征，不如將關稅、鹽釐金概加一倍，如賠款總數能減至四百兆以內，則可十年清還。初九、十三兩日以此意電奏。按各國賠款細數，俄一萬三千二百萬，德九千一百萬，法七千五百萬，英五千一百六十萬，日本三千五百五十萬，美三千四百萬，義二千五百九十萬，比八百三十萬，奧四百萬，荷八十萬，葡三十八萬。此據當時深報，如速懲禍首，洋兵早撤半年，可省十之二三，惜哉。　十六日，奉旨：賠款必籌定有著款項，劉坤一、張之洞有會商之責，著悉心籌畫具奏。十九日，公電奏宜另籌新款，切商減數。謂廷議以鹽課、鹽釐、漕折、漕項、各關常稅全數備抵，歲可得銀二千萬兩。公謂如此則百事俱廢，兵餉全無，而京餉、協餉不能緩，必啟大亂。丐起，總宜另籌新款。按全權十四日電奏云，美擬向各國勸減，但須現銀。日本以洋貨加稅爲是，英則謂中國莫妙於全免釐金，出口稅、專徵進口洋稅。赫德言中國斷不可以抵款推諉，恐各國占地自籌，爲害尤大，莫如先指的款辦撤兵，自用另籌，所言極有理。此樞廷指款備抵之議所由來也。籌新款東撫袁以爲莫如丁捐，公然其言，江督劉則謂空款作抵，恐各國不允，

意與全權相同、惟鹽課斷不可抵。此事往返電商、迄無善策。按是時戶部歲入八千餘萬、舊債應還者歲二千四百五十萬、加新案賠款二千萬、則所餘不足二千萬矣。

二十九日、保薦人才、掌河南道監察御史陳璧、記名副都統廕昌、翰林院編修銜梁鼎芬、翰林院編修徐世昌、翰林院編修王同愈、吏部主事勞乃宣、奏留鐵路差委記名道鄭孝胥、直隸候補知府吳永、前靑陽縣知縣湯壽潛等九員。梁文忠到行在引見後、公致電鹿文端、請以補武昌府遺缺。八月、奉旨、梁鼎芬補授漢陽府知府。文忠意不欲來、公敦勸者再。是年冬到任、署武昌府知府。

是月、拒英國水師入襄河探水。

四月初七日、英國參贊傑彌遜來。商賠款加稅事、洋貨進口、可値百抽十、按磅價切實核計、全免釐金。洋人自用之物有數種、亦允抽稅。公謂有益國計、電奏分析言之。惟常關歸稅司兼管、以爲不當。是日、英領事霍必瀾亦來言、直隸、山西鄉試應全停、并停會試、廷試、公力駁之。

初八日、電奏請速剿捕畿輔盜匪、飭諭蒙旗勿仇教生事。德領事來述其公使語、若中國能保拳匪不再起、並保兵力足以平匪、則德兵可撤、且言蒙古四子部落有仇教之說、公答解後擇要奏陳。時長江亦有會匪蠢動、飭屬嚴防。又楚豫交界處有痞匪習拳咒、亦查禁。

十七日、電奏請宣諭議改科舉、講求實學。

和議漸定。二十一日、上諭擇七月十九日由河南直隸一帶回京。命大學士崑岡預備、

嗣豫陝西各撫奏言，七月秋熱方盛，六飛在道，實非宜，懇改秋凉啓蹕。後遂改八月二十四日啓行。二十二日，電請調入衛之武功營同防衛鑾。是月，日本子爵長岡護美攜其公爵近衛篤麿條陳東三省事來商。長岡嫻漢文，喜詩，答之。長岡在上海設同文學校，是月，行開校禮，以唐石經、御纂七經各一部贈之。

五月，江鄂電奏請救全權大臣照會領袖公使，詢俄國撤東三省兵日期。全權復奏言，江鄂爲日本所愚，斥爲謬論。因會奏中辯詰全權爲俄所愚，公另電中開門通商說。奉旨，李鴻章誤以畫押爲劉坤一、張之洞所阻。劉坤一、張之洞又以李鴻章爲偏執己見，負氣爭論，於事何補。妥之俄約，終當設法改訂，必須乘公約既訂之際，向俄使磋磨，並照會各使公議，便詢撤兵日期。若許各國通商，互相牽制，應如何辦理，著責成奕劻、李鴻章趕緊籌商。劉坤一、張之洞有會辦之責，亦不得置身事外。派兵防萍鄉鐵路。匪徒揭帖揚言毀鐵路、機廠、馬頭，江鄂各派兵設防。江鄂會覆奏籌議變法事宜，奉上諭，朕欽奉皇太后懿旨，數月以來，興革各事，業已降旨飭行。昨據劉坤一、張之洞會奏整頓中法以行西法各條，其中可行者即按照所陳，隨時設

法擇要舉辦。榮祿語人云、劉張奏慈聖稱好、我對法是好、止是無人辦。解京城教案賠款。京城教案賠款及建克林德石坊、行在戶部奏撥各省關二百萬兩、湖北釐金十萬、江漢宜昌兩關藥釐五萬、又京餉內提湖北十萬、江漢關二萬。十六日、聯軍交還京城地面、即日撤退、留護使館兵二千人、賠款數亦於是日截止。二十七日、瓦德西出京。七月、議定各使館所占民房中國給價三十五萬兩、由各省應解京餉內撥付、湖北三萬兩、湖南二萬兩。防護省城隄工。江水盛漲、督員弁防守、用庫款十萬八千、盛鐵渣護武泰閘。

六月、率湖北文職各官報効驛路經費。直督李鴻章通電各省云、回鑾大差賃難措手、懇各大省各籌撥十萬兩、分十年由直隸歸還、嗣各省公認六十八萬兩、湖北十萬兩、李督奏聞、奉旨張之洞等著戶部核給獎敘。初九日、交卸兼署巡撫篆務。設學務處綜理全省學堂學務。河南唐縣民聚衆抗官、派兵赴棗陽防守。

七月、奏請飭全權大臣議直隸、山西不滋事州縣准借闈鄉試。籌湖北應解和約賠款。自鹽釐抵償、撥款無著者四十萬、新增加撥無款應付者又四十萬、而和約賠款期近、籌措無著、策擬擇各省辦法可行者仿之。二十五日、議訂和約成。江南自強軍奉旨調紮山東、歸袁世凱訓練。該軍本公署兩江時創辦、聞此旨、即詢江督、得覆、因該軍向習洋操、就近歸袁訓練、以期一律精熟。九月、袁擢任直督、又調自強軍赴北

洋。十月、回鑾、以自強軍任彈路警備。 特參長江水師員弁難期振作者四人。 是月、公病。

八月、更定防營將弁學堂章程。前此以防營將弁分班聽講、猶無大益、因改章考選將弁一百名入堂肄業、幷仿外國教導團之意、設教練隊勇一百名、俾教習學生俱求實際學識。 裁撤添募各營、留武建營、幷整頓武防營。 於武備學堂設教練隊。 江鄂會奏陳俄約要盟貽害、以日本公爵近衛篤麿開門通商條議進呈、以備採擇。奉上諭、所陳辦法具見苦心、但俄人尚未交還遼、請各國公議、必致決裂。各國即能發公論、必不肯爲我以兵力向阻、又將何以爲計。該督等再妥籌善策、迅速密奏。 全權大臣奏請派大臣議辦商約、奉旨派盛宣懷爲辦理商稅事務大臣、議辦通商行船各條約、及改定進口稅則一切事宜、並著就近會同劉坤一、張之洞妥爲定議。二十八年正月、奉旨派呂海寰會同盛宣懷悉心籌議、以盛宣懷爲工部右侍郎。

九月、籌辦鹽斤加價、土藥加稅、湊解賠款。按各省籌款之法不一、四川按糧捐輸至一百三十萬、廣東按糧倍征、亦有成數、山東提州縣盈餘五十餘萬、湖北皆不可行、不得已仍從鹽價、土稅著手、川淮行鹽鄂省者照部議每斤加價四文、土藥稅上年已加

三成、至是再加二成、宜昌關及各卡均自十月初一日起徵。德國公使穆默來。李文忠病亟、德使言北洋遺缺、非東撫袁升任不可、爲之轉達樞廷。是月十九日、李自俄使館議事歸、歐血疏許。二十七日卒。旨以袁世凱署直隸總督、王文韶爲全權大臣議俄約。

十月初一日、會江督劉電奏科舉改章、請分場發榜、刪除謄錄。學堂畢業者、分別作爲進士舉貢生員。七月間、奉旨改科舉之法、略如江鄂所奏、而未及分場發榜、刪除謄錄二事、故特電會奏陳。是日政務處議奏考試事宜、備陳謄錄、未及分場錄取之法、奉旨允行、遂不及改。初二日、兩宮駐蹕開封。慶親王自京至、力請回鑾、皇太后猶以使館駐兵爲慮、榮相具陳無害、駐京各使密議、如過萬壽節無行期、即當赴汴。初十日、皇太后萬壽頒賞福壽字各一方、蟒袍料一件。二十日、奉上諭、朕欽奉皇太后懿旨、已革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前經降旨立爲大阿哥、承繼穆宗毅皇帝爲嗣、慨自上年拳匪之難、釁開列邦、以致廟社震驚、乘輿播越、推究變端、載漪實爲禍首、得罪列祖列宗、既經嚴譴、其子豈宜膺儲位之重。溥儁亦自知惕息惴恐、籲懇廢黜、自宜更正前命、溥儁著撤去大阿哥名號、即日出宮、加恩賞給八分公銜俸、毋庸當差。至承嗣穆宗毅皇帝一節、俟慎選元良、再降懿旨。兩宮

至開封，途旬日，而慶邸、大阿哥無明文。十四日，公電致鹿文端，述德使語詢大阿哥究竟，及明旨廢黜，又電文端言：此時止可暫虛此位，萬不宜又生枝節。電請行在戶部折解南漕。七月，奉旨，自本年始，直省河運海運，一律改徵折色，局費運費等項悉數提存，候戶部撥用。八月，慶親王奕劻等奏，都市米價易於居奇，宜寬籌儲備，請飭江浙於應辦白糧外，每年務須采辦漕糧一百萬石，不得率請截留。江浙兩省欲照奏案采運，劉督以爲不可，責州縣折解，除運京外，江浙兩省每年須湊足賠款七十萬，張安圃漕督覆奏請折放九十餘萬石，僅令江浙購五十餘萬石，解運儲倉，足備緩急，年可省運費百餘萬。時鹿芝軒長戶部，電公請極力主持，廓清積弊，奉旨運米百萬石，保暫時辦法，自明年起仍全數改折。按，中國千餘年漕政，此爲尾聲，其弊愈大者愈得人擁護，試問京城已通鐵路，何用漕爲。公以爲去弊即是革新，去弊即可籌款，讀本集可見。電奏請仍以俄約付各國公斷。全權重議俄約，俄欲專東三省開鑛之利，並禁華軍用駁、吉、黑兩省撤兵無確期，日本勸中國勿允，英使薩托來鄂亦言其害，如中國自議不諧，可請英美日德法五國公斷，遂以其言入奏。二十五日，奉上諭，大局漸定，回京有期，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共保東南疆土，盡心籌畫，均屬卓著勳勞。劉坤一賞加太子太保銜，張之洞、袁世凱均賞加太子少保銜。禁各州縣民違章購地開鑛。委大冶知縣蕭端澍爲鑛務提調，責成稽查大冶、興國、武昌等州縣，不准違章僉采、私和洋股、田園廬墓禁止開采，易啓爭端者，官發款回購。英國商稅專使馬凱來華，本月至武昌。公議

先就免釐加稅、揭大綱十八條、大意謂免釐以後、洋商不得在內地運銷土貨、妨商民生計、不得侵財政之權、加稅之數須與免稅之數相抵、而釐金之數則須將外銷及報部之經費不名爲釐金者并計、其內地往來非出口者及地方所用紳董所抽者不免、土貨出口、除鑛產應加稅外、餘貨不加、絲茶出口則須減稅。及馬凱來言免釐事、則土貨內地往來及產地之釐皆免。又詢洋商在內地能否開鑛雜居、而加稅之數則未明言。

本月初四日、兩宮自開封啓蹕、公會撫院派道員黃紹第赴保定迎鑾。二十八日、兩宮還京師。

是月、孫厚琨卒。琨遊學日本、在學習院肄業。上年秋遊人言、令歸。本年八月赴日本觀操、歸、至武昌、乘馬入文昌門、馬驚而墮、越日卒。公極傷之、挽以聯云、宗慤墜馬覺壯生、負我期望乘長風破遠浪之志。汪錡雖殤亦何憾、恨汝未能執干戈衛社稷而亡。時公電鹿文端、謂自長孫罹難、病益加劇、不久當請罷回籍。公之悲悼可知。

試辦籤捐票。江南順直廣東各省彩票行銷武漢者甚廣、因自辦以塞漏巵、兼湊賠款、名曰籤捐票。先在武漢開辦、推廣於鄂省州縣。黃岡知縣寶[illegible]首先試行、光化知縣張國蘭力陳其害、他縣亦銷不足額。明年四月、各縣均停辦、飭就地籌款抵補、名曰賠款捐。惟漢口行銷有效。國蘭字香谷、桐城人、作令有聲。張文端公七世孫也。

設漢口電話。由電報局兼辦。 創辦湖北官報。附設商報館內。

十二月、薦舉人才、順天府府丞李盛鐸、出使美國大臣伍廷芳、翰林院編修汪鳳藻、出使俄國參贊胡惟德、翰林院侍讀學士黃紹基、前國子監祭酒王

先謙、前翰林院侍講樊恭煦、翰林院編修繆荃孫、刑部郎中沈曾植、刑部主事喬樹枏、降調內閣學士陳寶琛、已革湖北巡撫曾鉌十二員。　開議中英商約。馬凱自鄂回滬、與商務大臣開議、先後列應議者二十四條、每條各有細目、均見本集。每七日會議三次、盛京堂宣懷隨時與江鄂滬商、並滬京外務部錄送軍機處。　試鑄銅元。仿廣東、福建成式、鑄當十當五銅元、與制錢並行、就銀元局試鑄。　十一日、奉旨、朕欽奉皇太后懿旨、劉坤一著於明年開河時來京陛見、張之洞著俟商約定議後再行來京。

光緒二十八年　壬寅、　西曆一九〇二年、　六十六歲。

正月、兩江、湖廣會設江楚編譯局於江甯。延黃紹基、繆荃孫爲總纂、羅振玉副之、湖北延分纂七人。書成、彼此專送發閱。　役丁漕減徵錢、加提州縣平餘銀兩、收稅契捐以供賠款、辦房捐、鋪捐、限於縣省城鎮。土膏捐以湊賠款不足、兼辦新政。　英日聯盟成、公與江督劉會電奏再請緩議俄約。

二月、禁水陸各營將領違例擅殺。所管營勇犯重大情事者交地方官審訊。　奉上諭、律例因時

制宜、著袁世凱、劉坤一、張之洞愼選熟悉中西律例者、酌保數員、聽候簡派開館編纂、請旨審定。三督會保伍廷芳、沈家本、沈曾植三人、並請延訪日本法學博士講民法、刑法者各一人。　與南北洋會奏、請於京師設仕學院、並請酌定外務部司員使館參隨各官任用章程。袁電江鄂云、近來在上銳意求治、在下築室道謀、自强無望、各省條陳冗長、當軸不暇細閱。擬請兩帥先擇新政最要者、每次舉一事入告、文意須簡、當每月二三次、節節設法、或可有濟。公與江督俱韙其議。是月、以此兩事奏陳、皆北洋主稿。　與江督會電奏俄約鐵路年限、巡兵數目各節、請勿遷就。　河南匪徒鬧教、派兵出境防護。

三月、中俄會訂交收東三省條約成。前所力爭者皆刪去。　拒法德商人請包辦中國煙膏。　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來見。建議官榷煙膏、可籌巨款、東三省官滿漢兼用、請中日合辦銀行、招商局。　遵旨裁屯衛官。商漕督仿湘鄂兩省十一衛即日交卸、以地畝錢糧移交坐落之地方官清辦。

四月、武昌官錢局行用銀元票。　議商約加稅免釐各款及內地雜居事。馬凱力索雜居貿易、機製土貨之權、謂中國已准法國開礦築路爲詞、力拒駁之。　拒法比兩國索租毗連鐵路之地。　改兩湖書院爲兩湖大學堂、自强學堂爲文普通中學堂。　改武備學

堂、防營將弁學堂爲武高等學堂、設武普通中學堂。創建湖北師範學堂。暫就安徽會館開辦。高等小學堂五所。移農務學堂於武勝門外。於工藝學堂添設工廠。復設方言學堂。改經心書院爲勤成學堂。以教文優學長之生員。設仕學院。令各官講求中西政治。設全省學務處。專設辦公之所、分科辦事、較前規模爲大。

五月、創辦湖北省城警察。論和約賠款宜照約用銀。不應按金計另補虧。派師範學生三十八人、警察弁目二十八人赴日本學習。拒德商在漢口華界安設躉船。在籍提督劉維楨報效興學巨款、奏請特獎。劉維楨屢捐巨款、前後凡數十萬、辦理善舉、興學各要政、至是又捐十萬元。

六月、商約大臣及英使馬凱來鄂商英約。議商約久不決、馬凱主議加稅、爲英商所詆、欲罷議歸國。商約大臣邀赴江鄂籌商、故有是舉。二十二日、奉上諭、湖廣總督張之洞著兼充督辦商務大臣。

二十三日、奉電諭、嗣後續議商約、即赴湖北省會議。朝廷初意欲公赴滬、公覆云、各國議員來鄂、則彼急我閒、操縱較易。若赴滬、則彼閒我急、不得勢矣。故有此旨。時美國、日本已派使來會議、請仍如前以上海爲宜、不願移往武昌、經外務部

奏准、仍在上海會議、如關保重要時再往武昌。

七月、議修改內港行船章程。　會議中英商約、定議。奉旨、既經該督等稱屢經妥酌定議、即著呂海寰、盛宣懷就近畫押、仍將各條與劉坤一、張之洞詳核辦理。一切務臻妥善、倘有後患、惟該督等是問。

八月、設銅幣局。銅元行銷漸廣、乃別設一局、以原有鑄錢局改知府高松如辦官錢局有效、委兼銅幣局提調。　奏請明旨處分辰州教案保護不力之文武各官。是年夏、湖南辰州匪毀英國教堂、斃教士二人、湘撫遵旨奏參保護不力之知縣陳蔣年、都司陳民儒等、未奉明旨。英廷意欲重懲湘撫、公奏言非巡撫咎、請速處分營縣、免起波瀾、有旨照行。嗣德國因此案疑中英有密約、令其駐使來電知會、願與英法日本等國同撤上海庚子駐軍、惟中國應聲明不以長江一帶政治軍事海防之權或他項權利專與一國。公先後答復、聲明無論何地權利皆不讓人、外務部答復亦同。

初四日、中英續訂通商行船條約成。　開議中日商約。日本以日置益小田切萬壽之助爲議約專使、五月中即開送約款、以專意英約、未及詳議、至是以英約爲主、凡英約所有者均應照辦、英索而我未允者不稍遷就、其特別者如開京師爲通商口岸、保護版權、畫一度量衡等。我亦開數款對待、一華人在日本應享受最優待國權利、一拏交重罪人犯、一查禁書報在日本出板而有礙

邦交助匪者。　開議中美商約。英約定後、美使康格古訥希孟等開送約款四十條、前二十七條均照舊約所有、僅改字句、第二十八條至第四十條爲新增、而不及加税免釐、但聲明隨後再議、因先與新增者往返電商、先議約束教民、保護板權二事。時議者謂板權一條與中國興學有礙、不可許。

九月、江督劉忠誠公卒。公信湄願任碑銘、墓誌之一。　初六日、奉上諭、兩江總督著張之洞署理、迅速赴任。　十七日、查勘鐵路、自漢口至信陽州、十八日回省。在漢口査勘法德新拓租界及比日兩國現議未定之界。　令日商遷移漢口龍王廟躉船。當日租界未定時、大阪公司借華界設躉船營業時失事、溺斃多命、至是日界定、飭關道交涉。　二十一日、校閱各勇營操練行軍。　薦舉州縣賢才四人。羅田知縣陳樹屏、襄陽知縣李祖蔭、大冶知縣蕭端澍、黃岡知縣寶豐。　勸漢口各商創設商務學堂、商會公所。　創辦武昌勸業場。　建議以出使大臣伍廷芳充商約大臣、添派北洋大臣袁世凱會議商約。有旨照行、時盛侍郎丁憂、而伍欽使回國需時、袁督部亦請假回籍、公交卸事繇、因請呂欽使知照各國專使暫停會議。　奏報修築省城江堤工竣。江堤工已數年、有未堅竣者屢經翻築、卑者益之、衝刷者補之、建閘以洩內湖之水、每於出險時親往督率搶護。至是全工穩固、凡用費十餘萬兩、取之賑務餘款、凡民田涸出數十萬

畝、在通商場以內者三萬餘畝。　奏保耆儒萬斛泉、前御史吳兆泰。斛泉、黃岡人、兆泰、麻城人、奉硃批、萬斛泉著賞給五品銜、吳兆泰著毋庸議。　奏保經濟特科人才。與撫院遴保湖北人士、得已服官者楊守敬、姚晉圻、劉德馨、饒叔光、丁祚蕃、劉國柱六人、由學堂出身者劉邦驥、胡鈞、陳毅、陳問咸、田吳炤、盧部遠、吳元澤、陳曾壽、宋康復、萬廷獻十八人。

十月、奏明籌定湖北文武實業各學堂規模、次第興辦。　奏明籌備湖北練兵事宜、酌議常備續備軍營制餉章、並豫籌將來量力增減辦法。　奏明酌擬湖北分年裁汰練營辦法、以節餉充警察軍經費。　初一日、交卸湖廣總督篆務。初二日、乘楚材輪船啓行。初六日、抵江甯。以鍾山書院爲行館、力求簡樸。　初九日、接署兩江總督篆務、循例兼署兩淮鹽政、欽差通商大臣篆務。　初十日、恭逢皇太后萬壽、讌各國領事等官於水師學堂。　奏進改修兩淮鹽法志。兩淮鹽法志自嘉慶十四年後久未纂修、光緒十五年曾忠襄督兩江、設局編輯、十八年書成、十九年劉忠誠以書進呈、下戶部詳細覆勘。分訂正、補輯、覆覈、簽商四類、逐條指出、凡一千三百餘條。而原纂之員物故星散、忠誠發交運使江人鏡照改、是秋蕆事、仍分一百六十卷、繕冊進呈。　奏請留南漕十萬石、於明年春起運。是夏、江南旱、劉忠誠勸撥蘇漕十五萬石平糶、秋收米貴、辦漕州縣皆賠累、故有此

奏。十一月、又電致鹿文端及倉場劉侍郎論南漕之害、請全解折色。日本撤上海之師。此庚子駐軍、至此英法德兵亦退。

直隸總督袁世凱來甯。袁回籍營葬事畢、由汴過漢赴滬北上、二十八日道出下關、登岸，公請稍留不得，設筵相款，不終席而行。是月、諸務紛紜、江南鄉試主考官北上、寄請聖安、劉忠誠舉殯、入祀昭忠祠、告親到。駐滬各國領事、各兵船將領、英國駐京公使均來寧酬應、接待幾無虛日。

十一月，論江北不宜添設巡撫事。漕運總督既裁、有議設江北巡撫者，公電致鹿文端言其不可。初九日、奉旨，魏光燾調補兩江總督，張之洞著回湖廣總督本任。裁南洋舊式兵船、運船、蚊子船，造長江淺水兵輪。南洋所有兵船、運船、蚊子船十餘、皆陳舊不適用，徒耗餉需。至是留寰泰、鏡清、威靖、登瀛洲數艦，餘皆裁停，並裁撤總統一員、節年薪餉、充修理費、造新式淺水快輪四艘。聞漢口英兵船專用於長江，派魏瀚登舟考察、嗣分向閩廠及英德諸國考詢價值，并屬日本川崎造船廠派人來商，聲明與兩國外交無涉。十二月，先以造船事奏明立案。明年二月，與川崎訂合同，入奏，旨下魏光燾覆核妥辦，覆奏實於江防有益，先訂造第一期船，俟船成，按驗無訛，再照議續造三船。按造船原摺稿無存，本集不載，故詳敘於此。

奉上諭，電務商辦窒礙，著袁世凱、張之洞迅將中國所有電綫核實估計，奏請籌撥款項，發還商股，即將各電局悉數收回，聽候另派大員認真經理。此袁

意也、過寧時曾言之。袁過滬、商盛、由官收回、需款二百四十五萬兩、袁入已都還、請降旨、並請會公同辦。公不知估計之數、亦不知款由何出、得覆已籌有的款。十二月、有旨改歸官辦、派袁世凱爲督辦大臣、直隸布政使吳重熹開缺爲駐滬會辦大臣、原有商股不願領者准照舊合股。奉

上諭、北洋、湖北訓練新軍頗具規模、自應逐漸推廣。河南、山東、山西各省著選派將弁頭目赴湖北學習操練、練成後發回各原省、令其管帶新兵、認眞訓練。其詳細章程、著袁世凱、張之洞妥議會奏。奉旨後與北洋往返電商、由北洋擬定訓練將弁章程會奏、故集內無稿。北洋餉裕才多、尚能照章辦理、湖北反是、止能因事改革、不能照章實行。

二十五日、考試水師練船畢業學生。江南各學堂學生畢業、大吏向不莅考。是日、新任江寧將軍抵下關、公率文武出迎、因登舟考試諸生、以功課生疏、不准畢業。明年二月、奏參管帶寰泰兵輪之參將何心用、請旨革職、嗣軍學稍振。

設兩江學務處。

十二月、議定滬甯鐵路借款合同。滬甯路初擬向英公司借款、盛侍郎已訂合同、嗣遵旨歸公司經理人璧利南來省商、公增改甚多、其尤要者中國國家有款、可撥交總公司、將借款扣減。中國人民願購借票者、應照數留與華人。倫敦所存借款未用者、一律生息、南洋大臣可派員稽查賬目。總工程司當尊敬地方大憲及督辦大臣、鐵路所用洋人不准干涉地方之事、有滋事或損害華人者開除。中國國家所設之商稅捐、鐵路亦一律徵收。鐵路巡捕專用華人、不得干預路外之事。全路限五年竣工、逾期扣罰、應得餘利。定議後、盛主稿會公入奏、略云、

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初四日、承准總理衙門來電、英使述英政府之意、自滬至寗鐵路欲令怡和承辦、勢難峻拒、飭由總公司相機籌辦。臣宣懷遂與怡和兼代匯豐之英國總公司磋議草約二十五條、聲明設與地方窒礙、隨時改正、仍定正約、會同督撫具奏。電經總理衙門核准、於是年閏三月二十三日先將草約簽印、即派員偕議英公司馬利孫等測勘軌道、估計工費。適英以特戰、吾以拳亂、彼此遷延、未議正約。上年七月、英公司公舉上海領事官璧利南來議詳細合同。開議以來、磋磨至六月、易稿六七次、間有爭持未允者、臣宣懷復與璧利南擬稿來寗、經臣之洞覆加考核、派員與之按款磋商、分別駁改增刪、辛苦妥商就範。計訂詳約合同二十五條、以粵漢英款辦法爲基址、其自保權利之處、實較已定各路爲尤多。璧利南電致英京、一切俱已允協、理合繕具清單、恭呈御覽、俟奉旨批准、再行簽押。疏入、下外務部議奏、准施行、錄此稿俾知該路之原起。

委員擇勘製造局新廠地址。製造局設上海、淺露非宜、言者屢請移設內地。旨下江督籌辦、公至江寗、總辦道員毛慶蕃即申此議、公命道員劉錫庚、潘學祖、攜測繪生赴太平府一帶覓勘廠基、以遠江近河高堅爲主。

議定認解高陞輪船賠款。甲午之役、北洋租英商高陞輪船運兵赴牙山、爲日本浪速兵輪擊沈。事後英外部索價、總署謂未宣戰而開戰、責在日本、相持數年、議請駐英美使公斷、先擬章程、其一、先詢明浪速所爲是否合理、英外部欲刪此條、而增入擊沈之故、由於華官行爲所致、我力拒之。是年、英使索賠四十餘萬、危詞恫喝、外務部顧全睦誼、允以三萬三千餘鎊完案、奏由江蘇全省稅釐節省款餘清賦等項專候部撥之款撥解二十八萬兩。公商蘇撫、謂既已成議、會電復部分兩年認解。

奏陳分籌安徽鹽斤加價恤商益餉辦法。劉忠誠任內奏准

鹽加價四文、以二文歸產鹽之省、二文歸銷鹽之省、不再加價。如銷鹽省分有加於此數之外者、則此數全歸江用。忠誠卒之後、皖省遞援湖南例案請將行銷安徽之淮浙各鹽每斤加價二文、江省原援二文暫免收回、湊價賠款。運使程祖洛言、其失信商民、恐淮綱益壞。公道出安慶時、聶撫部已言其萬不得已、抵任後又來函申言之、議改章者四事。公以兼轄省分不能漠視、而不運商銷皖岸者、皖北尤困於皖南、議北岸不加、而嚴飭海州分司每年綱課、僅解四分之三者、務須按年解足、則皖可得的款四萬兩、南岸暫加兩年、由大通督銷局代收、而皖省整頓蕪湖、鳳陽常關、兩年以兩後必有的款、屆時或酌免二文、或收回二文、再行酌辦。

奏保經濟特科人才。博訪大江南北人才、翰林院編修繆荃孫、翰林院修撰張謇、戶部郎中劉奉璋、候選郎中李維格、候選內閣中書曹元忠、徐振清、署太原府知府吳廷燮、候選同知張煥綸、舉人王季烈、江浦縣訓導陳慶年、拔貢生世芳、布政使理問職銜賈文浩、江蘇候補道蒯光典、翰林院編修劉廷琛、翰林院編修沈曾桐、翰林院庶吉士陳驤、刑部主事孫詒讓、李希聖、蔣學諫、候選光祿寺署正羅振玉、候選道魏瀚、安徽候補知府王詠霓、候選知縣鄒代鈞、舉人汪鸞翔、陳衍、拔貢姚炳奎、廩貢生馬貞榆、廩生左全孝、羅照沅、湯金鑄、共三十人。

整頓淮鹽積弊。兩淮鹽綱疲弊、與程運司詳籌整頓、幷親赴儀徵鹽棧考查利弊、以登瀛洲輪船及所裁蚊船三號、交運司統轄、巡緝私梟。自造新式帆船十二號、配以精槍利礮、歸運司及儀棧總辦節制調遣。運司自備小輪船兩艘、上下梭巡。酌裁緝私舢板、以抵帆船經費。裁大通、武穴、湖口三卡。派大員掣驗、責成各岸督銷局剔積弊、嚴比較、罷總辦一年改派之例、功過歸運司考核、有效者留差奏獎、無效者停委奏參。以道員蒯光典總辦儀棧緝私、方碩甫爲正陽關督銷、趙爲倫爲下關掣驗。程運司升任粵臬、

奏准留任一年。前辦五河鹽釐之道員倪文英營私舞弊、奏參降補。綱頽既舉、鹽課頓旺、第一年增課釐五十萬、第二年增一百餘萬。

莅考江南格致書院。書院即公初署兩江所設之儲才學堂、劉忠誠改爲江南高等學堂。己亥、剛毅南來、議停辦節費、忠誠惜之、改爲格致書院、仍循學堂規制。是時年終考試、公親臨閱卷、後改爲高等實業學堂。

莅考江南陸師學堂畢業學生。擇造詣較深者八人調赴湖北防營練習。

委員輯譯各國鑛務章程。是年七月、英約既定、公會劉忠誠電請采取各國鑛章詳加參酌、妥議章程。奉旨著悉心采譯、妥議章程、奏明請旨。至是購取歐美各國鑛章、屬洋員福開森在上海輯譯。

張文襄公年譜卷四終

張文襄公年譜卷五

門人沔陽胡　鈞重編

光緒二十九年　癸卯、　西曆一九〇三年、　六十七歲。

正月初一日、命製造局停造雜槍小礮。北洋設銀行、調毛慶蕃赴津。公奏派道員鄭孝胥接辦製造局、命節省費儲款、備設新廠。是月、奉旨、鄭孝胥發往四川辦理商務礦務。二月、派道員趙彥濱接辦。初八日、奏請於交卸後入京陛見、奉旨著來見。　奏設三江師範學堂。到任之初、議大興學校。嗣以交卸在即、僅籌設師範學堂以立之基、倣北洋例、延日本教習十二人、選本省貢廩出身之中國教員五十人、互相講習。先練教員、預定學額九百名、江蘇省寧蘇兩屬各二百五十名、安徽、江西兩省各二百名、勘定地址於北極閣下、指銅元盈餘爲專款、蘇皖歲撥銀四萬兩、安徽江西按學額每名協助一百元、暫借公所地方開辦。是月行開學禮後、改名兩江師範學堂。　十五日、赴江陰閱礮臺。十七日、十八日校閱水陸行軍操法。調鎮江常備三營、湖北工程營二百五十人合操。北洋兵船避凍南來、商之統領薩鎮冰與南洋兵輪會集操演、以覘淞盛字旗勇九百人、洪薩調遣。十七日水陸遭戰、十八日水陸決戰、以鎔方德幟判其優劣。南洋操水陸行軍始此、江陰各礮台自此始有電話。　十九日回省。　籌設銅元局。時銅元行銷甚暢、金陵銀元局兼鑄銅元不足於用、因籌款添機、設廠廣鑄。　京察考

績，奉上諭，湖廣總督張之洞盡心規畫，勞怨不辭，著交部議敘。

二月，覆奏查明故督臣劉坤一戰功政績，請宣付史館立傳。　初三日，校閱工程礮隊。即湖北調來者。　會北洋袁督部奏請變通科舉，分科遞減。此議發於北洋，擬摺稿寄商，公覆電云：該稿辭意透達，深愜宏裁，請電商各省，有同志者附入，總須多有數省爲佳，即由貴處挈銜，電發。按此摺川鄂東皆列銜，文見東華續錄。其大旨請仿乾隆時裁減中額之法，俟萬壽恩科舉行後，將考試取中之額按年遞減，學政歲科試分兩科減盡，鄉會試分三科減盡，即以科場遞減之額移作學堂取中之額。至舊舉貢生員三十歲以下者令入學堂，三十至五十可入仕學院師範速成兩途。其五十至六十與三十以上不能入速成科者，寬籌出路，如再科大挑或揀發一次，或歲貢倍增其額，或多挑謄錄，令其入館，可得議敘，或舉人比照孝廉方正，生員比照已滿吏，准其考職，三年一次，六十以上者酌給職銜。疏入，下政務處會同禮部妥議。

設裕甯、裕蘇官銀錢局，行官錢票，設蘇州銅元局。江甯藩司議設官銀錢局，在日本精印銀元票、官錢票，每票銀一元、錢一千文，准納丁漕釐課，隨時兌現。公謂大利須甯蘇共之，商之蘇撫，各設一局，並創設銅元局於蘇州，以甯蘇局改甯蘇互相兌用，會摺入奏。時部章限制各省添設銀元局，不限制銅元。疏入，允行。

派水陸師學生十六人分赴英德肄業。水師學生八人赴英國分習管輪、駕駛，經費於通州紗廠官本息金項下支撥。陸師學生八人赴德國分習步騎、礮工，經費由藩庫支撥。

薦舉廉能任事之人員蒯光

典沈邦憲、方碩輔、郭道直、趙有倫、梁敦彥、朱滔、楊金龍八員。　奏陳移江南製造局於內地，分設新廠，籌議辦法。見本集卷六十。　定招商局承運漕米不預采辦，奏明立案。江蘇漕米商人代州縣包辦，囤積居奇，招商局目與之結合，於州縣自辦者收兌挑剔，州縣因之賠累。言路劾奏，及於盛宣懷、江海關道。公奉旨徹查，禁設包辦公司，懲辦罔利之人，奏明以後責成糧道收漕驗米，招商局止准承運，不預驗收。　奏定運米出口封禁開禁辦法。江蘇米價日貴，詔禁出洋。公推究原因，嚴禁奸商囤積。又奏定章程，改出口米照六月之限為二十一日，逾限作廢，改江海關道運米紅函為三聯印照，鈐撫關防，米價貴賤定為禁否之標準。出口之數，上海作限一百萬石，鎮江限二百萬石，鹽城阜寧共限一百萬石。於是吳淞及江北各海口設局稽查，革除紅函陋規。凡運米出口者，每石就米行收捐一錢，為備荒經費。　二十二日，交卸篆務。二十三日，乘楚材輪船啓行。海道春令多風，故由漢口北上，江行連日風雨。二十六日，至九江，贛撫柯巽庵來迎晤。　二十九日，抵漢口。

三月初一日，至武昌。在江甯時，手足患濕瘡，至是休息醫治，並料理一切。　二十七日，渡江。二十八日，乘火車北上。是日宿信陽州車站行館。

按，公再蒞署任時，中外交推，僉謂興除在即，乃以剔弊之嚴，圖治之銳，兼之湘軍將領狃於故常，遂有謂此席不相宜者，乃甫逾月而新命至矣。既

不及有新措置、則擇其尤病民害國者而去之。致程運司電云、此時興利則不能、除害或可。致函皖撫電云、鳳陽關大可整頓、臬移節以前辦成、調雖五日京兆、亦願助公分任此怨。蓋函調任浙江、將受代也。有道員某與英商敦和洋行私訂合同、擬辦此九江至南昌、又至浙江鐵路、又請開海州鐵、報銷公費二十萬、公震怒、奏參革職、行知海州立案。江北隄工局道員某浮新工程、將嚴辦、漕帥爲之請乃免。於商困則思有以恤之。蘇商祝承桂領商務局款開辦紗廠、庚子之變、積虧甚鉅、官追繳息金甚急、公令免息繳本、另招新商接辦。是時北方拳匪絕迹、而江甯亦竟有誦咒習拳者、問官擬以大辟、蘇僚施知縣煃言其不可、公命將年長者游街示衆、幼者交其父母管束。此伏事之可述者。身在江南、不忘鄂事。端督以費絀議停辦工藝學堂、公謂此時實業最要、不可停。湖北派學生東渡、公謂宜注重農工商。游學生編輯月報曰湖北學生界、謂其務外荒己、果有餘暇、僅可譯有用之書餉遺宗國、何必爲此、請端督禁止之。兩湖輪船公司定案由紳商自辦、聞其招日商入股、電請端公禁阻。英商亨達利洋行曾在湖南承銷銻鑛、在武昌購通商場地址、及是以虧折將轉售禮和洋行、公謂如是則德人又占內地鑛利、電屬湘鄂收回。及回鄂、又申言之。其間在武昌憩兩旬餘、內政外交隨時規畫者亦不少。

四月初一日、至確山縣之駐馬店。鐵路南段工程止此。初二日、易轎車就驛站行。初三日、過郾城。初六日、至鄭州。初七日、至滎澤。初八日早渡河。約費半日。初十日至衛輝。十三日至彰德。是日、會試榜發、屬電局報新貢士姓名。十五日至順德。自確山至順德凡十八站、

一千二百二十里。十七日、乘火車當日晚抵保定。袁督在天津、由藩司楊士驤招待。十八日、觀兵操。十九日、觀學堂。二十日、行抵京師。自登程後、途中得津滬電報、言東三省事、美國商約事、隨時電覆。渡河而北、聞汴省徵銀、州縣改章徵錢、孟密溫各縣民因之生事、電詢巡撫張人駿措置、借形備入對時垂問。至京寓居下斜街畿輔先哲祠、幕府從人皆借居長椿寺。二十二日、頤和園宮門請安、召見。二十三日、奉上諭、湖廣總督張之洞加恩著在紫禁城內騎馬。二十四日、謝恩、召見、皇太后賜御筆青松紫芝畫扇。二十五日、召見、奉懿旨、各國賠款或應還金或應還銀、即與外務部妥商辦法、免生枝節。又奉上諭、張之洞著在西苑門內騎馬。連日荷賜內饌。二十六日、謝恩、與外務部商賠款還銀事。此事自上年五月內外即合力辯論、十二月屆第一年末次付款之期、我以銀核算、而各使聯銜照會外務部、謂中國違背責任、各國銀行按鎊價索補銀三百六十萬兩。公請外務部堅持部意、允還金而就關稅設策、照定約時鎊價一兩合三先令關稅、按金鎊時價徵納、而事未易商。按約、中國應將賠款全數出具保票、以後分保票之數爲零票、由中國特派之官員畫押。時各國索零票甚急、公遣委員梁敦彥、辜湯生詢之、各使意見不一。公謂至不得已、宜付荷蘭公會評斷、以關稅用金抵制之。五月十三日、召見。是日、外務部遞呈議覆公在鄂所定滬甯鐵路借款合同。十七日、奉旨、各國商約著

即在京會議。　送盛杏蓀侍郎於豐臺。盛初以鐵路事留保定，在京議約之旨下，盛即來京與日使議約，忽以疾辭，即日南行。公以一人智慮難周，留與同議，不可，公親至車站挽留，又不可，乃同車至豐臺，於車中商推大概，盛許旬餘即北來，旣而不果。

電致商約大臣續議中美商約。美約停議者四閱月，三月初，美使撤回前案，別開送十七條。公於北上途中電滬逐條辯論，有必爭者，有不必入約者，有應補救抵制者。而滬議大體已定，公所慮者多及之，美使不允再議，且不允移京會議，故京滬往返電商所議，惟酌留常關，限制專利牌照諸條而已。

閏五月初六日，管學大臣張百熙等奏請添派重臣會商學務。原奏略云，今日因乏才，而謀興學，因興學而防流弊，操縱之間，倍難措手。上年因編輯課本，經臣百熙於開辦譯書局摺內聲明，與湖廣督臣張之洞商定會辦之法。學堂爲當今第一要務，張之洞爲當今第一通曉學務之人，此中利弊，閱歷最深。臣等竊願今日多一分考求，即將來學術人才多一分裨益。在前函電往返商推多次。近日該督臣既入都，臣等復請其來堂考察，該督指示綜要，竟日不倦，教習生徒，同深悅服。臣等猶恐該督或以事非專責，容有稍存謙抑，言之不盡之處。聞商約諸政均有旨飭該督商辦，學堂尤政務中之大端，所關更重，伏懇特派該督會同商辦京師大學堂事宜，一切章程詳加釐定，嗣後有應行修改之處，由臣等隨時咨行該督會商具奏。　奉旨，京師大學堂爲學術人才根本，關係重要，即派張之洞會同張百熙、榮慶將現辦大學堂章程一切事宜再

行切實商訂，並將各省學堂章程一律釐定，詳悉具奏，務期推行無弊，造就通才，俾朝廷收得人之效。以長椿寺爲辦公之所，延致通才，分門擬訂其學務綱要。經學各門及學堂之中國文學課程則公所手定者也。

續議中日商約。是年春在滬會議，日使明言關稅決不能加至十二五，並欲將進口之煤炭、棉紗及一切棉貨概不加稅，索開口岸九處，城鎮任便居住，我皆拒之。會議數月，僅商安川江設棧、內港行輪、中日商民合股經營、保護商牌板權諸款。日使請就此簽約定議，我商約大臣不允。及奉旨在京會議，日本駐使內田康哉請只議北京開埠、加稅免釐、米穀出口三條，餘在滬議。外務部以不能兩處分議答之，日使訂明商此三事，公索加稅，拒運米，以撤護使館兵抵制北京開埠。

十五日，禮部奏請欽派經濟特科閱卷大臣，奉旨派裕德、張英麟、徐會灃、張之洞、張仁黼、戴鴻慈、熙瑛、李昭煒。特科改在會試後舉行，中外臣工保薦者三百七十餘人，報到者一百二十二人。是月，新進士試畢，軍機大臣奏請就現在人數傳集考試，第一場試論一篇、策一道，第二場同。正場錄取者再行覆試。

十六日，保和殿考試經濟特科保薦人員。十九日，閱卷大臣覆命，公奉旨召見。入對者惟公一人，賜宴御前，內監行酒。宴畢，賜茶，乘輿遊山。

二十一日，奉上諭，考試經濟特科被薦人員一等之梁士詒等四名、二等之桂坫等七十九名，著於本月二十七日在保和殿覆試。

二十九日，召見。

六月初一日、奉派經濟特科覆試閱卷大臣。初五日、取錄袁家穀等九名、二等馮嘉徵等十八名。　初六日、御史張元奇奏各省學堂宜嚴選師範本科進士入堂肄業、可否酌爲變通。奉旨著張之洞會同管學大臣妥議具奏。　初十日、奉上諭、予考取經濟特科之一等袁家穀等九名、二等馮家徵等十八名、升敘有差。陳伯陶讀廣雅堂詩隨筆、文襄癸卯入都紀恩詩有派兩次閱特科卷一首。先是內閣內外大臣所保過濫、已有責言、然太后求賢意切、視之甚重、另旨特派公閱卷。閱卷以外臣領首、曠典也。閱卷之日、慶親王奕劻謂諸閱卷大臣曰、香翁是老翰、諸君一切請教可也。甲乙皆公所定、第一名梁士詒、第二名楊度。人言嘖嘖、彈劾紛起、指梁士詒爲梁啓超族人、有梁頭康尾之謠。康有爲原名祖詒、故也。樊山適入都、召對時力詆保薦之濫、善化在樞府、嫉之尤甚、孝欽爲所動、至覆試時遂改派榮中堂慶爲閱卷領銜。公雖亦在內、非前比矣。榮相極賞識袁家穀卷、公謂此卷不過圓暢、嫌其空疏、榮相大不以爲然、竟置第一。閱卷後送軍機處覆校、善化又加淘汰、僅取二十七人而已、且擢用極薄、不及鴻詞科遠甚、故詩用鄭獬事。按本集讀史詩詠張天覺、張孝祥二首、寓意蓋亦在此。特科閱卷糊名、正場名次出公意外、觀本集六月初四日致武昌梁文忠電、意可見。

京師崇效寺舊有青松紅杏圖、是年六月六日、公遊寺欲觀此圖、而不可得、

題馴雞圖云、光緒癸卯六月天旣日大熱、予淸晨來崇效寺、索觀青松紅杏圖、不得見、因庚子之亂失去。見馴雞圖、有曹錫寶劍亭、周永年書倉博明西齋題語。劍亭書蹟最罕見、予曾藏其楹聯一、尋失之、未問何收藏家有其書、此可寶也。按、青松紅杏圖、民國初年由某名流復歸於寺、而公不及見矣。曹劍亭、上海人、乾隆末官御史、彈劾和珅家丁劉全驕汙豪侈、查驗不實、實則攸和珅勢力、事前彌縫者、得革職留任處分、不久謝世。嘉慶四年和珅賜自盡、劉全充邊軍、上諭、和珅權盛時無一人敢言其非、獨曹錫寶不愧諍臣、追贈副都御史、蔭其子。朱文正爲撰碑誌、時論榮之。蓋公不止愛其書、實敬其人也。

議武建軍調防廣西事。兩廣督臣岑春萱奏開湖北武建軍防桂邊、公謂此鄂軍出境發軔之始、紀律須嚴、宜以道員鄭孝胥爲統領、騰出鄂餉、精練新兵、兼督端方意亦與公合。

議訂約束游學生鼓勵畢業生章程。四月中旬、奉懿旨、出洋游學多流弊、仿籌防範之法。公奏、學生在外國、須與外國商之、事始有濟。閏五月、商之日本使臣內田、其意如中國開獎勵之途、則日本或可助約束之力。因議自定章程、再商日使。七月、遂有王璟芳賞給舉人之旨。

七月、拓修畿輔先哲祠。祠東買地八九畝、擬築園牆五十餘丈、祠後擬作層樓便遠眺、屬以游廊、捐千金、提鄉祠存款千金。祠款本不裕、商之同鄉京官印結每百兩收捐二兩、俾足此用。

八月、前廣西提督馮子材卒、公電粵督商身後事。致兩廣岑督云、萃亭軍門戰蹟甚多、鎮南關、諒山轉敗爲勝、以軍門爲首功、尤光史乘。其人忠勇無私、清廉正直、無愧古來名將。度必奏請優恤、務望兼請予謚建祠。得覆云、萃丈得公論定、足千秋矣、俟飭到具奏。嗣奏准予祭葬、建祠、事蹟交國史館立傳、孫呈祥以郎中用。　與日使議遷漢口華界躉船。在漢日商口龍王廟借設躉船、屢議遷往日本租界、日商不聽。至是乘督端方議自修碼岸、設躉船、許洋商分班停泊。公然之、在京與日使議移船事、累月不決。是月初十日、與辯論利害、幾至決裂。　十五日、御賞衣料食物。連日有內膳月餅、蘋果之賜、凡三次、時恩賚重疊。一日賜內饌瓜果、皇太后聞之、謂瓜不美、更命健步入城買三白瓜四石爲賜。　十六日、奏定約束出洋遊學生章程、獎勵遊學生章程。是日召見。　十八日、中美續議通商行船條約、在上海畫押。　中日通商行船條約成。日約磋議三月餘、各款一牽連幷議、告以允則俱允、翻則俱翻、每議一條、即與外務部接洽、凡十三條、加稅事聲明照各國一律。我於英約外所索允者二事、一中國人民在日本者極爲優待、二查禁違礙書報。較刪者三事、一請運米出口、二口岸城鎮任便居住、三添開常德府等九處口岸。以索允爲抵制者一事、各國護館、護路兵全撤後北京方能開埠、而照口岸聲明、北京爲自開通商場、備各國商民居住者、須遵守定章、與華民無異。以全約電商約大臣、袁直督於文字續有討論。日使請與美約同日簽押。十六日、公赴頤和園面陳樞府代奏、奉旨電滬畫押。及期譯洋文未竣、與日使約先簽漢文、其日本文、英文譯本於九月十一日補押、仍書八月十八日。以內港

行輪章程爲附件、與英約同、惟附以照會、聲明往來煙臺、東三省輪船亦照内港章程辦理。

九月初九日、奉御賞花糕、内饌、羊肉、醬菜、與客在天甯寺登高共食、賦詩紀恩。詩見本集。 十四日、召見。因東三省交涉事、三月中俄以七事要外務部、欲獨占東三省權利、中國不知、照俄政府不得開新埠口岸、中國若用外國人、其權限不得干預中國北方各事、外務部拒之。日本已有備戰之意、慶邸屢商美使調停、美使謝不能。是月、東事益亟、有奉天將軍被逐之說、公與袁直督同日召對。

十月、咨呈外務部譯送各國鑛務章程。英約聲明、自簽押之日起、於一年內中國自將鑛務章程改修妥訂。是年秋、期滿、英使催問、公屬洋員將譯稿寄京、其稿就泰西各國鑛章擇要譯錄、咨呈外務部、請交商部伍秩庸侍郎審擇、參以原章及各省華洋合同、妥酌訂定、寄部、復加校核。 糾正大冶鐵鑛借款合同。鐵廠日煉鋼鐵數十噸、售價不敷煉本、而電報改歸官辦。北洋設國家銀行、奪通商銀行之利、鐵廠窮於挹注。盛杏孫請以通商銀行部款一百萬兩、商股三百五十萬兩撥歸鐵廠。是月、又與日本議訂借款三百萬元、年息六釐、以三十年爲期、日本每年至少收買鑛石六萬噸、每噸價三元。又訂明不能還銀。公謂如是則每年鑛價僅敷還息、永無償清之期、宜本息併還、多售鑛數、務令於三十年後毫無逋累。又告日使、至少年須買七萬噸、至多十萬噸。 孫厚璥生。

十一月、與戶部論攤派練兵經費之害。十月、有旨以各省軍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於京師特設總匯之處、考察

餉練、派慶親王奕劻總理練兵事務、袁世凱派充會辦練兵大臣、鐵良襄同辦理。是月、練兵處奏准飭各省抽收菸酒稅、確查浮收款目歸公、整頓田房稅契、以撥作練兵經費。預定收數每年九百九十六萬兩、湖北攤派五十萬。又請指撥海關加稅、舉辦印花稅。中旨以此二條下部議、御史姚舒密、杜本崇、給事中熙麟先後抗疏力爭。熙疏有云、菲卓之禍、復見今日。又云、練兵章程九條行後、都人傳言慶王加九錫。慶邸覽之動容、請旨飭戶部就戶部固有之款籌[illegible]。時鹿文端傳霖長戶部、公爲具言利害、嗣戶部奏、海關加稅、以之彌補鎊虧、實無多餘。印花稅止可先從通商大埠已有警察之處試辦。又奏就公家固有之利除弊節流、妥擬十條、請飭各省切實辦理。奉旨照議行。袁督請開去會辦練兵差使、有旨、該督當任勞任怨、挽回積習、認眞整頓、毋稍推諉。所請勿庸議。

二十五日、會管學大臣奏進重訂學堂章程。章程以七月中脫稿、斟酌邃雖盡善。十月、皇太后飭催速奏、因先以稿本及摺片稿送政務處、軍機大臣覆閱、而意見參差、於遞減科舉事尤甚。至是始商定入奏。重訂之章程、自蒙養院、初等小學堂層遞而上、至大學堂、就原章增補師範學堂、譯學館、進士館、農工商實業學堂、藝徒學堂、實業教員講習所、則原章所無、別爲編訂、益以任用教員章程、學堂管理通則、各學堂考試獎勵章程、學務綱要、凡二十種。并請專設學務大臣、獎勵職官游歷游學、酌定新進士入館辦法、試辦遞減科舉。是日、召見。上諭軍機大臣、方今時事多艱、興學育才、實爲當務之急。前經諭令張之洞會同管學大臣將學堂章程悉心釐訂、妥議具奏。茲據會奏臚陳各摺

片條分縷析、立法尙屬周備、著即次第推行。其有應行斟酌損益之處、仍著該管學大臣會同張之洞隨時詳覈議奏。至所稱遞減科舉及將來畢業學生由督撫學政並簡放考官考試一節、使學堂科舉合爲一科、係爲士皆實學、學皆實用起見。著自丙午科爲始、將鄉會試中額及各省學額按照新陳遞科遞減。俟各省學堂一律辦齊、確著成效、再將科舉學額分別停止、以後均歸學堂考取、屆時候旨遵行。即著各該督撫趕緊督飭各府廳州縣建設學堂、並善爲勸導地方逐漸推廣。無論官立民立、皆當恪遵列聖訓士之規、謹守範圍、端正趨向、不准沾染習氣、誤入奇衺。一切課程尤在認眞講求、毋得徒事皮毛、有名無實。務期教學相長、成德達材、體用兼賅、以備國家任使、有厚望焉。

二十六日、陛辭請訓。面奏數百言、力請化去滿漢畛域、以彰聖德、遏亂端。如將軍、都統等缺可兼用漢人、駐防旗人犯罪用法與漢人同、不加區別。皇太后霽顏納之、曰、朝廷本無畛域之見、乃無知者妄加揣測耳。

十二月初九日、皇太后賞銀五千兩、活計一匣、路菜十六種。軍機大臣傳懿旨毋庸具摺謝

恩。二十日立春、又賜內饌。

日俄兩國失利、奉上諭、中國應照局外中立之例辦理、所有各省及沿邊地方著該將軍、督撫等加意嚴防。初三日、公約英使面議、述政府意、與英國調停。英使以爲無益、祇能約各國聲明中國之爲局外、開平煤礦不令俄人取用而已。又樞廷傳旨云、長江之事、責成張之洞一人。因日使曾告慶邸、謂中國若守中立、必須禁沿海沿江匪徒、勿令生事也。

與德使議定不設漢口龍王廟江岸躉船。德商擬日本例、將設躉船於招商局馬頭之上、公阻之、德使不允。會德使來詢行期、告之曰、德設躉船於此、我何顏見湖北百姓、止可不回任耳。德使問然、因議定在日商躉船未撤以前、中國補償德商損失每年一萬九千兩、互換照會立案。

請練兵處免盡調湖北陸軍畢業學生。練兵處初建、議羅致人才、湖北留學畢業生是年畢業者十八人、盡調用之。公電致梁文忠云、好學生總不爲鄂用、湖北何以自立於南北之衝乎。商之練兵處、應允調其半。

二十二日、出京。入覲時擬留京止月餘、既而議商約、訂學章、謂八月可竣事矣。及學章草定、而當道商榷至再。至十一月、始商定入奏。十二月初、受熱而病、又以德商躉船事滯旬餘。

至天津。日本請禁開平煤礦接濟俄人、公陛辭時、奉諭過天津與袁世凱商辦。詢以英使已允禁斷、不復會商、而袁督欲集將領議畫一營制、公以直鄂異宜、且歲暮事繁、先期約直隸委員來談。及抵津、止留一日。

二十三日、奉到御賞江綢四卷、貂皮八箇。是日、行二十五里、至滄州、奉到御筆福字、皇太后御書融和二字、福字、壽字。　二十六

日、至南皮。公篤根本之誼、族孫元翰以知縣官河南、光緒辛丑署澠池縣、當孔道、蹕路所經、元翰不忍累民、在任六月、負官逋六千餘兩。公聞之、匯千金於汴撫、發藩司代償、又爲之請調、元翰不知也。後知寧陵卒、豫撫臚陳事蹟、宜付史館、入孝友傳。不裒入京以後所作詩爲朝天集一卷。

光緒三十年　甲辰、　西曆一九〇四年、　六十八歲。

正月初七日、以皇太后賜金及歷年廉俸所餘建合族小學堂、名曰慈恩學堂、呈南皮縣轉詳請奏。以廉俸所餘一萬二千兩併賜金五千兩購地十七頃有餘、以其租金爲學堂常年經費、學生定額高等、初等各三十名、學科一切照奏定章程辦理。嗣改爲中學堂、高等小學堂各一所、中學三十名、高小六十名、本姓外姓各半。度地興工、命孫厚璟回籍經理其事。又續捐銀一萬兩生息備用、並選本縣生員往湖北習師範、費用由私人供給。又屬族人辦工藝局、教婦女織草帽、籌款資之。祭墓。回里後、禮節繁多、臥病旬日。張氏祖墓散在畢家地雙妙村、疾稍瘳、分日祭掃、至十二日而畢。　太僕公墓神道碑久未立、此時度地營建築。　十三日、入城謁宗祠。　二十日、啓行。運河冰泮、乘民船、以官輪船曳之。　二十三日、至滄州。　二十五日、至天津。肝症復劇、留七日。

二月初二日、乘火車行。由京津火車至豐臺、轉長辛店、乘蘆漢車南下。　初四日、至彰德。北段鐵路止此、易轎

車行。初六日、至衛輝、游蘇門山、拜孫夏峰祠、登嘯臺、皆有詩。初八日、渡河。

初九日、至鄭州。易火車行。十一日、至信陽。十二日、至漢口。十三日、渡江。

按公癸卯在京師、曾訂學堂章程、其大旨在於端正趨向、造就通才、以忠孝爲敷教之本、以禮法爲訓俗之方、以練習技能爲致用治生之具。中小學注重讀經、而課程簡要。各學堂尤重在考核品行、不得廢棄中國文辭、以戒襲用外國無謂名詞。各學堂皆學官音、兼習兵學、自幼學即教以愛衆親仁、恕以及物之旨、勖其爲賢嘉善之心、託於成材。以中國學術日有進步、能發明新理以著成書、能製造新器以利民用爲成效。各學堂課程中、讀經、講經、中國文字諸科每條各舉要義、各爲之説。言經學於易則漢宋並重、不廢緯書。於春秋則必三傳並習、不必偏重公羊。雖曰章程、實公晚年學案也。公殁後、門人馮貞檢祭文有云、公既裕本原、施於有政、其大者以爲强生於力、力生於智、智生於學。其學堂章程貌似取法泰西、實則大合於三代以前教士之法、文武合一之道、不徒有益於今日、而並有益於後世。若其創始之難、有所未備、則在乎繼起諸賢隨時更張、以應其變、則公之心也。公此次入都、得詩最多。陳氏讀廣雅堂詩隨筆云、文襄再入都、老輩凋零、風雅歇絕、守舊者率鄙陋閉塞、言新者又多淺學躁妄之流、可與言者殆少、感憤之餘、歷歷形諸吟詠。一日無聊甚、約賓客數人往看慈仁寺、雙松寺、毀於庚子之亂、公至、支布棚、藉草而坐、都人士聚觀、塗爲之塞。看松七古一首、起句云、千步廊前車如織、歸來中滿不能食。無聊欲共草木語、城南雙松上胸臆。又云、還此區區老禿樹、豈足增壯帝京色。可謂徵發色矣。又西山一首云、西山佳氣自葱葱、聞見心情百不同。花院無從尋道士、都人何用看衰翁。抱負或偏、更非前度劉郎之比宜乎。不勝葵

麥之悉也。

十四日、回任視事。美國會議銀價專員精琦來鄂。精琦來華、將議定金銀價值、公回任時已來漢口、約期晤談、所言不合、公詳駁之。禁德商不得在興國州房縣等處與華商合辦鑛務。華商有稱天富公司方與禮和亨達利洋行私訂合同辦鑛務、德領事請立案、公以鑛地不得私相授受、且天富公司並未註冊、飭地方官查明盜名訂立合同之人、從嚴懲辦。札江漢關照會領事、飭德商勿受誆騙。五月、又以法商嘉三租在鄖陽探鑛期滿、撤銷原案。

三月、拒比人請造常辰鐵路。比人請造自常德至辰州之鐵路、英人聞之、屬其駐漢總領事來云、俄法合謀、比聽於法、俄、方屬請築張庫鐵路以達西比利亞、又屬比承攬粵漢、今比又請築常辰、是舉公中國而入俄法掌握也。外務部據比使言詢之湘撫、適湘人請辦此路、公屬以自辦、拒之。是月、湘撫請設湖南鐵路枝路、總公司擬由紳商集股辦理、一自長沙、常德辰州入川、一自衡州寶慶出武岡黔陽晃州入黔、下商部議准立案。美商讓粵漢鐵路股票於比人、公議廢合同、杜後患。合興公司原主物故、家財分散、并分散路股、許以開鑛之權。公電致盛杏孫侍郎、議乘此聲明作廢、又電致湖南官紳、痛言利害。按此兩電俱以三月初二日發、原文已佚、此電奏稿。解鄂軍駐通州軍餉。日俄戰起、樞廷電致鄂省調八營備用、吳元愷率之以行、駐通州、餉由鄂給。十三日、啓行赴江南、會商製造局移建新廠事宜。上年陛辭時、奉懿旨飭赴江南、會同江督魏光燾將移建

新廠事妥籌辦理、是日乘官輪行。十五日、至蕪湖、魏督自江甯來會、同往勘灣沚鎮地址。鎮距江口七十里、距中江三里、小輪船可通。十七日、至江甯。寓察院行臺。子仁侃娶於福山王氏。四川知府王懿榮之女、文敏公懿榮之從女、是日在武昌成禮。議移建製造新廠於萍鄉。鄂撫端方建議集兩江、湖廣、四川六省之力、就萍鄉合辦一廠。盛杏孫極贊成之、來電云、午帥言萍鄉設廠地勢極合、江防難恃、鄭蘇龕談及蕪湖應築礮臺、以禦劫掠、滬內河以利轉運、合參比較、與其江口多糜經費、不及湖內足避兵險。至煤鐵相迎、商鐵多一銷場、官廠買價較省、戰時免如開平煤封禁、其小焉者也。其大者在比較堂奧深淺、險阻難易而已。又電云、李維格議在湘東設化鐵爐以就煤鐵、其地已通鐵路、濱臨湘江、屬萍鄉縣、距城三十里、距醴陵縣六十里、醴陵至株州自造鐵路、來年通車、軌未通前、極大機件發水時亦可由河道直運湘東云云。移廠萍鄉之議本此。六省合辦、魏督頗不以爲然、四川官紳亦不以爲便、其議遂寢。漢水漲、潛江隄潰、聞訊後電致湖北司道、飭屬防護。開議中葡商約。葡使白郎穀、總領事博第業至滬、先送約稿六款、一、遵守舊約、二、承認新定稅則、三、四協助稽查洋藥稅餉、五、土在由各埠運澳門、免出口稅、每年免稅運米入澳門六十萬石、六、無論何船、可任便往來澳門、西江各口。公謂第五款最謬、第六款亦宜駁、外務部意同。

四月、阻英德艦隊入長江。英提督率英兵船十艘至滬、將入長江、德艦隊亦擬入長江及洞庭、鄱陽游巡演礮。公電致江海關

道勸阻之。嗣英艦一艘至江甯而止、德艦欲入鄱陽、前護江督李藩司許各國兵船在鄱陽湖游弋有案、滬道不能拒。會魏江督委道員魏允恭、方碩輔充江南製造局總辦、會辦。公留江甯一月、諸事粗定、其詳見會委劄中。有奏摺所不及者、節錄於此。江南製造局移建新廠一案、現經會商、定議新局應移江西萍鄉縣之湘東地方、開辦經費五年之內、由滬局節裁經費項下每歲提撥七十萬兩、江西每歲協撥十萬兩、江蘇安徽每歲各協撥五萬兩、江南司庫鹽釐款內湊撥十萬兩、共一百萬兩。不敷之款、令滬局查照光緒十九年部咨試辦鑄錢成案、添配機器、所製銅元行銷市面、所獲贏餘、新舊兩局各半分撥。其滬局各廠應分別有用無用、配量停造、減造、俟新局告成、即將滬局槍礮彈藥各廠一律停辦、改造各種農工需用之機件、仿造有益民生實用之洋貨、以廣行銷而資抵制。其煉鋼廠、造船廠、修理機器廠均仍留辦理、並應相機量力擴充。除將銅元一半盈餘擴充廠本外、所有滬關二成洋稅奏定各關局籌撥常年經費二十萬兩暨銅元一半盈餘、即盡數撥充新局常年製造經費。新局務於第一年內將馬頭、青紅瓶廠、火瓶廠先行造成、以便製瓶供用。第二三年將鋼廠、藥廠、槍廠、槍彈廠等所工程建造完固、機器安設齊全、開工製造。第四年將礮廠、礮彈廠、礮架廠等廠工程建造完固、機器安設齊全、開工製造。總期第五年內槍礮藥彈一律製造成器、足以資用。其各廠機器已另飭李郎中維格親赴德國著名機廠分別考校訂購、擬與洋廠商明、儘三年內陸續運送到廠安設、機價分五年勻攤付清。各廠工程圖樣限於合同簽訂後三個月內繪成、寄交滬局呈候轉發萍局、依式估工建造。在事各員果能殫心籌畫、竭力經營、工程堅固、核實經費涓滴歸公、五年之內全廠完工出械、即奏請照異常勞績從優獎勵。如能提早一年、儘四年內完工出械、獎

勵格外加從。倘有浮冒遲誤、亦即從嚴參處。魏道駐劄上海、方道駐劄萍鄉、務須協力同心、將移局迅籌布置、舊局加意整頓。魏道每屆三個月必須親赴萍鄉考察一次、札後先飭方道前往湘東地方周歷履勘、察擇所宜、繪圖貼說、呈候察奪。所有一切籌辦事宜、隨時稟候本部堂等會核、飭遵會籌江南製造局、移建新廠辦法。摺見本集卷六十二。

徧游金陵諸名勝、有游覽詩一卷。廣雅堂詩集其原本無卷數、惟此卷與朝天集則各係有總目。抱冰堂弟子記、性喜山水林木、登臨嘯詠、興來獨往、於各省程途所經、遇有名勝古蹟、雖冒雨雪必往游覽。甲午、乙未權江督時、因海防有事、在江年餘、未登一山、未入一寺、惟數登覽礮臺而已。甲辰春、奉使金陵、公事多暇、乃徧游諸名勝。按壬寅權篆時、度地建師範學堂、便道至雞鳴寺、下瞰台城、賞其幽曠、以金施寺僧、闢寺後經堂為樓、盡伐牆外雜樹、黃花、農布政願任斯舉。至是樓成、請題牓、因取杜詩憂來豁蒙蔽句、題曰豁蒙樓。

十九日、發自江甯、過蕪湖、有弔袁漚簃詩。公前由江甯回任武昌時、適袁忠節任蕪湖道、談讌竟日、賦詩贈之。曾幾何時、室邇人遠矣。

二十二日、至漢口接見各國領事。回任後、各領事請見者、因患口瘡、多未延見、至是始公同接見。

即日渡江旋署。

兼署湖北巡撫篆務。

五月、皇太后賜御筆蒲桃畫扇一柄、紗袍褂料各一件。

開辦鄂湘皖贛四省土膏統稅。此議發端於端撫、兼署督篆時、上年冬湘鄂合辦而有效、乃推之皖贛。是月二十五日、定章開辦土藥百斤、統稅收膏捐一百十四兩、四省畫分、設總局於宜昌、湘皖贛三省各於入境處設局查驗、凡不經宜昌者、湘贛統捐、湘皖徵之、贛皖統捐、贛皖徵之。

六月、籌備粵漢鄂省鐵路贖款。四月中、電請外務部據合興合同股票不准轉售他國之文、責成盛杏孫侍郎廢約。五月、湘紳席匯湘赴滬、與盛議由華商加價贖美轉售之票、不廢約而成華美合辦之局、請備款應付。公電致湘撫、請撥賑糶捐六十萬兩、贖二千股、鄂亦籌贖一千二百股、鄂並贖回鐵路地基、收買金元小票、等款候撥。　建兩湖勸業場。在省城閱陵街、羅列兩湖地方所有天產自然之物、人工製造之品、以資傳播觀摩、廣行推銷。其迤北建益智場、專儲各省各國有益民生日用之物、精巧靈捷工作機器等件、以資啓發、備仿傚。後改爲學堂應用圖書館。　改兩湖高等學堂爲兩湖師範學堂。兩湖高等學堂即兩湖大學堂、以教員缺乏、師範學堂未造就、先將高等學堂改作、以能容師範生千人爲度、分優級、初級兩等、別建兩湖高等學堂、以備升階。　設敬節學堂、育嬰學堂、蒙養院。奏定學堂章程、蒙養院就育嬰、敬節兩堂擴充開辦、武昌設幼稚園在前、與定章不合、因以兩堂舊有敬節分堂爲敬節學堂、選粗通文理之節婦一百人入保姆科、延日本女教習講女子師範、家庭教育、以備女師之選。於附近設育嬰學堂、選略能識字之乳媼一百名入保育科。附設蒙養院、延日本女教習講保育幼兒、教導幼兒之事、以備乳媼之用。凡未嫁之女不得入此兩堂。其舊有之敬節、育嬰堂仍舊。　議設存古學堂。以各學堂所講經史、漢文太淺略、特設此堂以保國粹。　施南耶穌教民滋事、殺天主教士、教民。以細故擣毀、殺法教士三人、教民四人。　派兵協緝分防。　飭各屬清獄省刑、設遷善習藝所。　廣西匪復起、奏留提督劉光才募八營往全州防

則、撥武忠營二營歸湖南調遣。劉軍由鄂籌餉給械、武忠營改歸黃忠浩部下、劉光才一軍歲需餉銀三十萬兩、全以湖北協解廣西餉銀八萬兩、龍州鄭孝胥一軍邊餉十三萬兩、總數在五十萬兩以外。

釐定營務處職掌。分參謀、執法、督操、經理四所、與北洋營務處路同、以藩臬兩司糧鹽兩道分領。營務處舊房狹隘、購地別建、後改督練公所。

公會盛侍郎、袁直督覆奏黃河橋工無礙河防。上年七月、汴撫張仁駿奏言、蘆漢鐵路橋工局設廣武壩、前由此建橋跨河而過、沙鬆土深、立根不牢、地勢南高北下、施溜旁趨、黃口交匯、頂托倒漾、凌汛漫溢、水能漫橋、昔可慮之大者、因有建造浮橋之議。奉旨、袁世凱、張之洞、盛宣懷妥議具奏。是年二月、盛侍郎遣沙多言詳勘無礙、草奏會商。公聞橋柱有下陷者、飭再妥籌補救。公又委道員竇豐瑨覆勘、據報橋墩穩固、亦無壅水阻凌之患、遂定稿撥奏。

設宜昌洋務委員、會同宜施兩府道地方官辦理商務、教務交涉案件。

發還紡紗、織布、繅絲各局商本。凡六十四萬兩、并發還歷年官息。

添撥製麻局官本、購織麻機器。原議官商合辦、商款力有不逮、已購機器僅能製麻爲絲。是時銅幣餘利甚裕、故各局商本悉數發還、且能購織麻機器。

孫厚璟入南皮縣學。

七月、覆奏籌撥練兵經費。練兵處奏派各省練兵專款、部議雖主就固有之款挪頓、練兵處意不謂然。五月、旨飭各省實心籌措、每年勻出的款爲練兵之用。六月、侍郎鐵良奉旨南來查勘江南製造局移建地方是否合宜、並查各省出入款項、局所利弊、兵額虛實、沿途

弼先發、微服訪問、期於必得鉅款。部議籌餉十條、湖北有已辦者、有不便者、公以爲苟可足國而不擾民、不必限定名目。湖北自試鑄銅元、以後、暢銷利厚。又四省合辦土膏統捐、預計溢收亦鉅、遂照練兵處原奏解足五十萬。又遵旨就先後騰費盡力節裁、認解三萬兩。又率司道府廳州縣報效五萬兩、聽候部撥。按報效之款爲皇太后七旬萬壽、各省皆有。奏陳暫編湖北常備軍制。練兵處劃一章程未定、先就湖北新軍營制參以北洋辦法、按之物力、人才、民風、地勢、設常備軍兩鎮、其詳細組織辦法見本集卷六十二摺中。併將弁學堂入武高等學堂。嗣改武高等學堂爲武師範學堂。飭湖北各屬免繳賠款捐、留辦學堂。賠款攤捐一百二十萬兩、爲湖北民間巨累、至是乃以土膏捐、銅幣盈餘、籤捐抵補。自八月起、盡免各縣認解賠款、留於地方、爲興學之用、定名爲賠款改學堂捐、由地方官督正紳經管。除免省城小戶房捐。選畿輔學生二百名就學湖北各學堂。南皮縣一百人、天津府各屬一百人、各學堂願不收學費、答公興學之勞、公援自行束修之義、送半費二千五百兩。明年三月、又以兼管湖北巡撫衙門公費一萬四千八百兩捐充學費。

八月、添建火藥庫。上年新建六所、以製造日多、於省城外添建兩所。改鐵路洋務局爲全省洋務局。分交涉、編譯、鐵路、礦務、實業、商務六科、原附設之槍炮局劃分爲兵工總局。皇太后賜袍褂料表裏各一匹。

覆奏總稅務司條陳籌餉窒礙難行。總稅務司赫德建議請整頓地方錢糧、按里計畝、按畝計賦、可得四百兆

兩、廷寄各省核議。公覆奏、以爲天下大勢、山川占地之數最多、平原可耕之地最少、縱使全國清查、每一縣不能增地一萬畝、益少費多、得不償失、而使舉國騷動、其禍將一發而不可遏。今日籌餉、斷不宜專就田賦加重、剝削理財召亂、從古有之、伏望拒之勿聽。按直督覆奏駁赫議而主清丈、公議清丈不易行、今日人心不靖、更不可行、此與下文駁精琦擬虛定金幣摺皆爲當時所傳誦。此摺見本集卷六十三。

覆奏美員精琦建議虛定金價改用金幣不合中國情勢。精琦條議圜法、定中國金銀比率、宜發款以銀三十二兩準金一兩、人民納稅以銀四十兩準金一兩、中外匯兌則視時價、設銀行於外國、以售金匯票、中國用洋員總理圜法、其措置則以賠款國多數滿意者爲準。公謂其括民財以入於政府、又括政府之財以傾瀉於外洋、使全國商窮民怨、益以財政屬人、不可行。中國參用金幣、當俟二十年以後、此時止可廣興實業、多儲幣本、爲異日用金之備。

改槍礮廠爲湖北兵工廠。奏留膏捐餘款製軍械。上年冬、端撫院奏請湘鄂合建槍廠於湖南、以土膏統捐盈收之款濟用。歸政務處、練兵處議覆、應撥鄂廠、緩辦湘廠。公請將此款應歸湖北者、除大宗湊解賠款外、餘數撥歸鄂廠添機擴充、奉旨允准。

築漢口後湖長隄。後湖傍鐵路、近租界、光緒二十七年即議築隄、款絀不果。是年、總商願承攬隄工、以自辦卻之。自是霜清水落、親履勘興修、折原有城垣、以甎石濟用、隄外開引河、上通漢水、下達灄口、即以開河之土築隄、凡得可居可種之地十餘萬畝、地價日昂、人民日富、人呼之爲張公隄。

議結宜施教案。辦正兇十人、地方官分別懲處。法人初索賠款六十萬兩、以十四萬五千兩議結。

九月、擬定學務處職守。照京師學務處章程分審訂、普通、專門、實業、游學、會計六科。奏請裁湖北督糧道、糧道庫大使、改設施鶴道缺、升鶴峯州爲直隸廳。五月、明旨裁冗員浮費、裁撤粵海關、淮安關、監督、江寧織造、樹之風聲、飭京外各衙門認眞裁併。公以爲佐雜教職雜職銜、而爲京官截取謄錄議敘出身之路、裁之則所省有限、而使下僚失所、寒畯絕望、非政體所宜。惟南漕改折、屯衛已裁、糧道及庫大使皆可裁、歲節銀四萬餘兩。施南及鶴峯州地本苗疆、山深匪眾、宜設道缺、升直隸廳、道缺由外奏補、以資治理。疏入、如所請行。覆奏籌畫東三省事宜。日俄開戰後、日兵水陸皆勝。奉旨、事變難知、飭疆臣各抒所見。公奏陳大勢、注重籌款收地、見本集卷六十四。

十月、試鑄一兩銀幣。分一兩、五錢、二錢、一錢四種、皆以庫平爲準、出示湖北境內、許完納錢糧賦稅、禁州縣補平補色。原奏出入告作爲十成紋銀、飭戶部議、如搭解部庫、應照部庫平色補足兌收。三十一年冬、財政處奏言、欲定國幣之制、似可即照庫平一兩、精其鑄造、足其成色。尤要在戶部京餉首先收受、部庫收則各省公款自無不收矣。湖廣督臣張之洞會有試行之奏、而隸督臣袁世凱亦力持一兩之議、具徵謀議僉同。擬請鑄一兩銀幣、以垂定制。奉旨如議行。中葡會議通商條約、稅則、章程成。約文凡二十條、葡未預辛丑和約、故補入和約加稅、葡國照辦一款。惟葡國酒無執照者不在此例、運米限三十萬石、西江各口及廣州府屬各埠行輪照英約推廣、推須遵守章程、澳門洋藥緝私於約內訂專章三條、稽查限制。其加稅裁釐、禁止嗎啡、保護牌照等款、與他國同。初十日、皇太后

七旬萬壽，頒賜御書大福壽字兩幅、玉如意一柄、蟒袍料一件、綢緞四卷。是日，讌各國領事等客、游歷人員、稅務司、鐵路工師等。　籌議賠款還金鎊虧抵補之法。壬寅以來，公因賠款計金鎊虧太多，竭盡心血，費盡筆墨，各國率不能一致。美允還銀，英允十年後還銀，日俄換兵需餉，德增兵需款，皆不允。領銜公使按期催索，數逾千萬。六月，各使聯銜照會外務部，言金價按月漲落，嗣後可按月定準，並展緩時限，所虧之數與賠款之本一例計息，倘至三十九年終還款總數尚有不敷，仍應按月續還，至本利全清而止。外務部以三事磋商：一，按月折中定價；二，鎊虧無利；三，銀行存款扣息。議定應補一百二十萬鎊，合八百萬兩。江督李勤恪爲累電抗爭，公與北洋知無可挽回，議籌抵補之法。洋常關增稅五百萬已歸他用，不得已議各省按成分攤，而湖北分派獨多，鄂人各公認解練兵處經費太易，公電部言鄂力止能認六十萬，部覆照准。　御史黃昌年奏請挽回路政，奉旨，粵漢鐵路關繫緊要，現在合與公司正議廢約，應即另籌接辦，著張之洞悉心核議，妥籌辦理。此股收回不易，儲款尙虛，公以爲約即不廢，路亦難成，惟有廢約自爲辦。伍秩庸侍郎亦向政府開陳利害，美人柏士顯借鉅款與華，設華公司承辦，遂有以美繼美之說。公堅持不可，湘人請官以廢約事上陳，公謂此時籌款第一，鄂已指振糶米捐充用，湘須有實款而後可。九月，粵紳自議集股款與盛侍郎商廢約事。是月，三省紳民呈請外務部代奏，責侍御又據三省公意奏劾。公既奉旨與盛侍郎電致駐美梁大臣照會外部，以三省公議自辦爲詞。

十一月、奉旨飭財政處戶部舉辦八省土膏統捐。湖北道員孫廷林建議於欽差大臣鐵良四省合辦土膏統捐、溢收甚鉅、兩廣、蘇閩亦雲貴川土行銷之地、若合八省爲一、收數必更有可觀。欽使入奏、仍設總局於宜昌、章程不改、以二十九年收數爲各省定額、合收分解、溢收之數存儲候撥。旨准如議行、以溢收專作練兵經費。戶部派孫廷林爲總辦、湖北入款因此歲減六七十萬兩。明年三月、戶部奏請特派大員管理、奉旨派柯逢時管理八省土膏統捐事宜、撥還本省之款改以三十年收數爲定額、一年期滿、溢收三百七十萬餘兩。

奏請以已故荊州府知府陳夢蘭入祀名宦祠。同治九年、夢蘭知荊州府、江水盛漲、隄工幾危、夢蘭督工防護、植立最衝最險處二十餘晝夜、盡以廉俸用之搶險、隄防獲安。旋因勞疾卒。公據紳民呈請入奏、下禮部議、准其入祠。

欽差大臣鐵良來鄂。鐵在江南清查款項、蒯禮卿勸其勿爲剛毅之續、奉旨他省款項不必查。是月二十二日至武昌、二十五日赴湖南、勘湘東製造新廠地址。十二月中旬、自湖南再至武昌、閱兵操、觀學堂、局廠而行。

十二月、宜城軍戶滋事、飭文武官分別處置。因盤理衛田事、軍戶抗稅、痞匪乘之、揭扶清滅洋旗號、派兵彈壓解散、保護教堂、非拒捕者不得殺戮。委員澈查稅捐辦法、妥定章程、拏辦匪徒及爲首滋事者、旬日而定。

頒發學堂歌、軍歌於各學堂、各營。自撰歌詞、見本集。

查省城私立各學堂。民立中小各學堂學科門目、辦事章程是否與新章符合、飭學務處確查。以後未經批准者、畢業不得核准請獎。

減省城各學堂附學生學費。本省學生已定

暫不收費、各省學生及湘生附學者分別遞減、外省學生每年收一百元、湘生收七十元。

籌辦川漢鐵路。上年閏五月、四川總督錫良奏請設川漢鐵路公司、自築鐵路。十二月、照重訂鐵路章程奏請立案、至是電商辦法、以先從宜昌下手覆之。按、公在京時、適川督錫清弼入覲、公爲言鐵路宜專招華股、起漢口達成都而訖、川邊先就路近處修起、以枝路爲輔、以煤鐵各鑛爲用、豫定辦法如此。

美人柏士來商粵漢鐵路事、奉旨著商部、張之洞妥籌辦理。公電致瞿子玖軍機大臣云、參以商部、必多枝節、如商部聽外間辦理、事無掣肘、庶可有成。於是商部不問粵漢事。柏士來見、重申承借路款之請、嚴詞拒之。

飭湖南鑛務局禁商民私售銻鑛於洋商。禮和洋行承亨達利買銻之約、上年計畫收回、而未成。在武昌城外設廠洗沙、阻之、亦不聽。是時聞湘紳有與約包收銻鑛十年者、又力阻之。湘撫覆電、新章已不准私與洋商訂立合同。明年二月、又聞禮和與豫人訂購此種鑛砂、電致豫撫阻之。

奉上諭、雲南、湖北巡撫兩缺、即行裁撤、湖廣總督、雲貴總督均著兼管巡撫事。十九日、公遵旨兼管湖北巡撫事、以舊撫署改建賢良祠、祀楊清端公宗仁、胡文忠公林翼、即於祠中設仕學院。按、公詩集中有改建賢良祠、於祠中設仕學院、書示衆官詩一首。

光緒三十一年　乙巳、　西曆一九〇五年、　六十九歲。

正月、恭御賜福、壽字各一方、皇太后賜御筆福、壽字各一方、介壽字一幅、綢

緞四卷、貂皮八箇。 奉上諭、鐵良奏遵旨抽閱江蘇等省營伍情形一摺、湖廣總督張之洞夙抱公忠、所練各軍獨能出色、深堪嘉獎。 設漢口馬路工程局。築馬路自大智門至玉帶門、以洋商設火油池報効之款撥用招商租地、填土建屋、作地價按千分之五分等徵租。時宜昌亦築碼岸九十八丈、建馬頭、備華洋各輪船停泊。 濬省城湖港。省城大小郭鄭湖、沙湖出江之港淤墊不暢、分段挑清、別由湖西北開引港一道導水入江。

二月、委員勘川漢鐵路由襄陽至信陽地勢。 奉上諭、有人奏粵漢鐵路亟宜速籌結局一摺。粵漢鐵路前已諭令張之洞妥議籌辦、迄今尚無成議。著該督責成盛宣懷趕緊設法挽回、以保利權。事關大局、不得延宕貽誤。原摺著鈔給閱看。柏士既不得請、美富商摩根以重價收比股、美政府謂事權仍屬美人、盛杏孫亦言約不易廢。衆論咸望公主持、乃遜電梁星使向美股東代表人密商、始允開價由華贖回。此是年正月間事。至京僚摺奏、則以公事權不屬、爲公助力者也。 改湖北武高等學堂爲武師範學堂。練兵處奏定陸軍學堂章程、各省准設陸軍小學堂、南北洋、湖北、廣東准設中學堂、其兵官學堂、大學堂皆設京師、惟各省可設速成陸軍學堂、速成師範學堂、故照章改設、先辦速成科、一年畢業。其武高等舊班學生改習測繪專科、其由將弁學

堂併入者改爲學習哨官。直隸總督以公捐建本籍學堂奏聞、奉頒賞御書慈恩學堂扁額、皇太后頒賞御書振民育德扁額。

三月、蘆漢鐵路工成。凡二千四百餘里、黄河橋長九百九十餘丈、橋門一百有二、鋼桁長七丈餘、深入沙十三丈至五丈不等。北岸於下流築石壩二十五里、自鄭州建築枝路、東達開封、西至洛陽、以二十九年八月盛宣懷與比公司議定合同、借款一百萬鎊、由比人承辦、悉照蘆漢章程、外務部補入一條、自洛以通秦隴、如中國自行籌款、或招集華股、比公司不能爭執。按此即隴海鐵路之起源也。是年、關外鐵路亦竣工。

中自費出洋游學生考驗給咨之令、均照奏定章程辦理。改訂清理衛田簡易章程、酌減契稅、寬限徵收、並奏准暫免州縣官經徵計考。二十四日、奉電旨、聞張之洞現在患病、該督係屬重臣、著即妥爲調攝、並將患病情形據實電奏、以慰廑系。口瘡又發、久不愈、延日醫治之、稍效、即日由電奏覆。

四月、招商承辦造紙廠、製大呢氈毯廠、製皮革廠、製水泥廠。光緒二十年、即籌辦水泥廠、與洋商訂合同、以洋目回國而止。皮革廠是年已購機建屋、餘二廠亦已於近水處購地、估工開辦。四廠需費二百餘萬兩、出示招商承辦、不論何省之人、有負聲望而能籌鉅股者、皆許呈請、准專利十五年、前五年獲利不足五萬者、官撥款補助、五年後獲利漸豐、酌提紅利報效、許以官中所需、

但能合用、必向公司定購。

飭湖南農工商務局火柴行湘鄂、不得區分界限。漢口燮昌公司火柴行銷各埠、湖南和豐公司製火柴牌式相似、兩公司爭執於官、湖南商務局判以分界行銷、燮昌不准上溢湖南、和豐不得下灌湖北、遂書議罰。公以爲商貨宜流通、湘商當自立牌號、講求精進、不宜創立限制、飭局更正銷案。

定議盡收粵漢鐵路股票。合興公司延路提等出而爭論、我方亦延福士達等與之辯、致合興初止允改訂合同、繼乃議轉讓辦法、而比國股東不可、相持數月、比亦允售。梁欽使慮鉅款難措、議與摩根商措款作押、分年攤付。公謂不宜、留大宗借款於美最有勢力之人、不如另借他國之款、悉數清還。

五月、裁併百貨釐卡、改徵統稅。裁釐局二十有九、留二十局、貨自外省來者徵之於入境第一卡、產自本省者徵之於由產地運出內河第一卡、計其指運之地。沿途各卡所徵之數合併徵收、本省銷售落地之貨、徵之於最大市鎮、以後轉運他處、其落地捐概不重徵。行之一年、增千萬緡。又以省城爲四方表率、改原有落地釐金歸各商認繳、襄鄖兩府津貼公費向取之釐局者另籌抵補。

皇太后
頒賞御筆山水畫扇一柄、紗袍褂料各一匹。

設路鑛學堂於日本。招集游學日本之湖北學生、延日師教之、并於湖北洋務局附設路鑛學堂。

六月、奉旨督辦粵漢鐵路。

遵旨通籌因應日俄和議及東三省善後事宜。日俄議和、旨詢因應及善後事、覆奏因應之要、以日本宣布認我主權完全爲定盤針、以東三省鐵路中國應得權利爲實際、以俄日在東三省情

形爲比較、以結近援、與遠患爲歸宿。善後之法、一偏地開放、二改東三省官制政治、三中日兵合力駐守、四就地籌餉、五以後防俄之策。分籌大員出洋考察政治經費。奉旨特簡載澤等分赴各國考求政治、嗣後再行選派分班前往。部議屬各省分籌經費、湖北詔按年籌解十萬兩。

練兵處奏准設南北兵工廠、北廠以江南製造局節存開辦。上年八月間、北洋立議移廠河南、卽電致端忠敏、言移滬工局者所以備沿江海諸省之用、北洋籌款易、此舉非計。及鐵使來言及於此、又婉勸之、又爲言辦廠宜用鄭孝胥、隣機宜從李維格所議。是年三月、鐵使覆奏陳南北中三廠辦法、公致電論之、謂南廠宜取給原籌各款、北廠宜以新籌膏捐允用。至是得報、練兵處議覆前奏、奉旨允。謂南北兩廠南在萍鄉、北在直、豫、晉境內。南廠以江、皖、贛協濟三十萬、及銅元餘利開辦、不足由蘇、浙、川、鄂、湘、粵、桂分籌。北廠以滬局節存七十萬撥辦、不足由直、豫、齊、晉、秦等省分籌。公喟然長歎、自此不復問移廠事矣。

七月、電奏粵漢鐵路籌議贖約情形、請飭外務部以朝廷俯察輿情之意照會美使。奉旨著照所請辦理。五月初、梁使與路提等議定贖路自辦、注銷合同、備節略經兩造律師簽字、美外部欲翻案、而議已定、會駐京美使告總署、謂中國政府無廢約意、事發中變。及外務部遵旨照會美使、其政府始無異言。議借香港英商款贖粵漢路、聲明不涉及廣九鐵路。贖路款三省所籌皆虛懸無著、粵督議三省合借洋款、按年分任攤還、奏派太僕寺卿張振勳出洋招股、湘紳亦然其言。奉旨、此路贖回自辦、實於全局有益、招集華股能否不至暗中攙雜洋股、著會同張之洞妥籌辦理。然招

股非旦夕可得、漢口英領事來言、香港有存款可借、取息輕、不須折扣、惟英人方承築廣九路、請居間接洽。公告以借款可商、廣九事則未便與聞、必欲幷議、則借款作罷、嗣英領允諾、借款遂成。

粵漢鐵路贖路約成。訂贖路合同、價費美金六百七十五萬元、聲明將合興在中國已成鐵路及鐵路材料、測繪圖表、開礦特權以及在中國所有應得權利、無論明指暗包、一概全行收管。七月二十九日簽字、立書案於七日內交第一期款美金二百九萬八百六元。時籌款未集、借款未定、逾期一日、此局全翻、公憂煎萬狀、集司道會商、由官錢局擔保、先向滙豐銀行息借三百萬兩、官錢局湊二十萬兩、如期匯到、一面電招英領事自廬山回漢商訂借約。英領事見我能如期應付、不復言廣九事、而要求我此路如借洋款、須先向英國詢商、因議定如利息、抵押等項、較他處相宜、先儘英國承辦、用料、除華產外、先儘英商、開價擇便宜者訂購。借款既定、官錢局擔保之期款如期撥還。以贖約事電奏、奉旨准其畫押。

子仁侃以一品廕生引見、奉旨著內用。嗣吏部照例以員外郎籤分刑部行走。

八月、公與直督袁世凱會奏、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幷籌切要辦法數端。是年春、京師要人有議修復貢院者、公電致鹿文端、張文達、言鄉會中額明旨四科減盡、不過十年、科舉必停、舊學舉貢生員另籌出路則可、修復貢院則不可。七月中旬、端忠敏在京與袁督部俱有電來議立停科舉、公電復之、文甚長。今此稿已佚。此議發於北洋、端氏促成之。其奏摺雖由北洋主稿、而公復電之意、蓋皆歸納其中、茲節錄原文如下、科舉之弊、古今人言之綦詳、而科舉之阻礙學堂、妨學業、誤人才、臣世凱、臣之洞等亦迭經奏

陳。前奉諭旨遞減中額、期以三科減盡、十年之後、取士概歸學堂、固已明
示天下以作新之基。而臣等默觀大局、覺現在危迫情形、更甚科舉、一日
不停、士人皆有僥倖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礪學修之志、民間更相率觀望、
私立學堂者絕少、非公家財力所能普及、學堂決無大興之望。就目前而
論、就使科舉立停、學堂遍設、亦必需數十年後、人才始盛、如再遲至十年
甫停科舉、學堂有遲延之勢、人才非急切可求、又必須二十餘年後始得
多士之用。科舉夙為世人詬病、學堂最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決然、舍其
舊而新是謀、則風聲所樹、羣且刮目相看、推誠相與、而中國士子之留學
於外洋者、亦知進身之路、歸重學堂一途、益將勵志潛修、不為邪說浮言
所惑、顯收有用之才俊、隱戢不虞之詭謀、所關甚宏、收效甚鉅。且設立學
堂者、並非專為儲才、乃以開通民智、使人人獲有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
之智能、上知效忠於國、下得自謀其生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
亦不失為合格之國民。兵農工商、各完其義務、而分任其事業、婦人孺子
亦不使閒處、而與教於家庭。無地無學、無人不學、以此致富、奚不富、以此
罔強、奚不強。故欲補救時艱、必自推廣學校始、而欲推廣學校、必自先停
科舉始。擬請宸衷獨斷、雷厲風行、立沛綸音、停罷科舉、庶幾廣學育仁、化
民成俗、胥基於此。雖然、科舉一停矣、尚有切要辦法數端、乃可相維於不敝。
一、在於首經學也。或慮科舉一停、將至荒經、不知習舉業者、未必皆湛深
經術、皆因科場題目所在、不得不記誦經文、又因詞章敷佐之需、不得不
掇拾經典、故自四書五經而外、他經多棄置不觀、即五經亦不全讀、讀者
亦不能盡解、是何與於傳經。今學堂奏定章程、首以經學根柢為重、小學
中學均限定讀經、講經、溫經、時刻不准減少。計中學畢業、共需讀過十經、
能通大義。而大學堂、通儒院、均設有經學專科、餘如史學、文學、理學、諸門、
凡舊學所有者、皆包括無遺、且較為詳備、並於保存國粹、尤為兢兢。所慮

辦學之人、喜新厭故、不知學經、則雖諸生徧諸各種科學、亦僅造成一汎濫無本之人才、何濟於用。應請飭下各省督撫、學政、責成辦理學務人員注意經學暨國文、國史、則舊學非但不廢、抑且日見昌明。一、在於重品行也。查科舉試士、但憑文字之短長、不問人品之賢否、是以暗中摸索、最足為世詬議。今學堂定章、於各科學外、另立品行一門、亦用積分法、與各門科學一體考核、同視分數、共分言語、容止、行禮、作事、交際、出游六項、隨處稽察、第其等差。考試時亦應以該生平日品行分數併計合算。所應聲明定章、請飭各省認真遵辦、則人人可期速材成德、自不至越矩犯規。一、師範宜速造就也。各省學堂之不多、患不在無款、無地、而在無師。應請旨、切飭、多派中學已通之士出洋就學、分習速成師範及完全師範兩種、尤以多派舉貢生員為善、並於各省會多設師範傳習所、師資既富、學自易興、此為辦學入手第一要義。一、未畢業之學生、暫勿率取也。各省設立學堂、遲早不一、程度不齊、或學業有期、或畢業尚早、若不待畢業、驟加考試、則苟且速成、弊將日滋。若必待全行畢業、則各省之辦學校遲者必將至缺其選舉、士林又將失望。今籌一通融辦法、既不同科舉之敷衍故事、亦不向學堂而遷就濫登、要使取士仍歸學堂之中、學堂不蹈科舉之弊。擬請此數年內、除學堂實係畢業者、届時奏請考試外、其餘則專取已經畢業之簡易科師範生、予以舉人進士之出身、既可以勸教育之員、廣教育之基、並以勵績學而杜倖進。外國無速成中小高等各學、而有速成師範學、具有深意。至五年以後、完全師範生畢業者已多、更足以應選舉而有餘。此等師範生皆國文已優、學術純謹、斷無流弊、且多係舉貢生員為之、本可以得科第之人、亦非僥倖。迨十年以後、各省學堂學生逐漸畢業、人才濟濟、更可不窮於用。一、舊學應舉之寒儒宜籌出路也。文士失館、生計頓蹙、除年壯才敏者入師範學堂外、其不能為師範生者、貧而安

分則困窮可憫、不肖而無賴、或至爲非生事、亦甚可慮。擬請十年三科之內各省優貢照例舉行、己酉科拔貢亦照舊辦理、皆仍於舊學生員中考取、其已入學堂者照章不准應考。惟優貢之額過少、擬請按省分之大小酌量增加、分別錄取、朝考後用爲京官、知縣等項。三科後再行請旨、其中已中舉人五貢者、此三科中擬請令各督撫、學政每三年一次、保送舉貢若干名、略照會試中額加兩三倍送京考試算學、地理、財政、兵事、交涉、鐵路、礦務、警察、外國法政等事、但有一長、皆可保送、俟考試時分別去取。試以經義、史論一場、專門學一場、共兩場、其取定者酌量用爲主事、中書、知縣等官。如此、則鄉試雖停、而生員可以得優拔貢、會試雖停、而舉貢可以考官職。正科舉之名、專歸於急需之學堂、廣登進之途、藉恤夫篤學之寒士、庶乎平允易行、各得其所、少長同臻於有用、新舊遞嬗於無形矣。奉上諭、所陳不爲無見、著即自丙午科爲始、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其以前之舉貢生員分別量與出路、及其餘各條、均著照所請辦理。經此次諭旨後、著學務大臣迅速頒各種教科書、以定指歸而宏造就。著各督撫實力通籌、嚴飭府廳州縣趕緊於城鄉各處徧設蒙小學堂、慎選師資、廣開民智、務期進德修業、體用兼賅、共副朝廷勸學作人之意。

設支郡師範學堂。上年九月、議於省城設師範傳習所、以教各屬選送之師範生、而所送人數參差、傳習所課程較淺。十二月停辦、各府中學堂先設師範講習所、而省外師範教員難得、因就省城設支郡師範學堂、分

府錄取、課程與武昌道府師範學堂一律、先設六堂賃屋開辦。

皇太后賜綢緞各二匹。　中秋大熱、月夜與客乘舟至金口、登大軍山、有詩。按公久不作詩、此時頗有詩興、生日有答柯遜庵詩、九日有登寶通寺塔詩、又送沈乙盦、梁節庵詩、武學西園四首、食河鯉詩句、均此時所作。

開議中德商約。德領事開約稿十四款於彼之權利任意擴張、於我之權利任意侵損、公及北洋商約大臣等均主議駁。　奏派道府四人隨同欽派大臣分赴各國考察政治。道員喜源、知府鄭保琛隨赴日本、英、法、比、知府金鼎、蔡琦隨赴美、德、意、奧、俄等國。

九月、限制銅元出境。各廠鑄造日多、銀貴錢賤、物價騰踊。江督商准外務部禁運出省、湖北各關卡自九月初一日起禁本省銅元出境。十月、戶部奏准限制大省鑄造、每日不得逾百萬、中省六十萬、小省三十萬。部頒祖模未到以前、暫停鑄造。十一月、公奏言湖北已自行限制、鑄少不敷周轉、請勿限定。部章旨下財政處議奏、嗣議准併湖北、湖南爲一廠、歸財政處戶部統轄、調劑盈虛、彼此勻撥、合各省共設九廠。

酌定學堂學生冠服程式。嚴禁奇衺服飾、區別等差、禮服、講堂服、臚列出行服各爲一式。是年冬、咨送學務大臣詳酌施行。三十三年四月、又奏請飭部核議、奉旨學部禮部會議具奏。　接收粵漢已成鐵路。是月十二日、第二期續款付訖、即日派員於滬粵兩處分別接收產業文卷。

日俄和約成、外務部解中立條規禁令。　覆外務部

論粵漢川漢鐵路籌款自辦、無礙利權。外務部來電云、兩路既扼定自辦宗旨、若向一國借款、必致紛起藉口、難於收拾。公以爲贖路而不造路、處還重債、毫無利益。川漢一路、外務部曾允英美款、若用人、擇地、管路、行車及開鑛利權、借款國之工程師毫不干涉、似無流弊。外務部覆云、路已贖回、無論如何爲難、斷不可借洋款、貽後患。川漢未經奏准自辦以前、英美以借款請、本部先聲明自辦、如屆時需款、亦可向兩國商議。迨奏准後、兩使復請法使來爭此利、本部執定自辦宗旨、以概不借款爲詞。如商借英款、不獨美國藉事要求、法國亦必干涉、川省自行集款、鄂省切不可自墜其防。公電覆決計籌款自辦、不借外款。設粵漢鐵路總局於武昌。遵妥籌辦理之旨、設局籌辦、并選集三省官紳討論、在局員紳概不支薪水。

十月、設川漢鐵路總局於武昌。此籌辦川漢之始、選集官紳不支薪水、與粵漢同。兩局均設於舊洋務局。中德商約停議。約文十四條、我商約大臣與德領事在滬開議一月、雖大致商定、而告以須俟外務部及袁、張兩督電覆。其尤要者德要求長江商輪可用拖船、以此抵我所索禁嗎啡、限教士、收回治外法權三款。我不之允。德政府謂此約與德無益、意在延緩。京津鄂覆電既到、德領事不允再商、定期回國、第請以議定者會核簽字、其已商妥及索改者各錄一分存案。皇太后賜綢緞各一匹。

奉旨派唐紹儀會同盛宣懷驗收蘆漢鐵路工程。初十日、公出省驗視鐵路。十七日、行落成典禮於黃河之濱。直督袁世凱、法比駐京公使、比國公司總董皆至、即以是日爲全路行車第一

日。奏請命名京漢鐵路，奉旨派唐紹儀爲辦理京漢鐵路大臣。三十二年冬，設郵傳部，以鐵路歸郵傳部管理，一年期滿，共收入七百二十餘萬兩，贏利一百六十餘萬兩。

十一月，集湖北、湖南、廣東三省官紳會議粵漢鐵路公共條款。湘粵公推紳員來鄂議定修路公共條款十四條。一、分認贖款，湘粵各認三分，鄂認一分。二、公聘勘路工程師一人。三、分聘修路工程師。四、分辦各縣路工，三省同時並舉，幹路未成以前，不得另修支路。五、三省路成，按本分攤盈利。六、粵省代湘修路自宜章下至永興，限二十五年贖回。七、三省比較路工遲速，少修者認多修者工本之利息。八、已成之省佛支路盈利專充贖路款。九、贖回幹路存料估價歸三省分領。十、粵省已購地基，核價歸三省分領。十一、三省派員互相稽查。十二、鋼軌鐵料專用漢廠所造。十三、招股不相侵占，不得暗招洋股。十四、路成得利，提款報効國家。又豫議路成後條款四條，明年正月，會湘撫、粵督出奏。

集湖北官紳議定湖北境內川漢鐵路接修辦法。鐵路在鄂境者預計自巴東達應山，長一千七百里，鄂力不足任此。川省能籌集鉅款，而築路不能自川境發端，故議仿粵款代修湘路例，宜昌以上由川代修。奏

陳改編湖北常備軍兩鎮營制、酌定餉章。上年九月，練兵處、兵部奏定陸軍營制餉章，湖北照章編練兩鎮，第一鎮期以三年全數編練，第二鎮則照新章變通規制之，第一年編練員弁、正兵一無增改，而雜項委員、人夫、車馬及餉數則量爲撙節，每年共需一百零一萬一千六百八十八兩。

游學日本諸生爭文部約束學校規則，罷課，公委員

前往撫諭勸戒。是月、韓亡。適日本文部省頒規則、盤飭學校、限制濫收中國學生。是時游學生在東京者八千餘人、女生秋瑾倡議力爭、各學堂華生皆罷課、歸國者亦數百人。公迭電鄂生勸解、又委知府雙壽等東渡、勸令上課、學生資深者亦設會維持、匝月始定。

十二月、籌解翰林院研求實學經費。七月、翰林院奏請酌籌經費興辦實學、奉旨、所需經費著各督撫按照所請酌籌定數目、逐年籌解。九月、山西學政寶熙、編修尹銘綬先後疏請裁翰林院、設學部。十一月、學務大臣議奏請設學部、以國子監歸併翰林院、毋庸議裁。是月、公奏言、翰林院爲國家講古學、儲人才之地、所關甚鉅、必中學優者始能入選。該員等根柢既深、理解已超、純正、文辭己造雅馴、若令該員等皆能講求時務、兼探東西學術、其所成就自必益加遠大、不虞流弊較之中學淺陋、離經畔道者相去霄壤。現經掌院學士奏請興辦實學、意在博考旁通、免致迂疏貽誚、洵爲培才要義、體用兼賅。惟原奏所議者。大省一千、其次數百、爲數未免過廉、斷不敷用、自應寬籌的款、以資興辦。且望各省一律多籌、共襄盛事。經飭據司道籌議、由藩司、鹽道、江漢關道、善後局每年共籌一萬兩、解充經費云云。旨下該衙門知道。

擬訂鑛務章程成。伍秩庸侍郎擬訂鑛章寄鄂、綱領具備、而近於簡略。英國鑛師布慮特在滬、爲其增訂、又參以日本鑛章、委員參校。公提加審核、凡於中國情形稍有不宜者、必再三詳酌、冀免流弊。凡正章七十四款、附章七十三條、文見本集。是月進呈、下外務部、商部議奏、內有外人合股開鑛一條、外務部以事關交涉、審慎未定。三十三年五月、公奏請敕催。八月、兩部會奏核定頒行。

電致學部、論學政應辦事宜、并請求留優拔貢考試、以存國粹。十一月、詔設學部、以榮慶爲尚書、熙瑛、嚴修爲左右侍郎。十二月、

熙卒、榮尚書、嚴侍郎詢公以學政權限、公電覆云、通省文學堂均應歸學政考察、省城學堂會同督撫考核、各郡縣以時巡歷、如課程有應酌增損、教習有應甄別、舉動、隨時咨督撫覆核施行。各種科學學政未必皆能貫通、准延聘幕友、取明習學務、通曉科學者。學政擬請專用翰林院衙門官員。近時惡習、無論官私何種文字、率喜襲用外國名詞、文體大乖。文既不存、道將安附。惟翰林官於舊日文學較有根柢、識解純正者居多、遇各學堂監督、教員、學生有宗旨悖亂、文體謬劣、附和邪說者、必能隨時咨明督撫懲罰糾正、以端學風。此次奉停科舉、聲明優拔貢考試三科後即行停止、思慮尚未周密、應請奏明、將優拔貢考試永遠留存、專取經明行修、文學優長之寒畯、則中國文學於學堂外留此一綫生機、實保存國粹之一道云云。按此電稿本集失載、補記於此。奏陳收回粵漢鐵路辦理情形。覆陳借款贖路原委。十一月、御史黃昌年奏論借款贖路之失策、奉旨著張之洞明白據實覆奏。又編修尹銘綬等條陳粵漢鐵路籌款用人、購料事宜、著重不招洋股。部議由鄂督會商粵督、湘撫妥籌辦理。公分別具陳、請以工程責之各本省督撫、仍隨時會商咨部。旨下外務部商部知道。奉頒賜欽定書經圖說一部、又奉御賜福壽字各一方、皇太后賜御書福、壽字各一方、眉壽字一幅、綢緞四卷、貂皮八張。

是年、立太僕公墓神道碑。碑書二十九年十二月立、子壻鹿傳霖撰、孫壻黃紹箕書。許同莘按二十九年十二月、公旋里擬立碑之月也。碑成在其後、黃學士書而未刻、其上石者湖北知府無錫張曾虬先生曾畯所書。先生居公幕府垂二十年、主管機宜文字、書法得公指

授。壬辰、癸巳以後、凡屏聯、扁額、署名者、皆先生代筆。先生書神道碑成、公輒衣冠具柬踵謝、先生不敢當、公曰、禮如是、勿辭也。宣統三年十一月、先生殉國難於黄州、所藏勸學篇原稿及公所撰楹聯墨迹數冊皆燬於火。同莘集先生書公奏議一冊印行、曰潛園墨迹。潛園者、先生别號也。幕府工書、而在事最久者、同莘所知有會稽朱承均冕齋、番禺楊鋅少鑒、上元王宗槐植三、程薝冠三、錢塘許寶芬誦清、吳縣吳大蘊潔卿、湘潭朱士宜少莪。諸人多官州縣、惟少莪後補學部書記官。潛園書法得唐人神髓、參之以蘇黄。少莪書宗北海、皆爲公所激賞。

張文襄公年譜卷五終

張文襄公年譜卷六

門人沔陽胡　鈞重編

光緒三十二年　丙午、　西曆一九〇六年、　七十歲。

正月、奏陳議定粵漢川漢鐵路條款大綱。上年十二月、廣東官紳因籌款意見不合、粵紳黎國廉被禁、公致電轉圜、故三省議定辦法、遲至是時入奏。　京察考績、奉上諭、湖廣總督張之洞謀慮精詳、力任艱鉅、著交部議敘。　會奏川漢鐵路辦法已定、無庸特派督辦。上年秋、廷寄有人奏川漢鐵路宜一事權、請特派大臣督辦。奉旨著張之洞、錫良議奏。公謂籌款購地、保護彈壓、皆需地方官出力、一派官員、有損無益、不可行。屬清弼制軍主稿會奏、原文略云、鉅工創舉、臣等同心籌策、斷無畛域之見。京漢借款而修、故以一人總其成。川漢則爲自辦、無論官款、必須官集、即民款亦須弱吏督察董勸、如另派專員、竊恐民情未悉、眾信未孚、措置立形扞格。公司用官不過數員、紳則倍之、復設研究所、每事集紳討論、省內外更有總董、分董。說者皆以上下情通、未有如今日者、總會辦既無薪水、公司出入每月榜示、紳民曉然、何嘗有耗費數十萬之事。原奏於情事皆未得、實持論偏頗、應請勿庸置議。

二月、聘日本工程師原口要等三人測勘川漢鐵路。限於勘路、不預他事、期一年、薪由鄂給。

南昌法教士王安之逼知縣江召棠致死，民情憤激，燬焚教堂四，斃王安之及英法教士等八人。

三月，奉旨飭公查辦南昌教案，派湖北按察司梁鼎芬前往查訪。　飭官錢局停售銅元。　河南西平、遂平諸縣匪起，派兵出境保護鐵路及附近教堂。　添撥湖南鎮筸鎮營學息款。鎮筸多材武忠勇之士，屢著戰功，就營設學堂，教標兵子弟，聞其款絀，撥款六千兩資之，令生息充用。湖北均州、湖南平江皆不靖，飭地方官彈壓保護，并派兵一隊入湘。

四月，駐通州湖北常備軍回防。上年十一月，中日東三省新約成。是月，撤畿輔備調之師。　閏四月，飭江漢兩縣夏口廳出示展寬街道。　撥銀二十萬兩賑湖南水災。以十萬兩購辦湖米運湘振糶，並免湖北境內米穀釐金，以來商運，委員赴河南購雜糧，以濟湖北之乏。　覆奏查明南昌教案情形。　設駐東鐵路學堂。就路礦學堂改設湖北學額六十名，外省二十名，三年畢業回國，概歸鄂用。

五月，開辦湖北印刷局。銀幣局新廠停鑄銅元，以印刷需設專局防僞造，故就廠改設。　開議中義商約。義領事在滬送約稿十一條，其特殊者：一、請開紹興、無錫口岸；一、助中國考求蠶桑之法，設學堂局所，代爲經理；一、推廣義商辦繭稅單期限。餘條

爲英美各約所有、而路變其詞、我亦開送國帑、法據兩條。皇太后賜御筆菊花畫扇一柄、紗袍褂料各一匹。 湖北大雨、潛江、漢川隄潰、廠城、宜恩諸縣山水驟發、災區甚廣、撥款賑濟、援案奏請開辦七項常捐、一年爲率。 刊布粵漢、川漢鐵路招股章程、官督商辦、以華股爲斷。

六月、修建省城武泰閘。工程重要、分建三孔、每十日親往查工一次、每五日兩司武昌府親往查工。 批准漢口商辦水電公司。先是、洋商請求承辦者、華商兩附洋股者、公皆拒之、至是職商宋煒臣等請承辦、集貲三百萬元爲股本、明年工竣、名曰既成公司。按、後改名既濟水電公司。 委員分勘粵漢、川漢鐵路地勢。川漢路由襄陽至廣水路綫略有變通。十月、委員測勘由沙市至漢口路綫。十一月、委員偕工程師測勘宜昌至萬縣路綫、如江北險窄、仿勘萬縣夾江之南、自奉節至長陽、跨江建橋亦可。

七月、奏陳製麻局已著成效、請暫免稅釐、并飭各省仿辦。 十一日、奉上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載澤等回國陳奏、深以國勢不振、由於上下不能相聯、內外隔閡、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

知所以衛國，而各國之所以富强者，實由於實行憲法，取決公論。時處今日，惟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但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亟應先將官制次第更張，并將各項法律詳慎釐訂，廣興教育，清釐財政，整頓武備，普設巡警，使紳民明悉國政，以預備立憲基礎。十二日，奉上諭，更定官制，事關重要，著派之洞遴派司道大員來京隨同參議。湖北派荆宜施道陳夔麟赴京參議。令兩湖新選新補州縣官出洋游歷考察。自備資斧，願久留入學者聽。年老曾任實缺者酌免。

八月初三日，七十生辰，蒙恩賞御筆望重耆賢扁額、福壽字各一方，無量壽佛一尊，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各色紗十六匹。皇太后恩賞御筆福綏扁額一方，宏總上流宣猷略、贊襄新治重耆英對聯一幅，長壽字一軸，福壽字各一方，畫牡丹直幅一軸，畫梅花挂屏四幅，無量壽佛一尊，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各色綢緞紗十二匹。時遠近仰公風裁，欲知其勳績者甚衆，故門下士有抱冰堂弟子記一册刊行。

中秋節，皇太后頒賞綢緞四匹。

九月、奏請鑄造一文銅幣。上年一冬試鑄一文銅幣、以維銅元本位、子母相權、每一枚重三分二釐、以為成本、所虧有限、而銅元確有當十之價、官民交益、因奏請飭下所司籌議與銅元一式、各省仿製通行。

湖北常備軍一鎮與豫軍會操於湯陰。自春間即飭所司籌備、迄於事竣、凡費八十餘萬元。

中義商約停議。案開口埠、助辦蠶桑諸款、商約大臣皆拒之。法權一款、義領欲我參酌羅馬律、公謂羅馬古律與近世西律異、於我修律有礙、外務部亦主駁拒、義領請停議、許之。

委知府鄒國華赴日本試驗所造礮艦、魚雷艇。第一期造礮艦三艘、魚雷艇二艘、工竣、先派員赴船廠試驗。十月、試驗事竣、委道員李儒等前往驗收、届日并駕駛來華、名礮艦曰楚謙、楚同、楚泰、雷艇曰楚有、楚口。三十四年、第二期造船亦成。

十月、皇太后賜綢緞四匹。

專設湖北礦務總局。裁洋務局礦務科、以銀幣新局改設礦務局。

飭江漢兩縣、夏口廳勘買沿江鐵路所經地段。

江西萍鄉附近匪警、派參將王得勝等率兵會剿。距萍鄉之上栗市、匪入瀏陽、先後派步隊六營、礮隊三隊星夜馳往。致湘撫電云、萍鎮緊要、設有援毀、無從補救、不比他處一戰利鈍也。又因岳州空虛、派一營填紮。十一月、湘軍剿匪平、撤鄂軍、略留步礮隊護萍鎮。

奏定常德商埠地址。三十一年六月、湖南巡撫端方奏言、常德東門外皇經閣一帶堪以建設商場、惟地勢卑下、尚須填築、方能合用。又對河之普卷村形勢略高、或可預備擴充、作為租界。部議照准、嗣有人奏言、前岳常澧道韓慶雲辦理常關、有准掛洋旗、仿上海會審章程兩條、並不顧城隄、

以善卷村爲商埠、恐貽後患。公先已据紳民稟詞飭另擇地址、至是奉廷寄飭查、委員查覆、如所言、覆奏、勘定距城十二里之楊泗宮至社木鋪長七里、餘爲自開商埠。

十一月、覆覈定官制大臣論改各省官制利害。釐定官制大臣載澤等陸續起草、送軍機大臣核定。九月、奉旨改巡警部爲民政部、戶部爲度支部、兵部爲陸軍部、刑部爲法部、商部爲農工商部、理藩院爲理藩部、設郵傳部。以財政處、稅務處併入度支部、太常、鴻臚、光祿三寺併入禮部、練兵處、太僕寺併入陸軍部、工部併入農工商部、設大理院、以大理寺改資政院、審計院、以次設立。同時草訂各省官制、以大綱詢各督撫。公電覆數千言、極論其更張太多、有害無利、謂立憲本意在救專制之偏、果能好惡同民、雖仍舊無害、否則仍無解於上下之暌隔、似宜慎重。皇太后聞之、謂樞臣曰、張之洞老成之見、何以其電未進呈。王大臣唯唯。明年五月、王大臣奏准改各省按察使爲提法使、增設巡警、勸業道、缺裁分守、分巡、各道酌留兵備道、分設審判廳、增易佐治員。次第施行、從東三省入手、其餘各省如實有情形不同者、准該督撫等酌量變通、奏明請旨、限三十五年一律通行。

遵旨整頓湖南學堂。七月、學部以湖南士風日變、蕩佚範圍、奏請整頓。公奉旨隨時詳察學生利弊、切實整頓、即行布政使學務處籌議辦法、嗣復慎擇師資、遴選牧令、研求德育、智育、體育三事、有踰越規矩者、即予斥退。吳學司慶坻到任、又飭擇要探源、認真整頓、并以學司兼充學務公所議長。

奉上諭、孔子萬世師表、允宜升爲大祀、以昭隆重。從刑部主事姚大崇請也。

奉諭湖北按察司梁鼎芬奏請建曲阜

學堂各摺片、孔子爲萬世師表、昨經降旨升爲大祀、曲阜聖人之鄉、自應建
設學堂、以拓宏規而啓後進。著張之洞督同提學使黃紹箕等悉心籌畫、妥
慎辦理、所需經費、即著該督籌辦、並須發帑銀十萬兩、由山東庫藩發給。
覆奏湘路商辦窒礙、仍應定爲官督商辦、並請明定章程、凡鐵路商辦者、三
十年後由官收回一半。
十二月、奉上諭、御史趙炳麟奏請定教育宗旨一摺、學術人心關係至大、叠
經降旨宣示、學堂以中學爲主、西學爲輔、培養通才、首重德育、並以忠君尊
孔、尚公、尚武、尚實諸端定其趨向。茲據該御史奏稱、曲阜學堂開辦伊始、請
以明人倫、重躬行爲要義等語。曲阜學堂應如何慎選師儒、注重行誼、著學
部會同張之洞悉心妥議、詳訂規則、奏明辦理。　設憲兵。吳元愷所部回防兵、選二百名爲憲兵、
令統率之、稽察各軍、餘勇爲備補兵。明年二月、設憲兵學堂、選鎮兵三十名入堂教練。　再請暫免機器製麻稅釐。
稅務處議駁前奏、援製造土貨之例、應仍完出口正稅一道。公以爲製麻藝術較精、與棉布紡紗不同、仍請免稅。嗣議駁、物有精粗、即價有貴賤、所

請勿庸議。改定黃防營、武勝防緝營爲黃州營防隊。舊有武勝防緝營五百名、黃防營二百五十名、分紮麻城一帶、營制參差、改編爲三營巡防隊、與施防、宜防、荊防、漢靖營一律。訂漢口日本拓展租界合同。日本原索沿江五百丈、外務部駁減爲二百五十丈、界內燮昌火柴公司公約以不得勸遷。又龍王廟躉船一案、數年不決、至是議明限年收回、備文存案。設武漢電話水綫。奉御賜福壽字各一方、皇太后賜福壽字各一方、曼壽字一幅、衣料四卷、貂皮八張。收回漢口比國租界。京漢築路之始、比人於劉家廟一帶購地三萬六千餘方、以比工程師賃住爲辭、索訂租界、公堅持不許。二十八年、外務部咨行統籌兼顧、許以濱江之地一萬六千餘方、比使意猶未足、催索不已、公議給價收回、凡費銀八十一萬八千餘兩、磋議經年而定。

光緒三十三年　丁未、　西曆一九〇七年、　七十一歲。

正月、招商運米濟民。以湘贛禁米出境也、招川商販運、免稅釐五月。

二月、遵旨妥商津鎭鐵路事宜。光緒二十五年、督辦鐵路大臣與英德銀行訂草合同、德人築路自天津至嶧縣爲北段、英人築路自嶧縣至鎭江爲南段、借款七百四十萬鎊、以五十年爲期。款未還以前、一切由銀行調度。二十八年、奉旨派袁世凱爲督辦大臣、訂合同、未定議。是年正月、三省官紳請收回自辦、奉旨著袁世凱、張之洞妥商辦理。公與北洋電商、知原訂合同所以補救膠州條約、路約廢則膠

約行、爲患更鉅、然不能不籌補救、合詞請派新簡使英大臣梁敦彥會籌、與英德商論、並屬道員高凌霨赴京津接洽。

三月、停雞公山外人建築工程。外人在豫鄂兩省者於雞公山建屋避暑、由教會向居民購地、轉售於人、築馬路、設公所、儼然成租界。山當兩省之交、豫撫命所屬飭工人停工、以待交涉、鄂亦照行。三十四年、議定收回山地九百三十三畝、作爲兩省官地、別訂租屋避暑章程、許外人居住、其礙界教堂者仍之。

議先築武昌至株州鐵路。鄂修武昌至岳州一段、湘修岳州至長沙一一段、請萍鄉礦局築長沙至株州一段、每段又分數小段、同時並舉、期以一年半竣工。盛杏孫侍郎允設法圖成。

四月、圈購蒲圻礦山。杜洋商影射私買。

興義士民建太僕公祠成。定制應祀名宦、而子孫現任九卿者不得請、興義士民爲私祠以祀太僕公。祠成、寄圖象至、公寄千金置祭田、兼爲歲修之用、並寄千金助興義學堂經費、招生十人來鄂肄業。

五月、添闢武昌城門。粵漢鐵路繞城三面、而碼頭距城十餘里、於居民行旅均不便、茲於城之東南隅闢門曰通湘、城內闢馬路、建市房以充實之。

皇太后賜御筆畫紅蝠靈芝並題三秀延齡扇一柄、紗袍褂料各一疋。

十一日、奉上諭、張之洞著以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

議津鎮鐵路借款自辦大綱。展約事無可商改、議借款自辦、德華銀行總辦柯達士來鄂、手訂十五條示之、告以不能踰此範圍。詳見本集電牘。

安徽有叛軍巡撫之變、委文武大員率兵赴安慶彈壓地方。安徽巡撫恩銘被道

員徐錫麟行刺出缺、公立派第八鎮統制張彪、道員李孺率兵乘軍艦往。方事之起、安徽司道倉卒請兵、旋以人心已定、請中止。公謂安危相關、即不請亦當派兵鎮攝、俟江南兵至、即撤回。

奏上諭、朕欽奉皇太后懿旨、立憲之道宜如何逐漸施行、凡有實知所以預防之方、施行之序者、准各條舉以聞、除原許專摺奏事各員外、其餘在京呈由都察院衙門、在外呈由各地方大吏詳加甄核、取其切實正大者選錄代奏。鄂臬梁文忠鼎芬專摺奏呈預備立憲第一要義、請罷軍機領袖慶親王奕劻、居心叵測攬權袁世凱。發摺後公始聞之、太息不已、以朝局杌隉、鄂吏不能爲此言也。文忠果以此辭職。

奏設存古學堂。籌備已久、手定章程、經學、史學、詞章爲主課、博覽子部、算學、輿地、外國史、政治、法律、理財、農工商實業、博物、理化諸學、爲通習課、人人須習體操、七年畢業。就經心書院故址改建、學額二百四十名。附近設外國語文學堂、准自行兼習、畢業後照高等學堂例請獎、備充各學堂國文教師。

造省城模範監獄成。經始於三十一年十月。是月竣工、仿日本巢鴨監獄之式、分內外監、病監、女監、容五百人、定約束、矜恤、勸善、習藝諸章程、籌撥經費、奏明立案。

六月十四日、奉上諭、張之洞著授爲大學士、仍留湖廣總督之任。十八日、奉上諭、張之洞著充體仁閣大學士。二十九日、因病奏請假二十日、奏

請頒明旨化除滿漢畛域。皖案既起、人心惶擾、各省土匪多蠢動。會日法兩國立協約、聲明尊重中國獨立自主、及其土地之保全。御史史履晉奏、日法協約、事機危迫、請飭議抵禦之策。外務部電徵意見、公以爲法日之意不過防德、不必深求、欲禦外侮、先靖內亂、探原扼要、惟有請頒諭旨、布告天下、化除滿漢畛域、令各衙門詳議切實辦法、迅速施行。三十日、電奏、奉懿旨立命各衙門將切實辦法議奏。

七月初二日、奉旨、張之洞著迅速來京陛見、有面詢事件。又奉到硃批、著賞假二十日、假滿迅速來京。請假片在內召旨後到。

遵旨禁煙、議煙膏專賣、請外務部商英使減洋藥進口。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奉旨禁煙、限十年內盡除洋土藥之害。十月、政務處奏定章程十條、曰、限種罌粟以淨根株、分給牌照以杜新吸、勒限減癮以蘇痼疾、禁止煙館以清淵藪、清查煙店以資稽察、官製方藥以便醫治、准設戒煙會以宏善舉、商禁洋藥進口以遏來源。十二月、民政部奏准於六個月內封禁煙館、逾限不禁者該管官分別懲辦。湖北省城煙館如期禁絕、各府亦限期嚴禁。江南議設專賣官膏局、湖北繼之、官爲督熬、商自買賣。英使有煩言、公電致外務部言無礙洋藥銷路、商英使將進口洋藥逐年減成、預算立表、各省按額照減、如未屆期禁絕、應籌議停徵之法。

保薦道員三人、知府二人、總兵一人、副將一人。奏路請湖北試用道高淩霨心地光明、才器幹練、剔除積弊、甚有擔當。試用道許燿珊見事明敏、才具開張、公爾忘私、不爲利疚。試用道鄒履和性情誠篤、宅心敦厚、殫心民事、條理精詳。以上三員均爲有用長才。湖北候補知府汪鳳瀛才具優長、識力幹練、每遇中外交涉事件、委令辦理、論事解紛、悉中

竅要、臣深資其得力。現署漢陽知府周以翰守潔才優、周知民隱、辦理漢口警察、規畫周詳、商民稱便。以上二員、均爲湖北知府中最出色之員。湖南記名總兵梁國楨曾著戰功、去年萍鄉匪亂、援及瀏陽、該員馳往剿辦、布置井然、居民恃以無恐。沅州協副將崧煜訓練認眞、不辭勞瘁、亦保湘省實缺將領中出色之員。以上兩員均才堪專閫。

會奏合粵、湘、川、鄂四省建鐵路材料機器廠。原奏略謂、鐵路之利益、人皆知、籌款之艱、苟可以節省經費、減輕資本、自應竭力設法。至造路用款、以購買鐵軌、車輛、橋梁爲大宗、除鐵軌購自漢陽鐵廠外、餘如車輛、橋梁、叉軌、漢廠尚未能造。此外應用鋼鐵材料機器甚多、若一一購之於人、糜費實多、於造路經費不無損礙。現經臣之洞電商護理兩廣督臣胡湘林、護理四川督臣趙爾巽、湖南撫臣岑春蓂、暨三省鐵路公司紳董等、凡粵漢、川漢兩路所需鋼鐵各料、擬合資建設一廠、自造自用、不必購之於人、已於武昌省城外濱江之下新河地方擇地設廠、將來造成之件概照工本核實發售。先措資本四十萬兩開辦、俟省各由股款內提十萬兩先行試辦、陸續周轉、由四省派人公同經理云云。案此稿未入集、以公去鄂、此廠亦未實行、記此以見公之用心。遵

旨覈議新編刑事訴訟法。二十七日、奉上諭、張之洞著補授軍機大臣。

奏請移光化縣治於老河口。老河口水陸交衝、盜賊出沒、而縣城相距十五里、奏請移治於此。其縣學、壇廟、學堂概仍舊。

奏請暫免大冶商辦水泥廠稅釐。

請獎各學堂畢業生、管理員、教員。湖北文武各學堂開辦逾十年、畢業生在三千人以上、管理員、教員任事自三四年至十餘年不等、分別照章請獎。並奏保按察使梁鼎芬辦理學事

務多年，學畫精詳，勤勞最著，又內閣中書紀鉅維，霍山縣知縣楊守敬，實爲生馬貞榆，通判銜湯金鑄，羅照滄，郎中曹汝英，篤學專精，成材甚衆，尤爲卓著，請特別表章。

八月，手諭傳示各學堂各營停造石像銅像。鄂人聚議建風度樓，爲公鑄像，手書止之，云治楚有年，無功德及民，且同心難得，事機多阻，往往志有餘而力不逮，所能辦到者不過意中十之二三，此舉徒增愧歉，萬萬不可。此書載本集。初二日，交卸篆務。湖北布政使護理。初三日，渡江北上。

公之自京回任也，于時大局稍安，論者謂可從容坐鎮矣。未幾京師有吳樾之案，安徽有徐錫麟之案，變出非常，沿江人心震動，岌岌不可終日，兩江三年之間四易總督，乙巳之夏，周玉山督部爲言路所劾，內意又以此席屬公，而是時粵漢路約甫有成議，因電致瞿文慎云，路事甫就範圍，一有調動，全局瓦解。在鄂二十年，人地相習，兩江權分力絀，斷難措手，如必不免，惟有引疾而退。丁未六月，傳聞袁項城入軍機，端忠敏督直隸，公調兩江，已內定矣。公電致鹿文端云，鄂省十八年心力，弛於一旦，衰病侵尋，豈能再創新居，惟有乞退而已。因即具疏請病假二十日，其隱辭兩江而不辭樞府者，張、袁並用，宮廷具有深意，出處之際，朝局繫焉。詩集自乙巳以後，惟讀宋史，讀史絕句二十餘篇，更無登臨飲讌之作，情緒可見。甲辰之夏，有人倡議會奏請立憲法，項城密以告岑西林，公聞而訝之。丙午六月，考察政治大臣歸國，行抵上海，以立憲事徵公意見，公電覆云，立憲事關重大，如將來奉旨命各省議奏，自當竭其管蠡之知，詳晰上陳，此時實不敢妄參末議。七月，有旨以載澤等陳奏各國富強之由於實行憲法，

立即宣布中外預備立憲、從籤定官制入手、初不令各省與聞。蓋建議者逆知各省必有異同、故逕請宮廷獨斷、部院改制、自起草訖於施行、不及兩月、各省官制亦同時擬定、主其事者惟編制處數人、各省雖派參議之員、不得而聞也。議既定、乃舉大綱電詢各督撫、公發電具見本集。又電致張筱帆云、外官改制、窒礙萬端、若果行之、天下立時大亂、部人萬斷不敢附和。倡議者必欲自召亂亡、不解是何居心。京電催迅速作覆、尤怪事。關二百餘年典章、二十一省治理、豈可不詳慎參酌、何以急不能待、必欲草草定案耶。足下不宜言去、如部人之衰朽迂腐、憤懣塡膺、無能補救、乃當速乞罷耳。簽定官制以來、大臣不和之事時有所聞、其機實起於細微、而其漸馴至於傾軋。當茲舉行新政之時、亟宜以鎮定從容爲宗旨、至於用人、關繫尤宜審愼、設或輕於更易、如舉棋之不定、恐人心益復張皇、謠言紛起、奸民生心、將啓變亂之漸。此疏上於丁未六月、公因病乞假、正其時也。

丁未春、岑西林入覲、召對、極言某閣臣攬勢日重、自請得留闕下、願爲狂犬守夜當門、太后聞而動容、遂命長郵傳部。未幾、趙侍御啓霖劾新設彊臣段芝貴夤緣親貴、物議沸騰、辭連慶邸父子、詔以查無實據、革趙啓霖職。臺官皆不平、將繼起劾奏、有旨允貝子載振奏開去農工商部尚書缺及一切差使、手詔慶親王奕劻出軍機。鹿傳霖叩頭奏言、慶親王有庚子之勞、且心實無他。乃已。某彊臣疑岑之內用、趙之彈劾、樞廷必有主之者、密嗾某公劾樞臣陰通報館、授意言官、陰結外援、分布黨羽。於是瞿文愼鴻禨被譴、放歸田里。故事、協辦大學士缺出、開單請簡、不及外臣。會慶邸不自安、又別無進言者、而公以持正不阿、力挽學風士習、皇太后屢加褒獎。越二日、遂有協辦之命。瞿既被譴、即日出都、過夏口、欲渡江相訪、公謂

如是則人有詞以貲朋黨之說、必不可、乃乘舟泊江心、邀瞿盆酒話舊而別。其時人以入相爲公賀、不知憂時感事乃什伯於平日也。粵漢鐵路苦心收回、而又議借用洋款、公之不得已也。借款造路、而預計洋債價還以後、官股商股永遠各占一半、則公之所以爲地方計、爲人民計、而非局外之所知也。所謂官股者、指一省之款、別於部款而言。戊申之冬、在京議川漢事、偪致高澤畬學使云、當初部人所以力主路歸鄂省官民自辦者、意在使民股永占一半、爲鄂民籌百世之利、湖北官股亦占一半、爲鄂省司局歲籌百十萬之鉅餉、以辦各項新政、即可爲百姓免派累、是公家有世之利、亦即爲鄂民百世之利。又學使告鄂紳宜呈請代奏、由鄂省籌借外債、速即照修、即以路利籌還借款、永爲鄂官民各半之路、此於官股民股之別、坦然明白矣。（以上皆許同莘原注。）

八月初五日、到京、寓畿輔先哲祠。　初七日、詣宮門謝恩召對、即日入直。新任鄂督趙爾巽因公電留京數日、至是晤面、公敷舉興革事宜告之。　十四日、奉旨、軍機大臣張之洞著加恩在西苑門內乘坐二人肩輿。　十五日、奉旨、大學士張之洞著管理學部事務。　十八日、兩宮幸頤和園駐蹕、公移寓法部公所。　二十三日、奉旨敕學部通籌教育普及善法、編輯精要課本。

九月初三日、奉旨敕禮部修訂法律大臣議定滿漢通行禮制、刑律、修訂法

律、體察中國禮教民情、會通參酌、妥愼辦理。以俞廉三爲修訂法律大臣、公所舉也。禮部尚書溥良議漢員丁憂、從滿員百日穿孝之制、左侍郎張亨嘉爭之不得、右侍郎郭曾炘繼之、草說帖累千言、陳六不可之說、尚書不能奪、如議擬奏。自是滿員丁憂、去官行三年喪。公語人曰、百年來禮臣能持大體者、郭侍郎一人而已。十二月、修訂法律大臣議奏、嗣後旗人犯罪、均照民人各本律本例科斷。

十四日、奉旨敕外務部與英人議蘇杭甬鐵路借款章程、許江浙紳商分購股票。蘇杭甬鐵路自光緒二十四年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與英商怡和洋行訂草合同四條、聲明與滬甯鐵路章程辦法一律。三十一年、浙江紳士請籌辦全省鐵路、商部奏准立案、旋即開工。御史朱錫恩請廢草合同、奉旨責成盛宣懷收回自辦。英公司不允、作廢。三十二年、移京商議、英使朱爾典謂中國失信、外務部以輿情爲詞。是年、外務部侍郎梁敦彥與議分辦路借款爲二事、路由中國自造、除華股儘數外備用外、借英款一百五十萬磅、別指的款抵押、公司不涉路務。奏入、奉旨令商英公司、仍許江浙紳商分購股票。十二月、按照津浦合同底稿、參以江浙商情勢、議訂合同、借款以三十年爲期、若所收此路進項不足、則由關內外鐵路餘利項下撥付、凡用款由郵傳部派人經理、建造工程及管理一切外料之權全歸中國、用英國總工程師一人、聽命於總辦。英公司代購外洋材料機器、以三萬五千鎊酬勞、一切用銀均在內。路由上海接軌、名曰滬杭甬鐵路。奏入、奉旨依議。

十六日、會議政務處奏議覆都御史陸寶忠奏諫官與議員體制不同、都察院毋庸改爲議會。原奏略曰、都察院之設、上承列聖倚任之重、下繫人民是非之公、即累時倚

上下議院規模完備、議員皆有合格之人、而都察院爲獨立之衙門、爲國家廣開言路、亦不可輕議更張。按會議政務處、憲政編查館皆以軍機大臣兼領、凡覆奏多經公斟酌定稿、故錄其尤要者於此、餘同。

會議政務處、禮部會奏議覆翰林院侍讀周爰諏奏整頓學務、并請飭下各省量建存古學堂。

公前在鄂奏辦之存古學堂、慘澹經營、定章設監督一員、總教四員、協總教四員、皆須通儒宿學、雖經先後延聘孫仲容、繆筱珊爲監督、曹叔彥爲總教習、皆未就。曾趙侍御啓霖罷職歸、敬其風旨、延之主講、已允矣、而不果。七月間開學時、奏留楊惺吾爲總教、而虛席猶多、行後猶慨該學堂之無成、而國學漸即銷沈、故於周侍讀之奏、請飭各省量設焉。

二十六日、兩宮移駐西苑、公移寓錫拉胡同。

公仍寓畿輔先哲祠。是年冬、以路遠入値不便、袁宮保方寓東安門外北洋公所、言公所有別院在錫拉胡同、地近可居、乃移寓錫拉胡同、門者日以賓客姓名具報袁公、公初不之知。一日袁見客自外省來者、問已謁張中堂否、答曰未見、公不敢往。曰、信然、昨見名簿、猶無汝名也。其人來具以告、公處之泰然。

十一月、奉上諭、張之洞著加恩賞穿帶膆貂褂。

會議政務處奏議覆御史趙炳麟請定司法人員終身按次升轉、俟將來專門學生較多、照此任用。

原奏略謂、司法人員皆定爲終身官、令其久於職掌、自無瞻徇偏袒之弊、以杜奔競捷徑之門、用意至爲深遠。第法部現在雖於京師奏設高等地方各級審判廳、以冀逐漸推廣、而法學人員多未卒業。後來新進又苦於地方風俗未能了然、勢不能不兼用。昔日資深諳練之員以維持於其際、出身

本來各異，則其出路自難強同，儻竟斷其調遷，則來者又將觀望。臣等公同商酌，司法人員定爲終身官一節，一時尚難辦到，應俟將來分科學堂畢業，各項專門學生較多，再行照此任用。

十二月，議定津浦鐵路英德借款合同。梁侍郎與英德公司議分借款、造路爲二事，別指的款作押，給以現息抵換，將來餘利及購料行用，使不能干預路權，將來還本還利，仍取給於鐵路進款。外務部與三省商定，以釐稅每年三百八十萬作保。公與袁宮保議，以膠約所載各路綫應併入津鎮官路，德使無異詞，惟聲明原約所載之德州至正定及兗州過濟寧至開封兩路綫，應於十五年內由中國自辦，倘用洋款，須向德華銀行商借，遂照此定議，改稱津浦鐵路，借英金五百萬磅，三十年爲期，十年後可提前清還。造路管理之權全歸中國，聘用英德兩總工程師，其合同由督辦大臣自行獨訂。議既定，會銜具奏，旨如所議行。嗣又奏，所有鐵路借款股票，在國家清還借款之時，應准三省紳商自集成本，將股票撥與一半任其收回，即爲官商合辦之路。明年三月，又奏鐵路經過安徽，請准皖省紳商將來集股收票，與三省一律辦理。先後奉旨允行。翰林院以經筵講官一缺具奏，奉硃筆圈出張之洞。憲政編查館奏，游學畢業生考試給與出身後，請廷試授職，以廣登進。會議政務處奏，請如兩廣總督張人駿奏，將廣東水陸提督仍分兩缺。光緒三十二年，兩廣總督岑春煊奏言，提督分水陸兩缺，事權不專，議准裁併。公入樞府，以爲廣東盜賊充斥，地方寥廓，水陸情形不同，步隊兵輪運用迥別，應規復舊制，仍分兩缺。

缺、請旨飭督臣體察籌議。嗣張督復奏應分兩缺、旨下會議、政務處議奏、因復奏言、水師陸路各有專長、而水師練習風濤、駕駛追捕、比陸路爲尤難。近年外國商輪往來廣東各處外海內河者甚多、一遇劫掠、輒致枝節橫生、須自派兵輪深入內河、自行保護、審度時勢、若僅責成提督一員、水陸兼顧、實有所難、應請准如所奏、仍分設兩缺、各專責成。

是歲、孫厚璟考取南皮縣拔貢生。

光緒三十四年　戊申、　西歷一九〇八年、　七十二歲。

二月、憲政編查館奏定集會結社律。上年十一月、奉旨、各國君主立憲政體、率皆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民間集會結社暨一切言論著作莫不有法律爲之範圍。著憲政編查館會同民政部將關於政治結社條規、斟酌中外、妥擬限制、倘有好事之徒糾集煽惑、構釀巨患、必宜從嚴禁遏。嗣御史趙炳麟奏言、開會結社、未可一概禁止。至是憲政編查館奏、除各省會黨顯干例禁、均係秘密結社、仍照刑律嚴行懲辦外、其餘各種集會結社、凡與政治及公事無關者、皆可照常設立、毋庸呈報。其關係政治者、非呈報有案、不得設立。關係公事者雖不必一一呈報、而官吏諭令呈報者亦當遵照辦理、如果恪守本律、辦理合法、即不在禁止之列。若宗旨不正、違犯規則、或有滋生事端、妨害風俗之虞者、均責成該管衙門認眞稽查、輕則解散、重則懲罰。凡定律三十五條、奏准頒行。是月、議覆民政部、擬訂報律草案、於詆毀宮廷、淆亂政權、擾害公安之情節較重者、奏請仍照刑律治罪、奉旨如議行。

學部議購書設備圖書館。江南創建圖書館、既購致

丁氏八千卷樓藏書、庋之館中、陸氏皕宋樓書爲日本以重金購載而去、瞿氏鐵琴銅劍樓書亦有覬覦者。江督忠敏公端方議購瞿氏書供京師圖書館庋藏、公屬竭力圖之、瞿氏尚未允、惟湖州姚氏、揚州徐氏書先後致之京師、暫儲淨業湖濱廣化寺、爲藏書之所。公暇時邀賓客、縱談欣賞其中。

三月、奏請改津浦鐵路南端經由安徽、許江蘇商民築路、自徐州達清江浦。

督辦津浦鐵路大臣呂尚書會公及袁宮保會奏言、光緒三十二年、商部奏准江蘇紳士籌辦本省鐵路、摺內曾聲明、自江以北由海州經徐州以達於陝等語、海徐一路自應遵照奏案、由蘇路公司籌築。現考諸輿論、采諸眾議、南段路線必須改由皖境、取道洪澤湖以西、則江北淮揚海等府州商務繁盛之區、凡在洪澤湖以東者皆與此幹綫隔絕、江北商民未免向隅。應請徐州橫造支路一條、達於清江浦、以利江 北商民。此路准先儘江蘇省商民集款修造、限於四年內與幹路一律告成、尚蘇路公司所築軌道尚未能與津浦軌道相接、則由官爲集款、即從徐州築一枝路以抵清江、屆時仍當酌定年限、准該公司限滿備款贖回一半、與津浦幹路一律均作爲官商合辦之路、以歸畫一而昭平允。嗣議奏、十年後官商合辦、無論何年、不得退還商股。均奉旨允准。

奏上會議幣制說帖。銀幣之制、重一兩及重七錢二分、久未定議、及是時廷臣會議、公與鹿文端、袁宮保各具說帖以進。公所奏者乃手稿也、本集未載、茲記其略。一、宜用兩錢分釐。國家取諸民之丁漕、取諸商之釐稅、皆以兩錢分釐計、若更改折算、必多捘累。民間新舊債帳、必多膠葛爭訟、恐致天下擾亂、貽患無窮。一、宜用足色、不宜用九成、收發自應一律。國家既發

九成之銀幣、則商民輸納於官者亦均係九成之銀幣。我國官民流通以此入者以此出、其虧尚可不計。惟每年交付賠款數千萬及付購買外洋貨物、機械之價、外人斷不肯照我之銀幣爲十足、祇作九成計算。前年英公使已有照會、明言不認、則每年所補太鉅、約須五百萬以外、此款實無所出。一、中國商民用銀元者仍以兩錢分釐計算、上海即是如此、他埠可知。一、中國用元之人少、用兩之人多、沿江沿海商埠外皆罕用銀元、故銀幣行用多少、常以人數計、不常以財數計。內地之縣富雖不及沿江沿海、然民數既多、則改兩爲元、尤多窒礙、易致騷動。一、國幣足色虧耗無虛、州縣交司道庫、外省交部庫、若銀色平頭或有不十足者、儘可批回排欠、令該省及該州縣照補、斷無人敢於抗違。一、鑄幣工火所虧、可設法彌補、每一兩國幣、一枚工火雜費不過三分、可以輔幣之小銀幣餘利彌補之、如尚不敷、可以銅元餘利補之、如再不敷、可以紙幣之盈餘補之、更無再虧之理。一、國幣一兩不慮其太重、現擬鑄每枚重一兩者及每枚重五錢者、此二種均爲主幣、又鑄每枚一錢及五分者、均爲輔幣五錢、較七錢二分者其質更輕、尤便攜帶。合五錢之幣二枚、即是一兩之幣一枚、於輸納官款者亦無不便。至慮長民用奢侈之習一節、更決無其事矣。一、各項銀塊銀元祇作爲生銀、不作爲幣。現日各省元寶、銀錠及各國銀元、暨各省官局從前所鑄七錢二分大元、以及各項小元、暫聽其行用民間、毋庸收回、但張落聽之、市價視爲一種生貨而已、惟不准繳納官款、於國幣自無窒礙。

四月、學部奏准停高等教育變通招考之例。原奏略謂、奏定學堂章程、自初等小學以至大學畢業、升學皆有一定資格、惟因開辦之初、及格者鮮、而適時失學者多、故暫定爲變通考選之法、並經逐條聲明此例於學堂開辦合法五年以後即不行

用、是學堂本以循序遞升爲正辦。自定章程頒行以後、至今將及五年、臣部考查各省學務情形、大都省城則注重高等學堂、而中學或尚未備、府城則注重中學、而小學或僅數區、州縣設高等小學堂、而初等小學或竟未設。其故皆由辦理學務者但知援據變通招考學生之例、而不問學生程度之果否如奏章所云、遽就招收、寖失本意、而其流弊所及、則各處皆聚一方之財力、辦一二名稱較崇之學堂、於小學不復措意。學生亦不自揣其學力、但貪考入名稱較崇之學堂、以爲僥倖獎勵之地、越級躐升、無由深造。欲救此弊、非立將高等以上之學堂變通招考之例、先行停止不可。擬請自本年六月爲始、凡學堂之關於高等教育者、概不得招收未經中學堂畢業之學生、以期深造。至中學以下及各項選科、尚可略寬期限、以待年長失學之人。惟須明定資格、增設預科、並由臣部體察情形、分別停止招考、以求漸加嚴密。度數年以後、皆通畢業者漸多、而高等學科乃有精深之學。

憲政編查館奏准編輯光緒政要。自光緒元年起、所有各衙門成例、刪改、新制之推行、及已辦成案應纂入則例者、各按年月先後、勒爲長編、名曰光緒政要、以備史乘。其從前各衙門則例、事例、文字浩繁、義例複雜、並擬提要鉤元、櫽括其詞、別爲簡編、以資遵守。

十三日、兩宮幸頤和園駐蹕。是年春、公於頤和園附近之六郎莊搆屋十餘楹、蒔花種竹、爲退朝燕息之所。門外皆農田、命以十畝種荷、畝給租金十兩。明年春、隆裕皇太后罷臨幸頤和園之典、莊宅遂荒。或曰、公薨後莊宅歸吳綬卿、吳以裕獻諸貝勒。

五月、德宗景皇帝有疾。命各省保薦良醫。鄂人呂用賓深明醫術、時官江西、鄂督擬薦之入京、公亦以爲然。用賓請假出、言

虛損已甚、惟進清補之劑而已。學部奏新定刑律草案有妨禮教、請敕修訂法律大臣與舊有律例詳慎互校、擇善而從。四月、薦吏部主事勞乃宣學問淹通、心術純正、詔以四品京堂候補在憲政編查館行走、嗣選派資政院議員、乃宜議刑律以禮教爲本、爭之最力。軍機大臣開呈咸豐同治以來勳臣子孫未顯達者二十七人、候旨錄用。前湖南提督塔齊布無後、奉旨查明立嗣。九月、又開具功勳最著之前雲貴總督劉長佑等二十三員、奉旨飭查明有無後嗣、擬案請旨。軍機大臣字寄各直省督撫奉旨飭勻定州縣公費。公服官外省、所至皆明定州縣公費。是時有人陳奏及此、詔其切中時弊、諭旨飭各督撫體察情形、分別妥籌奏明辦理、以期久任而飭吏治。

六月、學部奏准設女子師範學堂於京師。暫招簡易科兩班。資政院總裁會同軍機大臣奏定資政院章程。原奏略謂、事求其可行、理求其時宜、以爲他日議院政治初基。二十日、奉上諭、陳啓泰奏粤漢鐵路宜定統一辦法、懇迅派廉明大員督辦路務一摺。粤漢幹路關係南北交通、最爲重要、前經張之洞收回自辦、極費經營。乃數年來官紳商意見參差、迄無成效、長此因循、必至坐失大利、貽誤路政。自

應簡派大員統一事權、方可早日觀成。著派大學士張之洞兼充督辦鐵路大臣、會商郵傳部及三省督撫、督飭在事官紳商董認真籌辦。所有路務大端、由該大臣通籌三省全局、體察情形、隨時主持裁定、務令各泯意見、聯絡一氣、以免曠日虚糜、致妨交通要政。　憲政編查館、資政院會奏擬呈各省諮議局議員選舉各章程。二十四日、奉上諭、朕欽奉皇太后懿旨、諮議局爲采取輿論之所、並爲資政院預儲議員之階。兹據擬呈各項章程、尚屬周妥、應照所議辦理。即著各督撫迅速認真舉辦。凡我士庶、均當共體時艱、同攄忠愛於本省地方應興應革之利弊、切實指陳、於國民應盡之義務、應循之秩序、竭誠踐守、勿挾私心以妨公益、勿逞意氣以紊成規、勿見事太易而議論稍涉囂張、勿權限不明而定法、致滋侵越。各該督撫等亦當虚衷審察、惟善是從。至於選舉議員、尤宜督率各地方有司認真監督、精擇慎選、斷不准令心術不正、行止有虧之人託足其間、致妨治安。該王大臣所陳要義三端、

如宣布開設議院年限一節、自是立憲國必有之義。中國立憲政體、前已降旨宣示、必須切實預備、慎始圖終。著憲政編查館、資政院王大臣督同館院人員甄采列邦之良規、折衷本國之成憲、迅將憲法大綱暨議員選舉各法擇要編輯、並將議院未開以前逐年應行籌備各事、分期擬議臚列具奏。

七月、學部奏分年籌辦京師分科大學。學部奏定各學堂學生畢業發給執照章程。

八月初一日、憲政編查館、資政院會奏遵擬憲法大綱、議院法、選舉法要領、並遵擬議院未開以前逐年籌備事宜。原奏略謂、六月二十四日奉上諭、迅將君主憲法大綱暨議員選舉等法擇要編輯、並將議院未開以前逐年應行籌備各事擬議具奏。憲法爲國家不刊之大典、一經制定、不得輕事變更、編纂之初、非假以時日、詳細研求、不足以昭慎重。惟闕綱所在、自應預爲籌定。各國憲法最精之大義、不外數端、一曰君主神聖不可侵犯、二曰君主總攬治權、按照憲法行之、三曰臣民按照法律有應得之權利義務而已。謹本斯義、編成憲法大綱一章、列大權事項、以明君爲臣綱之義、次列臣民權利義務事項、以示民爲邦本之義、至議院選舉各法、凡議事權限、選舉被選舉資格、亦應撮括大意、擬爲籌定。謹分輯議院要領及選舉要領各一章、此皆略舉大要、

以發其凡。至開設議院以前應行籌備各事、頭緒至爲紛繁、辦理宜有次第、綜其大綱。預備自上者則以清釐財政、編查戶籍爲最要、而融化滿漢畛域、釐定官制、編纂法典、籌設各級審判廳次之。預備自下者則以普及教育、增進智能爲最要、而練習自治事宜次之。凡此諸大端、若預備未齊、遽開議院、則預算決算尚無實據、議院憑何監察、戶口財產尚無確數、議員從何選舉。一切法度尚未完全、與聞政治者何所考核。人民程度尚有未及、何以副選舉、被選舉之資格。地方自治尚無規模、何以享受權利、擔任義務。是徒襲開設議院之虛名、而並無裨益政事之實際、非實事求是之道也。竊謂年限之遠近、至速固非三五年所能有成、然極遲亦斷不至延至十年之久。臣等公同商酌、擬自本年起至光緒四十二年止、限定九年、將預備各事一律辦齊、謹分別年限臚列上陳、伏候裁定。

奉上諭、朕欽奉皇太后懿旨、現值國勢積弱、事變紛乘、非朝野同心、不足以圖存立、非紀綱整肅、不足以保治安、非官民交勉、互相匡正、不足以促進步而收實效。該王大臣所擬憲法暨議院選舉各綱要、條理詳密、權限分明、兼采各邦之良規、無違中國之禮教、要不外乎前此迭降明諭、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之宗旨、將來編纂憲法暨議院選舉各法、即以此爲準則、所有權限、悉應固守、勿得稍有侵越。至單開逐年籌備事宜、均屬立憲國應有之要政、必須秉公認眞、次第推行。該

館院將此項清單坿於此次諭旨之後，刊印謄黃，蓋用御寶，分發在京各衙門，在外督撫、府尹、司道，敬謹懸挂堂上，依限舉辦，自本年起，務在第九年內將各項籌備事宜一律辦齊，屆時即頒布欽定憲法，並頒布召集議員之詔。

初三日，啓川督辦粵漢鐵路大臣關防。鐵路經粵省者紳商集款，有著，而湘鄂兩省起武昌訖郴州，路長一千七百餘里，官款籌撥無幾，民款亦只有百數十萬元，不得已仍議借款。鄂紳謂借洋款不如用部款，告以部款仍從借款而來，撥部款則利歸於部，無益外省，洋款非不可借，只須嚴定限制，如津浦合同之例，路權絲毫不失。鄂紳無異言。按是時郵傳部籌贖京漢鐵路，借匯豐、匯理兩銀行英金五百萬磅，奏明以八成爲預備補足還鐵路借款，以二成爲自辦工藝實業之用，指直鄂江浙四省雜捐進款作抵，銀行不得有絲毫問事之權。公謂部款即洋款者，即指此款而言。

學部奏定考試日本游學生先試普通學及日文、日語之例。

九月，會議政務處奏定畫一幣制。大銀幣一枚重庫平一兩，多鑄五錢之銀幣，以便行用，附鑄減成庫平一錢暨五分小銀元，以資補助。其兩種銀幣按九八足銀鑄造，兩種小銀圓按八二足銀鑄造，京外大小各衙門庫款收發悉歸一律，永不准再有補平、補八色、傾鎔、火耗、平餘各名目。銀幣尚未鑄造充足以前，各省大小銀元准其與各種生銀暫時照舊在市面行用。至舊日所上庫實銀亦暫准照舊兌

交、按年搭解銀幣、即將費銀按年遞減、統由度支部隨時酌量情形妥擬辦理。學部奏、文廟工程辦法、參稽禮制、相度地形、釆九楹三階五陛之規、以備典禮。二十六日、兩宮移駐西苑、公移居地安門外白米斜街。

十月初四日、奉上諭、前以粤漢鐵路最關重要、特派軍機大臣、大學士張之洞爲督辦大臣。近詢該大學士籌辦鐵路情形、據稱該路事權紛歧、議論淆雜、諸多窒礙等語。該路交通至關重要、詎可長此遷延。嗣後該路籌款用人、興利除弊各事宜、悉責成張之洞統籌全局、力任勞怨、嚴定期限、各就三省情形分別妥定章程、因時制宜、主持定斷。郵傳部暨湖北、湖南、廣東各督撫均須實力協助、不得掣肘。所有各該省原派之總理、協理均聽節制、在事官紳、商董倘有營私舞弊、煽惑把持、以致妨害路政各情事、即著張之洞據實參辦。經此次申諭後、該督辦大臣等務當協力趕辦、不准延緩、以期事權統一、免誤要工。二十一日、德宗景皇帝崩於瀛臺。二十二日、孝欽顯皇后崩。

按、景廟氣血素虧、自上年秋間不豫、徵各省良醫來京診治、服藥無效。皇太后則自本年夏秋間時有不適、眠食失宜。然自車駕還宮、十月初六日御紫光閣賜達賴喇嘛宴、初十日皇太后萬壽、宮中聽戲、猶無恙也。萬壽節後、皇太后遽以疾聞。十三日、即命慶親王奕劻驗收普陀峪工程。景廟病亦劇、至十八日、而傳聞兩宮皆垂危。十九日、上諭奉皇太后懿旨、授醇親王載灃爲攝政王、命王子溥儀在宮內教養。二十一日酉刻、宮車晏駕、皇太后命攝政王監國、以王子入承大統、承繼穆宗毅皇帝爲嗣、兼承大行皇帝之祧。二十二日、嗣皇帝尊祖母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兼祧母后爲皇太后。太皇太后諭、嗣後軍國政事、均由攝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須請皇太后懿旨者、由攝政王面請施行。是日未刻、太皇太后崩、距景廟上賓僅一日。人情疑懼、祇以倉卒之間、措施悉當、旋即帖然。比數日中、公入宮議事、無間晝夜、受遺定策、其詳不得聞、第聞景廟崩後、軍機大臣入臨、皇后自內出、卒然問曰、嗣皇帝所嗣者何人也。諸臣未及答、公對曰、承嗣穆宗毅皇帝、兼祧大行皇帝。又問曰、何以處我。曰、尊爲皇太后。曰、既如是、我心慰矣。遂哭而入。時王大臣有議調兵入衛者、公以爲不可、惟請度支部放款、周轉市面、以安人心。公薨後、上諭祭文有云、自兩宮之奄棄羣臣驗之憂勞。匕鬯不驚、共球無恙。陳太傅爲公墓誌、稱公爲顧命重臣、鎮按內外文字可徵者、祇此而已。其功則非臣下所敢居、不詳可也。

安徽兵變、攻省城。十一月、匪平。

自遣國卹、中嚴宮衛之禁、而沿江沿海匪徒忽逞、造言生事者甚衆、詔步兵統領、順天府府尹、各省督撫飭所屬嚴密防緝。安慶營兵遂乘機叛亂、撲攻省城、皖撫督兵剿辦、叛兵棄城向皖北而遁、餘黨尚五六百人。詔以皖北多伏莽、商販惑衆、脅立成大股、飭各營兼程追擊、防其設伏困門、旋平。方事之亟、湖北派兵艦出境會剿。先是、趙次珊督部議公造江防四艦、際我無益、

及是水陸助剿、頗得力。陸軍部鐵尚書欲以湖北巡隊直隸於部、公向慶邸力陳不可、慶邸爲尚書言之、乃已。二十六日、詔各省督撫鹽政織造關差等一應供獻概行停止、即食物亦不准呈進、俟三年之後再候諭旨。

十一月初九日、嗣皇帝登極禮成、以明年爲宣統元年。諭內閣恪遵先朝懿旨、頒布憲法、召集議員、仍以宣統八年爲限。是日、粤漢鐵路開工於長沙。十四日、內閣各部院會同議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景皇帝、廟號曰德宗。十九日、內閣各部院會同議上大行太皇太后尊諡曰孝欽顯皇后。內閣等衙門會奏遵議監國攝政王禮節。按此項會奏禮節摺單均係公主持、見本集卷七十。二十六日、以恭上隆裕皇太后徽號、奉旨、軍機大臣世續等忠清亮直、翊戴惟勤、勞怨不辭、深堪嘉許、世續著賞加太子少保銜、賞用紫韁、張之洞著賞加太子太保銜、賞用紫韁。設督辦粤漢鐵路公所。在地安門內、油漆作原設之鄂省粤漢鐵路總局、改爲督辦粤漢鐵路駐鄂分局、公薨後、路事移郵傳部接辦、梁文忠議編遺書、改公所爲廣雅書局、以編遺書、明年亦停止。籌議湖南

北境內粵漢鐵路借款。借款事商外務部、以爲可行。駐漢口英領事派中英公司總理人濮蘭德來、公奏派來京引見之湖北施鶴道曾廣鎔、並奏調湖北提學使高凌霨來京與議。

十二月初六日、奉上諭、陳夔龍奏鄂境川漢鐵路與粵漢鐵路相輔爲用、請簡大臣兼充督辦一摺、前因粵漢鐵路關係重要、特派大學士張之洞爲督辦大臣、鄂境川漢與粵漢兩路本屬相輔、自然聯絡一氣、方能妥速成功。著派張之洞兼爲督辦鄂境川漢鐵路大臣、會商郵傳部、湖廣總督督飭在事官紳認眞籌款興辦。即責成張之洞力任勞怨、剔除弊端、嚴定期限、因時制宜、主持定斷。郵傳部暨湖廣總督均須實力協助、不得掣肘、以一事權而重路政。川漢鐵路經鄂省者、幹綫自宜昌經荊門、襄陽至應山與蘆漢接軌、支綫自荊門經沙市至漢陽、共長一千六百里、宜昌以上議定歸川省代修、凡二千三百餘里。川省已集股一千二百餘萬兩、而湖北應修之路估計須三千萬兩、已收之款僅六十六萬六千餘元、除開支外、實存四十四萬餘元、存官錢局生息、不敷甚鉅。議借洋款與修、俟粵漢議定、以次籌辦。

內閣奉上諭、軍機大臣、外務部尙書袁世凱著卽開缺回籍。監國攝政王秉太后意、命軍機擬旨、禍且不測、公反覆開陳、始命回籍養疴。公退語人曰、

主上冲齡踐祚、而皇太后啓生殺黜陟之漸、朝廷有誅戮大臣之名、非國家之福。吾非爲袁地、乃爲朝局計也。時有議請選命婦通經史者入宮爲皇太后講解者、公曰、苟如是、他日必有議及垂簾訓政者矣、斷不可行。　郵傳部奏注銷京漢鐵路借款行車各合同收回全路管理之權。

是年、公在京擬刻師友九家遺詩。九家者、昌黎韓果靖公超、獻縣劉仙石觀察書年、劉伯洵拔貢肇均、崔士龍明經銘善、族孫張趐民布衣祖繼、陸眉生給諫秉樞、嚴緇生部郎辰、忠州李芋仙大令士棻、巴陵謝麐伯編修維藩也。選稿前在湖北已定、此時又託高澤畬學使經紀其事、紀悔菴監督任校對之勞、以速其成。

宣統元年　己酉、　西歷一九〇九年、　七十三歲。

正月十九日、啓用督辦粤漢鐵路大臣兼督辦鄂境川漢鐵路之關防。　二十三日、恭上孝欽顯皇后尊謚禮成、恩詔加一級。　二十九日、恭上德宗景皇帝尊謚禮成、恩詔加一級。

二月初一日、以恭修德宗景皇帝實錄、奉旨派大學士張之洞爲總裁官。

初八日、奉頒賞孝欽顯皇后、德宗景皇帝遺念服物。　奉旨命前禮部侍郎朱祖謀、前內閣學士陳寶琛來京預備召見。寶琛罷職家居二十餘年、公先後論薦人才、幾無不及者、至是有旨起用。三月入京、開復降調處分。按、是時奉旨、凡光緒三十四年以前緣事降調革職及遣戍釋回、已未錄用、除業經病故及已復原官者外、餘由吏部查明原案、開具事由、繕單呈覽、而朱侍郎、陳太傅均不待開單即行宣召。又前兩淮鹽運使洪汝奎身故已久、奉旨以政績官聲卓有表見、開復原官、皆特旨、而公所斡旋者也。公在樞府日、振拔幽滯、蓋非一人、凡有不識面者、惟不引進子弟。八月、從子彬以道員需次江蘇、江督端忠敏委署徐州道。公電致忠敏云、金陵候補道一百餘人、以舍姪資望才具驟膺大缺、殊難勝任。九月、彬丁內艱、忠敏又欲委鄂岸督銷局會御史俾壽奏丁憂人員京外官皆不應常差、公命力辭、云、若常此差、必致受入指摘、凡必貽議及我。又子權隨使美國、上年三月忠敏欲派充美洲學生監督、公電忠敏云、監督非繁責重、恐難勝任、且各省派設、斷難概允、設有貽誤、轉累雅愛、已飭早日回國。平日戒子弟不可躁進、所言類如是。

奉旨派榮慶、陸潤庠、張英麟、唐景崇、寶熙、朱益藩呈進國朝掌故、各國歷史、添派熙彥、喬樹枬、劉廷琛、吳士鑑、周自齊、勞乃宣、趙炳麟、譚學衡、輪班撰擬、並添派孫家鼐、張之洞總司核定進呈。光緒三十三年十月、從御史趙炳麟之請、派孫家鼐、榮慶、陸潤庠、張

筵、唐景崇、寶熙、朱益藩輪班進講經史及國朝掌故、以裨典學而資治理。洎兩宮升遐、此典遂停。至是擬續舉行、改進講爲撰擬進呈。旋擬上呈講義事宜、奉旨著按照開出各書另行分認、自閏二月初一日起。按講義凡分七班、頭班四子書、大清律例、榮朽、喬左丞任之。二班貞觀政要、陸宣公集、劉監丞、陸文端任之。三班資治通鑑、西洋通史、張總憲、吳侍讀任之。四班國朝掌故、外交、唐侍郎、周參議任之。五班日本明治維新史、憲法、寶侍郎、勞京堂任之。六班通鑑紀事本末、國朝掌故、朱宗丞、趙侍御任之。七班經世文編、軍學、熙侍郎、譚副使任之。周而復始、先二日以其稿送公核定。

議定以淥昭運煤鐵路爲粵漢枝路。光緒三十二年、郵傳部開辦關內外鐵路大臣袁世凱、督辦京漢、滬甯各路大臣唐紹怡先後將京奉、京漢、滬甯、京張、正太、汴洛、道清各路關防、文卷移交接管、惟淥萍一路爲運煤而設、雖用官款興築、仍由盛宣懷經理、嗣萍鄉煤礦合併爲漢冶萍廠鐵公司、專歸商辦。郵傳部以爲官商股本應畫清界限。三十四年二月、奏准歸部管轄。是時、萍礦大槽已通口、出煤可二三千噸、漢廠擴充、需煤尤廣、而運船自淥州而下迂道湘潭、水淺舟澀。部議飭盛宣懷咨、自淥州至湘潭之昭山、撥官款築路四十里、以暢運銷之路。湘人聞之憤激。五月、在籍紳士聶緝槼等呈部察院代奏、以爲粵漢路經三省、湘綫最長、需款最鉅。株州、淥口水路四達、客貨如雲、號召路股不難、湖南境內無一著名商埠、猶幸萍礦運道必由湘路、湘路原議由長沙取道湘潭之易家灣以達株州、藉萍礦煤運費挹注、然後路利較厚、股款易集。今萍路改歸部轄、並由部展築淥昭、是湘路於失萍運之外、又受同向並行之害。盛宣懷歷年奏案萍路至淥州而止、與幹路相接、使湘路而仍在美公司之手、盛宣懷必不爲展築株昭之計、可以漸言。郵傳部今以施於湘路公司官奪商利、其謂之何。十月、郵傳部請

公派員履勘路綫、平分基地。公派湖南道員李貴澄前往、查知水漲時萍煤在株州即由水運、水涸時過易家灣以下、仍須經幹路而行、萍株、萍昭得失無幾。如用雙軌、煤貨並運、即分湘省添築應用、可以解紛。部覆允許、遂會奏將株昭綫路交粵漢幹路承修。此路由公主持、未入集。

粵漢鐵路議借英款無成、改借德國商款。自上年十一月後、高學使等無日不與漢關德議借款事、先聲明經手人員並無絲毫費用。數月議不諧、漢關德不按光緒三十一年原議開價、與他國比較、始欲包工、以攬修路之權、繼欲用款必總工程司簽字、以干涉用人購料之權。公嚴詞拒駁、然未便舍英而他。商會傳聞、英欲合各國設公司、干涉中國主權利權、有實業同盟之說、思乘其協議未定、設法挽捄。德國時方示好於華、德華銀行總經理人柯達士來請承借、英德方不洽、漢關德負氣翻議、謂儘可與他國另商、遂即日與柯達士面議、訂定大概辦法、均仿津浦合同、而息扣尤減、柯達士立函單爲信。其夕漢關德自悔、請展期一日、允之、及期不至、遂允柯達士之約。

閏二月、學部奏分年籌備教育事宜。原奏略謂、臣部職司教育大綱分爲二端、一曰普通教育、一曰專門教育。立憲政體期於上下一心、必教育普及、然後國民知識道德日進、程度日高、地方自治、選舉各事乃能推行盡利、而庶政公諸與論、始無弊端。此普通教育亟宜籌備者也。立憲之效、必以富強爲歸。富強之政、非有人才不舉。中國大利未興、百端待舉、患在專門之學未精、專門之才太少、若不研究高等之學術、即不能得應用之人才。此專門教育亟宜籌備者也。臣部經費支絀、而教育爲憲政中根本之根本、斷不敢因循敷衍、致誤九年立憲之期。謹就臣部應行籌備之事及各省應同時並舉者、按年分條、恭呈御覽、請仿行憲政編查館核議施行。

查辦粵省

鐵路公司把持路款之人。廣州總商會善堂紳董揭弊端，請查退盈辦，公電致張安圃督部，請飭縣將被控之金炎、民學星、虞季槐博案看管，委員清查。時梁震東京卿總理路事，先後請辭，公疊電挽留，請力任勞怨，凡遇爲難處，必爲主持。

三月十二日，德宗景皇帝梓宮奉移梁格莊行宮暫安，恭送於阜城門外。先期奉旨，無執事之王公，自官毋庸隨行。

吉林邊務喫緊，東三省總督錫良奏請派陸軍協都統吳祿貞督辦邊務，以兩協之兵歸其節制，奉旨著照所請。延吉、寧安、寧古塔、臨江湖等處皆與韓俄接壤，延邊交涉殷，前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將受代，公致電云，方今邊才最急，綬卿謀勇兼長，外交深明，操縱且熟悉東邊情形，此才洵不易得，必須假以事權，方有實際。綬卿，祿貞字也。嗣又薦之於新督錫良，至是始實行。祿貞在間島挽回權利不少。

學部奏定變通初等小學堂章程，又奏定變通中學堂課程。分文科、實科，乃照定章十二門，分門教授。十二門之中，各分主課、通習二類。文科以讀經、講經、中國文學、外國語、歷史、地理爲主課，以修身、算學、博物、理化、法制、理財、圖畫、體操爲通習。實科以外國語、算學、物理、化學、博物爲主課，以修身、讀經、講經、中國文學、歷史、地理、圖畫、手工、法制、理財、體操爲通習。皆以五年畢業。

四月，議定湘鄂境內粵漢鐵路、鄂境川漢鐵路借款合同底稾。英款既停議，英外部與其駐使先後向我外務部及駐英使臣詰責。方德商來議，時公聲明，如英商力爭，則粵漢仍借英款，而德款用之於川漢。本意將以兩路合借，爲兼籌

並舉之策、故徵示英人、如改派他商來議、照德、英商辦法仍可接受。嗣英使改派匯豐銀行代表人照會爾來、而原議之中、英公司本英法合辦、照會爾與法商匯理銀行合借、允之、然猶枝節橫生、歷兩月而始議定。凡英法德三國銀行合借英金五百萬鎊、粵漢用英總工程師、川漢用德總工程師。分借款、造路為二事、另指的款擔保、以湖北、湖南釐金各二百萬兩、川淮鹽局江防加價四十萬兩、新加鹽斤捐三十萬兩、振糶捐鄂款二十五萬兩、湖南鹽道庫正款二十五萬兩為抵押。將來還本還利、仍取給於鐵路進款。所借之款、川漢、粵漢各用其半、另借五十萬鎊、收回比國金元小票、利息俱長年五釐、九五折扣、二十五年為期、十年後可全數還清。畫押後開工、不得逾六個月。建造工程及管理一切之權、全歸中國國家自行辦理。訂用總工程師、合同亦由督辦大臣核定。十九日、立草合同、送外務部覆核、方劃期簽字、而美使忽謂外務部曾許川漢築路可借美款、請通融加入、然外務部原案明言各國公司商辦中國鐵路、應由中國酌定、不能以請辦未定之案視為應得利益、並為日後儘先承辦之據。公請據此敦覆、逾一月、英法德銀行來函、言美商在倫敦已商允三國銀行認川漢借款四分之一、美銀行必欲并粵漢四分之一而分認之。公謂分認川漢尚有案可稽、若粵漢自美贖回、又借美款修造、漸不能允。未幾、俄又藉詞漢口茶務、強欲分任、於是枝節愈多、而公疾作矣。

二十一日、奉旨嗣後應行驗看人員由各衙門帶領引見、大學士張之洞、鹿傳霖均免其帶領引見。

改訂粵漢路公司董事選舉章程。舊章多流弊、請廣東同鄉京官詳細駁改、另擬新章送核、核定後發認股各埠商閱看、俟衆議僉同、頒布遵守。

五月、奉旨開復故已革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翁同龢原官。公所請也。會湖廣總督出示宜昌圖購鐵路用地。此擬川省代修鄂境之路。

六月、學部奏酌擬考試畢業游學生章程。略仿科舉取士之意、兼用學堂積分之法。初四日、因病請假五日。五月杪偶患右脇作痛、數日寖甚、醫謂肝病將入胃、當急治、服藥不效、且轉劇、尚强起入值。當是時、大局稍定、親貴聯翩用事。四月、以貝勒載濤充專司訓練禁衛軍大臣。五月、以貝勒載洵充籌備海軍大臣。公同爭以爲不可、監國不納。而陝甘總督升允奏陳立憲利害、自請開缺。慶邸素嫉其人、公以爲所言雖過、當任旗員究屬正派、宜留任。監國是慶邸言、竟如所請。五月杪、津浦鐵路總辦道員李順德等以營私舞弊爲給事中高潤生所劾、有旨革職、永不敍用、並以呂海寰失於覺察、開去督辦鐵路大臣。而兩貝勒薦唐紹怡可用、監國以問公、公曰、不可、輿情不愜。曰、中堂直隸紳士也、紳士以爲可則無不可者。曰、豈可以一人之見而反輿情、輿情不愜、必激變。曰、有兵在。公退而歎曰、不意聞此亡國之言。翼日、監國以疏奏付公命擬旨、公又持不可、以命慶邸、承指維謹。公曰、不可爲矣。脇痛益劇、不入值者三日。至是始具摺請假調治、奉旨賞假五日。初九日、續假五日。十四日、續假十日。二十四日、續假十日。學部奏設青島特別高等專門學堂。德國政府議建大學於青島、分四科、一工程科、二醫科、三政治法律科、四農林科。並設預備科、派福開森來華籌商。德國先籌開辦經費三十萬馬克、常年經費七萬五千馬克、希望中國政府贊助學生畢業者、獎以進士出身。學部

議此學堂與外人私立者不同，大學之名未便輕許。學宜由中國派員駐堂監察。學生入學之始，須由山東提學使選送學生功課、學堂章程、學生畢業，或准升大學，或酌量任使，勿庸議及出身。其開辦之費，學部認籌四萬馬克，常年經費，學部一萬馬克，直隸、山東各認一萬五千馬克，德政府始議訂章程十八條，定爲中德合辦，學部奏派員外郎蔣楷充駐堂總稽查。

七月初四日，奏請續假。奉上諭：大學士張之洞因病續假，朝廷實深廑念，著再賞假二十日，安心調理，假滿即行銷假，照常入值。腸痛延至脘中，拒按腰衣，至是逾八日。所謂常急通腑，進藥得微利，脹止而痛不止。時正議鐵路事，俄人承借路款之意，更堅請外務部壹意拒絕。又學部編輯國民必讀課本條目，體裁須親定，建設圖書館亦爲手定疏稿，規畫完備。

選刻師友遺詩爲思舊集。上年所促刻之九家詩外，近又增選八家，日任邱李稚和觀察羲均、遵義唐鄂生宮保炯、富順宋梅生舍人鑑成、宗室竹坡侍郎寶廷、其子伯茀太史壽富、任邱邊寶航大令掄綸、竹楊叔嶠京卿銳、灤州石公冰茂才堅，合之前後本爲十七家，而崔明經詩失去，遂爲十六家詩選。又力求張幼樵副憲、黄再同編修詩，皆未得。疾亟時，又郵書鄂中高學使促之，謂恐負死友也。手定廣雅堂詩稾。

公詩初經袁忠節昶輯刻、曰廡雅碎金。後順德龍伯鸞鳳鑣刻入知服齋叢書、曰廡雅堂詩集。癸卯入京、以後時有删易、間於眉端加圈。至是删定、命工寫印、即今集中所刻詩四卷也。惟病亟時讀白樂天詩一首、則後由掾屬補入云。

二十三日、予權補授禮部郎中。二十四日、具摺謝恩、奏請續假二十日。中醫歷治無效、改延日醫、又延英德醫參酌之。日醫始治有效、然飲食漸減、精神愈不支。

學部奏籌建京師圖書館。原奏略謂、圖書館爲學術之淵藪、京師尤繁天下觀聽、規模必求宏遠、蒐羅必極精詳、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昭同文之盛治。國家稽古右文、遠邁前代、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臨雍講學、特頒圖籍、藏之成均。高宗純皇帝開四庫之館、薈萃載籍、建閣儲藏之數、綜十六萬八千冊。又於熱河、鎮江、揚州、杭州等處並建藏書之閣、頒發四庫全書各一份、士子就閣讀書、得以傳寫、所以嘉惠藝林、啓牖後學者、至周至渥。後東南三閣悉燬於兵、私家藏書往往流播海外。近年各省疆臣間有創造圖書館、購求遺帙以供衆覽者。江寧省城經調任督臣端方首創爲舉、不惜巨款、購歸丁氏八千卷樓藏書、存儲其中、卷帙宏富、尤多善本。並購得湖州姚氏、揚州徐氏藏書數千卷、運寄京師、以供學部儲藏。並飭仍向外省廣爲勸導搜采。茲者京師創建圖書館、實爲全國儒林冠冕、尤當旁搜博采、以保國粹而惠士林。無如近年經籍散佚、徵取良難、部款支絀、搜求不易。且士子近時風尚率趨捷

徑、罕重國文、於是秘籍善本、多為海外重價鈎致、捆載以去、若不設法蒐羅保存、數年之後、中國將求一刊本經史子集而不可得、馴至道喪文敝、忠氣潛滋、此則臣等所惴惴汲汲、日夜憂懼、而必思所以挽救之者也。竊查中秘之書、內府陪都而外、惟熱河文津閣所藏尚未遺失、近年曾經熱河正部統總管世續、副總管英麟查點一次、與避暑山莊各殿庵所設書籍一併查明、開單具奏在案。擬懇聖恩俯准、將文津閣四庫全書並避暑山莊各殿庵陳設書籍一併賞交臣部、祇領、建館存儲、庶使嗜古好學之士、得窺石室金匱之藏、實於興學育才、大有裨助。至建設圖書館、地址必須近水遠市、方無意外之虞。前經臣等於內城地面相度勘尋、惟德勝門內之淨業湖與湖之南北一帶水木清曠、遠隔塵囂、以之修建圖書館、最為相宜、尤足以昭穩慎。擬於湖之中央、分建四樓、四庫全書及宋元精槧、另在湖之南北岸就匯通祠地方、另購民房、添築書庫二所、收儲官私刻本、海外圖書、分庋建造樓房、以節經費。其士人閱書之室、館員辦事之處、亦須度地勢、同時照修。查淨業湖、匯通祠兩處均歸奉宸苑暨內務府經理、擬懇天恩、飭下奉宸苑、內務府、將淨業湖、匯通祠各地址移交臣部、以便刻期興築。該處水面頗寬、並[illegible]請飭該館會商奉宸苑、隨時疏濬、以期上無礙於水源、下不虞其淤塞。並請飭下熱河部統、將臣部所請書籍檢齊發送到館、以備鈔藏。至各省官局刻本、即由臣部行文咨取。至開辦以後、如有報効書籍及經費者、擬請援乾隆時進書之鮑廷博、光緒時進書之廣東高廉道陸心源獎勵成案、由臣部視其書之等差、款之多寡、分別請獎、以示鼓勵。又奏、翰林院所藏永樂大典、在乾隆年間已多殘缺、庚子以來、散佚尤甚。今所存者僅數十百冊、而其中尚多希見之書。又查內閣所藏書籍甚夥、近因重修大庫經閣、臣派員檢查、除近代書籍之外、完帙蓋希、而其斷爛叢殘、不能成冊、雜於編理者、亦間有宋元舊刻。擬請飭下

內閣、將前項書籍無論完缺破碎、一併移送臣部、發交圖書館、妥慎儲藏。其零篇斷帙、即令該監督等率同館員逐一檢查、詳悉著錄、尚可考見版刻源流、未始非讀書考古之一助。按、圖書館之設、公經營已久、此摺亦幾經斟酌。是時公病亟、學部諸公慮公有不諱、此舉必敗於垂成、遂以二十五日入奏、並請派編修繆荃孫充監督、國子丞徐坊充副監督、學部郎中揚熊祥充提調。又請仿乾隆三十九年將進到各書於篇首用翰林院印面頁記年月姓名之例、倣下禮部鑄學部圖書之印、俾藏鈐用。疏入、均奉旨依議。

八月十四日、奏請續假。并屬門人陳曾壽備遺摺、口授大意。十七日、消納銳減。十八日、服藥而吐、飲食亦吐。十九日、稍愈、命具疏請開去差缺。二十日、索閱疏稾、伏枕改數字、命速遞。

二十一日、奏請開去各項差缺。原奏略謂、數日以來、肝胃痛楚愈劇、飲食愈形減少、嘔吐泄瀉、諸病雜呈、中外各醫迭進方藥、均未能稍見功效。自揣病勢漸入膏肓、伏念臣屢次請假、業經兩月有餘、疊荷聖慈、曲加體恤、聖恩高厚、感激悚惶。惟時日遷延、病情反覆、各項差缺均關重要、惟有仰懇天恩俯准、將軍機大臣、大學士本缺及管理學部事務、督辦粵漢鄂境川漢鐵路大臣兩差並其餘各項差使一律開去、俾得暫釋重負、以資療養。上諭、大學士張之洞公忠體國、夙著勤勞、茲因久病未痊、朕心實深廑念。著再行賞假、毋庸拘定日期、安心療養、病痊即行銷假入值、並賞給人蔘二兩、俾資調攝。所請開去差缺之處、著毋庸議。

是日、監國攝政王親臨視疾。疏入、大學士世續請監國視疾。王至、謂公曰、中堂公國

忠體國、有名望、好好保養。公曰、公忠體國、所不敢當、廉正無私、不敢不勉。
王出、陳太傅入問曰、監國之意若何。公無他言、惟歎曰、國運盡矣。蓋冀一
悟、而未能也。

亥刻、公薨。酉刻忽起坐、下牀更衣畢、就臥、汗出如瀋。戌刻、汗止、進諸子、誠以勿負國恩、勿墮家學、勿爭財產、勿入下流、必明君子小人、義利之辨。言訖、命一一複誦、有誤者改正之。又命讀遺疏及邸鈔數則、諸子哽咽不能成聲、公含淚慰之、謂吾無甚痛苦也。又曰、吾生平學術行十之四五、政術行十之五六、心術則大中至正。已、復改政術二字爲治術。語畢、命去衾褥、淩亂者整衣衿使正、索紙拭鬚髯、目忽上視、亥刻薨。

二十二日、內閣奉上諭、大學士張之洞公忠體國、廉正無私、荷先朝特達之知、由翰林洊升內閣學士、簡授山西巡撫、總督兩廣、湖廣、權理兩江、凡所設施、皆提倡新政、利國便民。庚子之變、顧全大局、保障東南、厥功甚偉。旋以總督晉陟綸扉、入參機要、管理學部事務、宗旨純正、懋著勳勞。朕御極後、深資倚畀、晉加太子太保銜。服官四十餘年、擘畫精詳、時艱匡濟、經猷之遠大、久爲中外所共見。近因患疾、屢經賞假調理、並賞賜人葠、方冀克享遐齡、長資輔弼、茲聞溘逝、軫惜殊深。著賞陀羅經被、派郡王銜貝勒載濤帶領侍衛十員即日前往奠醊、並賜祭一壇、加恩予諡文襄、晉贈太保、照大學士

例賜卹、入祀賢良祠。賞銀三千兩治喪、由廣儲司給發。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靈柩回籍時、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伊子禮部郎中張權著以四品京堂候補、郵傳部學習員外郎張仁侃以郎中補用、伊孫選拔貢生張厚琨著賞主事、分部補用、用示篤念藎臣至意。各國駐京公使皆奉其國命、致哀悼之意。受弔之日、各使均於几筵致敬。

十月、子權等奉喪歸南皮。宣統二年十二月□□日乙酉、葬縣西南原雙妙村。石夫人、唐夫人、王夫人皆合祔。墓在宅東北里許、去贈公墓百餘武、地廣十餘畝。

張文襄公年譜卷六終



張文襄公年譜跋

張文襄公即世之三十祀、同門胡千之先生病舊譜稿未盡善、重爲編定以相示。受而讀之、詳而不蕪、簡而不漏、近今年譜似此鮮矣。猶憶爲兒童時、得公論俄約利害疏、朝誦夕錄、不遑寢饋。尋又讀邊聽改制條十二、練晉省主兵三軍四軍之議、益欽爲北邊計、爲蒙部計、爲中國全局計、至遠且大。甲申改紀言事者多絀、而公督兩廣、湖廣、權兩江、勳績爛然、爲名岳伯。凡冶器、築路、興學、練兵諸要政、皆爲之創。蓋主於愛國愛民、故利害有弗恤、毀譽有弗計、而一以誠行之。庚子之難、協同劉忠誠定中外互保之約、俾荆揚舊域不爲東三省之續、庶幾桓文之烈。洎晉閣輔、入樞府、丁兩宮之變、七鬯不驚、歐陽公云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何以過之。然迄以憂國憂民者有所未遂、賫志以終。厥後凡有沸騰、三紀糾紛、論者多謂天假公年、當不至此。顧公往矣、公嗣農部棣華聿紹先德、皆彰令譽、而樹人之盛、門生故吏徧於天下、使本愛國愛民之

心而當大任、其必能化陂而平、易剝而復、有若范文正言、福壽斯民而不爲血肉者、大慰公愛國愛民之志、則是譜乃不爲虛作也。因書以歸之。

己卯仲夏、門下士江寧吴廷燮謹識。



張文襄公年譜後序

予編公年譜竟、掩卷而歎曰、天之遇公何其酷也。咸、同之交、大局粗定、上下泄沓、文恬武嬉、咸以爲百年太平可坐而致。乃未幾而外侮漸逼、未幾而遇敵輒靡、朝貴則偸安而無所振作、疆吏更苟且而習爲逢迎。其力圖自奮者、怵於國亡無日、銳志革新、顧不知所以善其後。昧於時埶者復嫉而排擊之、水火冰炭、各趨極端、而未能融究之。圖新者罔多淺謬輕率之見、守舊者殆無非固陋鄙僿之徒。紛呶偏反、交相爲瘉、暴於戊戌、極於庚子、國事遂不可爲矣。公益處其間、既不能傳守舊者以誤國、又寧忍率盲進者以僨事、孤立無援、平亭之術、公之遇乃益陷於悲苦而尠成。初出撫晉、承混濁凋敝之餘、整頓口外七廳、即橫生阻撓。督粵所籌辦之槍礮織布各局廠、繼任者於其事業則棄之、於其經費則攘之。蘆漢鐵路橫遭詆毀、粵漢川漢各路幾經挫折、鐵政廠局、煤鐵諸鑛均以乏款而束手、中樞列省環顧袖手而莫之救。不得已招商承辦、復受黠商之

脅制。由今觀之、何事不應辦、何事不宜急起直追、合全力赴之、以求應環境而振危局。然而羣疑衆謗、集矢一身、某君參案竟謂辜恩溺職、不能任疆圻、不能居政地。使非公忠能結主、信能示人、廉能潔己、勤能率屬、幾何不顛沛以至一蹶不振也。公督粤時、内簡吴大澂爲粤撫、電致吴云、吾其爲官文恭矣。嗟乎、欲爲官文而不可得、其哀鳴求友、抑可傷已。（吴承倪文蔚之後、倪與公大齟齬）癸卯旋京、奉旨辦理商約、求盛宣懷留京助理、盛忽欲南行、馳車往東站挽留、不可、附車送往豐臺、長談、盛竟拂衣而去、許即返、亦不果。公之屈身求助亦至矣、而終不得一同調、是豈僅公一身之不幸、抑亦清祚之大不幸也。公易簀時、言一生不植黨、此言至痛。使當時有同志者、公之成就必不止此、而中國大局或有可爲也。公一生留心人才、其薦舉盡一時之選、而未識面者殆什六七焉、此以人事君之義、爲國家備緩急、無私黨之見存其間也。雖然、闓文介嘗助公矣、文介去則受擠。醇親王嘗直公矣、王薨反對者益厲。以李文忠之豁達、於甲

申、於甲午、於庚子、於辛丑俄約時有違言、幾成釁隙。然後歎天遇公之酷、不止公懷抱不克展布、而謇謇孤忠、訖不見諒於委裘之朝。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論者謂公於光宣之間主持變法、藩籬既決、人心益囂。公鑒於末流之弊、怵然不寧、而風會所趨、挽回無術、追論禍首、資爲口實、此爲公所不及料云云、而深致惋惜。吾謂此議不衷於事實、抑豈爲蓋棺之定論。夫清至光宣之際、內憂外患、病入膏肓、雖有善者、末之如何。當時所謂變法、但以空談憲政爲粉飾時局、牢籠人心之具。矧滿漢之猜忌已深、親貴之橫恣益烈、非公志也。公之所謂變法者、則綢繆於二十年以前、曲突徙薪、布置深遠、祗求充國力、瀹民智、厚民生、著著挽救、而不在裝點門面、於天下大勢在疏導而不在防遏。顧以同心不得其人、孤掌頻遭摧折、以誠感人而人不知、矢爲純臣而君不諒、大局潰決、固早在公意料之中。觀公彌留時亡國之歎、益信何謂不及料哉。公離鄂時、鄂民開大會、將爲公建樓造象、以誌遺愛、公止之曰、治鄂雖久、無功

德及民、且同心難得、事機多阻、往往志有餘而力不逮、所能辦到者不過十之二三、此舉徒增愧恧、故公之甘苦、鄂人知之較深。不佞侍公之日淺、愧不悉公志事、然由日本回國時、殷殷垂詢日之校制學風、不厭求詳。凡學生歸國者、訊研之周、莫不如是。公壬寅在江督署任、特調不佞往籌議三江師範學堂、午夜擘畫、逾旬不倦。癸卯夏、令赴京編纂學堂章程、間日必共席商討、公之不遺下問、深思力行、求合矩度、於侍坐時得窺其大略也。今逮公下世瞬歷三紀、本集問世亦十餘年、没世之稱、豈待贅述。惟懼夫年譜舊稿零落、董理殘闕、責無旁貸、爰竭綿力以成之。公一生以表微爲職志、兹編顧不足以表公之微、於戲諸葛故事、知之已稀、謝傳忠勳、明者蓋寡、此後死者所爲兢兢也。己卯夏、門人沔陽胡鈞敬識。

桐城吳先生年譜

郭立志 編撰
王智勇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劉　琳 二審

民國三十三年鉛印本

《桐城吳先生年譜》四卷，郭立志編撰。民國三十三年鉛印《雍睦堂叢書》本。

吳汝綸（一八四〇—一九〇三），字摯甫，安徽桐城人。同治四年進士。先後入曾國藩、李鴻章幕府。歷官直隸深州、冀州知州。光緒間主講保定蓮池書院，後以吏部尚書張百熙薦舉爲京師大學堂教習，赴日本考察學政。歸國後還鄉，謀辦桐城小學校。汝綸師從曾國藩，與張裕釗、黎庶昌、薛福成號「曾門四弟子」。作爲一名淹貫群籍、具有深厚傳統文化素養的學者，汝綸洞察時代大勢，於新學新理能虚己以迎納之，提出師西學之長以救弊圖新，並對近代中國教育的發展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著有《深州風土記》、《東游叢録》、《桐城吳先生全書》、《桐城吳先生日記》、《尺牘續編》及點勘古籍多種。

郭立志字子心，汝綸門人。據卷首自序及卷末郭崇元跋，此譜當撰於民國三十一年，次年完稿。一、二卷爲年譜，三、四卷爲譜主吳汝綸文集、詩集箋證，並附《著述表》及《門弟子表》兩篇。全書所據資料，主要爲譜主詩文、尺牘、日記等及未刊印之吳氏家藏遺墨手稿，又輔以時人所撰，如曾國藩《日記》等。尚有從譜主交遊中廣爲搜集而得者，如卷一光緒十年四月四日載《與王晉卿書》等，其史料之珍貴，毋庸置疑。於汝綸學行、交遊、著述等記載尤詳，每述一事，多以原始材料臚列其下。如所舉史料間或有誤，則於其後考正之。又譜中所載書信所涉人事有不明者，亦以小字註明。全譜所繫汝綸一生行蹟，足以見汝綸學術思想發展演變之脈絡。卷三、卷四之文集、詩集箋證，主要考其詩文年代、史事、出典、藝術特色等，可作爲年譜内容之補充。卷末原附有《勘誤表》，計勘誤二十一則，其間形誤及誤倒者，今予以剜改，不復出校；而衍字、脱字等，則移入「校記」中。

桐城吳先生遺像

圖中坐者爲摯甫先生、侍者爲北江公子、時當清光緒二十八年、先生六十三歲、公子才二十四歲耳。先生以積學大師往日本考求學制、並遣公子負笈東遊、此蓋膠明變法育才之樓根。遽意先生歸國不數月、竟以積勞不起。今北江先生繼緒先業、蔚然爲儒林山斗、文采光芒、後先暉映。世之覽此圖者、其爲欽慕當何如也。

清苑郭立志敬識。

桐城吳先生年譜序

桐城吳摯甫先生主持北方文教三十有餘年，晚年主講蓮池書院尤久，士論翕然歸附。立志近接里閈，固已飫見習聞。蓋自海宇大通，新機勃發，掤穹古數千年未有之奇局，政治學術之蒸變，皆有瞬息萬里之勢。而近數十年來，實爲新舊交乘之樞紐，加以國際風潮波沸雲湧，曾無軌轍之可循。學者狃於素習，莫不目駭耳回，碭爲失其所守。先生於五六十年前，蚤已洞矚幾先，貫穿舊籍，得其指歸。而於新學新理之突進，復能廓其大公之量，慮已以迎納之。新編譯册，孳窮誦講，不勝其勤。與東西國名流學子抵掌論交，傾懷輸寫。嘗默揣推遷之大勢，而毅然有以豫爲之謀，以爲異日開新之資地。其所推闡敷陳，班班具在，壹皆切實可立，見諸施行，非徒爲大言望空鑿說者比。蓋先生之宏謨偉抱所醞釀者如此，故卓然爲當代之大師，文明之先導。世人不察，徒以一代文章之宗匠目之，未足以盡先生也。先生既沒，遺書陸續刊行，獨年譜一編尚付闕如。先生門人從事編輯者數家，至今未出。立志有意於此，

爰於暇日取先生詩文、尺牘、日記各編，擷其精微，綜其綱要，逐次排列，漸有端緒。又與先生子北江過從，得窺其家藏遺墨手稿未及刊布者，稍稍裒集，積久乃克告成。間有疑義，遣兒子崇元數從北江質問，務得當乃已。蓋先生生平所守，非僅一家之學說，所以通中外之郵，執古今之契者，爲用至宏，而其端甚簡，得此而擴充之，庶幾有弘通特出之才，奮起以應未來之變，不支不懦，蔚爲通儒，則學術與世故相需，而不至有泥古拘墟之誚。是先生衷懷所希冀而隱以策厲於無窮者也。世之讀先生書者，能慨然有與於是，則先生之蘄望爲不負矣。斯編也，雖目爲江海之酌蠡，崇邱之累土，其亦何說之辭。編輯既竟，爰發其大意如此。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夏五月，清苑郭立志序。

桐城吴先生年譜目録

清苑　郭立志　子心　編纂
男　崇元　君普　參校

門弟子表

桐城吳先生年譜卷一

清苑　郭立志　子心　編纂

男　崇元　君善　參校

道光二十年庚子、公年一歲。

公諱汝綸、字摯甫、庚子九月二十日生於桐城南鄉高甸之劉莊、莊爲公考妣所購置也。同治戊辰日記、今歲春、大人新置廳事三間始落成。是宅本家人蔣業、先祖愛其基址、貧無以購、家母出裝匳置之。誅茆植竹居之垂四十年、而廳事未作、至是始落成。考諱元甲、字育泉、歲貢生、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以行義高鄉里。吉詒甫生子詩云、昔我先君子、文行高巍巍。蕭條四壁中、天瑞生靈芝。長老作歌頌、以爲鄉邦規。妣馬氏。張濂亭有吳育泉徵君墓志銘、吳母馬太淑人祔葬志、敍述懿行甚備。公兄弟四人、公次居仲。兄汝經、字肫甫、長公六歲。弟汝繩、字詒甫、少公九歲。汝純、字熙甫、少公十三歲。惟詒甫筮仕山東、歷任汶上陽信知縣。姊一人、適同邑蘇氏。公娶汪夫人、生女四人、適無錫舉人薛翼運、桐城舉人汪應張、貴州提學使翰林院侍讀膠州柯劭忞、直隸知縣同邑王

光鷺。側室歐氏、生子一人閶。生女一人、適桐城姚永保。孫一人防、孫女五人、皆公

卒後始生。曾孫三人、光熊、光熹、光熹。

二十一年辛丑、公年二歲。

二十二年壬寅、公年三歲。

二十三年癸卯、公年四歲。

二十四年甲辰、公年五歲。

二十五年乙巳、公年六歲。

二十六年丙午、公年七歲。

二十七年丁未、公年八歲。

二十八年戊申、公年九歲。

二十九年己酉、公年十歲。

三十年庚戌、公年十一歲。

洪秀全起廣西。

咸豐元年辛亥、公年十二歲。

日記、某十二歲、始爲論說之文。自記制義文後云、某生二十有二年矣、自束髮受書、家君教以制義之文、學之今十年、未工也。

二年壬子、公年十三歲。

三年癸丑、公年十四歲。

桐城爲賊所陷、育泉公避亂山中、公隨侍讀書。時官軍自桐城潰、育泉公以從軍之後、館于樅陽、主人懼禍、爲變姓名。家嚴慈六十雙壽徵言略。桐城陷賊凡十年、官軍每至、資遝殺掠、聯結義故、縣人輒推家君主之。育泉公有詩云、平生笑我非張祿、呼馬呼牛任自譁。

四年甲寅、公年十五歲。

洪秀全據金陵。

五年乙卯、公年十六歲。

六年丙辰、　公年十七歲。

七年丁巳、　公年十八歲。

八年戊午、　公年十九歲。

九年己未、　公年二十歲。

十年庚申、　公年二十一歲。

英法軍入京、帝狩熱河。　是年春、公兄弟同遊浮山、詒甫、熙甫皆有詩。　育泉公詩集、公有注云、庚申春、某偕家兄攜繩弟、純弟登浮山時兩弟均未讀、余戲令並作浮山詩。純高唱一絶、余與兄皆驚異、久之、繩成五言短古詩一首、頗得佳趣、朋輩皆激賞焉。　庚申、辛酉兩年、桐城被寇最甚、公亦避地他所。伍烈女傳云、庚申冬、粤賊由廬江竄樅陽、居民奔匿、百數十里爲一空。　楊壽山先生墓銘云、庚申、官軍臨桐城、援賊大至、劫殺益横、死者枕藉。　左忠毅公畫象記云、庚申冬、以亂僦居公故宅、從左君質夫所求公遺書而讀之。

十一年辛酉、公年二十二歲。

八月、官軍復安慶桐城。　時鄉里被賊、公兄弟奉母避亂東鄉、家貧、擷野茹爲食、拾薪煮藥奉親。育泉公爲鄉里辦賊、以軍事留西鄉、數月不相聞問。　章冠鏊傳、冠鏊既卒之二年、余避亂至東鄉、鄉人每津津談冠鏊事、有泣者曰、猶記章冠鏊殺賊突圍時也。

同治元年壬戌、公年二十三歲。

九月、育泉公應江西武甯翁小田大令延緒之招、課其子立德讀。歲暮還家、延緒旋病歿。　祭翁大家文云、大家之兄昔官西江、賓筵我君、以其子從。案、延緒以翰林院庶吉士散館、爲江西武甯知縣、卒官。立德受學後、亦成進士。見翁大家墓碣銘。

十月、大病、昏不知人、經時乃愈。既愈、作囈記文曰、南華子者、不知何許人、嘗以病而狂惑、爲囈語。既愈而以爲幻也、因有味於莊子之書、遂自號南華子。南華子自述其囈語曰、始吾家故貧、年二十無所知名、頗能爲文章。以貧故、冀投時好、其文不甚高、然竟以此取甲科、登金門、上玉堂、

聲名通顯、得志而歸。車徒供帳、震耀鄉里、鄉里之人以爲榮、皆曰大丈夫當如此矣。而吾亦自念、致身青雲之上、以爲父母妻子光榮、迴憶曩者貧賤無所知名、何啻霄壤。下視草茅寒素之士、亦不啻鴻鵠之於鷃雀也。於時頗自喜。其後官益尊、勢益盛、人之震耀而歆羨者益衆、而吾亦自顧而嘻、以爲富貴快一時之欲耳、千秋萬世、誰復知吾姓名者。乃發憤、大肆力爲文章。斯時位望既崇、無所干求於時、一意以古之立言者自期、以蘄永於後世。舉向所爲投時好決科名之文、悉焚棄之。於是文日有名、天下之人交口推譽、以爲古之董仲舒、賈誼、司馬遷、韓愈之徒復出。而吾亦自以爲雖古作者不吾過也。於時益自得、顧念吾一身前既貧且賤、又無所託以不朽、而後乃富厚極於一時、文章傳于後世、志得意滿、樂可知也。吾病時大概如此。已而病稍瘥、漸覺其身故在牀蓐間、又頗自疑、輒歎曰、吾非向所爲貴極富溢、又能以其文名一時者歟。豈病者歟。問舉病中語示人、皆大笑。久之、病已、始知吾向之所爲如是者、吾之狂惑者爲之也、非其眞也、幻也。於是乃爽然

自失。然而方其病也、吾不自知其病也、恍惚如夢寐間。而吾又不自知其爲夢也、人世得失之遭、顯晦遲速之數、豈皆吾病類也。玉屏居士聞其言而歎曰、莊子云、必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甚哉。南華子之言之有似於南華經者也。遂爲之記。公案、家居近玉屏山、故嘗自號玉屏居士。此文用意甚奇、生平學問志業已豫定於此、而集中不載、因具錄之。

二年癸亥、　公年二十四歲。

始應有司之試。與兄肫甫同案入學。縣試、公第一、肫甫第二。府試、肫甫第一、公第二。院試、公仍第一。公生平於制科一試輒中、無再應者。　遊大觀亭故址記、今年應試皖城、始從方先生存之遊其地。先生曰、必有記。故記之。

三年甲子、　公年二十五歲。

六月、官軍克金陵。十一月、江南舉行鄉試、中式第九名舉人。　曾文正公日記、五月二十七日、閱桐城吳某所爲古文、方存之薦來、以爲義理、考據、詞章三者皆可成就。余觀之信然、不獨爲桐城後起之英也。案、不獨爲桐城後起之英者、曾公知公之才非桐城宗派所能限也。又案、

公祭存之文云、搜我匿藏、持獻相君。知以文謁曾公、非公之本志。公之不干貴要、方君之好賢薦士、皆可紀也。又公未見曾公以前、學業已自成就、亦可徵之於此。

十二月二十四日黎明、入貢院寫榜、闈墨極佳、無一卷爲庸手所能者。　祭方存之文云、同治之初、君客始旋。吾初私學、君聞謂賢。招携觀游、試使爲文。搜我匿藏、持獻相君。學匪禽犢、有媿在顔。東南清夷、仲冬科舉。已試强我、入謁相府。用下敬上、干冒是愳。我官中書、貧不自存。相君愛士、甄錄在門。弘我道義、博我藝文。沾以微祿、使榮其親。始媿且愳、卒賴之緣。追維本初、非君曷因。案是年五月、方存之已言公於曾相公、公託未往一見。至鄉舉後、始被强入謁、以曾公座主、不得不見也。然亦訖無干請。至會試授職後、始入幕府。據曾公家訓云、渠以本年連捷、得內閣中書。告假出京、余勸令不必遽爾進京當差。明年可至余幕中、專心讀書、多作古文云云。是入幕乃曾公所勸、公亦絕無干求也。賢者立身、難進易退、蓋如此。又案、公生平無所師事、獨於曾、李二公稱師者、以鄉舉時、曾爲江督、李則闈場監臨、皆所謂受知師也。又賈相國楨爲乙丑座主、尺牘中稱師者、惟此三人。至於詩文集中、亦不稱爲師也。

四年乙丑、　公年二十六歲。

入京會試、中式第八名進士、以內閣中書用、遂入曾公幕。案、賀松坡所作行狀云、文端公倭仁見其廷試策而奇之、拔置一甲。先是、今湖廣總督南皮張公以第三人及第、其策不用當時體、先生所爲策、其體亦異。張公曰、此有所效而爲之者。抑置三甲。以中書用矣、先

生廷對策，典實充沛，非科場所有，今在徐世昌所選明清八大家文鈔中。所謂不用當時體者，有例殿試策字數行款及楷寫題揚處，皆係預定格式，不能增減。公所爲文則直抒已見，不依此例。主試某公云，前年已拔張之洞，今再拔此卷，則科場成例不能復維持矣。遂抑置三甲。

曾公日記、十月十五日、吳摯甫來久談。吳、桐城人、本年進士、年僅二十六歲、而古文、經學、時文皆卓然不羣、異材也。案、公初見竹公、竹公欲異其材、且問何從受學。公答以但稟庭訓、並無他師。竹公極爲欽仰、遂履聘公考育泉公爲公子師、事載竹公家訓。其後因育泉公不樂久處、未幾遂辭去云。又案、是年八月、竹公駐徐州、督師勦匪、公見竹公亦在徐也、遂自是始入竹幕。然歲暮必歸省覲、故竹公十月二十、四日家訓、有摯甫由徐赴金陵、余擬派洋官送之之語。明年正月二十四日、家訓又有謝丞安慶後、可與方存之、吳摯甫同伴、由六安州坐船至周家口之語。明年、公從竹公在濟寧、見題玉溪翰院文。

五年丙寅、公年二十七歲。

公在日本、答新聞記者問生平履歷云、同治五年、山東河南勦捻匪、六年、回河南。案、河南疑當作江南、此文從日本報紙傳錄、故疑有誤也。七年十一月、從曾公到京、八年、在直隸、九年、送曾文正公回江南、李文忠爲直隸總督、十年、補深州知州、十二年三月、丁外艱、光緒元年七月、丁內艱、遂入李文忠幕府。二年、復回籍起復、六年、補冀州。　曾公日記、十

月二十三日、二更後與吳摯甫久談、教以說經之法。說話太多、舌端蹇澀。案是年三月、曾公由徐州至濟寧。六月、由濟寧舟行至宿遷、桃源、清江、臨淮。八月、至周家口。十月、因病請開各缺。十一月、奉旨令回江督任。六年正月、回徐接篆。三月六日、返金陵。公之蹤跡、大約皆隨曾公。題玉露翰院云、余始從曾文正公在濟寧玉露翰院、既踰月、隨軍去。十二月初二日、閱吳摯甫所爲明堂考。案此文已佚。日記、吾少時作明堂考、頗見賞於曾文正。十二月初八日、與吳摯甫一談。渠本日作讀荀子一首、甚有識量也。

六年丁卯、公年二十八歲。

四月、請假歸里。六月、復至金陵、以襄助軍務出力、由曾公奏奬、加內閣侍讀銜。日記、六月初四日清晨、飭料行李、送行者接踵而至。酉刻、拜二親出門、到船已及二更。同行者兄肫甫、弟詒甫。是夜大風、不敢開帆、以老母臨行堅囑愼風波也。初五日遲明開行、十餘里、風色順利。巳刻後挂帆、過竹子湖、午刻遂至湯家溝。未及一時、舟行三十餘里、前四月杪自金陵歸里、是湖淺不容舟、自湯溝至家、節節阻滯。五月中、始得大雨、農田各已種穀、其先種旱糧者、至是亦犁去、復行栽秧、老

農謂此後倘雨暘時若、則今歲唯旱穀不登、尚歉得五六分收成也。今過此湖、見湖水斗長數尺、舟行快利、爲之欣然。　初九日、舟至大通、作楊伯衡尊人楊壽山先生墓志。　廿六日、戊刻、抵金陵、家兄病甚。　廿七日、入署謁曾相、告兄病狀、相國許在寓侍病。　十一月十四日、侯相命校覆奏和約稿。　十五日、侯相命作靈谷寺龍神廟碑文。　十二月庚辰朔、歷代都邑表成。余見本朝言地輿之學者數家、大略皆以本朝爲主、而歷代散入之、檢閱頗難。因欲爲一書、各朝爲經、本朝爲緯、庶讀史時便於考覽。而都邑則歷代遞變、而山川關塞、疆域形勢之所由定也。遂先爲記之、而東晉時十六國、五代時十國、以及各朝之末姦雄割據、皆附入焉。作都邑表、起于十一月戊寅、成于是日。　壬午、作禹貢疆域表、以禹貢錐指爲主、參之地理今釋、方輿紀要各書。禹貢以山川紀疆域、說者以爲地理之善例、故表禹貢、不得不兼載山川。冀州表直隸省成。　甲申、成兗青表、考訂錐指、今釋、乾隆州縣志各書、定冀州北界。　乙酉、改冀兗青作表體例。唐孔氏從馬、鄭以來舊說、

謂青州跨海、蔡傳以爲據海。余謂蔡傳是也。九州凡言海者三，青、徐、揚是也。徐、揚言海，皆屬據海，青獨跨海，何從而知之耶。河自碣石入海，碣石以南爲兖州，濟入海，即今大小清河。濟南爲青州，自登萊至遼東，中隔兖州一州境，青乃越兖而有遼東。果何由而知之。余意碣石以北遼東之地，皆冀州域，爾雅幽州之疆，無閭分冀域也。必執毉無閭爲青域，於是不得不强經就傳矣。丙戌，徐州表成。丁亥，揚州表成。庚寅，偕黎蒓齋、薛叔耘同行，至書坊，遍閱各肆舊書，歸作荊州表。辛卯，是日，聞捻匪竄過六塘河，擾及揚州，各屬佚相調度，以彭宫保守上遊江面，裴鎮雲慶自湖北移安慶，李提督朝斌駐守瓜洲。余謂賊自山東敗竄而來，其勢未盛，報者率稱萬餘人，此未必然。六塘守者言百餘匹，此亦未然。大約則守者之言較報者爲近理，其無萬餘人可決也。法宜急調水師入運河，防其渡運西竄皖鄂，而六塘則反守之。揚多支河，如此佚追兵至，可成擒矣。夜成豫州表。壬辰，聞吴觀察毓蘭截擊敗匪，頗有擒斬，私幸料事頗合。及夜則吴報生擒賊首賴汶洸

癸。成梁州表。甲午望、雜考雍州黑水及積石三危諸山。乙未、雍州表成。癸卯夜、導山表成。

七年戊辰、公年二十九歲。

正月丁巳、是月庚戌朔。考禹貢水道。己未、作導水表。癸亥、導水表成。禹貢九水、當時治水之大綱也、欲爲詳明簡括一表、稿未即定、俟他日更爲之。己巳、作虞十二州爾雅九州表。二月己丑、是月己卯朔。考毛詩衛地。庚子、雜考詩地理。壬寅、命畫工爲寫小照、午後始成。乙巳、作尚書地理表成。禹貢別有表、此表以蔣相國地理今釋爲主。余爲地理表、各朝以一書爲主、如都邑以都邑考宅京記爲主、禹貢以錐指爲主、爾雅以邵氏正義爲主、詩以陳石父疏爲主、不敢自立異說也。三月己酉朔、考春秋地理。乙亥、作朱星檻觀察之父六十壽文。四月乙酉、吳南平來、湖南老儒也。

四月辛丑、是月己卯朔。相國有上海之行。癸卯、與李勉林約同舟歸覲二親。甲辰巳刻

上船。閏月壬子抵家。　今歲春，家大人新置廳事三間始落成。是宅本家人舊業，先祖愛其基址，貧無以購買，家母出裝匳置之，誅茆植竹，居之垂四十年，而廳事未作，至是始落成。案：四十年廳事未作，以貧故也。詁甫弟新娶婦，居室得以稍寬。　辛丑，爲詁甫弟生辰。詁甫以道光己酉閏四月生，生二十年未遇閏四月，今始遇之，老母以爲難遇，又係二十初度，故命家人舉酒爲觴。余既承老母之意，又以年年奔走，歸與兄弟處蓋無幾時，是夕酣飲忘醉，家人樂甚。　壬戌，擬買棹東下，老母留之一日。癸亥，上船，熙甫弟同行。熙甫幼慧，長而荒于嬉，五經尚未卒業，遂決意隨余出，將欲從問讀書之大略，二親皆以爲然，遂携之東來。　甲子，至大通，晤丁鈞卿，惠茶墨，擬作一詩酬之。　庚午，行至江寧鎮。辛未，阻風。壬申未刻開船，夜二鼓抵金陵水西門。癸酉，入城。五月朔丁丑，相國前貽吳南屏詩，屬和者十餘人，余來，友人迫之，乃強爲一詩，即謝丁鈞卿惠茶墨題也。　甲午，擬復陳樸園信。樸園名喬樅，侯官人，陳壽祺恭甫之子也。官江西，著有今文尚書考。此稿擬上後，頗爲相國所賞，

蓋相國之不遺小善、令人心感、往往類此。　九月朔、閱張廉卿文。廉卿、湖北武昌縣人、名裕釗、所爲文多勁悍生鍊、無恬俗之病、近今能手也。　十四日、携季弟熙甫歸。午後上船、相國約以十月初十日以前還金陵。十五六兩日、南風、不能開帆。十七日早、風色稍平、遂棹舟行。十九日、過裕溪、見彭侍郎、索畫。案宋書隋以來製、今梅花大軸猶存。廿四日、過竹子湖。午後抵家、家君聞、仍出門、大歡。老母在從姊處觀劇、七弟飯後往省。案、七弟即照林。是日、老父談至雞鳴、始就枕。　二十七日、雨中迎母歸。二大人略商家事、不名一錢、紛無頭緒也。　十月二日、晨起、將有去志、記臨歸時、爵相約以十月初旬到金陵、故汲汲欲出。因老母睠睠、不敢遽言。　三日、是日爲余兄生日、家人紛紛至二親前賀壽、李勉林專差送錢子密信來、言馬制軍以九月二十六日接篆、相國擬十月望日啟節、屬余以初十前到金陵。是日料理行裝、見老母悽然、不忍別、約以北上後、仍可附番舶南旋省視。母止之曰、汝每歸不過數日、吾不願汝有此歸也。是夜、老母有感冒之疾、頭痛發熱、侍牀下至雞鳴。私計明日母病不

愈。當作一書謝相國、不出門矣。　四日、母病小愈、仍復強起、遂覓船。早飯後、拜二親就道。兩弟送余河干、久立不去、蒼天若果默祚予、當使我稍得志而歸、吾父母猶如今日清健也。　是日、宿竹子湖、風色不順。五日、東北風大作、舟不能行、僅走十餘里、宿老洲灣。　六日晨、行十餘里、出江至李勉林處、換砲船行至丁家洲。是日共行九十里。七日行九十里、至三山峽對岸蘆洲中、北風大作、怒濤直上船頂、遂宿此洲。　八日、阻風洲中、進退不可、憂煎萬狀。　九日、狂風視昨更大、江中無上水船矣、予赴期至金陵僅餘一日、而爲路尚二百餘里、風色如此不順、豈老親不願有此行。絶裾而出、乃天所不許乎。使余有田足自食、侍親課弟、自有天倫之樂、胡爲千里依人、備嘗險阻、以求不可必之名位哉。十日、自洲中開行、一日夜行百五十里、十一日遂至金陵。　十二日、雜訪諸同事、夜與張廉卿久談爲文之法。廉卿最愛古人淡遠處、其謂氣脈即主意貫注處、言最切當。又謂爲文大要四事、意、格、辭、氣而已。　十四日、與方存翁一談、吳廣菴、吳清卿兩同年至、彭侍郎來、余

索壽聯。　十五日、與張廉卿、方存翁夜話、暢言文章、兼及經史。

十一月、從曾公入都。　日記十一月四日、別家兄出城到船。先是、湘鄉相公奉命移直隸總督、以是日啟節、將覲京師、余從行。家兄肫甫前數日由張秋軍次南旋、抵金陵、留數日送余、至是始別。舟行出下關、城中官無大小、皆遠送相國于此、蓋出城行二十餘里矣。就中官極尊者合肥李相、年極高者霍山吳侍郎、路極遠者則西洋人馬格里也。　十七日、自清江登陸。二十日、至郯城、自是入山東境。廿三日、至青宅寺。廿五日、至嶅陽五十里。復行至新泰縣、二十里。自青宅寺即見路西有一大山、至蒙陰大道、轉西而此山蔽、相國謂是蒙山。至嶅陽見路西一石山、土人稱青雲山、相國謂是嶅山。行篋無書、俟考。廿六日、出新泰城北、望見一山、土人稱爲蓮花山、相國謂即新甫山。行六十五里、至羊叔子故里、俗所稱羊流店也。過羊流店、望見西北大山、即徂徠山。行四十里、至崔莊、是山始蔽。泰山即直北、薄暮、相國同至郊野、望岱、呼居人問諸山名目、竟無人能道者。　二十七日、未及犁

明，就車。日初出即至泰安。是日，偕栗誠公子、陳容齋司馬、高聚卿大令登泰山。始及山半，輿人畏晚欲返，余決意上山。至絕頂，下視諸峯環拱，重疊如衙衣。未入山時，北風甚勁，入山步行數里，天氣融暖，如春秋佳日。至中天門，當上下之半，晴空飛雪，疑天勢將變，蓋陰崖積雪，因風飄蕩者也。到山顛，煙雲四合，噫氣怒號，人慄慄若有不敢久留之勢。下山則落日餘霞，依然晴霽，略無變態也。因是知杜詩望岱語簡而景象湧現，該括無遺，眞大手筆。汶水直岱南，自山下至絕頂，縈迴路轉，盤曲迂繞，而前望之局勢迄不一改。汶水縈繞如帶，徂徠前立，眞是兒孫矣。是遊爲時太促，無鄉導，所過山名每不能識。歸寓，借泰安志閱之，則余所到者，于山未及五之一。擬他日南還有暇，當爲十日之遊，書以誌之。　二十九日，行三十五里，至章夏。大道循河而北，河自汶水分出，下流入大清河，所謂葛乙河也。　十二月四日，至景州，宿開福寺中。僧房極修潔。寺有塔十一級，余與同人皆登之。塔隋物也。金陵報恩寺塔未建時，此塔爲天下第一。　十三日，入城，住賢良寺。十四日，送

相國至乾清門外，歸而日已旰矣。是月，譔家嚴慈六十雙壽徵言略。

八年己巳，公年三十歲。

正月元旦，寫徵言略一通。初五六兩日，擬作李太夫人壽序。十五日，相國入內廷賜宴。二十四日，出都。二十七日，抵保定。二月二日，相侯接篆。十三日，移入督院。先是到保定時，官相未行，遂寓蓮花池中。保定勝地也。凡居十七日，始移寓。三月八日，相國來談。廿四日，相國來久談。四月十四日，相國爲余奏改官直隸，擬以直隸州同知補用，不審能得俞旨否。八月十六日，由保定啟程。十八日未刻，入京，寓小安南營火神廟。二十七日，到吏部署驗到。九月四日，引見，得旨以直隸州歸直隸補用。先是四月十六日，曾相奏保，吏部以格于定章，議上，請仿照明保成案調取引見，候旨錄用。及是，樞廷以同知直牧分進兩簽，上竟用直牧，此舉主爲上所倚重之力也。曾相原奏文云：奏爲酌保堪勝外任京員，留直隸補用，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於正月十七日具陳直隸應辦事宜摺內，奏調數

員、奉旨允准在案。茲查有內閣中書吳某、同治四年安徽進士、自乙丑告假出京即隨臣徐州、濟寧、周家口軍營、襄辦營務。同治六年、由銘軍克復黃陂案內、經臣奏奬、奉旨賞加內閣侍讀銜。前年臣回任江南、及此次量移直隸、該員始終追隨左右、臣與之朝夕討論。察看該員器識明敏、學問該洽、實有希古拔俗之志、若使涖事臨民、必能湔除積習、造福一方。擬將該員改爲直牧同知、留於直隸補用。查近年吏部章程、非軍務省分、不得調取人員。直隸現雖靜謐、而兵燹之餘、地方凋敝異常、非多得二三賢員、不足以資補救。合無仰懇天恩、准將內閣侍讀銜中書吳某以直隸州同知留於直隸補用、並免繳指省分發銀、俾臣得收臂指之助。恭候命下、當即給咨送部引見。理合專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九年庚午、 公年三十一歲。

曾公日記、五月二十六日、接奉廷寄、派余赴天津查辦事件、因病未痊、躊躇不決、與吳摯甫一談。 廿七日、思往天津查辦毆斃洋官之案、熟籌不得良策、至幕與

吳摯甫一兩。日記、五月廿三日、天津百姓毆死法國領事官豐大業、焚毀天主教堂及法國公館洋行、誤斃俄商三人、英美講堂六所。廿七日、曾相奉旨前赴天津查辦事件。六月初二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奉命充出使法國欽差大臣。初六日、自省啟行、隨曾相赴津。是日宿高陽。初七日宿任邱。初八日宿大城。初九日宿靜海。初十日抵天津。十二日、英國參贊傅磊斯、譯官雅妥瑪來見曾相。十三日、美國領事官密佗士來見。十四日、總署寄來威使照會一件。先是、百姓訛傳洋人教堂有迷拐幼孩、挖眼取心等事、故有此變。英國公使威妥瑪為此照會、深辨其冤、反復數千言、意在煽誘各國也。十五日、道府縣三員均以辦理不善、先行撤任、聽候查辦。十六日、英國領事官李蔚海來見。李近兼攝法領事者。十九日、羅淑亞到此、曾相迎至通商署中一見。二十日、俄國領事官孔氣來見。廿一日、羅使來一照會、欲將天津府張光藻、天津縣劉傑及陳國瑞三人擬抵、崇帥力請將府縣解送刑部。先是、崇帥恨地方官特甚、必欲擠之死地。曾相謂府縣初無大過、不欲予

以重咎。至是崇帥因羅使有此照會，力請奏下詔獄，曾相許之。七月十一日，諭旨將天津府縣改解津郡候質，不令入獄。先是六月廿九日，英使威妥瑪至津。七月初六日，羅使葬豐大業於津郡法領事署舊址。初九日，羅使入都，該使堅請殺府縣，曾相力持不允。其入都，蓋威使爲之謀也。總署得該使入都之信，故改解津郡。六月下旬，毛旭初尚書至。七月二十五日，丁雨生中丞至。二公來津，由崇帥奏稱曾相病篤，故奉旨會辦此案。七月下旬，定議責成地方文武切實拏犯，設立發審局鞫之。八月十三日，訊取已革府縣親供，奏咨該員等供稿，係余及劉雲生比部①所手定。此事頗不悅於毛、丁兩公。案：姚永概所作行狀，文正公辦天津教案時，從容謂先生曰，吾大臣任國事，不當計毀譽。子年少，名亦立，盍少避乎。先生笑不應，蓋謂此類。十七日，毛公回京。十九日，接諭旨，仍令府縣解京。二十三日，定擬應正法之犯十五人，應辦軍徒各犯二十一人。府縣畏復下獄，更有奇禍，不敢起解。二十五日，李相至津。前六月下旬，李相奉旨統兵自陝入燕，移綫就急。比在途而和議將成，有旨令李相兵勿入直境。八月初三日，聞兩江總督馬新貽

倉卒被刺、曾相遂調任兩江、令李相馳赴天津接任直督、至是李相單騎至。二十九日、奏解天津府縣。九月初二日、丁中丞回蘇、與劉省三軍門同去。省三軍門亦因六月下旬樞廷頗議防禦、故諭令來營。及是事緒少定、劉公徑回皖中、此公近日頗希冀督撫、不能鬱鬱久居此也。曾相前辭江督、（刻本日記辭作解、係誤字。）奉旨令以病軀坐鎮、俟津案奏結、即赴新任。八月二十三日所奏結之犯、恐洋人猶以為少、遂分作兩批奏結、現擬九月十三日續結第二批。十二日、奉旨前任府縣定發黑龍江。

九月廿三日、相國入覲、余以私事未從。先是、曾相擬奏余自隨、後李相謂曾公去歲奏保改外、專為畿輔吏治立言、此時不便調往他處、遂不果行。而余自初聞南行之議、即致家書、言今歲定還覲省、及南調不果、於是李相議給一差、令送曾相至金陵、即便道過家度歲、故曾相入覲、余留天津候差札也。（案此竹、李二公爭欲得先生自助也。）

十一月初一日、買船返保定。初七日、抵廨。十五日、與李佛生同行。十六日、至河間。曾相在津郡、與余及佛生約於河間相見也。十九日、曾相至河間、後遂同行。計

自保定南行過郡一、州縣六。至於運河、絕運南行。赴德州、過州二縣一、至於河閒河抵東阿、過汶上、入濟寧、舍車登舟。凡陸行十有二日、留河閒待曾相者三日。東阿道中和曾劼剛公子別李佛生原韵詩。

案、此下日記闕。敓公送曾相至金陵後、當於歲杪回里省親度歲也。

十年辛未、　公年三十二歲。

補深州、迎養之官。　日記、二月十五日、奉二親、挈眷累二十餘口上船。二十五日、抵金陵。二十六日、入城、謁曾相、兼訪舊友。二十八日、入城宿幕府。　三月初一日、爲吾父壽辰。蓋自甲子以後、父母壽辰、余皆奔走於外、不及奉觴上壽。今年諸兒諸婦乃羣聚舟中、雖無以爲壽、吾親頗爲意適也。　初八日、至鳳池書院、與廉卿留連竟日、暢論文字。初九日、謁曾相、作辭。　金陵盤桓十有四日、數見曾相、泛論今古、所言多可佩啟人意氣者。二月二十九日以後、率以間日一談、其言皆甚切至。　是日、出城。十一日、出江、過燕子磯。　十三日、舟抵揚州、入城見莫子偲。　四

月初一日、由清江陸至王營。初五日、宿邳州。初九日、過鄒縣、謁孟廟。十六日、宿德州。廿一日、抵天津。　廿二日、謁伯相、致曾相意、言張翰泉事。伯相謂此時不能爲力、俄國三萬金尚未領結、亦未抵償、法國教堂亦未修成。去年之案尚未結清、此時翰泉等安能即赦。翰泉素著循聲、又屬同鄉、苟可援手、豈復愛力。實知其勢不可行耳。有信寄翰泉、時可勸令耐心守候、勿遽望賜環也。　五月廿一日、拜客辭行。二十二日、由天津啟程。廿三宿大城、廿四宿任邱、廿五食高陽、入定後抵省寓。

六月初六日、出省。　初九日、抵治所。初十日、接篆視事。　六月廿二日、上曾相書云、違侍後、行抵清江、察看運河淺阻、舟楫不通、遂奉二親舍舟登陸。四月二十一日、行抵天津、寓舍難覓、眷口多病、在津勾留一月。五月二十六日、始至保定。方伯催令赴任、以六月初十日到州受代。數月以來、奔走塵土、行蹤無定。及到任之始、所請幕友未及偕來、幾於一身百役、用是叩違許久、未上一書。伏維福躬萬安、私用跂祝。吾師還鎮江南、紳人豫悅、公私稱意、不問可知。伏望珍衛玉體、稍節勞

勛。高年精力迥異前時、不宜過自勤苦也。直隸司道大員下至州縣言及吾師、無不感激依戀、南來舊人固自應爾。乃至范廉訪、恒都轉、賫觀察、恩太守等、或相從未久、或衆人相遇、與之聚談、如子弟之候問父兄、依依之情、溢於言表、皆若致憾於某別久、不能具悉起居者。下至鄉野老父、亦有問曾侯何在者。吾師在北、無赫赫之名、而去後之思如此、不獨久居門下者聞之欣慰也。承委以翰泉求還事、致命李相、據云津案未久、時有餘波、目前斷無賜環之望。翰泉既係同鄉、又有循績、苟可援手、無不盡力。知其無濟、不可妄爲。曾師辦理此事本未過當、不必時抱歉衷。兆令致書翰泉、屬其少安勿躁。某到保定、親詢翰泉家屬、知戍所尚不甚苦、該處將軍頗以優禮相待、惟風土殊異、懷思中國耳。直隸今年雨水極多、有七十八十老人、皆謂生平未見之水。滹沱、豬龍兩河、泛溢於深州安平、饒陽之交、幾匯爲澤國、而雨勢未止。初登仕版、遽遭災歲、眞屬莫知所措。此州民風敦樸、胥吏無甚黠猾者、紳士無出入請託者。某初到、詞訟稍繁、然民不刁健、判斷尚易、苟非飢歲、

勉竭心力、撫循當不甚難。被灾則貧民極多、無術綏輯矣　十月二十五日、曾公復書云、八月接誦惠書、具聆一一、以外出巡閲、刻無暇晷、裁答稍稽。比審侍閣多祜、新履深州、政祉懋介、身執百務、勞勩倍常、至以爲念。承述所過見聞之狀、曲爲獎飾。自省在畿輔年餘、無一可信幽獨、可質交親、不過循塗守轍、涉筆畫諾。其禮賢一節、豪無實際、而李君更招慢士之譏。最後天津之役、物論沸騰、冒大不韙而僚屬猶殷殷存問、如來書所云者、則以體閣下愛僕之情、爲一體相温之語、聊佐寒喧、豈足爲去思之徵驗耶。翰泉求還、目下斷難設法。迭閲新聞紙内、彼族頗責羅使未能力持府縣抵償之議、李相蓋深知其難、故不復答翰意外之求。閣下既詢翰泉家屬知戍所尚不甚苦、將軍復以優禮相待、即望以書告渠、勸其忍耐、且住、勉效蘇子卿、洪忠宣久居絶域之所爲。若處之過於迫蹙、便覺度日如年、徒增鬱悶、而於事仍無濟、非自全之道也。直隸淫霖爲災、津郡附近各屬幾成澤國、爲近數十年所僅見。荃相截漕十萬、賑濟灾黎、猶難徧及。旋疏請飭江浙兩省各辦

米二萬石、改解折色十萬金。又函商鄙人、於淮鹺內籌捐二十萬金。又謀及江浙官紳、捐棉衣二十餘萬件、當可補救一方、不致終成餓莩。深州向困於水、今年想更浩瀚、難于措手、一省辦賑、則宜多用好官、一州辦賑、則宜多用賢紳。閣下文學淵雅、識解邁倫、更能力矯視事太易之弊。目已察而猶恐未精、心已明而猶恐自是、不泄於邇、不忽於小、則紳富之氣易通、貧民之情易達。苟全無款可籌則已、如省中有餉可撥、本境有銀可捐、則得一錢一粟、必有實惠及民。古來良吏、豈有異術、亦惟心誠求之、臨事不苟而已。官署歲入無多、只有節用之一法。僕平生好講儉字、而署內實失之奢靡、由不能檢察細務、閣下宜以爲鑒。米鹽薄物、事事減損、宅門以內、食者少而用者舒、則不至妄行挪欠。即使一旦因公虧累、亦爲上下所共諒、神明所共鑒、彌縫終有時也。鄙人目光昏霧日甚、無術可以挽回、眩暈疝氣諸症幸未復發、近惟兩足浮腫、步履稍覺不便。內子沈痾就痊、第以兩目無光、右脚比復痿痺、亦生理之極艱。大小兒正月生子、七月驚風殤亡、殊用悒悒。八月十

三日、出省補行大閱、先至揚州、淮、徐、後及鎮、常、蘇、松。十月十五回署、應俗之酬酢、鎮日紛擾、不特久疎文字、即公牘亦多所停閣。足下治公有暇、仍當從事書史、幸無廢學爲要。諸希心照、復頌台祺、不具。國藩頓首。

十一年壬申、公年三十三歲。

元旦②、晨起拜牌謁廟、與同城往還、歸、一親睡起、與兄弟慶賀、三鼓、檢點行篋、初二日啟行。初三日、入定時到省。初四日、司道率屬爲中堂迎壽、吾與三屬送呈壽文、因入賀。初五日、晨起入院署賀壽、因晤幕府諸子。初六日、上司道署、入院、遂至會館一行。初七日、晨起見數客、遂出拜客。歸寓午飯後、再出拜數客、至書肆一遊、夜歸、史光圃來談、三更睡。十三日、遲明就道、行七十里至祁州食。又行五十里、宿於定州東湖村人王培膏家。是晚隨行車失道、不得行李、培膏爲此村紳戶、留宿、出肴進酒、兄弟怡怡、問之則五代不分居、蓋義門也。十四日、晨行五十里至晉州屬小村食。路過無極境内、木道河故瀆淤已久、忽於昨夜發水、蓋凝冰初釋、水勢

騍而疑其爲滹沱決入者，記之俟考。食後行十餘里，改乘馬行百里，夜二鼓歸署，父母皆未就寢。　十八日，巳刻始起，朝二親，旋即午飯，閱公牘，有堂事，晚始退堂。去冬齊灊齋勸我學曾相，每日治事讀書須立有定程，細事不必躬親，留精神以備大用，所言極中余病，惟不親細事，似爲未然。余自知疏闊，不能條理縝密，昨歲曾相書來，亦勸以檢察細務，尚當三復此四言。　二月二十三日，上李相書云：竊聞湘鄉相國竟已薨逝，駴愕無已。子隮云：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某以草茅後進，承曾相招之門下，扶植而裁成之，至六七年之久，私恩亦云至矣。甫別一年，遽成永訣，痛何可言。而又念當今元老，惟師門及曾相兩人，方之周召，不復多讓。今曾相淪亡，吾師以一身任天下之重，前望後顧，無與共濟之人，所處倍難。念及此，又不僅某等區區私感，山頹木壞之悲也。史副將回，具悉師指，即日遣該副將前往致弔，仰見篤念舊義，崇重耆碩之意，曷任忭慰。光浦云：劼剛意求師門一奏，鈞意以飾終之典已極優渥，欲徐俟異日。竊謂當今已無作史之才，雖間世偉

人、一入庸手作傳、便至黯黮無光、以不能得其人精神氣象也。知曾相深者、惟吾師一人。似宜速辦一疏、俾宣付史館、以爲百世實錄。曾相之於胡文忠、亦是意也。至如乞恩錄後、不足爲曾相重輕、固亦可急可緩。栗誠無論如何施恩、總以勿賞科第爲賞、此曾相意也。　十一月十八日、上李相云、本年水災過廣、師門辦理賑務、殫極心力、非獨惠養脊黔、所以爲國家培植元氣者至深且遠、聽於下風、曷任舞蹈。畿甸今歲盜賊較往年爲少、蓋窮民相率就賑、不復生心劫奪、已有明效。深冀一帶、有史副將練軍、搜捕積賊極爲出力。入冬來、某親諭各村輪流支更、一家被賊、合村齊起。務令各村自保本村、近尙安謐無事。此州舊俗、一村有鄉長一人、有月頭十二人、月頭率係殷富之家、分領人戶、有條不紊、得保甲遺意、此善制也。州境義學凡二百餘座、皆乾嘉時所置、從前規制極善、近則百弊叢生、有豪民侵佔學租、移作他用者。有劣師識字有限、每歲把持者、有移坵換畝、匿多爲少者、有捏造師生、指無爲有者。某擬稍加整頓、擇其地畝較多者、留之、其地畝少者、則數

處歸併一處、務令足給膏火、用書院考取之寒士爲之師。其廢壞難復者、即將學租查歸書院。義學散無統紀、不如書院之易於查察、凡子弟眞欲讀書、未有送入義學者、書院則經費稍裕、必可造就人才、故私意區畫如此。惟此舉爲奸民所不利、不無怨謗耳。滹沱正流由深澤入安平、其枝流由束鹿入深州、本年改向南趨、係在束鹿境內。現在未刷河槽、應俟明年、方識水勢定向。　又書云、接奉鈞函、荷蒙訓廸、幷以州境被水、垂注拳拳。忝竊一官、分應蒿心民瘼、乃以牒報稽遲、上煩清問、惶悚莫名。此州歷來受滹沱潰決之患、前此河水南趨、州南各村被害甚劇。同治七年、河忽北徙、分爲二支、一支北入安平、一支東入饒陽、皆由深州經過、本年淫雨爲災、兩支之外、另闢一口、故被水村莊較上年尤廣。某查閱境內河道、皆淺狹如溝、不能容納全河之水。水長即漫入平地、一望黏天、水退而地復發鹼、不生禾稼。急應開濬寬深、使容正溜。至今年新決之口、自束鹿入境、幷未刷成河槽、游衍氾濫、毫無歸宿、急宜堵塞決口、以遏橫流。惟核計工程、所費甚鉅、民力斷不

能支、將來如議有把握、再行請款興修寓工於賑。惟治水之法、必先自下游興工、州縣各有分地、不能越俎。聞目下天津迤南王家口一帶、匯爲大湖、諸河受病、皆由於此、尾閭不暢、患及腹心、勢所必至。師門多有異域材伎之士、可否委派通習算法熟於測量者、前往查勘、先籌去路。幷即周歷全河、逐處測量高下、就現在河身、用西洋治河之法、隨宜疏濬、當冀安瀾。近年議治滹沱、每欲從上游逆挽、使南歸故道。此不識水性、不測地形之過。若使河流順軌、在北何異在南。若令四出橫流、故道何殊新道。吾師奏留南漕賑濟災民、若用之濬河之民、使各開河築堤、計無不踴躍從事、似屬工賑兼資、一舉兩得。芻蕘之見、不識可採否。奉到聯捕章程、具見各上官留心捕務、惟分報四鄰、傳遍通省、一處遇劫、通省警擾、驛馬郵夫、晝夜不停、疲敝難支、於事實無濟。散報與拏賊自是兩事、失案而不散報、散報而不拏賊、皆無憑考察。拏賊之法、全憑購線、不在散報。近來盜賊之多、由定例處分過嚴、使人諱盜不報、因得盜而不能治。今宜稍寬例限、使得各治境內之盜、內盜既

除、外盜自不能入、似不必多立條教也。　日記、十二月二十日、史光圃來談、與約至武邑境內訪唐碑。二十一日晨起、與史光圃攜騎十餘步兵五十人至武邑孫家村。碑爲唐儀鳳四年武邑人馬君起造石浮圖記、咸豐五年新出於水、閱今且二十年矣、無過問者。余令軍士運歸深州孔廟。孫家村與州接境、唐時已屬武邑矣。其旁尚有殘石十餘片、無字。二十二日、軍人將石至與肫甫同至孔廟、相度安置、遂移存東廂孝子廟中、余所置樂器亦在此。深州風土記金石門云、右浮圖爲石室而居象其中、記文在其右壁浮圖旁。有村今猶名馬官屯、隸武邑。北行五里、爲深州之三龍家。同治十一年、知州吳某與保定練軍營官副將史濟源移置深州學宮。後十年、某爲冀州、武邑人詣州、乞還浮圖於武邑、深州不予也。記文完好、字畫尤絕精、海內傳寶之。

是年、整頓文廟樂舞、呈報公牘云、竊考州縣各立孔廟、始於有唐貞觀三年。自後千有餘載、籩豆之加、佾舞之數、每代增益、備用天子之儀。逮乎我朝、尊崇尤至。學政全書內載、文廟祭祀、不許沿用民間俗樂、凡樂器有未製備者、准地方官動項成造、揀選通曉音律嫺於佾舞之人、召募生童專習、以供丁祭等語。蓋以孔子爲萬世禮樂之宗、非可以綿絕之儀、苟且將

事、所以崇秩祀而隆文治也。深州近在郊畿、孔廟樂舞闕焉未備、每遇春秋丁祭、祀事簡率、俄頃而退。登降拜跪官吏不能習其儀、節麾羽籥、士民不能識其器。其庠序生員無事可執、遂無一入廟之人。卑職心竊病之、自仲春釋奠之後、即議脩復樂舞。查畿南州郡、惟定州廟學自道光季年前知州寶琳脩復樂舞、至今未墜、因招延定州樂舞工以爲之師、募人肄習、名曰肄禮局。卑職仍率同僚佐日日考驗、未及一月、歌舞聲容已纔得定州之術。其鳳簫、琴瑟、塤箎等樂則定州皆已失傳、無從訪問。往年嘗見瀏陽老儒邱之稑所著律音彙考、丁祭禮樂備考二書、乃緞紬御製律呂正義及聖門禮樂統、類附以心得、證以實用、纂述成書者。其餘律呂聲字、貫串今古制度、尺寸累黍不失、左圖右説、實事求是、號稱精審。南方孔廟禮樂首推瀏陽、皆邱君倡之。往年曾文正公克復安慶、金陵、由瀏陽招致邱君生徒二人、有意脩復禮樂、其後迄未果行。卑職既獲見邱氏之書、又嘗與其徒遊處、習聞緒論、得其涯略。蓋鳳簫二十四管、爲諸樂之綱領、律呂之大全。鳳簫之制不

定、則諸器失度、而制器之法、必以周尺爲準。昔朱子門人潘仲善從會稽司馬侍郎家求得周尺邱氏圖之於其書中。卑職嘗從獨山舉人莫友芝所得古尺數等、以校邱氏之圖則周尺長短不合。然制器之合乎中聲、則以邱氏之尺爲定。州治有生員王家範嫺習今樂、兼通勾股、因令其召募良工、截竹爲籥、分別律呂、先製鳳簫、其諸管長短分寸、悉依邱氏之圖。既成而吹之、宮商非協。由是壎箎諸器皆依圖製造、音節高下、無不和諧。至如琴瑟之音、則邱氏皆就孔廟樂章著之爲譜。王家範略明指法、令其按譜操縵、教習生童。以上數者、皆定州無傳、考校而得者。諸生肄習、又逾一月之久、然後衆樂粗備、差可觀聽。計自四月開局、至七月竣事、中間購造樂器、給發火食、由卑職自行捐備。其聽斷詞訟遇有贓罰、亦間以充入、共用京錢一千九百四十一串。肄成之後、八月丁祭、四鄉州縣耆儒老生爭集廟門、扶杖觀禮、皆若以爲異數。惟查向例、考取佾生應以文理爲憑、亦無一定員額、此次肄習樂舞、係專校論音容鼓吹、雖或文理未優、但令性近樂律、亦皆取以入

選。所有選募之八十八人、應請一律作爲佾生、並請照例優免本身地三十畝。謹將各生姓名及購造諸器開單呈請查核。其禮生四人專肄丁祭儀節、可否咨請賞給鴻臚寺叙班職銜之處、伏候鈞裁。此次肄習既成、仍責令每人轉教二人、於明春丁祭、率同到學、由卑職考驗、酌選三十二人、作爲額外佾生、每人優免十五畝、並令入廟執事、以期嫺熟。倘佾生有事故出缺、即令額外之人挨次補充。每補一人、額外即添募一人、以後額內八十八人、額外三十二人、請即作爲定額。如此釐定章程、庶冀歷久不廢。是否有當、仰乞批示遵行。

十二年癸酉、　公年三十四歲。

日記：癸酉正月元旦、犁明拜牌謁廟、遂與同官團拜。入隨二親祀先、遂與兄弟家人上二親壽、出賀親朋、老父亦出徧賀親朋、脚軟、余與家僕扶掖而往、五弟扶掖而還。（案：五弟即諱甫。）微窺慈旨、頗以不似去年之健爲憾。　正月、與李采臣廉訪書云：某承乏深州、毫無績效、外慚知己、內負生平。到官兩載、幷遇河溢成災、流冗塞塗、撫

殺無術。夏間捐置孔廟樂器、召募佾生、設局肄習。其琴瑟、損箎、排簫等器、近世漸已失傳、稽之載籍、得其遺法、并可鼓吹。肄成之後、共用八十八人、請一律作爲佾生。及學使按臨、執乾隆舊例、謂止可用四十人、嫌婬處用人過多、堅執不許。不知所謂四十人者、乃當時六佾之數、外備四人更替耳、歌工樂工、固皆不在此數也。折腰爲士、行止不得自由、令人生拂衣江湖之想。案、深州風土記敍此事云、學使者、侍郎夏公同善、以此員額多、非故事、持之、稟總部。部是州所請、其議始定。又云、此所謂緣飾吏事者也、議即定、北於教育之義、庸有當乎。及某所去官、選募不由伎能、數年之間、而樂舞曠廢。又案先生治深、職蹟不詳、賀松坡所作行狀云、初治深、布政使錢敏肅公令復義倉穀役、州縣趨爲之、先生爲言其弊、以爲擾民、獨置不復。州舊有義學二百四十餘頃、其學田、豪民據有之、前知州多注意於此、屢變其法、而弊不除。先生曰、上務其名、民私其利、不責實之過也。乃歷義學、沒入其田千四百餘畝、歸之書院、又爲書院追民借二十年逋負五千、令厚給師生、廣購書籍、而書院以興。道光初、議均徭役、知州張杰以爲宜用攤丁法、均之田畝、乃三分所轄村、而吏取之。同治十二年、調東陵、吏以故事白先生。曰、均徭於畝、張杰之議善矣。村戶改變不常、而班分而更取、仍以故籍爲率、猶之不均也。於是核境內之田畝、依倣糧冊、而一均之、而均徭之法、遂簡易而無弊、卒爲永式焉。在深、代游公智開、在冀、代李公秉衡、皆世所稱廉能吏也、而今稱道先生所爲者不容口、於二公之治、顧忽焉若忘、以先生所施皆實政也。姚永樸所爲行狀曰、乾隆時、方恪敏公爲總督、下教建立義倉、世傳最精發倉廒是也。方公奏倉儲竣、同治十年、錢敏肅公爲布政使、復修方公倉制。先生在

深州獨進曰、不可復也、又且擾民。公曰、何謂也。先生曰、方公當國家全盛、上下交足、名器尚重、故給七品以次即令納粟。今富人亡慮皆四五品矣、安肯為勸。其積也、必實斂、甚者威之、其饑也、實之倉正耗減、取償焉、其散而復斂也、數年之不還。若忽不足、必勾攝而敲撲之。故曰不可復也、又且擾民。於是深州獨止不復。深州故有賢牧張杰、括境內廢廟田、得五千四百四十餘畝、增立義學至二百四十五區、然久之遂為豪民私侵、而學廢。先生以為學數在四境、僅維編知、又無良師長垂之、名為村村有學、實乃連數村無識字之民。於是言于上官、請撥學府者、沒人其田於寺院、以給師生、買經史圖籍、恣高材者覽觀、生徒問業、四面而至。其於貧也亦然。又聘王樹枏、賀濤、范當世為之師、三人者、文學皆天下選也。然先生去深、豪民侵田者聞、入京師、交通御史、劾奏先生破壞義學、下總督逮治、賴復給還。而兩州之士、自此彬彬焉文學、其尤著者、南宮李剛己、武邑進士吳鏜、冀人趙衡、凡十餘人、為畿輔冠云。案王、范二君、皆先生到冀州後延聘學師以開文教者、賀君則先生官深州時所得士、後主冀州講席十餘年。深、冀文化、賀君提倡之力尤多。先生在天津、得嚴範孫侍郎。在深州、得賀松坡兄弟及閻鶴泉太史、志廉、學行皆天下選。在冀則李剛已、吳鏜二君最著。剛已死矣、詩曰、吾士荒涼故蜀同、初開榛莽自文翁。廿年文學成通衆、三輔英豪盡下風。顧我其成郡尾驥、見君遂使馬羣空。閉門向草凌雲賦、未信詩書可救窮。此詩能得先生造士大略、一時學子多誦之。

二月、從李相謁陵。日記、二月十六日、檢料書籍、飯後始就車。是日行四十里、宿戯村。二十日、至天津。合肥相國已啟節。二十二日、黎明、謁合肥公於行次。昨夜人馬既疲、市中無草可以餵馬、緣民家恐馬兵紛紛強索也。既送合肥公登車、始遣



逆旅主人買草秣馬，并令僕從晨餐，久乃就道。至通州，已過午矣，直隸之從役謁陵者皆在焉。合肥公談及謁陵之役，輾嚬蹙唯恐不得一當。又言日內温大學叢默計職分內事以備召對也。事君之禮勤謹如此，絶不以功臣自待，此可爲法。二十三日，晨起送合肥公出門，而公已行，遂返寓。以不從合肥公入都，公命隨方伯稽查橋道，明日將行故也。二十四日，隨方伯查道。是日，宿燕郊，有行宫，以日暮未遊，謁方伯，請令地面官爲辦道官照料僱夫，以客官僱夫其價十倍，而行幸在即，道尚多水，非添夫役不能集事，而夫價過貴，則承辦者決不肯添故也。方伯未見許。又聞蓟州城外道尤滲水，請方伯先發委員督修，許之。廿七日，晨行二十三里，至桃花寺行宫。寺僧引入禪房小坐，旋至行宫内縱觀宫室之富麗、泉石之幽閒，及歷聖御筆之題詠。再行十七里，至馬神店，食後隨方伯至朱華山端慧太子園寢，過嶺至隆福寺，國朝所勅建也。旋與劉綸軒世恩同遊行宫，導者先引至皇后行宫，從東宫入至中宫，登樓小憩。導者云：此聖上召見羣臣之所也。至後闈，

有翼然亭、歷聖題詠、謂仿歐公醉翁亭之制。又西有一亭、云後宮納涼之所、其下即太后宮。由皇上行宮西來、有一門、曰問安門。太后之宮制度略如后宮、本年西太后居此。是日、晤何遵化、聞方伯將入陵閣。廿八日、聞方伯不入陵閣、擬即返旆而西。余與何遵化同謁、遂請往視陵內道路、許之、遂行。至石門驛、入東便門、至萬年吉地、一遊、蓋兩太后壽藏也。西行至定陵、見寢殿之閎敞、階墀神道之潔鮮、為諸陵之冠。其前朝天台山、其後坐山甚厚、山勢東趨、陵乃西向、其西起一峯、當陵旁峯外則河水也。陵東障沙稍短、培而廣之、欲與西稱。由定陵東行四里、為裕陵、裕陵前有盤龍松數株、中一株高僅丈餘、枝葉橫被數畝、望之尤奇特。其後坐山極正、東障極固、樹木茂盛、仰不見日。由裕陵東行三里、則為孝陵、陵前兩沙如鉗、後倚一山曰祥瑞山、山氣圓足、不缺不倚、由陵前來者、行近陵矣、尚不見陵所在、藏峰聚氣、諸峰環繞。前行里許、有一案、圓滿端正、適當陵南。又數里、正朝金星山、景陵在東、裕陵、定陵在西。此陵氣勢雄尊、真帝王葬地矣。由孝陵東行三里為景

陵、景陵後山及左右之山皆稱作氣葱鬱、與裕陵皆正對金星山、作遠案云。至景陵、日已薄暮、不能久留。倘有孝東陵、在孝陵東、景陵西、又大紅門之外有昭西陵、皆不獲往。自陵出道上、望見昭西陵、略得形勢而已。遶牆五陵、而昭西陵獨在牆外、不解其故。出牆由昭西陵之東、繞金星山下西南行、出興隆口、乃諸陵水口也。河涸而山口當金星山西面、傍山足有淵、清澈深數丈、冬夏不涸、居人謂水中時有神氣云。出興隆口五里、還至石門驛、晚食。夜行二十五里、還馬神店。是日、方伯竟未果行。

三月初一日、爲大人生辰、僕僕道路、不獲稱觴上壽、并不獲叩頭遥祝、罪戾無窮。初二日、犁明就道、行四十里、食於通州北關、復行四十里、至都下、舍於粱奎店。初三日、謁合肥公、立談數語、遂出。飯後遊廠肆、至暮始歸。初四日、晨起再入廠肆、巳刻始歸。飯後遂理裝就道、日晡抵定福莊、謁合肥公、畧問召對事。晚出謁方伯歸。是夜三更就道、以明日鑾輿早出、大吏須接駕再行、吾輩則乘夜先往、以避擁擠也。

三月十四日、育泉公逝世。育泉公生於嘉慶十五年庚午三月初一日、享年六十四歲。　三月二十二日、上李相書云、初五日燕郊拜違、初八日返深家、嚴病已危篤。下州荒僻、醫藥兩不就手、竟於十四日申刻奄弃諸孤。此由某罪惡盈貫、上闕所天、摧肝裂心、百身莫贖。丁憂稟牘計已上達鈞覽、目下殯斂成服、草草辦畢、專俟新任受代、即當扶喪侍母南還營葬。惟兩年承乏深州、荷吾師逾格優容、毫無報稱。所可告慰者、未肯朘削災黎以飽私橐、全家數十口、絕無負郭之田、服官以後、未嘗增置一金之產。此次南旋資斧、現尚一籌莫展、迢迢數千里、無計謀歸。曾經入官受祿、告貸又復無路、若全家留滯北方、父喪不能歸葬、此則斷斷不忍。賦命窮薄、遭此閔凶、反復思維、智盡能索、上負知愛之恩、銜哀叩謝、草土昏亂、他無可言。　九月十五日、辭蘇撫張中丞樹聲之聘。略云、昨由劉俊卿觀察遣使賚送惠書、諭悉愛注懃拳、相厚之意、無有紀極。六月江行、荷蒙派撥輪船、老母免受風濤之恐、感紉次骨。來教諭以蘇省情形、謙冲過度、仰見大君子勵精圖治、不自滿

假之盛懷。朝廷眷顧南服、倚畀我公、良以財賦要區、表裏江海、非得老成碩望、有文武威風如執事者、不足繼軌曾、李、鎮撫華夏。執事精心密運、日昃不遑、吏道烝烝、元氣甦復、文通武達、恢恢有餘。仍復謙懷下問、雖以至愚極陋如某等、亦且不鄙在遠、思欲網羅門下、令獻其坏土、裨益泰山、若惟恐其不至。某何人、曷克承茲矜寵。往時辱荷曾文正之知、謬參油幕、其實於世事多不通曉。文正之意、不過謂孺子可教而已。執事若採虛聲、强令厠居幕下、大愚才智譾劣、上負知己之求、加以斬焉衰絰、分應祇奉几筵。昔范希文居喪教授、尚爲賢哲所譏、況乃參謀帷幄、無論世人謗訕、方寸亦實不安。惟三年薄宦、不名一錢、老母就養、無以爲養、不能不奔走衣食、亦勢之無可如何。小祥之後、仍須出營甘旨。目前營葬一節、迄未就緒、鄉里絕少葬師、買山亦無貲斧、奉安兆域、未卜何時。塵俗糾紛、未能即赴寵召、尚希曲諒鄙衷。一俟窀穸有期、定即趨赴鈴轅、稍伸謝悃。　九月十六日答汪穀山觀察辭河南之聘云、手示誦悉。前在北時、曾擬三年讀禮、不肯奔走衣食、此意

已爲合肥所知。既不留滯北方、亦決不薄遊梁宋。惟罷官以後、不名一錢、朝夕饘粥無以自給、不能不思長計、來年恐當求人耳。　十月三日、答黎蓴齋云、勉林來信言閣下致渠書云、至甫竟入火坑。諒哉、如吾蓴齋者、可謂知我矣。薄宦北土、往返資斧已破數千金。所尤抱痛者、牽率先子、羈魂異鄉、瞻望松楸、此恨何極。日來欲卜兆域、而不知其方、精此術者亦未獲一遇。禍福不足論、吾先君體魄豈可奉入蟻泉之區邪。歸家後四壁蕭然、方憂飢寒之不暇、亦以此自慰、內可以令先子瞑目九京、外可以無愧於曾相。然衣食之謀、究竟不可置之度外、斬焉衰絰、將恃何術以爲生耶。　十一月二十九日、答李少郁云、弟接齊瀞翁來信、傳述李相之言、招弟入幕。先子尚未安葬、不能遠離。自七月以來、江蘇張振帥三次函請、義難推謝。前於瀞齋信函未到之時、敝處復書振帥、已許以小祥之後當即赴招、則明歲恐難到北。將來窀穸事畢、定即投奔李相、以報知己耳。　十二月二十三日、發李相云、奉到冬月望日賜諭、猥承垂注、感激涕零。某前稟請發、迭接振軒三函見



抑情誼懇至。復書許以期月之後、出而相從。賜諭飭令北行侍教門下、既以稍酬知遇、亦可藉秉鈞誨、於化於學、均冀進際、私計可謂至便。雖堅辭振帥、渠亦不得以成約在前、便相鄙薄、惟先君葬地未得、不敢棄喪遠行、擬於來春竭力營求。倘能早卜宅兆、大事告竣、即當趨謁馬前、敬效奔走。若一時猝難就緒、則擬暫在南方棲遲、便於往來求索、庶親棺不至久停。某此後功名學識、一奉函丈為依歸、趨侍日長、祗以親喪自誤、伺候稽時、悚皇何極。

十三年甲戌、公年二十五歲。

日記、五月初六日、辭母兄、攜五弟啟程、沿途稽留。三十日、抵蘇州、中丞張振軒館我於深淨軒、軒為宋牧仲撫吳時所修葺者、有園、有池、有荷、有竹、有樹、有石、據使院之勝境。六月初一日、與幕下諸君往還、檢點書籍、與椒岑鑑亭縱談竟日、未及部署他事。初二日、五弟入市、薄晚乃歸。晨讀韓文、與椒岑一談。午枕方酣、有驚覺者、見新聞紙刻載軍機密寄諭旨、及沈幼丹星使密疏、此極可怪異者。案、中閣官

府所謂絕密、外人無不偵知。此時新聞紙方始刊行、其伎能固已如此。　二十六日、到蘇州近一月、未定程課、每日遊談時多于藏籍泛覽而已。　九月初五日、見都下某官與某中丞書、言停罷園工之事云、七月十八日、政府親臣聞大內將于二十日園中演戲、十餘人聯銜陳疏、復慮閱之不盡、乃先請召見、不許、再三而後可。疏上、閱未數行、便云我停工何如、爾等尚可曉舌。恭邸云臣等所奏尚多、不止停工一事、請容臣宣誦。遂將摺中所陳逐條讀講、反復指陳。上大怒曰、此位讓爾何如。文相伏地一慟、喘急幾絕、乃命先行扶出。醇邸繼復泣諫、至微行一條、堅問何從傳聞、醇邸指實時地、乃怫然語塞。傳旨停工。至二十七日、召見醇邸、適赴南苑驗礮、遂召恭邸、復詢微行一事、聞自何人。恭邸以臣子載澂對、故遷怒恭邸、並罪載澂也。又某樞直言二十七日原旨中有跋扈弄權、欺朕年幼、著革去一切差使、降爲庶人、交宗人府嚴行管束等語。文相接旨、即陳片奏、將硃諭繳回、奉旨著不准行、復奏請暫閣一日。明日、臣等有面奏要件、比入犯顏力爭、故諭中有加恩改爲字樣。逾日、復草革醇王諭、不

知何人馳怨、忽傳旨召見王大臣下及閣學。時已過午、九卿皆已退直、惟御前及翁傅直入弘德殿。見兩宮垂涕於上、皇上長跪于下、謂十年以來、無恭邸何以有今日。皇帝少未更事、昨諭著即撤銷云云。案、此下日記、尺牘並闕。

光緒元年乙亥、　公年三十六歲。

七月十四日、公妣馬太淑人卒。案、馬太淑人與育泉公同年、十月十六日生、享年六十六歲。

光緒二年丙子、　公年三十七歲。

五月、由里中北上、至天津、入李相幕府。　日記、五月二十日、將北遊、哭告于先淑人之靈。別兄弟、挾書册自家首路、朓甫、熙甫皆病不能行、詒甫送余十許里、不忍別。道人還取馬、追余等而溆之。馬未至、因兄弟步行又十許里、恣觀衆山之可爲宅兆者、因以寫其離思、日且暮、同宿於李氏祠堂。二十一日、晨抵于官埠之市、見縣丞某氏。飯畢、仍出游、至於抱龍山下、還、遇雨不能行、遂宿市上。二十二日、雨仍未止、再宿焉。二十三日、晨食後小霽、遂行、詒甫送余、佇立於山澗之濱、久而不去、

至不相見乃已。　是日、抵天峯葊。葊爲吾族人曰君友者、當明之季世、捨宅而創爲之。其後張相國家以爲其祖墓之前湖得是山而爲之束也、絕重此葊、有綽楔。後葊燬、老尼新之。前縣令史丙榮、吾宗綱齋先生及先君子、皆有文字記其事。今居是葊者曰泰山、老尼之外孫、余宗人也。年七十餘矣、而皃淸朖、肌理潤澤、與余輩年三四十人相若、而視余尤加少焉、蓋勞佚動靜進止之豐悴于人也甚矣。泰山敬服先君子、聞余讀書取科第、屢欲見之、而余奔走宦學、餘十年迄未相過。今年扶杖來余家、訪余不值、聞吾弟善讀書、固請見之。泰山瞽者、目不能視也、則手摩撫吾弟、自頂及肩、下執其捥而笑。及余至其居、則又執余手而笑、且曰：吾子年少得科第、遊于當世大人公卿間、此鄉人所稱、而吾以爲不足貴、要當益勵行治、不忝先大夫、乃爲難耳。余聞而悚然、踧踖若芒刺負於背也。是日、談至夜闌、所言多可以警余者。其葊自咸豐時爲賊所焚、今爲屋二重、棟宇殊壯、諸佛像皆雄偉、皆泰山所募建者。其徒服習其教、事佛甚謹、豬魚鴨雞屏不入厨、有不食號者。其

山有怪石卓立雲表，端平而銳上，如豐碑，高且千尋，其下數石疊承之若趺。其旁有方石，大逾屋，蓬覷之若印，其他傾欹側立之狀，行其側，慄慄若且墜厭者。是其怪奇傑特之氣，宜有畏人生其間，泰山殆是耶。　二十四日，自天峯奔渡水循花山而東，折而南，登山之巔，訪所謂中山寺者，遇雨而行不止，下山食于民家，行二十里，宿于王氏。王氏有二子，嘗欲從予出遊者，余至，執禮殊恭。二十五日，至安慶，由下車而大雨至。先是，途間已數遇小雨，至此雨甚，連日夜不止。在安慶且十日，人事卒卒少佳趣。閏月朔日，當家奠，而余居旅舍，念兄弟上食告哀，痛何可言。有自家來者，言吾出門時，兄甚感別，越日舊疾復作，及詁甫歸，則兄病正劇也。四五日後，乃稍稍復平。吾兄病三年矣，里無良醫，久不脫體，深以爲念。　初六日，與方俊民同行，夜附輪船。初七日，抵金陵，下船訪吴小軒軍門，聞其在江西，渡江抵營詢之，則在烏龍山，復南渡，宿于江干旅舍。初八日，棹舟至烏龍山，留宿營中，觀其所作砲台，其牆堅厚，而置砲之口不甚靈便。余疑其置砲太密，臨敵施放，必自相

振撼、砲子交織於前、烟燄漲天、不能見敵船、而反爲敵所乘也。初九日、自烏龍山還棹、抵下關、宿長龍船中。初十日、抵水西門、在金陵留七日、讀張廉卿近著文、覩前翁奇留鳳池書院、與之盤桓連日、臨別尚依依也。　十八日、自金陵開行、將至六合、存李佛生宿瓜步。十九日、至城下、見佛生、留一日。佛生權六合稅、新被劾罷、乃無鬱鬱意。然柳子厚云、長歌之悲甚於痛哭、佛生銳意功名、今能自矯鎮如此、則南來數年閉門讀書之力也。二十一日、自六合開行、未出內河而暮、遂宿焉。二十二日、抵揚州、俊民入市、得書數種、皆精好、余甚妒之。二十三日、俊民告余、昨見胡刻通鑑甚佳、子范購之。蓋余欲分俊民書、俊民靳不與、故以是言釋爭、余從其言、遂購之。案、俊民即方守彝倫叔、存之之子、俊民其初字也。　是日、仍宿揚州郭外。二十四日、抵高郵、弔董策三。蓋董封翁以去年謝世、而余頃過金陵始知之。策三在蘇州、不值、見其弟捷三、及其長子坿蘇。案、文集有董君墓銘、即策三請作。　二十五日、抵寶應、見張振軒中丞。二十六日、中丞留飯、爲余言丁雨生與李子和事、多可笑者。持沈制軍覆奏左相借洋債

千萬兩疏議、案、公手稿如此、持下疑脫示字。持論甚正、而歸宿無甚把握、宜左相之駁議也。左奏未見、殊以爲憾。中丞又言、見邸鈔、李相奏深州義學事、余在深二年、姚無績狀、惟查義學之廢者、併其產于書院、酌定章程、稍有裨益。到任時書院歲入三千餘串、卸任時乃六千餘串。李相批答、令將余所定章程刊入志書。不意三年之內、遂有遷變、蓋州縣前後更易人各一心、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此老子所以謂萬物爲芻狗也。是日、行抵平橋。二十七日、抵清江。 自閏月二十七日抵清江、盤桓三日。六月朔、由清江買舟、泝運河西上。十三日、抵濟寧、改登陸路、行五日至濟南康之寓舍、小住月餘。案、康之、公從兄、集中有墓表。七月二十四日、由濟南啟程、行三日至德州、留從人于德、單騎訪存之于棗強。八月初七日、至天津。十一日、入幕。

三年丁丑、 公年三十八歲。

因穆宗升祔典禮、作祔祧議、升祔雜考。議見文集、雜考見日記。

四年戊寅 公年三十九歲

五年己卯，公年四十歲。

公自戊寅年家居營葬，一年未出，至是事畢，攜眷北上。三月十七日，行抵山東禹城縣，從兄康之官所，留眷屬於禹城。閏月初六日，至德州③。五月，赴部驗放。七月八日，子閏生生於禹城。九月，署天津府知府。案此兩年中日記、尺牘并佚，以前後事推測之，行蹤大略如此。

六年庚辰，公年四十一歲。

二月，卸天津府事。三月十一日，兄肫甫卒。肫甫生道光十四年甲午，卒年四十七歲。二月十五日，與兄弟書云：花朝接陳二來信，內稱吾兄病勢甚重，令五弟回家，一行當擬將五弟留在北方，弟自遄返，逾一刻許，又接汝維送來七弟親書手跡，據云病勢十退八九，醫謂萬無一失，因又商定不歸，惟覗我兄病日痊除，方可免外間懸念。此病自係外感，誤作內傷，妄下補劑，遂致加重。湯陳二公所用之劑，是否對症，至爲懸懸。倘請七弟寄信稍勤，是爲至要。頃于二月初三日交卸天津篆務，是日曾作書寄銀二百八十餘兩，不識何時收到。兹二兄如此大病，謹再措寄二百兩，暫敷調

攝之用。交卸後補署略無消息、殊中空空。　三月、與熙甫弟書云、前因吾弟止勿南旋、誰料竟與伯兄永隔幽明、傷何如之。伯兄以窮愁抑鬱不得志、賫恨而死、諸弟皆多隱憾、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矣。二親殂謝、獨恃兄弟無故、尙有生人之趣。今伯兄遽棄諸弟、吾等將若之何。弟係病軀、千萬自保、勿過傷爲屬。兄意伯兄如此、吾三人不宜南北分隔、父母支下不能不全行出來。弟知吾意、可料理出門計、吾與五弟或同歸、或一人歸、均難在家久居、故先以見告。來書字跡手戰不成筆畫、病耶傷耶。　五月十三日、與兩弟書云、七弟謂家中不能無人、全眷不宜遽出。此乃爲兄規畫長算、出於愛兄之至誠、兄言不能綏者、亦全爲七弟不宜勞累、不欲久離而設。吾性愛讀書、於官不相宜、每念李、杜窮困而能辭榮、今人則姚、梅諸公亦能之、高山景行、不可及也。官直隸者、前有趙惠父、近日聞方存之亦已辭官、吾甚羨之。而我方移家北來、此豈吾心所安者、徒以事勢實偪處此耳、念之悵然。

十一月、代劉銘傳中丞艸請建鐵路疏。原文在日記中。係防護案、當時國論錮蔽異甚、一切新政大計無敢倡言之者、

公獨與劉中丞奏抒此議。上詔付李鴻章詳復。學士張家驤首倡駁議、有三大弊。侍講張楷疏陳九不利、御史洪良品疏陳五害、都察院合疏爭之。李慈銘亦謂開千古之未有、法四夷之不經、患其於我驛遞、禍烈於夷城池云云。一時士習之愚可見。附記於此、足知開化之難也。

七年辛巳、公年四十二歲。

三月、補冀州。閏七月初十日、赴冀州任。　十七日、與王晉卿書云、鄙抄尚書、實以史記爲主、史公所無、乃采後賢之說。竊謂古經簡奧、一由故訓難通、一由文章難解。馬鄭諸儒通訓詁、不通文章、故往往迂僻可笑。若後之文士不通訓詁、則又望文生訓、有似韓子所譏郢書燕說者。較是二者、其失維鈞。若漢之相如子雲、文章極盛、小學尤精、蓋於諸經無不淹貫、惜凡將訓纂諸製、後人不得見耳。子長文字與六經同風、又親問故于孔氏、蓋不徒習傳師說、兼有默討冥會、獨得於古人者。惜不得此才解說全經、其采摭尚書、但自成其一家之言、故不能多載、然則其偶有解釋、其可寶貴、豈復尋常。自漢以來、經生家能通文章者、獨毛公一人、其說經獨多得言外之義。其釋采芑云、陳其盛美、斯劣矣。此文家之微言也。他說經者不

解此義矣。文事之精者、不欲以經生自處、所謂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也。唐宋文人於六經能抉摘隱奧矣、其所短則古訓失也。朱子於理學家獨爲知文、其說得失參半、又其文事未深、故古人微妙深遠之文、多以後世文字釋之、往往不恢人意。我朝儒者鄙棄其說、一以漢人爲歸、可謂閎偉矣。唯意見用事、於漢則委曲彌縫、於宋則吹毛求疵。又其甚者、據賈、馬、許、鄭而上譏遷史、蒙竊未之敢信。凡鄙意之於尚書、其說如此。又漢人最重家法、當時老師宿儒各有承授、後生篤守、不遷於異說、是其長也。然豪傑之士如叔重、康成、則皆欲包有衆長、不能墨守一先生之說。今世後學、實無專師、古書具在、乃不能觀其會通、而斤斤於漢儒之家法、此非子駿所謂專己守殘而妒道眞者耶。尊論不知訓詁不能得義理、其說精矣、至不欲離訓詁與義理爲二、則本亭林之論、於鄙心尚有未安。乾嘉以來、訓詁大明、至以之說經、則往往泥於最古之詁、而忘於此經文勢不能合也。然則訓詁雖通、於文章尚不能得、又況周情孔思耶。故鄙意於學、謂義理、文章、訓詁、雖一源而

分三端、兼之則爲極至之詣。孔、孟以後、不見其人、自餘則皆各得偏長。如謂訓詁與義理不可離、則漢之儒者人人孔孟矣、恐未然也。尚書說中鄙言、多係一室之見、所示各條、皆極精當、容再細讀。日來初到官、塵冗不及一一。案、此篇文與尺牘中皆失載、近始自晉卿後人鈔得、具錄於此。　二十五日、上李相書云、某自七月二十八日上船、此月初五日行抵鄭口、以道路泥濘、車馬難覓、初八日始至州城、初十日、接印視事。連日訪詢李守地方情形、承蒙傾懷見告、大約地瘠民貧、盜賊出沒、梟鹽遍野、李守頌聲載途、尤以治盜威名爲最。某吏材寡薄、承乏其後、大懼不能繼踵、有玷門牆、惟有竭盡思慮、振刷精神、以期減免尤悔。來時經歷道路、及接事後因事下鄉、所見禾稼、尚稱中稔。至私鹽充斥、實亦了無善策、平毀鹽池、既屬勢所不能、化私爲公、亦屬窒礙。李守在此、寬小販而嚴禁大夥、最爲得法、某亦擬恪守蕭規。李守所用建勇調察巡邏、甚爲得力、某現與商留數人、擬試行仿辦。但趙廣漢鉤距之術、他人不能仿效、倘用之不善、其弊滋多。將來隨時察看、若無甚益處、仍即隨時遣散、免致蠹

虎不成。所幸楊西園所派哨勇隊伍精整、該哨官夏殿邦老於行伍、約束嚴明。目前南宮、新河、衡水各該縣令、均辦道差、州屬守土之官、出境者居其大半、地面尤爲吃重。現與該哨官議定、分隊住紮巡防、隨時策應。惟該哨兵力過單、地段過遠、饒陽、安平已由楊西園另檄他哨就近巡緝、似可無虞疏懈。南宮南與臨清接界、棗強東與故城、景滄接界、均需不時梭巡、以期周密。年穀順成、盜賊較少、但能訪準的線、禽治著名劇盜數人、便可靜謐無事、固亦無須多兵也。李守在此革除錢糧包攬積習章程尙稱妥洽。前與談及差徭不均、該守頗以有志未逮爲慊。某前在深州、派辦陵差、改按地畝攤派、百姓頗以爲便。今年陵差亦宜改用按畝章程。深、冀風氣略同、惟深州改章係到任一年以後、官民相信。今初到即行改章、未識能否踴躍耳。　十月二十二日、與趙君堅云、此州書院經費缺少、苦無明師、近頗存幻想、欲屈王晋卿兄來此都講、不唯州人得師、即某亦藉叨教益。晋兄倘肯屈就、無論經費支絀、其山長修脯應由敝著足成四百金、至畿輔志局、晋兄分纂何

門、仍可携來撰箸於道志實不相妨。不識此外晉兄尚有別事否。務祈台端爲我探詢、爲我游說。倘晉兄見許、其黃壽翁處、亦請執事爲我先通關節、再由敝處切實函商。老弟足智多謀、饒有乃翁之風、想可成此盛舉。晉兄如何方可俯從、壽翁如何方可見聽、老弟必能得其要領、密以見告、即可恪遵、一心皈依專恃季布一諾、是爲至感。　十二月四日、與趙君堅云、鄙事迭蒙清神、感級無極。壽翁來書、頗含怒意、此事小子無禮、豈敢妄有觸犯黃丈、黃丈天下事豈不容商量邪。來示縷述情勢、指授一一、某便當舉國以從、諸請卓裁主政、總勿令功敗垂成、是爲至懇。事成、吾唯子之賜、不成、吾唯子之怨。專求示一準信、勿再作可成可不成之局、至懇至懇。　二十三日、上李相云、前聘王晉卿、緣往返函商、迄未決絕、故敢上瀆。及讀鈞示、知壽翁堅不放行、已作罷論。後又接趙世兄寶來書、則前寄關聘、渠爲轉交諒已商明壽叟。書院山長、無取過高、緣欲根氐稍深、究以帖括爲主、此州經費短絀、束脩已擬捐加、然膏火無資、來者仍屬有限。現請以五縣每歲捐款酌提十

年，可得千六百金，在各屬不甚爲難，在書院不無小補。又各縣所捐江南災賑，爲數止二百餘金，既無益於鄰郡，又無當於報德，亦擬歸入書院。二事另有稟牘，不識是否可行。深冀一帶賭風最盛，某於詞訟皆無罰贖之事，惟拏獲賭犯，則於枷責之外，輒以罰懲科斷，冀稍補益書院，分文不入署中，緣奉檄禁止私罰，用敢附陳。此外則僧尼不守清規，廟産亦杳歸書院，皆因齊民疾苦，不能不爲此牽蘿補屋之計。今冬止得微雪一次，陽和早泄，來年恐再遇旱蝗。本年秋間蝗孽已處處開見，入春縱下令搜掘，蝗子亦恐不能一律淨盡，私衷尤爲隱慮。

八年壬午，公年四十三歲。

二月六日，與趙君堅云：鄙州師席深荷一言九鼎，終始成就，足徵眷愛逾等，感何可言。更聞以此見忌儕流，尤爲跼蹐無已。惟丈夫作事，但冀稱心而出，不媿師友，衆人謗讟，固不關懷。想賢哲亦早已及此。鄙州人士雖云固陋，至聞晉卿大名，則皆傾懷悦服。近日掃除書院，敬待師尊，仍請執事迅爲勸駕，俾得早臨。　十日，與

劉藹林云、此州地瘠民窮、一無可爲。頃有鄙議、欲自磁州開漳入滏、以該州二河相距不過廿里、施工甚易。滏河來源本少、加以磁州、邯鄲等屬節節截水澆地、涓滴不到下游、用是順、德、冀、趙各屬舟楫之利盡失、而鹽商受害尤甚。向來鹽綱專走滏河、今滏河無水、衆商改走運河、盤運耗費比走滏河多至十倍。成本既重、銷售愈難、私梟愈益充斥、此鹽政之大患也。若行鄙策、則鹽商獲益不貲、有以下游水多、恐漳滏合流、河身不能容水、持以相難者。不知開漳入滏、即於所開之處議建石閘、以資啟閉。水長之時、下游滏水亦自足用、無須藉漳、則閉閘以分二流、至水落之時、滏河乾涸、始開閘以資利涉。此於下游全無窒碍、不足疑慮。又有謂漳衛入運、若截漳入滏、則運河無水、有碍漕運、必爲上官所持、則某又有說以解之。開漳設閘、水長之時、仍令漳水入運。計南漕過河、總在盛漲之日、黄河發水、漕船方能北渡。黄河未發盛漲、則漕船盡隔在河南、運河有水無水、與漕船無涉。一經漲發、則黄水足資浮送、亦無賴於漳。又况開漳歸滏、全係水落之時補其不足、此

則於運河毫無妨碍也。正月謁見傅相、略言大概。傅相但言無費、詢論則謂此項經費、應須出自鹽商。鹽商能籌費、則事必可成、不能籌則徒爲畫餅。旣以此答傅相、因查往年鹽商曾經公禀修治滏河下游、係由通綱按引派捐、繳入運庫、先由運庫籌墊、撥濟要需、收捐歸款。其時議已奉准、因同治十一、十二等年連歲大水、已有水運從滏、遂作罷論。當時僅治下游、尙係通綱籌款。今自磁州開通、則上下游一律暢行、其應通綱合籌、自不待言。且鹽務修河、派之通綱、不僅一次。査前修府河、亦係如此辦理。況某所籌滏河、實關鹺綱大局者耶。此事但得上官允可、則固鹽商所禱祀而求者、亮不致推委觀望。務求不惜齒牙餘論、慫恿衆商、俾成此舉、則沿河州縣十世之利也。至於水通之後、引水以灌鹽池、堵私之策、無妙於此者矣。

三月、李相以母憂開缺、粵督張樹聲署理直督、公於三月到津、謁見新舊長官、四月回冀。

上張振軒制軍云、天津迎謁、屢荷温言、更賜宴間、召之密坐、眷意深軫於帷蓋、高情下逮於芻蕘、禮數獨寬、悚皇并至、初承明問、不知所云、退竭愚

蒙、敢無一得。竊謂法越初約、中國若爲弗聞、致有今日之役、事至而後爲謀、此鞭馬腹之說也。鐵路未開、電線未設、徵兵調餉、動輒濡需、而侈口言防、無謀人之心、而爲人所備、此至拙之計。將才未得、餉需無措、不惟水陸練兵若干支之說徒託大言、即云兩廣雲貴未雨綢繆、亦適爲外人所竊笑耳。某私獨以爲中國目前之患、不在弱而在貧、自古及今、未有富而不强者。今求自强而不知致富、是惡濕居下之類也。然則自救之策、應以開採雲南礦產爲第一要義、果能籌借洋債、行文出使諸公在外訪聘名師、更得讀書明時務有血性者主持其事、三年之後、必有成效可觀、費人百萬、不足計事也。礦產既出、即於開礦近處設立局廠、專學洋人鍊冶之法、計亦不過數年、可以繼羿之道。由是陸遞天津各局所用銅鐵、不必購自外洋、一若取之滇產、而以其餘委輸海外、則中外大利、盡歸於滇、製器練兵、寬有餘地、轉弱爲强、易如反掌、蓋不必待經營之成也。即甫經締造、而敵國窺吾志量、固已望風而沮、逆折萌芽矣。不得此術、而紛紛議兵議防、徒亂人意而已。患慮

如此、未審有當萬一否。　七月十七日、答張季直云、前在天津、過從屢數、千里聞聲、三年顧見、忽復晤對、快慰何如。離天津日、於車中接手書、告知范君已襄助廉老、撰輯湖北通志。前議料應中寢、遂未奉復。茲接六月十日惠書、敬悉一一。吾子學贍而性通、得當代大賢而師事之、洵海內瑰瑋雄儁士也。乃於下走引坡谷爲比、此何敢當。吾意公當爲當代少陵、僕雖才謝王李、而卜鄰求識、竊有微尚耳。銅士鄂志之役、自不宜辭、若肯惠顧、當令遨遊張吳之閒。修志固不必朝夕追隨、即僦處之館、亦豈肯終歲羈絆。鄙意如此、調停似屬一舉兩得。北方孤陋、知張叟當亦憐我也。　八月三日、與吳小軒軍門云、昨得天津書、知高麗內亂、上軫廟堂、雄部已抗海罙入、兵志所謂先人奪人、此行殆庶。未審近來彼中何似、眈眈旁睨之徒、不致蹈瑕抵隙否。計旌麾所指、必當傳檄而定。聞丁、葉二公拔隊并進、是否并歸統轄。若各樹一幟、則併力一嚮、正未易言。幸今時海道捷速、內秉廟算、當無楊僕荀彘之事耳。　同日、與丁雨亭軍門云、一別三歲、台端遠使西域、巡撫東瀛、所

至皆他人不能爲之事、勸學鼎盛、附在遊好、深用私幸。海上水師得名將練習、一洗從前孱弱之氣、不惟鐵艦足扞西鄰也、欽佩欽佩。頃得天津書、知朝鮮內亂、旌旆已横厲浿水、成軍伊始、發硎之刃、就此奇功、仰以張中朝遠撫之威、俯以練海軍生力之效。此行實與偕余、勞翹盼捷音、將騰歌頌。　又與張季直云、昨聞王師東征、筱帥當執牛耳。高麗內亂不難應時戡定、獨外患未易消弭。能者處此、必有歃血定從之才。口舌之功、終當在行陳之右。　十二月三日答張季直云、朝鮮論功、執事臨組不緤、對珪不分、眞有古人風節。獨其臨事齟齬、欲尋赤松者、究果何由得聞其梗概否。東藩人才稀少、國勢岌岌、不可終日。執事六策、皆膏肓箴石。吾見其來使上國者、大率儒緩柔懦、昨在保定與其大院君一談、其人尚有英氣、其才當十倍郎君耳。今東南二邊頗費經畫、似中外老宿皆無良策、鄙意當得英傑將帥分往、而徵二王入朝、因改兩國爲行省、變易政令、猶可有爲。惜吾達官中、亦無堪辦此者、朝廷習於仁義、亦決不肯乘危邀利。然循此不變、終爲他人有耳。時

局如此、非蟣蝨④小臣所可妄測也。銅士既有鄂志之役、自難北來。執事謂其弟仲木顓敏介絜、工駢文、能詩、聞之令人敬慕。廷試時能一至冀州、無論屈留與否、皆慰飢渴。近日李相振帥同意聘請廉老都講蓮池、廉若不來、鄙人尚擬自媒、倘得此席、吾可以終老矣。廉老處弟亦有函勸駕、渠來亦吾所深願。此二策者將必有一可。案、廉卿自是主講蓮池書院、明年四月到館。

九年癸未、　公年四十四歲。

是年、始規開渠之議。　與李佛生云、今秋直隷大水、吾州三十年不見水患、現亦水圍城郭、數月不消。緣自州北至衡水、地勢汙下、現因衡水民埝決口倒灌、數十里匯爲巨浸、皆古時葛榮陂故地也、今則廬舍田墓、燦若列星、水之吞噬、無復乾土。州之西境、則新河民埝亦決、瀰漫四野、被災百餘村、雖經分別勘辦、而杯水車薪、何足全活災黎。　與周玉山觀察云、伏查此州自膈廢河淤之後、下游十餘里日就高仰、膈口築成隄埝、內水全無出路、內窪地面、高於滏陽河底竟至丈餘。故

區區愚見、決以濬渠洩水爲有益。既請官款數萬、尤欲慎重其事、必開濬寬深、乃望可以持久。而經費短絀、不能如其私意所期、此誠固陋之心所躊躇而卻顧者也。尊示出入恃此一溝、終恐清濁相頂易淤、洵爲老謀卓見。尚幸滏水清流、向來平靜、內窪瀦水、所以浸積生鹻、亦正坐清而不濁。現擬兩岸築埝、不令沙土隨流競下、淤塞或可稍遲。又滏流微弱如線、常年一漲便消、横決甚少。水大之年、會合他河、乃有潰漫之患。冀州併所屬新河、衡水、武邑三縣、民埝綿亙數百里。冀州埝工視三縣尤爲堅固、本年諭令州縣一律加高培厚、滏水漲發、開閘引入新渠、不致決入窪地。若雨多水大、新渠與滏河并漲、究如來示、內水消退、滏落較速、終以開泄爲是。鄙慮所及、敬以上陳。邊事日棘、朝局一變、坐論者於邦交之道、不量彼已、新進者鄙老成之謀、以爲選愞、終恐無計收拾。公等力爲其難、倚相勢成孤注、蟣蝨小臣、徒卹嫠緯而已。　十二月十四日、與張廉卿云、所籌之工、亦係古人成迹。冀州北境、直抵衡水、地勢窪下、乃昔時爲滎陂也。乾隆時、方恪敏公建石牐三

孔、宣洩得利。嘉慶以後、牐廢河淤。弟現擬將牐底移深、改爲一孔、而瀦此四十里河渠、使可通舟楫、不惟沿渠得灌溉之饒、將使荒城漸成繁富。私計如此、不敢必其成效也。 十二月二十三日、與蕭廉甫云、前接惠示、荷蒙執事於運憲前一一代陳、仰邀允諾、照稟籌墊、一面勸諭西河各商按引攤捐。運憲此舉、眞古之豪傑所爲、近時大吏所無也。身被恩澤者、宜如何感恩誦知己耶。抑非執事知契夙深、齒芬光被、某何人、安得結知上官如此。不惟小人敬拜仁言之賜、即冀屬生靈亦當焚香頂禮、世世不忘、此非口筆夸訣也。昨接運憲來示、細詢此工能否收效、河水能否敷用、私販能否杜絕、語語均關切要、益佩運憲才智縝密、實事求是。因臚陳所見、略無飾詞、致負知己。筆墨冗長、未能盡意、謹爲執事備陳一一。州北地形汙下、積水瀦停、致成鹻土、凡鹽鹻皆生於舊時河澤之區。往年敝州西路迭被河決之患、鹻土最多、近時鹻性漸變、土可種植。而東北各村因衡水牐壞、塡塞口門、水無去路、停積不流、遂至斥鹵彌望、方四十里地不生毛。於是東北私鹽爲一州

最多之處。州西各村、間有私池、仍多潛赴東北窪地、掘起鹻土者。此目前實在情形也。今所議開之河、專欲灌溉東北鹻土、內水一過遂出、外水一漲遂入、常有活水通流、決無生鹻之理、不徒淹浸私池之功、使四十里中鹻土得水、變爲沃壤。縱令私池不能盡淹、而無處掘取鹻土、雖有私池、亦屬無用、故前稟以爲拔本塞源之計。敝州西南地多膏腴、其所以著名貧瘠、則徒在此數十里。斗大之州、乃有方四十里不毛之地、安得而不窮困。至於滏水來源本弱、原難敷用、然自非大旱、則每歲必有漲發之時。乘其盛漲、引水入內、閉牐蓄留、灌溉略可足用、便商便民、無逾此者。至如私販、則各屬皆有、弟所敢保者、冀州不能使他屬盡絕也。此時由運憲墊發、將來勸辦商捐、則西河各商、弟所習知、良莠頗爲不齊、衆論未易符一、惟有逕憲主持辦理、伊等決不敢抗。敝處此工、其益各商者實非淺鮮、各該商固所習知也。造浮圖者當合其尖、此事仍專恃我兄左右贊成、俾不惑於浮議、至爲懇禱。 上實相國云、某廢學謀官、進退失據、徒勞之職、尤非所堪、顧念百口衣食、不

能不竊祿自營、眞魯直所云食貧自以官爲業者。所領之州、民窮多盜、土瘠不毛、郊畿之間、最號難治。某才力棉薄、大懼不能勾當、貽笑同僚。私立課程、以聽斷爲主、每月結正訟獄、約在四五十起、庶冀窮民少清訟累、不爲胥役所魚肉。此外則盡心整頓書院、培養士人、欲化其樸陋之習。本年奉檄清釐差徭、某細加考究、冀州差徭不重、而民間殊以爲苦、則皆不均之病。現定爲按畝攤差、每畝制錢八文。鄰境士民皆謂爲至輕至平、輿情尙爲協服。至於清查盜源、則督令各村辦理聯莊、搜訪正人爲之分任、略師保甲之意、而去其無益煩碎之事。近數月來、閭閻亦尙安堵。才力所到、止此而已。

十年甲申、　公年四十五歲。

正月、答程曦之云、傳相擬調不佞之說、不過一時戲言、足見相意期待良厚。惟自揣年衰智淺、不堪幕職、所以往歲曾蒙傅相面諭、仍令入幕、力辭不敢。今棲遲此州、意在吏隱、不復挂懷時政、亦無意於升遷。昔王弘中入掌制誥、不欲復治筆硯、

欲求一道自效、弟素乏吏才、竊得一官、了無自效之處、豈敢謬附昔賢。然其不樂筆硯、則古今適有闇合。凡隨相節者、約有二端、一則志在利達、以幕僚爲借徑。一則自負材智、將欲有爲於時。某自揣性迂才拙、不適世用、州縣之職、已非所堪、雖有志樹立、其所施措、乃無以過於庸人。若令徼倖榮顯、不過一身富厚、愈於今日耳。其聲名績效、無可表見、則寸衷懷辱、不可告人矣。向來不肯競進、尚屬自知之明、少時奮發有爲之妄見、消磨略盡、此其藏拙之意一也。又久涉世途、知窮達之有命、富貴之不足爲榮、營營者未必得、得矣而所獲不如所亡甚、或年命不延、禍福幷域。久遠者不必論、自某釋褐以後、所見此等不下數十百人。蘇詩有云、深恐造物怪多取。有味乎其言之也。故某於仕塗不求善地、不羨美仕、等貴賤於一量、委升沈於度外。其所以貪戀微祿者、徒以眷累衆多、衣食無以自給耳、爲貧而仕、分應辭尊居卑。又況骨相屯蹇、無載福之器、性情狷介、無逢時之術、倘仕進得志、必且不免禍殃、縱無遠識、獨奈何不知自謀。此其止足之分二也。又有大不可者、

生長山野、不喜與貴人往來、平生遊好、官至道員以上、便絶迹不通問訊、於朝貴要人、尤多所不可。與叔耘相處最久、叔耘則執政公卿封疆大吏交章薦列、僕所遇者、前惟曾文正、後惟傅相而已。假令僕再入幕、不惟才力不如叔耘、即後來名位亦安敢望叔耘哉。自處已審、雖有傅相徵召、亦惟自守所見、自行所志、不敢率爾奉令也。鈴閣之下、英儁輻湊、何至强不佞以所不能。傅相海涵地負、雖上方成命、吾料其必蒙容宥。萬一談論之餘、再及賤子、務求執事與翰卿、琴生諸公、婉達鄙志、俾自遂其私、不勝屏營待命之至。或謂海上有警、遷延不赴、是爲避危而就安、避勞而就佚。竊料時局要歸、仍在和議、附託後車、亦無奔命之苦、此固决無危機、亦無勞役、明者皆能知之、無俟覼縷也。

是時、州判署中被盜、公督役捕盜不獲、憤鬱殊甚。濂亭在保定、有書慰藉云、盜案不足爲意、誠以是乃先安之災、如此等事、初不關任事者之賢否。今讀來書、憤悒滿紙、頗近宋學家迂氣、且猶不免與世俗人計較非譽。集、濂亭此言、因冀州前政李君以捕盜著聲、公之憤悒正以相形見絀也。我輩豪傑自命、正須擺落

一切、置悠悠之口於不問。我自盡力捕盜、其得以否、非人所能必也。彈劾之權一聽之上官、而我不與焉、何媿憤之與有。惟濬河之役、足下既已首建其事、此則君子之所宜自盡者耳。足下明識十倍不肖、然一得之愚、傍觀之審、或萬分一可采、伏維垂謦、幸甚。旋以緝訪之勤、盜亦竟獲。　四月四日、與王昔卿書云、接讀三月二十八日手示、敬悉一一。弟本無百里之才、謬處勞人之職、不能鎮攝一城、傳笑寮友、內省負疚、慙不可言。執事儒風俠骨、代籌雪恥、感紉敬服、直以爲古之石交、非近今所嘗見也。劉永勝已承代招、不啻絳侯之得劇孟、頃已遵示作函、請姜晴川酌借、即請飭交、并寄去劉永勝盤纏二十金、亦希轉給、爲荷。王岐山爲至齊晉、槀城、趙州、高邑、臨城、元氏、晉州、束鹿、深州、安平、武强、衡水等處、非無消息、敝處各役分赴南宮、威縣、隆平、鉅鹿及山東臨清州、恩縣、邱縣、武城、德州等處、亦無消息。衡水所獲之劉二磨、供係李縫子爲首。現將李縫子獲案、訊無頭緒、此不足憑信者。昨有人查緝、謂是周家口來者、亦已遣人赴彼訪緝。又靜海捕役任國安、弟曾

川過、近聞其屢獲巨盜、已由天津各道賞給職銜、雖遣人召募、恐未必來。此案逾許久、徧訪不得蹤跡、至爲憤悵。劉永勝倘爲破獲此案、其能名遠在數百里外、不僅照格給賞也。河工民夫多受累潛逃、目下外縣熟悉工程之夫陸續到者千餘人。昨赴工査看、伊等條理整飭、入可挑工兩方、惜壩下不能多用工役、恐開壩放水時、無工可以位置之耳。開壩之後、意欲多招、以期速蕆。已遣各夫頭分投招致、或不致褻足不前。貴縣有久領工作之夫、亦可代爲招攬。其來時脚價、由局給發、民夫每名三百。外來路遠、倘可從優。案此函、尺牘及綜編中皆不見、茲從晉卿家搜得補入、以見公勤勞吏治之一班。

四月二十三日、與潘黎閣云、判署盜案、目前尚無端緒、弟臨民不威、至不能鎮攝一城、有此大失、執事强詞慰藉、無以解我內慙。居限不獲、豈澳涊戀棧、來示謂漢代循吏、不過治盜得法、弟現正苦未得法門。召募遠縣幹捕、每苦遷地弗良、執事向來獲盜、皆由購線得力、以盜求盜、今自失事以後、購求此輩州境著名盜魁李鑑堂、所屢捕不獲者、皆已展轉募致、甘心盡力、而分投出訪、許久仍無準信、甚哉

破案之難也。弟到任時，山東武城本省故城，連出搶署之案，皆未破獲。去年南宮城內被搶，亦未捕得眞盜。山東曹州則去臘。今正兩搶府署，若各處無一破獲，賊膽愈熾，必將不可收拾矣。故弟立志誓獲正盜，以雪此恥。未識究能爭氣否。中法和議如何，尙希隨時示悉。

案：公在冀州，首招撫大俠雷中正，一時盜賊爲之斂跡，其事尤膾炙人口。北江所作雷中正傳，敘述甚詳，今附錄於下。傳云：雷中正，冀州大俠也。兄弟次爲三，故名三。少佼健，能及奔馬，橫行河朔。聞李秉衡牧冀州，齊欲怒之。秉衡以能治盜聞，値歲祲，察知中正歸里，率衆往捕，圍其宅，中正然迅脫去。秉衡不能得，幾爲所傷。一日，秉衡父在海城里中，方濟燈夜坐，忽偉丈夫持刀搴簾入，斫几案有聲，大言曰：「我雷三也。平生任俠，不爲義，而子數窘我，我固不畏，然若何無禮也。今來好視汝，趣告而子，幸自戢，不然，吾且並殺汝。」李翁大駭，亟跡之，已杳。秉衡由是不敢迫。然中正故粵俠，簪衍益貸官吏橫暴者，尤痛嫉之，孤窮寡弱頗割其助，威行數千里，不入冀境，自前於冀人無犯，故尤以此怨秉衡也。秉衡既去，先大夫來任州事，聞其名，使人召之。中正大懼，仰天而歎曰：「嗚乎！僕乃江湖椎埋亡命之徒，所屠殺掠豫者衆矣，國法之所不貸，王政之所必誅。正名定罪，百死不足以蔽辜。今刺史吳公，天下之賢學也，牧州三歲，仁風醞釋，浹於背隅，閭里莫不閉，婦孺猺前，無不歡公爲慈父母。僕因愧而仰從久矣。負罪堅發，無路自新，思欲親近而無由，故分甘棄絶耳。而公曲逮之恩，乃覃波及於我，我何修而能得此？是誠僕千載一遇之機也。閉絶關知，往在今日。」即日束身歸命。先公得之大喜，撫慰備至，闢廳事旁舍使居之，易其名曰中正，畜勵之也。中正亦感激圖効，從先公有年，所料盜無不獲者。暇日無事，輒投石超距爲戲，衆皆敬之。叔父在山東，齊齎將數十萬入都，先公使中正偕。時盜賊方熾，同行

許偕恐中正從容自若適旅主人聞當三覺至善不幾色承命喀蕃每酒醮盡去父設卒生俠烈事皆旅翁張飄風生四坐也先公謝賞州中正歿至境諸說則去旋病卒於家父有李振邦者亦自盜先公牧伏既立功積與中正相深另桂芳則終身服事先公甚謹每行役必偕從游日本先公歸里莫逝桂芳對侍側云先公北行七哀其璽便一章爲桂芳作也其後項城袁公督北洋求能料敵者開中正名使所親訪求欲起用之中正逝已久矣吳闓生曰予兒時侍先大夫客舍出入嫖逝中正魏立綻應開左右挾持扶挾我若恐其傾仆者予頗狎易之不知北俠也已而聞人說中形貌事甚具忽忽四十餘年忘之久矣坊肆間有作者三俠傳者而言之不詳故紀以所聞先公在冀引渠帘民大興教化何嘗以武烈之爲意而其效固如此記曰我戰則克其斯之謂與

四月五日、答王鼎丞方伯云、某自量不諧時俗、乞得微祿足食九人、材力淺薄、不能取名當道、內顧百口、尙有棧豆之戀、時時自悲。數年以來、殊無治狀、惟有書院籌增經費萬餘金、招名師教授、選其少年俊才、使在院肄業、士風稍振。去年被水、現籌得四萬餘金、開河建牐、泄水入滏、方在興役、尙未竣事。此工若成、可灊冀衡兩屬沈災。又北人苦徭役不均、某爲攤差於地、百姓頗以爲便。餘無可言者。近數年憂患之餘、心績如翁、時事都不挂懷。少時頗欲究心文字、今冉冉將老、知已無能爲役。惟國朝人矜言訓詁、人人自以爲康成、家家自以爲叔重。某嘗略讀諸家之書、疑其可傳

者殊少暇日著尚書故一書、以史遷爲主、安自以爲不在孫淵如以下、要亦敢帚自珍耳。　六月十六日答博野令孫筱坪云、頃在衡水工次、接到手書、具悉一一。敝處牐工現已告竣、高至二丈六尺、觀者指謂直省最高之牐、惟牐門請製造局依洋式爲之、現尚未到。河工地段綿長、連倒三海、遠縣招工、來者寥寥、自春徂夏、中經雨水、至今未成、然亦未遽停工。秋汛在即、恐難持久、當俟秋後觀成耳。　七月六日與張廉卿云、敝處河工以來、夫過多、伏汛前不及竣事、中閒以暑雨非時、正擬暫行停輟。旋見天時亢旱、恐今歲不成、明年便難議及、因復鼓衆進作、志在必成。盜案尚在密緝、不敢必能禽獲。諸煩遠注、慙不可言。目下境內蝗蝻迭起、凡去秋被水之處、往往皆有。旬日以來、日日逐村督捕、雖尚係初起、撲滅不難、而民間各惜禾稼、恐遭踐踏、不顧蟲災、專以諱匿爲計、雖嚴懲不改、以此疲於奔命、眞有日不暇給之勢。屬縣棗强、衡水等處、幷有此孽、他處聞亦多有、恐此物遂將成災、正用憂灼。公在官、憂心民瘼、捕蝗亦其一也。並見詩集答范肯堂詩。又范肅詩云、前日驚呼走出門、田間蝗子大如蠅。行縣休但安坐此邦、亦不[illegible]

君惜。面顏出林還未展、何若風塵日摧挫等句、皆得當時意態。十月十九日、與戴孝侯云自津沽祖餞別已數載、音問稀闊、而依依之懷、良不可任。是後某偷祿偏州、而執事成功絕域、度量相越、豈可以道里計邪。清帥治軍有法、聲實並茂、良由執事爲之匡贊、此遠近所共知。目前以久經訓練之師、調回防海、自當堅若長城、曷任仰望。抑有疑於鄙心者、南宋以前、從無以和爲恥者、若不量彼已而妄思一逞、則當時咎之、史册譏之、此漢武所以不取狄山、季布所以欲斬樊噲、而景延廣、韓侂冑之徒、所以貽羞後世也。今之清議、可謂但知其一、而清帥亦頗臆決、唱聲究竟兵端一開、勝負姑置勿言、利害果孰輕重、明於謀國者、似不宜忽天下之安危、但求成一身之名已也。現閩中敗挫、臺灣圍急、守此不變、豈可復支。而中外以爲得計、吾不知其何說也。李傅相規模閎遠、雖限於時勢、不能禦侮折衝、要其明於利鈍、老成持重、竊謂自曾文正以外、罕見其匹、而新進小生、羣起而擠排之、雖出其門者、亦皆入室操戈、以自附於清流。悠悠者不足言、蕎張振帥、潘琴帥、尚不免於此、甚矣其惑也。蟣蝨小

臣出位妄論、特惠子知我、倘有不然、尚希辱教爲幸。 十月二十九日、與范鋼士云、前歲接奉惠書、三年不報、非敢故爲疏闊、緣數年以來、處心積慮、必欲一枉高軒、而時會所値、至不能自決進退、用此含意未伸。及康卿先生北來、則又私心自喜、以爲鋼士在吾術中矣、不謂人事牽絷、尚復沈吟至今。寔公以官事不自得、時時有解組之志、所謂沈吟至今者謂此。蹤跡之合并、以不信有主之者耶。朋友道衰久矣、悠悠者追趣逐膏以相取給、卯親酉疏、甚者爭爲朋黨、私立標幟、傾動時人、究乃人各一心、雖日與連襟而居、抵掌而談、而腹有山河、咫尺千里、若吾二三人之南北睽隔、言論不一接於耳、風采不一接於目、而聲氣相感、與往情來、蓋不必足音跫然而已、若膠漆之不可離別、斯已奇矣。來歲倘能北來、過訪濂亭、幸以鄙州爲北道主人、俾某獲遂數年夙願、私心快慰、豈有量耶。奉上白金五十、爲執事膏秣之資、遲速唯命。萬一鄂事未了、固亦不必亟亟北行、需之數年、不難更緩數月、幸勿因志業未竣、擲還往物爲望。孤城寂寥、無與晤語、官事羈屑、都已廢書。康卿近在二三百里內、而不能請益、

執事聞所聞而來、仍恐見所見而去耳。

十一年乙酉、 公年四十六歲。

三月六日、上寶相國云、前歲胞弟汝繩入都、渥承訓誨。是後久違杖履、歲記闕疏、伏審動止康愉、餐居百適。招子房赤松之侶、開晋公綠野之堂、榮觀超然、襟懷彌邑、大謝所稱、兼懷濟物、不嬰垢氛。昔聞其言、今見斯詣。某伏見往代遺跡、每當季末、則上多倖位、下有遺賢。獨近歲以來、二三元老方且引濟爲懷、顧瞻百寮、乃絕無通曉時勢之選、釣名射利、附託清流、但望位望之飛騰、不顧典型之顛覆、涓涓不塞、馴致一變而無復之。如去年之局、乘除新舊、乃二百餘年希有之局也。往年從曾文正軍中、汎論人才、獨於太沖有微詞、某尙以爲頗雜恩怨。近歲入朝、聞其設施議論、不禁興步兵廣武之歎。其餘年少書生以口舌得官者、更不足論。此輩布滿中外、安望撫綏四夷、控馭得理哉。吾師於此時灑然解釋重負、眞奇福也。近聞法越之衅、似可漸息、倭又乘間要求、將來之變、更有大於此者。蟣蝨小臣、正多

郵緯之慮耳。某承乏冀州，條及五載，民貧地瘠，無可表見，惟於斷獄、弭盜二事，稍竭愚忱。前年滏水潰決，州境匯爲大湖，請於上官，得銀五萬餘兩，於境内開渠建牐，經營旬月，始克告成。州人樸陋少文，爲籌增書院經費，延請名師教授，比年以來，似收小效。惟缺分瘠苦，私虧歲增，私計殊難自了，貧者士之常，忝附弟子籍中，決不敢苟賤不廉，鑽營升調，以辱師門。吾師當國時，絶不敢以鄙狀上瀆，恐涉望援干澤之私。今乃絮聒及此，誠師弟子之情，湮鬱既久，發爲衷言，遂涉筆不能自休，不自知其詞之冗也。案：開渠一事，爲冀之巨役。賀松坡所作行狀云：其在冀，開冀衡六十里之渠，洩積水於滏，變沮洳斥鹵之田爲沃腴者且十萬畝。時州用匱竭，官錢不易得，先生既上言大府以請，苟可出力以助吾謀者，無不通以書，諸紳勸助，興相從。復諭紳耆，間日數十發，卒得白金十萬兩，而功以成。功之未成，先生與人書曰：「百計哀求，情同無賴。」既成，則又曰：「吾於事百無一能者，於是役可謂有作余之術矣。」又作冀州開渠記，具述其事，略云：滏水自西南來，至州北境，折而東，橫亘衡水界中，縣城附其南，迤而西四五里，有韓莊。州城東地汙下，寬五里，狹亦不減三里，北二十餘里，隸於縣者曰衡水，莊南十餘里，隸於州者曰滏子州，東北之水游匯焉。城西十餘里少北，有泊名曰澂澱，水之來自西南者委之，不能容，則溢而旁趨，與東北之水會，而城南之九龍口亦受州之南之水，挾以東注，衆水所滙，遂成巨浸。乾隆間，方敏恪公遵使入滏，立閘以啓閉，洩。嘉慶、道光間，再開疏濬，後渠不修，閘亦圮壞，水遂壅而不行，而冀東衡南之地

無阡塍蘊軫而爲耒鋤所不加者蓋十餘萬畝也桐城吳摯甫先生來知州事欲開渠通淤復方啟俗公舊迹以惠一方亦未嘗不慮民力之凋弊官帑之匱乏而懼功之未易就也後行部按巡其地水方盛經橫溢漫於數十里中念拯民久罹重災惻焉閔傷不能自已光緒十年二月興工經始於下流迤進而南抱城行旋過九龍口進西逡附運河六十餘里十月工舉明年復濬之又明年廣之廣七丈餘底殺三之二深丈餘隄高五尺厚倍之或三之廣橋八於舊閘處設閘高二丈四尺六分去一以爲廣費銀十萬兩司其事者州人張君廷湘張佔增甡縣人馬君最高劉君玉山深州張君廷楨武強賀君嵩柵先生之甥蘇君必諧諸君皆由畢之士性樸而力勤賦丈受役縮盈汰冗人毋剋休材不寸棄既訖丁有久治河者見之咲曰此役船他人者非三十萬金不能卒事也誰善游諉請銀二千兩於湖泚使啟循游之費役又從銀萬兩取息助工仍屬其事於州人與斯役者使錢君定章約以經法水既有歸田皆沃饒今七八年所穫倍蓰所費而又秋水盛舟楫往來商旅稱便州境遂富於初工之初興人苦煩擾或妨其私怨讟並作至是皆歌頌之時閱用容之行省鮮倚餘大災要工猶不能贍資以餉左之地故無河害事非所急而遽事興作仰給於官議者頗疑事之不集先生弼謂大府退而上書勢格則更端以進遂覆十反制軍合肥相國李公故重先生而先生仁民恤患迫於誠心者尤足感人故終賴先生所爲人不得而閒之而其功遂成至於新渠之利效已驗自無煩深論謹述顛末使後人毋忘其始善持其終而已而州人士心先生之心遺福鄉里其功勛不可沒亦備列焉

三月，與王逸梧同年云：往年委譔老伯母墓文，曾由駟遞寄長沙，并論及叙述闓德，昔人所難，不善爲之，易入塵俗，故不敢刪拾年譜，而別出一義，冀稍脫凡近，迄未讀覆示，猶以爲道遠莫致。及去歲閱朝報，知台從

業還都下、亦未奉到惠音。恐前稿中道浮沈、未經達尊覽、敝處亦未存稿、茲追憶繕錄、敬呈左右。文既不足觀采、立議又頗涉憤世、無周身之防、不足出以示人。執事取其意旨、不須勒石墓道也。案、王先謙字益吾、亦稱逸梧、湖南長沙人。乙丑進士。官編修、國子監祭酒、撰續皇清經解、續古文辭類纂等書。公有與太夫人墓表、在文外集。

四月、與張笠生云、中外大局、近聞似歸和議、此幸事也。今時上下俱窮、此次軒然大波、無論和戰、均以財用爲亟務。閫相開源節流條教、恐難盡推行、行之亦未必盡益。去冬無雪、今春無雨、吾輩州縣深恐年不順成、則撫綏無術、所謂憂國願年豐也。

是月、范先錯始應聘至冀、公得之大喜。廉卿先生來書云、近所得海內英俊之士、惟肯堂及賀松坡。松坡深感閣下道我奇賓、今肯堂又得親承教益、尤爲喜幸。伏望一剷去賓主形迹、勖勵而教誨之、俾得有成、亦我公一大功德也。又復范肯堂書云、得手書、知已至冀州、喜慰無已。摯公才學識三者十倍鄙人、足下得所依歸、望益銳意精進、以副鄙懷。幸甚。然肯堂執贄受業、公則謙不敢承、惟以友誼待之。

十二年丙戌、 公年四十七歲。

七月六日、答張廉卿云、承示姚氏於文未能究極聲音之道、弟於此事更未悟入。往時文正公言、古人文皆可誦。近世作者如方、姚之徒可謂能矣、顧誦之而不能成聲、蓋與執事之言若符契之合。近肯堂爲一文發明聲音之故、推本韶夏而究極言之、特爲奇妙。竊嘗以意求之、才無論剛柔、苟其氣之既昌、則所爲抗隊曲折斷續斂侈緩急長短申縮抑揚頓挫之節、一皆循乎機勢之自然、非必有意於其間、而故無之而不合。其不合者、必其氣之未充者也。執事以爲然乎。漢郊祀歌、今不能識其何聲。執事以爲皆司馬長卿所爲、皆諷刺之旨、則亦有可疑者。青陽、朱明等、漢志以爲鄒子樂者、固當爲鄒陽之辭。其天馬、寶鼎、芝房、白麟、赤雁諸篇、漢志皆記作歌歲年、又皆載之武紀中。吾疑此諸篇皆武帝自造、其餘或有枚皐、東方朔等所爲、未必盡出長卿。長卿卒在元狩五年、其後事長卿固不及見。華爗爗篇所云施祐汾阿、蓋是汾陰立祠後事。汾陰脽上立后土祠、時長卿卒已五年矣。

凡此、似皆不得歸之長卿。獨練時日篇、與甘泉賦屏玉女卻虙妃同指、惟太元侈言福應、而微及用兵。天地譏淫祠新聲、日出入譏求仙求馬、天門開類大人賦、此數篇者、疑非長卿不能爲。弟私意所測如此、敬以奉質、希教之幸甚。　是歲、州試得李剛已。公及范先錯皆擊節欣賞、目爲奇才、并告張廉卿。廉卿來書云、貴處州考乃得聖童、聞之喜抃無已。我公龍虎精神之所感召、固宜有是。其後剛已卒成其才、爲門牆第一手也。　七月十四日答孫筱坪云、永清縣志雖係續撰、其舊志義例當可尋求。獨章實齋以文史擅名、而文字蕪陋、其體裁在近代志書中爲粗善、實亦不能佳也。弟前因深州修志、欲訪借一觀、其書既難得、鄙意亦不過爲物色、執事惠此續撰本、得覩章書都凡、足以副夙願矣。

十二年丁亥、　公年四十八歲。

七月十七日與王逸吾云、往歲論薦姚君猥蒙示諭收錄門下、案、姚君即叔節。并示及搜刻經解義例、竊願惠寄書目、少廣見聞。阮太傅原書雖未盡當人意、要爲閎博鉅

觀、貲益學林不少。獨其門戶之見、使後來變本加厲。海內學者專搜細碎、不復涵泳本經、究通文法、此其失也。執事文章宗匠、取舍精審、此編出、必當遠過阮公。未識經費何如、分校之士有幾、成書何日、刻手若何、遠在下風、無任馳仰。　二十六日、與賀松坡云、吾與執事不得合并、此最憾事、雖作函百牋、曷益乎。本年冀州闕山長、州人專信向閣下、舉天下之宿儒碩學、無以易執事也。因憶往年成約、謂得缺在遠、必當相調、遂以此意面啟上官、久蒙許可、倘恐尊甫意不謂然、昨經爾牋奉商、亦已俯諾矣。繕稟上聞、計八月初可得批答、屆時當即飛送茲先遺書院紳士張增豔前往奉迎。大名諸生雖受教至渥、不欲他徙、但此事上下定議、不可中變、能於八月到此爲望。　同日、與姚慕庭云、所論范宅姻事、前因執事及仲實屢有書見託、并言不嫌遠省、但計人才、故敢爲之導言。今范公來書、雖立言婉轉、要已允諾。其所以委曲言之者、實緣肯堂故劍情多、誓不更娶、前時范公屢令更娶、並託肯堂深友從旁諷諭、肯堂堅持初見、自爲夫人墓文、仍以不更娶爲詞、其父

不能奪也。某欲成此舉、日夜説之萬端、又挾張廉卿同説之、亦不能奪。及去冬肯堂南歸後、弟適奉到手教、念無以報命、因冒昧通書於肯堂尊甫、頗挾縱横之策、逞遊説之能。范封翁躊躇數月、乃復書見允、今若忽然中變、某不佞誠無言以復范公。范叟蓋一老儒、曾在福建撫院幕中、其父子兄弟間慈孝之誼、迭見於詩文中。其先世自明以來多達人、范文正之後裔也。其家清貧。然肯堂及其仲弟皆以文學知名公卿、其季弟文筆亦雅健、范公來書、乃其季弟手筆也。其兄弟競爽如此、殆非久貧者。目前雖窘、亦未必仰給前姻家。閣下見范公之信、種種致疑、竊謂上有公姑、下有前子、亦續絃之常事、且亦安得無公姑之家而與之議昏哉。范氏本無議昏之心、而某因執事諄屬、馳書勸之、既有諾矣、而尊處又若不甚見信、殊覺爲難。執事及仲實前書專以此事見委、肯堂所聞知也。今若改議、亦苦難於置詞。鄙意議昏專以擇婿爲主、其他皆在所輕。執事初見最是。若左顧右盼、長慮卻步、則必至淑女愆期、交臂而失佳士。今海内文筆如范肯堂者、某實罕見其對。恃

執事前書相委之事、爲之作合、自謂不負謬諉。執事閲人多矣、知人才之難得、倘望采納鄙言、旁人忌才嫉能、或多爲誹議、不足聽也。今范氏昆弟文采奕奕、其老翁亦隱德君子、其可議者但坐一貧字耳、貧非士君子所憂也。必不得已、則范公書中所云拜認前姻以存舊誼者、乃世俗之常例、賢者不必循之、此當可從中綴緝、其他則實有某所難中變者、敬求亮鑒。與執事交誼、不後於范氏、范公肯采鄙言、料舍宅不致待我不如范也。 是月、弟詒甫補汶上縣。二十日、與詒甫書云、知吾弟遂已補官、喜不可言、此祖考降祥、非人力也。此後益當努力學治、勉爲賢吏、以仰承前休、術彌乃兄之短。更望保養氣體、使骨力堅强、以耐勤苦。州縣之吏、實不易爲、如皇朝經世文編及牧令書、宜稍稍讀之、略師前哲之遺法、得意之時、愼勿以矜喜之色對人、識者譏爲器小易盈、亦易致失意者之怨忌也。吾既深喜過望、又頗疑家運未必大興、得此喜、便恐日中則昃、此雖過慮、亦望吾弟時存此心、相與兢兢業業、以持盛滿。 十月八日、與康樂云、詒甫昨于八月十七日接印視

事、愚兄弟往返函商、擬奠孜二一箸各出五百金、共成千金、寄南散放近親鄉里、稍體先人敬宗睦鄰之意。惟此事不易分散、恐兄難以支應、特著時成玉速即回南、請吾兄先將爾昌公支下極貧之戶、查明開單、次貧之戶亦按名開列。而高軍溯保之窮苦無業者、即非爾昌公支下、祗係高甸吳氏、亦必按極貧次貧開列附後。仍著時成玉速即送來、由愚兄弟按名酌分寄回、交兄照散、由外間定準、方免閣下爲難。不然、恐洪莊屋亦難保矣。俟吾兄查清開冊、即行兌銀回家、萬勿遲滯爲要。

同日、唁李玉度兄弟云、接讀訃音、驚悉尊甫以今年七月仙逝。下走以南北暌隔、至十月乃知、親交淪謝、傷盡累日。尊甫以一代人豪、遭遇不偶、晚節窮然羈旅、無人存問、最爲人世不平之事。乃復嘯詠自娛、襟抱浩渺、僕每內度脫易地而處、殆不如遠甚。嘗媿綿力不能相濡、然亦不謂天遽奪之年、使之賚志以終古也。逝者瞑目無憾、茫茫四海、無人一薦孝章、此恨庸有已邪。嗣是唯望賢昆仲勉力自務、從學謀官、不唯清芬、侍奉太夫人、以終尊甫未竟之志而已。他復何言。附上

貲儀百兩、以襄大事。適在扃門試士、恐河冰將合、馳此奉候。（[illegible]、[illegible]陵見前、李常生之子。）十一月六日、與諸甫云、吾弟到任未久、循聲卓著、良以爲喜、願常常自勉、無隳始基。至於休養精神、保重身體、亦不可不講。部中前繼卓異引見、頃又繼俸滿引見、兒意則將欲引退、不擬引見也。但私帳至今未清、又慮歸後無善處自託、家鄉恐不易居、尙得歸踐州縣、不肯久上進、則更不願、此則士各有志。若令我早歸田、稍理文字、將來或冀有聞於後、豈非計之最得者哉。　十二月四日、上李相云、前月旌節還轅、嘗擬摳衣祗謁、以學使按臨期近、諸需簡料、未獲躬依。州內冬令尙屬靜謐、得雪一二次、宿麥藉得滋潤、春收可望。所開新河旁斥鹵大半變腴、窮民各就近處墾種、共二十餘頃。其衡水所屬長三十餘里、亦少隙地、遠鄉紛紛乘賤買河旁地者、斥鹵愈化愈少。月異而歲不同、差用上慰廑注。鄭州河決、宵旰憂勤、竊謂河徙與尋常漫決不同、趨嚮未定、來年或更有遷變。若欲以人力隄塞決口、則恐難與水爭。與其以全力堵於鄭州、不如專保淮揚一二郡膏沃之地、似聞曾宮保於彼處

疏濬支汊，若黄河下清口，則淮揚運河細若衣帶，單隄如綫，下流各屬匯爲大澤，支河安用。以愚見度之，似不如閉天妃閘，而自清江以東至雲梯關築一道長埝，禦水南趨，空其北面不築，使水得游衍，南埝縱不能堅，尚可不至沖決。如此則淮揚二郡尚可保全，較之皆來鄭州大溜及下游廣開支河，似爲得計。否則轉瞬春汛漲發，建瓴下注，四瀆合而爲一，千古奇變，其被災必且十倍今日。一室之見，是否有當，伏候采擇。　同日與景翰卿云：州境託庇粗平，監獄近已空無一人，殆數十年來未見之事，不過班管人多耳，此可謂囹圄半空也。上師相書，妄有論列，向來耻條陳時務，今見變端宏大，謬竭愚慮，據不鄙綽，執事靚所言有不當者，可一開示，以廣見識。此州文報不通，未審當局近來如何擘畫，亦祈惠示一二。南中今年水旱兩荒，與五舍弟共籌五百金接濟鄉里，署中拮据，乃向來所未有。舍弟新得官，亦是自顧不暇，卓異催引見，花二十金止之。今又俸滿催引見，未審何以待之。弟不望升官，決意不入都也。　二十三日，與張廉卿云：某近讀楚辭，以文正師

謂惜往日爲僞作、實不易之定論。嘗私識別其類句、取文正所識參對之、乃大同小異、頗用自喜。因以私意辨之、知遠遊乃後人仿司馬長卿大人賦而爲之者。洪、朱諸公乃謂長卿襲屈子、眞傾倒之見。悲回風文、亦後人弔屈子之文、皆非眞屈子之言。眞屈子容尚有亡佚之篇。漢志屈原賦二十五篇、與今絕異、如招魂不入二十五篇中、其誤殆始于王逸。愚又疑九辨、九歌皆依夏啟樂歌爲之、當係一人之作。古本九辨在前、離騷第一、九辨第二。王逸九章注云、皆解九辨中。其東方朔、劉子政所擬、皆九辨、非九章、九章非一時之作、乃集錄者從而爲之名、猶言九篇也。九辨、九歌皆不必爲九數、故九歌十一篇、而九辨則朱子更定篇章、以合九數、非其書本然也。自潘安仁、杜子美皆稱悲秋爲宋玉、由王逸誤之。某爲此說、肯堂信以爲然、且云九辨若果宋玉、必不襲用屈子成句、是亦一顯證也。執事以爲不謬否。

十四年戊子、公年四十九歲。

作孔剛介碑成。二月四日、與孔亦愚書云、先公碑雖創成初稿、迄未收拾、中有必應修改者、未經改定、故未即奉上。弟文筆陋劣、又苦不自力學、少負空志、垂老而不能成。執事謬采虛聲、以闡揚先德見委、深媿無以副盛指、來書獎許過當、對之汗顏。　三月九日、與詒甫云、吾決不引見、緣時時萌歸志、無意進取、又吾無上交之才、無左右游揚之人、無冒恥干求之術、雖引見亦無升官之望、徒多此一舉耳。十九日、與詒甫云、聞買洞賓泉、兄實不喜、吾兄弟平日全無不合意見、唯吾兩弟時時欲買田宅、乃與兄大剌繆。吾料及吾身不致飢寒而死、若留與後人、則後有賢者、彼能自立。若皆不肖、雖有田亦豈能守。此妄見也。今吾弟得官未久、他務未遑、而惟置田之爲急、志氣亦殊不高、傳之鄉里、又非美名、如兄弟並爲州縣、而能不增產業、歸時仍係飢寒、則世間可貴之事、莫大於此、何足患哉。孰與抽有限之錢、置不急之業、以求不潔之名、買無窮之累也哉。　四月一日、與史光普云、頃讀手示、風采煥發、如親臍近。凡文正舊人、十年以來、無不騰驤要地、其久次不遷者、

獨使君與孤耳。新正於侯邸淹留十日、聞之美其。弟以風塵小吏、不敢時時扳援、祗去年侯節東還時、一通問訊。嗣於陵差幕次承侯過加訪詢、獲在公所一見立談數語差。竣赴京一日、專爲晉謁侯門、而侯又奉差出城矣、悵悵而返、亦未適啟候、卑官不得不以形迹自處也。近日側聞曾、李之交又似稍疏、未悉底蘊、竊謂此兩人和衷共濟、天下之幸也。下走陸沈州縣、無由往來二公之門下、一陳陸賈之策。然私心炯炯也、狂論希祕之。

二十九日、與潘埶亭軍門云、蕭廉甫遂作古人、聞之悲悼無已。某昔在曾文正幕下、與廉甫起居相隨、其後離合不常、彼此關愛至切。環顧同寮中、相好如吾兩人者、蓋未有也。廉甫自負其才、而際遇不遂、以此憤懣傷生、有心同喟、其身後蕭然無以爲斂。某前時困乏、廉甫時時周濟、數年冀州、尚未能清結前款。去秋廉甫來書、欲爲其子納貲赴選、某復書勸其毋辦、并允今春以五百金相助。前十餘日、上忙征畢、因兌往五百金、計此函到時、廉甫已不及見矣、傷哉。接來函訃告、姚無以襄助、謹具賻金百兩附寄、請轉交是荷。

五月

二十六日、與張廉卿云、前爲孔叙仲文序、實爲漫率、執事指數、頓開愚蒙。頃爲祭蕭太守文、仍求指示。年長矣、豈望自進於此道。但有直諒之友、使不致執妄自誤、亦是一樂耳。　六月十二日、與孫海岑云、方存翁遽已殂謝、吾桐城不能再見此人矣。鄉里後生喜訪前輩、蓋棺論定、如此翁之好學能文、虚懷下士、豈易得哉。擬作一文志吾哀、衰退廢學、久不能成。　與張廉卿云、李佛生世兄和度自京來此、取道天津、據述在京聞蓮池有定請豐潤之説、過津乃不聞此語。吾意此傳不妄、居數日、果接來示見告前事。目前深冀二州讀書之士、意欲挽留在北、由此二州醵金爲壽、亦如蓮池之數。雖由省城下至外州縣、俗人以爲左遷、而大賢固不屑屑校論此等緣。恐從者南返、北士從此失師、不復能振起、非有他意也。執事倘見許、乞賜一復示、二州人當自上書、傳相乞留、續自具書幣造門請謁、於上游決無妨礙、於執事亦無輕重、不過於北方學者有無窮之益、而弟乃坐收漁人之利耳。江漢一席、遲速必爲君有、故鄉亦不須急謀歸計、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

自古君子皆然也、書所不能達者。敝友張采南兄名頡輔、壬午孝廉、久慕盛業、與肯堂至交、頃來冀市月、與松坡諸君往還酬唱、亦最款洽。與聞論議、願面謁執事、一仰威儀、幷口陳曲折、詢之可知其詳也。案、北江云、豐潤爲張佩綸幼樵、時新發於李氏、李相欲以蓮池一席畀之、幼樵遂將廉翁調主江漢。蓮池諸生聞而大譁、幼樵亦不敢就、而廉翁已行、此席遂歸先君也。考濂亭尺牘、是年六月初八日與吳先生書云、頃得李傅相書云、後余樂山中承來函、以湖北江漢書院明歲講席需人、欲招弟返鄂爲之承乏、幷稱弟如許諾、擬延張幼樵接主此席云云。觀此情詞、不言可喻。弟衰年遠客、越鳥南枝、久縈夢想、今一旦得返鄉井、庶復自盡我心。已而覆傳相請、即與定約。而此間官紳人士同聲悵恨、物議頗爲紛然、書院諸生尤悵然若失、其舊與之士急欲奪書衰朽敝得羨釋、與日派擬散去。弟感此深情、良用悵惘。他日閣下必當來此、一識料釋耳。七月二十日又書云、感閣下及二州人士多孝衰朽之雅、又得與良友朝夕於楚中、心悅豫、豈復可言。詎前日已得鄂中督撫來函、并寄到關聘川資諸事、當料允許、未便旋又辭謝。且天下滔滔者皆是、故自無入而可。此後在鄂尚有離鄂或仍可翹懷北檄、依我故人。崇濂亭同郡、後復與香帥不合、移去襄陽鹿門書院、未幾保綽湖中、流落以死。賢人末路、其可悲如此。

九月、與詒甫云、吾弟在汶、賢聲滂達四馳、實過乃兄甚遠、京城天津及南方來者、無不具述頌聲。初官得此、實無價之寶也。吾近來每念兄弟幷爲州縣、恐祖宗餘蔭自我輩而盡、時欲利濟宗族鄉黨、求持守先澤減折咎責之道、惟有失財散積、庶幾近之。所

志如此、不復計小小利害。來年春必應有賑救飢人之舉、乃與今年所爲相稱、無使人笑我兄弟爲患之不終。此又冀力所不逮、專望於汝耳。　十月初、至天津、送別濂亭、并謁李相。時蓮池講席無人主持、李相極費躊躇、公因往年曾有夙約、遂面請辭冀州任、來爲主講。李相大喜。公即日於津寓具稟稱病乞休、講席遂定。

二十二日、與諸甫云、吾本淡於宦情、尚不擬即行告歸。今月初至天津、適保定蓮池書院尚未有人、因思他日告罷、未必得有佳館、不如仍理舊日成說、立談之間、遂已定計、遂於津郡具稟乞病、以就此席。上下驚歎、以爲奇事、傾倒一城、此歐公所謂不慣見事者。古人謝病還山、僅一尋常小節耳、何足異哉。歸與七弟言之。七弟雖以家計爲憂、尚云先君必當許可。吾自覺此事十分合理、惟倉卒辦理、有不合吾弟之意者二端、一則弟意望我官場得意、升階騰上、不望我及早抽身、一則家境甚難、吾弟一力難支。吾今退閑、弟或膽怯。此二者吾籌之熟矣。以吾自揣才力、視今之州縣之有名者、未肯遜讓、即視今督撫司道、吾亦無甚媿焉。而久於州

縣、則意頗不平、不平而不欲露、又不欲求人、則徒自抑鬱、終無能伸之日、何由升而愈上乎。若以我與古人較、則一州一縣八九年而未盡驗、吾懟多矣。久居懟地而不知退、吾安得一日自安乎。所以七弟平時嫌我精神不旺、常若愁鬱者此也。州縣尚不能任、吾敢更求進乎。吾自少時、心中不甚羨人榮貴、以爲一命之士與王公大人並無高下、善則一命猶榮、惡則九錫猶辱。平生不俯首、正坐此處把持得定耳。今人升官發財之術、吾盡知之、吾若欲得意、非棄吾所學而學焉、萬萬不可。吾老矣、安能改節事人哉。是弟所期望於我者、我適背道而馳、負吾弟久矣。至於家境之難、專以委之吾弟、此實私心所躊躇而不敢遽決者。然無蓮池一席、吾決不孟浪乞退。今蓮池歲得一千六百金、節縮用之、需汝上接濟當亦有限。若令在官、則每歲所虧反多、仰接濟者反鉅。是弟之難不難、不以吾進退爲輕重也。吾家福分淺薄、近日同堂三人幷爲州縣、吾常凜凜畏懼。七弟自來冀州、一病五年、此乃美中不足之驗也。祖宗德澤倘尚未遠竭、吾今節約而承之、料吾弟在官必

當順適、譬之一樹、兩枝并茂、今砍去一枝、則所存一枝必更茂鬱、此自然之氣數也。至於七弟之病、換易新地、必日漸愈、尤可預決者。吾家有一實任官、輔以千六百金之館、何至十分竭蹶哉。此又家事之無足深慮者也。弟之愛我、在古亦不多見。吾以有官爲憂、出亦愁、入亦愁、一旦脫去、寢食爲之暢適、想弟之望我官高、不啻望我身健之爲甚也。今事已定局、無須多談、所以詳告弟者、恐弟聞而懊惱不解吾意之所在。尙恐筆墨不能盡達、特遣李和度面說、和度本擬一見吾弟、弟亦亟欲一見和度、吾書所不詳、和度尙可口述也。案、和度、李佛生之子、來就依傍於公。公既解組、遂轉託於其弟。公之奉厚故交、不令一人失所如此。至蓮行堂則已爲之李和爲塾師矣。

與姚仲實云、在津盤桓數日、深敬深敬、大著悤悤讀竟、所附記者、大抵得於所聞、非有心得相益、文事利病、亦有不必人言、徐乃自知者。從此不懈、所詣必日進。桐城諸老、氣淸體潔、海內所宗、獨雄奇瑰瑋之境尙少。蓋韓公得馬揚之長、字字造出奇崛、歐陽公變爲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後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則才氣薄弱、不能復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

皆之、以漢賦之氣運之、而文體一變、故卓然爲一代大家。近時張廉卿又獨得於史記之譎怪、蓋文氣雄俊不及曾、而意思之詼詭、辭句之廉勁、亦能自成一家。是皆由桐城而推廣、以自爲開宗之一祖、所謂有所變而後大者也。說道說經、不易成佳文、道貴正、而文者必以奇勝、經則以義疏之流暢、訓詁之繁瑣、考證之該博、皆於文體有妨。故善爲文者、尤愼於此。退之自言執聖之權、其言道止原性、原道等一二篇而已。歐陽辨易論詩諸篇、不爲絕盛之作、其他可知。至於常理凡語、涉筆即至者、用功深則不距自遠、無足議也。

校記

①原書《勘誤表》：「劉雲生比部：案、即曾集之刑部、員外即劉錫鴻。」

②《勘誤表》：「元旦：『元』上當增『日記』二字。」

③《勘誤表》：「『至德州』句下當增『十九日至天津』六字。」

④瑟：當作「蝨」。

桐城吳先生年譜卷二

清苑 郭立志 子心 編纂
男 崇元 君善 參校

十五年己丑、公年五十歲。

正月十六日、弟熙甫卒於官所。熙甫生於咸豐三年癸丑、卒年三十七歲。公有祭弟文三首、賀松坡有吳熙甫先生墓表。又行狀云、先生友于兄弟、伯兄病、厥去保役、躬執塤篪。季弟病、服食藥餌、必躬必親。研可以娛其意、竭才力為之、得閒則守觀不去、積十餘年不衰。叔弟官山東、亦多病、先生時在保定、歲走千里往省之。兄弟沒、無家、皆依焉。 二月二日、卸冀州任。 十三日、挈家由新開之河航行、過天津。二十五日抵保定蓮池書院。是日、詒甫卸汶上任。 三月十五日、答張廉卿云、前在冀州接手書、未及奉復。昨至保定、又接都下轉遞續示、敬悉還鄂後動止佳勝、德望彌崇、至慰跂慕。弟別後、方以得遂私志為喜、詎料門祚頓衰、七舍弟久病不愈、竟以正月十六日去世。五舍弟承之汶上、頗聞輿頌、上官輒令還省。昨二月二十五日解印矣。從兄康之任鄆城、今亦以子死乞休。數月之間、人事變

遂如此。他皆不甚關慮，獨七舍弟淸才全性，皆非今代所有，遽爾殂逝，傷痛不可爲懷。門中向少歡趣，惟兄弟相守，以爲至樂，頓遭此變，折臂偏枯，不足喻此悽楚，猶復强顏酬對，苦不可言。五舍弟方鬱鬱而不得志，至今不敢訃告，恐其憂憂相接，更生災咎。每書來，必問疾狀，吾竟無以答之，此哀更無可告愬也。冀州以二月初二日授代，十三日挈孤幼就道，過津郡，二十五日抵保定，眷累四十餘口，老荒寡學，姚此臯比，三月初五日補齋課，昨已出榜，時文或尚能了，古課則椷盛之後，無能爲役矣。　四月，弟詒甫來保定省問。十一日，與景翰卿云：五舍弟聞七舍弟之喪，千里奔視，相見悲痛，非人所堪，渠亦自抱疾恙，某亦新得咳血之病，兄弟相守，彼此隱憂，都無歡趣。此間書院園亭之樂，全省所無，弟以冀州易此，眞乃舍鼠穴而歸康莊也。此近日一勝事耳。　二十一日，答馬月樵云：聞講求宋賢義理之學，弟前在都時，倭吳諸公當道，都中理學成市，弟頗厭之，及再入都，則諸老凋謝，求一理學而不可得，故有志之士，學不爲人，當爲於衆人不爲之時，乃可貴耳。今

則都中貴人以小學金石考訂爲號召、者魚鱗雜襲、執事乃退藏於密、歸依宋賢可不謂豪傑特立不惑之士歟。尚望博通載籍、以矯理學空疏之失、貫通大義、不涉近人瑣碎之濫、終爲命世偉人、可以副見慕之徒區區私望。　五月十三日、上李相云、某自二月二十五日抵保定、應酬部署。於三月初五日補二月齋課、十五日加考古課、二十一日考三月齋課、直至四月十五日始行閱畢。書院規矩、自李鐵梅先生以後、皆習爲寬縱、官齋兩課、從無扃試之事。某改於齋課日親來提調、扃門堅試、竟一日之長、以二更爲度。諸生均恪守規矩、寂靜不喧、未至二更、均已納卷出場、足見北方士習之善、迥非南省所及。書院藏書頗富、尚恨說部多而集部少、古今名集流傳益希、良由高才競尚目耳之學、述作之才漸少故也。此間諸生爲古學者已有數人、造詣頗不凡近、恨經費過少、不足以養育成就之。爲舉業者講求未精、科第減色、緣官課各省取舍不同、而齋課每次獎銀共止八兩、又不足示鼓勵。凡書院振興、舍寬籌經費、蓋無他法。若令齋課今古二途、每歲共增千

金、在通省公款所省有限、而諸生受益無窮、人才必有起色。若徒守舊來規模、難望成效、爲師者亦深慙尸素也。大約蓮池培養士子之費、尚不及冀州耳。　五月十四日、答施均父云惠示文字懿美、期待良厚。某在官時、先生詒書勖以吏事、退休則先生勖以文事、先生之交友、何其近似古人邪。抑某不能爲吏、病而求退、始衰之年、迫以憂患、廢棄書册、自同農圃。聞先生高論、怵驚心魄、茫然不自知身世之何歸、姚負姚負。來示文字愁苦易好、能自制感憤不平之氣、一出於和平、覘學道之所至。亮哉斯言、非世士之所與知也。抑有又難者、文字工拙、別有能事、能者居富貴而聲益閎、不能者在貧窮而氣愈餒。是故愁苦之遇、耳目所常接、而文之好者、曠代不一逢。其亦各視其人之自處而已。愁苦而感憤、動爲歎老嗟卑之詞、否則睥睨一世、嫚譏笑侮、無所不至、自以爲獨出冠時、追古人而相與唯諾、而不知其鄙陋殊甚、有道君子所深耻也。然竊觀自古文字佳者、必有偏鬱不平之氣、屈原、莊周、太史公、韓昌黎、皆是物也。昌黎至特爲一書以昌言之、以爲物不得其

平則鳴。彼其感憤、覛世之榮衰者、雖有淺深大小之不同、要不得謂爲和平之音、彼其於道豈皆概乎未有聞哉。有宋儒者、舍文而言道、道則是矣、而文乃疲苶而不可復振、此又何說也。某少不自力、今忽忽將老、而胸中茫無一得、自揣不復能追扳與賢、將爲君子之棄矣。先生道德滿衍、尤潛心於千秋大業、方追取世資、究極當世之用、必有迭起門進紛紜乘除之變、接於心而決於氣者、冥然若失而一發之於文、將李習之所云文理義三者兼并、惟於執事是望、勉卒所業、以副夙期、幸甚。案、施名補華、保安人。時官山東道員。 公自是年始、每入冬季、即將書院課卷先期檢閱、罩車赴山東省弟詒甫於官所、與公私事悉爲料理、春後乃還保定、歲以爲常、迄汝上君之歿不變。答姚錫九詩、云、從今歲歲冶行具、爲探風謠務兩賓、即謂是也。

十六年庚寅、 公年五十一歲。

正月十日、汪夫人卒於保定。案、汪夫人生於道光丙申正月五日、享年五十五歲。 日記、十二日電信汪宜人已於正月初十日亡、女失母、甚思之。案、時公在津。汪夫人生四女、長次已嫁、故云二女。 四月二十三

日、與王晉卿云、在冀州時、接到蜀後惠書。是年秋試時、曾繼一函、託王用儀在京轉寄、其函內并封有施均父所刻詩集及奉寄青函、用儀向來辦事結實、吾以此函爲必可到矣。用儀試後以疾歸、未幾作古。又數月、某亦乞病去冀州、七舍弟又在州殞逝。五舍弟補官汶上、又以解任閒居。弟到蓮池、疲於校閱、視在官爲尤苦、諸友書札、往往不報。八月、至冀州扶亡弟之喪、至天津、附輪船南去、弟即由津至濟南、省視五舍弟、在濟南留連數月、頗與施均父往來、讀其未刻之詩、視已刻者更進。方勸其續刻、而均父入都展覲。今年正月、五舍弟奉檄回任、弟遂隨至汶上、小住兼旬、比歸保定、已及閏月。此兩月中、校閱之疲、過於去歲、曾不能伏案一理舊業、年過五十、每日竟不能多作事、以精神才力事事遲鈍也。山東來書、謂均父出都、南還濟南、遽已作古、殊可痛悼。當今詩才如此人者、甚稀也。曾劼侯近亦覺逝、尤爲天下惜之。案、此牘尺牘不載、今從存卿家鈔得補入。

十七年辛卯、公年五十二歲。

公解官時、即薦范肯堂於李相、爲其子經邁課師。肯堂是年二月始到天津、四月十日、答范肯堂云、前接傳相書、深以得名師爲幸。旋接來示、敬悉賓主款洽、傳相英雄人、最善待士。世人往往謬議、正坐未見事耳。吾爲執事作合、乃自揣文學不足以闡揚傳相志業、將以千秋公議、付之雄筆紀載、以正後來穢史、不區區爲目前計也。　七月十四日、答馬月樵云、承惠寄近溪語要、弟向未涉獵宋明儒者之藩籬、今讀是書、未能窺測深處。近儒擯絕姚江、愚意常疑其過。執事乃欲提唱絕學、其用心固自超越流俗、敬佩敬佩。

十八年壬辰、　公年五十三歲。

九月二十六日、答余壽平云、前聞皖中議創古學書院、撫軍學使、倡率捐輸、某用爲私喜。誠見中興以後、各省皆有學古之士、獨皖中頗希、亦從無先輩接引、誠恐淮堧武節極盛難繼、一傳之後、闃其無人。今得大吏振臂一呼、不難風雲協應、此書院若成、則後來才俊、日起有功、出則蔚爲國華、處則教授徒友、吾皖人士不忘

不蒸蒸日上、爲患不可勝言。往年弟嘗勸合肥師相倡辦此事、師相意不在此、而浸謝以山長難得。今武昌張廉卿、海内碩儒也、在鄂不合、流轉襄陽、今聞將有入秦之興。此君年七十而入關謀生、蓋亦無術自給、出此下策。弟昨謀之南中舊遊、意欲糾合十餘人、人出百餘金、延此公入皖、以爲鄉里後進師表、則文章之傳、當復有寄。區區愚見、竊謂時局日棘、後來之變、未知所底、帖括之學、殆不足以應之。將欲振興人才、弘濟多難、自非通知古今、涵茹學識、未易領此。不佞日夜念此至熟也、因敢誦所聞見、仰達左右、倘不見爲迂闊否。　同日與吳季白云、此間有友人得劉仲魯書、謂張廉翁已定入關。前日冀州人來、携有賀松坡致同州府一書、屬爲轉遞、詢其書中何事、則云張會叔有書、屬松坡爲渠父謀同州書院、據此則秦中尚無遺席以處廉卿也。弟擬日内作書致廉卿、告以吾皖人欲延聘之意、并勸勿入秦、未識有當否。張廉卿之文必傳於後、今世人不知之、後世必有揚子雲能知之也。今人多講口耳之學、故自與爲異趣耳。文章自有眞傳、廉卿死則廣陵

散絕矣。區區之意、所爲必欲羅而致之皖中也。　十月三十日、與范肯堂云、昨聞鶴泉檢討來、據云孟紱臣與直隸諸公商定、欲爲某請加京銜、殊可駭怪。彼謂議發之師相、吾竊料其不然。吾事師相數十年、師相待我向不如是之淺、如當道諸公嫌我官職下、不堪任此講席、則我可即日辭去、又何必作此等轉折。案、請加京銜、皆出李相之意、後來紀事亦言之。公此等氣節、澹然不顧一切、與他人不能爲也。又案、當時公與范公書、皆送呈李相、此書所謂無異與李相面爭也。往年大津道與香畹保我一知府銜、吾聞而辭。香畹謂文牘已詳院矣、吾乃至幕府、請景翰卿澍查此件文牘來、吾自將賤名删除。其後在冀州勸賑、胡雲楣觀察又議定列銜、吾度不可辭、乃怒激之曰、君豈欲收我爲門生邪。胡公乃已。此皆在官時事、豈有在官不欲加銜、去官處館、反須加銜之理。若云賓主不稱、亦未聞主人延賓、必求與己敵貴之人。今師相貴極人臣、又安所得一貴極人臣者爲之賓哉。鶴泉佳士也、聞吾言乃笑曰、吾竊料其不可、當作書告紱臣厄止之。據此、則此議當可中寢。萬一不能中寢、則吾惟有棄館而逃之一法。吾豈爲汪仲伊、崔岑友哉。執事知

我，尚望設法勸止此事，勿遽逐我遠去也。十一月十一日，答許仙屏河帥云：某少不努力，老而百無一成，曾文正門下乃有鄙下如某者，豈不愳負聖師期待乎。來示述往年文正見愛語，文正當日固不料某了無成就如此也。今雖欲勉踪古人，而年過五十，精力有退而無進，殊用自傷。命譔梁淑人墓誌，頃始匆匆脱稿，文筆蕪陋，不足發明淑行，不必果用上石也。

十九年癸巳　公年五十四歲。

三月二十三日，答賀松坡云：得手東，並寄示所爲論左傳一首，其謂左氏書但紀述事始末，而未嘗爲之條例以解詁春秋之文，其條例而解詁之者，淺學自喜者之所爲也。此誠卓識閎議，鄙人私蓄此疑於胸臆久矣。往與張廉卿論鄭莊克段篇，廉卿摘文中段不弟數語，謂爲飛鴻點雪，僕以漢人謂左氏不傳春秋，若闡宗明義便如此云云，則愚人亦知爲春秋傳矣。蓋嘗疑之而未敢信也。今得大論，爲之一快。凡此於文中增竄語言者，蓋不可一二數。史記載華元饗士，其御羊斟不

及古以斟爲羹、羊斟爲羊羹、而非御者之姓名甚晰。今左氏乃有君子謂羊斟非人也等說、此必經師講論時、有疑羊斟爲人者、而其師知斟之爲羹、故曰羊斟非人。豈知後之淺者、入此語於左氏書中、而賡續之以私怨殄民云云者哉。此與鄭莊克段篇、皆文中攙雜膚受淺說、尤爲謬亂。恐全書中此類尚多、尤能疑誤後學、安得如執事者一一辨白、而刪薙之、如柳子厚之於國語、豈不快哉。至謂其事出於劉歆、則愚心尚未敢附和。歆雖引傳文解經、略如費氏之於易、未必遽有移易竄改。杜元凱序稱劉、賈、許、穎、劉、杜相去二百餘年、劉所爲書、杜猶及見之、若果改易左氏本書、杜豈不知、而顧從而阿順之、曾不一爲致疑而辨詳之、尚得爲左氏忠臣哉。僖五年正月、視朔登臺觀書雲物、歸入晉殺太子申生文中、使與前年所書事隔絕不屬、其爲後人攙入者無疑、而漢書已引之。其他釋經條例、或在歆前、或在後、今殆無能確證。要之非左氏本然、此可決知者。劉子駿學術、故自淵懿、孟堅蓋深服之、於其父子間議論異同、時時右子駿。觀所爲讓太常書、其毅然自守、

皆古而嫉俗、豈非眞知古今閎博大雅之君子哉。班氏愛其文學而惜其附恭、斯其爲不隱惡、不虛美之信史、非如後君子惡其爲人、則虛加之以惡名而詆諆之以本無之事。若望溪之以周官爲劉歆增竄者、則尤爲無實不根一人之臆說、不足引爲深據也。鄙見如此、未識有當否。有異同可相違覆。　六月二十六日、與川東道張謁卿云、往年謬誤以先靖逹公碑文見託、豈敢以不文辭。但執筆爲當代偉人作碑、深愧才力薄弱、不足揄揚萬一、以此遲久不爲。令弟翰卿觀察傳述盛意、敦促速構、某不敢再延、謹依尊撰行狀以爲藍本、草草成文。昔人謂太史公書、其所據依采摭、皆高文、故易佳。某謭劣、何敢自同昔人、獨所采摭則史公底本殆無以遠過、是爲私幸耳。文成經年、尚以草稿未定、遲久不上。昨經檢閱原稿、稍稍更定、謹錄稿呈教、伏候中裁、是正。蜀中相知甚希、求代抄二分、一以示黎蕁齋觀察、一以示王青卿大令、均求一言評定、勝千里面談也。

二十年甲午、　公年五十五歲。

七月二日、與范肯堂云、病中成淮軍昭忠祠記一首、自知漫率不成文、通伯頗有議刪之處、茲錄稿呈政、務乞痛加改削。海上多事、而吾輩乃從容而議文事、眞乾坤腐儒也。前議光祿碑、谷還再奉復。相公此時軍國事重、吾此二文但成稿、俟事小定再獻上耳。日本此次爭高麗、蓄謀已久、特乘俄人鐵路未成時發難、俄路成則日本無可措手。日本得之、則俄必拱手分地、而吾國大勢去矣。高麗不能立國、無愚智皆知之。往年黎蒓齋在英時、吾嘗寄書蒓齋、謂越南、高麗皆當改爲內藩、遣督撫治之、否則必爲他人所得。黎復書服吾論爲英偉、而亦不敢堅持也。高麗亡久矣、此二十年來、賴相公經營保全之、是以彌留不絕。今難以虛聲守矣、詔旨詰責、言路糾彈、相公唯有忍辱負重、支此危局耳。　八月朔日、答姚叔節云、靜澹垂愛至深、來書代籌鄙況、欲令自謀旣中講席。吾此席已屬自薦、豈可屢以毛遂自處。自堅辭李相幕府、當時已有始終相周旋之說、李相無謝客之意、某亦不便恝然。緣李相知待已深、未宜拂臂徑去。此區區師友之愛、非眷戀此雞肋也。　八

月十六日、與賀松坡云、惠示祭廉卿先生文、矜練縝密、氣甚遒邁、祭文中能品也、謙評議附還。廉翁葬秦中、聞與横渠墓相近、可謂得地。將必思爲一文、頭尚未落筆。大作出、亦使吾閣筆也。 二十日、答范肯堂云、近日内意似不信人、想師相意緒不能佳、竊謂此等皆在意料之中。豪傑當事任、惟有不顧是非禍福利害、專力於吾所能爲而已。獨惜國論如此、決無勝敵之理。舉朝憒憒、將有石晋之禍耳。嘗子建云、權家雖愛勝、全國爲令名。惜乎今之議者不能通此義也。 二十五日、答張後傳云、東邊生事、吾内外異議、似非師克在和氣象。台端以爲宜添大枝水師、購鐵艦二十隻、需款二千萬、需時二十年、誠爲篤論。無如朝中不能知此、大半貴延廣之流。將以十萬横磨劍自許、宜其於前敵情形隔閡也。近聞平壤失陷、左軍傷亡、海軍血戰於鴨緑江、彼此戰艦皆有傷損。此後戰事恐無休時、勝之不武、敗則不可收拾矣。此深宫所爲隱憂也。 二十七日、與諸甫云、朝中不信李相、頗有意摧折之、幸太后倚重耳。然軍事棘手、君臣之間、亦在危疑。李相心緒不佳、吾

與之情誼素深、雖不在位、亦不宜恝然漠視、擬九月初至津一見、并在彼小住數日、以示綢繆之意。歸後再挈子姪到汶。 九月二十六日與張季直云、手示并惠寄卷册、敬當襲藏珍貴。執事高文碩學、傾動公卿已久、此次褎然舉首、盛流折服、非取勝臨時者可比。聞始立朝端、便有埶藿不採之望、軍國重要、動見咨訪、公才公望、殆將兼之。獨時局益難、人才日少、識時俊傑已不多覯、弘濟偉略、未見其人、未來之變不可勝窮。公名位日高、則所處將日難耳。 答黎蒓齋云、近十年來、自揣不能爲文、乃遁而說經、成書易二種、說書用近世漢學家體製、考求訓詁、一以史記爲主。史記所無、則鄙書無說、不肯蹈襲段孫一言半義。當其得意、亦頗足自娛、不知其爲爾雅虫魚之戔戔也。廉卿見而善之、名之曰尙書故。其說易、則用宋元人說經體、亦以訓詁文字爲主、其私立異說、尤多。蓋自漢至今、無所不采、而亦無所不掃。此書成於廉卿別後、未嘗示人、人亦恐不謂然也。此皆經生結習、不足上告知己、所以嘵嘵者、要令故人知我無志於文、乃別出他塗以自禍耳。

二十一年乙未、　公年五十六歲。

閏六月朔、與范肯堂云、讀來示、非寄秋門書、知將北渡、復託辭以歸、鄙意殊未謂然。執事去年南歸、其時後事不可知、蓋受人託孤重寄、去就不宜太輕。若緣世人譏訕、則流言止於智者、雖在近親密友、尊聞行知、各有所守、不必同也。且與人交分、豈得當羣疑衆謗之際、隨波逐流、掉頭徑去哉。吾謂台從仍以北來爲是、非徒吾二人驩聚有私快也。案：范公館於李氏。甲午之役、李相有決死之志、以其子託范、所謂受人託孤重寄也。范與陳三立伯嚴結昏、以其女嫁伯嚴子師曾。伯嚴之父陳寶箴在鄂、深恨李相、必令范去李氏、公固留之不能得、故有近親密友不必同云云。時李相已離任、右銘來爲直藩、遂有與公面爭之事。

十一日、與陳右銘方伯云、頃承枉過、引與談説近事、至爲榮幸。鄙論創立海軍在醇邸既出之後、欲證二王進退、發自清議、未論李相是非也。執事遽有孝子慈孫等説、聲色俱厲、傍觀錯愕。某深知執事忠憤勃鬱、痛恨國耻、積不能平、有觸即發。但聲色加人、施之敵以上、則爲氣節、爲正色不撓、施之敵以下、則爲嫚罵。若某者、以退休下吏、留滯此土、又不自揣量、偕與諸公分庭抗禮、非荷優容、何敢忘

分緊附。蹤伏草野、於世事多不通曉、尊論謂不佞以濁流自處、亦殊不然。近來世議以講洋務爲清流、以辦洋務爲濁流、某一老布衣、清濁二流皆擯棄不載、頃故以未入流解嘲也。前接范肯堂信、謂執事甚知不佞、異日去留當爲執事稍一躊躇。肯堂知某以家事將謀南歸、故來書及此、士伸知已、聞此亦爲氣王。某雖皖人、未受李相薦舉、其來直隸補深州、乃曾文正所成就、丁憂服闋、例補冀州、則李相疏題耳。然竊觀李相措注、無甚剌謬、若國勢積弱不振、殆非一人之咎、私懷此議已久、要未敢輒陳於執事之前者、以其爲不入耳之言也。某少孤立、無先達相知攀聯於時、生不知遇、前惟曾文正、後惟李相。今雖外議藉藉、某誠不能隨衆波靡、爲吹毛之譏訕。但已退之人、無心富貴、豈復作權門之孝子順孫哉。（案此語激射陳氏。）謬據此席久、慙忝竊、若執事因憤恨吾國敗辱之恥、積怨李相、無所發怒、遷怒不佞、則某竊知罪矣。請從此辭、避速唯命。　十二日答陳右銘云、昨奉上一書、惶悚待命、深以見棄君子爲懼。頃承來教、累紙反復、開示、一豁蓬心、至爲佩仰。某此次北

來、實以獲侍大教爲喜、豈肯遽思離棄。前函所稱請辭者、深恐以黨護李相、見揹賢哲、不如早自迴避。不謂執事不欲以居停自處、乃有誘人於險云云也。執事以小丈夫自謝、若下走所云請從此辭者、雖非仁人誼士之所爲、揆以小丈夫之義、似亦有當。萬一來教既深譏此語、殆反言激之、使不得自申前請、又豈敢堅執初見。至開示李相各節、多某所未及知、豈敢妄辨。獨謂淮軍之敗、並無戚容、似非其實。某聞平壤之敗、李相痛哭流涕、徹夜不寐、此肯堂所親見、某親詢之者。及旅順失守、憤不欲生、未聞其無戚容也。東事初起、廷議決欲一戰、李相一意主和、中外判如水火之不相入。當時敵人索六百萬、李相允二百萬、後增至三百萬、內意不許。及平壤敗後、英俄兩使居間、則勸出一千萬。其時清議皆謂李相通敵、業已積毀銷骨。李相面告二使、謂大皇帝決計開戰、某係領兵大臣、和議非所與聞、請入都與恭邸議之、其後議卒不合。及十月初、不佞再至天津、其時旅順岌岌、詢知各國皆守局外、不復排解。有言和者、則敵人已索五萬萬矣。以上所言、皆某所親見。

旅順、威海既失、海軍覆沒、中國決無能守之望、此時言和、直乞降耳、乃欲以口舌爭勝、豈可得哉。去冬已索五萬萬、今春乃減至二萬萬、此非李相口舌之功、乃入境被刺、倭恐見譏歐洲、兼得割地之益、乃減爲此數。至此次和約不容於淸議、則西人已先事知之、不謂吾國士大夫竟不出外人所料也。俄人代爭遼東、此自別有深意、豈吾國之福。日之許俄、正其伐謀妙策、此亦與吾國無干。若和約未定之先、則彼皆束手旁觀、決不肯代出一言、以違公法。日人不遽入關、并非力有不足。去年內廷深恐日入瀋陽、李相料其決不深入、以其行軍全仿西法、輜重在海、不欲遠離、後果如其所論。若謂關內防守至嚴、日不敢入、殆非篤論也。中國不變法、士大夫自守其虛憍之論、以爲淸議、雖才力十倍李相、未必能轉弱爲强、忠於謀國者將何以自處。李相之欲變法自强、持之數十年、大聲疾呼、無人應和、歷年奏牘可覆按也。今斷國者持書生之見、采小生妄議、必欲與之爲難、使國事敗壞、至此、反委過於外、不聞有一人議其非者、乃羣集矢於李相、而隱託正論以自附於

政府、其意殆別有所爲、豈大賢而亦爲此、必不然矣。鄙見如此、知必不爲執事所許、要不妨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不必强人同己。至於辨論譏爭、古人所有、執事之規於時賢、亦正在此。但拂衣徑去、使下走罔知所措、故不敢嘿已。既承來教、頓開茆塞、淸恙不及走候、爲念。　答王子翔云、甥才質可以深入、但坐見聞少而塗轍未明。吾無他長、於學問塗轍、頗有聞見、必能於甥稍有裨益。勸甥無誘於勢利、凡在賤求貴、用貧求富、皆勢利之見。豪傑之士、安於時命、不憂貧賤、但一志力學。學有三要、學爲立身、學爲世用、學爲文詞。三者不能兼養、則非通才、非奉教賢哲、刻苦求進、不易成也。吾所望於甥者如是。若乃以姑息相愛、非所能也。案、王子翔名先登、公之四女婿。　九月二十六日、與龍贊卿云、時局多艱、去年兵役忽興、遂至一敗不可收拾。近來執政諸公、無禦侮之才、惟以汲引廉潔自好之士爲務、意謂拔本塞源、端在於茲。不知法令繁碎、束縛人才、賢者無可表見、又況强鄰環伺、自非高視遠覽、馳域外之觀、豈易坐談弘濟。咫尺之士、焉能爲有無輕重哉。　七月二十一日、詒甫

病卒官所。公聞電、亟往奔喪、爲料理身後官私事、九月乃還保定。（詒甫生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卒年四十七歲。） 九月二十七日、答姚叔節云、某七月初、李相招令入都、念其徒黨散盡、治裝徑往、到京二日、即接汝上急電、舍弟以病革乞休、屬令速往、匆匆遄出、道塗水阻、八月始抵汝上、則吾弟已於七月二十一日遽逝、不及相見矣。多年宿病、身已衰弱、及命盡之日、乃是時氣泄痢之疾、受弔時、弔客紛紛持牌傘衣旗、有挂扁者、訊之、則皆生存時堅拒不受者也。此亦賻贈之僅見者、知吾弟服官、不苟偷寸祿也。兄弟死亡盡矣、老朽孤生、痛不可言。 又書云、近作孫積甫墓誌、錄呈左右、希與通白及陳君時彥諮公共閱之、指其疵病、以便改定。此事乃吾輩公事、不必各懷退讓、如以爲不必改、則請朋友之能書者書丹刻石、樹之墓上。古人墓誌有刻之冢外者、不皆納於壙中、亦不必藏之廟室也。 十一月 十二日、與袁慰亭觀察云、秋初在李相坐中、獲接清塵、旋以私事匆匆出都、未得暢敎。九月自山東還、傳聞欽承簡畀、訓練强兵、中國新受大創、若令師旅邊增、一洗不振、此百

世之恥也。苟將帥不得其人、則峰單遥竽、無横草之用、徒擁笳鼓自衛、適足爲方外笑柄耳。執事久護屏藩、經略素裕、又激於去年撓敗之辱、奮然以練兵自任、取資西法、奬率單人行見蒼頭特起、大振威稜、使長城高與雲連、小醜皆知漢大非執事其將誰望。抃賀無已。　十二月二十二日、與袁慰亭觀察云、去年之敗、由陸師仍中國勦辦内匪之兵、全未講求西法。其水師船少砲舊、不能禦敵。今經此大創、一切盡而反之。聞雄部專以西法教練、此最目前要務。若果練成勁旅、即遠鄰窺伺之漸可以潛戢。此國家緩急足恃之長策也。諸將能一變中國自是之舊習、肯低心學西法、便是中國轉弱爲强之兆。草野下士、無任翹勤。

二十二年丙申、　公年五十七歲。

正月、李相奉詔出聘海外諸國、公入都送之、有送行詩三首。八月、李相始還。　三月十四日與濮青士云、前歲日本之役、應待失機、遂致潰敗不可收拾。中國積弱不能振、專以虚憍之氣應敵。當未事之先、西國人士衆知日本之日進無疆、而中

國之因循坐誤也、日日言之、蓋已大聲而疾呼矣、吾國士大夫閉目而不一視也。及至事起、自應審量彼己、不得輕於一發。而中外以和爲恥、不度德量力、攘臂言戰、一敗再敗、至於遣使行成、割地賠財、而始得厝火片刻之安、則又洗手無事、上下相與優遊暇豫、以奉行故事爲務。由此觀之、人才不興、政令不改、習俗不變、殆未有可以轉危爲安者也。

五月二十六日、答李季皋云、來示所述貴師范君之事、若果有之、殊可駭怪。來示絕交不出惡聲、矧從遊三載、得益良多、何敢妄言譏誹等語、足見篤於師友、風義可佩。某以貴師平日爲人卜之、竊恐亦有傳言過實之處。當今中外貴人皆以詆誹師相爲事、貴師進謁時貴、唯唯否否、不欲觸犯、則誠恐不免。以貴賤交談、稍有拂逆、則立見齟齬也。若謂推波助瀾、并欲痛詆執事以影響之謗、似出情理之外。疑肯堂不宜出此。弟前聞肯堂謁香帥、欲圖館地、而黃漱蘭毀之、目爲李黨。若果痛詆師相、則黃譖必不行矣。即無黃譖、亦恐無益、何也、今之貴人亦具相士之例識、若甫離門下、遽反眼罵譏、豈不懼聞者心薄其行

乎。故疑告者之增益而附會之，以成此謗議也。案：季皐名經邁，李相少子，范肯堂弟子。　七月九日，答李季皐云：外間傳言師相歸，仍還舊鎮，此誠國家之幸，吾輩重託宇下，尤爲得所依歸。去年夏，師相嘗面約下走入幕，其時以師意鬱鬱，兼晦若等又離左右，未敢固辭。其後入閣辦事，前議遂寢。今若復還舊鎮，晦若等相從數萬里，自必重入幕府，無庸更呼下走。萬一師相戀戀舊人，則仍擬守其舊見，力辭辟命。緣弟離官場久，於幕府不能稱職，兼素性迂拙，今復衰朽，無復問世之志，既無益於師相，則止有藏拙之一法。即師相爲某計，亦不如投之閒散爲得宜也。久忝講席，諸生安之，師相有召，即隨時往侍，或旬餘，或數日，均無不可。國家有大事，弟有所見，必當竭智代謀，瀝陳管見，不復守出位妄言之戒。前年東事初起，弟籌之甚熟，獨以小疾淹留，不肯妄有論獻。其後似聞左右諸賢無能出一策以相資助，曾無弘益之效，心甚憤之。後當改轍，不復自守局外，此亦所以報師相也。何必羈之幕下，始爲相得哉。區區微指，敬先奉陳。　八月四日，答李季皐云：奉朔日手示，知師相將臨

來示謂罷命之日、即抗疏乞休。某則謂此時局勢又與去年不同、吾師所處、凡一身毀譽是非皆可置之度外、但視於國家輕重何如耳。此次遠聘殊鄰、凡以聯邦交也、若政府能識大體、則罷命之後、必應重任師相、乃於邦交有益。若歸國即投閒散、則是我國以廢退不用之人出聘諸國、尚何邦交之可聯乎。此朝廷不放歸之一說也。聞師相所至、必考其國政兵謀之得失利害、又頗定購船械、此乃謀猝之誠、老而彌篤。環顧同列、殆如趙充國所云無踰老臣者矣。國事雖不可為、師意仍夙夜匪懈、歸朝以後、倘兩宮倚畀、計必矢孟明拜賜之言、成廉頗用趙之志、決不甘退老林園、終留遺憾。此師相不能恝然於國之又一說也。有此二端、雖執事幾諫勸休、亦恐於事勢不甚切當。萬一還朝之後、內意仍信先入之讒、棄之散地、屆時再徐圖引疾、故自不遲。初歸抗疏、愚意誠不見其可。 十月五日、答李季皋云、師相入覲、計兩宮聖人天顏有喜、惟內用總署、無從展布。某意謂內意嚮爪、不過回任、今時人財兩空、亦難指麾如意、則廻翔總署、未為失計。但愚心所不能遐

釋者、以師門左右有失意之人、必且讒構於外、而吾師素日言論風采、咄咄偪人、京城見者目駭耳回、久之不能相安、便恐有語穽心兵、含沙射影者。執事在左右、應請隨機進言、勸以虛與委蛇、彼爲無町畦、與之爲無町畦。吾師近來好莊文、必且會心於此、孫仲謀、周公瑾英風壯采、宜少從韜晦也。過庭之暇、倘可以鄙意上達乎。　十五日、答潘黎閣云、自東事起、至今傅相爲中國士夫所唾駡、此由政府揚其燄、而後進之士聞聲和之。弟以爲傅相經營遠略三十年、前十年事具在奏稿。中十年則奏稿尚或假手幕僚、至總署信函則全係親筆。後十年則機要事件皆在電報、亦不肯倩人代辦、必出親裁。現擬將此三者輯錄成書、則歷年支持危局力求富强之苦心、具在簡册、亦止謗之一道也。輯成之後、擬請周玉山廉訪、劉香林觀察分任刊資、似亦二公所樂爲者。

二十三年丁酉、　公年五十八歲。

二月七日、答嚴幼陵云、呂臨城來、得惠書、并大著天演論、雖劉先主之得荊州、不

足爲喻。比經手錄副本、秘之枕中。蓋自中土翻譯西書以來、無此弘製、匪直天演之學在中國爲初鑿鴻濛、亦緣自來譯手無似此高文雄筆也、欽佩何極抑執事之譯此書、蓋傷吾土之不競、懼炎黃數千年之種族將遂無以自存、而惕惕焉欲進之以人治也。本執事忠憤所發、特借赫胥黎之書、用爲主文譎諫之資而已。必繩以舌人之法、固執事之所不樂居、亦大失述作之深指。顧蒙意尚有不能盡無私疑者、以謂執事若自爲一書、則可縱意馳騁。若以譯赫氏之書爲名、則篇中所引古書古事、皆宜以元書所稱西方者爲當、似不必改用中國人語。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法宜如晉宋名流所譯佛書、與中儒著述顯分體製、似爲入式。此在大著雖爲小節、又已見之例言、然究不若純用元書之爲尤美。區區謬見、敢貢所妄測者、以質高明。其他則皆傾心悅服、毫無閒然也。惠書詞義深懿、有合於小雅怨誹之指、以執事兼綜中西二學、而不獲大展才用、而諸部妄校尉皆取封侯。此最古今不平之事、此豈亦天演學中之所謂天行者乎。然則執事固自有其

所謂人治者在也。大箸恐無副本，今仍命小胥呈交，并希告之臨城爲荷。六月二十五日，答日本中島生云，頃讀惠示，猥荷眷愛，詞義勤勤，異挹楢原風采。今接中島筆札，何貴國之多才也。承示慕仰素王，讀易學古，敬佩敬佩。方今歐美格致之學大行，國之興衰强弱，必此之由。吾國周、孔遺業幾成絶響，一二腐朽書生斷斷抱殘守缺，於身世何所裨益，方自笑託業之迂謬，不謂吾子乃復垂意茲事也。顧荒陋失學如某者，内顧毫無所有，又何足仰副期望，遠勞下問，祇增慙戢耳。太史有言，同明相照，道與文二者，天下公物，非可敝帚自享。七八月間，倘惠然見過，敬當與吾子商榷舊聞，證明新得，欽遲無似，不宣。七月十九日，與左子異云，承屬譔擬文襄公神道碑。湖南能文之士，視他行省爲獨多，自揣譾陋，不敢詒笑有識，用此久未報命。繼念盛指不可久逆，文襄公駿功偉伐，宜有貞石銘刻，以示後世，某雖譾陋，自少從事文字，挂名豐碑，與有榮幸，謹采摭近人記載，證以舊聞，勉竭思慮，構成墓碑一首，錄稿奉呈，候卓裁進退。倘得善書者大書深刻，或亦藉傳

久遠。自東漢北魏以來、所傳碑刻、大抵字佳而文劣、以此知金石刻之傳不傳、在字不在文也。 八月二十五日、與薛南溟云、傳聞去年行商耗折、至爲懸懸、亦不得源委。扨行商聞係繅絲、去年絲商均係折閱、以愚見揣之、大率數端。西人商學精深、中國全無商學、欲與爭勝、譬猶以弓矢與外國機器火器砲彈開仗、決不能敵、一也。印度、新加坡、錫蘭等處、皆講繅線、日本尤爲極盛、中國絲業日壞、西商買絲必取精美、華絲爲所唾棄、二也。各報中論無錫買繭之弊、甚屬痛快、不能改除積習、絲業決無起色、三也。所用華人、用錢浮濫無節、坐蝕成本、於商業並不精通、四也。繭料商務去年之敗、四者必處其一、此乃中國通患、非一人一家之失計。外國國家保護商業、中國官場全不體察、全不顧惜、吾扨今年聞再辦理、想已默識其利害所在、改絃而更張之、鄙意欲求國家保護、既不可得、欲與絲業、似宜仿照外國考察蠶子之法、以清其源、仍與西商合立公司、彼有成本在內、乃不至挐起相擠、亦有術以禦之。又須延精於商學之西商爲之經理、務求工藝精好、絲業成

色過乎他國、乃望暢銷。如寧波稅務司康發達頗具深心、欲興中國絲業、不知尊出在寧波時、此人已在彼否、曾相識否。渠曾上總署條陳、欲國家籌數萬金、便可整頓華絲、而諸公置之不理。切當與此人往來、能羅致局中、必得大益。雖一年折閱、必可使後來大獲。愚見如此、未識有當否。他人謂仕宦家不應行商、乃妄說、切此與具有大志、我所佩愛、不足爲墨守舊法者言也。但行商之術亦應用能手、講新法、不應守舊耳。案：南溟名翼運、無錫人。薛福成子、公長女婿。

九月二十六日、與柯鳳孫云：朝陽蠢動、料聶軍足以了之。雖有小挫、正自無憂。京朝無知軍事者、中國風氣不開、新學不出、與東西鄰國交戰、決無能勝之理。至若內地匪徒、則湘淮諸軍皆優爲之。又況聶、宋諸公近皆操練英德槍砲、此如爨鼎燎鴻毛耳、何足介意哉。中國之憂、正坐勢弱財匱、駸駸爲强者所朘削、無人挽回、不在此等癬疥微疾也。柯鳳孫名劭忞、膠州人、公弟三女婿。

祀竈日、答柯鳳孫云：來示於德人膠州之事、至爲憤切、疏論七事、未識何等、頗欲一見疏稿。柄臣誤國、自難辭咎、但以今日人才觀之、即使盡換政府、亦恐

猶吾大夫貴同鄉公遞呈詞，閣臣未上，亦欲一讀底本。德者不還膠州，則瓜分之局立見。甥欲回籍團練，具見孤忠報國，以愚見論之，尚宜三思。事勢未可徑情直往。團練止能防禦小賊，如往年粵、捻劇寇，則團練便已無濟。若用以抵禦外患，直兒戲耳。以烏合之衆當節制之師，以血肉之軀當猛烈之槍砲，皆萬無徼倖之理。甲午之役，坐論者但知責兵將之敗逃，其實如衛達三之陸戰、丁雨亭之海戰，皆竭力死拒，故倭人至今以此兩人爲忠臣。無如中國倒亂是非，競尚空談耳。近年時局不能復戰，三尺之童皆知之，而李鑑帥乃以敢戰爲號，此違道干譽以求媚於清流，不顧事之是非，直一妄人而已。而貴鄉諸君子若深信其眞能禦侮，將自京至滿城一見其人，鄙意深所不取。膠州爲貴甥邱墓之鄉，一旦淪爲異域，無怪裂眥腐心。但賢哲舉事，宜參彼己，策成敗，未宜奮不顧慮，專爲往與俱靡之策。執事好古詩，如陶淵明、杜工部，當興亡之運、亂離之時，豈不欲一泄孤憤，而退甘窮餓，殍轉流離，絕不闘力所未逮之功者，彼誠知所自處，而不肯輕於一擲也。又況

團練之興、將以保衛鄉井也、若潰敗不可收拾、則爲山東造無窮奇禍、而國以危亡隨其後、噬臍之悔、豈有及哉。尚望勉抑忠忿、俯納鄙言、幸甚幸甚。縱怒豈能遽解、以婚姻之好、不得不竭誠拳拳。　同日、與柯氏女子云、德人據我膠州、乃深知我不能戰、爲此强霸之舉。俄、法連和、英、日連和、暫事旁觀。若膠州竟歸德人、則四國各有分割之勢、吾國自此亡矣。此是數天大憤、禍不專在一省。近來歐洲各國不但槍礮日益新奇、其將帥之才出自學堂、用兵方略各有師授。以西國兵法考之、吾國自秦始皇以來、歷代用兵、都是浪擲人命、全無紀律、全無學問。若兩敵本領畧等、勝負尚可得半。若以吾國爛漫之兵、與外國精兵抗、譬如賁育之與童子、豈能敵哉。國家懲於甲午日本之禍、今知一意議和、決不言戰。此是政府識見長進、而鳳蓀猶持故見、以不戰爲非、至欲回籍團練。團練之不可用、稍知兵者皆能明之、若鳳蓀果行此策、不但自捐軀命、并爲國與民造成不測奇禍、萬萬不可。吾嘗畧陳鄙意、恐其不信、吾兒當朝夕勸阻之。兵戎大事、豈可以不料彼已而冒然

舍此身命哉。同日、與李季皋云保定僻陋、不聞時事、膠澳大事、傳聞異詞、或云德縱反間、不令吾師與議。或云政府信德人秘密之說、掩耳盜鐘。下走好與異國人往來、彼等於此事亦皆動色相戒、深恐稍失機宜、瓜分之勢立見。而於俄人旅順、尤視爲危機、皆言俄若在中國稍得便宜、英決不能坐視。日本挾英爲重、亦將相因並起。蓋德之據我膠州、乃德主面商於俄、故俄一聽客之所爲、將乘機自遂所欲。此英之所大忌也。外國議論皆同心疾俄、以謂吾國和俄、不如改而和英與日、英日無割地之心、特見俄德法之剖分而食、則亦不能善刀而藏。若恃俄爲援、必至四分八裂、俄志在得地、諸國亦且各分一臠。今因俄不能爲我保全膠州、一變前議、改結英日之援、不過內地通商。英之志願已足、吾國尚可瓦全、不致遽分崩離析也。論五洲萬國、無有能敵英者。吾國結英自固、亦多歷年所、徒以甲午之役、英人坐觀成敗、邦交由此而疏。究之俄之代索遼東、其禍心乃更不測。今吾復和於英、英樂於我之棄俄、必能助我一臂。雖因而結倭、亦不爲失策。劉先主敗於

孫氏而死、武侯不以此怨吳、反更與之連和。謀國之道、因時變通、不必拘牽舊怨。今我無海軍、諸國戰艦羣萃於吾國海上、一國得地、諸國幷起而爭、明春海上必有軒然大波、此乃賢愚共見。已不能自立、則全視擇交、所謂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者也。存亡之機、間不容髮、不知師相謀謨所主。外國似尚視吾師如何措注、若上下不交、喋不得盡一奇、出一策、則大事去矣。若猶可靖獻、則鄙見所列、有無可採、望密示一二。若所言未合、亦望詳告底裏、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況神州陸沉、亦豈獨夷甫諸人之責乎。天下强國莫如英、而包藏禍心於中國者莫如俄、奈何不審擇所從、以蹈不測之患。某一室安議、不敢自秘、欲藉以上聞於師相、以取裁、幸辱教爲盼、不具。

二十四年戊戌、　公年五十九歲。

二月朔、答洪翰香云、國勢日蹙百里、似聞俄法英諸國海軍麇集東方、此險殆不可測。吾小人不敢知國、竊謂吾中國士農工賈從此皆無生存之機、眞切膚之痛

也。且五洲動植萃物，皆有以自遂其生，獨吾黃炎、虞夏神明之胄，至澌滅以盡，豈不可哀矣夫。私獨以謂國家振興圖存之策，自有元凱益廷，若乃民權之何以自振，則必自富民徧立公司始矣。公司徧立而後推其中賢者以為公司之董事，又推各公司董事之賢者以為羣公司之長，又推羣公司之長之賢者以為公議之首。久之，庶有可以為民主者出其間乎，未可知也。若如今日之民勢渙散，不可控搏，吾知其為波斯、愛蘭之續而已。不勝憤憤之私，聊一奉質，不宣。二十四日答廉惠卿云：時事無復可言，鄙意恐黃種將絕，頗思振興民權。中國民愚，無能復振，其始起當自立公司發端。公司之法，當詳採外國章程，一公司成，必於衆股中立數人數十人為董事。此諸董事皆由股衆推選，各家身命所寄託，其選必精，不似銓部之選官、鄉黨之選飲賓也。近來士大夫百務皆可徇情，獨居官之帳房、居家之管租人，則必真知灼見，用不當其才者，乃絕無而僅有焉。以此推之，公司董事之必能得人也。一公司如此，推之十公司、百公司，無不如此，則又合十百公司而

推舉數人數十人爲總公司之董事。此總董事必其分董事之智且能者、其材智軼出乎羣衆無疑也。則又合羣董事而推擇一二人以主持民權、如此則民權之振興有望、而吾民族之利害可以推行無滯、而其術必自先立一小公司始。不然、則西人之士農商工無事不足以兼併中民、中民安所託命哉。兜兒名梁、公從兄康之之女壻。

三月二十三日、答桐鳳孫云、尊疏底本昨經子翔寄到、大致平適、其謂岳軍兒戲、①亦誠有之、獨保薦董福祥、仍是耳食。董福祥至今軍中尚操練白蠟杆子、其爲兒戲、殆又甚於聶袁。②政府倚此人爲大樹、孟浪已極、而尊疏亦推薦之、此其識亦何以加於政府哉。倘片誤國一疏、想不標以示人、未知偉議如何耳。　四月六日答李季高云、董軍調入畿何、直督爲主糧臺、當年内地用兵、無此辦法、董軍專練白蠟杆、人有諷令用新式槍砲者、輒瞪目罵曰、吾以此物平回、何物外國、豈能過於回逆哉。政府倚任此軍、眞來書所謂酣睡不醒、了不知目今五洲是何世界、此最可慟。外議嘖嘖、謂董軍將爲西狩護蹕之用、恐亦揣測之過。乘輿一動、畿輔非我

有也、國不能自立、亦何地可逃威乎。　閏月二十一日、與康惠卿云、康君自是時賢中俊傑、但所謂學會者、意欲振興孔學、實乃夷宣聖于邪蘇、吾不謂然。其徒所出時務報、謂西學不必講西文、謂軍國要務不在船砲槍彈、皆舍急需而求枝葉、全未得其要領。而舉世推重、不知其於世務全未閲歷也。陸放翁論詩云、秋毫未合天地隔。豈獨詩爲然、凡爲學爲治、無不如此。康公於學頗能乘間攻瑕、獨襲方望溪、劉申受諸公、以古書之僞歸獄劉歆。康公尤大放厥詞、悉掃兩漢大師、而專主一何休。歷詆諸經稱之爲僞、而專尊一公羊。彼譏紀文達之攻宋儒、而不知已之横恣、過文達又百倍、惜世無正言以斥其非者。其論學偏駁如此、倘異日得志於時、必以執拗誤事無疑也。　五月十五日、與李季高云、近日朝局一變、使人目眩神驚。韓公云、不善爲斵、血指汗顔、巧匠旁觀、縮手袖閒。古今一律。端午詔書、竟廢去時文、不用、可謂大快。某竊有過慮、以爲舍時文而用策論、策論之不足得人、仍恐不如時文、以其茫無畔岸、人競抄襲。而考官皆時文出身、不能辨策論高下。

宋世本號策論爲時文、策論敝極、乃改用經義。今復策論、不過一二年、其弊已不可究詰矣。弟素主廢時文者、至廢時文而用策論、則私心又不謂然。正如陸放翁一生不主和議、至韓侂胄北伐、則放翁又深議其非。此未可以皮相論也。今朝臣寡學、彼既不能知時文之佳惡、又焉能以策論取人。竊謂廢去時文、直應廢去科舉、不復以文字取士。舉世大興西學、專用西人爲師、即由學校考取高才、舉而用之、庶不致魚龍混雜。西學未興之前、中國文學亦由學校選取、似較用無識考官決得失於俄頃爲稍愈。然此亦恐學校之師、未能盡如人意、是故此事未易得手。言之甚易、行之實難、今一旦張下新詔、得失固應參半耳。　五月十六日、與周玉山廉訪云、朝局倏忽一變、國師點黜南歸。然此三年中所失不小、以三尺法衡之、似仍是情重罰輕、不足相抵。惜人才稀少、繼之者未必勝之。鄭五作相、時事可知、顧念時危、惻然心惨。案、國師謂翁同龢。　六月三日、與李季高云、康有爲等雖有啟沃之功、究仍新進書生之見、總署所議大學堂章程、多難施行。國聞報所錄、有脅孝經

子史、取精華、去渣滓、勒爲一書、須發各學堂等語、皆仿日本而失之、此東施捧心以效西子者也。日本本國學問無多、可以撮爲簡本、使學者易於卒業、中國舊學深邃、康梁師徒所得中學甚淺、豈能勝刪定纂脩之任。斯亦太不自量矣。目前中國無師、又無可指之款、遽云立學、是亦畫餅充饑之說耳。　八月五日、與山西胡中丞云、盧漢鐵道、比商聞係借名、股本出自他國、恐道成之後、利權不能自操、附道鑛利亦將斷失、此事甚費擘畫。而近日新政旁午、獨未籌及收回權利善法、似是舍其大而謀其細。變法之要、首在得人、以所聞見揆之、似今日斷國論者尚非弘濟之選。即如各省學堂、今之急務、不籌經費、不得教習、但下片紙、便謂事已與辦、豈非孟浪。　九月二十七日、與劉博泉侍郎云、夏間書院議改、謬承執事期許過當、率先貴鄉京朝官致書揆帥、推舉下走、欲以學堂見委。內顧慚悚、恩不克任。曾晥中傳書招延、既內顧家私、求南歸自便、又恐無實而獲浮名、久竊皋比、終必仰負期望、以此決計南返。晥帥議聘、介紹於合肥壽州兩相、書院諸生亦即電請

合肥代爲挽留。某恐事或中變、於是有都下之行。其時歸志已堅、微聞貴鄉諸公日夜商榷羈留之策、以此不敢造門請謁。即貴鄉諸公見過、亦適未及迎晤。不謂公等老謀、竟有術樹收窮龐成算、委曲百折、卒取必於當塗、仍令老荒失學之身、靦據講席。公等厚愛、誠過越倫等、獨施之非其人、無以仰答盛誼、是爲惴惴耳。朝局一還舊貫、時文復用、竊謂於取士無甚損益、於長育人才實有妨礙。緣後生朝夕揣摩此業、即無餘暇可以兼習他學、不惟西人藝術不獲窺尋、即中國文史亦復不遑探討、無以造就成才。蓮池雖向有學古課程、諸生往往取給臨時、并不能屏棄帖括小文、潛心孳悅。且時局多變、後生爲學若不問津西國、終難成有用之才。鄙意仍擬請執事與同鄉諸公熟籌妥商、貽書當軸、再申前議、添籌經費、開倡西學、爲之於舉世不爲之時、其獲益必無限量。且省會學堂固詔書所許立、不爲妄發也。區區愚慮、未識有當否、伏候裁示。某承過愛款留、然書院舊章不能有益於問學諸子、故敢妄貢一得之愚、惟亮詧是荷。 十月四日、與吳贄臣云、昨日郎

鈔、合肥相公有巡視黃河之役、此爲吾國要工、但守循舊法、恐不足弭患濟災、謂宜師法西國治河新策、乃爲有濟。他人不能取資方外、獨合肥能裒集中西之長。廟堂此舉、殆審慎出之、不識此項鉅款從何籌措耳。

二十五己亥、公年六十歲。③

正月十六日、與李季高云頃見師門致陳雨樵書、尚擬親勘河工、再行還京、計二月似尚未能言旋。又謂用西法須數千萬、無款可籌。某竊謂朝廷用吾師行水、自應叶棄庸常之論、不必校量用款多寡、必以用西法爲宜。若中法治河、則前此河帥著名者各已竭盡才力、今即熟籌慎擇、似未遽遠過前人、隨事補苴、何必元老大猷始能謀畫哉。且即中法計、亦不下數百萬、百萬千萬、同一難籌。與其無大績效、而所費仍復不貲、不如決計大舉、雖未一勞永逸、要當勝於安常守舊萬萬也。西法之數千萬、諒非一歲辦成、似必分年籌備。倘中法辦工、數年之後、又復橫決、則隄決之費與民間漂沒耗失之費、賑災之費、合計數者所損、當亦不下西法之

工貲也。愚見專主西法、若限於財力不能舉行、此非勘工者之過也。師相舉事立議、要使外國聞而敬服、不在牽就時賢咫尺之見。區區愚見、尚望展轉上聞。　三月二十二日、與方倫叔云、敬敷一席竟未獲就、私衷懊惱、然亦恐鄉里衆口難調、當道未易交合、頗望而畏之。獨投老遠客、魂夢不安、家事全不能顧、大有夫差爭長黃池景象、是可慮耳。　五月十一日、與李季高云、時文詩命不長、今年選得諸生十餘人、同從英人日貝格耨者學習英文、小兒與焉。約以五年爲期、五年之內、不許告退、或望有學成者數人、亦漸於學校中開此風氣。畿輔學堂所聘之英文教習、曾與英美人談天、吾問英美人、則皆言其說話尚未通也。中國官場堅執不用西人、吾皖中聞亦聘同文館學生往教、大概與畿輔學堂等耳。見報紙云、師相近延西教士教文孫等、自去年八月以後、大約京城中止師相一家。書院中兼習西文、亦恐止蓮池一處也。　二十一日、與方倫叔云、前日作函李傅相、請將保定淮軍公所歲餉生息餘款中、歲提四百金、開一東文學堂、專教皖人在北者子弟。

傳相欣然樂從、已函約敝門徒日中島裁之者、請其來爲教習、料其必樂於從事。保定一城、由下走開成東西二學堂、幷不甚多費、頗以此自喜。轉恨故鄉至今尙無聞見、子弟斤斤於小講半篇、欲求一遊泮水。一朝時局改變、無處求食、即恐貴種難存、此最傷心事也。

二月十日、答嵇功亭侗書云、去冬由李贊翁交到惠書、降屈威棱、與一介小儒酬畣爲禮、反覆議論、開豁蓬心、想見輕裘緩帶雅歌投壺之風度。至攀援戚公、欿然不足、竊謂撝謙之過。戚公所爲、乃中國之舊法、執事所當之敵、則前古所無、自行軍用兵之道、下至一俊一能一器一械、若稍牽於往古迂論、即顛蹶翹足可期。顧明公時以外國名將爲師、不惟戚公不足挂懷、即韓、白復生、亦不足爲吾國輕重也。若乃膠州之變、旅大威廣之辱、此乃政府主持、非封疆所得參與。外臺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勢難攘臂而爭。來示又謂倘干戈相見、不敢稍有瞻顧、此自烈士素抱。竊料時勢所極、不致復見干戈、果有斯變、則社稷生民之寄、非區區一死遂可塞望。愚以爲目前治軍于無事之時、即宜刻刻如臨

大敵。外國兵略、出自學堂、至于訓練齊整、則不過數月便可告成、獨將帥本領、則必預儲於平日。今吾雖立學堂、尚止武備初桄、未能研究深處、必得有雄才大略之士、費之多金、使徧閱五洲軍政、得其本源、究其變化、而後歸而授以兵符、縱不能折衝雪恥、但令自立于不敗、使敵心知我國之有將才、則一將之任、賢于十萬之師。又或力難爲此、則宜廣求外國武備學堂中精深微妙之書、聘我國之能文有古法者、與外國之通習漢語能明武備者對譯之、使主兵者從而授讀、其徒知誦讀不能超悟者、仍屏而不用、所用皆得其精華、棄其糟粕、其聰明機警又足以展其所學、如此而後我軍壁壘、煥然一新。不能如是、則平日操習步伐足以警動耳目。萬一有事、仍宜爲國養威、勿輕言戰、其亦庶乎持重之道矣。國政頽放、僅軍旅有人、仍難振起國勢也。執事治軍嚴整、深得士心、蔚爲長城之望、翕然同辭、乃復折節下交、與布衣憔悴之士往復問難、用敢獻其所聞、伏維鑒亮、不宣。　七月十二日、與周紹之云、劉公墓誌、擬稿奉呈、中多忌諱、以韓公撰王弘中、張孝權、胡

良公、李彬、張署等墓文、皆不假借曲諱。墓文蓋將告之後來、非以告當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可也。劉此語、東海關道劉公墓銘文中紀東撫李秉衡事、時秉衡勢方盛也。

二十六年庚子、　公年六十一歲。

五月、拳匪禍作、京師不守。公展轉避地深州、留居數月、成深州風土記二十二卷。適外兵至深州、牧遠避、公集人吏、籌策以鎮安之、始得無事。李文忠入都議和、十二月公乃至京師。　五月二十七日諭兒書云、本日聞中外業已失和、二十一日、俄、意、日、比、英、法、德、美凡八國、下戰書於制軍、制軍計無復之、遂請拳民頭目、給予軍火、令與敵抗、開天津獄、縱囚、令打頭陣、水會繼之、拳民又繼之、官兵在後、即於是日開仗。是後日日開仗、天津市上死者甚多、而紫竹林迄未焚燬。既失和、則紫竹林乃敵國財物、以能燒爲美、而拳民竟無一能、當路恃之以自速滅亡、豈不可歎。日內外兵必且入都、無可復挽。保定暫可無事、但防拳民敗而不散、退據省城、則難免驚惶耳。當相機趨避、汝等毋庸懸懸。到滿城、定侯諸事關愛、至爲感紉。汝

應在彼照顧、不必速思還省也。案、拳匪初起、公便告地方大吏、請剿滅、宜道勸治以安大局。大吏廷雍等方挾拳匪自重、反噬公。拳衆與公有隙。拳衆遂圍周村、公幸先期出走、幾至不測、拳匪則先避至滿城、故作此書諭兒。定侯亦速避。諸生滿城人張國昌也。已而京師不守、外兵至保定、廷雍遂被外人所殺。六月五日、諭云、吾本擬與定侯同赴滿城、窺定侯之意、似懾於街巷流言、生怕我再到滿。我思小心爲是、亦即不復赴滿矣。昨日臬司收撫拳民、逾時便往燒福臨閣、無得脫者。聞有一人騎騾飛奔、追者不及。然亦恐所到輒窮。羅大夫聞被拳民斷去一臂而死、傷哉。案、臬司即廷雍、福臨閣乃美國教會。羅大夫名子賢、美醫士、人極慈良、士論惜之。今保定猶有思羅醫院、公所命名也。時局至此、滿城不可久居。有人勸入山中、吾恐將來土匪蠭起、山中亦非樂土。我意定往冀州、似較他處爲安穩。小亂小竄、仍自不免。吾取朋友較多、尚覺有恃。目前車馬難覓、兒自察看滿城情形、倘三數日尚無驚擾、即定侯弼臣代僱可也。吾今晨出城、兩行到大激店劉福家。此村無教民、無拳民、甚屬安靜。擬暫在此勾留、俟將汝等送往冀州、車行過此、吾再他適、亦不與汝等同行也。五日酉刻諭云、頃發一函、擬在此勾留數日。去後有人自省來、傳聞吾晨出後有拳

民六人追我，未及而返。雖未必可信，亦不得不防。我明日擬冒雨至唐縣王古愚處，汝等不可久於滿城，必應速出，無論如何爲難，可將人口先行。吾令劉福送汝，渠老成，北半塗人眼極熟。不識王覲岩處能匀出一老練人否？渠深州人，南半塗亦必熟也。　六日，諭云：吾本日冒雨到唐縣書院，古愚請暫將眷口移至唐縣，俟農務稍閒，再定行止，或赴冀州，或竟不赴冀州，并欲爲我覓車，親赴滿，與汝伴送眷累。現以車不易覓，令人赴滿，送吾此信。劉福謂倘不得車，即暫移大激店近村。今古愚議暫移唐縣，似較劉福議爲善，但勿告人所向何處，止言有友請入山可也。車旗寫戶部廳。案，公到唐縣後，眷屬亦至唐縣。峯民仇公者，亦聞風踵至，公乃由唐至祁州，由祁至安平，至深州，留於南莊李氏，旋入城，公州人修訂風土記。既訖事，歲暮乃返，由保定入都。　八月一日，與陳雨樵云：兩宮蒙塵，榮、崇二公在保定，京師無人與敵議和，但遠恃傅相，恐誤大事。傅相年老，幕內有西人，部下無兵，陸行甚難。若海行，此時西船不肯運送，彼自避求和之嫌也。此時求和，必有反首拔舍、肉袒牽羊之概，親赴敵軍，自服前過，乃能動敵情而挽奇禍。若京師無人與議，

徒有一老翁安坐上海、電告各國政府、彼直一笑置之、何能濟事。大計宜速定、恐意以爲宜請榮相、慶邸等、轉求援手於赫總稅司、請其設法挽救。一面託赫轉商西使、准令招商船隻、護送傅相北來、以便主持和議。如此、似尚有一線望。轉若各紛紛散走、無人與咨一言、不但釀成瓜分、且恐彼族安頓就緒、便復搜剿敗將。以宋帥在省、遂有保定一行、則直隸全省震動矣。以上各節如尊意以爲不謬、似可擇其最要者爲護院一陳之。此時存亡呼吸、機括甚微、不宜安坐熟視杞憂如此、不惜時示一二爲荷。　八月十九日、答賀壂儕云、傅相已北來、僕擬將志稿忽忽定正、便當赴京探候、以傅相曾電詢下走私情、不容已。若鋭身入局、則吾不肯、吾寧曳尾泥中耳。　八月二十日、與陳雨樵云、傅相計已至津、接篆後當即入都議款。傳聞西人已列有數條、皆難著筆。弟擬俟道路稍平、即北上一謁傅相、此是私情。若今日大議、非草野所能安參。斐公所望於下走者、往年傅相曾面言之、辭甚肯懇、而吾駕已不可回。今老矣、國又頗危、豈敢更入甕耶。近日情勢如何、希密示。

同日、與賀墨儕云、鄉團勸匪、最爲安良要策、拳匪亦不能不懲、一懲即散。營勇不敢赴小范、若縣官同行、則必前往矣。省中兵力恐難遠來、當激厲鄉團自勸之、良民一齊動手、彼必冰銷瓦解也。　十月二十五日、答宋弼臣云、藩臬欲送關聘、此時大局未定、豈宜及此。現已爲焚其巢、書院已無居止之地、來年練餉局之千金、恐亦無從給發、書院會須暫廢。僕十餘年來、實爲時文所苦、近益頹唐、無此精神、書院一席、萬難勝任。若畿輔學堂、則更無此本領。一席尚非所能、豈有一人兼領二館之理。擬俟道路通行、一見傅相、商求南歸之策耳。　答李幼珊云、前接惠書、猥以勤恪公墓志寄聲見謝。某老頹才退、不能爲文、迫於師命、不能藏拙、亦不敢泛泛諛墓、知不足闡揚盛美。荷蒙齒及、祇益慙皇。　十月二十八日、與宋弼臣云、聯喜來、接讀手示、并洋字護照一紙、領感無似。曹深州於二十四日夜往獻縣教堂、是夜城關驚恐非常、居民逃徙一空。二十五日、洋兵攻破東鹿舊城、深州無官、僕慫恿教佐紳民等備禮迎犒、別無良策。教堂中有潘鳳臺者、自寧晉之唐邱回、

未到州城、聞舊城已破、即夜抵法軍。隨軍有正定飽教士、不願洋兵肆擾、苦無阻止之術、適潘到舊城、力言曹官近來安撫教民無微不至。飽因領潘往見法帥巴堯、而陳一切。巴堯聞言、頓改初意、令潘回深查看情形、飛速函告。潘至州西之杜家莊、作函寄飽、謂深州城門四開、官已赴獻縣住、城官兵亦已遠避、現在城中官紳預備禮物迎勞等語。洋兵本定二十六日早九點鐘拔隊赴深、潘函八點鐘送到、巴堯得信後、竟自折而西還。此次化險爲夷、係潘鳳臺一人之功。潘之所以出力阻止法兵者、則曹公聯絡安插有以感動之也。案、時深州牧曹景郕、湖北房縣人。其人勇於任事、知亦疑祭仇教及公來深、曹從容公甚至、公與言以祭仇教之非。曹聞命悚然、乃極意撫恤教民、幸免深州被兵之禍。省城傳言曹曾助拳、傳者過甚、以致法兵尋來與曹爲難。今之臨境復返、則又聞曹之善而解前憾。蓋曹之後功實足掩蓋前過、生民陰受其庇者不小。新任吳公亦自教堂得有葛函、送與巴帥、然已在二十七日法兵西還已逾日矣。此函所言情形、可摘要一稟方伯、以釋懸系。案、獻縣法教士步光瑩、深冀教會皆其所轄、當時傳言謂法帥巴堯爲其弟子。　十一月八日、答高仲英方伯云、

差至，接奉惠書，幷寄到重幣，招令還省。遊離已久，跂慕良殷，雖未折柬，亦擬裝束首塗，近依宇下，況重以盛意之懃拳乎。奉緘後，即擬隨使就道，乃此間故友堅不聽行，再四婉商，始約定初八日登車北發。因暫留使者靜待行期。初六七兩日，留行者益衆，不論情理，一意苦留，所至前後圍繞，不令他適，又迭糾約往州署，懇州官勿爲僱車。不得已，祇有暫不成行，先遣弁勇還省銷差，一俟留行者之意少懈，再行僱車旋省。承發車價四十金，藉使奉繳。此次寓居此州，大類庚桑楚之居畏壘，老氏之所訶也。倘幸客軍未去，諸生流離未還，縱遵召速還，亦無所事事，以此稍可自解。惟有方使命，殊爲罪歉。廉訪相見，幷求道意。不具。　同日答李季高云：本月初二日，奉到十月初六日手書，以法兵即至深州，屬令迅速赴京，又屬張燕謀京卿，展轉函達法武官，請其派兵護行，詞旨迫遽，具紉摯愛逾常。此書道塗稽滯，直至上月杪，始由北倉教堂遣人走送。法兵上月初亦竟未來。惟十月二十四日忽接省信，謂法兵自保定出，轉由正定拔隊，即到深州，與州官曹刺史爲難，非

送來護照一紙、冀可自免兵禍。二十五日、已聞攻破束鹿舊城、距深城二十餘里、定於二十六日早九點鐘拔赴深州、弟堅屬州城官紳備禮迎犒、而屬曹刺史自赴獻縣教堂請教士設法止兵。久之、兵不至、已而聞深州教堂有會長潘鳳章者、夜往舊城、見隨軍之正定教士鮑某力陳曹刺史安撫教民周密妥善、鮑即領潘見法帥巴堯、堯聞潘言、頓改初意、但令潘回州查看情形。潘至州西十里之杜家庄、即作書遣人送軍、言城中官紳備禮迎犒等情。法軍八點鐘接到此函、遂折而西去。此次深州之不被兵、全由潘鳳章一人之功。潘之所以冒險止兵者、則由曹深州聯絡教士、撫卹教民、有以感動之也。曹非獨辦理教案盡心也、其威足以除暴、其惠足以安民、故窮鄉僻壤、婦人孺子無不稱頌。此不盡煦煦之惠、蓋亦實有吏才。近畿數百里、耳目所聞見、殆皆不及曹君。若令久置閒散、勢且大失民望。此時暫屈無妨、將來必宜有以振拔之。某雖無似、若久與人處、遂以好惡爲是非、變亂黑白、則生平所不爲。其所以縷縷如此者、欲令賢吏不壅上聞、亦以代達士民

借滋之鬱思也。畿南近尙安謐、州縣近時畏教民與六七月間畏拳民無異。國家不開新學、官場有識者稀少、不足怪也。　十一月二十一日、答賀松坡云、外兵入關、蹂躪近郊、深州瀕危出險、居人之幸、旅人非受其福、乃州中士民謬歸功於鄙人。自笑平生浪得虛聲、大率類此。不謂來書亦徇俗謬獎、本無其實、敢居其名乎。教案須款過鉅、似可與之軟磨、不宜聽派聽出。冀州既安撫有緒、此事儘可徐商、彼斷不能因議數不合、遽請法兵來劫也。案、公於月杪還保定、小住、遂赴京。

二十七年辛丑、　公年六十二歲。

是歲、公在京師、亦時還保定。九月、李相薨逝、公乃決意南歸。北方官紳攀留未允。十二月、吏部張尚書百熙以京師大學總教相懇、堅謝不應。　四月、與周方伯云、省南之亂、非懸賞購線緝獲拳首、不能平定。若云解散、非破獲首要、亦別無解散之法。去年成此大禍、至今民間首匪未辦一人、安有不滋事之理。聞現今聚黨橫行、未受大創、謂爲匪散、殊難深信。此股亂黨不除、其餘未起事之處皆潛相勾結、

隱爲應札、誠不宜姑息苟安。目前州縣財力不足辦此、詞宜由各統將出貲購線給賞、準其作正開銷。至何縣拳首本縣官役皆所熟知、即逃匿何方、亦必有可蹤迹。購線之貲出自各營、所用之線仍索之州縣、訪線不準、嚴議處分。若恐空文行知、閲者不知緩急、可遣深州知州曹景郕馳往各軍諭意。曹君才力足可勝任、凡深州、安平、饒陽、武强、武邑、衡水各拳首、曹盡知其姓名、不致誣良爲匪。其口辨亦足以慫恿統將、使之專主緝拏賊首、一意破滅、不復寬縱議撫。此議似宜速定。近來匪黨千百成羣、尚恐一時未能盡殄。頃所論薦之孫萬林、實可倚辦此事。傅相謂某阿其所好、其實不然。呂道生、鄭舜卿皆去年在深時單過相見。孫萬林駐深亦僅一月、不過兩三面之交情、何至遂有阿好。誠見其治軍嚴整有威、兵丁畏法、絕不騷擾、操練又勤、用以平定土匪、必能勝任。雖前有攻打使館之失、而非其罪。且使功不如使過、其餉又不須代籌、近來願歸直隸、不願東還、以爲可用、故敢縷縷、伏祭卓裁。　日記、五月十五日、兒子阿啟從中島伯成遊日本。晨起小雨、雨止、

送之至火車協同行者東文師生十六人吾與兒約別後父子郵寄日記六月五日作王襄臣碑小航之兄也七日雨過李季高近數月傅相時以廬州相戲吾亦以戲言卻之今季高爲言人有欲薦君爲內廷師傅者於君何如吾答以大阿哥恐終不得立何用求師爲高云爲今上求講讀之師耳答曰此又康有爲之續也高云不干與政事但日侍講讀使上知外事答曰上本研求外事高云恨無正人左右答曰天子從師當取之宰相卿貳非草茅所得與高云時應破格處師友之間可也答曰此不可爲凡貴人各自是所見今若周方伯胡侍郎輩一旦虛懷下士禮聘吾爲其子師其子多已得科第出以道員候補吾倘欲抗顏爲師彼且自負其貴不吾聽也況尊爲天子乎高曰君自論病耳今將勸君使下藥當奈何答曰庸醫安能下藥今代高醫無若師相今請師相下藥亦不能起此疾也高曰嚴君已篤老答曰辦事自嫌老者下藥則老非所恤以師相所不能而謂下走能之乎吾以太平時辭官若以危亂時起復何顛悖若是師相愛我使我處一講

席、或南或北。當令諸生畧識時務、萬一爲國家收用、不致愚謬誤國、是我所庶幾、出仕非所能也。　七月二十六日、還保定。　八月十三日、與李季高云某還書院後、肄業諸生流亡未復、然頗有官場應酬。師相臨別時、垂詢學堂報館二事、知下走在都數月、區區以此二事爲私任。學堂生徒極盛、經費極絀、所恃僅師相每月飭撥楊都轉百金、實不敷用。此外無可生發、殊無持久之術。案、此所中島裁之所游東文學社、實公所翔公也。報館隨縉集股一萬四五千圓、業已竭蹶頗力。臨行所上呈詞、師相違和、稽閣未批。目前可否批示、無任跂望。　九月十三日、與徐進齋侍郎云別後、遄返保定、八月遂已開課。十餘年來、深以校閱文字爲苦、今還理舊業、都乏歡悰。追溯在都時、屢接清言、渺不可得。樂事一往、無可追逝、悵結何已。所呈開辦報館一牘、前聞慶邸欲俟回鑾後奏定報律、再行准辦。現知邸意亦無欲定報律之事、旁人往往妄傳。竊謂定報律一說、不過防報紙妄議時政、此外無須定律。敝社議章、本守庶人不議之例、同社皆讀書明理之士、決不似上海廣東諸報、肆爲狂悖之言。某

等議開報館業已旬月、東西各國報紙久已喧傳、外國人相見、無不佩此舉之善、而勸其速成。今若竟被外部阻止、必且貽笑強鄰、以此卜吾國之不能與立。此雖小事、似亦有關大局、仍求我公緩頰、言之邸相二公、俾得及時開辦、不令社衆解體、實爲至幸。

九月十七日、與陸伯奎學使云、在都獲挹清芬、慕仰無既。昭東臨保定、猥承折節下交、至感至感。定州試士、拔識眞才、頌聲雷動、聞試竣仍傳集滿紳、飭辦學堂。王合之進士現赴都下、見過談及、曾勸其速歸。王古愚孝廉現館清苑、亦勸其還州與議。前承屬開列學堂書目、外國之書、應由外國教習自行酌定。現天津譯局雖自上海運到譯書七百餘種、但中國譯手往往謬附已意、西人見者輒詆爲失眞、不敢據爲定本。至中國文學、先後次第、不宜紊失、貽誤後生。竊謂學徒致力之書不能過多、以韓退之之高文、其所稱舉、六經之外、不過莊騷、史記、相如、子雲數家。今人好炫博贍、實則徒事記覽、無益心才。昨見報紙、謂禮部議覆舉場章程、擬以九通試士。窮鄉下里、難得此書、又卷帙浩繁、不易卒業、就中杜、馬

二家最善、然馬書唐前、盡襲杜文。漁仲紀傳、全鈔正史。皇朝三通、彼此因襲、並非不刊之典。學者不讀正史、則三通乃凌雜叢碎之書、不能得其要領。若先攻二十四史、再讀九通、則無此日力、且用功煩難、而獲效殊少。使學徒盡能記識歷代制度沿革、亦祇已陳之芻狗、謂遂成爲政治之通才、未必然也、而況絕無盡記者乎。且九通制度之書、固非政治之學也、求政治之學、無過通鑑。而畢氏續編及國朝儒臣所編明紀、又不逮涑水元書遠甚。今不以通鑑試士、而用御批通鑑輯覽、豈不以通鑑繁重、學者難讀、不如輯覽之簡約而易竟哉。九通卷帙之多、過通鑑倍蓰、今史學用通鑑輯覽、而政治用九通、一何用意之自爲矛盾如此。愚見史學試士、當用史記漢書。李習之有言、前漢事跡、傳在人口、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高簡之功。學者讀范書陳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邱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以此言之、後代之史、固不足熟讀、則亦不足以考人。必以詳備爲事、則馬班之書之外、益以通鑑輯覽足矣。其政治之學、當以國朝爲主、國家紀載流傳者希、無已則於

皇朝三通擇用其一、使習國家掌故、庶亦可也。論者謂歷代以文取士爲下策、不知科舉所取舍文字更無他策。必去文字、莫如廢科舉而專取之學校。今學校初立、所謂大中小學三等皆未能如法。莫若先立師範學堂、取成學之士、延外國教習、教之以粗淺圖算格致普通之學、蓋不過期年旬月、可望速成。成以散之縣鄉、俾以次爲中學小學之師、庶冀推行漸廣、不以求師爲難。竊謂當今急務莫先於此。敬貢所疑、幸辱教焉。　日記九月二十六日、聞傅相病篤、人人惶恐。　二十七日、擬入都、葉文樵來、報傅相本日午刻薨。　二十八日、淸晨上火車至京、作沙陀原菲北譯書局、即擬開之報館也。　二十九日、至賢良寺、聞仲彭兄弟電召、以傅相身後文字見屬、到幕中、有西州之痛。至相邸、憑棺一哭。移行李賢良寺。　十月一日、仲彭兄弟以奏陳文忠公生平事蹟見委、欲得靜地、稍閱文牘電報等。　二日、爲東撫擬奏建文忠專祠節略。　三日、撰祭李文忠公文。　十日、代周公擬臚陳李文忠事迹奏底。　十一日、跋西師意所著書。　十七日、擬江蘇請建李文忠

專祠節略。　廿一日、擬京師士民請建李文忠專祠呈稿。　廿九日、題丁維屏所譯萬國地理。　十一月二日、成福建李文忠專祠節略。　三日、原富序成。　十日、楊濂甫觀察傳述李氏兄弟要吾南歸、收束文忠遺集、已而許之。　十七日、還保定。　廿九日、李石周王古愚入都、謀留吾。案、二人公送他書院齋長。本日、袁行南觀察爲袁慰帥留行、吾有書寄行南辭館。行南署清河道、書院乃所專理也。　十二月三日入京、居船板胡同周宅。　五日、汪劍齋大令宣元來言、張冶秋尚書欲聘吾爲大學堂教習、吾亦辭之、定計與李氏兄弟南歸、不願留北也。　七日、袁慰帥先施、蓋諸院諸生轉求直隸京官函請袁慰帥諄留主講。張冶秋尚書亦先施、執禮甚謙、而請余爲教習、余面辭之。晚見慰帥、慰帥留行甚懇、坐客皆爲留行。吾歸志已決、不敢許也。　九日、張野秋尚書又來談、堅請教習、吾固辭、則拜跪以請。吾無實而竊虛名、媿恧無似、公卿不下士久矣、尚書之折節下交、近古未嘗有也。顧吾退已久、勢難爲尚書再出耳。　十八日、胡雲楣侍郎來、爲張尚書勸駕、告以稍有自知之



明非敢故作聲價也。二十五日、胡雲楣來書、謂已代辭張尚書、恐尚需奏請。又河南錫中丞、令胡侍郎令嗣寄電、轉託侍郎、聘吾主講、復書請侍郎代辭。

二十八年壬寅、公年六十三歲。

五月、東遊日本、考察學制。九月、歸國、先至安慶、籌議立桐城縣學④、歲暮還里。日記、正月七日、聞張尚書奏薦爲學堂總教習、有旨賞加五品卿銜、吾不敢就、或當以徵士自處乎。八日、曾履初持張尚書書見示、且勸駕、吾終不敢應、遊廠肆、莽歸、中島在寓久候、爲張尚書勸駕、因允暫不堅辭、俟章程出後、度吾才能任即就、不能任再辭。中島得此言乃去。張尚書寄曾敬詒兄弟書云、摯公事、不惟弟佩教有素、且爲學堂計、爲士流計、爲中國開化計、籌之爛熟、乃上聞於朝、去年居梅君京卿以政務處借箸、渥荷上知、嗣留長安、上於薦者頗拂然。今摯公已奉朝命、若再固辭、是不翅劾弟於廷也。即歸志萬決、亦乞暫留一年、一切章程待酌就大概、仍由摯公核定、尚希賢昆仲婉達爲感。九日、致二曾書云、昨承履弟持張尚

書函見示、勸駕甚殷。市中過敬弟、亦勸勿再辭。薄暮歸、則中島伯成在廡靜候竟日、亦爲尙書遊說。小生不敢率爾應命者、厥有數端、京師大學堂爲天下觀法之地、必得中西兼通之儒、乃能厭服衆望。某萬不敢當、一也。開創伊始、造端弘大、非神明強固、不能綜理緻密。某精氣銷亡、難自敦率、二也。賦性樸拙、不能阿曲事人、不通知世情、不識形勢、使居京師、尤與風尙背戾、三也。學堂英少及貲遊子弟、慮無不振厲矜奮、難可檢制。某來自草野、不足涵育珍怪、四也。京城大政出自樞府、雖張尙書蓋猶有不能自主者。某欲參末議、豈能躋望推行、強羈其身、有何裨補、五也。某無實而竊浮名、尙書過聽、必欲羅致。若見其臨事迂蹇、將唾棄之不暇、徒累尙書知人之明、使下走蒙純盜虛聲之誚、彼已兩失、六也。學堂始立、不能遲緩、美善、要在見弊即改、至其收效、則在十年以後。若責效過急、或且廢於中塗、世必咎張尙書用人之不當。與其終累尙書、不如愼之於始、七也。欲開倡西學、必應偏採歐美善法、擇其宜於中國者仿行之、此未可咄嗟立辦也。某於中國文字稍有

竊尋、至於西學、則一無所知、何能勝總教習之任、八也。退閒已久、忽辱卿銜、靦顏爲京師大學堂之師、出處草草、九矣。袁參政再欲挽留、某再欲卻聘、本謂衰老思南歸耳、今留北應大學堂之命、何以謝袁公、去就失據、十也。有此十慮、以故不敢自遂本志、曲徇尚書。尚書若勉從鄙請、是謂重士。某曲徇尚書、是謂慕勢。與其使某爲慕勢、不如使尚書爲重士。尚書引居君事爲比、竊謂不同。居君膺薦將入仕也。使不欲仕、可無赴行在。既應徵而起、乃復假疾自遂、是兩失也。又屢覲乞退、相距未久、貽累舉主、固然無疑。某縱應詔入學、尚非從仕、又未嘗覲見、進退仍自裕如。自奏薦至開學、爲時尚寬、其間縱稍變遷、何渠上干訶譴乎。但尚書既稱下走再辭、是不翅劾己於廷。某被尚書知待、豈敢令尚書爲某受過。即擬暫不言辭、冰泮南歸。未歸時、學堂章程議定、當視章程中總教習職事如何、內度材力能堪與否、再議辭受、乞鑒察。不具。　十一日、諭兒書云、南歸之計、因汝伯叔及汝嫡母均未葬、鄉里求葬地甚難、此事責無旁貸、又家事糾紛、有來書輒望我歸、吾欲歸久

矣、止以失館便窮、不敢輕辭耳。適李氏兄弟約吾南歸、許以照蓮池束脩、此難得之機會、故決計辭北歸南。乃張冶秋尚書不通商量、遽行奏薦、恐吾再辭、渠之奏爲鹵莽、因允暫不言辭。張雖見愛、其辦事尚少閱歷、我言衰老精神短、彼乃爲我覓帮辦。帮辦不由我請、張自用人、豈能帮我。且兩人同辦一事、必至各執意見、或相忿爭、世言督撫同城、教官同印、妻妾同夫、皆成仇敵、故辦事必一人爲主、乃可成也。萬一就之、學堂既不能有效、我將爲中外嗤罵、滿學皆張公自用之人、而我以一老翁周旋其間、安能有所作爲。目前彼以劾己於廷爲詞、即難過執己見。雖云俟章程出再議辭受、便恐竟不得辭、終受其累耳。我嘗告張尚書、謂科舉不廢、學校不興。張云、今時雖孔孟復生、亦不能廢科舉。吾又言執事用我一年、四五月方開辦、其高才者必皆專意科舉文字、直至十月榜後、不能著實程功。張言科舉用策論、與學堂固一條鞭也。張不惜傾身下士、亦但爲名耳、其主見固亦自是而不能虛心者也。又其人出榮相之門、再與我相見、皆云榮相亦以請我爲然、前與

我言、將奏加三品卿銜、今賞加五品卿銜者、聞榮相謂初來不必過優。吾早無意世榮、李文忠往年曾與孟綬臣等謀爲奏加卿銜、吾聞之極力懇辭、以爲在官不求薦達、豈罷官之後、仍以區區加銜爲榮。文忠乃止。若斤斤於三品五品之間、眞腐鼠之一嚇耳。然足見其人唯榮相之指麾也。李希聖妙才也、張尚書欲用之、榮相指爲康黨、遂止不敢用。張李湖南同鄉、然尚如此、吾此舉必以能脫爲貴。若不能脫、非幸事也。汝問國事、似難驟有興革、太后滿意維新、政府究少輔佐。東三省俄約、李文忠故後、我全權頗思翻悔、既而無可商量、僅推敲於字句間。近聞美國照會、謂俄若得東三省利益、彼國皆欲一體均沾。而英日聯盟六條、汝當已知其宗旨亦專爲俄約、未知究竟如何結局。袁制軍索還天津、前聞各國似已允許、近日問日本參贊鄭永邦、則杳無還期、彼等固視吾進化與否爲行止也。

張尚書百熙原奏文云、奏爲敬舉大學堂總教習人才、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大學堂之設、所以造就人才、而人才之出、尤以總教習得人爲第一要義。必得德望具備、品

學兼優之人，方足以膺此選。臣博采輿論，參以舊聞，惟前直隸冀州知州吴某，學問純粹，時事洞明，淹貫古今，詳悉中外，足當大學堂總教習之任。臣素悉吴某籍隸安徽，同治乙丑科進士，爲前大學士曾國藩門人，其爲學一以曾國藩爲宗。任冀州後，遊於榮利，不復進取。前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尤重之，延主保定蓮池書院多年，生徒化之。故北方學者，以其門稱盛，允爲海内大師。以之充大學堂總教習，允無媿色。合無仰懇天恩，即派前直隸冀州直隸州知州吴某爲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之處，伏候聖裁。如蒙俞允，可否賞加卿銜，以示優異，出自逾格鴻慈。所有敬舉大學堂總教習人才緣由，理合繕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正月初六日，軍機大臣面奉諭旨：張百熙奏派大學堂總教習一摺，前直隸冀州直隸州知州吴某著賞加五品卿銜，充大學堂總教習。欽此。　時有直隸紳士魏鍾灕等，糾集北方人士不列弟子籍者一千二百人上書乞留，文曰：直隸紳士魏鍾灕等一千二百人，謹上書桐城先生閣下，竊聞性之者不移，好之者不竭，伯樂

善養馬、郭駝善蓺樹、二人者其性之也、非性之不能好之者是其至也。好之者是其至、則有時於事不適、於意不自得、而欲超然置之、然終有不能置之者矣。先生善養才之伯樂、郭駝也、得英才而教之、先生之嗜好也。今欲決然南歸、是將超然置之矣。鍾瀚等竊以爲未可、共圖詣都門、臥轍請命。獨恐卒然非所以爲敬、用敢先訴愚陋、惟先生憐而察之。先生之來畿下、垂二十年矣、畿下人士所以知講學者、實自先生知深、冀、主蓮池、播其種焉。今其萌漸發、而好學能文章、與夫通曉時務、能以其學饟當世者、且浸浸有人矣。試問先生未來以前、能有是乎。更設言先生自今而去、後此能復若是乎。皆不能也。中國之失學久矣、河北尤甚、士抱其固陋之習、八比律賦外、畢生不睹佗籍、有稍稍涉攷據詞章者、即羣然駴之矣。若夫讀古書而知其意、講西學而觀其通、則二百年來寂然。先生來而藥其痗、發其盲、吾人所共覩也。鍾瀚等非先生交親、或言笑未一接、千人同辭、自有所見、豈阿其好者比乎。方今朝廷行新政、廣學校、京師大學堂實爲一國之樞、主之之人、通

國所系也、鍾瀚等於此正有慮焉。夫古學西學當并通、人喻之矣、然必爲之定其程焉。無其程、如曰言之越而胡其途也。學者有二病、一曰重學古而輕知今、古之精意即今之良法、彼弗喻也。一曰歆利名而無志識、見國家之尙新學也、競騖於西藝西語之學、其政治法律槩置不講、中國聖哲之傳、文章之道更就絶矣。教者一有所偏、二病必有所長、定其程而醫其病、舍先生而誰歸。故鍾瀚等聞先生去蓮池而張治秋尙書留之京師、主講大學、靡不奔走相慶、以爲天哀中國之失學、而欲使先生教人之術大其施也。歲之荒也、賑以救之、今之人荒於學矣、而教荒之粟儲於先生、顧忍置而去之、聽其不活邪。或曰、先生春秋高矣、中興諸賢凋謝已盡、昔之與先生游而知先生深者、年來惟李文忠公存耳、今亦沒矣。國勢日蹙、人事日非、先生之歸、蓋有情不自已者。然竊以謂孔子、中國之至聖也、轍環列國、所如不合、以晏子之賢且擠排之、孔子期於行道、不遑自謝。讀孔子世家、其歸而著書、蓋年七十矣。裴司增若赫氏、佛羅卜爾氏、西國教育改良家也、自創學校、數



成數毀、守舊僧侶百策阻之、而二氏者務其孤志、老衰不已焉。孔子以及二氏、皆生衰季、冒艱阻、教人不倦、當世議之、而其所成就何如也。今朝廷毅然圖新國事猶可爲也、先生年甫六十、精力健王、未爲老也。中朝如張尚書諸公折節下心、恐不得當、未可謂莫知先生也。朝野同喙、祝先生勿去、大異於排之阻之者也。且孔子志於用世、猶知其不可而爲之。今先生主講大學、無官守、無言責、惟以傳道授學爲天下師、自如不羈、亦何所吝而不以其學饜學者乎。亦何所避而決然以去此乎。爲學者計、則先生之歸必不可。爲先生計、又有實不必歸之理。此鍾瀛等所以敢爲先生一言也。夫使先生不北來、來而不誘人以講學、則此邦之人至今瞀然、於先生之去、當無有言。先生既振起之、使不能自已矣、又將委而棄之、使中道歷然不復自拔、是猶食人者朝甘而夕苦之、不亦酷乎。是不能不還以請命於先生者矣。鍾瀛等自識辭旨蒙鈍、不足以動偉聽。而先生高蹈、亦未必視下言爲作止。然私念集千人之智、或亦不無一當。又深恃先生教人出於性好、縱下言無當、

猶當鑒其愚誠、一副其依慕之切、故敢一談所言。懇悃迫切、意不自達、惟先生憐而察之。

日記、十一日、于晦若、徐菊人過訪、各持吾像片一葉以去。李亦元與沈小沂、趙仲宣繼至。沈名兆祉、爲張尚書門下士。趙名從蕃、在南洋公學、尚書電召來爲學堂總辦者也。尚書用于晦若爲總辦、晦若在政務處、不能常到學堂、則別用總辦二人副之。吾前言精神衰老不任事、尚書亦爲覓二人副之、其一人已奏定、名張鶴齡、某省候補道。一人未定、蓋意欲聽吾自用也。吾面問李亦元派辦何事。李云、俟學堂開後、入學譯書。據此則李固未派事也。耿鶴峯謂吾不應學堂之命、爲有卓見。　十九日、李柳溪編修家駒來訪。柳溪曾到日本訪詢學章、刻成大册、今張尚書用爲總辦、以助于晦若者也。　二十三日、紹越千、趙仲宣諸君傳張尚書之命、欲約余赴官書局同議章程。余辭不往。　廿六日、紹越千來言、肅邸約以三十日下午五鐘來吾寓、與桼教士相見。　三十日五點鐘、肅邸來寓、與美國教士桼恒端一談。　二月二日、跋西師意實學指鍼。　七日、李亦園來談吾前託

陳伯平轉告張尙書、請往日本一訪學制。尙書甚喜、惟不能遂辭教習、此遊吾所自請、不能不往。晚作書告啟兒以將東遊。　九日、張尙書來訪、至東遊歸不入學堂、則主客各執一議、不能定也。常濟生來言、據陳伯平言、近日尙書似不堅執初意。然則面言固未便徑露本意也。　十三日、作曾履初夫人黃淑人墓銘、徐菊人外祖劉笠生先生詩序。　二十日、蕭邸招飲、張尙書爲客、同坐皆學堂有事者。尙書相語、似東遊之舉將變。　二十七日、譔謝衛樓富國策序。　三月一日、還保定。連日諸生來見、皆依依。　十九日、蓮池書院諸生二十五人餞吾於北郭朱氏花園。　四月十二日、將書院書箱移歸會館。　十四日、督家僮檢點書物、應留應挾之件、諸生陸至、不能裝束。飯後至西關客棧候車、諸生皆來送。晚到京、居譯書局。十五日、出訪中島、遂赴官書局、學堂諸君皆在、留飯、暮歸、倦甚。　十六日、胡梅軒來、告以張尙書已代備一切、惟請自定行期。因與議定二十五六日成行。紹越千與榮竹農皆同行。案越千名紹英、竹農名榮勳、皆大學堂之提調也。　吾告胡君、擬挾二學徒往遊、案公所挾學徒、

一爲廣宗杜之堂頭閣、一爲桐城李德裔光炯。後光炯在鄉里、頗得重名。并挈中島同往。明日、尚書見招、定往會。十七日、張尚書招飲、坐客爲教習監督及學堂有事者。廿五日、李文忠柩歸、送至齊化門外。五月一日、辭別張尚書。三日晨五鐘、至火車站、學堂諸公皆送行。十一鐘、至塘沽。四日、附玄海丸。五日、船抵牛莊。十日、船入高麗灣。十一日、至仁川、食於日本客廔、旋赴漢城一遊、作過朝鮮王京詩。十三日、船至松島。十五日、到長崎。十六日、抵馬關、作一絕句。十七日、抵神戶、領事蔡運南、蔡公使之弟也、到船相候、告余松方伯之哲嗣松方幸次郎在此造船、約往觀船廠。旋上岸、赴領事府小坐、遂至同文學校一覽、至商話別所一坐。午後至松方造船廠、徧閱各廠、繼觀船澳鍊鋼所、因至松方第筵宴、作謝松方幸次郎詩。十八日、閱神戶小學校、住吉御影師範學校、抵大阪歡迎會、即席賦詩、遂赴造幣局砲工廠。十九日、閱集英尋常小學校、師範學校、農學校、大阪朝日新聞報社、在大阪兩日。是日晚六鐘啟行、八鐘到西京。二十日、閱高等女學校、午後遊本願寺、得

十絕句。二十一日、赴大學校、高等學校、觀武德會、赴歡迎會、卽席賦二十字。二十二日、赴西本願寺之招、賦五絕一首。出赴盲啞學校。晚八點登車。二十三日晨十點抵東京、住三橋客寓。二十五日晨、赴大學校、閱視法科。午後往拜小村外部。晚赴蔡公使之招。二十六日、閱視工科、理科、觀其使空氣成水法。二十七日、赴高等女子師範學校。晚赴交詢會社、社長大島圭介、今爲樞密顧問官。社員請留話及詩於留音機、倉卒成二十字。旋至時事新聞報社、觀其機器。二十八日、赴高等師範學校、美術學校。二十九日、赴華族女學校。六月一日、閱視大學醫學校、音樂學校。晚赴東邦協會歡迎會、席間黑田侯爲主人。二日、三島君毅乞假來爲主人、席上贈詩、余與越千皆次韵答之。細田謙藏與其友佐倉孫三皆爲贈序、臨席演說、余亦寫三紙答之。補和土居香國詩一首。三日、閱農科大學。四日、閱工業學校、遊淺草公園、觀動物園水族園、出遊陵雲閣、遂赴八社之招。八社者、各銀行及人命火災海上各保險公司、均安田善次郎一人爲主。

五日、長岡子與片山國嘉同來拜、辻新次繼至、旋赴盲啞學校。出觀植物園。晚過使館、訪蔡公使不値。　疊韵答土居通豫詩、和關義臣詩。　六日、閱常盤小學校、女子美術學校。午後赴使館、與鎮將軍、蔡公使一談。　七日、晨訪嘉納治五郎。旋赴大學校觀卒業給憑儀式。是日、明治天皇臨幸大學。旋赴上野精養軒之宴、在會者六十四人、得詩九首、森槐南最善。文七首、重野成齋最善。案、重野名安繹、日本文學家。森槐南名大來、日本詩家第一。今錄其精粹燕集叙迎吳先生詩於下。詩云、九州之外瀛海大瀛海外更九天。包函此言雖出鄒衍口、本非燕齊迂怪談。如何四千餘載史、宛如巫穴脊巨探。有山海經恣因誕、刑天干戚姿銓趣。劉安鑒訓鄒元述、雨徒爾雅奇詭恣嘲吟。自班以來外國傳、退齋要眇無人識。家谷可譯誰究詰。別風淮雨紛羨參鮮卑氏、羌呂儋貢侮、吐蕃回紇唐子男。逆額四海驗從扑、從袁依維紛虎耻琉虞多在不叛敵、喉詞貢物來珠貝。侵藏多盜古所藏、明詩學者何嫻娩侈陳符。瑞典諾曼太平洋、賓洋供搜妖。一朝發成錯雜錄、湖其版籍、戈錢延陵先生耕世學、潛心典籍非玩耽。夙夜河岡話地象、是術耽耽元稽含雅、以古文定伏勝、亦能新論追桓譚、行已用世破萬卷。方知書味良醰醰、湘鄉乘禾草快機、迷池舊院留妙語徧論文。那其學問。魏源顧釋並君三蕪山昨遣百六會消宮背呼要如蓀上林萬馬餓首術、嚴厥一棟、擺柳納時、危行見偉人至。先生乃出藏書養治安新策、號英俊、坤與文獻須訪。冥懸皇前戒泉八極、難鳳陵鐵誤恐天津教輸遠求索狀貌紫髯、稅劍乾驗觀威便從日城始、英詞捷徑趣終南行、防見論月綏外、豈止閒道餘解組直歸、自覺談王將騎青猿

筲。是時雨霽闌風徹，玖樹翠拖，神山嵐氣，靄浪霞明，翻雪、翠湖荷葉，插植座中一億不自攝，長句展誠，中心默識，幹有幸志，鑑花、放絜，傾置如之，鄭先生勵早有成竹、一言斷同，齊子曰：方今兩國士相見，動稱務齒，毋乃懸殊。觀秘陸海國文、同年雖保我馬伯。雲龍終始，介變化、蛩蛩距虛，非所與，不相沿襲，各努力、有斜斯徵如法後。然後輸東自相濟、合離，何用詢史館。再疊韵答土居香國。八日、晨與統將軍同赴宮省、覲見明治天皇。宋、北江先府君墓誌云：先府君不過大夫，非聘事使，無親見國君之例。日主明治特延見，示敬，谷鍾秀所作祭文云：先生至東，櫻花數畔，鈞玄孫倪，官休昕，作而顯，凡重臣既遊涉，以天皇觀之，貴以天子得男女，女傑、雄將起，居皆歎之，輔乾，遂賓國。歸應日戶招遊江島，是日爲主者、三省堂主人龜井忠一。夜宿最高樓上，席上賦詩贈龜井。九日、晨坐樓上、望富士山已而霧起，出至海瀕觀打魚，早食後、上山觀廟，廟藏古器物、有唐宣宗所頒銅鏡。暮至留學生會館一談。次韵和岡正一。十日、閱富士見小學校。午後、至弘文學院、同文書院，晚至華族會館、赴東洋俱樂部之會，近衛公爲主，甚殷殷。依韵再和土居香國。依韵酬土屋弘。十一日、閱東京市立師範學校。十二日、閱東京第一中學校，出遇統將軍、同赴橫濱、應正金銀行之招，歸赴小石川植物園同仁會宴飲。依韵答土屋伯毅。十三日、閱東京府女子師範學校。

午赴大倉之招。大倉者、東京富人也。席間答長岡護美詩。　十四日、閱東京共立女子職業學校。　十五日、移居永田區森有禮宅。　依韵答森槐南詩。　十七日、出拜陸軍大臣寺內男爵、出拜參謀本部總長、次長及青木中佐、已而青木答拜、幷議定排日導觀各學次序。午後訪伊澤修二、亦教育名家也。　十八日、赴富士見町雅樂稽古所、觀雅樂。　十九日、閱陸軍幼年學校、成城學校。森槐南前贈長篇、今依韵和之。　二十日、閱仕官、砲兵、戶山三學校、晚至銀行集會所宴飲。　二十一日、閱近衛師團第四聯隊。野口多內屬題儲貳金鑑。　二十二日、訪山川健次郎、一問教育事。旋赴近衛公之招、遊御植物園。長川子爵贈詩、即席和之。　二十三日、和永坂石埭用森君移居韵詩。　二十五日、赴巢鴨風病院一遊。院長索詩、爲書一絕。　二十六日、約來考學制諸公幷留學生十餘人、議學生與公使爭持之事、責望於我甚至。　廿九日、題伊藤稻子扇。　七月一日、諸生陸世芬等來見、商吳稚暉事、作周易象義辨正序。　二日、赴上野六書展覽會、永坂招至向島、

即席答菊池君、森槐南詩。晚歸、聞吳敬恒被警視廳拘捕回國、與蔡鶴廎、夏悌山往見蔡公使論之。三日、晨起、聞日本解吳敬恒歸國、敬恒途間投水、復拯返。文部參事官田所美治來談、許爲轉求文部挽之。晚歸、則聞下午二點、吳敬恒等已起解。吾目見此變、一籌莫展、憤憾無極。案、北江所作、馬佳君紹越千傳云、是時滿漢畛域益甚、黨人學子倡革命者日眾、朝廷深以爲憂、新政雖頒行、而禁防殊密、大學爲新政之首、政府以先公宿望、深致禮聘、而兩提調皆滿人爲之、左右偕行、雖曰屈從、亦寓之防維之意、先公恬於進仕、不爲意、行止語默、一聽於監督而已。是時駐日本公使蔡鈞、素無行、以阿附樞要得位、夙爲日人所輕。甞有私函樞府、論留學生事於日本、多所詆毀、一時輿論大譁、措辭不遺餘力。而先公適以此時東渡來邦、朝野歡迎禮待者、輒數千人、備致敬仰。蔡鈞既慙怒、而日報又詆鈞此瀆職不義如此、當謝道歸國、吳先生以大儒來迎、宜即挽留先使。鈞發大恚、疑先公將奪其位、乃馳書慶王、誣先公率留學生倡革命。慶王故份素、而軍機大臣榮祿方貴用事、張公嘗諷先公往謁、先公謝不應、榮祿以是不慊於志、揭其波而助之。提調榮勳者、本榮祿私人、以先公遇之無加禮、亦銜先公、而與蔡鈞相結、從而爲之醞釀焉。是時先公禍且不測、慶王、榮祿皆宜責、吳某乃聘、廷當倚重辟。日人欽國者具知其事、於報紙中備言之。留生從先公在東、每披報輒生戰懼、先公顧之而笑、不爲動也。適留學生吳敬恒、孫揆均以入學事與蔡使忤、蔡使數日拏於使署中。逮二人出、先公以其辱國而責之、蔡使益怒。榮勳自抵東、即移居使館、不與先公相見、獨馬佳君日侍左右、每寄達慶王及諸要人、爲先公剖釋其力。先公在東得安然還國、無意外之虞者、馬佳君之力也。先公逝後、門弟子相與私歎曰、甚哉革新之難也。先生所任、一總教習耳、尚猜惆未

背還政、而事端粗偃、誇侮紛乘、其困厖已如此、況欲頡頏當世之務乎。

五日、晨往訪田所美治、遂同訪菊池文部。

六日、答結城琢詩、跋將湘帆尺牘、又寄西京知事大森鍾一絕句、寄木下先生一絕。上午、訪大隈伯、其人精爽、所論教育甚當。贈小村俊三郎詩。

九日、廣東學生有毅然欲退學者、胡衍緒、字展堂、番禺人。

十日、和福原公亮七絕、依韻和森槐南、答永井、土居、北條三君、依韻和北村。

十一日、晚赴加藤正義郵船公司之招、席間和[illegible]將軍六言。

十二日、赴文部省商論聽講之事。

十四日、長岡子爵來談、據稱因學生與公使相持、出爲調停。

十五日、遊築地活版製造所。

十六日、赴長岡氏之招、長岡即席贈詩二絕、依韻和答。

十八日、與服部宇之吉約於文部大臣官舍相見、遂定文部應講事目。

十九日、見留學生所記此次與使館牴牾事、其記鄙人多失實。

二十二日、作金子濟民周易本義啓蒙纂要序。次韻和酬新岡旭宇。

二十三日、作矢津昌永世界地理序。

二十四日、日戶先生招遊觀水上放火花。槐南有詩、依韻奉和。

二十五日、木村知治晨送詩來、依韻和

答作肅樞白山詠經子史絕句千首跋。二十六日、查閱日本銀行。二十九日、查視地質調查所、印刷局。八月一日、查視電話交換局。晚謁振貝子、與唐吳之、李友山二君久談。二日、查視電報郵便局。午後、往訪前文部大臣濱尾新、談教育甚久、多切要語。疊韵和答槐南媧字韵、和答岩崎奇一七律。三日、查閱東京區裁判所。午後、查閱議院。四日、查閱東京地方裁判所。下午、查閱麥酒株式會社。題辻武雄萬國誌略、用媧字韵。五日、查閱控訴院、大審院。下午、研經會招飲于星岡、次韵答池田精一絕句。六日晨、訪細田謙藏、與同過田中不二麿、途間車子傾跌、吾受傷、鼻破流血、赴近地醫家洗治。

案、北江所作先府君哀狀云、府君獨攜一譯人往訪該國宮中顧問田中不二麿、田中爲日本巡訪各國學制、日本教育多其手定、相距甚遠、府君又不肯乘馬車、獨以人力車往。中途路滑、車子傾跌、府君傷鼻、血流如注、昏不知人。譯人大驚、扶掖至近傍醫院、用冷水療洗。血止、即馳車至田中之宅、與談辨詳甚。又過教育家辻新次等數人、乃歸。歸後數日、傷處猶隱痛也。其勤事不顧身、大率如此。

七日、晨查視警視廳。午後、往查慈惠病院。八日、晨往視監獄、出視養育院。下午、與小村同訪井上哲次郎、嚴谷孫藏、席上索詩、寫付一絕。九日、遊日本橋

區警察署。下午、至文部省聽講。作岸田吟香萬國輿圖誌略序。十日、文部聽講。此後每日往聽。十一日、閱東京府。又出觀度量衡各器。十二日、閱區役所。十三日、訪長尾槇太郎、市村瓚次郎。夜歸已十二鐘、次韻和本田種竹五律二首。十四日、作高田忠周古籀篇序。十五日、松村茂助所講教育大意已竟、至學校衛生局、其課長略示衛生儀器。晚赴江木冷灰等檀欒會之招、得賻詩十九首、吾與啓兒各和答三首、又次韻和江木一絕句。十六日、與長尾槇太郎及章仲和、兒止欺訪副島種臣、甚款洽、其談鋒甚快利、喜稱吾舊史。十七日午後文部聽講、其講學校衛生者、三島通良、衛生之專家也。晚赴教育會、學制研究會二社之招、其教育會、全國教育家盡在、爲日本最大之會、足以見其興學之盛也。作日本學制大綱序。十八日、午後文部聽講、學堂管理法、講者野田義夫。次韻答菅了法、高橋作衛屬題其尊人白山翁詩文集、爲賦一律。十九日、訪外務省政務局山座圓次郎、論留學生事。二十日、訪外部長官珍田捨己、論留學生事。晚赴永井

久一郎之招、坐中分韵賦一絕。濱邨袞爲刻竹印、求題其印譜、爲賦一絕。二十一日、訪司法大臣清浦奎吾。午後、文部聽講。二十二日、遊高等商業學校。晚與日戶君同訪太田、坐上遇法學士今關皆治、齋藤木前贈詩索和、今郤寄。二十三日、市橋虎之助來訪。晚赴手島知德之招、手島作五律二首見贈、席上和答。二十四日、早遊東京府第一中學校。二十五日、閱大橋圖書館。晚赴外部小村大臣之招、同坐者、菊池文部、大浦警視監、名兼武、餘皆文部外部屬。福岡縣有二村嘯菴者、好藏名人書畫、貽詩索字、依韵答之。二十六日、長岡子爵過訪。廿七日、大風拔樹。下晡赴華族會館、應躬行會之招、會中皆華族、貽躬行會叢詩叢志等。遇青木少將、問兵制。廿八日、體育會卒業、招往觀藝。暮赴郵船公司近藤廉平之招、森槐南即席賦詩、依韵和答二首。二十九日、晨與野田義夫往上野遊覽博物館、出觀動物園。午後文部聽講、是後皆觀學官野尻精一所講。晚赴上野精養軒、應文部之招、飲罷久談。有馬祐政作絕句索和、昨日文部爲宜講

者也。三十日、田所美治文部秘書官有紙索詩賦一絕句、德川家達索字、爲賦一絕。九月一日、與章仲和、吳止欺等飲西京大學總長木下廣次於偕樂園、次韻和關義臣三絕句。二日、晚赴信夫粲之招。粲字文則、號恕軒、能漢文。同坐者岡本正韡、亦通漢學。席上次韻答信夫贈詩、次韻答本田種竹。三日、訪菊池文相。午後、校勘發印各稿。晚赴本田種竹之招、席間次韻和其七律。四日、早赴留學生會館之招。午後、婦人協會請往演說。晚攜兒子往訪小野愿、年八十九矣、出吾至、爲一絕句、依韻和之。五日、晚應新聞記者社會之招。六日、午後、文部聽講。自八月廿九日至此、皆視學官野尻精一所講普通學校粗畢、其專門學校大學校皆未講、以時日迫促、不能終講、遂止於是。七日、訪伊澤修二、留飲久談、同觀貧苦學校二所。伊澤夫人悟竹求詩、爲賦一絕。八日、訪大隈伯、遂至早稻田學校一觀。歸過辻新次、不值。過高橋作衛、既去、而高橋歸、追還一談。過嚴範孫、留飯。是日、菊池晉見招、余適忘之、比到、已九點鐘、盡歡而散。歸寓已一點鐘。席間菊

池個字修軒、菊池晉之父也。作詩見贈、依韻和之。又謝菊池晉一律。 九日、與嚴範孫遊慶應義塾。歸寓、備料行李。晚赴江木衷樫樂會之招、席間次韻和答江木一律。 十日、赴外部辭行、見小邨男爵、珍田次官、山座局長、石井參贊、爲山座再言留學生官私宜用一律。 十一日、與森槐南同訪伊藤博文、其言絕痛。 十二日、至文部辭行、遂徧辭各處、見日戶勝次郎、下田歌子、蔡公使、歸已入夜、作北京信。至十二點鐘畢。 與張尚書書云、某頓首上書野秋尚書閣下、辱承尊命、渡海東遊、視察學制、居此三月有餘、仍未得其要領。緣到時適各學已放暑假、教育家亦多避暑他往。及入秋開學、又因文部聽講、不能四出遊覽。惟學校規模、日本全國一律、得見數處、可以推知其餘、謹將文部所講及閱視各學日記鈔呈台覽。竊謂吾國開辦學堂、苦乏教員。又壯年入官諸人、不得不粗明新學。尚書先開師範學校、仕學院、實爲扼要辦法。所延服部、巖谷二君、此邦上下皆賀我得人、皆望能盡其用。某素持私論、謂救急辦法、惟有取我高材生、教以西學、數年之間、便可得

用。查日本初時、令各藩選士人入大學、謂之貢進生、意亦如此。今所開師範學校適與符契、即明年開大學堂、恐仍須扼定此指、此等學徒中國文學業已成就、入學功課、宜專主西學、俾可速成。其中學不復過事督責、用志不紛、乃凝於神、鼯鼠以五技而窮、正此類也。但此乃一時權宜之策、欲令後起之士與外國人才競美、則必由中小學校循序而進、乃無欲速不達之患。而小學校不惟養成大中學基本、乃是普國人而盡教之、不入學者有罰、各國所以能強者、全賴有此。今日本車馬夫役旅舍傭婢人人能讀書閱報、是其證也。中國書文淵懿、幼童不能通曉、不似外國言文一致。若小學盡教國人、似宜爲求捷速途徑。近天津有省筆字書、自編修嚴範孫家傳出、其法用支微魚虞等字爲母、益以喉音十五、字母四十九、皆損筆寫之、略如日本之假名字、婦孺學之、兼旬即能自拼字盡、彼此通書。此音盡是京城聲口、尤可使天下語音一律。今教育名家率謂一國之民、不可使言語參差不通、此爲國民團體最要之義。日本學校必有國語讀本、吾若效之、則省筆字

不可不仿辦矣。至於將求成學，則必教讀華歐文字，此是造就成才與普教全國人民，當分爲二事，而中學校普通科學爲之階梯。某竊疑日本科學太多，每日教肄時刻太少，學徒無甚進益，而論者並謂此乃歐美所同，不可缺少，昨詢之文部菊池君，君謂此事尚無善法，今天下各國學校皆師法德國，德國之中學亦未完善。此學於教育爲第三義，中國尚可緩辦，其第一義以造就辦事人才爲要，政法一也，實業二也，其次則義務教育，即小學校所以教育全國男女者是也。至文化漸進，再立中學校。各國初行教育，先建大學，次立小學，次立中學。菊池之言如此，某竊深服其言。又久從事教學，知學人才力不能泛騖，今約計西學程度，非十五六年不能卒業，吾國文學又非十五年不能卒業，合此二學，需用三十餘年之日力。今各國教育家皆以爲學年限過久爲患，羣議縮短學期，今我又增年限一倍，此乃教育之大忌。然則欲教育之得實效，非大減功課不可，減課之法，於西學則宜以博物理化算術爲要，而外國語文從緩；中學則國朝史爲要，古文次之，經又

次之經，先論語，次孟子，次左傳，他經從緩。每人每日止學五六時，至多止能學五六科，餘則無暇及矣。此中學之辦法，私意如此。其效約在十餘年之後，非救急之用。若初辦大學堂之專科，前聞尊議延師西國，未審所聘何等師，以私意測之，政治法律之外，則鑛山、鐵道、稅關、郵政數事爲最急，海陸軍法、砲工、船廠次之，此皆數年卒業即可應用者也。凡某所欲上言大略如此。其尤要者，教育與政治有密切關繫，非請停科舉，則學校難成。前既屢面論之，此事終望鼎力主持。至於學成之後，必應予以進用之路，非舉人進士等空銜可以鼓勵。伊藤相國謂中國事勢危急，教育人才已恐迫不及待，必四五年可學成者，乃可收效。菊池文相言外省學堂宜爲專門教育，學成即令辦事，不必再令入京師大學。此皆斟酌時勢，力求速效之辦法，並以奉聞。至奏定章程，此間尚未全閱，率肊妄言，以備采擇。某此次來遊，實未盡其深處，文部亦未講完，徒以時日迫促，不敢久留此邦。多明達之士，所言多可採，某未及徧訪。獨刻書版權，聞欲與我國定約，此事請公告知外部，慎

勿與之定約、於開化有益也。服部、巖谷諸君爲講師、必應有人通譯、此間范靜生名源濂、湖南留學生、弘文書院講演。范生因係教吾國生徒、自願爲之通譯、能暢明未盡之緒。聽者悅服。近日以事回國、公若用爲通譯、范必樂就、希卓裁不具。十三日、作字、至下午三點鐘始止。六點鐘上汽車、交遊集送。是晚眠食車中。十四日、九點鐘到西京、冒雨至西村旅館、復冒雨至大學校、見木下總長、取所作木型學校式。晚會諸君、多席上贈詩者、依韵和答三絕句。十五日遊商業學校、出遊紡織局。福原昨贈詩、今聞索和、依韵答之。光炯催和湯原來詩、勉徇其意。十六日、上午、至東西本願寺。下午、訪巖範孫、遂與同遊書肆。十七日、晨自西京西村旅舍發、八點到神戶、直上博愛丸、遂至船頭遠眺、久之。晚飯後未幾遂睡。蓋自東遊以來、白晝閒適無事、無如昨十六日之在西京、夜睡之酣、無如十七夜之在船上也。十八日、船至馬關、前來時未及上岸、今船人約往一遊、至春帆樓、李文忠與伊藤議和處也。依韵和田邊爲三郎。十九日、抵長崎、四點鐘開行。二

十一日、晨抵上海。二十二日、張季直來談、羅叔藴振玉亦來訪。二十三日、蕭敬甫來談。二十五日、毛實君送菜、因留飲、晚與阿多廣介同赴蔡鶴廎之招。二十六日、上船赴無錫、視辥南溟病。廿七日、晚四點鐘到無錫、南溟病已愈。十月三日、晨到上海、賦一絶寄謝下田歌子。五日、早四點鐘開行。七日、到安慶、船中和早川先生詩。十一日、與早川謁聶中丞、中丞上午先施也、出謁聯方伯。十一日、拜客、見毓廉訪及撫幕江叔海。十四日、李仲仙中丞過談、出訪余壽平。十六日、午後赴聶中丞之招。廿一日、擬桐城興學呈稿云、呈爲開辦學堂、懇請批飭遵照事。伏査近年迭奉上諭、飭各行省府縣興辦學堂、現經京師管學大臣奏定大中小學章程頒行天下。鄉曲後生、自廢革時文、不知應學何等。五洲列强又復蟻附中國、風潮絶大、自非通曉歐美公學、不足竝立於萬國之間。應詔興學、刻難延緩、惟中國風氣未開、師資難得、求師歐美、所費不訾、非一縣一邑力所能逮。獨日本維新三十年餘、教育規制不亞歐美、其學校卒業人員最多、與

中國鄰近、招延甚易。職等公同籌議、業由日本聘到教習一人、擬即招考生徒、刻日開學。民力彫敝、經費難籌、遵旨將書院改爲學堂、書院所入甚微、萬難敷用。此外舊有査歸公用之廢庵田、及崇文洲業向設五鄉公局承辦要工、現經公議、裁撤此局、以租入併歸學堂。其文廟考棚各田租、亦一律歸併。文廟歲修及考試卷費、桌櫈、由學堂支付、其一切浮費、悉數裁除。近日加墾崇文洲地、與省學堂中分利入。合此數項、歲收中稔約可得四千金、一有災歉、即難如數。開辦之初、止延得一師、又無寬敞校舍、止能收教生徒六十名、仍須給與火食、以廣招徠。別延中國教習、以崇德育。以稔年計算、出入僅僅相抵、所有各項租入、係屬民捐民辦、應請俯允批飭立案、免其造册報銷。此祇肇開端緒、俟將來別籌經費、仍應設法拓充、庀材相地、建築學舍、增延數師、推廣學徒名額、乃能仰稱詔書、投合程度。學校爲一縣大政、經理雖由紳民主持、必賴官長擬請飭派縣主爲學堂監督、庶冀維持扶植、有所依仗。所有擬定章程十七條、理合隨稟上呈、伏乞批示祇遵。某等謹呈。

廿一日、作書寄江叔海、請向議中丞借舊武備學堂。二十三日、謁中丞、與方伯議許借舊武備學堂、遂與叔節、光炯等同至此堂一觀、早川同行。二十五日、史恕卿、吳受益、房秩五等議立齋長、皆願自爲。其未到者、公議姚慎思、宋鏡初、張翰臣、吾與通伯主議定請。二十六日、贈江叔海七律、即送其之浙。二十八日、前上公呈、得撫院批答照議、送蔣縣公閱。廿九日、蔣縣公來留飲、因與議招考事。三十日、因馬通白爲李仲仙所堅留、議改請姚叔節爲中文教習、兼代總理學堂事務、請方常季爲學堂副監督、常川住學。十一月二日、午後出拜議中丞。五日、疊韵再答江叔海詩。七日、料理行裝、倫叔治具餞、送王子裳太守贈詩四首、率賦一律答謝。八日、自省附小輪船至樅陽、一觀白鶴峰書院。九日、自樅陽歸家。十日、親族聞吾歸、皆來相見、極歡、應接不暇。十一日、展謁馬家冲考妣墳墓、暮歸。十二日、展謁五里塝祖考妣墳墓、午後歸途一觀亡妻浮厝地、過雨至柿園冲、暮歸。十三日、大雨、展謁黃公山曾祖考妣墳墓、途間雨止、謁山

中有虎時出食人、頗有戒心。山峻高、無人徑、少時不覺其險、今老矣、須人扶掖。及歸途所經別徑、其險略同、吾得家驄扶掖、然喘息不寧、屢休乃上嶺、自知衰老、恐不能屢省此墓、擬令石工爲修階級、自守墓家至墳域、或易拜掃、自家至守墓家、當別取平路、庶於老憊稍便。十四日、自家至縣、主馬通白家。十五日、縣公蔣少由明府來談。元約諸紳是日結算五鄉公局帳目、是日竟無至者。十六日、諸紳仍未至、開單約諸友明日結帳、不候未來者。十七日、鄉中諸紳亦至、午後結帳、遂公議提縣捐租歸學堂。十八日、自縣歸家、路過楊樹灣、楊伯衡之幼子亮甫來見、略告以須學四夷之學、暮歸。十九日、雨雪交作、與紹伯同往金莊、康伯亦至、略議康之兄立嗣事。二十日、晨展康之墓、飯後展謁高祖考妣墳墓、五世祖近裏公墳墓。歸舍、衆客在門、至夜不休、題馬通伯所藏姚惜抱手跡一篇。二十一日、晨展謁六世祖聰四公、七世祖爾昌公墳墓、便道一視亡弟詒甫浮厝地。二十二日、上午雨、午後至祠堂、人多至屋不能容、子夜謨冬至祠堂祝文三首。

祭祖、宿祠中。　二十三日、賀明祭祖、子孫合食者多、自晨至日晡、食者不絶。族人立議修譜、以此事屬余。余令各支先自開稿、彙齊送余編次、但恐身老、精力不逮耳。薄暮、自祠堂歸。　二十四日、赴保慶股新祠祭祖、遂赴河西、查視張璞生所買各山。　二十七日、晨與康伯一遊君子谷、飯後與康伯分手、康歸、吾至省城、徑投學堂。早川聞吾至、大喜。　三十日、作武强賀偉堂先生八十有三壽序。　十二月二日、東歷除夕、召客觴早川。　三日、爲東歷元旦、再爲早川召客賀歲。　四日、作姚慕庭墓誌銘。　五日、王子緝以其父畏甫遺文見示、求爲序跋、因跋數語。　八日、倫叔用拙詩答王子裳韻見贈一律、疊韻奉酬。叔節用前韻賦謝墓文、再疊韻奉答。　十日、再疊韻答倫叔。　十三日、倫叔疊韻贈詩二章、賦答。　十四日、五疊前韻答倫叔。　十七日、六疊前韻答倫叔。　十九日、欲撰李文忠墓誌、客多、不能構思、避至潘璿華寓中成之。　二十日、七疊韻答倫叔、成李文忠公神道碑銘、李文忠公墓志銘。武備學堂教習佐久間浩贈日本刀、并絶句、次韻答謝。八疊韻答

⑤答倫叔。答范肯堂書云、弟歸皖籌辦學堂、留省城甚久、歸展先墓止十日、旋又到省。叔節交到惠書、具承一一。敝縣學堂、鄙意欲求速效、在東所聘教習、長於法學、理財學、此二學者、時所急需、又與吾國向日講究學者相近、足以漸開文化。又見日本近年專仿西國公學、其中學校所謂普通學者、凡十四門、學生不能久用心傷腦力、每日僅學五點鐘、故不能徧及、於是一禮拜一周、此十四門中、有一禮拜僅學一點鐘者、學四五年、仍毫無所得、以其門類太多、時刻太少、課程太淺、鄙意深所不取。嘗以問文部大臣菊池男爵、菊池云方今各國學校均奉德國爲師、德之中學校尚無善法、中國初興學校、於各國未得善法之中學校、可暫置後圖。吾以其言爲善、不敢遽議中學校。又其教習甚多、一時無此財力、故懸置之。就吾教習之所長、使學徒專力赴之、冀久後當有成者。此下走私見、非盡用伊藤言也。至若學成之後、尚宜資使游學外國、以求進而與東西學者爭勝、不宜令得少而止。至於學已大成、國家取而用之、固可收效盡力。不用、亦可持其學以自立於

世、不至淪爲奴隸。凡鄙人立學之宗旨如此、此固無國學鄉學之分、要以能自行其志爲貴。來示鄉邑學校、齊民所有事、學子之初級、蒙意不然。齊民所有事、學子之初級、乃西國所謂普通小學、此小學不過讀書作字、算術、體操、唱歌數者而已、此宜一村一里便立一學。吾國教法未定、教師難得、一時倘難徧立。若乃一縣所立之小學校、豈得專教此等。漢志所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以學年分大小、今西國所謂小學大學者也。所云諸侯歲貢少學之賢者于天子、學于大學、此以學地分大小、今吾所謂京城大學、州縣小學者也、不得合併爲一事。西國小學專教九歲以下之幼童、無一人不入學、故可曰齊民所有事、學子之初級。州縣雖小、百里之內必多能入大學之人、美國大學數十區者以此。豈得一縣之大立一小學堂、僅教九歲以下之幼童哉。然則造育之道、京師鄉縣一而已。來示謂僕宜早北上、無使外人絶望吾國所見極是。僕此遊、日本人屬望甚至、雖不敢冒居總教習之任、固不能徑歸臥家、使方外輕藐吾國。但北去亦止委蛇數月、徐謀奉身

而退、誠不宜自忘已量、強所不能、貽羞知己。執事倘謂吾言不謬、望并轉告伯嚴、幸甚。　二十三日、與李伯行、季高兄弟云、前在桐城城中、肅上一函、交來使賫投、計達尊覽。是後塵事紛冗、在舍中不及十日、又復至省。因往年洲案、請當道丈量、在此久候、恐明正此案不定、則不能詣府譔文。葬期迫促、文成尚須寫本上石、再有遲延、必至緩不及事。近日在此營構、幸墓志、神道碑皆已脫槀。先師貫我國前古未有之偉人、恨筆力孱懦、不能摹繪萬一。徒以函丈無恙時、謬蒙諈諉、加以賢昆仲以宿諾見責、殷殷付屬、誼不得辭。又頗自謂在門牆久、於吾師性情識略、及辦事甘苦、少有窺尋、視他人所知獨深切。惜此文成於塵勞之中、又衰退失學、不能自達所見。今特鈔稿上呈。墓誌似應速刻、神道碑封墳之後、徐徐樹石、不為晚也。寫手計當有往者。誌蓋得善篆者書之尤妙。某本不善書、加洲案近日始得院批、仰司委員會縣勘丈、明正適有丈洲瑣事、難抽暇敬書、兩公若必以見委、亦不敢固辭。應請文中名諱日月姓氏官爵等一一填明、并寄紙稿尺寸、當遵示繕寫。

或先書誌石、墓碑從緩、悉聽指揮。誌須入土、尤望多搨數百本、并求以二百本見惠、幸甚。明春擬趁前會葬、若丈洲官事未能結正、則恐不能如願。時局紛亂、大學堂不敢苟就、南方亦無容我之地。前議蕪湖設立紳捐學堂、伯兄已立有基緒、不過從而增益。此事若成、諸公出財、弟可竭盡知能、在中襄助。既爲本省培養後進、下走亦藉爲菟裘。此事專望兩兄倡導、並請偉侯、燮侯同力觀成。夏秋在日本考察學制、稍有見聞、知吾國各行省學堂、大率强不知以爲知、行之數十年、不能收效。曾見伊藤博文、彼謂吾國事勢岌岌、即從今實力興學、五年速成、已有鞭長不及之勢。其言極爲危切、聞之心悸、故尤望紳捐一學、盡力造育通才。或冀緩急足恃、以免波蘭、印度之危。此尤急、何能擇之日。兩兄幸加意此事、以副衆士之望、成先師未竟之緒、振此難繼之家聲、使天下聞風忻慕、皆曰此葛侯之所爲也。則門下馬走與有榮施、不僅自謀養老之私計。幸垂意鄙言。　二十七日、諭兒書云、北京安得有甚相問勞、吾自覺此次不宜輕去耳。汝十八日來書、謂張尚書盼我等

語、殆是中島所言、中島不能知中國人情之變也。大約張尚書并無倦意、惟政府主持學權、張殆不能自主。昨得常濟生書、謂袁慰帥到京、告人謂大學堂請我爲非。又謂趙從蕃主張革命、沈小沂乃票匪云云。張尚書見榮相、榮相告之如此。今趙已告假、沈亦出京赴滬、袁又參學堂學生皆革命黨人、張香帥亦有摺參學生。濟生勸我宜於此時函致管學辭退、汝亦勸我明春竟不北上。吾意橫豎不就、遲早似皆可自由。吾眷口書籍均在北、不可不到北取歸、屆時堅辭、彼亦不能强我以不爲。但近來人心巇險、去年袁在任時、留我甚堅、我固辭不就、彼遂挾嫌至此。此公叛今上、叛李文忠、何論老夫。聞張巽之語人曰、政府所以恨吳某者、以經濟叢編所言、皆民權革命。此局吳某所開、其議論皆吳某宗旨也。此語蓋不獨傾我、且又擠兼北譯局。此等人皆腹有鱗甲、不可近也。張尚書當無此等猜忍、若堅執不就、其怨我亦必甚。亂世眞不易處、所貴乎君子者、自處一衷諸義、不能盡顧利害。汝謂不北上、自亦省卻煩惱、但北省書籍眷口無人運歸、以此長慮卻顧耳。此

紙汝習後可燒去、勿使他人見之、又生無數波浪。洲案明正當可丈量。二月李文忠葬、專擬往送。十二月二十七日、摯翁書。　日記二十八日、自省附小輪船至樅陽。是日、風雪交作。案公以先行冒寒得疾。　二十九日、風雪益甚、自樅陽啓行、過官埠橋、抵暮到家。　三十日、家人多來相見、吾二十餘年未歸度歲、今日始獲薦享。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　公年六十四歲。

正月十二日、公病卒於家。　日記正月元日、祭先祖後、家人爭持茶點相奉。下午、身體不適。　二日體中仍不適、先約今日往全莊、竟不能赴約。案全莊即桐城山莊、公從兄康之所居。康之已逝、此謂其夫人也。　三日、將赴全莊、家人苦留、遂改定初四。　四日、家人仍勸勿赴全莊、因約全莊改至吾莊議事。　五日、召集族姻爲鄆城君議繼、用君昂次子超爲鄆城嗣孫。案君昂名千里、熙甫君之子、小名駒、諭兒書中所謂駒、啓兩兒也。吳門弟子集有君昂詩文。　六日、摘鈔戶部則例。案北江云、先公自元日得病、至五日益健、能進飯矣。以立繼議定、家人之悍恐者妄起爭鬨、先公忿不能制、病乃加甚、痰氣大作、痛劇不能食。至十二日晨朝、遂以不起。六日病已劇矣、猶欲籌增縣學堂費、本省丈洲田歸公、摘鈔戶部則例、甫九行、疾作、不能畢業、遂止。烏乎痛哉。　公卒後、日本早

川新次在安慶寄邦人書云小生去秋隨吳先生到安慶、從事桐城縣學堂。今茲所經營者、報名入學生千名內外、已考取七十人、陰歷正月二十日開校。不幸先生病逝、諸事阻滯、悼恨何限。先生歸國後、謀設桐城縣學、會諸紳於安慶、說以教育之切要、力排紛議、定學堂資本。安徽巡撫亦贊成之、借安慶舊武備學堂爲校舍。先生乘暇歸桐城舊宅、掃父祖墓。十二月初旬、再來安慶、爲開學準備。餘暇應故友之請、著序文碑文四五篇、有李文忠公墓道碑墓銘等。十二月二十八日、先生離學堂、冒風雪、乘小汽船至樅陽鎮。又冒風雪歸家。小生等力勸留住學堂、先生必欲歸家度歲。此發病之近因也。先生由安慶至本宅、凡百淸里、其前半過樅陽湖、平波渺然、後半山路崎嶇。方今晴暖、寒風尚烈、而鄉曲所用竹轎、不能遮障寒風。先生六十四歲之高齡、自以壯健、風雪中行此長路、固平生精悍之氣象、亦由懷舊之情深也。先生之家室在保定、一男子今在早稻田大學、桐城唯兄弟遺族。兄弟皆久逝、此次開宗族會議、定其兄之嗣子、先生卒前八日之事也。正月九

日、突有先生兒子某〔案、此即君昂、先生弟之子、云兒誤。〕遣使送書、報先生病狀、且言先生不信漢醫、專望西醫之診視、乞伴米國醫偕來。小生不敢暇、即與米醫交涉、十日晨發安慶、夜半到吳氏宅、直抵病牀詢問。見其容態、已非現世之人、驚其病勢之急激、知非等閒之病。親戚輩具述病氣之亢進、腹部膨脹如石、熱度高。米醫不能確定病名、小生疑爲腸膜炎也。是夜及次日、米醫種種治療、病勢益惡。先生遂自覺難起、招小生及門人李光炯至枕邊、握小生之手、撫胃腸心臟之上、爲長歎息、託以學堂後事、及三四要件。小生酬知己之恩、正在此時、與米醫議良策、奈傳教兼通醫術之人、內科非所長。先生病勢益惡、至十二日早朝、呼吸全絕。小生之遺憾、殆無可喻。兼又不通言語、眞有斷腸切齒之思。先生於衞生醫術、生平注意。小生譯學堂章程中禁室內咳唾一條、先生加筆云、此各國所兢兢也。又屬譯文部省發布學校淸潔法一節、大掃除至少每年一度施行。先生改云、至少兩三次。又前時寄書保定家人、言中國房舍不適通風採光之法、强小兒終日讀書習字、其中乃小

兒早逝之一大原因。警告親戚小兒、宜以爲戒。今茲之病、斥一切漢醫不用、辨漢醫之不足信、特由安慶迎西醫。關生等一行到宅、甚爲欣喜、豈料米醫毫無效驗。米醫云若在上海或日本、得與他醫協議良法。小生亦覺此地有日本醫士一人、或可奏功、遺憾何極。先生生平以日記爲一課程、苟當記憶之事、無不記載、文尤簡雅。所作詩文、間亦記載、數十年來不廢。前時印行之東遊叢錄、日記之一節也。小生此來、請其親戚、得覽先生之日記。正月元日記云、祭祖先之後、家人爭以茶點相奉。下午、身體不適。蓋由此日發病、此後每日續記不輟、至六日絕筆。其六日所記、乃學堂資本所冀得洲田、記載極周密。此皆病中之筆、無病人之狀。越六日而先生遂逝、其病情之急激可知也。先生自言二十四五歲師事曾文正、與李文忠亦於此時相知。先生一生超逸勢利之外、氣節高潔而精悍之氣象見於日用常行之間、一有憤激則聲如鳴鞭、貫人心臟、足見英豪之性格。且先生方今中國儒林中最有開化之思想者、去歲遊我國數月、考查我國學校制度、財政衛生

軍事商工業等、蓄滿腔之經緯、歸來務振鄉里之教育。來月將到北京大學、考查所得、逐一報告。且伸己之素志、不用則毅然勇退、以歸鄉里、從事南方之教育。今後十年二十年之事業、胸中具有規畫。不謂疾病之魔力遽促先生於死、蓋先生一身之遺憾、比之小生等、不知幾百倍也。我國文部大臣、兩大學長、其餘在朝在野爲先生爲中國歡迎東遊盡忠以資其便利之諸君子、得先生之凶問、靡不悼歎痛惜。顧先生之所考察、其大端已由書柬幾度報告管學大臣、其意見殆可實行。又東遊叢錄及先生之日記、皆刊刻行世、凡諸公之厚意、皆記載其中以爲念。謹舉先生臨終之狀、以告諸君。清國安徽省安慶府桐城學堂早川新次頓首。

蓮池書院諸生公祭、由李剛已撰祭文云：維年月日、爲桐城先生既卒之十有八日、門下士李剛已等設位於保定蓮池校士館先生舊時蒞講之堂、哭而致祭曰：烏乎。昭代盛文、方劉濫觴、降姚逌曾、斯道益光。我公後起、遂無對者、排盪百川、日夜東瀉。萬代茫茫、鎔於一冶。自昔幽冀、賢喆代産、鉅製閎文、紛騰載典。宋氏以還、

道窮運蹇。千歲寂寥、古風不返。衆雌無雄、其又奚卵。迨公之至、大啓門庭。手攜皓日、燭我昏冥。刪條落蔓、翳翳揞扃。蟄蟲欲蘇、震以雷霆。山澤雨霽、萬彙萌生。非公之力、終古晦盲。方公始至、己丑之歲。下逮癸巳、士風愈厲。四遠來學、絲聯繩繼。是時寰海、內外熙和。日會多士、俯仰嘯歌。商經搉史、進退百家。咸韶窈渺、破彼淫哇。名園鬱鬱、盛自乾嘉。連岡跨谷、樓觀嵯峨。古藤老木、華蔓樛加。蛟龍鬱起、篩霓排霞。炎風吹水、獵我芰荷。激紅蕩綠、猗靡清波。林泉既勝、徒友既多。追從遊衍、爲樂無涯。歲月幾何、人事遽變。虺蛇噓毒、徧於郊甸。樓閣潭潭、盡付煨炭。花木毀傷、徒黨漂散。公亦旋去、萬端冰泮。撫念盛衰、悼懷理亂。誰爲戎首、構此多難。公既去此、爰客京師。國家興學、以公尸之。不獲固辭、遂與逶迤。問道東海、一攬靡遺。擷其精華、撥其糠秕。方期歸國、次第推施。高揭斗柄、以正四時。如何半塗、斬轡摧羈。吾黨之痛、天下之憂。昔聞公去、憂心如結。百計牽挽、公志愈決。送公西郊、慘愴不悅。顧維兩地、密如庭闥。猶指後期、以慰離索。及公東遊、山海遼絕。念公旋歸、曾非久別。

百事紛紜、待公剖折。豈謂人生倏忽變滅。西郊一散、竟成永訣。傷心遥望、涕淚交揮。山川變色、日月無輝。茫乎安適、忽乎何依。悠悠天地、莫足以歸。載陳醴酒、載薦芳菲。望公不見、徒增我悲。烏乎哀哉、尚饗。　同時諸生作祭文者甚多、韓虔谷德銘哭桐城先生詩云、文芒鬱百丈、有時燦九天。天風吹之東、道術掃萬千。長途送公去、形影猶目前。登車首頻廻、知公意留連。嗣聞公在東、異邦同屬目。麟鳳與蛟螭摩之輒馴伏。剖腹出文珠、持以貢吾族。竊喜學界昌、天錫斯文福。東瀛百書萃、一篓横大陸。厄運鑄妖異、青蠅聲似鍾。衆嫉比頑鐵、神州匝地。封國殺身爲殉、此見死不鬆。垂暮破浪歸、乃爲衆謗銜。夫子氣横天、百折抗不弱。尚欲騁逸足、一蹴超巨壑。學子齊咋舌、叟虞爲公作。天南號悲風、電音千里落。哲人終必萎、曠古原如斯。同人詑夢幻、不謂見此時。翻憶數年前、振羽八荒馳。矰繳入天滿、千飛萬不宜。夫子憫我瘁、棲我指一枝。時復醫我躁、坐而浴薰之。風塵三十年、得此于人寡。平生知己淚、不覺愴然下。駿骨假一錢、于今棄九野。欲求問道處、一痛拚余哀。四

年刦火飛池館化寒灰。灰中簪烏革、樓閣又崔嵬。往復成今昔、茫茫五內摧。公歿後、行狀碑版文字皆出一時名手、具見各家集本及傳狀中、今不復甄錄。惟范伯子嘗作吳先生六十壽詩、風格甚高、而詞旨尤極湛至警切、茲錄於下、以殿本篇。詩曰、人生百年一剎那、賢愚貴賤同一科。絜長量短其如何、祝禱稱頌皆私阿。要使日月無空過、聖哲自比庸愚多。有儒一生高嵯峨、墮地便與書相磨。浸潤滋漲成江河、放之一州勸民痾。晝執吏事晨自哦、即飯仍與賓搓摩。賓者、范君自謂、所述皆范君所親見也。判簡批牘如交梭、不肯俯首懟姮娥。此二句謂撫心民耶。猶嫌一官遭網羅、於世無補身受瘥。立起自劾投煙蘿、從此一意知靡佗。嗟彼豈識書有魔、方今儒術資撝訶。腐士不識真邱軻、死守徒以來倒戈。後有萬年寧可訛、灑而出之渾渾波。奠置嵩阜平不頗、用此發勞髮亦皤。獨與往聖留純和、我年十九付蹉跎。刻今傷心至蓼莪、忍死惜淚吟庭柯。感念身世終滂沱、會以生日觴東坡、類引更爲先生歌、方今以下八句、述先生志業、頗得深處也。　清史本傳論曰、先生遠紹旁搜、好學不倦、

貫總古今百代之學而集其大成，俾眞理日出，新學舊學得以轉相發明，引而益上。由是措之政治、施之教化，皆能有益於人類，以臻郅治之極軌。所著尙書、易說，自太史公、揚子雲外，蓋莫與並。其文章高視千載，詩則兼綜諸家之長而一範之以文律。四言詩上追雅、頌，而尤多經世閎指，雖孟子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何以尙茲。斯蓋千古學術廢興絕續之樞機，非獨一代人文之所繫已也。此文史館協修李宗濂有周作。

校記

①新軍：原作「聶軍」，原書《勘誤表》云：「『聶軍』：當作『新軍』。『新軍兒戲』，乃舊黨之嫉詞，非於聶軍有所不滿也。」據改。

②聶袁：原作「聶軍」，《勘誤表》云：「此『軍』字乃『袁』字之誤，集本亦同，由當時有所避改，當改正。」據改。

③《勘誤表》：「二十五年：脱『年』字。」

④縣：原作「中」，《勘誤表》云：「桐城中學：『中』當作『縣』。時詔州縣皆立小學，公但稱縣學，後乃改稱中學。是時尚無中學之名，縣不當稱小學。公《與范肯堂書》曾辨之。」據改。

⑤《勘誤表》：「答倫叔：重一『答』字。」

桐城吳先生年譜卷二

清苑　郭立志　子心　編纂

男　崇元　君善　參校

文集箋證

案、先生詩文淵奥、初學苦難窺尋、北江有先集箋證一卷、今附錄於后、以爲讀先生書之一助。

臺箴　案、此文列讀荀子前、當亦同治五年丙寅在曾公幕府時作。　曾公乙丑十二月致弟沅浦書云、言官於任事有功之臣、責備甚苛、措詞甚厲、令人寒心。此文明諫爭之大義、責臺諫之妄言、與曾公意旨略同。　又公作王益吾母鮑太夫人墓表云、自今天子嗣即位、太后再臨朝、務博覽廣包、開通言路、不偏聽爲治。在廷諸臣爭言事、已而言者益多、經筵臺諫氣益厲、高者一歲九遷、後進小生聞風慕㦸、各往往上章論事、或未深曉事利鈍、一切排抵恣意、取直聲爲快、至樹立標志、

號曰清議。自樞輔大臣外、及封疆將帥、下至州縣吏、皆拱手承事之唯謹。益吾於是時爲經筵講官、閒獨以爲此非國家之福也、於是拜疏稱莠言亂政、宜稍裁抑之。疏奏、薦紳閒傳其語、皆竊罵。益吾表文雖在後、所論亦與相合。　賀松坡云、仿子雲得其神似、而命意尤高。　明清八大家文鈔云、同光閒、言官競尙風厲、實無裨於大局。此文蓋爲是發。

讀荀子二篇　同治五年丙寅十二月、在曾公幕府作。　曾文正公日記同治五年十二月八日、與吳摯甫一談。渠本日作讀荀子一首、甚有識量也。

代陳伯之答邱遲書　與前後文當同時。　八家文鈔云、集中駢儷文字止此一篇、其波瀾意境則從太史公報任安書來也。

答陳楳園論尙書手札　同治七年戊辰五月十八日。　公是日日記、擬復陳楳園信。楳園名喬樅、侯官人、陳壽祺恭甫之子也。官江西、著有今文尙書考。此稿擬上後、頗爲相國所賞。蓋相國之不遺小善、令人心感、往往類此。

張薊雲墓碣銘　與蕭廉甫同客曾幕時作。賀松坡云、奇趣有似韓處。

合肥相國五十壽序　同治十一年壬申正月官深州作。

湯勉齋墓誌銘　光緒元年乙亥里中作。八家文鈔云、遒鍊。

張中丞母李太夫人哀誄　張靖達公樹聲之母、光緒二年在江蘇巡撫任歿、文當作於是時。

送蕭渠卿序　賀松坡云、先生爲政、蓋如所言。八家文鈔云、此韓退之伯夷頌所謂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千古豪傑之士、未有不如此、特非恒人所知耳。其是非可不顧、猶不可勝聽。案可不之不讀否、或讀不顧爲句、非。

高郵蓮君墓誌銘　案日記、蓮君卒於光緒元年、公二年閏五月過揚州始知之、此文當在二年後、其子對廷請作。八家文鈔云、古文中四言體、至公而造其極、開闢震蕩、變動鬼神、可謂前無古人、後無繼者矣。

黄氏族譜序　光緒元年。

祔祧議　光緒三年六月、在李幕議穆宗升祔典禮作。賀松坡云、此與劉子駿毀廟議、韓退之禘祫議、歐陽永叔濮議、曾文正公郊配議、皆有當於人人之心。

送曾襲侯入覲序　光緒三年七月。

馬太夫人壽序　光緒五年己卯九月。是月、公攝天津府事。蓋馬君遭憂去、遂代其任、此文必先期作也。張廉卿云、極意刻畫昌黎、乃甚肖似、尤愛其陳義遣言之雅。

贈太僕卿故福建臺灣兵備道吴君墓銘　光緒三年丁丑。賀松坡云、議宕。或往往孤特獨立。賀松坡云、自道。

前工部侍郎潘公神道碑　光緒四年戊寅。張廉卿云、全篇極意經營、旨在詞表。

賀松坡云、此與曾文正季公碑同一妙遠。

廣西潯州府知府薛君墓碑　光緒五年己卯。張廉卿云、前路叙次、純用昌黎家法、末乃自出新意、綴孫侍講書以亂之、甚妙。

祭丁樂山廉訪文　光緒六年庚辰。丁名壽昌、直隸按察使、本年卒官。秋七月日子。案日子、連讀、十日十二子也、見南史劉之遴傳。

朝鮮貢使集譙圖記①　光緒六年。張廉卿云、前面敘高麗貢使登郡樓數語、最間遠可愛。後幅字句聲響、無一不酷肖退之。至耎弱不自葆就。男闓生識案、文專就藩屬立言、而國家失於控馭、自見言外。

安徽按察使豐潤張君墓表　光緒六年。張廉卿云、篇中提頓旋折鉤勒處、一一有法。

答王晉卿書　光緒八年壬午。以下冀州作。張廉卿云、酷似姚惜抱與人論經學書、閒雜以詼詭之趣、則惜抱之所無也。又云、承示大箸、此一首尤服膺不置、必傳無疑之作。

李相國六十壽詩　光緒八年。張廉卿云、驅邁之氣、瓌瑋之詞、足以嗣響揚馬。伏見往古歌詩。張廉卿云、其氣古、其詞雅、最近似班孟堅。

讀文選符命　張廉卿云、此文高卓奇礄、前無古人。　又云此與李剛介誄、蓋已軼姚梅而上之矣。　范肯堂云、公之斯文、非唐以後之文也、至其學問之弘毅剛正、亦庶幾乎太史公。

李起韓先生八十壽序　光緒十三年丁亥九月。　張廉卿云、文甚奇縱。　八家文鈔云、瓌奇偉麗、似周秦諸子。此等文體、乃先生獨創、非他家所能有也。

福建臺澎道剛介孔公碑銘　光緒十四年戊子二月。　賀松坡云、此文初稿、統論臺灣大勢、其說甚具。已而謂濤曰、其人其事、不能稱此文。濤曰、韓退之送鄭尚書序、非其例乎。先生曰、送序可也、施之碑志則不可。乃改爲之。　又云、頃讀張先生孔公臺灣祠碑記、乃如先生初稿所言、兩先生皆亡、殆無從質所疑矣。　張獻羣宗琰云、宗琰妄意張先生文乃臺灣祠碑、故可就全境立論。先生此文乃剛介墓碑、故以不稱爲嫌也。　男闓生謹案、銘尾六句、乃一篇大旨所寄、仍注重臺灣大勢立言、特通篇抑鬱不發、至末始一及之。文章之道、固無定律可循、至其精微之

蘊、則亦不能外也。

清河觀察劉公夫人詩序 光緒十三年九月。 劉名樹堂、字景韓、時爲清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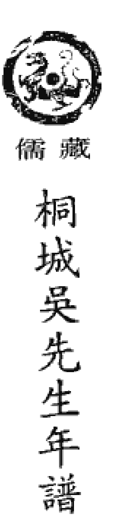
張廉卿云、修傑廉悍、橫厲恣肆、此等題乃能爲此奇文、作者故乃具絕大神通者耶。

李相國夫人壽序 光緒十三年正月。 八家文鈔云、奧博醇厚、近西漢人。

記寫本尙書後二篇 光緒十三年七月。 賀松坡云、因揚韓之說、神游其境、與之冥合、而文之雄譎遂與揚、韓相類、亦所謂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也。 八家文鈔云、二篇氣體醇厚淵懿、蔚然西漢之文。

范肯堂先生壽序 范爲肯堂尊人、肯堂以乙酉三月至冀、七月南歸、此當其南歸前作。 八家文鈔云、擷揚、馬之精華、而變其貌、奇崛雄麗、獨有千古。 藏鏹百萬、刻本作繦、誤。 下人之耆尙有不齊、案用筆突接硬轉。

孔叙仲文集序 光緒十四年戊子。 張廉卿云、用意甚佳。 范肯堂云、淡而有鬱



致。賀松坡云、疏朗秀逸。

李剛介誄　光緒十一年乙酉。　張廉卿云、此文自曾文正外、無能爲之者。公於此體、蓄聚長獨擅矣。又云、疾讀一過、使人變色失步、其高奇殆非近世所有、閣下前書謂曾堂有萬夫不當之勇、吾於公亦云、吁、可畏哉。　八家文鈔云、英偉跌宕、光芒四射、於四言中别闢奇境、先生獨擅之作。

論語叙贊　賀松坡云、刻意摹子長、子雲。　男闓生謹案、論語、孟子皆集録之書、其編次先後、皆有微旨。孟子七篇次第、公既於平本詳發之矣、論語之旨、則於此文闡之。

祭蕭君廉甫文　光緒十四年五月。　廉甫名世本、官終正定知府。　張廉卿云、姚惜抱氏謂哀祭之軆、楚人最工、大底鬱勃煩寃、虛無縹渺、不可方物。韓退之祖之、其祭朋舊之作、所以獨有千古者也。文乃深得此指、故不襲其貌、而神獨似之。

答張廉卿書　光緒十三年閏四月。

再復張廉卿論三江書　光緒十三年七月。

答張星階書　當與上篇同時作。星階名映樞、官冀州州判。

送張廉卿序　光緒十四年。廉翁南行、計始於是年六月至九月成行、此文必六月後九月前作。張獻羣云、此文乃先生自道之辭、李文忠公之於先生、蓋如是也。案此評未甚恰當。八家文鈔云、此義實前人所未發、持論精覈而名通。

祭方存之文　光緒十四年十月。存之名宗誠、桐城人。官棗强知縣、以文學名於時。八家文鈔云、風趣絕高。

祭弟文三首　光緒十五年己丑正月。八家文鈔云、沈鬱宛憤、騷些之遺。

張筱傳六十壽序　光緒十五年。以下到蓮池後作。張名紹華、桐城人、官至江西布政使。賀松坡云、風神蕭灑。

趙忠毅公遺書後序　光緒十五年。范肯堂云、此文出而功名氣節之士有不以先生爲然者矣、固當獨令當世誦之耳。賀松坡云、先生既罷官、無復再出之意、

故其言如此。余嘗與范肯堂論此文曰、先生此文所謂其中有我在者、肯堂曰然。吾與張幼樵同讀此文、幼樵不以先生之說爲然、以爲國家有事、復召而用之、寧得自甘安逸而終不出也。此亦所謂其中有我在也。

銅官感舊圖記　光緒十七年辛卯八月。　范肯堂云、此惜抱先生評峴山亭記所謂吸風飲露蟬蛻塵壒絕世之文也。其曰神韻縹緲、眞善讀歐公此文。然頗議其人爲誰二句爲俗調、欲依海峯改之、當世則不以爲然。二句正歐公神韻起處、特其調爲後人用俗耳。若依海峰、則似強而實促矣。當世以讀彼篇之法讀先生此文、自謂能得先生深處。

張靖達公神道碑　光緒十九年癸巳六月。　八家文鈔云、敘次一本史記、銘尤淳古奇峻、他家所無。　李公伉爽不爲謙、范肯堂云、此昔時曾論以董公行狀等作、惟其人肖之無容心者、然文斯妙矣。　然公雖執謙讓、范肯堂云、相資濟云云、開拓之筆、此則關紐後半篇。好在皆以濬語經營、蓋果能自然矣。

誥封淑人梁淑人墓誌銘　光緒十八年壬辰十一月。案許名振禕，字仙屏，時爲河道總督。　八家文鈔云，詭雋，銘詞直偪屈宋。

讀淮南王諫伐閩越疏書後　光緒十七年。　賀松坡云，先生讀漢書諸王傳，於發覺反謀處，皆用紅勒，即此篇之意也。　又云，先生嘗言賈生間人骨肉，乃小人之尤，吾嘗有文論之，而不敢示人，恐駭人聽聞。爲請一讀，堅不許，即此文也。今讀之，文筆雖奇，而理則確切，乃世間不可少之文，且可因此而悟讀史之法。

題玉露禪院　光緒十八年正月，在洣寧作。　八家文鈔云，流連感歎，歐陽子得意之筆。

策問二首　光緒十五六年間，蓮池課士作。

保定晉文正公祠堂碑記　光緒十八年十月。　賀松坡云，中幅用韓公體，益加恢奇。前後古雅頓宕，其神亦絕似韓公。　公於江南節，賀松坡云，仿鄆州谿堂詩序而變其貌。　八家文鈔云，銘詞風神宕逸，宛轉多姿，韓公不能逮也。



袁望清詩序　此篇疑亦在壬辰年。范肯堂云、無波瀾生發、亦並無意思掉弄、只若就事論事、平放數十語、澹折一二筆、而已深遠綿邈、不可攀追。讀此、才知歸熙甫題張幼于文太史卷、尚嫌俊快、而王介甫挾道德待世等文、真不免淺滑也。

賀松坡云、筆勢欝盤。

旌表節烈張太宜人碑銘

胡氏譜序　此下二篇、當是癸巳年作。范肯堂云、公評叔節文、以爲空群拔人。此自深洞中古時綠也。是非久而後定。男闓生謹案、公於舉國蒙昧之秋、獨立主張開化、不屈不撓、其所守正自如是。此絕大識議、特借譜事發之。

姚公談藝圖記　姚公名瑩、字石甫、桐城人、姬傳先生弟子、姚仲實叔節之大父也。范肯堂云、喟然千載之感、實切於身、遂爾恣意唱歎。此已上與太史公六序精神混合爲一、下與歐陽公抗手矣。我無蘇氏之才、王曾氏之學、何以爲弟子乎。三復悵然。豪傑之士二句、范肯堂云、悲咽從此起。是後中國多故。范肯堂云、不

知者謂是姚沒曾未興、有如是之叙次耳。則未喻其筆下所以悲放處、咽斷處、橫掣倒轉處、純是太史公歐陽永叔勝境。　收句、范肯堂云、用筆有宜向盡處盡者、此類是也。避之反失。

賀蘇生先生七十壽序　光緒十九年。　范肯堂云、纏綿往復、外集中爲人取法之文。　先生之弟鐵君賀松坡云、先生謂濤曰、子嘗爲叔父乞余文、余訖未爲、故於此文及之。濤敬應曰、得此數言足矣。　末段木假山記一節、八家文鈔云、案先生二子皆知名、與明允相類、故引木假山記作收、妙極自然、非泛設也。　范伯子云、賀之先生、當知中峯魁岸踞肆、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凛乎不可犯、雖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云云。若喻已與二子、則不能爲是言矣。

題范肯堂大橋遺照　作此文、廉翁尚在、當亦癸巳年。　賀松坡云、此文之佳、固在有詼諧妙趣、尤當玩其節奏。　已上四篇、疑皆同時作。

合肥淮軍昭忠祠記　光緒二十年甲午六月。　八家文鈔云、前半有關清代兵制、

後半所以開迪新學、矯切時論。文之英光瑋氣與曾相諸祠記埒。一旦有事。男閭生講案、文作於中日戰事以前、而淮軍之必敗已若燭照數計而决之。後幅學校未廣人才未出云云、若代爲惋惜、實即所以箴之也。

贈光祿大夫合肥李公廟碑　光緒二十年六月。

程忠烈公神道碑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六月。　答賀松坡書云、來示謂、收束蘇州事後宜綴以克復金陵數語、使文勢闊遠、自是卓論、鄙意有所刦、蓋功名之際、至爲難處、政府自來成敗論人。當蘇州克復後、金陵尚未到手、朝旨嚴催李公會攻金陵、文正函檄並催、而意旨則深知沅帥足辦此事。金陵固且垂克、惟慮李相果來分功、而忠襄不能無介介也。李公知之、左右支梧、不肯遽往。已而金陵成功、其事始解。故文字中、欲將蘇州專屬之李、金陵專屬之曾、使二事分明。程公事中不敢涉及金陵功績者以此。　賀松坡云、一氣奔瀉、而節節收束、紀律謹嚴、而提頓蕩漾處精神洋溢、自馬、班、陳、范及韓、歐、王外、皆不足語此。　八家文鈔云、全篇皆

從旁面側面烜染生情、是爲加倍寫法。尤以戈登陪襯、奕奕有神。時出時沒、如史記平準書之有卜式也。

武安縣孫君墓誌銘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九月。　賀松坡云、其體勢及自醒作意處、皆似韓公孔君勝墓銘。

題馬通白所藏張廉卿尺牘册子　廉卿先生卒於甲午年、此必甲午以後作。贈別馬通白詩、在甲午秋冬閒、此蓋與同時也。　賀松坡云、奇情逸興高韵、非復人閒所有。

陝西留壩廳同知陳君墓銘　光緒二十年。　賀松坡云、質健奇古、惟韓公有此筆力。　國家柔遠賀松坡云、憤世之心乃時時發露。

姚節婦贊

從兄鄆城知縣吳君墓表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四月。　康之名寶三、公從兄也。八家文鈔云、有逸趣、義法尤精。　教授其弟。案、本集第字皆作弟、此弟亦第字、非



兄弟之弟。

跋五公尺牘　李相出聘列國、在二十二年丙申、此當丙丁間作。　賀松坡云、抑揚呑吐之間、其風神絕似史記。

黃來庭墓表　光緒二十二年。　八家文鈔云、聲色並茂、先生治葬之精神、讀此可以想見。

弓斐安墓表　賀松坡云、此熙甫歸府君墓銘之類、然彼論古、此言今之外國、古所未有之事、其創端造境極難、而文之古奧淵雅、乃過之遠甚。

石埭李氏族譜序　賀松坡云、敘次分合順逆複疊處、皆似史記、論尤精碻。

榮成孫封君神道碑銘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

左文襄公神道碑　光緒二十三年七月。　八家文鈔云、氣勢瑰偉、震蕩六合、而意旨所寄尤在筆墨之外。　公既成軍而東。賀松坡云、此段初讀之、以爲旣稱公不爲曲謹小讓、此二事似不必書。已乃悟此文皆推本於曾、胡之知公、書此二事者、

非言公之讒譖，乃言曾、胡之喜公出也。或欲删贻幕事，尤不可。篇中皆曾、胡並舉，此處自不得獨言胡公。男閬生謹案：删贻幕事，乃蕭敬孚丈說。號曰格靖定遠軍。八家文鈔云：先生嘗謂格靖者，國家褒異之稱，豈可自以爲號？記此，蓋譏之也。

汪星次墓銘　光緒二十二年。

誥封一品夫人葉母徐夫人墓誌銘　光緒二十二年。

送陳伯平太守入覲序　光緒二十三年六月。伯平名啟泰，長沙人，官終江蘇巡撫。賀松坡云：先生所見者大，不以早退爲高。論雖奇創，實則通徹和平，故以横絶古今之文，而婉曲乃爾。蓋有湯鑊以徇之者矣。男閬生謹案：時在承平，而公已有危亡之愳，故著論悚切如此。

潘黎閣七十壽序　光緒二十三年。賀松坡云：雄駿簡峻。夫不習外國之情勢，男閬生謹案：謀國偉略，於開濬出之。後來庚子之禍，已若預見。又案：潘名青照，桐城人，與公交甚厚。潘卒，公作挽聯云：我聞彭澤將歸，得一郡小留，遂至於此世

與君平相棄、幸夫人無恙、今其奈何。

鄭筠似八十壽序 光緒二十三年。 筠似名驥、一字雲史、其與武邑書院、公爲作聯云、明公家法有禮堂寫定之經、異日當成通德里。此地昔時多燕市悲歌之士、爲我一弔望諸君。以武邑有樂毅墓也。 賀松坡云、滑稽。

送季方伯序 光緒二十三年六月。 季名邦楨、字士周、江陰人、閩浙總督芝昌之孫。 賀松坡云、斡旋絕有力。 八家文鈔云、先生之文、多經世閎識如此。

天演論序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正月。 自此以下、皆有手稿、其叙次先後犁然不紊。 二月二十八日答嚴幾道書云、接二月十九日惠書、知拙序已呈左右、至乃以五百年見許、得毋謬悠其詞已乎。 賀松坡云、古今中外著述、得此斷制、學者乃得心有所主。文之反復盡意、似曾子固、而傲睨之概、俊逸之詞、則子固所無也。

祭翁大家文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 賀松坡云、以奧折之筆、運古質之辭、往往數十百言如一句、而接換伸縮、在在不測。先生四言詩、蓋獨有千古、即此短篇、已足

駕韓、王而上之矣。

祭姚濬圓文　光緒二十四年。　姚、桐城人、名爲森、字錫九。公嘗與唱和、見詩集。

王中丞遺集序　光緒二十四年。　中丞諱植、會稽人、安徽巡撫。　賀松坡云、迺緊矯變。　烏乎世運之遷流、男闓生謹案、文作於庚子亂前、其時上下狃忕治安、以爲無事、公獨深思遠慮、欲謀所以維之、故詞意警湛如此。

平江吳氏兩世孝行贊　光緒二十四年。

會里朱氏族譜序　光緒二十四年。　八家文鈔云、綜散分合、其法一本史記。

翁大家墓碣銘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

廣昌縣城隍神廟碑　賀松坡云、先生四言詩、皆空所依傍、自我作古、斯文乃仿九歌大招招魂而爲之、其盤鬱之勢、深婉之韻、詭怪之詞、足與之埒。　山沈淪兮爲淵。男闓生謹案、四句叫起下文。　繡畫兮山河、男闓生謹案、敷天奇憤、鬱極一洩、非爲城隍作也。賀評深婉云云、尚有未盡。

通州范府君墓誌銘　范卒於戊戌十二月，文成於巳亥三月。　三子繼起，男闓生謹案：文以孝親爲主，特於三子縈拂生情，倍饒風致。

裕壽泉中丞六十壽序　光緒二十五年巳亥。　壽泉名裕德，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裕祿之兄。　張獻羣云：意含諷刺，而文特婉曲。　八家文鈔云：先生文不特詞旨淵懿，高古而已，實有經濟當世之偉略，以故聲光並茂，蔚然有關世運，此文亦其一也。　案：裕公實畀邊疆難處，樂河南無事，不知腹地之治正不易言，此文既揭其隱，因舉内治之要以箴之，贈言之義然也。其後庚子之禍，卒起於内地民變，文固若洞見矣。

柯敬孺六十壽序　光緒二十五年。　柯名劭慜，劭忞學使之兄。　清賦非令典也，案公抱經世之略，嘿不得施於當世，所稱善政，多不謂然，偶一發之於此。

贈内閣學士東海關道劉公墓誌銘　光緒二十五年七月。　賀松坡云：李文忠之受謗，以當時忌之者多，而曉事之人少也，先生嘗引以爲恨。劉公既没，先生向其

家索取事狀作爲此文，不但爲劉公及文忠辨謗，以自洩其憤，蓋欲破天下之愚也。男闓生謹案：公挽劉公聯云：如明公可謂才臣，鄙夫謬附清流，能毋杜門齰舌。知太史當成佳傳，賤子欲求行狀，一爲錯石埋辭。當時詆毀李文忠者，皆以清流自詡。此鄙夫謬附清流，即謂李秉衡等也。　七月十二日，與周緝之學熙書云：劉公墓誌擬稿奉呈，中多忌諱，以韓公撰王弘中、張孝權、胡良公、李郱、張署等墓文，皆不假借曲諱。墓文蓋將告之後來，非以告當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可也。　蓋名實之眩疑於世也久。賀松坡云：將叙公之不得志而去，先發此論，下文云云，乃從令人抑鬱不平。　李公去位，文正治事之學欲絶於天下矣。男闓生謹案：李相見此文，使人傳語先公曰：文章極似曾公，曾公治事之學雖絶，而文章之傳固未絶也。聞者以爲一時佳話。　而山東巡撫，故李公所拔識。男闓生謹案：時山東巡撫爲李秉衡。先公作此文時，秉衡勢方盛，方倫叔來書，引寖歷聖德詩爲戒，先公答之曰：此國之大事，不敢曲諱，然亦願知好之勿宣播也。今此書已佚，故不見於



尺檟中。世如波騰。男闓生謹案、公此等銘詞、足以橫絕百世。

龍泉園志跋　光緒二十五年已亥。賀松坡云、此文蓋歎兩先生之文采不足自彰、而此志亦不足賴也。低回往復、有弦外之音。

裕制軍六十壽序　光緒二十五年。裕祿字壽山、時爲直隸總督。庚子之亂、爲外國聯軍所敗、殉難而死。某獨顧視公諸子句、男闓生謹案文若曰、國家大難、公及身或可自全、諸子殆必不免。然孰料不期年間、公已躬罹其禍也。可慨也已。

方曉峯八十壽序　光緒二十五年。雲眪名汝翼、貴池人、官直隸知縣。人莫不喜順而惡逆。案、雲眪賢者、故爲陳此義以勖勉之、亦贈言之所宜也。

仁和王尚書七十壽序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王文韶字夔石、時官戶部尚書、軍機大臣。案此文不無譏媢之意、蓋王公之休休有容、非眞有益於國、故後幅有善類盡植、緩急足恃云云、所謂更進一解也。

鹽山賈先生八十壽序　光緒二十五年。賈名拱宸、字星垣、恩紱佩卿父。

記校勘古文辭類纂後　光緒二十五年。

胡問渠墓誌銘　光緒二十五年。問渠、山東按察使胡景桂月舫之子。八家文鈔云、高古特出。不顓造請高門。男闓生謹案、非不造請也、但不顓顓事此而已、此古文用字法。

誥封太夫人陳母熊太夫人墓誌銘　光緒二十五年。

光祿大夫刑部左侍郎袁文誠公神道碑　光緒二十五年。賀松坡云、長篇文字須多用提筆束筆、觀此文可見。左遷鴻臚寺少卿。賀松坡云、以上隨父治軍。至是始謝兵事。賀松坡云、以上佐李左軍、並收束兵事。用應補戶部員外郎。賀松坡云、以上京朝事及河南振事。曾不登于中壽、悲夫。賀松坡云、以上結束。維後之昌四句。男闓生謹案、末四語專爲慰庭而發、乃全篇精神之所注也。慰庭方爲東撫、其野心公已逆見之。

贈道員直隸州知州陳公墓碑　以下三篇、己亥、庚子間作。



江安傅君墓表　賀松坡云、有謂此文傷繁者、先生以爲知言。然叙藏書事極酣恣、其豪情逸趣自足動人。

誥封夫人張方伯夫人墓表　八家文鈔云、矜練中特著風趣。

李勤恪公墓銘　此下二篇、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十月避地深州作。　勤恪公名瀚章、字筱泉、文忠之胞兄也。　賀松坡云、局法筆法、一由心造、而動合自然、與道大適、老年化境也。

深州風土記叙錄　光緒二十六年十月。　八家文鈔云、公此等文、自馬揚外、無能爲之者。

馬佳公夢蓮詩存序　光緒二十[2]年冬在京師作。　賀松坡云、離合禽縱、純以神行。

誥授武顯將軍王公墓碑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六月五日在京作。　九月七日、諭兒書云、前譔王襄臣碑、文本不工、老衰筆退、殊不稱意。其起處叙曾祖死難、因與襄臣事相發、故揭明。其收筆言兄弟之累者、乃一篇微意。襄臣小航之兄、小航乃

新黨、吾疑去年襄臣死事之慘、乃舊黨深恨小航、波及其兄、故縱拳黨毒害之。然不可明言、故前言教其兩弟皆成進士、小航其一弟也。後言已別不復見、見他兄弟多奇氣、恐其難免於亂世、所謂他兄弟者、即小航。小航不可露、故於其少弟之痛其死、借論兄弟之累。此所謂草蛇灰綫文法、但恐未能佳。其銘詩歸重文字、則是吾與襄臣相交之迹、銘詩與前文固可不別出一意、此亦古法也。　與之語時事、多與人意合、賀松坡云朝鮮之役、公獨是合肥、越南之役、則不以彭左爲是。所謂多與人意合者、殆指此類。

祭李文忠公文　光緒二十七年。　李公薨於九月二十七日、文作於十月二日。

賀松坡云、李公薨、斯文先出、而李公之生平亦以斯文而定。先生譔左公碑、注意其得名。此文論李、又注意其得謗、知左之得名、即知李之得謗。知李之得謗、即知左之得名。讀此兩文、而國論亦定。　八家文鈔云、嶽峙淵泓、俯視一切。

丁維屏編修所輯萬國地理序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丁維魯字奎野、

山東人、時爲東文學社生、公文作維屏、蓋筆誤。八家文鈔云、奇情遠想、憤慨而出、今未三十年、而如俄如德當時强大之國、轉瞬皆已破壞、讀先生此文、可謂有前識矣。

原富序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三日。古之生財之塗博矣、賀松坡云、其說甚精、與牽引古義以比附西事者不同、然終非自造境界、蓋非先生文之至者。案、賀公此說亦拘。八家文鈔云、識議閎偉、豁然經世之言。

黃淑人墓銘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二月十三日。八家文鈔云、後幅慨深而神遠。案後幅低徊慨歎、悠然弦外之音。

劉笠生詩序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劉名敦元、女適天津徐氏、即徐總統世昌之母也。八家文鈔云、後半奇逸妙遠不測。男闓生謹案、後半以山水喻文學、以大龍喻先生詩、委宛深微、用意使人不覺、文章奇妙處也。

謝衛樓所箸富國策序　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八家文鈔云、此文鍼切

晚清時事而發，詞旨警怵異常。男闓生謹案：時大亂之後，太后方舉萬壽慶典，而中外百僚爭求供獻珍琦，以希媚寵，故文中特著召賓上壽、娛遊玩好云云以見意。

周易象義辨正序　以下八篇在日本作。光緒二十九年七月二日。賀松城云：語近詼諧，而義則通澈，文筆之譎詭，殆不可方物。八家文鈔云：持論閎通，必如是乃可以言易。

跋蔣湘帆尺牘　七月六日。

金子濟民周易本義啓蒙纂要序　七月二十二日。

矢津昌永世界地理序　七月二十三日。八家文鈔云：沈鬱頓挫之文。

高橋白山詠經子史絶句千首跋　七月二十三日。

岸田吟香萬國輿圖誌略序　八月八日。八家文鈔云：用意絶佳。

高田忠周古籀篇序　八月十四日。八家文鈔云：閎識偉議，得未曾有。

日本學制大綱序　八月十七日。八家文鈔云、筆力橫健特甚具見捄世苦心。

冬至祠堂祝文三首　以下還國後作。十一月二十一日。八家文鈔云、三篇高格、皆在西漢以上。

武强賀偉堂先生八十有三壽序　十一月三十日。

姚慕庭墓誌銘　十二月四日。慕庭名濬昌、父即石甫先生也。八家文鈔云、文境清邃、一如其人。

跋王畏甫遺文　十二月五日。畏甫名嚴恭、桐城人、與公同年鄉舉。

李文忠公神道碑銘　十二月二十日。

李文忠公墓誌銘　十二月二十日。賀松坡云、祭文專言公之被謗、蓋慨中國人之不曉事也。此篇則絕不言其被謗、專論外人之傾服、而謗者之不曉事、益可於言外見之。其寄慨尤深、銘辭乃自明其作意。跋五公尺櫝言中外之是非不同、亦即此意。又曰、祭文言被謗、墓銘言外人傾服、神道碑言人必壞其成、不能大展

功能、然已能撐柱艱困。三篇用意不同、雖同言一事、而精神各別。

詩樂論以下外集。案、詩樂論、漢表讐字序、三易異同辨、益稷辛壬癸甲說、伯祖逸齋先

生文後序、讀內則辨、讀漢書古今人表、二十八宿甘石不同考、詩序論二首、讀盤

庚、讀項羽本紀、漢王劫五諸侯兵攷、與楊伯衡論卷耳序書、書鄭康成詩二南譜

後、與楊伯衡論方劉二集書、共十六篇、當皆癸亥以前、研精學術文字。尋孔顏樂

處論、爲里中舉節烈引、二篇當是癸亥年入學後作。

盼龢君敬甫序　同治元年壬戌。敬甫名穆、桐城人、晚客滬上、以校刊書籍得名、

著有敬孚類稿。

尋孔顏樂處論

漢表讐字序　以上二篇、說見前、後放此。

左忠毅公畫像記　咸豐十年庚申冬、避地作。

章冠綮傳　咸豐十一年辛酉。賀松坡云、遒緊簡勁、無一懈筆。賊亦以是怨東



鄉未發。賀松坡云未發二字、住而不住、忽插入章氏於東鄉爲巨族數語、伏下戰事。乃突接賊怨東鄉久、又所誅求輒不報二句、言怨而未發者、因誅求不報而乃發也。其奇處在中間插入章氏一段、若以常法爲之賊亦以是怨東鄉下、便徑接又所誅求輒不報。某年月日擁衆大掠東鄉、其下乃接章氏於東鄉爲巨族云云。文法非不明了、然無此奇妙矣。

伍烈女傳　咸豐十一年。

三易異同辨　配而不終、君三出焉。案此出國語、刻本三作之誤。

益稷辛壬癸甲說

爲里中舉節烈引　文云庚申辛酉之間、則在同治改元以後、當癸亥甲子間作。

伯祖逸齋先生文後序　逸齋名廷輝、字建標、府學生員、見日記家譜。

王烈婦墓表　同治元年壬戌。至於勢窮事迫男閨生謹案、桐城陷賊最久、再克再失、此文意皆有所指而言、特借二烈婦發之耳。

矮栝說　文云後經兵亂，環吾居栝柏爲一空。蓋謂庚申、辛酉二年。又云前年吾叔父斧其下枝之輪囷者，又縱其上枝之萌蘖者，踰年而是栝且高於牆丈餘矣。前年當是壬戌，則作文當在甲子年也。　男閏生謹案：此文、公蓋以自喻。

讀內則辨

讀漢書古今人表　男閏生謹案：此文、公之特識，後來賀松坡先生多近此種。

廿八宿廿石不同考

遊大觀亭故址記　同治二年癸亥，應試安慶作。　賀松坡云：意想高遠，風神跌蕩。先生少作，已能追步歐公。　然則非有不朽之實。男閏生謹案：方先生方負盛名，詞旨蓋有所激射。

原烈　意在糾正方先生之失，當與上篇相先後。

銘十一首　疑癸亥前作。

左忠毅公父母像讚　此文當是庚申冬與左公畫像記同時作。

楊壽山先生墓志銘　同治六年九月。③泊大通舟中作。

錢楞仙駢文序　同治六年十月四日。此下二篇、在曾幕作。錢名振倫、字崙仙、烏程人、楞仙其別字也。

靈谷龍神廟碑　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日。賀松坡云、曾公集中有此題、前文即就公作稍加刪節、入後借寺宇興廢、發抒偉議、感歎深至、遂爲曾集中出色之文。

菊農先生七十壽序　當是同治六年四五月間回里時作。八家文鈔云、意思眞至、發前人所未發。

家嚴慈六十雙壽徵言略　同治七年戊辰十二月、從曾相在京時作。

朱嘯山六十壽序　同治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在曾幕作。嘯山名富春、見曾集。

黃侍御墓表　同治七年。獨自編修遷御史二句。賀松坡云、今不然矣。

魯莊公納子糾論

痘神考

讀韓非子　以上三篇、疑亦在曾幕時作。世之閉戶著書。男闓生謹案公此文亦實有所指。

蔡烈婦傳

題彭孝女册子

與朱肯甫書　以上三篇、疑乙丑上第後、在京師作。

汪府君家傳　公於同治七年九年、皆嘗歸里、此在里中作、知非遭憂後者、以言葬親而未及遭憂事也。

李太夫人壽序　同治八年己巳正月五日在京作。殆易所謂自天佑之者也。男闓生謹案、以太史公表序證之、蓋不無譏諷之意。

寶洋鎔議序　光緒十年薛篤弼紹台道時。

尹處士傳　在里中作。

吳太夫人墓表　同治九年閏月、過揚州作。

李氏譜序

王氏譜序　同治十二年遭憂後作。

戴氏族譜序　以上三篇、疑皆同時。

題葉氏家誠詩冊子　公於同治八年二月、從曾公到保定、文當是時作。　男闓生謹案、用意在其當否、姑不深論句。

李相國五十壽序　同治十一年壬申正月在深州作。　方存之云、文體近韓、有奇崛之致。又云、亦是前叙後論文體、而氣自淩厲。

題深澤王琴航遺令冊子　此下二篇、當亦與前後諸作相先後。

洪夫人傳　出硯遂紿賊。案、紿刻本作給、誤。

曾文正公神道碑　同治十一年八月深州作。

求闕齋讀書記序　光緒二年丙子八月後、在李幕作。

石匣龍神廟記　光緒二年。公是年八月始到津、廟雖成於七月、文則當少後也。

廬州會館記　光緒二年九月。

蔡篆青詩集序　與前數篇同時作。

安徽通志序　光緒三年丁丑。方存之云、雅潔有蘊藉。是豈執簡之士二句。方存之云、用筆甚妙。淡之殭也。案、殭當作疆。

愼花岡記　光緒二年五月以前、居裴里中作。愼花名起升、馬其昶通伯父也。

鮑太夫人墓表　光緒八年十月冀州作。乙酉三月、與王逸梧書云、往年委譔老伯母墓文、曾由驛遞。寄長沙、並論及敘述閫德、昔人所難、不善爲之、易入塵俗、故不敢删拾年譜、而別出一義、冀稍脫凡近。文既不足觀、來立議又頗涉憤世、無周身之防。執事取其意旨、不須勒石墓道也。

記太史公所錄左氏義後　光緒十年甲申十一月。八家文鈔云、特識。何至乖異如是。案、手稿至作旨、至乃刻誤、八家文鈔本亦誤。

二許集序　光緒十四年戊子九月。八家文鈔云、中幅鬱然特起、千載常新。

記姚姬傳平點漢書後　光緒十六年庚寅十一月。以下三篇蓮池作。
書滄州王希岐所箸切韵書後　光緒十五年。
記古文四象後　光緒二十四年。　八家文鈔云、此公晚年文字、老勁殊不可及。
辨程瑤田九穀考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避亂深州作。
跋所書柳子厚詩　以下二篇、庚子十二月亂後入都作。
題黃文敍選錄史記眞蹟
遵旨籌議摺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正月。
尾崎字說　光緒二十七年正二月間。
抱一齋記　二十七年二月。
跋西師意所箸書　二十七年十月十一日。
西師意實學指鍼序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二月二日。
李文忠公事略　直督臚陳事跡疏　辛丑十月十日。　其於兵謀利鈍、卓有遠見

如此。八家文鈔云、句勢如鐵鑄山立。

山東請建專祠事略　十月二日。

江蘇專祠事略　十月十七日。

浙江專祠事略

福建專祠事略　十一月二日。

河南專祠事略

上海專祠事略

天津專祠節略　賀松坡云、甲午敗後、濤嘗請先生紀海軍始末、言其創立之艱、而惜其輕於一擲、先生諾之而未及爲。讀此文、可知大略。　是時中外定議。賀松坡云、以上摘論籌議語、以下實辦。　自未購鐵甲之先賀松坡云、練兵用人並爲一段。　又如險固地形。賀松坡云、六事外附益一條。　八家文鈔云、文勢至爲閎駿、文忠身後、先生爲之辨謗最力、無如此文之詳盡者。

京師請建專祠呈稿　十月二十一日。

詩序論二首　以下八篇說見前。且有古序牴牾不合者。案公手稿、古上有與字、

刻本誤脫。

讀盤庚

讀項羽本紀

漢王劫五諸侯兵考

與楊伯衡論卷耳序書　伯衡名澄鑒、與公同年鄉舉、見前楊壽山先生墓志銘後

以進士爲湖北知縣。

書鄭康成詩二南譜後

與楊伯衡論方劉二集書

北遊紀略序　同治十三年。　待逋決疑獄。案、逋下當脫賦字。

代李相自陳衰疾難膺重寄摺　光緒二十一年　賀松坡云氣體似潮州謝表。

祠堂祝文三首　光緒元二年間，里居時作。

祭汶上府君文　光緒二十一年八月。

錄歐陽公詩本義跋以下補刻。　光緒十二年二月。

題王晉卿注墨子　光緒八年。

都司白君墓誌銘　光緒二十四年五月。　八家文鈔云，此篇集本失載，其奇古非他人所能及也。

對制科策　同治四年。　八家文鈔云，此乙丑廷試對策，行狀所謂不用當時體，倭文端欲置一甲，而某公抑置三甲者也。文稿久佚，集本亦不載，今從其家搜得，以闡先生出處大節，故特著之。風簷寸晷中，弘贍如此，豈常人所易及哉。　於是有三老六計之法，以馭其臣。八家文鈔云，制策所問四事，今以講學爲主，而餘三事胥納於其中，不惟義理允洽，而文字亦有條不紊，此所謂義法也。　將何以仰副陛下求言之意乎。文鈔云，以上總冒，並申明不循制科格式。　倖薄而無以自給。

文鈔云議論極似大蘇。敢臚列而敬陳之。文鈔云、以上條荅所問四事。天下

幸甚。文鈔云、以上歸本君德作收、與起處相映。

附佚文存目考

禘祫議　案、日記當作禘祫考。

讀墨子　案、即補刻之題王晉卿注墨子、作讀墨子、誤。

劉猛將軍考　以上三篇、原刻目錄所載。

明堂考　同治五年十二月二日。見曾文正公日記。日記、吾少時作明堂考、頗見賞於曾

文正、今其稿已佚。

三正辨　已上二篇目、均見日記、今補錄之。

與曾履初兄弟書　八家文鈔云、此書關先生出處大節、文集中不載、今從尺牘鈔

入。

與弟書二首　八家文鈔云、以上二首、尺牘中亦不載、玆從其家藏遺稿搜得錄之。

以見賢哲之用心、與恒人相去千萬也。 案此二首尺櫝、續編已收入。

附八家文鈔所錄深州風土記四篇

河渠 賀松坡云、河渠、賦役、兵事三篇、嚴密而縱宕、蓋兼漢書、史記之長。而遠識孤懷、傲睨今古、則子長所獨擅、孟堅不能也。

歷代兵事 八家文鈔云、千餘年來兵事、纖悉備載、而歸結於近世之拳匪、自首至尾如一筆書、中間提頓轉摺、處處有法。自史、漢外、蓋鮮見此大文。

流寓 八家文鈔云、奇逸離散。

物產後叙 賀松坡云、物產後叙仿貨殖傳叙、叙錄仿法言、奇古皆足與埒、而識力過之。 八家文鈔云、聲響采色酷似史貨殖傳。 已上尺櫝三篇、風土記四篇、皆文集所無、為八家文鈔所增入者。案公尺櫝中應入文集者正多、今不追搜輯、後賢必有能辨之者也。

校記

①原書《勘誤表》云：「集議圖記：案，游使君智開字子岱，公在深州前政也。」

②《勘誤表》：「光緒二十六年：脫『六』字。」

③《勘誤表》：「同治六年九月：當作『六年六月九日』。」

桐城吳先生年譜卷四

清苑　郭立志　子心　編纂
男　崇元　君善　參校

詩集箋證

答劉省三軍門見寄　此劉公平賊後、乞假歸里、有詩寄公、公作此答之。日記、同治九年庚午九月初二日、丁中丞回蘇、與劉省三軍門同去。省三軍門因六月下旬樞廷頗議防禦、故諭令來營。及是事略少定、劉公徑回皖中。此公近日頗希冀督撫、不能鬱鬱久居此也。詩疑即此時作。君王近日方嘗膽、指外交棘手而言、謂主上憂勞、不得自安逸樂也。劉爲淮軍第一名將、此四詩皆極意慰勉之作、首章勸其勿以功名自滿、不言功者、猶言不可言功也。次章勸勿久留鄉里、豈多時者、言不可久延也。三章勸勿沈湎聲色、末章勸其再立新功、而語皆含蓄不盡、婉而多諷、有關時局甚大、非漫爲酬酢者比。公在曾、李幕府、壯肅以武人極佩仰公。

時風氣閉塞、朝議不知外事、公勸壯肅上疏、請開鐵路、爲定疏稿。中國鐵路之建、實始於此。李文忠與張幼樵書云、此乃鄙意所欲言而未敢言者、見李集朋僚函稿第十九卷。公輓壯肅聯所謂芻言繆采、入朝曾草皁囊封者也。　湘淮軍平賊功雖高、皆戡定內亂耳、海寓大開、必雄飛域外、方足增重國家。四章用意在此、章法一貫而下。若劉之悻悻乞身、更爲不足道也。公初出時、本有天下自任之志、故劉以定遠爲比。公兄肫甫曾佐劉幕、故有孟堅入幕云云。

題吳桐雲城南飲餞圖　桐雲名大廷、公嘗爲其墓誌銘、見文集。　銘云、曾文正公再鎮江南、薦起君自助、益重知君。此詩當同治六七年間與吳同客曾幕時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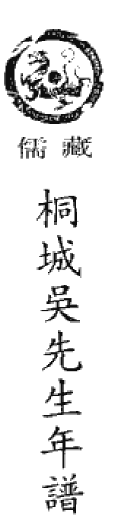
題蕭廉甫望雲圖　蕭名世本、與公同客曾公幕府、交誼甚厚、後爲正定知府、卒官。公有祭蕭廉甫文。　詩當是同治七八年、在曾幕作。　山谷詩、北窗風來舉書葉。又竹枝詞、我家白髮問烏鵲。姜維母以當歸寄維、見三國志注。

成都楊併星惠貽二詩依韵奉酬並徵壽言　公於同治七年冬、作家嚴慈雙壽徵

言略、八年元日定稿。此詩當是同時所作、前首末二句、勸其勿輕出、次首起二句、自謂無意與人爭功名。荀子、儵鉢者、浮陽之魚也、胠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注此魚好浮於水上就陽也。山谷詩、不應太玄草、晞假咸陽市。謂呂氏春秋懸咸陽市門、一字千金、揚子雲恨不生其時、取其金而歸也。　身世雜蟲沒短長、一本作商蟲。論衡有商蟲篇。

題張柏溪採芝圖　同治七年戊辰正月三日作。紹京、桐城人、與公同鄉舉。　零陵句以喻文學、末二句以文章之傳自任之意。　再世夔皐、謂文端文和公父子、末二句、謂紹京不以累世聲華易其儒素之業、而屈宰小邑、故可貴也。龍伯高見後漢書馬援傳、援誡兄子書。宋史文苑傳、李公麟字伯時、善畫、自作山莊圖、爲世寶傳。

謝丁筠卿惠茶罌用相國贈吳南屏韵　戊辰五月朔、在曾幕作。　玄圭句、以上敘丁贈茶罌。　魄殞句、以上言二物皆爲主人所有、主人謂曾相也。　賤儒句、以上



言不用茶。駒鼠句、以上言不用墨。叢芽歛手、見劉禹錫詩。駒鼠空嚼見東坡點鼠賦鼠在橐中空齧欺人、橐人見釋也。山谷詩、處處煮茶藤一枝東坡煎茶詩蟹眼已過魚眼生、磨盾見北史、荀濟不服梁武帝、謂人曰、會楯鼻上磨墨作檄文討之。封藏句、以上合寫。分似、似即贈也退之詩、寫吾此詩持送似賈島詩、今日把似君。玉堂、用杜詩爲得置之貢玉堂、晉書王羲之傳、如縈春蚓、如綰秋蛇。爲試句、以上借茶墨發抒升沈之感。江平二句、應章首、會澆二句總結作收。

東阿道中和曾劼剛公子別李佛生元韵　注、庚午九月。是時送曾公回江南、蓋與惠敏同行、據日記爲十一月、九月乃十一月之誤。佛生名傳畝、湖北孝感人、曾公幕客、有詩名。張濂亭有送李佛生序。燕草句、謂曾公去後、公留官直隸、明年仍不能歸也。

馬通伯求見張廉卿以詩介之　末以曾公作收、寄慨深遠。言曾公之門尚有如巳

之散才。則馬生汲汲求師、亦未爲得也。左傳、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

莊子至言不出、俗言勝也。　馬求見張、當在金陵鳳池書院、此當癸酉至丙子

問道婺里居時。下一首並同。

方蘅裳以其先人麟軒太守冬夜課子圖見示索題　麟軒名錫慶、桐城人、官臨江

府知府。蘅裳名寶彝、舉人、刑部郎中。　育泉公有方麟軒太守行年錄序、略云、麟

軒與余髫齡交、秋闈不售、援例任京官、改縣令、曾牧守、歷任以來、隄工、海運、捐輸、

量田諸政、盡心於國、因力主減賦、與方伯抗爭。　一經句見漢書韋賢傳。萬言不

値一杯水、太白詩。淮南子、聖人不重尺之璧、而重寸之陰。

旅舍勸許八飲酒　許亦桐人。公作二許集序、有雲卿秀才、其族也。此詩似公有行

役、以許偕行、故於旅舍作詩勸之。　元規、庾亮字、晉書王導傳、導不平庾亮、每西

風塵起、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汚人。　藏神、五藏神也、此即山谷詩藏神夢訴羊蹴

蔬之意、而小變之。日飲無何、漢書袁盎傳。

蒙陰道題壁　公於光緒三年服闋後，四年戊寅，在家營葬事畢，五年五月，赴部驗放。此當是五年三月北上途中作。　同治七年十一月，曾公由江南移督直隸，公隨行。曾公日記，二十六日傍夕，與吳某甫至野，觀桼山徂徠諸峰，詩所謂朔風吹雪記從征也。　曾公初見公，以漢禰衡爲比，此追記其事。　五句言曾公已逝，六句言海國多事，末二句言今日無復曾公之人才，惟其遺烈與山斗同永耳。　次首片雲句，公自喻，怪石喻世難。　末用山谷詩意，言知己已逝，無可復言，惟對酒開顏而已。

答王鼎丞元韵　王君原作自注云：丁丑八月十六日夜對月奉柬。丁丑，光緒三年，公時在天津李相幕府，距丙寅歲初從曾相時，已閱十年。　鼎丞名定安，湖北人，與公同客曾幕，公輓鼎丞聯亦云，當年定交在太白樓頭，共看人敬張君嗣，案公初從曾公在濟寧，濟寧有太白樓，然金陵亦有太白樓，故公題金陵湖廣會館聯云，邀太白樓一千年明月，不必定言濟寧也。　晨裝摶曾颸大謝詩，荀子非相篇

皋陶色如削瓜、傳說身如植鰭。枚乘七發、流攬無窮、歸神日母。因墀國在西域之北、見拾遺記。玉巵無當、見韓非子。西洲、即晉書王導傳羊曇過西州門痛哭事、公詩皆作洲。北行七哀詩亦云、征驂昨與過西洲。洲州同字。　出看句以上敍在曾公幕府。　書成發凡、謂定安所作湘軍志也。水經、漣水出連道縣西、資水之別、東北至臨湘縣、東入于湘。一統志、漣水在湘鄉縣。此言定安作志時。　閉門句、以上敍十年後再見。　元戎謂李相。　末句指王君侍姬、言君喜我來、君之侍姬當亦爲之歡笑也。與起處綠鬟紅袖、中閒美人紅顔、相映爲章法。

冬晴奉和李佛生元韵　此下諸詩、皆曾公歿後、公與佛生同官畿輔、在天津所作。詩云小吏有時排雁鶩。又云、八尺畫堂褒章服。則己卯九月後、攝天津府時也。

謝靈運、謝瞻、皆有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侯與馬借對、唐人多此例、隨事改、謂曾相已逝也。

次韵李佛生　三國志、徐邈嗜酒、自稱中聖人。韓詩、不到聖處寧非癡。蘇詩、臣今時

復一中之南史王融傳、好詩四美流轉如彈丸。此詩首句酒、次句詩、三句總、五句飛揚、六句漫落、末復總結之、此章法也。至於意興瓌奇、精采飛動、則非尋章覓句所能拘矣。山谷詩、春溪蒲稗沒鳧翁、說文翁頸毛也。此以鳧翁與虎子作對、設想甚奇。詹尹端筴、見屈原卜居。

又

黎侯謂蓴齋、方隨使西域。張謂灕亭、世上浮榮今已空。佛生晚而好佛、故云。

又

詩云小吏有時排雁鶩、知爲攝天津府時。又云新年冰水漸滔滔、則光緒六年庚辰正月間也。時佛生將南行、故有故園兄弟如相問之句。馬曹用晉書王徽之事。坐曹見漢書薛宣傳、日坐曹治事。

次韵李佛生兼示哲嗣和度　拄笏看山、亦在官時語。停雲佇月、謂李之意方有待也。家雞野鶩、則兼爲和度而發。五句自謂、六句謂李。㲉音見莊子、此以喻和度言吾曹涉世已深、但望兒輩繼起耳。和度名嘉璧、佛生第五子、工書、書法六朝、筆意遒古。公嘗傳印所著寫定尚書、和度筆也。

次韵許涑文觀察擬諸將五首　此五首、皆詠伊犁議俄約事、當是光緒六年春間、曾惠敏奉命使俄時作。首章總叙、首句言邊防久懈、次句言敵情多詐。後漢書隗囂傳、裂弓臥鼓。莊子、猶應響耳。又云、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此言平時既無先事之防、臨事又張皇、不能鎮定也。三句言西北形勝、四句言通商要道。梁書裴子野傳、西北遠邊有白題國。杜詩、胡舞白題斜。五句言當年征服金川之成績、六句言藏番臣貢。漢書郊祀志、天馬歌、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見漢書王莽傳。末二句、言國權所關、不可放失也。國語、守固不偷、節度不攜。節度攜三字本此。　次章詠崇厚以議約獲譴、大何用賈生疏、大譴大何。何即訶字。次句譏其辦裝時未辦懸河之口也、三四言新約失平、國論反對者衆。縛馬書見漢武帝能輪臺詔。五六言國權一失、不可復得、而棄地太廣、尤不可從。末二句追憶祖宗開國之盛、而承平已久、歎應變之無人也。　三章詠左文襄、是時左公主戰、其力務收人望、故首句云云。次言其新有平定新疆之功、三四恐難再操勝算、

五六言其部下將領均未能迅赴機宜、故用遲滯二字見意。李文忠與譯署函稱、議及左軍、略云、其所恃劉張兩軍、毅齋（劉錦棠）。近狀如此、朗齋（張曜）。亦以久役乞假、軍心不固、外強中乾、設有決裂、深爲可慮。詩意與此略同。謝艾、張重華將、見晉書重華傳。陳安事見晉書劉曜載記。皆切西北邊事。藻不妄抒、末二句、譏其勇於任事、當時以主戰爲淸議、左公持論正與之同、所謂扶淸議也。　四章詠曾惠敏、望其能以口舌收功。折衝尊俎、語本國策。漢書終軍傳、軍無橫草之功。元裕之詩、百二關河草不橫。五六追述文正生平、外交政策、常持和節、以不戰制勝。孫子兵法、不戰而屈人之兵。屈人兵三字本此。末二句、計惠敏必能折衝禦侮、望持國者俾得展其所長。後惠敏改定元約、卒如所言。　五章詠李文忠、起言李公爲國家所賴、渾渾大度如臥虎、用山谷詩、言范忠宣之臨事持重、不輕開邊釁、守便宜、用史記周勃世家、太尉卒守便宜、不肯出兵。以喻李公對時局之意。見三句言其平定粤捻之功。四句言外交事緊、亂絲見北齊書文宣帝紀。五六言將相盈朝、末言今日

之事、仍非李莫屬也。　此詩五章一氣搏捖而下、當作一篇讀之、首言事絕重大、次言中朝無能勝任之人、三言左公方一意主戰、以得時髦四言曾侯出使、宜且聽其所爲、五言大計終當決於李相也。詩中且字仍字、乃極旋斡有力處。

和王晉卿雜感元韵　此下均在冀州詩。案、伊犂俄約六年冬始議定、此詩當七年作。　晉卿於八年壬午到冀州、然公與結交已久、不必壬午後始有詩也。　前首起三句敘在曾幕助平內亂、四句言成功後鼎貴者之多、五六句言俄約議定、中外當可漸安、末二句望惠敏還朝、能虛己以讓同寮、卒成弘業。抱朴子、寸膠不能止河流之濁。義山詩、東征日調萬黃金、幾竭中原買鬭心。　次首起句用東都賦、散皇明以燭幽。葯醬見漢書西域傳贊、好冠見穀梁春秋。薦紳句、公自注、用漢書匈奴傳贊。案漢書原文云、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數語與方今情勢極合、故引用及之。二句連讀、又見海外各國風氣已近大同、而吾方斷斷爲域內之爭、尤可歎惋。發不卹其緯、而憂

宗周之閒見左傳。

依韵送范肯堂南歸　范公以十一年乙酉三月至冀、是年七月乞假歸省、此七月中送范作、原詩見范集。起十二句皆謂范、首句言范之學詣、與道大適、前無古人。次句言其才氣橫出、空所依傍。三句言心知其才、非可力强。鉅海句言其家近海、得清淑之氣。聖遠八句自叙、以爲學涉世二義、兩兩相承、以寫己之懷抱、倘得四句喜其來而惜其去。覲省六句言其歸省之樂。文度王坦之字、父述愛之、常抱置膝上、事見晉書長公張釋之子張摯也、見陶公詠貧士詩、此喻其尊人未言能官後、欲相就謁也。

晉卿用韓孟會合聯句韵見寄依韵奉酬　此蓋晉卿在冀主講、赴京應試、還寄之作、故有從賦魚赴壑之句。晉卿以丙戌春捷南宮、詩當在其前一科。起四句總挈、三句承首句、四句承次句、百罰用漢書陳遵事。夫子十二句詠王。顧余十六句自叙。初從亞夫營、謂在曾幕、綮戟二句、功成身退、國棟句、謂曾相逝世、專

城十二句、敘到冀州、求師得王。樸斲見書梓材。微尰見詩巧言。傝媷即闒茸、史公文、在闒茸之中。公詩又云、鬼瞰高明出媷傝。　晉墨八句、敘會合之樂。歡悰四句、敘王去應試、從賦謂王、守官自謂。　治安四句、言世難、文學無用。當時晉卿方治考据之學、詩云無益箋蟲魚。後又云、拾要撦碎瑣後生滋眩疑、皆所以箴之也。吾衰四句、祝其遠到。愼莫句、寓規戒之意。末四句、收束、並望其再來。

晉卿垂示新詩依韵奉酬　晉卿云、詩在八年壬午十二月。　此亦箴砭當時治漢學者、意謂乾、嘉諸儒破碎經義、無當大雅、仙樂瓊漿、非深通文事、無由得預也。

次韵王晉卿蠍　屠蒯、揚觶見國語、淳化見史記五帝本紀、魏勃見史齊悼惠王世家。巧噉二句、公自注、酉陽雜俎、蝸牛食蠍。蘇詩、黃雞啄蠍如啄黍。　君不見以下、以他蟲陪襯、略似山谷演雅。詩意借此有所刺譏、謂蟲豸之姦有甚於蠍者、蠍猶不足誅耳。　末寓戒勉之旨。照壁喜見蠍、韓退之詩。

北征別張廉卿即送其東游　案日記丙子五月、公自家起復、北上過金陵、留七日。

廉卿在鳳池書院臨别尚依依也。然詩云鍾阜秋雲酒共傾、則詩非此時作、蓋其後公歸里營葬、再過金陵别濂亭矣。

依韻奉酬廉卿　廉卿於光緒九年癸未四月北來、主講蓮池書院、元詩作於八年秋間、詩載本集、所謂直北孤雲是冀州也。此和作疑在十年十一年間。十一年春、日本遣伊藤博文爲全權來議朝鮮亂事。樓船句、謂中法越南之戰。史記大宛傳、使端無窮。此詩窮字所本。東歐甌越之地、即今越南。詩意國家多事、當用行舍藏、而未能決然引去、媿不如濂亭之芥視一切也。　使風醽、見退之訟風伯文。雙鳥、見韓詩、朱子以爲謂已與東野。

題姚伯山木葉庵圖　伯山名東之、桐城人、官大定知府。　請劍除姦、漢書朱雲事。三國魏志時苗爲壽春令、去官留其犢、曰是淮南所生也。　杜詩、杜曲幸有桑麻田。　世説、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

題劉拙蓀雪灘行李圖　赤舌燒城、見太玄。桔梗也、雞壅也、是時爲帝者也、見莊子。

縱與孫劉不平、不過使我不爲公耳、三國志辛毗語。

題拙存集劉焞詩稿　詩云閑棲小巷、則非在官時、疑光緒六七年、天津需次時作。第六句追憶曾相。

范无錯生日次韵奉賀　乙酉年七月、范詩見本集。

答范肯堂詩四首　當在乙酉夏間。是年七月、答潘藜閣書云、前此飛蝗過境、所遺蝻子現均蠕動、正在盡力搜捕、不識能不成災否。又云、河工徼倖粗成、一昨居然有津郡貨船來泊西關、殊以爲喜。零星各工尚未全畢云云。又與新河令言應千云、蝻子最宜留意、雨後禾地泥濘、頗難插足。然吾輩視此事最重、或不令其遂致成災。若聽民自便、則彼皆目爲神蟲、諱飾不問。未有不自誤者也。皆與詩所言相合。　公在官日、盡心民事、此四詩略見一斑。而每篇皆有奇思遠感、寄於筆墨之外、不齗齗於本事、所以高古。　首章言捕蝗、公在冀八年不遷、而身亦將老。公生平文字從不作窮戚語、此詩起二句、因節序偶及身世之感、其來無端、最爲深

彰。薄德二句、氣息似文景諸詔。小人以下、借以感慨時政、箴砭當道之玩愒、忘大禍之將至者。　次章言勸農、天地四語感慨非凡。從人二句、借以刺當時之吏治淡學者。末四句、又示人修德進業之方也。　三章言開渠、浚深二句、駁上或人之言、亦以喻學術也。成敗四語亦同、竇即塡字。　此邦故漳絳、漢書地理志信都、故章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　四章言興學、范公在冀、倜儻不羈、士論多毀謗之者、故有耳語云云。公延范至冀、本欲以爲書院山長、因此而止。范詩亦有南方謂我三禮精、北方傳我狎佳麗。我以兩言微訟之、北語何傷南語戾之句。

范君大作、弟姪皆有和章、老夫亦不能再嘿、勉成一首。　光緒十四年六月。　此下三章同時和者甚多、所謂冀州唱和詩也。　范詩見本集。　李公見、謂和度也、佛生之子、以遭父喪來冀。　逝爲二句、總結張李。　豈況字、見後漢書東平王蒼傳。麋鹿性自謂。　吾寧二句、公在官、時時有解組之志、此必因時事有所不自得、故微及之。　不羈人謂范。

酬張釆南兼呈肯堂　釆南名頤輔、山東人、壬午孝廉、與和皮同時來冀。命世豪謂曾文正。　景岡兩、見莊子。一障、見史記酷吏傳、韓文下猶取一障而乘之。　夫子謂釆南、陶謝手謂范。　曾成二句、唐書陸贄傳、貶忠州別駕、爲集驗方十五篇。放翁詩、義甚坐癡無由讀、且補忠州手集方。

諸公倒用前韵要和勉答盛意　蒼雁句謂范公、乃重聘得之者。吾弟謂弟熙甫、公有祭弟文三首、賀松坡有吳熙甫先生墓表、述冀州唱和事甚詳。　張侯謂釆南、李生和皮。　拔戟句總結、左傳、拔戟自成一隊。又云、舍偏兩之一焉。歐陽棐字叔弼、文忠公子。趙傻字亦見左傳。此謂鐵卿、名宗扶、深澤人。過是欲少味矣、後漢書馬援傳。

次韵答肯堂釆南　十四年。　吏卒句、見羲之帖。欲極遊娛、而吏卒守之、可歎耳。吏憾似東坡百步洪引、王定國掉小舟游百步洪、余夜著羽衣佇立黄樓上、相視而笑、以爲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　後四句、用杜牧之詩江涵秋影



雁初飛、黄山谷詩金狨繫馬曉鶯邊。皆紀遊詩也。今老子婆娑、蓋有媿焉。雨盛流謂杜、黄也。開笑口、鶩遨頭、皆原詩中語。

次韻奉和錫九并呈釆南肯堂　十四年六月。　錫九名爲霖、桐城人、公在天津時幕客。時已筮仕、來冀謁公、後爲獲鹿令、卒官。公有祭姚漪園文、漪園錫九自號也。此詩范和作見本集。　宋書謝靈運傳、何長瑜譏染髮云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乘槎句、謂派遣各國聘使、越南事議和已三年矣。

次韻奉酬錫九　起二句謂姚。　樂天詩、試玉要燒三日滿。東坡文、木有癭、犀有通、皆物之病也。　乳臭句、借以刺時流之暴貴者。　方、李、蕭、張、皆僚友之新逝者。方宗誠存之、蕭世本廉甫、公皆有祭文。李謂佛生、張未詳。佛生十三年七月逝、廉甫十四年四月逝、皆見尺牘。存之之逝、是年五月公始聞之。

錫九叠韻見示敬再奉和　郵無卹、王良也。絕學謂南青、惜抱、荊公詩、人間榮願付苓通。方虛谷律髓云、馬矢爲通、豬矢爲苓。韓詩、通波非難闚、尺地易可漕。漕請去

聲。案此四詩、蓋姚於官場新有失意事、故多慰藉語。

錫九用杜公遭田父泥飲韻賦詩見贈　十四年七月。日余客金陵、左傳、日衛不睦。日謂前日也、排印本作曰、誤。相然否猶云相唯諾也。退之詩、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

次韻謝星階送菊　星階姓張、名映樞、時官冀州州判、事跡見深州風土記范无錯有贈冀州判張君詩。孟嘉謂張樊川公、自謂。

濬齋將求官淮上賦詩爲別　同治十一年。濬齋姓齊、名光國、桐城舉人、育泉公弟子、亦嘗從曾相者。公在深州、延爲書院山長、未幾解去、爲鹽務官於淮上而卒。此四詩賦以送之、時在同治壬申官深州時。集本列冀州詩中、誤。首章追憶曾公、同治七年隨曾公入都、九年十一月送曾公回江南。起四句記與曾公臨別之約、是時曾公已逝、故末句云云。次章詠齊。旭日句謂兵亂新平、穆宗親政也。此詩當與上章連讀、曾公既逝而齊方求官、是白璧輕投也、蓋必有不得已之故、

但望其早退耳。然積薪之歎，必不能免矣。用人如積薪，後來居上，見史記汲黯傳。三章論學。後漢書馬援傳，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言趨時者之過也。末二句，公自謂。惠連謂熙甫。末章公自詠，起句用東坡罷徐州寄子由詩，次句用漢書龔遂傳。五六二句言當官欲有以自見，不得意則當引去耳。丑君亦謂熙甫。

送薛南溟南歸　光緒十四年。南溟名翼運，無錫人，福成叔耘子，公長婿也。時偕其夫人來冀歸甯，將去時，作此送之。嘯紘用揚雄羽獵賦，沈沈容容，遙噱乎紘中。顏注：紘，古紘字。枉汝句以上，言欲敎之而不聽。眞若句以上，言范能誘之使進。聽螢用莊子，言惑也。析朝酲，見漢書郊祀歌。我言句以上，惜別。文翩句，以上薛翁促歸。殿甌海，謂爲浙海關道。末段存問其尊人，兼勉勵作收。別久心怦怦，心，排印本作生，誤。

送朱舜琴南歸　朱名延薰，太湖人，時爲幕客，後與其弟延熙皆得翰林。舜琴旋卒，

延熙官至湖南布政使。天柱皖之天柱山也、即灊嶽歛三百里、見戰國策、謂不及三百里也。王右軍誓墓文、見晉書本傳。北山移文、孔稚圭作、見文選。

和趙鐵卿七夕詩 戊子七月。 鐵卿時在冀爲幕客、後公至蓮池、鐵卿乃著籍爲諸生、執弟子禮。 五六二句就乞巧言。 公弟熙甫有次韻、見四十家詩鈔。

次韻答綦昌五即以留別 戊子十月。 昌五名熾姜、冀州吏目、范伯子集有綦昌五詩序。 此公辭冀州、綦有贈別詩、因答之也。 搶榆見莊子、刻楮見韓非。 問雁呼卿、王符見雁門太守語、見後漢書符傳。 行年今已化、用莊子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然公是時甫四十九歲、詩但取化義耳。 何時二句、公去官、仍留北主蓮池、未能歸里、故云。 令弟謂弟詒甫、時爲汶上令。汶上即中都、孔子作宰處也。杜公詩、令弟雄軍佐、李頎詩、吾家令弟才不羈。余病句、用韓退之與李翱書、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用典脫口而出、令人不覺。君情定許長、許者幾許也、問之之詞。風謠句、用後漢李郃傳、分遣使者各至州縣觀采風謠。公在冀、詒甫在

幾各有官守、不得相聚。能官後、每歲晏必一至東省弟留連數月、及春乃返、終其身不變。此詩蓋初決此計。答姚錫九詩亦云、從今歲歲治行具、爲采風謠劵兩賢。

神仙尉謂秦、閑官亦謂泰、言其微官、不必從我而去也。

次韵答趙鐵卿兼別諸子　戊子十一月。　鐵卿時爲幕客、故有迎趙德之句。然其意欲納贄受業、執禮甚恭、而公不肯受、故有結襪云云。王生、公自謂也。及到蓮池、鐵卿乃著籍爲弟子。　子廉、仲蔚、並見陶公詠貧士詩、張仲蔚、黃子廉也。　東家句、公是年四月與趙鐵卿書云、若吾子無意於此、而斤斤焉以學文爲事、則僕非其人也、有范肯堂賀松坡諸公在。與此意同。賀老謂松坡也、時范公已去賀留冀爲山長、故獨言之。

棣村詠堂前丁香賦此和之　己丑三月。　案、公自去歲乞病謝冀州、今年正月弟熙甫卒於官所、二月十三日始去冀州、二十五日到保定蓮池書院。　自此以下、皆到蓮池後作。　棣村姓吳名實萼、桐城諸生、公夙與交厚、時延爲館師。棣村一

字敬諸、父菊農先生文集中有菊農先生七十壽序、述與敬諸交甚詳。棣村又嘗因事繫獄、公寫其一詩爲乞哀於曾文正、且以百口保之、遂得釋、里人傳爲盛事。並見尺櫝續編。　時公弟熙甫新喪、海棠以喻熙甫。丁香兩株、喻已與詒甫也。絳衣、謂詒甫方爲縣令。玉質、公自喻。　噲等伍、見史記淮陰侯傳。相如車服雍容閒雅甚都、見司馬相如傳。

汪菊坡名如金、持示劉海峯贈其大父汪寶書先生詩册、屬爲題跋　己丑冬作、時在沛南省弟也。　儋何即擔荷。　贈句以上、敘題。五鼎句以上、借私印發慨。于人何事、排印本干作于、誤。　雙鳧二句、言富貴無益於時、與貧賤何異。楊雄解嘲、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山谷詩、或辱五鼎榮半菽。　嗟豈句、以上歸入詩册、末六句總收。　韓詩、流落人間者、泰山一豪芒。左傳、君其備禦三鄰、愼守寶矣。

抵冀州　己丑八月。　子由一字同叔、東坡詩、每呼爲阿同。陸機弔魏武帝文、戢彌



天乎一棺。五六二句、言蓮池風景甚佳、又有西醫足以療疾、冀可起弟之病、此公乞休時本願也。醫僧謂西敎士兼行醫術者。

海上　杜公有舍弟歸草堂檢校詩、末句、公兄弟四人舊約同葬一冢、見七哀詩自注。　庚寅四月、公與王晉卿書云、某乞病去冀州、八月至冀、扶亡弟之喪至天津、附輪船南去、弟即由津至濟南。省視五舍弟、在濟南留連數月、今年正月、五舍弟奉檄回任、弟遂隨至汶上。比歸保定、已及閏月。此下諸詩、多此兩年間作也。

余居蓮池姚錫九用杜公何氏山林韵見贈十首山東道中依韵答之。　己丑秋作。

前二首詠蓮池。　泉傍句、公嘗語人曰、古人言樹拂雲、皆虛言耳、唯於泉傍則可、葢觀水中樹影也。後和欒甫詩、褰裳投岸浪吞天、亦同此意。　心跡二句、公雖能官、未能遽返山林、故言之如此。弟四首後四句意亦略同。答康之云、近遊物外未離忙、皆一意。　鷄首二句開拓、末句收回杜牧之詩、願爲閒客此閒看。　第三首紀巡幸。　蓮池本爲行宮、多康、乾兩朝御題碑碣、後四句感慨無限。　第四首

迹在官時。春歸不見花、言地僻事繁。坐曹句、言非素志。畫地句、言無成功。末句用杜詩、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第五首憶鄉里故居。三友、竹、梧、梅也、梧梅久枯、今唯竹存耳。第六首憶吳中舊遊、末二句折回。潯濱字用劉楨贈五官中郎詩。第七首詠荷。花多故衰又盛、下三字與上二字相生、此句法也。下句亦然。絕豔四句、蓋以自喻。第八首答姚。輕魚袋、謂忘官爵、唐時功臣有賜紫金魚袋。太白詩、倒著接䍦花下迷。即詠山簡習家池事、見晉書本傳、世說注、習家池、漢侍中習郁魚池也。此以借喻蓮池。杜詩、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亦用此。末二句、言姚方有知己之薦、能常從我遊乎。能者、豈能也、問之之詞。漢書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相薦達也。杜詩、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第九首詠鴉、以蓮池叢樹鴉最多也。范詩亦云、蓮池密樹萬鴉攢。姚叔節又有經過馴栅鹿、黑白熟枝鴉之句。及民國後、叢樹猶在、不見一鴉矣。黑白四句、亦自喻之詞。末首總收、用意似答客難、末二句託意尤高。十首一氣舒卷、自為章法、凡一題多篇、皆

當如此、公則以古文之法行之。嘗書孫綽有遂初賦。采芝歌、商山四皓所作。

康之同遊佛峪有詩依韵答之　己丑冬、沸南作。康之、公從兄名寶三、官鄆城知縣、公嘗爲作墓表。佛峪在沸南。起三句憶浮山、浮山、桐城之名勝也、去公家十餘里。爾謂康之。石磴句、謂佛峪之景、大有似於浮山也。古詩、安得車輪生四角、不肯方即生四角之意。康之時將解組南歸、故末句云然。公已能官、尚留蓮池、未得即歸、故遊物外而未離忙也。

擬任邱令君張琴府以東坡雪浪石銘屬題　己丑年保定作。高齋句、以上記東坡雪浪石銘、事見坡集。離堆在蜀江中、東坡供雪浪石、摹寫離堆之狀以慰鄉思也。岷峨四句、言東坡既不得歸、復有渡海之行、而此石亦不可問、石芝詩見坡集。閻浮二句、凌空特起之筆。閻浮提、梵語中國也。唐牛僧孺封奇章郡公、李德裕有平泉山莊、二人皆嗜石者。去入句、以上借北齊墓誌陪襯。意亦句、以上叙張。豈會句、言東坡之意、非張君所能解也。題桃源圖、豈伊再往迷、一入

且有待。與此同。　兩孫謂孫位、孫知微、皆工畫水石、見雪浪石銘序。　末五句、以宦成歸里作收、並就平山堂作波瀾。平山堂、歐公守揚州時所建。　元次山有罍尊銘、東坡詩所謂石上抔飲無尊罍者也。仇池、九華、皆東坡所蓄石名。

次韻和姚錫九二首　己丑年保定作。　首章公嘗告別蘇必壽云、此詩八句、句句轉換、故章法不平。　末二句、言同一覊旅、作客未必勝於在官也。　此段字、六朝人恒語、右軍帖、此亦一段奇也。南史宗室傳、此段殊得蘇兄神力。　次首惠連謂詒甫公兄弟皆長身鶴立、韓文孔世卅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尙類也、莫與之倫、長身字本此。　漢書長沙定王傳、有詔稱壽歌舞、但張袖小舉手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

故人程伯夷之子恭甫投詩二律頗多狂言依韻和荅　己丑秋天津作。　伯夷名鴻詔、亦曾公幕客。題云頗多狂言者、公時力倡新學、士夫多駴為未聞。次章申明此指。　世說注引江表傳、孫權見諸葛恪、謂其父瑾曰、藍田生玉、眞不虛也。　開

何閎逢諸葛兄漢書諸葛豐傳。雙眸句公嘗語范肯堂云、其人無他長、惟雙目炯然有光、故戲及之。擁百城謂書卷也。次首公嘗謂人此詩頗自喜。公向不自書所爲詩與人、獨此詩則嘗爲人寫之。生子當如孫仲謀、三國志曹公語。

正月三日爲詒甫新婦李宜人生日作詩賀之 光緒十六年庚寅在濟南作。次句若使新婦得配參軍、世說王渾婦鍾氏語。鵁鶄句用山谷戲書秦少游壁詩意。詒甫側室凡三人、晉書葛洪傳、聞交趾出丹、求爲句漏令。

詒甫生子喜而有作 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汶上作。詒甫四十餘始得一子、公爲狂喜。時方以事解任、因作此詩。汶上有張仙祠、公以其禱祀而得、有類老泉、名之曰蘇官、字曰似瞻。逾歲殤、後乃生子鍌而卒。又令句以上詒甫宦況蹭蹬。使家謂布政使、符亦檄也。韓詩、州家申名使家抑。玉麟句以上述里父老感頌之詞。嗟茲即嗟咨也。國策、嗟嗞乎司空馬。乃反見謂才、謂排印本作爲、誤。漢書、印何纍纍、綬若若邪。已聞句以上述生子。竟死句以上述先德。副此句、

以上言子姓稀少。願汝句、以上祝詞。惟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東坡洗兒詩也。　家有句至末、論古今學業、望其繼述。　漢書郊祀歌、籋浮雲、晻上馳、周易、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次韻和范仲林　范集有此韻、辛卯先立秋一日作、題云同至父先生舍弟仲林登庽園臺玩月同賦、明日舍弟行矣。　伯子謂肯堂公辭冀州後、肯堂南去、自己丑至此三年、公薦肯堂於李相、爲其子課師、因得復聚也。　鞍馬句、公在冀州、嘗與肯堂同策騎至保定、訪濂亭先生。肯堂有燕南並轡圖及詩。　犀角謂弟熙甫、東坡獄中詒子由詩、眼中犀角眞吾子。　次首憶濂亭、時以窮困展轉入陝、極不得志、故有會見長飢死、淵阿之句、所以深痛之也。　商頌猗與那與、唐書柳宗元傳、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謂崔瑗、蔡邕也。

題姚慕庭詩集　壬辰年。　慕庭名濬昌、石甫之子、公爲作墓誌銘。　狂花、見南史梁始興王鑑傳。蘇詩、不比狂花生客慧。　脫躧、用史記封禪書末句、概其詩境清

洽，知之者少也。

題姚叔節西山精舍圖　壬辰年。叔節名永概，慕庭第三子，時在蓮池爲館師。

西山，桐城之西山也，披雪洞在焉。詩翁謂慕庭，公在里中，嘗與同游，故有舊事重論之句。後和慕庭口字韻詩，亦專述此事。西山精舍，別業也。再有畫圖，則三歳矣。後漢書、王符著潛夫論。

藤花一歲再開用歐公韻示姚叔節　癸巳六月。鶖莫原見韓詩，言其理不易推也。世説、軒軒如朝霞舉。留芳以下自喻。

依韵酬姚仲實　癸巳七月。仲實名永樸，叔節兄也。薖軸見詩考槃，謂隱居之樂。賊杞柳謂方教授。疏廣、疏受事見漢書本傳。遯古遯字。易遯卦上九，飛遯无不利。九師云，遯而能飛，吉孰大焉。飲上池見史記倉公傳。

次韵答姚叔節　癸巳。相親友謂慕庭。九折臂而成醫兮，吾今乃知其信然，見楚詞九章。

季臯公子屬題相國臨本聖教序册子三首　癸巳七月。季臯名經邈、李相少子。

祗疑寫論付官奴、祗疑、稿本作新看。　那見仲將題殿榜、那見、稿本作豈有。

周越法書苑云、羲之書樂毅論一篇、後題云書賜官奴。官奴、子敬小字也。寫論付官奴、劉夢得詩。晉書王羲之傳、太宗制云、獻之雖有父風、拘束若嚴家之餓隸。世說、謝公問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云、故當不同。　仲將、魏韋誕字、題榜見晉書獻之傳。　此言古之名家不肯題殿榜、而郤願換鵝羣、故欲求其書也。書聖教文兼寓已不肯出仕之意。　三首全用右軍故實組成、而皆從季臯公子生情、既典切著題、復饒文外風趣、故爲筆妙。

題吳蘭石畫册　吳名煥采、善畫蘭、有名於時。時以知府待闕居蓮池、與公比鄰、一時求公書翰者、多乞吳畫以爲配也。　北方地氣冷以下、雖寫畫蘭、亦自喻其教澤。　見之句、以上叙畫蘭。吾皮句、以上述吳言、以下答詞。　子稱豹留皮者、公嘗爲淮軍公所撰聯、有一雖貴士豹留皮之句、故吳述之以爲請也。　收處寄慨深

遠。

題趙贊臣桃源圖　贊臣、當時之仕宦者。此詩以淵明自喻、而歎趙之非同調也。桃源句、以上述淵明作序本指、以下戲趙。豈伊句、公嘗評古詩云、風雅伊惟也。凡言豈伊、皆豈惟也。詩言漁人再往則迷、今趙一入尚且不能、其不如此漁多矣。挐音見莊子漁父篇。

和范肯堂元韵　壬辰閏六月。范元詩見本集。時因李相夫人之喪、公函問范須往弔否、范作詩勸行、公卒不往也。行止句、以上先叙原委、欲追句、以上述近來嬾漫。惠莊句、攝起下段。眞誥、太極老君與傅先生木鑽、使穿一石槃、四十七年而石穿、遂得神丹。詩云穿木槃者、謂穿木之石槃也。牛鐸見晉書荀勖傳、此喻在蓮池教授也。往年句、公素喜晨遊、在保定、每晨起、必携二三子出爲郊遊、經十餘里乃歸、以爲常。誰能句、以上叙范。漢書王莽傳贊、紫色鼃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刻日句、以上叙其婦翁。婦翁、慕庭也。慕庭諸子皆從公受學、

故云周旋逮羣紀。時慕庭以江西縣令失官、來謁李相。三國志、陳羣父紀、孔融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　世事句、斗折。　昔疑句、以上叙臨行復止。　末六句、言良晤有期、並屬轉語偉長。三國志、徐幹字偉長。此謂慕庭也。

壽徐椒岑　癸巳九月。　椒岑名宗亮、桐城人。嘗遊東北、著黑龍江紀略。其尊人殉粤寇之難。　首句從殉難事起、作壽詩如此用筆、奇險驚人。

贈別馬通伯　通伯名其昶、公弟子、嘗著桐城耆舊傳。　悲歌客、公自謂。盧敖、見列子。　來者難誣、魏文帝與吳質書。此二句以箴通伯、蓋通伯於文學殊未至爾。通伯終身未得鄉舉、故有一名未得之句。　此甲午秋冬閒作。羣飛刺天、見韓文。新恨謂中日戰事。

山谷口字韵和姚慕庭　癸巳六月。　章貢口、慕庭嘗爲江西知縣。　披雪、洞名、在桐城西山、見前詩公自注。　榮字韵最爲奇雋、榮啓期九十帶索、見陶詩。南海句用莊子、謂姚從南來與公相會也。　末二句、慕庭垂老復出求仕、蓋不得已、詩意

亦以箴之。

前韵和范肯堂　白皙甚口、見左傳。天下才一石、子建獨得八斗、謝康樂語。乞晉氣、即與也。論才謂掄選人才。忍子句、以上勸范入都應舉。或辱五鼎榮半菽、山谷詩。建鼓求亡子、見莊子。未必句、以上述范言。我聞以下、解釋前語。取子句、用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丁敬禮嘗作小文、令僕彈之。鶺鴒二句、用相如難蜀父老文。

次韵答趙菁衫　癸巳十一月陽信作。詒甫自辛卯冬解汶上任、壬辰冬調署陽信、公亦偕往。明年冬、復至陽信省弟、作此詩。趙名國華、豐潤人、官山東道員、有文名於時。濟南二句、杜工部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云、海内此亭古、濟南名士多。參尋猶參謁也、韓詩、由來駃鈍嬾參尋。世説、謝尚聞袁宏詠詩聲、歎美不能已。明珠按劍、見史記鄒陽傳。千里句、以上叙久聞趙名、新得其文集。以下歎美其學、兼荅來詩之意。後半一句一轉、愈轉愈深、所以蒼勁而沉鬱。詩言

文章仕宦不可得兼、趙乃兼而有之、左畫圓而右畫方、豈能兩擅其美。然官高不用、亦與無同、但贏得詩壇盟主而已。雖然、乘除相較、所得已多、又何必以長往爲慊邪。不見龍眠潛客休官已久、落魄燕市、至今求歸不得邪。

趙詩　前半叙公贈以寫定尚書及漢書平點、吐屬名雋、運詞典雅。　設脅句、謂嘉惠士林、其道必由乎此。四譯句、謂見之報紙。同心句、謂知音者少也。　雙魚落空與憑虛句、皆言初未相識。雙魚以下造語最奇、松窗句尤奕奕有神、生氣迸出。蒼茫二句、斵對尤有工力。　蒼茫句、謂彼此意氣相投。上下句、謂公之學識上下千古、能銖兩悉稱也。　歲闌二句、謂歲闌天末、本謔人之時、而今乃憑虛使我復長離懷。　末四句、預期後會、而漆書大簡切尚書、游俠切漢史、不脫本題、自然熨帖、其典蔚渾成如此。

次韻姚慕庭冬柳　癸巳十一月陽信作。

爲詒甫和范肯堂冬柳韵　通首代詒甫自喻。



甲午冬至　以下四首均汶上作。詒甫於甲午二月回任汶上、是冬、公遂赴汶上。集本注云陽信、誤。　前首起四句謂國兵連挫、次首末二句仍承明此意、自爲章法、而以壯心豪飲置於中聯、以見懷抱。　選耎字見漢書、注云怯懦不前之意、耎即輭字、與巽懦通。　義山詩、日薄不嫣花。此謂已嫣之花逢春又盡開也。

金掄甫送酒賦謝　前四句、喻李相以遼東之敗而爲時論所劾。　牛雖瘠、僨之豚上、其畏不死、見左傳。

弔戴孝侯　戴死節在乙未正月、詩即於是時作。　孝侯名宗騫、甲午之役、以道員守威海、力屈而死。　史記匈奴傳贊、世俗不參彼已。又云惟在擇任將相哉。此參彼已及後擇任字所本。漢書趙充國通知四夷事。　畫餅句、以上言國家昧於機宜、輕啓外釁。　頹敗原稿作力屈、捐縻原稿捐作身。　青油、船也、舟中之指可掬、見左傳。　節士句、以上言國兵連衂。　遺禽句、以上言戴守威海之績。　閒氣句、凌空特起。　空群句、言公曾與相識。對峙句、言旅順大連與威海相望、爲北洋之

門戶。偏携句、言旅大先失。遺禽句、用左傳、使羣臣往遺之禽。言無人救援、使名將坐困、爲可惜也。危急句、以上言朝廷舉措失當。閱歷二句、謂李相。面欺、謂翁常熟等主戰者。漢書匈奴傳、季布曰、樊噲可斬也。乃媿主戰之辭。牧謂李相也、史記李牧守邊不肯出戰、匈奴以爲怯、雖趙國之士亦以爲吾將怯。公送李相出聘、亦用此語。未學脣受、謂自附清流者。高言腹誹、謂有忠謨至計不能聽也。國論二句、折落用杜公章法。左膏二句、謂左寶貴死於平壤、水師鄧世昌死於海上、句法精鍊、奇㧞驚人。三益、友也、古詩、開徑望三益。此言戴之死節、僚友爲之增氣。二離、見文選傅咸詩。注云、二離、日月也。

白桃花　乙未春汶上作。第四句用退之李花詩、後半亦公自喻。

北行七哀　乙未七月、詒甫卒於汶上官所、公聞赴犇往、經紀其喪、還保定歸途作。

韈馬句攝下僕馬二首、爲聯篇之章法。前死句、謂詒甫因病篤乞休、未幾遂卒。入手二句、詞旨最爲驚㧞。驚心句、謂塵世可驚之事甚多、從此長辭、不復與



見曹相競也。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見賈生鵩賦。方死方生、用莊子。王子敬亡、子猷哭之曰、子敬子敬、人琴俱亡。見世説新語。休論二句及三年句、墊筆均不堪卒讀。汝非二句、從旁襯寫、悽惻動人。

送李傅相出聘海外五國三律　丙申春在京師作。韓致堯詩、敏手重開造化門。國語、其勳銘于景鐘。戰國策、文侯示之謗書一篋。吾君句、姚錫九云、當時李公失上寵眷、投老遠征、實有屏諸四夷之意。而措詞和平忠厚、深得詩人敦厚之指。第三首漢主渾忘充國老、語意亦同。郤笑二句、言班生壯節如彼、臨老尚思生入玉門、爲不達也。昨歲句、甲午之戰、軍略皆由内定。此句略爲表白。趙國句、見前弔藏孝侯楊雄文。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桓伊事見晉書本傳。公又有與李公尺牘云、好戰求功、孫叔食伍參之肉。爲臣不易、桓伊識謝傅之心。白日浮雲、亦寓君門萬里之意。末二句有味外味、亦爲李公微泄其不平也。

答姚疇九元韵　丁酉秋作。疇九名廷範、錫九之弟、官山東嶧縣、被劾歸。國光二句、喻國家殘破。素娥二句、刺孝欽后。羊仲、求仲爲蔣詡三徑之客、詩云失羊、求、則不以二姚爲可與也。

元韵答姚錫九　南樓、蓮池之高處也。太行句、突起。嘉招句、時錫九官獲鹿令、有山水之勝、約公往遊。

再和疇九　首句用史記天官書。皋其財求、見國語。求與賕同。此詩所謂以曠爲憤也。

依韵答燊甫兄　燊甫名汝縉、公再從兄。繞樹二句、亦喻世難。孤憤字、用漢書匈奴傳孤憤之君語、以與大圓爲對。傳寫多作孤憤、誤。君見二句、謂朝貴多倖進、無能立功業者。次首五句承三句、六句承四句。

疇九用杜韵見惠依韵奉答　藻詠樓、即蓮池之南樓。乘相印著書、史記虞卿事。莊子、吹劍首者一吷而已。



依韵酬桑甫　太白詩、三尺童兒唾廉藺。時桑甫在寓抱恙、末二句情至則不當疏闊、而又能疏闊、故云雜易于也。禮檀弓、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

日本梅原融寄示近作十許首卻寄　戊戌年。

往歲六月藤花再開作詩示姚叔節今年多雨藤又再花仍用前韵　有若句、國策、嬖女不敝席、寵臣不敝軒。言不久也。心知二句、寓危亡之思。

日本有前田九華者寄詩一章疊韵奉酬　漢書賈誼傳、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麟遊見禮記、狗功見史記蕭何世家。

日本西京本願寺武田篤初持寶刀見贈賦此奉謝　二十五年己亥。此首最見公之壯懷。莫干、謂莫邪干將。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古湛盧劍之價值、見吳越春秋。王藩四句、言此刀本王藩貴主以自裝飾者、愛客而脫贈之。今以轉贈公、似即贈也。今以句、以上客語。多客句、以上謝詞。吳越春秋、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遂以成劍。操戈句、東方之學本自中華、不獨一刀然也。天

地以下自抒懷抱、發爲遥感。佽飛斬蛟、見呂氏春秋。善刀、見莊子。注云、善猶拭也。　衛不然、見相如喻巴蜀檄、謂防意外之虞。

吳振齋同年出其尊人家誡册子屬題　振齋名羅曾、河南固始人、官直隸知縣、被劾能。三子、錢孫、發孫、賓孫、皆仕宦有聲。　連收何、案公詩雖有此言、實則振齋三子僅錢孫得乙科、餘子均無科名。後錢孫以道員任京師警廳、丞發孫民國初爲徐世昌秘書長、賓孫亦爲山東河工督辦、公已不及見矣。　大貝句、以上言振齋子弟多仕。　那用句、以上言子弟之賢不關己之困躓。漢書、邴曼容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劾去。　世業句、以上叙家誡册子。　青牛經、老子。白馬笈、佛經。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見北齊書韓賢傳。著鐵入障、佛經中語。　偪使、謙恭也、見孔悝鼎銘。鬼瞰高明、揚雄解嘲。　謂闕句、以上言其家風斂退、故後嗣盛昌、非但闕而必遂也。　作生日、公自注云云。或謂公詩多不自注、此非難解、自注何也。曰作生日者、慶祝其生日之謂、此固非注不明。　吳君父子以



生日宴飲爲戒，此詩祝其生日，故云犯戒。
日本詩人本田幸之助來訪，賦詩送之　前首三句切樓桑，四句切易水。　人才包新舊，山谷句。　散皇明以燭幽，東都賦。　中國二千年詩家，本田君皆能歷歷言之，故次首起二句云云。　後六句言近來斷斷有新舊之爭，此非大雅之論也。真得於文學，豈有負國者，但恐偏才小慧不足名家耳。觀日本維新之後，舊學彌復振興，非先聖之教澤乎。　公自注，用韓非事。排印本脱公自注三字。看君屈指，排印本君誤花。
日本上野岩太郎自蕐下來保定見訪，卻寄　維摩經，斷取三千大千世界。荆公詩，異域山川能斷取。　神仙傳，費長房有縮地術。　一掉鼇頭炫海田，公初稿炫作變，炫與變同義。　唐書白居易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
曹深州出其師陳蘭洲先生手札屬題　庚子八月。　曹名景郕，字東屏，湖北人，時任深州牧，公避地深州，頗與相得。　起四句，公自謂。　五六切主客姓氏。　越人

方謂其師札。徐君劍、見史記吳世家。蓋公堂、見曹參世家。

題山谷真蹟　辛丑三月在京師作。

日本金子彌平見示近作二首　甲午戰後、李文忠憤敗衄之辱、欲聯俄拒日。公謂非計、不如與日本結好、作贅論之甚詳、此詩隆中策指此。詩指壯偉、日本士夫多能誦之。前首管葛何、蓋隱以自況、即逗次章消息。

題龔仲勉古印徵　說文序、繆篆所以摹印。九院、見楚辭、即九州也。晉書謝混傳、卿莫近禁臠。西京雜記、五侯各致奇膳、婁護合以爲鯖、謂之五侯鯖。漢元帝寵弘恭石顯、殺太傅蕭望之。蕭生字見本傳。李、蔡謂李斯、蔡邕。

詠秋草　辛丑七月十七日。

寄題湖南俞廙軒中丞臥遊圖　壬寅二月十六日。俞名廉三、時爲湖南巡撫。

張振卿侍郎耿鶴峯太守各用拙題臥遊圖詩韵投詩見貽依韵答寄　三月廿八日。張名英麟、公同年進士。

新潟縣視學官湯原元一投詩見贈　五月八日。此下遊日本作。廣武狂談、謂阮籍登廣武而歎時無英雄也。自題斜舞、見前諸將詩注。

謝大阪麥酒株式會社村田彬贈扇　五月九日。

過朝鮮王京　五月十一日。首句言中國、次句言日本。三四句用漢光武賜竇融詔及南越王趙佗答文帝書。末二句言時人多以高麗擬中國者、此自論也、中國豈亡韓之比哉。然以魴鰥枯魚爲言、則其勢亦危矣。

船泊釜山追記昨夜海行風甚一絕句　五月十四日。此痛中國經此大創而不寤也。

過馬關　五月十六日。公過馬關、訪李文忠議約故址春帆樓、主人請題榜、公爲書傷心之地四大字、一時報紙騰傳、以爲名筆。願君無忘在莒也、見管子。

謝松方幸次郎　五月十七日。時觀松方造船鍊鋼等廠、晚宴於其邸第園中。化工句、謂船廠。餘興句、謂園林。五句承三句、六句承四句。公時方徘徊於出處

之間、因歎彼邦賢哲、無論出處、皆有益於國計、而今則不能、故兩篇心也。

赴大阪歡迎會會者七八十人　五月十八日。

遊本願寺十詠　五月二十日。　公遊日本、欲取師法以救危亡、十詩中多此指。第三首追憶蓮池、釣魚臺即蓮池之君子長生館。　第六七八三首皆自謂、公晚年得大學教席、頗欲振興教育、而滿人之無識者如奕劻、榮祿輩多方以掣制之、此樊籠局促諸詩之所以慨也。　第九首謂日本變法。

赴西京歡迎會是日會者七十餘人　五月二十一日。

赴西本願寺之招賦五絶一首　五月二十二日。　儒佛之教皆已無用、故末句云云。意奇語雋、得未曾有。

赴交詢會倉卒成二十字　五月二十七日。

土居香國昨日席上贈詩　六月二日。　倘秉和云、先生在日本酬答之什、共七十餘首、皆能於無形之中、發抒大邦風度、名儒胸襟。一種睥睨海宇之神、往往於口

角間溢出、使人不覺知、深得杜公神髓、爲國際間絕唱。　首二句言中國當年文明之盛、三句自謂、四句祝其復興、五六言日本不與中國俱微、末二句以開新自任。　詩無羊、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三島侍講贈詩席上次韻奉答　六月二日。　王母謂西域、詩意東來觀光、無異西遊歐美。後森槐南贈長篇古風、即承此意極言之。　末二句、即左傳與君代興之意、故特用和淸字見意、言欲繼日本之盛而起也。

士居通豫送詩疊韻答之　六月五日。　通豫香國字。　三四二句、言爭鬥則俱窮、和好則競勝。

關義臣字湘雲惠贈大詩依韻奉和　六月五日。　鼛鼓與江東、公自謂從曾公平內亂事。次句言日本此時亦正在衷甲、三句承日本、四句承中國、五句言同時共功名者皆已喪逝、六句謂關、末二句並收。　魏文帝與吳質書、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吳質字季重、雲長關羽也。

再疊前韻答土居香國　六月五日。五句言中日可並盛、六句言道一而已。收尤雄偉、日本詩人森槐南等極歎賞之。

應日戶招遊江島　六月八日。公早有雄覦八荒之志、今已垂老、惟望後生有能繼志而起者、故一再申言之、以見其意。

三省堂有岡正一者遊時賦二絶句　六月九日。次首末二句、公在日本極被優禮、而中朝達官多忌嫉之、此詩微露其意。

昨自江島歸得土居香國二詩　六月十日。

精養軒之遊所得序詩均未及答土屋弘昨補一詩索和奉酬　六月十日。勝遊何、顏延年作五君詠、去山濤王戎二人、以其顯貴也。

土屋伯毅川前韻見寄依韻奉答　六月十二日。

赴大倉之招長岡護美爲二詩和答　六月十三日。一士句、公自喻。

移居永田町森有禮宅和荅森槐南　六月十五日。槐南名大來、日本詩家第一。

與公交甚篤。原詩在傳狀册中。

森槐南前贈長篇，今依韵和之。六月十九日。芝英句，以上中國自古觀東海爲蓬萊仙境，羨門高誓皆古仙人，見史記封禪書。雉鳴句，以上總言西域各國。一女句，山谷詩「徵側持戈敵百男」，後漢書，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咸黷句，以上言本朝盛極中衰。年以句，以上日本變法圖强。殊鄉謂西方各國，雉邦謂日本。所睎句，以上奉使來遊。世說注引出經叙云：僧伽提婆姓瞿曇氏，妙於說法。非子，黃帝遊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那用句，以上訪詢所得。谿望句，以上遊覽。至言句，以上述來詩之意，努力變化不沿襲，乃來詩所主張大旨也。末段冀國勢復振，然後歸隱。精衛二句自喻。完鄰走敵，見歐陽公范文正碑，文著此四字，亦用意處。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見維摩經。雞壅句見莊子。此言隨時變化，甘遂句，言新法足救時弊也。

野口多內去年在吾國得古今儲貳金鑑一帙。六月二十一日。此詩用意甚精，

儲貳金鑑本內府秘笈、庚子之亂、爲日本所得、故以聖主傳賢爲言。謂本朝歷有明訓、不立儲宮、此書無可用、適足以資日本也。　國語君作故西京賦、自君作故、何禮之拘。

赴近衛公之招遊御植物園　六月二十二日。　第五句、公往日本、適當國兵連衂之後、以一彼一此爲言、不餒其氣。前詩齊秦莫漫問雌雄、亦此意。　疆埸字、排印本作場、誤。

昨森槐南偕永坂石埭來訪　六月二十三日。　永阪詩見傳狀中。　玉池、日本詩人梁星巖所居。永阪爲其弟子、又居其故宅、故有傳衣之句。　補處見楞嚴經、衙官屈宋用杜審言語。　末四句、謂欲與中國、必先除姦邪、此來詩之旨、欲從問其詳也。

赴巢鴨風病院爲賦一絕　六月二十五日。　我、中國也。山谷詩、醫得儒生自聖顛。自注云、出素問。蓋儒生多自聖、實乃病顛耳。



題伊藤稻子扇　六月二十九日。稻子、伊藤俊三之夫人、侍奉公甚周至。杜詩、黃四娘家花滿畦、千朵萬朵壓枝低。

永阪招至向島有菊池君即席贈詩次韻和荅　七月一日。公晚年出任教育、有意興化、而阻於時勢、恐不能勝、時用懸懸。三四申明此指。儒以詩禮發冢、身在江湖、心在魏闕、皆見莊子。

森槐南即席有贈再疊再和　七月一日。

結城琢寄詩索和又寄日本刀　七月六日。次首後四句、蓋言中國取法歐西、乃勢不得已、究難强合。而大小逈殊、野心者亦未必能遂也。韓詩、高詞媲皇墳。左傳注、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螺師吞象、出釋典。

又寄西京知事大森鍾一絕句一首　七月六日。

中島勸作字寄木下先生因作一絕　七月六日。

小村俊三郎索字途間爲一詩贈之　七月六日。小村俊三郎、日本公使小村壽

太郎之姪、精華譯、爲外部派遣接待公者。　公與楊蓮府士驤書云、近因留學生與孝使遜言、竟將吳孫兩孝廉驅逐回國、侵奪吾國權、侮辱吾志士、皆令見者不能復堪。某不勝憤怨、屢欲排衣遜國云云。又與常濟生書云、此間禮待甚優、至吳敬恒驅逐回國、知其於吾國甚無禮、以此不願久居。所言皆與此詩用意相發。

森槐南招飲坐客西京福原公亮有七絕見贈依韵答之　七月十日。

槐南即席賦詩依韵和之　七月十日。

永井士居北條三君皆用一韵贈詩依韵並答　七月十日。

北村前贈詩而詢曾見否亦依韵和之　七月十日。　東西邦一堂、公生平之所嚮向也。

赴加藤正義郵船公司之招　七月十一日。

赴長岡氏之招依韵和答　七月十六日。　彝月薄雲、與下章永夜淸吟看玉繩、皆以喻開化之迹。

新岡旭字前贈詩書扇　七月二十二日。

日戶先生招遊觀水上放火花　七月二十四日。　五六句謂歐西文明以裨益中國則可、若欲相侵陵、殊非易也。末謂欲弭釁端、須綢繆於事先耳。　晉書周顗傳、阿奴火攻、固出下策。

木村知治晨送詩來依韵和荅　七月二十五日。　赤壁以喻戰釁、將蘇公自喻。

森槐南書示與本田種竹唱和媧字韵詩疊韵和荅　八月二日。　此詩成後、公頗自喜。　本田見此詩被稱爲田生、意乃大近。閭生時在傍、告之曰、漢人稱生皆老師大儒、此田生字亦本漢書也。田終不懌、公乃改田生爲竹君、且告曰、稱竹君與老槐相配也。然稿本未改。　二妙見晉書衛瓘傳。

和荅岩崎奇一七律用元韵即效其體　八月二日。　此詩句格奇崛而精鍊、前無古人。

題辻武雄萬國誌略用媧字韵　八月四日。　隋書禮儀志、記里車、有木人執槌、車

行一里，則打一槌。

研經會招飲于星岡，次韻答池田精一絶句　八月五日。

巖谷孫藏席上索詩，寫付一絶　八月八日。　此亦借喩時事，巖谷爲北京大學所聘之教師，公作此詩送之，故有酒樓送客之語，通首皆以託喩。

次韻和本田種竹　八月十三日。　首章前四句，因本田於庚子亂前曾來謁公，故云。末句蓋謂其學猶未至。　次章首二句，言宇宙日新，學者難得真諦。三句謂中國，四句謂日本。五句承三句，六句承四句。　章亥見山海經，郢書燕説見韓非子。僕緣見莊子。　雨行二句，用左傳臧武仲事，風趣絶佳。

赴江木冷灰等栝欒會之招　八月十五日。　第五句自謂，即陶詩衣霑不足惜之意。六句謂國勢，韋苕事見荀子。　末二句歎開化之難也。

次高島張韻　三句自負之詞，四句言毁譽皆不足校。末二句亦同此意。　公在日本極受歡迎，而中朝佞幸時有謗言，日人多爲不平，故詩每及之。　許猶如此，言

何必惹此等愁也。世説、不知許事、且食蛤蜊。

次岩溪管韵 五句言光不明、六句言賊在内、末言不必大奸慝、即此昏庸蒙蔽、已無如之何、慨弱政之非人也。

又次江木一絶句 此又作自解之詞。肯者、豈肯也。

赴本願寺之招席上次韵答菅了法一首 八月十八日。公還國後、擬先回里一行、首二句述此意。魚粥、僧寺於粥時擊木魚召衆也。蘇詩、半夜不眠聽粥鼓。

高橋作衛屬題其尊人白山翁詩文集 八月十八日。 㑂行、謂㑂行斜上之文也、末二句述白山翁遺事。

赴永非久一郎之招坐中賦一絶 八月十九日。

濱村蔵爲刻竹印求題其印譜爲賦一絶 八月十九日。 末句歎大雅之不作也。借芭見屈原九歌。

齋藤木前贻詩索和今郤寄 八月二十二日。 首二句、言所見聞者不能施之實

事。末二句、寄慨國事。

赴手島知德之招席上和荅　八月二十三日。後首末二句東家謂東家邱也。

福岡縣有二村嘯花者貽書索詩依韻答之　八月二十五日。譏其所藏之不精。

赴郵船公司近藤廉平之招依韵和荅二首　八月二十八日。陽微句、公自謂五六句、即所謂不能爭也。棲鴉喧爭、指吳敬恒之獄。北斗句、謂國論不定。末二句、魯陽揮戈之指。

赴上野精養軒應文部之招　八月二十九日。末二句、期與日本文化一律、而歎小人之蒙翳也。

田所美治索詩賦一絕句　八月三十日。首言東方文明由中國之漸被、末惜秘書官名發慨。

德川家達索字爲賦一絕　八月三十日。德川幕府世握朝權、明治初遜位、此其後裔也。



開義臣前寄三絶句勉次其韵　九月一日。

赴信夫粲之招次韵答信夫贈詩　九月二日。　末謂力微、難挽世變。

次韵答本田種竹　九月二日。　前四句叙中國新政、五六自喻、兼寓牢騷不平之感。世説、山簡爲荊州、人爲之歌曰、日暮倒載歸、茗艼無所知。

赴本田種竹之招次韵和其七律　九月三日。　本田亦日本詩家、時有與森槐南爭名之意、次首第二句蓋以箴之。

携兒子往訪小野愿年八十九矣　九月四日。

伊澤夫人悟竹求詩爲賦一絶　九月七日。　伊澤、修二之夫人。　東坡詩、平生謬作安昌客。安昌侯張禹也。

菊池晋見招余適忘之席間謝菊池一律　九月八日。　五六就忘約爲言、皆用漢晋故事。末句宕開、言天下事反覆者正多、不獨此也。

菊池側字修軒作詩見贈依韵和之　九月八日。　末句謂朝政之無序。

赴江木衷椎櫟會之招次韻答江木一律　九月九日。

到西京往拜福原周峯亮和答諸友三絕句　九月十四日。次首末二句借以忘憂之意。

福原昨贈詩依韻答之　九月十五日。前四句、恐此行無益實際。末二句、謂一身利害不足校、所惜者交鄰之至計耳。困阨阨即困字、左傳、使許叔居許東偏、聊以固吾圉也。

三島先生賦詩贈行途中郵寄　第四句言開新之難、王良、公自喻也。

光炯催和湯原來詩勉徇其意　九月十五日。詩言遠遊專爲國計、而謀國無人、然終欲得英豪之繼起也。漢魏叢書有東方朔海內十洲記、專記神異之事。

有備中玉島人田邊爲三郎投五律一首依韻和之　九月十八日。此詩用意深婉、三四言波神如果上陸、富媼亦太無才矣、故不如共海瀾回也。山谷詩、黃落山川知晚秋、小虫催女獻功裘。詩意蓋取諸此。五句言彼此形勢相連、六句言



中國不久開化。

船中次韻和早川先生　十月五日。公之薨也、早川侍側、作函赴告其國、措詞絕痛。旋辭歸國、以事感憤自裁而卒、亦烈士也。

附江叔海即送其之浙　十月二十六日。安慶作。叔海名瀚、福建人、頗負時譽、時在皖撫幕中。叔海與張、黎二公皆有戚誼、故第六句云云。宰木見公羊、謂冢木也。肺附見史記武安傳。一臺二妙、皆書衞瓘傳、已見前注。

江叔海疊用前韻爲二詩贈予亦疊韻和答　十一月五日。第三句、謂江膺薦應經濟特科。第六句、江嘗從使日本。末二句、惜其有逢時之才而不用也。拭玉論兵、見哀江南賦。

王子裳太守贈詩四首率賦一律答謝　十一月七日。子裳名詠霓、黃巖人、時爲安慶知府。

馬通伯出示所藏姚惜抱手跡屬題一詩　十一月十四日里中作。山谷詩、往時

翰墨頗橫流、此公歸來有邊幅○謂子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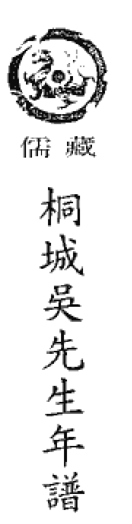
倫叔用拙詩答王子發韵見贈一律疊韵奉酬　十二月八日○　以下均安慶作○

倫叔名守彝、存之之子○首六句皆謂存之○　韓詩、又論諸毛功、勞水看蛟螭○朱子以爲即毛穎傳、蓋謂筆也○賞不酬勞、毛穎傳語○　山谷詩、謝公文章如虎豹、至今斑斑在兒孫○此言倫叔不失家法、況又可相招偕隱也○

叔節用前韵賦謝墓文再疊韵奉答　十二月八日○　公作姚慕庭墓銘、叔節賦詩爲謝、作此答之○　挂車山、姚氏故居○栲栳山、父墓所在○

疊韵再答倫叔　十二月十日○　三四句、歎時論之蒙昧○五六句、望英才之繼起○倫叔二子皆學於日本、故七句云云○

倫叔疊韵賦詩二章賦答　十二月十三日○　前四句、謂與存之交誼○同舟、謂與存之同在曾公幕、公任冀州、存之方令棗強、爲冀屬縣、聞公來即謝病去○　六句言曾、胡中興之業去今已遠○



五疊韵答倫叔　十二月十四日。舍人口無毛、漢書東方朔傳。

六疊韵答倫叔　十二月十七日。後四句、公自謂。公晚年優遊京邸、本無意復出、張尚書百熙苦求總教大學、至於拜跪以請、始有東瀛之行。乃輶軒未返、而都中嘖有煩言、奕劻、榮祿輩至欲致不測之禍。公夷然不以爲意、歸塗先回故里、爲本縣立學、而進退故自裕如。此詩所以詠也。

七疊韵答倫叔　十二月二十日。此首專據謀國悲憤。左傳、皮之不存、毛將焉傅。與家俱焦、見莊子。

八疊韵答倫叔　十二月二十日。第四句言已力微薄。詩、招招舟子、人涉卬否。

本集失詩一首、今從日記鈔得、補錄於後。

武備學堂教習佐久間浩贈日本刀並絕句次韵答謝　十二月二十日。

銅柱扶桑舊百尋、風濤萬里恐難禁。贈刀不是封公意、爲有屠鯨碧海心。　起二句謂世難非舊法可禦。　贈刀、封公、王祥事、見晉書祥傳。　末句自寓壯懷。

和陳伯平太守詞四闋　光緒丁酉年。

附聯語勘誤

題武强賀氏家祠　祖宗詩書之教　案祠刻、當作詩禮之傳。

輓陳伯平母　生存百年　案年、乃歲字之誤。

著述表

案公生平劬學不倦、藏書萬卷、皆手自讎定、考證評騭、丹黃盈帙、然不以譔著自名。公歿後、子闓生鈔輯遺稿、陸續刊行。今分別已刊未刊、列目如左。

桐城吳先生全書三十六卷。（家刻本。）

易說二卷、尚書故三卷、夏小正私箋一卷、文集四卷、詩集一卷、尺牘五卷、補遺一卷、諭兒書一卷、尺牘續編四卷、（民國後續刊。）日記十二卷、（單行本。）傳狀一卷、清史本傳一卷。

深州風土記二十二卷。（深州官刻本。）東遊叢錄四卷。（日本排印本、又上海翻印本。）

寫定尚書一卷、（天津石印本。）姚氏漢書平點一卷、（同上。）姚氏老子章義一卷。（金陵刻本。）

曾文正公古文四象五卷。（保定刻本。）以上六種、公生前自校刊者。

羣書點勘百有二種。（排印本。）

周易、尚書、詩經、四書、左傳、穀梁、（李右周云、公羊亦有點勘本、但今已佚。）三禮、國語、國策。

以上經部。老子、莊子、管子、墨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說苑、新序、法言、太玄、晏子春秋、孔叢子、文子、靈樞、素問、抱朴子。以上子部。史記、漢書、後漢書用賀松坡評本。晉書、宋書、齊書、梁書、陳書、魏書、隋書、新唐書、新五代史、通鑑、明史稿、一統輿圖。以上史部。楚辭、文選、古文苑、漢魏百三家集、全唐文、宋文鑑、古文約選、古文辭類纂、經史百家雜鈔、駢體文鈔、瀛奎律髓、唐詩鼓吹、王姚古今詩選、劉氏歷朝詩約選、十八家詩鈔。以上總集。蔡中郎、陶淵明、徐孝穆、庾子山、李太白、杜子美、李元賓、韓退之、柳子厚、李習之、皇甫持正、孫可之、李長吉、李義山、杜牧之、韓致堯、唐諸家、歐陽永叔、蘇明允、蘇子瞻、王介甫、曾子固、黃魯直、晁叔用、宋諸家、元裕之、歸熙甫、方靈皋、姚姬傳、張皋文、梅伯言、曾滌生、張廉卿、黎蒓齋、薛庸庵、以上專集。說文、隸釋、金石錄、漢隸字原。以上金石小學。

史記點勘一百三十卷、附諸家評語一卷、初校本點識一卷、邢刻本、又保定初印本、冀縣徐氏排印本。評選瀛奎律髓四十五卷、評選唐詩鼓吹十六卷。以上三種、南宮邢氏刻本。古詩鈔二十七卷、附目四卷、李長吉詩注四卷、外集一卷、韓翰林詩三卷、香奩集一卷、補遺一卷。以上三種、武强賀氏刻本。

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纂七十四卷、漢魏百三家集選七十二卷。以上二種、冀縣徐氏印本。

尚書讀本二卷、課兒作。保定排印本。古文讀本二卷、課兒作。日本初印本、保定排印本。桐城吴氏古文讀本。節纂選本行世、點有評點、門人常堉璋校印。以上三種、選教初學者。

經書點勘八種、易、書、詩、四書、左傳、附禮記、穀梁點勘、都門書局印。子書點勘七種、老、莊、管、墨、荀、韓、太玄、保定排印本。呂氏春秋點勘、淮南子點勘、國語點勘、戰國策點勘。以上十九種、兼印原書者。

漢書點勘六卷、附後漢書評點一卷、海鹽徐氏刻本、又深澤王氏印本。諸史點勘一卷、深澤王氏印本。楚辭點勘一卷、文選點勘五卷、古文苑點勘一卷、古文約選點勘一卷、古文辭類纂點勘四卷。以上五種、奉天萃升書院刻本。以上七種、點勘之單行者。

歸震川評點史記一百三十卷、附方望溪平點四卷、（武昌張氏刻本）。劉海峯歷朝詩約選九十三卷（上海刻本）。以上二種、公生前與友人合刊者。

李文忠公全集一百六十五卷、（李氏自刻本）。通商約章類纂三十五卷、（公刪議編輯、由他人纂集刊行）。學古堂文集二卷、（蓮池課藝）。冀州公事章程一卷。以上四種官私典籍、公所刪議纂訂者。

節本天演論一卷、（修正嚴譯。北京初印本、上海翻印本）。韵學一卷。以上二種已併入日記中。

文選、（司馬長卿、揚子雲、司馬子長、王子淵、班孟堅、韓退之）。詩選、（全目在古詩鈔存目中）。太史公所錄左氏義三卷。以上三種、寫定未刊者。

寫定春秋左氏傳十二卷。以上一種公寄滬擬刊未果、遂并稿本失去、今稿本復出、惟前五卷已佚。

歷代都邑表、禹貢疆域表、導山表、導水表、虞十二州表、爾雅九州表、職方九州表、尚書地理表、詩十五國表、春秋列國地理表。以上十種稿本佚而復得、未及刊行者。

門弟子表

案公施教歷年、門徒不可勝記。今冊籍均已無存、僅采輯其可考見者。

嚴修範孫、天津。翰林院編修、貴州學政、學部侍郎。

賀濤松坡、武強。進士、刑部主事、信都書院山長、保定文學館長。

賀沅芷村、武強。翰林院庶吉士、福建上杭知縣。

閻志廉鶴泉、安平。翰林院檢討、蓮池校士館長。

孟慶榮黻臣、永年。翰林院侍讀、學部右丞。

劉若曾仲魯、鹽山。翰林院編修、大理院卿、直隸省長。

傅增淯學原、江安。進士、吏部主事。

傅增湘沅叔、江安。翰林院編修、直隸提學使、教育總長。

劉春堂治琴、肅寧。進士、甘肅江蘇知縣。

劉春霖潤琴、肅寧。甲辰狀元、翰林院修撰、河北教育廳長。

王瑚鐵珊、定州。翰林院庶吉士、京兆尹、江蘇省長。

路士桓尙卿、南宮。翰林院編修、監察御史。

范桂鄂棣臣、藁城。翰林院檢討。

紹英越千、滿洲。度支部侍郎、清室內務府大臣。

周學熙緝之、建德。舉人、財政總長。

李剛己剛己、南宮。進士、山西知縣、代理大同府知府。

吳鏜凱臣、武邑。進士。

安文瀾翰卿、定州。進士、山西知縣。

張以南化臣、滄州。蓮池書院齋長。張繼之父。

劉乃晟萃西、衡水。舉人、江西知縣。

谷鍾秀九峰、定州。國會議員、農商總長。

韓德銘虞谷、高陽。勳三位虞威將軍。

尙秉和節之、行唐。進士、內務部科長。

王延綸合之、定州。進士、山東知縣。

李景濂右周、邯鄲。進士、國會議員。

閻鳳閣瑞庭、高陽。進士、直隸諮議局議長。

籍忠寅亮儕、任邱。舉人、雲南財政廳長、國會議員。

常堉璋濟生、饒陽、兵部郎中、國會議員。　賈恩紱佩卿、鹽山舉人。

王振垚古愚、定州舉人、國會議員。　李廣濂芷洲、深州、山西知縣、國會議員。

鄧毓怡和甫、大城、國會議員。　劉培極宗堯、任邱、深縣知事。

梁建章式堂、大城舉人、浙江道尹、河北實業廳長。

吳鍰孫彭秋、固始舉人、京師巡警廳丞。　吳宸孫士緗、固始、大總統府秘書長。

吳貽孫詠湘、固始、山東候補道。　何雲蔚豹丞、定遠舉人、河南知府。

趙宗抃鐵卿、深澤、深澤舉人。　賀嘉枏澴儕、武強舉人。　劉登瀛際唐、南宮舉人。

趙衡湘帆、冀州舉人。　王篤恭琴南、河間舉人。　武錫珏合之、深州。

宋朝楨弼臣、南宮舉人、濰縣知縣、蓮池書院提調。　齊福丕懋軒、南宮舉人、武定知府。

高步瀛閬仙、霸縣舉人、教育部司長。　徐德源潤吾、清苑、濟寧縣知事。

邢之襄贊亭、南宮、山東知縣、法部參事。　王恩紱繹如、清苑舉人、太康知縣。

馬錫蕃用三、定州。鑑瀅父。　馬鑑瀅曉珊、定州舉人、廣東知縣。

黃鳳翽來庭、冀州舉人。錫齡父。　黃錫齡春圃、冀州舉人。

樊榕蔭孫、清苑舉人。　吳鼎昌鼐臣、清苑舉人。　張鎮午麓雲、清苑舉人。

張坪榮坡、獻縣舉人。　陳之煥星海、滿城舉人。　楊越月村、鹽山舉人。

李諧謨備六、冀州舉人。　于鳳閣桐山、冀州舉人。　于鳳鳴鹿桐、冀州舉人。

步其誥芝村、棗強舉人。　馬鎮桐璟卿、新河舉人。　李景濂劭東、邯鄲舉人。

李吉林薪珊、深州舉人。　崔讓子餘、祁州舉人。　張殿士丹卿、宣化舉人。

白鍾元長卿、新城。　蔡如梁東軒、文安。　李春暉、高陽。　胡元留存叔、延慶。

紀鉅湘海帆、獻縣。　劉汝賢竹坡、獻縣。　胡源清問渠、永年。　張志滄伯蒼、豐潤。

崔莊平子端、任邱。　籍郁恩雨南、任邱。　梁建邦芝封、大城。　谷鍾琦右韓、定州。

王儀型式文、滄州。　杜之堂顯閣、廣宗。　張步瀛墊坡、安州。　王寶鈞、安州。

崔棟上之、無極。　王孝銘西渠、深澤。　張國昌定侯、滿城。　劉彤儒翊文、鹽山。

崔炳炎蘭溪、鹽山。　何之鎔冶園、鹽山。　蔣耀奎冶亭、慶雲。　張延楨、易州。

段宗杜棣華、谿縣。以上河北。

冒廣生鶴亭如皋。龐泉惠卿、金匱。言有章謇博常熟。陶炳午詩常、紹興。

柴維桐琴堂。葉崇質文樵、懷寧。丁維魯奎野日照。丁汝彪孔彰、日照。

李嘉鉦玉度、孝感。李嘉璧和度孝感。王賓碁蓮廬、海鹽。以上各省。

馬其昶通伯、姚永楷閑伯、姚永樸仲實、姚永概叔節、張誠鶴生、

史推恩恕卿、厉宗嶽秋五、姚孟振慎思、吳汝澄守一、吳燕來夢雛、

朱振鴻鷹初、吳廷佐士俊、李德膏光炯、嚴釗翊亭、唐爾熾雨樵、

鄭召臣肖伯、以上桐城。

冉楷式齋、蘇毓琦鏡韓、姚壽昌丹坡、崔琳潤齋、孫大鵬振汝、

以上清苑。

張廷楨瀚周、張廷楝蔭千、王家範調元、李籌元九彰、康依仁靜山、

魏斐成、律兆垣、劉仲楷、康思恒亨菴、郭增慶子餘、

郭增鄖、　以上深州。

常熙雁讓卿、　常熙敬冠卿、　常熙甫俊卿、　以上饒陽。

賀錫珊鐵君、　賀家杰、　賀澍心銘、　賀德深竹泉、　賀葆經、

以上武強。

弓汝恒子貞均父、　弓汝勤子釗、　弓均景崔、　弓汝昌、

張毓英、　門以綮延閣、　以上安平。

張廷湘楚航、　張增鹽雪香、　李喆生鑑波、　劉步瀛旋吉、　王孝達用儀、

魏兆麟徵甫、　胡庭麟子振、　蔡繼儒雅堂、　王玉山含章、　閻鳳華、

馬維周、　李愷義、　司熙坊可亭、　司熙昶煦彩、　李書田子畬、

以上冀州。

鄭有鳳、　李慶年雲甫、　孫毓芑稷生、　劉祖培植亭、　魏殿祕用五、

齊庶芑子周、　齊庶芾憩南、　以上南宮。

馬景麟仁趾、尙椿我逢春、謝裔年遐齡、馬鍾魁炳文、劉玉山、

以上衡水。

步其灝柟孫、步其澤惠泉、步以紳芴畦、步以垍崇之、步以崚、

齊立蓀時青、李琳吕崑圃、以上棗強。

陳毓華蓉堪、國普恩、章夢庚、以上武邑。

邢瑞龍靈祉、范松山嶺秀、孟有馨君燕、韓殿琦雲翔、以上新河。

吳汝舟少棠、見日記品溪門。劉壽山、楊潤芳、劉煥章、劉吟皋、高彭齡、趙纘曾、

趙顯曾、趙炳麟、王餘慶、劉汝梁、馬鍾杰、李鴻林、李駿聲、黎炳文、

邢襄、以上祭文中列名者。字籍待考。

中島裁之伯成、野口多內子厲、早川新次東美、以上日本。

案新城王樹枏晉卿、通州范當世肯堂、侯官嚴復幾道、林紓琴南四人皆執贄請業願居門下、而公謝不敢當。曾公所謂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者也。附記於此。

跋

家大人編輯桐城吳先生年譜既成、且印行、命崇元爲跋於後、以述其意。乃敬作而言曰、嗟乎、經濟之學之不大行於世也久矣。吾國學術向以尊經爲重、而數千年來、訓詁之儒多泥於章句箋疏之末、於古聖賢窮變通久之義、往往滯而不通。於經邦治國之道、有益蓋鮮。其爲諸子之學者、亦不能探幽發微、著爲篤實可行之論、俾有補於家國、而徒爲門戶黨派之爭。政治學術、幾劃爲兩途、不相聞問。甚矣、學者之蔽也。前清中葉而後、外人紛入、而舉國士論狃於故常、茫然不識彼此强弱之所在、徒敖然自大、尊己卑人、以致禍患紛乘、迄無寧日、其貽害於國家者如此。夫治國之道、莫要於內審國情、外觀大勢、所以救弊而起衰者、宜悉本於理勢之當然、未有可以漫然應之者也。桐城吳先生生當世運劇變之初、時外國之學說尚未大行於中國、先生曠觀時事、已深不以斤斤於攷據義理者爲然、而獨專力於經世有用之學。於是徧蒐各國大勢、並取其政治經濟學術、以與吾國古經諸子之說相印證、乃以爲

不師人長、不足以救弊圖新。於是振聾發聵、力倡採用泰西之學。蓋以爲彼強而我弱者、必有彼得而我失之處、若不深求其得失、以截長補短、則彼強者必愈強、而弱者愈弱也、則將來之趨勢、亦惟有聽其侵削凌辱而已。此國家興亡關鍵之所在、非可以苟然已也。及庚子而後、世人熟於先生之論、又得日睹敗潰之恥、自德宗以下、全國輿論亦莫不憂世變而亟圖救亡之策、乃始有一再變法革新之舉。而先生竟以赴日本考察學制、勞瘁以卒。嗚乎、有志未竟、此誠天下之所共痛惜者也。雖然、近四十年來、民智開發、科學昌明、亦寧非先生之遺教有以啓發之也耶。先生之學、博涉旁通、不拘於一家之說、晚年尤力崇西學、主張開化、且旁搜遠紹、以益其文。故先生之文、晚益博奧醇懿、雄奇閎肆、多有關於治道之大、非徒爭勝於楮墨間。至其高見遠識、實能挽安危治亂之樞紐、爲百年以來未雨綢繆之計。惜世未克盡用其言、而先生殷殷憂世之心、其議論固未嘗虛發也、豈世所謂文章家之所能比擬哉。先生逝世、於今四十年矣、世之人徒奉先生爲一代文學大家、而不知先生之犖犖大

者。其生平事蹟之詳、及議論之大端、亦多不加深察。此豈獨一家學術顯晦之得失歟。先生掌教保定蓮池書院最久、　家君嘗私淑其學行、以爲先生之生平多有繫於當世、不可以不詳、於是乃有年譜之輯。崇元方從先生哲嗣　北江夫子學、故閒有疑義、輒命往爲詳詢、而稿本之編訂、崇元亦得從事其間。閲一載書成、即付剞劂、以公諸天下。斯編一出、庶幾先生之志因是作而益彰、而其治學之始末、亦可因而得窺其全。豪傑之士、必有聞風興起者、國家之前途、庶幾爲猶有望。此　家君編輯之微旨也。校印將畢、爰命崇元粗述涯略。崇元後生末學、媿不能更贊一辭、以追於嚴命、謹稍抒所見、以質諸當世景仰先生之學者。甲申孟春、男崇元敬跋。

孫詒讓年譜

朱芳圃 編撰
李文澤 一審
劉 琳 二審

據上海商務印書館本重排

《孫詒讓年譜》，朱芳圃編撰。民國二十三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中國史學叢書》本。

孫詒讓（一八四八—一九〇八），字仲容，號籀高、籀廎，浙江瑞安人。少年勤學，同治六年考中舉人，官刑部主事，旋引疾歸。窮經著書凡四十年，致力於鄉邦文獻的校勘整理，張之洞等大吏屢次舉薦，均不出。中日甲午戰爭後，與維新派人士交往密切，積極從事地方教育，主持州縣書院、學館、溫州府學堂等，引進西方學術，大力提倡新式教育，並倡導婦女智力解放，設立女學堂。後病逝於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年六十一。孫詒讓爲晚清經學大師，著述甚豐，著有《周禮正義》、《周禮政要》、《墨子閒詁》、《尚書駢枝》、《契文舉例》、《名原》、《札迻》、《溫州經籍志》等。詒讓殁後，章炳麟、章梫分别撰有《孫詒讓傳》，張謇撰有《墓表》，並經吳士鑑奏請，載入《清史稿・儒林傳》。

自民國以來，學者屢爲孫詒讓編撰年譜，主要有朱芳圃《孫詒讓年譜》，宋慈裒《孫籀廎先生年譜》，薛鍾斗《孫仲容先生年譜》，洪焕椿《孫籀公年譜》，孫延釗《孫徵君年譜》，王更生《孫詒讓年譜》等。

本譜爲朱芳圃所編。朱芳圃字耘僧，湖南醴陵人。畢業於清華大學研究院，歷任中山大學、河南大學、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有多種甲骨文研究著述存世。是譜側重反映孫氏學術淵源及經學成就，故於其學術交流、文獻校勘、專著撰修之事詳加攷述，如全文載録所撰《瑞安縣志》總例、文籍序跋，記載其興辦學校事目，以及附録《著述目録表》，均出於此種考慮。又，是譜於每年之下簡要記載國家當年所發生之重大事變，如太平軍起義、中日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起事、八國聯軍入侵、唐才常武昌起義等，雖與譜主行實無關涉，然可觀時代背景，有助於知人論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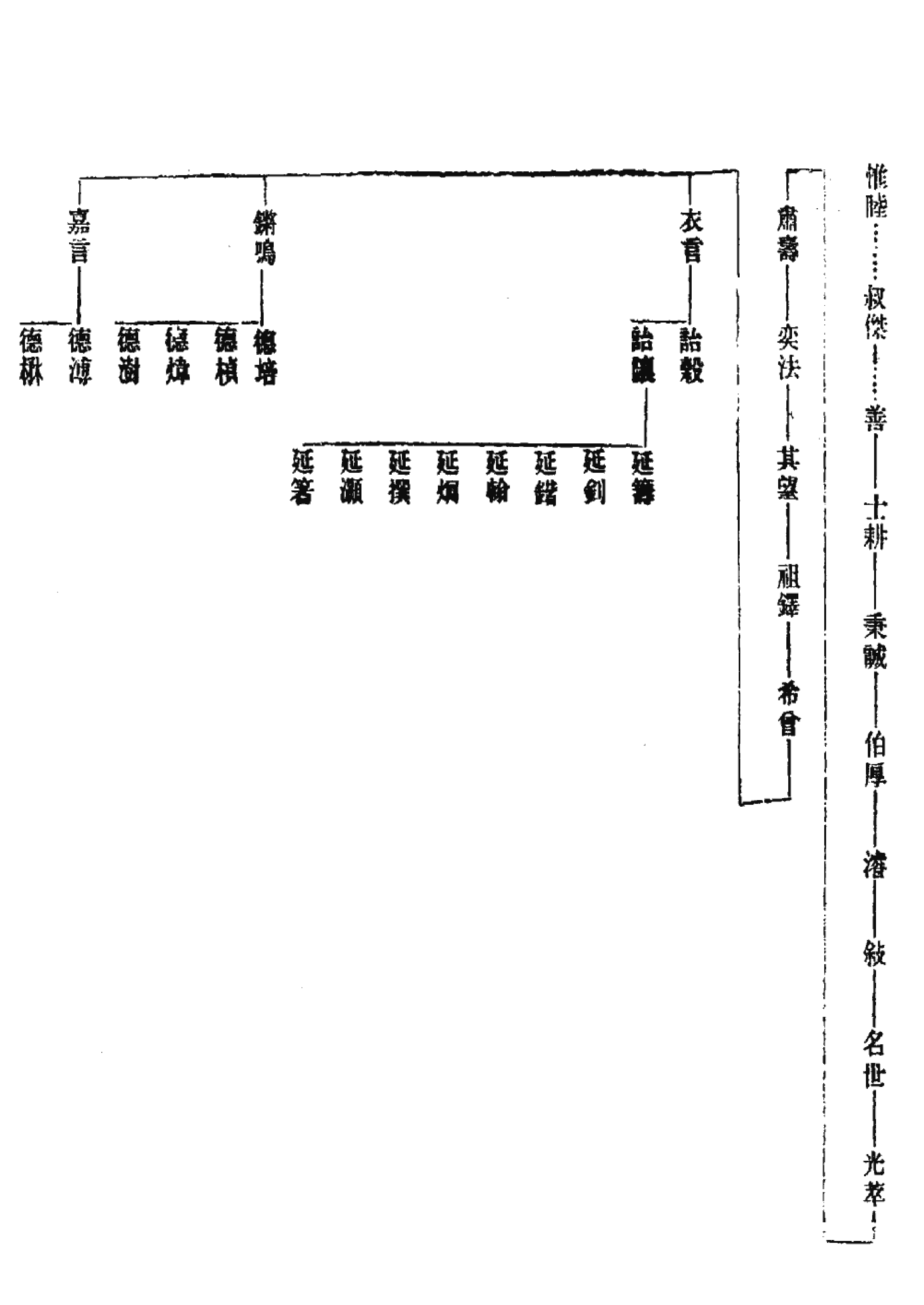
光緒三十四年歲在戊申從兄籀廎徵君六十一歲遺像 詒澤謹題

章炳麟曰：詒讓治六藝，旁理墨氏，其精𢢼足以摩掇姬、漢，三百年絶等雙矣。

又曰：詒讓學術，蓋籠有金榜、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四家，其明大義，鉤深窮高過之。

梁啓超曰：清學在蜕分期中，猶有一二大師焉，爲正統派死守最後之壁壘，曰俞樾，曰孫詒讓，皆得統於高郵王氏。樾著書惟二三種獨精，色餘乃類無行之袁枚，亦衰落期之一徵也。詒讓則有醇無疵，得此後殿，清學有光矣。

瑞安孫氏世系表


惟睦
叔傑
善
士耕
秉誠
伯厚
濬
敍
名世
光萃
鼎壽
奕法
其望
祖鐸
希曾
衣言
詒穀
詒讓
延籌
延釗
延鍇
延輪
延炯
延揆
延灝
延箸
鏘鳴
德培
德楨
德煒
德澍
嘉言
德溥
德楙

孫詒讓年譜

先生名詒讓、字仲容、號籀高。浙江溫州瑞安人。

瑞安孫氏始祖曰惟睦。當五代時、自閩長溪遷居瑞安之二十五都、曰盤谷（今名潘埭。）五傳至叔傑、爲宋紹興辛未進士。知沅州。嘗以兵破猺人十三柵、奪所侵地。其後當明之初、有諱善者、生士耕。士耕生秉誠。秉誠生伯厚。伯厚生濬、授宣義郎。濬生敘。敘生名世、官鴻臚寺。名世生光萃。光萃生肅壽。肅壽生奕法。奕法生其望。其望生祖鐸。祖鐸生希曾、號魯臣。魯臣生衣言、字劭聞、號琴西、妣丁淑人。生子女各二、先生其仲也。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一八四八）**先生生**。

八月十四日、先生生於瑞安縣治西北二十五里集善鄉潘埭茂德里之演下村。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一八四九）**二歲**。

冬、琴西公至京師。

案前二年丁未、朝考、公因仲弟鏘鳴（渠田）分校禮闈、例當迴避、故未與試。是冬至京師、蓋預備明春應試也。

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八五零）**三歲**。

春、琴西公成進士、入翰林。

案、公同年有武陵楊彝珍（性農）、德清俞樾（蔭甫）、江甯壽昌（湘帆）、丹徒丁紹周（濂甫）、祥符周星譽（叔畇）、皆



宿學名儒。

先生仲父渠田公奉命視學廣西。

□月、琴西公返瑞安原籍。

花縣洪秀全起兵於廣西桂平之金田村。

咸豐元年辛亥、一八五一 **四歲**。

琴西公家居。

洪秀全攻陷永安、建號太平天國、自稱天王。

咸豐二年壬子 一八五二 **五歲**。

春、琴西公初入史館。

二月二十一日、公至京師、賃屋於宣武門香爐營四條衚衕。

咸豐三年癸丑 一八五三 **六歲**。

春二月、天王洪秀全克江甯、定爲王都、改稱天京。

夏、琴西公派充實錄館協修。

琴西公與平湖張金鏞海門、馬平王拯定甫、閩林壽圖穎叔寓居相近、常相唱和、成晨鐙錄一卷。

渠田公自廣西歸、奉命在籍督辦團堡事。

渠田公校勘孫希旦敬軒禮記集解。

案原書五十卷、公析爲六十一卷、踰歲而清本定。

咸豐四年甲寅、一八五四 **七歲**。

琴西公奉命入值書房。

清軍克復武昌。

咸豐五年乙卯、一八五五 **八歲**。

夏五月、琴西公蒙召入上書房、授惠親王諸子讀。

六月、琴西公偕俞樾諸同年至龍樹院、作竟日之遊。

秋七月、文宗移蹕圓明園、公仍值書房、值廬在澄懷園、率妻子居焉、顔其室曰栲栳花館。

俞樾奉命視學河南。

寶應劉寶楠楚楨卒、年六十五。

咸豐六年丙辰、一八五六 **九歲**。

先生受四子書。

札迻敘云、詒讓受性迂拙、於世事無所解、顧唯嗜讀古書。咸豐丙辰、丁巳間、年八九歲、侍家大人於京師澄懷園、時甫受四子書、略識文義。庋閣有明人所刻漢魏叢書、愛其多古冊、輒竊觀之。雖不能解、然瀏覽篇目、自以爲樂也。

咸豐七年丁巳、一八五七 **十歲**。

琴西公預修宣宗實錄。

冬、琴西公升授侍講。

咸豐八年戊午一八五八十一歲。

俞樾免河南學政任。

夏、英法聯軍北上天津、戒嚴、舉朝爭和戰未決、琴西公兩進封事。

六月、琴西公出任江南安慶府知府。

公因兩進封事忤旨、故調外任、將赴皖、使丁淑人攜兒女先歸。

英法聯軍陷天津。

琴西公著遜學齋詩鈔十卷。

公攜家出都、因兵阻、迂道吳中、與俞樾相見、出所著遜學齋詩鈔、屬其付梓。

秋、琴西公辭江南安慶府知府、返瑞安原籍。

金錢會匪周榮、趙起起事於青田、平陽諸縣、旬月之間、蔓延溫州全境。

清廷與英法兩國締結天津條約。

太平軍陷處州、窺溫州、以有備捨去。

南海康有爲長素生。

咸豐九年己未一八五九十二歲。

琴西公授先生詩法。

先生跋周星貽窳横詩質云、詒讓少年、先君嘗授詩法。稍長、治經史小學、此事遂廢。

夏、琴西公遜學齋詩鈔十卷刊成。

咸豐十年庚申、一八六零　十三歲。

琴西公端居里第、與邑中詩人胡□□棣甫昆季唱和甚密。

英法聯軍攻陷北京、文宗出奔熱河。

清廷與英法兩國締結北京條約。

咸豐十一年辛酉、一八六一　十四歲。

春、琴西公在溫州、泰順林用霖亨甫以羅昭諫江東外紀殘本呈示。

秋八月、金錢會匪焚琴西公住宅、公與兄弟奉父母、攜妻子、避難永嘉孫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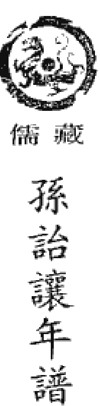
先生敘朱中我咸豐以來將帥別傳云、中父奉朝命治團於鄉、值浙東西淪陷、鄉里墟燼、詒讓展轉兵亂間、僅以獲全。

□月、林用霖刻羅昭諫江東外紀殘本畢、寄呈琴西公一冊。

太平軍再陷杭州、仁和邵懿行位西遇難、年五十二。

同治元年壬戌、一八六二　十五歲。

春正月、金錢會匪平。



二月、琴西公奉父母攜婦子歸瑞安。自是僦居城內之邵嶼。

先生長兄詒穀稷民戰死。

太平軍由處州入青田、窺瑞安。時福建記名道張啓煊煥堂以閩師千人至郡、任先生長兄詒穀爲前鋒、守白沙嶺、遇寇於桃溪、戰死、年二十五。

總理衙門創設同文館。

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三 十六歲。

先生補學官弟子。

先生始治經史小學。

札迻敘云、年十六七、讀江子屏漢學師承記及阮文達公所集刊經解、始知國朝通儒治經史小學家法。

先生撰廣韻姓氏刊誤一卷。

案、是書爲先生少年著作、至今尚未刊行。原稿未見、其成書時代無考、姑繫於是年。

獨山莫友芝子偲撰唐寫本説文解字木部箋異刊行。

案、此卷自經莫氏表彰、烜赫海內、後爲湩陽端方午橋所得。近年端氏所藏、其家人斥賣殆盡、此卷歸於白堅。聞白氏以三千金轉售於日人矣。

湘鄉曾國藩開府皖中、使人召琴西公、公攜妻子赴官。

琴西公奉命署廬鳳潁兵備道。

同治三年甲子一八六四**十七歲**。

春、琴西公治軍臨淮、暫駐壽州、先生隨侍。介友人易得元管軍上百戶銅印。

夏六月、先生祖母丁淑人卒、年七十四。

秋、先生得東漢衛鼎及晉泰康磚。

天王洪秀全自殺、清軍克江甯。

兩江總督曾國藩自安慶移節江甯。

同治四年乙丑一八六五**十八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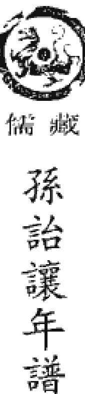
春二月、琴西公告假回籍居喪。

夏五月、先生祖父魯臣公卒、年七十九。

秋、先生從弟詒燕翼齋中鄉試。

冬、琴西公主講杭州紫陽書院、先生隨侍。

俞樾春在堂隨筆云、余與孫琴西衣言三爲同年、道光十七年丁酉科、君得拔貢、余中副榜。廿四年甲辰科、同舉於鄉。三十年庚戌科、同成進士。相得甚歡、而論詩不合。故余嘗贈以詩曰、廿載名場同得失、兩家詩派異源流。然君刻遜學齋詩十卷、止余一序。余於咸豐九年刻日損益齋詩十卷、亦止君一序也。同治四年、兩人分主蘇杭紫陽書院、又贈以詩曰、廿年得失共名場、今日東南



兩紫陽。一時以爲佳話。

琴西公蒐採鄉邦文獻。

案公以振興永嘉學派自任、故於鄉先哲之遺著蒐集傳播、不遺餘力。計其步驟、約分五項、一訪購。永嘉先哲遺著自元明以來十遺八九、公購得明寶綸閣原刻本張孚敬勅諭錄寫本蒙川遺稿影宋鈔殘本永嘉四靈詩等、皆海內孤本。二借鈔。如從錢唐丁丙松生假鈔文瀾閣殘本止齋集浪語集雲松巢集、從儀徵劉壽曾恭甫假鈔明寫本影鈔張孚敬欽明大獄錄、從邑中項氏假鈔史伯璿四書管窺等是。三輯佚。公序夏槐廣濟耆舊集云、予生平喜言鄉邑軼事、每讀史策及諸家文字、凡有涉於我鄉先生、雖單詞瑣事、必錄而存之。四校勘。如水心文集、許及之集、浣川集等、皆公所手校。至於經先生校勘者、尤指不勝屈。五刊刻。公刻行永嘉叢書共十二種二百餘卷。鄉哲遺著、其重要者大率收入。

先生始治金石文字之學。

先生跋薛尚功鐘鼎款識云、余少嗜古文大篆、年十七八、得杭州本讀之、即愛翫不釋。嘗取考古、博古兩圖及王復齋款識、王俅集古錄、校諸款識。最後得景鈔手蹟本以相參校、則手蹟本多與考古諸圖合。杭本譌誤甚多、釋文亦有舛互。

案先生治金石文字之學凡四十年、即發軔於是時。此後數年中研習是書、遇有心得、即注於眉端、後收入古籀拾遺中。

同治五年丙寅、一八六六十九歲。

兩江總督曾國藩創設金陵書局，招集歸安周學濬縵堂、獨山莫友芝子偲、南匯張文虎嘯山、江都劉壽曾恭甫、海甯唐仁壽端夫、德清戴望子高、寶應劉恭冕叔俛等校勘經籍。

案：曾氏所招集者，皆一時方聞之士。從此數年中，先生侍親江東，得習與之揚榷討論，以成其所學。

冬十月，香山孫文逸仙生。

上虞羅振玉叔言生。

同治六年丁卯、一八六七二十歲。

琴西公校補水心文集。

公從錢唐丁丙借黎本水心文集，校乾隆刻本，補正百餘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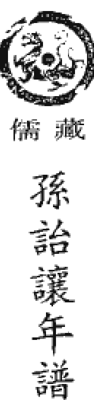
秋，先生舉浙江補甲子科鄉試，座主爲南皮張之洞孝達。

冬，先生校勘王致遠開禧德安守城錄。

開禧德安守城錄後序云：王書久無著錄，編素黷黯，幾於淪失。同治丁卯冬，家大人始從忠敏裔孫仲蘭孝廉許得此錄寫本，乃其族纂修譜牒時，迻謄幅帙，猶宋本之舊，乃與中父各鈔一冊弆之。

同治七年戊辰、一八六八二十一歲。

復因原鈔繕錄未精，文褫句揃，不可卒讀，乃命詒讓悉心讎正，訂其踳誤，疑不能明者則闕之。



春二月、先生應禮部試、報罷。

三月、渠田公刊孫希旦禮記集解六十一卷、尚書顧命解一卷成。

琴西公校勘許及之集。

公從大興翁同龢叔平借抄寫本許及之集、復爲校勘所疑者。

夏、先生返瑞安原籍。

□月、先生遊永嘉仙巖、手拓沈樞持要題記並詩、彭城執中題名及陀羅尼經幢以歸。

兩江總督曾國藩升授武英殿大學士。

秋、琴西公授江甯布政使、居瞻園、先生隨侍。

公承兩江總督馬新貽薦起以道員需次金陵、曾國藩奏補江甯布政使。

琴西公命先生收藏書籍。自此以後、爲先生學問邁進時代。

公玉海樓藏書記云、同治戊辰、復爲監司金陵、東南寇亂之餘、故家遺書往往散出、而海東舶來、且有中土所未見者。次兒詒讓亦頗知好書、乃令恣意購求、十餘年間、致書約八九萬卷。

札迻敘云、隨家大人官江東、適當東南巨寇蕩平、故家祕藏多散出、間收得之、亦累數萬卷。每得一佳本、晨夕目誦。遇有鉤棘難通者、疑牾累積、鬱轖不怡、或窮思博討、不見端倪、偶涉他編、乃獲確證、曠然昭寤、宿疑冰釋、則又欣然獨笑、若陟窮山、榛莽霾塞、忽覯微徑、遂達康莊。邢子才云、日思誤書、更是一適、斯語亮已。

案、先生收藏既富、聞見益廣、研覈特爲精審。其自道治學情形、銖積寸累、先難後獲、皆甘苦有得之言、可爲治學圭臬。

俞樾主講西湖詁經精舍。

先生長子延疇生。

同治八年己巳、一八六九　**二十二歲**。

先生撰唐靜海軍考。

案、南通張謇季直撰先生墓表、列其遺著有溫州建置沿革表一卷、原稿未見、此篇或即其一部分。

先生撰永嘉郡記集本一卷。

案、劉宋鄭緝之永嘉郡記、宋以後久佚、先生從世說注諸書輯其逸文凡五十餘條、著爲一卷。所採之書、以宋元以前爲斷、至明以後書、惟據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錄帆遊山一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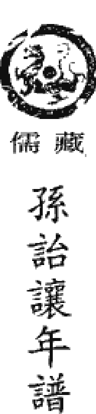
夏、先生撰溫州經籍志始稿。

先生有徵訪溫州遺書約、廣託同志代爲搜訪。

同治九年庚午、一八七零　**二十三歲**。

春、劉寶楠論語正義付梓。

劉恭冕釐定其父楚楨公論語正義付梓、疑漢石經蓋肆乎其肆也爲逸文。先生云、當即顏淵篇哀



公問於有若章之異文。蓋蓋肆乎即盍徹乎之異文、其肆也即如之何其徹也末三字之異文。劉氏深以爲然、因其書已刊成、未及追改。

夏、琴西公校勘浣川集、劉給諫集。

公從吳興陸心源存齋假得鈔本戴文子浣川集、請友人爲副墨、並以文瀾閣殘本校勘一過。又從豐順丁氏假得劉給諫集鈔本、以校所藏新舊兩鈔本、大約以舊鈔本爲主、而文義可通者、則兩從之。

先生假得盧校越絕書、手錄藏之。

盧文弨紹弓校越絕書、以明吳琯古今逸史本校張佳胤刻本、又取史記、續漢志注及唐宋類書徵引之文勘今本之奪誤、其舉正多精審。先生從戴望假錄之、並考定內經八篇目錄。

先生乘舟至京口訪古。

古籀餘論後敘云、余壯年氣盛、嘗乘扁舟、滸江至京口、登金山訪遂啓諆大鼎不得、乃至焦山海雲堂觀無叀鼎、手拓數十紙以歸。

案、先生至京口訪古無時代可考、姑繫於是年。

秋、七月、兩江總督馬新貽遇刺、年五十。

同治十年辛未一八七一**二十四歲**。

春、先生北上應禮部試。

夏四月、先生假觀翰林院所儲四庫全書底本數種、皆關於鄉邦文獻之著作。

五月朔、太史張之洞孝達、侍郎潘祖蔭伯寅集諸名士於龍樹院、爲蒹葭簃雅集圖。人各有詩、南海桂文燦皓庭及先生皆與焉。

□月、先生應試報罷、返江甯。

先生撰艮齋浪語集札記□卷。

艮齋浪語集跋云：案艮齋浪語集三十五卷、末一卷爲祭文、挽詩、誌狀之屬。寶慶間、艮齋從孫師旦所編。明以來梓本久佚、藏書家展轉傳抄、捝誤最甚。同治辛未、家大人命詒讓參合各本、精校付刊、復錄其異同爲札記□卷。然其譌缺、尚未能盡補正也。

先生撰溫州經籍志成。

溫州經籍志敘例：郡邑之志經籍者、蓋土訓之駢枝、書錄之流裔也。關東風俗之傳、墳籍成篇、北周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有墳籍志、見劉知幾史通書志篇。嘉泰會稽之志、遺書有錄、方志書目、此其藋蕍。元明舊記、多沿茲作。厥後撰著漸繁、紀載難悉、遂刱專志、別帙單行、簿錄之體、不淆釋地、徵文之例、斯爲宏焉。地志書目別爲專書、不知始於何時。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十有祁承爜兩浙著作考四十六卷、曹學佺蜀中著作記十卷、周天錫慎江文徵三十八載、明永嘉姜準亦有東嘉書目考。諸書均不傳、無由知其體例。洪亮吉更生齋甲集三有邢澍全秦藝文錄敘、偁其書仿歷史藝文志而參以經義考之例、今亦未見其書。溫州自唐以來、魁儒瑋學、纂述斐然、而圖經所載、僅具書名、不詳崖略、疏漏踳謬、研討靡資。惟嘉慶平陽縣志、道光樂清縣志經籍一門、略存敘跋。湯成烈咸豐永嘉縣志

稿、體裁淵雅、其藝文錄全用朱氏經義考之例、然所紀者止於一縣。且永嘉諸儒遺書、湯多未見、故亦未能詳備。今特爲補輯、□成斯編、牣存辜較、兼拾闕遺。匪敢謂桑梓文籍盡備於斯、然唐宋而後、嘉道以前、凡人尚存者、著述不收、謹遵四庫總目例也。耳目所及者、亦略具矣。

中壘校書、是有別錄、釋名辨類、厥體綦詳。後世公私書錄、率有解題。自汳宋之崇文、還熙朝之四庫目誦所及、殆數十家。大都繁簡攸殊、而軌轍不異。至於篇題之下、峇迻敘跋、目錄之外、采證羣書、通考經籍一門、實刱茲例。朱氏經義考、祖述馬書、益恢郛郭。觀其撢擇羣藝、研覈臧否、信校讎之總匯、考鏡之淵槪也。此書之作、意存賅備、故輒遠軌鄱陽、近宗秀水、庶廣甄錄、用備考稽。

劉略班藝、類分以六。厥後荀勖刱四部之名、王儉樹七志之目、分別部居、雜而不越。勝朝地志所紀藝文、多以人次、此例亦不知昉於何書。宋高似孫剡錄載戴阮王謝四家著述、各以族姓相次、又與此不同。義類紛舛、實乖史裁。蓋經藝異軌、史子殊原、不有區分、曷資參證。故此編分類、一遵四部、至於子目、分合古錄多殊。惟乾隆四庫總目、辨析最精、配隸尤當、今之編纂、實奉爲圭臬焉。總目所分子目、其書或溫州著述所無者、則依孫星衍廉石居藏書記例、標曰某類無。

目錄之別存佚、自唐釋智昇開元釋教錄始也。朱氏沿厥舊規、增成四目、存佚之外、有曰闕者、篇簡佚空、世無完帙也。有曰未見者、弆藏未絕、購覴則難也。四者昈分、實便檢斠、然存闕並憑目論、不慮譌踳。惟未見與佚、雖著有無、足爲左契、而時代遷易、未可刻舟。朱書之例、原始明代、遷於國初、志錄所收、若偶未見、並不注佚。今去朱氏幾二百年、上游勝朝、尤爲遼邈、豈無瑋篇珍帙、晦而

復顯。昔難尋購、今則通行。而隱祕之書、湮沒已久、傳播殆絕、無事存疑、故此編未見之書、所據藏目、斷自昭代、明人所紀、並入佚科。凡明時有刊本者、雖國朝諸目未經著錄、亦著未見。又黃氏千頃堂書目所收明人書至博、然多存虛目、不必真有藏本。故雖時代匪遙、其不詳卷帙者、並注曰佚。更有書匪目覩、而傳帙確存者、如四庫全書、庋儲天府、釋道兩家、各有專藏。釋書據雍正中藏經館所刊龍藏彙記。道藏據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注。不必經覽、即定爲存、分別觀之、是在鴻博。

網羅放失、有異覽藏、書不盡存、目宜徵實。唐修五代經籍志、附注亡書、悉據梁有。梁有者、阮孝緒七錄所有也。朱氏經義考所紀卷數、多援史志、實是求是、此爲精例。是編廣意蒐尋、必求審諦、凡隱篇祕笈、及無傳本者、苟著在前錄、悉注行間。書目所無、別據他書錄入者、亦據所出之書。其據萬曆溫州府志、雍正浙江通志及近時府縣志錄者、見明志則不注近志、見通志則不注府縣志、以省繁冗。書名卷帙、校覈異同、並放此。用楬采摭之本原、且證陰佚之時代。其見存舊帙、紀述稠疊、博引繁稱、有類旒綴。然如經籍藝文、史家專志、鼂陳鄭馬、儲藏古目、以及乾隆四庫提全書之綱要、晉江千頃、粹五史之闕文。千頃堂書目原本實明史藝文志稿、見朱彝尊明詩綜八十九及盧文弨抱經堂文集七。其所載書較宜撰明史更爲精博。至每類後所附宋遼金元人書、則又以補四史之闕略。故雖出近代、實目錄家要帙也。並鈐鍵藝林、津逮文苑、凡卷帙異同、流傳廣狹、是實足徵、不宜從略。故今凡遇此諸目所收、無論存亡、並爲詳注也。宋志所無者、取倪燦補志、元史無藝文志、亦取錢大昕補志。趙希弁讀書附志本附鼂志之後、今亦與鼂志一律入錄。

古書流傳寖遠、遞更鈔梓、名淆於婁刻、卷異於重編、苟不辨其原流、將至展卷茫昧。此志於見存

之書、標題卷數、悉遵舊本。其有新刊重定、篇第差互、則附注下方、使先後昭晰、優劣粲然。至於亡編逸籍、敘錄多歧、媘易分并、尤難鉤核。今則據舊目以溯厥初、證羣籍以廣其異名、期從朔卷、必徵全附、斠駮文用質考覈。

彭城史通首論限斷、地志書目、蓋亦宜然。世俗崇飾人文、恒多假借。總其凡最、厥有二端。一曰僑寄、一曰依託。蓋郡邑之人、遷徙無常、父子之間、籍貫頓異、如不有界域、則一卷之中、人殊燕越、體例蕪雜、不足取信。此編所收文籍、區別特嚴、大抵自內出者、錄父而刪子、如經部錄葉味道儀禮解、而子部不錄葉采近思錄之類。以父尚溫産、子則異籍也。自外入者、錄子而缺父、如集部錄徐璣二薇亭詩、而經部不錄徐定春秋解之類。以子已土著、父猶寓公也。至於僞作新編、嫁名前哲、研究既難、采錄宜審。今凡遇鈔迻舊籍、確有主名、如鄭景望蒙齋筆談、即鈔葉夢得巖下放言僞作之類。並搜厥根荄、概從芟薙。其有書非襲舊、人實傳疑、如周禮詳說題王十朋之類。則姑爲綴錄、以竢參定。凡此諸類、舊存今削者、更加疏證、別爲辨誤、庶知刊剗有由、異於逞肊棄取。其郡縣志未載而他書誤題溫州人者、亦附辨之、恐後人不考、誤據以補入也。

敘跋之文、雅俗雜粈、宋元古帙、傳播浸希、自非繆悠、悉付掌錄。明氏以來、略區存汰、大抵原流綜悉、有資考校、義旨閎眇、足共誦覽。凡此二者、並爲攟采。或有瞀士剿剽、雅馴既少、書林衒鬻、題綴猥多、則廑存凡目、用歸簡要。張氏藏書志於習見之書、序跋皆僅存目、今略倣其例。若編帙既亡、孤文廑在、則縱有疵纇、不廢迻謄。復以馬朱兩考、凡錄舊文、不詳典據、沾媘塗竄、每異本書、偶涉讎勘、輒滋歧牾。今亦依張志之例、凡舊編具在者、並迻寫元文、不削一字、年月繫銜、亦仍其舊。凡敘跋文字從他書采入

者、並依朱考於文首揭著某某敘跋。其據本書甄錄者、既備載全文、則姓名已具、故不復冠以某某敘跋之類、亦張氏藏書志例也。其有名作孤行、散徵他籍者、則備揭根柢、並著卷篇。庶使覽者得以討原、不難覆檢。至於辨證之語、刺剟叢殘、實難稽覈。朱考概標其目、尤爲疏略。今則直冠書名、用懲肊造。謝啓昆小學考已有此例、特此書名之下兼及卷數、與彼小異耳。有刪無改、亦殊專輒。

祿利興而經義濫、風俗敝而小說滋。剬緝藝文、別裁宜審。而千項書目附制舉於總集、百川書志入傳奇於別史、榛楛勿翦、宏達所嗤。此編蒐羅務廣、甄擇特嚴。凡此兩門、雖古帙流傳、輒從刪汰。若高明琵琶記、項喬義則、劉康祉四書孤嶼草之類、今並不收。庶使野言俛說、不淆文史。至於譜諜一類、古志例收。然隋唐以前、崇尚氏族、斜上旁行、悉登官簿。自譜學隃廢、私書繁雜、前刱後修、此分彼合、篇帙日增、不可殫究。故四庫總目不立此目。分韻編姓、帙附類書、舊志於家諜間登一二、今並削之。

詔定官書、雜成衆手、史志所著撰人、或惟主監修、或廑題經進、理無專屬、達例未聞。況復斷地爲書、方隅攸限。凡在茲科、宜從蓋闕。至於游宦名賢、實多載述、如緝之郡記、開編譜之閎規、子溫橘錄、萃永嘉之珍產、考徵所藉、捊緝須詳。然主客之間、當有畛域、而溫州舊志並與本郡著述相廁、尤爲無例。今別錄爲外編一卷、以爲蒐討舊聞之助。

兩漢經儒、學有命氏、劉班所載、師法焯然。朱考凡所標揭、以氏繫名、例雖刱立、意則同貫。此編所紀、不盡詁經之書、竊取敬鄉之義、故所稱述、並沿朱例。至朱考薈稡羣書、雖區世代、然不標明、易滋淆舛。今各加識別、俾得覽憭。如一代之人、或有先後、則並據科第生卒之年、略爲排比。千頃堂書目



別集一類、悉以科第先後、分别著録。然鄉解與會試錯出無緒、遂多緟複。今悉依舉人題名爲次、幾可較若畫一。至雍正通志及萬曆乾隆二府志選舉一門、科榜先後每多乖異、則並依萬曆府志爲正。諸貢及無科第者、並約其時代附於其後。其有義士逸民身遘易姓、苟節崇肥遯、則仍係故朝、若宋林景熙元朱希晦之類。謹遵四庫總目例也。至於姓氏久湮、事實不著者、則附一代之末、用竢考定。再爲敘次寫録之次、馬朱互異。貴與殫心舊録、故敘跋繫鼂陳之後。錫鬯博綜佚聞、則傳狀冠志目之前。凡此科條、未爲允協。今之寫定、輒爲更張、大抵每書之下、敘跋爲首、目録次之、評議之語又其次也。其有遺事叢談、略綴一二。苟地志已具、則無貴繁徵。凡通志府縣志有傳者、並不復詳其事蹟。至於申證精奧、規檢譌誤、一得之愚、不敢自祕、殿於末簡、以質大雅。己巳之夏、屬稿伊始、寒暑再更、條緒粗立、凡爲卷三十有三、外編二卷、辨誤一卷附焉。著於録者一千三百餘家、所目見者十一而已。自知徒殫勼集之勤、未窺述作之恉、紕繆奪漏、懼弗克免、用竢方聞理而董之。

案先生此志義例精審、條理完密、足供治目録學及整理鄉邦文獻者之參考。後此數十年中、先生搜討先哲遺著、續有所獲、未及編入。今宜出其遺藏、編爲續志、以竟先生未完之緒、斯亦後學者所有事也。又先生四部别録、當撰於是年前後。

獨山莫友芝子偲卒。

案莫氏於先生爲父執、往來游讌、蹤跡頗密。氏嘗箋校唐寫本說文木部、刊以行世、當時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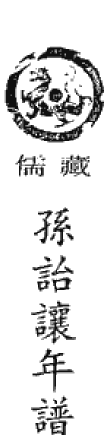
驚爲秘笈。先生悉心讎訂、定爲僞作。茲錄其說如左、藉徵先生之學識、並以解世之據此以校許書者之惑。

先生跋宋戴侗六書故六書通釋溫州經籍志七。云、案此書案指六書故六書通釋。所引唐本說文、今之治小學者悉知之。此外尚有蜀本、監本及李陽冰廣說文、鼂說之參訂許氏文字諸說、並足資斠勘。近獨山莫氏友芝得唐本說文木部之半、箋校刊行。以此書木部所引唐本二條覈之、並不合。此書木部弍字注、唐本唐記反、莫本止有竹革一紐。械字注、唐本說文或說內盛爲器、外盛爲械。莫本作一曰有盛爲械、無盛爲器。友人歙汪茂才宗沂語余曰、此乃其鄉一通小學者所僞作、其人彼尚識之。莫號能鑒別古書、乃爲所欺、可歎也。近人得莫本、多信爲真。慮世之爲讎校之學者、將據以羼改許書、故附識之。莫本每葉十八行、每行上下勻寫二行、行款與二徐大異。唐本字書今不可見、然石刻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並不勻排字數、足諭唐宋字書行款不甚相遠。又莫本卷尾附朱友仁鑒定跋、稱篆法說文六張。案唐本在宋時、猶今之明寫本、固非絕無僅有之物、況許書唐本全佚、彼時尚有流傳、何得殘賸六紙、遽登秘府、又命詞臣鑒定。其爲僞蹟顯然、莫氏自不察耳。

同治十一年壬申、一八七二　二十五歲。

先生撰周禮正義始稿。

周禮正義敘云、詒讓自勝衣就傅、先太僕君即授以此經、而以鄭注簡奧、賈疏疏略、未能盡通也。既長、略窺漢儒治經家法、乃以爾雅、說文正其詁訓、以禮經、大小戴記證其制度、研撢累載、於經注微義、略有所寤。竊思我朝經術昌明、諸經咸有新疏、斯經不宜獨闕、遂博采漢唐宋以來迄於



乾嘉諸經儒舊詁參互證繹、以發鄭注之淵奧、裨賈疏之遺闕。

劉恭甫墓表云：同治中詒讓侍親江甯始得識恭甫。於時大江南北方聞之士總萃於是。寶應劉君叔俛方繼成其父楚楨先生論語正義、甘泉梅君延祖治穀梁、亦爲義疏、而恭甫治左氏爲尤精。詒讓佝瞀不學、幸獲從諸君子之後、亦復希光企景、儗重疏周官以拾賈氏之遺闕。間有疑滯、輒相與商榷、必得當乃已。

先生校勘蒙川遺稿。

蒙川遺稿跋云：同治戊辰、詒讓應禮部試、報罷南歸、道出甬東、購得寫本。略乃得盡刊今本之謬。家大人遂命校刊、以廣其傳。大致悉依舊寫本、其有夔誤顯然者、乃依閣本活字本略爲補正、稍涉疑似者則區蓋以俟續勘。

冬十月、先生撰商周金識拾遺三卷成。

古籀拾遺敘云：端居諷字、頗涉薛、阮、吳三家之書、讀之展卷思誤、每滋疑滯。間用字書及他刻互相斠覈、略有所寤、輒依高郵王氏漢隸拾遺例爲發疑正讀、成書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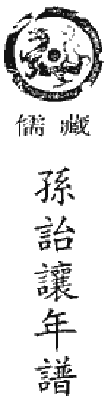
劉恭冕商周金識拾遺跋云：商周金識拾遺者、瑞安孫君仲容之所作也。君於學無所不窺、尤多識古文奇字。故其所著能析其形聲、明其通假。近世鴻通之儒爲此學者、自儀徵阮氏、武進莊氏外、未有堪及君者、可不謂盛與。恭冕嘗受而讀之、如釋叔殷父敦□□即朝夕、虘彝□□即甲胄、周冗敢□□即昧爽經傳作爽、即湣省。周然睽敢吳師即虞師、周大鼎□馬即走馬、周韓侯伯晨鼎□□、著□

於弓矢之旁、即彤弓彤矢、以別於下玈弓玈矢。又如商鐘之□釋爲賕、與一切經音義所載古文賃字合、宗周鐘之□□並釋爲子、與說文所載孳字籀文□字合、遺小子𣪘之□釋爲舋、即說文譽字。皆至精確、足證舊時釋者之誤。楚良臣鐘於□敬哉□即說文□字。苟者、自急敕也。苟敬與儀禮燕禮賓爲苟敬文同。楚公鐘楚公□□即逆字。楚世家有熊咢、咢逆一聲、義亦相貫。熊咢在熊渠去王號之後、熊通再僭稱王之前、故稱楚公。吳彝嗣旃旃即大白之旗。陳逆簠余陳狟子之□孫□即啇字。啇孫者、嫡孫也。逆與陳桓蓋從父兄弟。此皆契符經傳、可資爲義據者也。恭冕嘗慨古人文字屢變失真、致聲義俱失、或更舛互、使後人不能屬讀、如今所傳管子、墨子、列子、穆天子傳諸異文、二千年來竟無人能認識之者、是皆由古文廢絶。儒者於此不能不重惜之。恭冕嘗欲本莊氏之意、將玉篇、集韻等所載古文及今所傳摹彝器、秦漢刻石、凡古籀諸體爲許書所未收者、仍依許書部次、略存其聲義、斯誠博古者之至樂。而揆較此事、誠非易易、非如君之學之識、豈克勝此任者。君其有意焉否。

案、此書初成、名商周金識拾遺、嗣後重定、改名古籀拾遺、計凡三卷、上卷訂正宋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十四條、中卷訂正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三十條、下卷訂正吳榮光筠清館金石錄二十二條。

同月、先生撰毛公鼎釋文。

毛公鼎釋文跋云、德清戴君子高偶得桐城吳氏摹本、使余讀之。因鳩集說文古籀及薛、阮、吳諸



家所錄金文考定其文字、而闕其不可知者。

同月、琴西公諭授安徽按察使。

同月、琴西公以開禧德安守城錄付梓。

十二月、琴西公以艮齋浪語集付梓。

先生代琴西公撰艮齋浪語集敘云、是集宋寶慶間先生從孫師旦始編定刊行於世。明以來、印本殆絕。今所據以校刊者、錢唐丁大令丙所藏明鈔殘本及朱宗丞學勤所藏舊鈔本也。

大學士曾國藩卒、年六十二。

吳縣潘祖蔭著攀古樓彝器款識二冊刊行。

歸安吳雲平齋著兩罍軒彝器圖識十二卷刊行。

同治十二年癸酉一八七三、**二十六歲**。

春、先生得劉寶楠所錄大戴禮記舊斠手錄藏之。

大戴禮記斠補敘云、憶同治癸酉侍先太僕君在江甯時、余方艸剏周禮疏、而楚楨丈子叔俛孝廉恭冕適在書局刊補論語正義亦甫成、時相過從商榷經義、偶出大戴斠本示余、余手錄歸之。叔俛喜曰、此本世無副迻、惟嘗寫寄績溪胡子繼教授培系。今子又錄之、大江以南遂有三本、可不至湮墜矣。

案、劉寶楠所錄乾嘉經儒大戴舊斠、多孫淵如、丁小雅、嚴九能、許周生諸家手記、又有趙雩門

所斠殘宋槧異文與孔書小殊，先生均録於冊端。後撰大戴禮記斠補、并刪定録入書中。

劉左史集四卷刊成。

劉給諫集五卷刊成。

蒙川遺稿四卷刊成。

德清戴望子高卒，年三十一。

古籀餘論後敘云：憶同治間，余侍親江東，時德清戴子高、茂才亦客秣陵，與余有同耆，朝夕過從。余輒出所得漢陽葉氏舊藏金文拓本二百種同讀之，君亦出舊藏季娟鼎相與摩挲，椎拓竟日不倦。時余書方挩稿，而戴君得羸病甚劇，然猶力疾手録余說於積古齋款識冊端。又嘗屬余爲毛公鼎釋文，其沒前數日，猶迻録不遺一字。蓋余治此學，惟君知之最早，亦愛之獨深。子雲奇字，見之伯松，歐公集古，每資貢父，不是過也。

新始建國銅鏡拓本跋云：憶同治季年，余與莫、戴兩君同客江甯。莫先生於讓爲父執，嘗得侍燕譚，而子高與余同爲金石籀篆之學，蹤跡尤密。

案：先生與戴氏交誼，於此一敘一跋中，可以見其密切。

夏四月，琴西公到安徽按察使任，先生隨侍。

同治十三年甲戌一八七四　二十七歲。

春正月，先生撰周季子白盤跋。

三月、泰順林鶚太沖卒、年八十三。
　案林氏爲泰順耆宿、與琴西公同爲鄉邦文獻之學、交誼甚篤。其子用霖與先生往來亦密切。嘗刊行江東外紀拾殘一卷、序稱咸豐丁巳、於遂昌逆旅見北宋本羅隱江東外紀、首有崇甯癸未婺人張某刊書序、謂原書凡六卷。林所見者殘缺僅餘半冊、又蠹蝕過半、乃錄其完者六則刊之。其書世不經見、初出時人或詫爲祕笈。先生撰羅昭諫江東外紀辯、立八證以考定其爲溫處間人所僞作、並疑即林氏少年戲作、曾舉以質之林氏、林氏不能答也。
先生校讀論語正義、得賸義數事、移書劉恭冕專錄奉質。
夏六月、琴西公加安徽布政使銜。
冬十月、琴西公署安徽布政使。
十二月、先生撰吳禪國山碑跋。
　案先生考釋碑碣、尚有書徐鼎臣臨秦碣石頌後、漢司隸校尉楊淮表紀跋、漢仙人唐公房碑跋、漢衛尉卿衡方碑跋、漢三公山神碑跋、漢武班碑跋、漢郃陽令曹全碑跋、晉太公呂望表跋、北齊西門豹祠堂碑跋、周保定四年聖母寺四面造象跋、唐房玄齡碑跋、唐明徵君碑跋、唐搨先塋記跋、宋刻曹娥碑跋諸篇、均載籀高述林卷八、撰著年月無考、姑錄於此。又張謇撰先生墓表、載其遺著有百晉精廬碑錄一卷、其書蓋未成、上述各篇、當即其中之一部分。
光緒元年乙亥一八七五**二十八歲**。

先生授刑部主事。

先生移書太平教授胡培系子繼、存問起居。

案當時爲大戴義疏計有二家、一爲胡氏、時方綴輯長編。稍後有鄞縣董沛覺軒、亦有纂大戴禮疏之議。書均未成、人亦相繼殂謝。

秋八月、先生撰六秝甄微成。

六秝甄微敘云、黄帝顓頊夏殷周六家秝術、唐宋而後、議曆之士雖有援據、蓋由展轉徵引、非見本書。然其遺文乃時時見於他籍。如李淳風注五經算術、詳推周曆至朔。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備列六家歲元。斯皆確然可徵。賢如求野。他如諸史曆志及天官占驗之書、所載亦頗具較略。爰博爲鈎核、甄其佚文、別錄四分、用相補葺、爲曆經一卷。熹平論元、大明改法、羣議取證、多及六家。開元大衍、考述尤賾、或仰測天行、遠符古象、或別衍新術、獲譣舊編。今並疏通證明、課其離合、益以他書、爲曆議一卷。昔史遷年表、斷自共和。三五步驟、元紀茫昧、若僅憑積年、則上推易舛。輒放周曆譜諜、漢曆世經、自黄帝初元、逮於秦亡、列其年歲同異、爲曆譜一卷。斗憲淪失、散見舊典、如淮南書之顓頊術、易緯之殷術、周髀之周術、並法數詳確、足爲左譣、亦刪綴其文、略爲校覈、爲曆徵一卷。漢唐治曆之家、率有立成、法實相乘、數究於九、御率治分、實便布策。復放嘉定錢氏三統術鈐、別演四分術鈐一卷。總題曰六秝甄微。近代通人、如宣城梅氏、元和李氏、陽湖董氏、皆治古曆、並以六術久亡、未能補述。惟金山顧氏六秝通考、甄綜略具、而未能詳備。今之所集、雖復疏略、而

梗概牣具、推課無難。用以存敬授之初軌、其於太初乾象、蓋亦大略之椎輪、增冰之積水也。

同月、琴西公升授湖北布政使。

光緒二年丙子 一八七六 二十九歲。

春二月、琴西公到京陛見、先生侍行、於河南項城道次得周要君孟。

琴西公校刻橫塘集。

先生刻橫塘集跋云、橫塘集三十卷、宋時刻於台州郡齋。明中葉後、散佚不傳。乾隆間、始從永樂大典輯出、重定爲二十卷。略 珍庋祕閣、未有刊帙。藏書家展轉傳錄、譌互頗多。家大人曩從吳興陸氏寫得一本、復從祥符周氏得別本、以相讐校、甄著同異、定爲此本。光緒丙子、奉命開藩東鄂、會永康胡月樵丈領書局、遂屬擇匠刊板、以廣其傳。大典本所佚而見於他書者尚多、擬捋輯之、別爲補遺、竢他日並刊之。

琴西公校刻竹軒雜著。

先生校刻竹軒雜著跋云、右竹軒雜著六卷。略 乾隆間、與許公橫塘集 略 同於永樂大典錄出。略 家大人既以橫塘集付刊、以此書流傳尤少、亦幷校刊之。

先生校刊同邑方成珪雪齋集韻考正。

案方成珪、嘉慶戊辰舉人、官海甯州學正。生平著述甚富、集韻考正尤爲其一生精力所萃。

先生購得葉氏金文拓本二百種。

商周金文拓本題詞云、光緒初元、余得漢陽葉氏金文拓本二百種、有龔定庵禮部考釋題字、信足寶也。

案、漢陽葉志詵東卿癖嗜金石、蒐藏甚富。子名澧潤臣、道光甲午舉人、内閣中書。至是其家中落、舉其所藏金文拓本、悉以售諸孫氏。

光緒三年丁丑一八七七**三十歲**。

春正月、先生代琴西公撰倪模迂存古今錢略序。

三月、琴西公調補江甯布政使。

夏四月、琴西公到江甯布政使任。先生隨侍。

先生撰墨子閒詁始稿。

甘泉梅延祖植之卒。

案、梅氏爲江都梅□□蘊生哲嗣。世治穀梁學、擬撰義疏。介儀徵劉壽曾以穀梁義爲問、先生以校讀所得刺取七事質之。未及寄而梅氏遽卒。

冬十月、海甯王國維靜安生。

光緒四年戊寅一八七八**三十一歲**。

春、先生返瑞安、遊陶山。

二月、先生與從弟詒燕同至陶山屬集善鄉、在縣西十五里。訪碑、乘潮上駛、過城西八里之白塔、艤舟登

覽、得宋紹興三十一年辛巳焦石塔題記。及抵陶山、又得宋天禧四年庚申陶山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宋治平二年乙巳彌陀殿後重建井記及鯉魚山磨崖、並手拓以歸。

夏五月、先生整理永嘉郡記集本付梓。

永嘉郡記集本跋云、永嘉自晉太寧初分臨海置郡、領縣五、永寧爲今永嘉、安固爲今瑞安及泰順之北半縣、樂成爲今樂清及玉環廳、橫陽爲今平陽及泰順之南半縣、今皆隸溫州府、麗水、清田、松陽、慶元、雲和、宣平、景寗七縣及縉雲、龍泉兩縣之半縉雲之半爲永康、龍泉之半爲遂昌、並屬東陽郡。蓋兼今二府十五縣廳之地、以爲郡疆域亦遼廣矣。劉氏代晉、無所更革、故鄭氏此書亦多涉括蒼。

案、張謇撰先生墓表、列其遺著有溫州建置沿革表一卷、其書不傳。此跋言溫州建置沿革頗詳、疑與唐靜海軍考同爲溫州建置沿革表之一部分。

光緒五年己卯一八七九**三十二歲**。

春二月、集韻考正刊成。

集韻考正跋云、吾邑雪齋方先生博綜羣籍、研精覃思、儲藏數萬卷、皆手自點勘。而於集韻致力尤深。既錄得段、嚴、汪、陳四家校本、又以經典釋文、方言、說文、廣雅諸書悉心對覈、察異形於點畫、辨殊讀於翻紐、條舉件系、成考正十卷。蓋非徒刊補曹本之譌奪、實能舉景祐修定之誤、一一理董之。是非讀集韻者之快事哉。詒讓束髮受書、略窺治經識字之塗徑、竊聞吾鄉修學之儒、自家敬軒編修外、無及先生者。徒以白首校官、名位不顯、身後子孫孤微、遺書不守、散失者不可勝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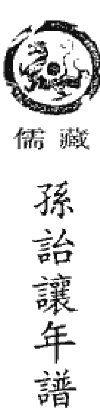
嘗見邑中李氏所藏東萊讀書記、胡氏所作困學紀聞、皆先生校本、旁行斜上、丹黄爛然。又見海昌蔣氏斠補隅録、知先生嘗校王定保唐摭言、其所考證多精確絶倫、此書手稿本先生没後亦散出、爲先舅祖項几山訓導傳霖所得、幸未淪墜。家中父從項氏寫得副本、而詒讓又於林子琳丈彬許得先生所著韓昌黎集箋正平議、精審迥出方崧卿、陳景雲諸書之上。深幸先生遺著後先踵出、不可不爲傳播、遂請家大人先以此書刊之鄂中。而工匠拙劣、刊刻不能精善、修改數四、乃始成書。項氏所弆手稿、間有剌舉原文而缺其校語者、殆尚未爲定本。今輒就管窺所及、略爲補注、詒讓檢覈之餘、間有條記。又嘗得錢唐羅鏡泉以智校本及長洲馬遠林釗景宋本校勘記、其所得有出先生此書之外者、行將續輯之、以竟先生之緒焉。

先生校刻止齋集。

止齋集跋云：止齋集現存者、明正德丙寅溫州同知林長繇刻本、一遵宋槧、凡宋本文字刓泐不可辨者、並闕之。雖校讎不審、無肊改、肊增之失。後嘉靖壬申別有書肆小字本、以正德本幷爲二十八卷、曰安正堂本。雖卷帙省併、而敘次猶仍曹文肅公編定之舊。惟乾隆丙寅邑人林上梓刻本及乾隆癸巳陳用光刻本、缺文譌字、無復舊觀。止齋遺書、斯爲一厄。因以正德本爲正、參檢羣籍、補正數百事。雖不能盡復宋本之舊、較之明槧、略爲完整、不論林、陳兩刻也。

秋七月、琴西公升授太僕寺卿。以年老不能造朝、乞病返里。

先生訪古、得晉、升平、宋、元嘉、梁天監諸甎。



溫州古甓記敘云、光緒己卯秋、詒讓侍家大人歸自江甯、里居多暇、與二三同志若林祁生慶衍、周伯龍瓏、中龍璪、輩恣意遊覽、窮搜古刻。偶得梁天監斷甎於邑之東郭、輒相與傳觀、矜爲創獲。繼又得晉升平宋元嘉諸甎、率皆斷裂、文字或刓蝕不具。第以其舊物有紀年、悉收弆之、復拓以遺戴君、咸謂吾鄉金石之古無逾是者、雖殘缺猶寶貴也。

永嘉重修縣志、聘先生爲協纂。

永嘉縣知事餘干張寶琳靜薌倡修縣志、聘黃巖王棻子莊爲總纂、嘉善戴咸弼鼇峯爲總纂兼提調、總校、先生爲協纂。

琴西公既歸、出所撰述甚富、又將家藏祕笈有關永嘉掌故者約萬餘卷移庋局中、以資博覽。

光緒六年庚辰、一八八零三十三歲。

春、先生友人同邑黃紹箕仲弢成進士、入翰林。琴西公作詩賀之。

夏五月、先生遊密印寺永嘉十三都鵝頭頸村、俗呼頭陀寺。見宋元豐七月六月證覺院鐘款、手拓以歸。

秋、先生訪得故通守朝散項公墓誌銘在瑞安曹奧。殘石精拓數紙、復以南隄項氏譜中所錄全文校讀一過、始略得其大概。

先生從弟詒燕卒。

冬十月、先生得晉泰和諸甎。

溫州古甓記敘云、今年十月、家大人以蓋竹先塋封土、命詒讓往視工。歸時、道過邑之廿四都下

灣、傭者爲言、十餘年前黄氏造塚、搰山取土、得古塚、其甎皆隱起有花紋、字畫粲然可辨。試登山觀之、塚已破壞殆盡、零甓滿地。檢視其文、則晉泰和三年作也。拾其完善者數塊、攜歸以示林周諸君、咸驚歎、爲得未曾有。閲數日、復攜工往、爲修葺、并搜剔遺甎、所得甚夥。鄉農聞余得甎、皆相與聚觀、則詫曰、是纍纍者何遽珍重若是。某村某山破塚、垝堙其甎、乃亦皆類此。蓋各鄉舊甓、出土者甚多、樵牧者習見之、初不知其爲古物也。則相率道余往求之、短屐長鑱、尋訪累日、得晉甓、梁甎無慮數十種。乃知荒埏廣隧間、零落者不可勝算。惜曩時無過問者、村農輒取以楮牀壘竈、率多毀滅。今之僅存者、乃其千百中之一二。然所得猶若是、蓋亦幸矣。既而鄉人之以古甎來告者日衆、輒偕林周諸君訪致之、又旁及於他縣、咸有所獲。檢校其目、以視文達所録兩浙甎文、數殆過之。其文字多完具可讀、因橅刻爲溫州古甓記、通八十餘種、爲一卷。

十二月、先生撰溫州古甓記一卷成。

案、琴西公於先哲遺著蒐羅傳播、不遺餘力、志在興學術、育人才、正人心、厚風俗。先生稟承庭訓、整理文獻、外兼及於遺物之搜集、若甎甓、若經幢、若碑記、若墓誌、若地券、若鐘款、咸有考證。於古代制度、郡邑掌故、經其闡明者不少矣。

光緒七年辛巳、一八八一　**三十四歲**。

先生校方成珪干常侍易注疏證。

書干常侍易注疏證後云、此書爲吾鄉方雪齋教授所著、校釋精備、遠出諸集本之上。又以干易義

本孟京、孟京例校干詁、大較符合、別爲集證一卷以廣其義。干書雖亡、得此足見其概矣。稿本藏教授曾孫中矩所、余從訪得別錄爲此冊。手稿朱墨糺互、未爲定本、今以意審校董理之。集證尾葉理爛、文缺未敢肊補、謹仍其舊。

秋、儀徵劉壽曾卒、年四十五。先生爲撰墓表。

劉恭甫墓表云：其卒之前兩月、猶詒書詢笠穀疑義、詒讓爲據考工輪轂度數考定其說以復之。恭甫得之則大喜、報書謂編左疏已至襄公、而以早成周官疏爲勉。方歎恭甫勤敏、其書旦暮且有定本、自顧庸窳、六官疏未及半、深恐不能速成、以副良友之望。而孰知恭甫之遽止於斯乎。

案劉氏三世治春秋左氏傳、其祖文淇孟瞻撰左氏疏證、草創四十年、僅寫定一卷。父毓崧伯山繼承其業、未究而卒。恭甫紹明家學、屬稿至襄公四年亦卒。

光緒八年壬午一八八二**三十五歲**。

春、先生長子延疇殤、年十五。

案先生連舉子女、皆不育、至是長子亦殤。

水心集二十九卷刊成。

夏、永嘉縣志成。

永嘉縣志凡例云：舊志經籍、僅存書目。據孫比部詒讓溫州經籍志補所未備、燦然具陳、討論前人著述、必有所取於斯。

戴咸弼永嘉縣志敘云、詒讓博雅淹通、近在咫尺、每有疑義、輒移書咨詢、獲益滋多。

先生撰瑞安縣志局總例六條。

瑞安縣志局總例、

纂輯例　郡縣志雖爲輿地專家、而其爲書、實兼正史志表傳三者之體。至於綜萃文獻、則義通乎傳記、剬輯掌故、則例涉乎政書。條目宏博、纂輯至難。唐宋以來、久無達例、總其大較、必以體裁淵雅、援證詳博爲宗。本邑元明舊志率多淪佚、無從訪覯。今所見乾隆、嘉慶兩志、修例既多未允協、而考辨疏略、舛漏尤不可枚舉。茲議開局重修、應先就兩舊志審其義例門目之當否、斟酌更定、擇其與各史及唐宋元明古籍相關涉者、逐條考校、補闕訂訛、以臻詳實。其嘉慶以後事跡、則俟采訪略有端緒、再行逐類增續。大抵樹例綴文、必以唐宋古志及近代通人所論著爲矩臬、以正史及先哲傳書、金石遺文爲根據。多立圖表、以理紛錯之端。多附小注、以廣異同之辨。考證必究其本原、以懲剽竊稗販之弊。記錄必詳其出處、以杜憑虛創造之嫌。不敢因循俗陋、致類鈔謄官簿。至於舊志藝文一門、首列經籍、碑碣寥寥數葉、僅存凡目、不足考覽。而所錄詩文、則連篇累牘、遂居全志十分之三。斯乃明以來地志家之陋習、四庫總目及近儒會稽章氏文史通義力斥其非體。今既重事修纂、不宜更相沿襲。謹依宋朱長文撰吳郡圖經續記、以詩文別爲吳門總集之例、刪除藝文一目。經籍別爲專門。碑碣入之金石。其餘詩文與志有關涉者、分隸各門。如序跋附經籍、金石題詠附山川古跡之類。或篇幅過繁、志內不能全載、及瑋文鴻筆、有裨諷覽而無關考證者、別輯爲瑞安集、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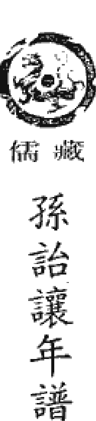
志並行、以爲徵文之助。

測繪例　凡考證方輿、以圖學爲最要。近代地志、往往疏略不講、而顧崇飾名勝、侈圖八景、輕重倒置、通學所嗤。本邑舊志、亦蹈茲失。此次重修、首宜彌茲缺點。今議將明成化以前瑞安縣境（未分泰順以前）及今縣所轄全境、分繪兩總圖、以稽古今疆域之殊。其城廂四隅、亦總繪一圖、以辨街衢迂直之方。十二鄉五十五都分繪五十五圖、以考宅土奠居之盛。至於經流入海之跡、則以安固江及會昌江爲最大。籌邊守衛之謨、則以沿海營汛爲尤要。均宜分繪數圖、以資考覽。除古今縣境總圖應由總纂協纂考定、沿海圖應考水師營所存圖冊外、其餘城鄉各圖、議由局延請精究測算專家、周歷各鄉、將村莊、市鎮、山形、水道一一測明方位斜直、距數遠近、計里開方、分別精繪、（塞堡、橋埭之類、亦一律詳載。其水道湮廢者、亦宜逐地訪明繪入、放近代地圖載黃河故道之例、以黑白爲識別、用備考證。）不可疏舛簡率、徒費丹書。其名區勝景、已略晐於各圖之內、無庸別繪專圖、以袪蕪冗。

校讎例　校讐之學、主於精究倉雅、深通古書義例。然此爲校定經史及秦漢舊籍言耳。若地志則義兼通俗、不必遠徵雅故。即有援引書冊、亦多出唐宋以後、無奧衍錯互之文、不過逐條勘對、無脫即爲允恰。然有要義二端、不可不講者、曰一字不略過、一字不輕改是也。此次重修邑志、卷帙浩繁、稿本寫定、專恃分校諸君相助檢閱、以臻精備。今議凡志稿經總纂、協纂修定後、由局發鈔、完竣仍送交總纂、協纂、分別送請分校、悉以讎覈。應將清本及原稿逐字對讀、遇有寫手脫誤、即應立時補正、不可止檢清本、略觀大意、因其文義可通、即謂無復脫誤。至於人名、地名及歷算計

數之文官牘俗冗之語雖無關文義而一字之訛輒成巨謬尤宜詳審檢勘其寫手誤書省別字亦即逐條改正字體正俗即依通行字學舉隅無庸拘守說文致成駭俗。庶他日謄寫上板不致重勞訂閱倘原纂稿本尚有疑義或前後抵牾及重複遺漏之處即請分校籤明黏貼清本簡端以資商榷稿內援證舊文如有錯互經分校轉檢他書考正者亦須逐條注明所據之書用便覆檢至於經籍金石兩門間有原文零落不得不闕疑者尤不可率肊填補轉成創痏。

采訪例　地志網羅文獻事晐今古稽古則專重考證諏今則尤資采訪此次修志議區分訪專訪二項如忠義孝友義行列女散處城鄉非一人耳目所能周悉則由各鄉紳耆分任采訪并準其家族及戚友等來局開報庶幾見聞較廣不致湮沒遺漏惟分任采訪及來局開報之人務宜破除情面秉公查覈不可徇私阿好略涉誇飾有乖公論其邑志舊本先哲遺書金石文字及古跡冢墓等則由局延請諳悉掌故見聞殫洽者一二人專司其事周歷各鄉分別尋索出門之日由局交與簿摺收條所到之處徧詢故家儒族案所訪條例逐事詢問遇有家藏書籍願借入局者即給與收條攜入行篋其收藏珍祕不肯遠借者即將書名卷數撰人姓名時代與書之鈔刻完缺前後有何敘跋記入冊簿他日由局酌量往錄其古跡冢墓凡有所聞即開入手摺查明年代地名與縣志同異再親自案地遊歷悉心察核以驗其虛實遇有金石碑碣即應立時摹拓不及拓者即節錄其行款文字大略並將所在處所詳悉注記以竢續拓大抵出門采訪必以不畏勞不憚煩爲第一義昔皇甫士安自云遭人而問少有甯日而歐陽永叔之敘集古錄亦云窮崖絕



谷、荒林廢冢、無不皆有。斯二語者、願舉爲采訪諸君勖焉。

檢查案牘例　舊志秩官、兵賦諸門所載、昭代掌故、並以嘉慶己巳爲斷。此次重修、例應賡續增補、以資鏡治理。然此既無書冊可考、又非采訪所能悉、惟有檢查案牘、逐條鈔錄、以爲底本。如文員遷調及減豁田賦、增廣額數等事、則縣署必有案可稽。武職遷調及裁兵增餉等事、則協署必有案可稽。茲議由局專請通究律案者、分赴各署、悉心檢錄。雖卷冊繁積、應採撮精要、刊節冗泛、然有文義俚俗、名數繁碎、而實有關規制者、即不可任意刪除、致成疏漏。錄出之後、仍將某署某年月日某房案卷、注於本條之下、庶撰輯之時、遇有歧迕條件、仍可檢取覆校。其有年代久遠、或卷宗遺失、或紙張黴爛、無可覈補者、仍將所缺條目記入冊簿。大抵各署案牘、往往自相重複、或甲失而乙存、或彼缺而此備、互爲鉤稽、必可得其端緒。俟鈔錄完備、再由總纂協纂刪繁舉要、以就體裁。

繕寫例　此次重修邑志、卷帙浩繁、稿草屢易、必須隨時清繕、以便校閱。茲議由局多覓寫官、擇其略通文義而楷法清整、脫誤較少者、訂定筆資、逐便發繕。其來局繕寫之時、應照所發稿本篇幅行款、悉心精錄。至於表則斜上旁行、注則條分件繫、尤宜檢看審訂、庶無淆混。仍不得信筆作省體、（俗所謂半旁字。）譌體、（偏旁形聲錯誤。）別體、（以圣爲聖、以蚕爲蠶之類。）俗體（學則子上作文、惡則心上安西之類。）字樣。又局中發到稿本、應隨到隨鈔、隨鈔隨繳、不可遲延。如有事故不暇寫者、即仍將稿本繳回、由局另行發鈔、無得任意留滯、致稽時日。其每紙鈔寫脫誤不得踰十字、違者經分校校出、罰令重鈔、

仍扣筆資以示懲儆。

案瑞安議修縣志無年月可考、且其書亦未成。先生所擬諸條義例精審、計畫周詳、姑録如此、以供整理鄉邦文獻者之參考。此外有採訪人物條例三門、文繁不録。又有纂輯詳細義例及檢查案牘條例程式等、均未寫定。

永嘉叢書刊竟其目如左。

宋許景衡横塘集二十卷光緒丙子

宋劉安節劉左史集四卷同治癸酉

宋劉安上劉給諫集五卷同治癸酉

宋劉季仲竹軒雜著六卷光緒丙子

宋薛季宣浪語集三十五卷同子壬申

宋陳傅良止齋集五十二卷光緒己卯

宋葉適水心集二十九卷光緒壬午

宋劉黻蒙川遺稿四卷同治癸酉

宋王致遠開禧德安守城録一卷同治壬申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六十一卷同治戊辰

清孫希旦尚書顧命解一卷同治戊辰



清方成珪集韻考正十卷光緒己卯

案會萃鄉邦郡邑之書、都爲叢刻、自明人梓吴一書始。樊維城鹽邑志林繼之。清嘉慶間、有趙紹祖刻涇川叢書、宋世犖刻台州叢書、祝昌泰刻浦城遺書、邵廷烈刻婁東雜著。道光間、有伍元薇刻嶺南遺書。同治間、有胡鳳丹刻金華叢書。光緒間、此風尤盛。如孫福清刻檇李遺書、丁丙刻武林掌故叢編、又刻武林先哲遺書、陸心源刻湖州先哲遺書、趙尚輔刻湖北叢書、王文灝刻畿輔叢書、盛宣懷刻常州先哲遺書。力大者舉一省、力小者舉一郡一邑。然必其鄉先輩富於著述、而後可增文獻之光。否則、雖欲刻書、亦無書可刻矣。孫氏永嘉叢書刻於同光二朝、發起於琴西公昆仲、校勘諸事、先生之力爲多。

先生校補戴咸弼東甌金石志。

琴西公東甌金石志敘云、東甌金石志者、予友嘉善戴君咸弼之所爲也。君草創此稿、蓋十年以來。比予歸自金陵、君時來假所藏書、加之考訂、而意殊不自足。復屬予子詒讓爲之補校。詒讓又以所得石刻及晉宋六朝磚文益之、遂成書十有二卷。

戴咸弼東甌金石志凡例云、瑞安孫仲容孝廉錄示數十種、其古甓文字八十餘種、搜采不遺餘力、考覈尤極精詳。俱唐以前物、亟錄入第一卷、依兩浙金石志例也。

案先生校補此志、除增益材料外、於考證方面頗多精賅之作。如卷三跋陶山寺廣照院造夾苧釋伽佛一身、謂夾苧爲以苧麻夾土塑成之佛像。卷九跋徐德寶造墓告神文、詳考地券沿革、

皆爲考古學上重要之發明。

番禺陳澧蘭甫卒、年七十三。

光緒九年癸未一八八三三十六歲。

春、先生應禮部試報罷。

秋七月、先生代琴西公撰舅母薛太恭人八秩壽序。

南海桂文燦卒。

光緒十年甲申一八八四三十七歲。

儀徵劉師培申叔生。

吳縣吳大澂清卿撰說文古籀補十四卷、附録一卷、刊行。

案吳氏與先生均爲當時金石學大家、兩人似無往來、此書出後、先生常稱引其説。

光緒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三十八歲。

先生官刑部主事、與當代名流討論金石文字之學。

古籀餘論後敘云、繼余以資郎留滯春明時、吳縣潘文勤公藏彝器最盛、與濰縣陳壽卿編修埒。而宗室盛伯熙、福山王文介兩祭酒、元和江建霞、陽湖費屺褱兩編修、同邑黃仲弢學士、皆爲茲學。每有雅集、輒出所藏金文、辨證難字、適文勤得克鼎、文字奇瑰、屬王、江諸君爲正其讀、考跋纍纍、裝成巨冊、公以示余、俾別擇其是非。余輒舉鼎中擾遠能埶一語、證以詩書、謂以擾爲柔、埶爲邇

爲聲近假借仲弢見之，則爲舉尚書執祖即禰祖以證其義。文勤亦以爲至確。京雒緇塵、萃此古懽，致足樂也。

案道咸以後，金石之學甚盛，人材輩出，其中可區爲數類。嘉興之張、吴縣之潘、福山之王、洹陽之端，不過有力羅致，故陳槧搨、觀所謂鑒賞者爾。南海之吴、錢唐之曹、嘉魚之劉、平湖之朱，不過欲騁譽於藝林，故勤搜廣播，所謂好事者爾。其可犖犖稱道者，吴式芬、吴大澂、陳介祺及先生數家而已。

光緒十二年丙戌、一八八六 **三十九歲**。

黄巖楊晨撰三國會要，與先生商榷義例。

琴西公撰甌海逸聞甲集成。

案公集鄉先輩及外郡人詩文有關掌故者，爲永嘉內外集。又以類剌取爲甌海逸聞，各五十餘卷，至是甲集撰成。

先生南歸。

買陂塘、題洪海籌甌江話別圖。注云：丙戌南歸，與君同渡海。

甯海章梫孫詒讓傳云：報捐刑部主事，簽分未久，引疾歸。

光緒十三年丁亥、一八八七 **四十歲**。

春，先生移書王棻，論尚書大麓義。

夏、渠田公主講金陵書院。

冬、先生遊上海、購得日本刻本王德膚易簡方、呈諸琴西公。公以其爲本鄉宋元醫家最古之冊、驚喜累日、手跋其後、擬重刻之。

光緒十四年戊子 一八八八 **四十一歲**。

春、琴西公爲先生起玉海樓、爲讀書藏書之所。

公玉梅樓藏書記云：今年春、爲次兒卜築河上、乃於金帶橋北別建大樓、南北相向、各五楹、專爲藏書讀書之所。盡徙舊藏庋之樓上、而以所刊永嘉叢書四千餘版列置樓下、以便摹印。

先生改商周金識拾遺爲古籀拾遺、重校付刊。

俞樾古籀拾遺敘云：仲容好學不倦、而精力又足以副之、凡前人所未識之文及誤認之字、皆以深湛之思、一索再索而得之。如匽喜之即爲燕喜、妄甯之即爲荒甯、成唐之即爲成湯、幽尹之即爲幽君、皆犂然有當於人心。又據齊侯鎛鐘之既專乃心、證心腹腎腸之誤文。據周麋生敦之以召其辟、證昭事厥辟、會紹乃辟之誤解、尤有功於經義。他若據楚公鐘、知楚世家熊咢當爲逆。據遺小子敦、疑左傳注甘讒當爲詟。千載之下、考定形聲、獨出己見、非有卓見者而能若是乎。又謂甲冑之甲古或从衣。履絇之絇、古或从久。據古籀之遺文、補說文之或體、引伸觸類、如此者當不少矣。

光緒十五年己丑 一八八九 **四十二歲**。

先生撰白虎通校補。



案、是書原稿未見、諸家亦未有言及者。其目僅見於瑞安廣明印刷所之書目中。成書時代無考、姑繫於是年。

先生撰井人殘鐘拓本考釋。

吳縣潘祖蔭卒、年六十一。

古籀餘論後敘云、余省親南旋、而文勤治振畿輔、官事倥偬、猶馳書以新得井人殘鐘拓本寄示、屬爲考釋。比余答書未及達、而文勤遽薨逝。余亦自是不復至都、意興銷落、此事幾輟。

光緒十六年庚寅 一八九零 **四十三歲**。

春正月、古籀拾遺刊成。

古籀拾遺跋云、此書成於同治壬申、時在金陵。光緒戊子重校定、刊於溫州。同里周孝廉瑑亦嗜篆籀之學、爲手書以上板、并是正其文字。中牽於他事、三載始畢工。

三月、先生撰克鼎釋文跋。

光緒十七年辛卯 一八九一 **四十四歲**。

春二月、先生撰宋政和禮器文字考成。

宋政和禮器文字考敘云、詒讓昔事審撢、竊滋疑牾。廣求拓墨、適獲陌鍘、文識備完、元號明晳、用證諸器、知其同時。復以遐討羣籍、瀏覽四部、紬永樂之祕、逐得公巽之遺、集器銘諸章、綴集靡佚。甲午之簋、欽崇之豆、兩文具存、一字不異。根柢既得、宿疑用祛、信足輔韓門之平、考砭程阮之踳

駁矣。

通政使黃體芳漱蘭乞休返瑞安。

案、黃氏以通政歸田、嘗於城東江濱建飛雲閣、祀同邑詩人。屢與里中士夫爲文酒之會、先生雖不工詩、亦時參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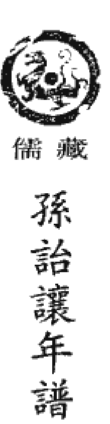
嫡室諸夫人卒。

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四十五歲。

先生撰尚書駢枝成。

尚書駢枝敘云、國風、方語也、故易通。雅頌、雅辭也、則難讀。故命誥之辭、與雅頌多同。大誥云、天棐忱辭、文至奧衍、證以蕩云、天生蒸民、其命匪諶、大明云、天難諶斯、則昭若發蒙矣。康誥云、汝惟小子、乃服惟宏、恉亦簡晦。證以民勞云、戎雖小子、而式宏大、則弇若合符矣。大雅思齊云、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毛鄭皆未得其義。證以康誥云、不汝瑕殄、則奐然冰釋矣。若茲之類、殆不可以僂指數。然則文言雅辭、非淹貫故訓、不能通其讀。而況以晚近淺俗之辭、強爲詮釋、其詰籥爲病、不亦宜與。略余少治書、於商周命誥、輒苦其不能盡通。逮依段王義例、以正其讀、則大致文從字順。乃知昔之增益傎到以爲釋、而綴纍晦澀、仍不可解者、皆不通雅辭之蔽也。頃理董舊冊、摭蒙所私定、與昔儒殊異者、得七十餘事、別寫存之。

案、讀古書當通辭例、先生此論、至爲精確。嗣後王國維依此法以讀尚書、頗多創獲。如盤庚恪



謹天命、當作勞勤大命、乃古之成語。金文中屢見不尠、凡一見於單伯鐘、再見於毛公鼎、三見於禮記祭義所引衛孔悝鼎銘、皆可爲證。蓋古文勤見於金文者作堇、故訛作謹耳。洪範農用八政。廣雅、農勉也。洛誥茲予其明農哉、呂刑稷降播種、農植嘉穀、明農猶言黽勉、農植猶言勉植、皆農當訓勉之證也。梓材作兄弟方來、方國也。易不寧方來、言不寧之國亦來也。金文不庭方、言不庭之國也。此云兄弟方、猶言兄弟之國。多方爾不忱裕之于爾多方、忱裕疑當作由裕。方言、由裕道也。道有二義、道德稱道、勸導亦稱道。酒誥乃由裕民、亦言勸導民也。由裕轉爲忱裕、猶猶豫之轉爲冘豫、轉爲淫豫也。其後忱裕又轉爲從臾、今又轉爲慫恿矣。又下文云爾不克勸忱我命、勸忱二字相連、則此忱裕二字、亦必爲勸導之義無疑矣。

孫文、陸皓東、楊鴻飛等倡興中會以圖革命。

側室陳夫人卒。

光緒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 **四十六歲**。

兩湖總督張之洞奏設自強學堂於武昌。

冬十月、先生撰墨子閒詁成。

墨子閒詁敘云、漢志墨子書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綜覽厥書、釋其紕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於振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莊周天下篇之論墨氏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又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

得也、才士也。夫斯殆持平之論。與墨子既不合於儒術、孟、荀、董無心、孔子魚之倫、咸排詰之。漢晉以降、其學幾絕、而書僅存。然治之者殊尠、故脫誤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轉多沿襲未改、非精究形聲通假之原、無由通其讀也。舊有孟勝、樂臺注、今久不傳。近代鎮洋畢尚書沅始為之注、藤縣蘇孝廉時學復刊其誤、剏通塗徑、多所諟正。余昔事讐覽、旁摭衆家、擇善而從、於畢本外又獲見明吴寬寫本、黄丕烈所景鈔者、今藏杭州丁氏、缺前五卷、大致與道藏本同。顧千里校道藏本、藏本明正統十年刊、畢本亦據彼校定、而不無舛漏。顧校又有季本、傳鈔或作李本、未知孰是。明槧諸本大抵皆祖藏本、畢注略具、今並不復詳校。又嘗得倭寶曆間放刻明茅坤本、幷為六卷、而篇數尚完具、冊端附校異文、間有可采。惜所見本殘缺、僅存後數卷。用相勘覈、別為寫定、復以王觀察念孫尚書引之父子、洪州倅頤煊及年丈俞編修樾、亡友戴茂材望所校、參綜考讀、竊謂非儒以前諸篇誼恉詳焯、畢、王諸家校訓略備、然亦不無遺失。經說、兵法諸篇、文尤奧衍凌雜、檢攬舊校、疑滯殊衆、研覈有年、用思略盡、謹依經誼字例、為之詮釋。至於訂補經說上下篇旁行句讀、正兵法諸篇之譌文錯簡、尤私心所竊自喜、以為不謬者。輒就畢本更為增定、用遺來學。昔許叔重注淮南王書、題曰鴻烈閒詁、據宋槧本淮南子及晁公武讀書志。閒者、發其疑牾、詁者、正其訓釋。今於字義多遵許學、故遂用題署。亦以兩漢經儒本說經家法、箋釋諸子、固後學所晞慕而不能逮者也。

十一月、先生撰札迻成。

札迻敘云、卅年以來、凡所以采獲、咸綴拾簡端、或別紙釋錄、朱墨戢孴、紛如落葉。既又治周禮及

墨翟書爲之疏、詁稽覽羣籍、多相通貫、應時楄記、所積益衆。中年早衰、意興零落、惟此讀書結習、猶復展卷忘倦。綴草雜遝、殆盈匧衍矣。竊謂校書如讐、例肇西漢。都水別錄、間舉譌文、若以立爲齊、以肖爲趙之類。蓋後世校字之權輿也。晉唐之世、束晳、王劭、顏師古之倫、皆著書匡正羣書違繆。經疏史注、咸資援證。近代鉅儒修學好古、校刊舊籍、率有記述。而王懷祖觀察及子伯申尚書、盧紹弓學士、孫淵如觀察、顧澗薲文學、洪筠軒州倅、嚴鐵橋文學、顧尚之明經、及年丈俞蔭甫編修、所論著尤衆。風尚大昌、覃及異域、若安井衡、蒲阪圓所箋校、雖疏淺亦足資考證。綜論厥善、大抵以舊刊精校爲據依、而究其微恉、通其大例、精思博考、不參成見。其諟正文字譌舛、或求之於本書、或旁證之他籍、及援引之類書、而以聲類通轉爲之鈐鍵。故能發疑正讀、奄若合符。及其蔽也、則或穿穴形聲、捃摭新異、馮肊改易、以是爲非。乾嘉大師唯王氏父子郅爲精博、凡舉一義、皆確鑿不刊。其餘諸家得失間出。然其稽覈異同、啓發隱滯、咸足餉遺來學、沾溉不窮。我朝樸學超軼唐宋、斯其一端。與詒讓學識疏譾、於乾嘉諸先生無能爲役。然深善王觀察讀書雜志及盧學士羣書拾補、伏案研誦、恒用檢覈。間竊取其義法、以治古書、亦略有所寤。嘗謂秦漢文籍、誼恉奧博、字例文例、多與後世殊異。如荀卿書之案、墨翟書之唯毋、公孫龍之正舉、淮南王書之以士爲武、劉向書之以能爲而、驟讀之幾不能通其語。復以竹帛梨棗、鈔刊屢易、則有三代文字之通假、有秦漢篆隸之變遷、有魏晉真草之混淆、有六朝唐人俗書之流失、有宋元明校槧之羼改。逵徑百出、多歧亡羊。非覃思精勘、深究本原、未易得其正也。今春多暇、檢理篋藏、自以三十年涉覽所得、

不欲棄置，輒取秦漢以逮齊梁故書雅記，都七十餘家，丹鉛所識，按冊迻錄，申證厥誼。間依盧氏拾補例，附識舊本異文，以備甄考。漢唐舊注及近儒校釋，或有回穴，亦附糾正，寫成十有二卷。其羣經三史說文之類，義證閎博，別有著錄，以竢續定，冊中所錄，雖復簡絲數米，或涉瑣屑，於作述閎恉未窺百一，然匡違茜佚，必有義據，無以孤證肊說，賈亂古書之真，則私心所遵循而不敢越者。倘附王盧諸書之後，以裨補遺闕，或有所取爾。編寫既竟，謹舉漢唐以來校讐家之例，論厥要略，覬與學者共商榷焉。

案此敘論校讐義例，精審不移，乾嘉諸師，無此透闢之論也。又案章炳麟瑞安孫先生傷辭言其遺著除札迻外，又有經迻，考諸家著述，無有言及是書者，據此敘言羣經三史說文之類，義證閎博，以竢續定。疑先生有意綴草，尚未成書。其別紙釋錄者，皆已編入籀高述林中矣。茲類別分述如下：徹法考、邶鄘衛考、唐杜氏考、聘禮記異讀考、禮記鄭注考上、禮記鄭注考下、聖證論王鄭論昏期異同考、大夫葬用輴異讀考、加席重席說、臺下說、石染草染鄭義述、釋周成王元年正月朔日廟祭、補正鄭君書注詩箋義、詩彤弓篇義、詩不殄不瑕義、毛詩魯頌駉傳諸侯馬種物義、今文禮記依銛義、申喪服注旁尊降義、官人義、樂記五色義、喪大記虞筐義、公羊味雉義、蕭同叔子義、左傳室皇義、左傳齊新舊量義、斮斸謂之定義、爾雅匡名補義、爾雅時善乘領義、紹我周王見休義、國語九畡義、釋翼、釋纚、釋踖、衛宏詔定古文官書考、嘉靖本周禮鄭注跋、禮記子木義疏殘本跋、日本刊孝經鄭注跋、書南昌府學本石經殘字跋、與黃巖王子莊論大麓

義書、與南海桂文燦書、與梅延祖論穀梁義書、與劉叔俛論論語義書。以上諸篇、皆考證經義之作、即經迻之一部分。此外如大戴禮記斠補、逸周書斠補、尚書駢枝等、當亦包含在內。嗣後三書另組成冊、其餘皆獨自爲篇。於是經迻一書名亡而實存矣。他如釋棐、釋疇、釋由、申玉篇義、籀文車字說、書說文玉部後、與王子莊論假借書、與唐端夫論說文書、皆爲考論說文之作。惟涉及三史者、僅書顏師古漢書敍錄後一篇而已。

次子延釗孟晉生。

案、先生側室有陳、楊、侯、李四氏。陳氏先卒、諸子皆三氏所生。

三子延鍇生。

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 **四十七歲**。

夏、先生以墨子閒詁屬吳門梓人毛翼庭用聚珍版印成三百冊。

俞樾墨子閒詁敍云、自唐以來、韓昌黎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傳誦既少、注釋亦稀、樂臺舊本、久絕流傳、闕文錯簡、無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而墨子塵薶終古矣。國朝鎮洋畢氏始爲之注、嗣是以來、諸儒益加讐校、涂徑既闢、奧窔粗窺、墨子之書稍稍可讀。於是瑞安孫詒讓仲容乃集諸家之大成、著墨子閒詁。凡諸家之說、是者從之、非者正之、闕略者補之。至經說及備城門以下諸篇、尤不易讀、整紛剔蠹、脈摘無遺、旁行之文、盡遠舊觀、訛奪之處、咸秩無紊、蓋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也。

章炳麟孫詒讓傳云、墨子書多古字古言、經上下尤難讀、備城門以下諸篇、非審曲勿能治。始南海鄒伯奇比次重差旁要諸術、轉相發明、文義猶詰詘不馴。詒讓集衆說、下以己見、神恉洞明、文可諷誦。自墨學廢二千歲、儒術孤行、至是較著。詒讓行亦大類墨氏、家居任卹、所至興學、與長吏楮柱、雖衆怨勿恤也。

先生撰周禮三家佚注刊成。

案是書一卷、集賈、馬、干三家之注、間加補校、爲周禮正義附錄之一。

先生撰札迻刊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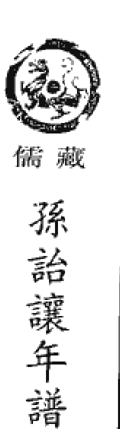
俞樾札迻敘云、今年夏、瑞安孫詒讓仲容以所著札迻十二卷見示、讐校古書共七十有七種。略其精熟訓詁、通達假借、援據古籍、以補正譌奪、根柢經義、以詮釋古言、每下一說、輒使前後文皆怡然理順。阮文達序王伯申先生經義述聞云、使古聖賢見之、必解頤曰、吾言固如是、數千年誤解今得明矣。仲容所撰札迻、大率同此。

章炳麟孫詒讓傳云、札迻者、方物王念孫讀書雜志。每下一義、妥聑寧極、淖入湊理。書少於諸子評議、校讐之勤、倍諸子評議。

馬其昶孫詒讓傳云、詒讓每讀一書、必尋其義據、按冊綴錄、名曰札迻、學者擬之王氏讀書雜志。

中日開戰、中國海陸軍皆大敗。

四子延瀚生。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四十八歲。

春三月，中日成立馬關條約。

冬十月，南海康有爲開強學會，先生友人黃紹箕列名會籍。

琴西公卒，年八十一。

俞樾挽琴西公聯云：

數丁酉、甲辰、庚戌三度同年，洵推理學名臣，內官禁近，外任屏藩，晚以太僕歸田，老去白頭重遊泮水。

刻横塘、竹軒、水心諸家遺集，自任永嘉嫡派，文法桐城，詩宗山谷，更有封章傳世，將來青史豈僅儒林。

案：公一生學業，俞氏此聯包括盡之矣。

先生著學約□篇。

案：先生丙申覆梁啓超書云：承詢學約，乃前年倭議初成，普天憤懣之時，讓適以銜恤家居，每與同人論及時局，憂悶填胸，輒妄有綴述，聊作豪語，以強自慰藉，大恉不出尊著說羣之意。而未能精達事理，揆之時勢，萬不能行。平生雅不喜虚憍之論，不意懷抱鬱激，竟身自蹈之。及讀鴻議，乃知富強之原在於興學，其事深遠，非一蹴所能幾。深悔前說之孟浪，已拉雜摧燒之矣。

案：此篇原稿不存，大致言景教之害，燎原莫遏，當闡明周孔六藝之學，以抑邪說，以雪讐恥。

如皋冒廣生鶴亭就婚瑞安、與先生時相過從。

海豐吳式芬撰攈古錄金文三卷刊行。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四十九歲**。

春正月、先生撰冒巢民先生年譜敘。

先生撰新始建國銅鏡拓本跋。

先生撰周星詒窳横詩質跋。

三月、先生得周麥鼎於永嘉、撰周麥鼎考。

同月、先生與邑中同志剏設學計館。

　瑞安新開學計館敘云、學計館之開、專治算學、以爲致用之本。

新會梁啓超任公移書先生、詢問學約。

夏四月、王棻移書先生、呈六書解一袟、屬爲審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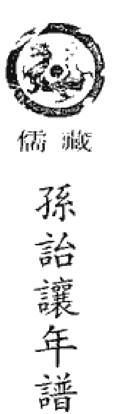
同月、先生拓周麥鼎、贈黄紹箕。

梁啓超撰變法通議。

　案梁氏此議批評當時秕政、而救弊之法、歸於廢科舉、興學校、先生讀之、深韙其説。

清廷派遣學生赴日留學。

秋、先生覆王棻書、奉還六書解、駁其假借説之非。



七月、先生撰逸周書斠補成。

逸周書斠補敘云：余昔讀此書，頗涉讐勘，略有發正，輒付掌錄。覬以思誤之適自資省覽，不足爲盧、朱兩家拾遺補闕也。

八月，兩湖總督張之洞六十誕辰。

先生覆梁啓超書。

案：先生墨子閒詁刊成後，閒用近譯西籍覆事審校，擬更爲墨詁補義，以續前緒。是書即討論此事。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 **五十歲。**

先生校顧亭林詩寫爲一卷。

書校顧亭林詩後云：亭林詩集六卷，傳校元鈔稿本。潘稼堂刻本幷爲五卷。以潘刻本勘之，得佚詩十有八篇，潘刻所有而文字殊異者又踰百焉。謹校寫爲一卷。

章炳麟小過注云：孫詒讓校亭林集後系以詩云：亡國於今三百年。是時尚畏清法，自署荀羕。蓋以孫音通荀，詒讓切羕也。其與余書，或觸忌諱，皆署荀羕名。

餘杭章炳麟太炎以平陽宋恕平子之介，與先生定交。

章炳麟瑞安孫先生傷辭云：炳麟始交宋恕平子，平子者，與瑞安孫先生爲姻，因是通於先生。案：先生與章氏定交時代無考，姑繫於是年。

先生撰長洲朱中我咸豐以來將帥別傳敘。

永嘉王景羲子祥就聘孫詒善家塾、校勘琴西公甌海逸聞、永嘉集二書。

八月、兩湖總督張之洞六十官壽、先生撰壽敘祝嘏。

費屺懷寄贈先生金文拓本。

先生與費氏書云、前賜金文五十種、近寫定釋文一册、大半用舊釋、當就管見改定一二。有數種前未著録者、如乙亥鼎及猶鐘之類、尚有闕字、敬祈寀定理董。

古籀餘論後敘云、邇年敞門課子、舊友雲散、唯峐褱收羅彝器、時以拓本寄贈。

女鑰生。

案、先生女適同邑洪氏。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五十一歲**。

春正月、先生校勘王德膚易簡方付梓。

夏四月、清廷頒布定國是上諭。

五月、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奏定京師大學堂章程。

清廷更政、尚書瞿鴻機子久、中丞陳□□右銘交章推薦先生。

自題變法條議後注云、戊戌更政、持議者多舉制科、未試而黨獄興矣。不佞以陳右銘中丞、瞿子久尚書薦、亦廁名其列。陳尚未識面、蓋得之黨人某也。

秋七月，政變。康有爲逃香港，梁啓超逃日本。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等被殺。

俞樾以衰老辭詁經精舍講席，計在職三十一年。

兩湖總督張之洞刊布勸學篇，計內篇九，外篇十四。

五子延炯生。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五十二歲**。

濰縣古董商人范維卿初以安陽小屯村出土之甲骨文字介紹於世。

秋八月，先生撰周禮正義成。

周禮正義敘云：草剏於同治之季年，始爲長編數十巨冊，綴輯未竟，而舉主南皮張尚書議集刊國朝經疏，來徵此書，乃𨱔栝䚡理，寫成一袠，以就正。然疏牾甚衆，又多最錄近儒異義，辯論滋繁，私心未愜也。繼復更張義例，剟繁補闕，廿年以來，稿草屢易，最後迻錄爲此本。其於古義古制，疏通證明，校之舊疏，爲略詳矣。

周禮正義略例：

經本以唐石經爲最古，注本以明嘉靖放宋本爲最精。今據此二本爲主，間有譌挩，則以孟蜀石經及宋槧諸本參校補正，著其說於疏。至版本文字異同，或形體譌別，既無關義訓，且已詳阮、黃兩記，今並不載，以袪繁冗。

陸氏釋文成於陳隋間，其出最先，與賈疏及石經間有不同，所載異本異讀，原流尤古，今並詳議

其是非。著之於疏、以存六朝舊本之辜較。

賈疏蓋據沈重義疏重修、在唐人經疏中、尚爲簡當。今據彼爲本、訂譌補闕。凡疏家通例、皆先釋經、次述注、然鄭注本極詳博。賈氏釋經、隨文闡義、或與注複、而釋注轉多疏略、於杜鄭三君異義但有糾駁、略無申證、故書今制、研覈闕如。今欲撟斯失、釋經唯崇簡要、注所已具、咸從省約。注文耑奧、則詳爲疏證、蓋注明即經明、義本一貫也。今疏於舊疏甄采精要、十存七八、雖間有刪剟移易、而絕無羼改、且皆明揭賈義、不敢攘善。唐疏多乾沒舊義、近儒重修、亦或類此、非膚學所敢效也。

唐疏例不破注、而六朝義疏家則不盡然。鄭學精貫羣經、固不容輕破、然三君之義、後鄭所讚辨者、本互有是非、乾嘉諸儒考釋此經、間與鄭異、而於古訓古制宣究詳確、或勝注義。今疏亦唯以尋繹經文、博稽衆家爲主、於康成不曲從杜鄭之意或無詩爾。

古經五篇、文繁事富、而要以大宰八灋爲綱領。衆職分陳、區軫靡越、其官屬一科、敘官備矣。至於司存攸寄、悉爲官職。總揭大綱、則曰官灋。詳舉庶務、則曰官常。而官計、官成、官刑、亦錯見焉。六者自官職、官常外、餘雖或此有彼無、詳略互見、而大都分繫當職、不必旁稽。唯官聯條緒紛繁、脈絡隱互、散見百職、鉤覈爲難。今略爲甄釋、雖復疏闕孔多、或亦稽古論治之資乎。

議禮群儒、昔稱聚訟、此經爲周代法制所總萃、閎章縟典、經曲畢晐。而侯國軍賦、苞何膠於舊聞。明堂辟廱、服蔡騰其新論。兩漢大師、義詁已自舛互。至王肅聖證、意在破鄭、攻瑕索痏、偏戾尤甚。

然如郊社禘祫則鄭是而王非。廟制昏期則王長而鄭短。若斯之倫、未容偏主。唐疏各尊其注、每多曲護、未爲閎通。今並究極諸經、求厥至當、無所黨伐、以示折衷。

此經在漢爲古文之學、與今文家師說不同。先秦古子及西漢遺文所述古制、純駁雜陳、尤宜精擇。今廣徵羣籍、甄其合者用資符譣。其不合者則爲疏通別白、使不相殽掍。近儒考釋、或綴稡古書、曲爲傅合、非徒於經無會、彌復增其紛粈。今無取焉。

經文多存古字、注則多以今字易之。宋元刻本未通此例、或改經從注、或改注從經、遂滋歧互、非復舊觀。段玉裁漢讀考及阮黄兩記舉正頗多、尚有未盡。今通校經注字例、兼採衆本、理董畫一。或各本並誤、則仍之而表明於疏。至經注傳譌、或遠在陸賈以前、爲段阮諸家及王引之經義述聞所刊正者、則不敢專輒改定、並詳著其說於疏、俾學者擇焉。

此經舊義最古者、則五經異義所引古周禮說、或出杜鄭之前。次則賈逵馬融干寶三家佚詁、亦多存古訓、無論與鄭異同、並爲攟拾。至於六朝唐人禮議經疏、多與此經關涉、義既精博、甄錄尤詳。間有未允、則略爲辨證、用釋疑牾。宋元諸儒說、於周公致太平之蹟推求至詳、而於周制漢詁、或多疏謬。今所搴擇、百一而已。

天算之學、古疏今密。然此經遠出周初、鄭詁如圜率則徑一圍三、天行則四游升降、並據九章、考靈曜、雖法數疏闊、而以古術釋古經、致爲確當。今疏唯考工記一篇輪蓋周徑、校密率於圜觚、柯欘倨句、證弧角於西算。餘咸據古讖緯史志及唐以前算經占經爲釋、後世新法、古所未有、不可

以釋周經及漢注也。

二鄭釋經、多徵今制、考之馬班史志、衞應官儀、率多符合。良以舊典隊文、留遺因襲、時代匪遙、足相比況。晉宋而降、去古彌遠、政法滋更。北周李唐、建官頒典、雖復依放六職、而揆之禮經、多不相應。故此疏於魏晉以後儀制、概不援證。惟州國山川、宜詳因革、故職方輿地、備釋今名、以昭徵實之學。

舉證古書、咸揭篇目、以示審確。所據或宋元舊槧、或近儒精校、擇善而從、多與俗本不同。其文義殊別、有關恉要者、則於疏中特著某本、非恒例也。佚書則咸詳根柢、用徵肊造、兼資覆勘。昔儒說解、援據古籍、或尚沿俗本、及刪改舊文、義恉未備者、今並檢元書勘正。此乃校讐、非改竄也。

章炳麟孫詒讓傳云、初賈公彥周禮疏多隱略、世儒各往往傳以今文師說、而拘牽後鄭義者皆仇王肅、又糅雜齊魯問學。詒讓一切依古文、彈正郊社。禘祫則從鄭、廟制昏期則從王、益宣究子春、少贛、仲師之學、發正鄭賈凡百餘事。古今言周禮者、莫能先也。

馬其昶孫詒讓傳云、嘗慨清儒於諸經均有新疏、獨周禮鄭注簡奧、賈疏闕略、讀者未能深究、而通於治者尤罕。自劉歆、蘇綽、王安石膠柱鍥舟、益爲此經詬病。於是著周禮正義八十六卷、本爾雅、說文正其詁訓、以禮經大小戴記證其制度、博採漢唐及乾嘉諸儒舊說、參互繹證、注有違牾、亦輒匡糾。意謂國之富強、從政教入學、無新舊均可折衷於是書矣。略 先是浙省爲三禮之學、有秀水盛世佐、烏程沈夢蘭、臨海宋世犖諸家、行輩在前、詒讓最後起、而其書出、囊括衆說、遂集其成矣。

案、清代經學、遠邁漢唐、鴻儒輩出、諸經皆有新疏。先生書最後出、往哲遺著、足資法戒、故其採集之博、義例之精、考證之審、條理之密、實駕諸儒而上之。又案、是書疏明典制、考定名物、貫通諸經、折衷至當、上承秦蕙田、程瑤田諸儒之緒、下開近世考古之端、其於學術上之貢獻、可謂大矣。

十二月、先生撰大戴禮記斠補成。

大戴禮記斠補敘云、余昔嘗就孔本研讀、又嘗得寶應劉楚楨年丈寶楠所錄乾嘉經儒舊斠、多孫淵如、丁小雅、嚴九能、許周生諸家手記。又有趙雩門所斠殘宋槧異文、與孔書小殊、並錄於冊端、藏庋廿年、未遑理董也。己亥冬、既寫定周書斠補、復取大戴斠本、別付寫官。以劉錄舊斠、傳鈔甚稀、慮其零落、幷刪定著之。

黃體芳卒。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零零五十三歲。

福山王懿榮廉生購得甲骨文字。

春、義和團起、蔓延京津各處。

夏五月、先生撰沈丹曾東遊日記跋。

秋七月、八國聯軍陷北京、德宗、西后出奔長安。

團練大臣王懿榮殉難。

先生撰九旗古義述。

劉陽唐才常等謀起事於漢口、事洩、被殺。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一九零一**五十四歲。**

夏、武進金武祥淮生以鈔本張惠言墨子經説解寄貽先生、先生移書伸謝。

兩湖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應詔三度會奏變法自強。

秋七月、清廷與八國訂立和約。

冬、尚書端方以所藏秦權精拓手跋其後、並大騩權拓本、介黄紹箕寄貽先生、屬爲審定。

六子延撰生。

渠田公卒。

案、公遺著有海日樓詩文集、東甌大事記、周浮沚年譜、陳止齋年譜、止庵讀書記、呂氏春秋高注補正各若干卷、多未梓行。

大學士李鴻章卒、年七十九。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九零二**五十五歲。**

春正月、先生撰秦權大騩權兩拓本跋。

同月、吳縣吳大澂卒、年六十八。

夏四月、先生撰周禮政要四十篇。

周禮政要敘云、辛丑夏、天子眷念時艱、重議更法。友人以余嘗治周官、屬捃摭其與西政合者、甄

輯之以備財擇。此非欲標楬古經以自張其虛憍而飾其窳敗也、夫亦明中西新故之異軌、俾迂固

之士廢然自返、無所騰其喙焉爾。

案道咸以後、今文學興、龔魏諸輩、喜以經術作政論。至南海康有爲出、集其大成、新會梁啓超、

瀏陽譚嗣同繼其業而光大焉。先生爲古文大師、原與今學異趣、丁此時局、覩國事之阽危、怵禍

至之無日、故亦改變曩日謹守家法態度、聚集同志、講求維新救亡之術、是書即其政治之具體

主張也。以周官比附西政、與今文家託公羊以言變法、同一用意。在今日觀之、誠不免蹈梁氏所

譏以西學緣附中學、名爲開新、實則守舊之失。然亦時代使然、不能爲先生咎也。又此書撰成

後、由瑞安普通學堂刊行、溫州各校皆採用爲教本。自後滬上書肆競事翻刻、傳布甚廣、於當日

思想界頗有相當之影響。

又案、先生自題變法條議後詩注云、更法條目繁夥、要當以學堂爲根柢、警察次之。蓋學堂儲立

法之材、且開守傿者之蒙固。警察則使法之必行而祛積弊。無此而徒議變法、無益也。此爲先生

變法圖強之根本主張。後此之銳意興學、志不少懈、即實行此種主張也。

五月、先生撰自題變法條議後詩八章。

先生移書武進金武祥、索其所著筆記。

秋七月、溫州知府王琛改中山書院爲溫州府中學堂、延聘先生及永嘉余朝紳（筱璇）爲總理。

溫州府屬各縣學堂次第成立。

先生敍平陽劉紹寬次饒東瀛觀學記云、吾郡學堂之開始於壬寅、諸邑次第興舉。瑞安先成、而平陽樂清次之。

又先生有與劉氏書數通、言興學事、節錄如左、

一敝里刻亦議開學堂、而苦乏資。弟更歷事變、萬事灰心、媿未能力贊其成也。貴邑學堂、和卿兄不審如何籌商。恐林太尊未必慨允撥費、則亦仍是畫餅耳。更法雖已見諭旨、而舉辦仍未見踴躍。中國通患如是、真不瘵之痼疾也。

二敝里蒙學略大致以教里中子弟識字、并以淺近算學、西藝、體質諸學導之塗徑、無甚高論也。至縣學堂、亦已議定開辦略功課則以經史、掌故、西政、西藝、輿地、算學七門爲大綱略七日作策論一篇、洋文則西文教習講授言語文字、并及體操、於中西門徑約略賅備。但能否切實奉行、尚無把握略弟頃苦小極、又以籌議學堂、衆謗羣疑、紛然四集、繁冗萬狀。

三敝堂開辦數月、西文甚有進步、中文卻未有把握。改良之說、亦未可必。大抵敝里習氣虛憍、求高之意多、切實研究之心少、此中病根、真不易治。

福山王氏出所藏古器物清夙債、甲骨最後出、悉售與丹徒劉鶚鐵雲。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一九零三**五十六歲**。

春二月、先生重訂毛公鼎釋文。

案、三代重器存於今日者、器以盂鼎克鼎爲最鉅、文以毛公鼎爲最多。此三器、皆出道光咸豐間。一時學者競相考訂、嘉興徐同柏海豐吳式芬吳縣吳大澂及先生先後有作、文字可讀者十且八九。嗣後王國維撰毛公鼎考釋、從善匡違、遂集諸家之大成。

三月、先生及余朝紳辭溫州府中學堂總理職。

先生、從張之綱許假得陽湖楊葆彝墨經校注。

夏六月、先生撰古籀餘論二卷成。

古籀餘論後敘云、甄錄金文之書、自錢唐薛氏書外、近代惟儀徵阮氏、南海吳氏最爲精富、倉籀遺跡、粲然可尋、固懸諸日月而不刊者也。余前著拾遺、於三家書略有補正、近又得海豐吳子苾侍郎攈古錄九卷、搜錄尤閎博、新出諸器大半著錄、釋文亦殊精審、儀徵南海信堪鼎足。攬涉之餘、間獲新義、又有足正余舊說之疏謬者、幷錄爲二卷。蓋非第偶存札樸、抑亦自資砭紫矣。(略)余年逾五十、多病早衰、目力腦力咸遠不逮昔矣。大抵余治此學踰卅年、所覯拓墨亦絫千種、恒耽玩篆勢、審校奇字、每覃思竟日、輒萬慮諸忘、眇思獨契、如對古人。不意過眼雲烟、倏成陳跡。

章炳麟孫詒讓傳云、自段玉裁明說文、其後小學益密、然說解猶有難理者。又經典相承、諸文字少半缺略、材者欲以金石款識補苴。程瑤田阮元錢坫往往考奇字、徵闕文、不審形聲、無以下筆。龔自珍治金文、益繆、體滋多。於是矣詒讓初辨彝器情僞、擯北宋人所假名者、即部居形聲、不可知、輒置之。即可知、審其刻畫、不跌豪釐。後傳之六書、所定文字、皆隱括就繩墨、古文由是大明。

案、敘云每覃思竟日、輒萬慮俱忘、眇思獨契、如對古人。此種研究精神、真堪欽佩。後學之者、當奉以爲圭臬也。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敘云、積思若痗、雷霆不聞、操觚在手、寢饋或廢。意與此同。

清廷開經濟特科。吏部尚書張百熙、工部尚書唐景崇、兩湖總督張之洞、交章薦先生、以病未與試。先生移書仁和邵□□（仲絅）、假嘉靖本周禮鄭注。

先生撰無錫沈儷崑富強芻議敘。

秋七月、先生撰秦大騩權拓本跋附記。

八月、劉鶚以所得甲骨文字選拓千餘片、爲鐵雲藏龜六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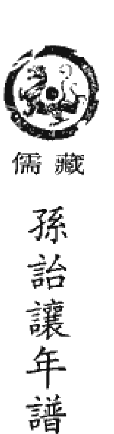
冬、瑞安縣中學堂發生糾紛。

先生甲辰冬覆劉紹寬書云、承詢敝邑學堂事。客冬以來、謗議紛起、原因有二、一因科舉迂腐之士、本不喜學堂、借此傾軋。二因西文生要留西文教習不得而慍、慍者幷集、遂有此譁聒。幸開堂以後、舍長林養素（獬）辦理認真、尚足自立。學生亦漸多、浮議雖未盡息、卻無能爲也。

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零四）**五十七歲**。

春、先生重校周禮。

嘉靖本周禮鄭注跋云、余著義疏、於鄭注咸依嘉靖本爲正。然鄉者僅據黃校本、而略以阮記及他宋槧補正其挩譌。今以明刊詳校、乃知黃本之不盡足據。（略）今春多暇、竭兩旬力校竟、歸之伯絅。因



略記其舛互諸條、以識黃本之誤、藉以自識疑昡。

先生重校墨子閒詁竟。

墨子閒詁跋云：此書寫定於壬辰、癸巳間、還甲午夏、屬吳門梓人毛翼庭以聚珍版印成三百部、質之通學、頗以爲不謬。然多苦其奧衍、瀏覽率不能終卷。惟吾友黃中弢學士爲詳校一過、舉正十餘事、多精確、亦今之張伯松矣。余亦自續勘、得賸義逾百事。有前誤讀誤釋、覆勘始覺之者、咸隨時迻錄別冊存之。此書最難讀者莫如經、經說四篇、余前以未見皋文先生經說解爲憾。一日、得如皋冒鶴亭孝廉廣生書云、武進金湝生運判武祥藏有先生手稿本、急屬鶴亭馳書求假錄。金君得書則自校寫一本寄贈、得之驚喜累日。余前補定經下篇句讀、頗自矜爲創獲、不意張先生已先我得之。其解善談名理、雖校讐未審、不無望文生義之失、然固有精論、足補正余書之闕誤者。金冒兩君惠我爲不淺矣。既又從姻戚張文伯孝廉之綱許假得陽湖楊君葆彝經說校注、亦間有可取。因與張解幷刪簡補錄入冊。凡余舊說與兩家有闇合者、皆改從之。蓋深喜一得之愚、與前賢冥符遙契、固不敢攘善也。竊謂先秦古子誼恉深遠、如登岳觀海、莫能窮其涯涘。畢王張蘇諸家於此書研校亦良勤矣、然其偶有不照、爲後人所匡正者、不可僂指數。余幸生諸賢之後、得據彼成說以推其未竟之緒。然此書甫成、已有旋覺其誤者、則其不自覺而待補正於後人、殆必有倍蓰於是者、其敢侈然以自足耶。甲辰春、取舊寫別冊散入各卷、增定爲此本、幷識之、以見疏陋之咎無可自掩、且以希望於後之能校讀是書者。

案、近代墨學大昌、著述如林、書中誼藴、闡明殆盡。然其說多自先生發之、後人不過竟其緒而已。先生重校是書、希望後之學者加以補正。以現在成績觀之、今之學者可謂無負於先生矣。

先生撰籀文車字說。

籀文車字說云、考金文車本象駟馬車之全形、其義至精、不徒可正說文之譌、且可考正古駟馬車制。茲略釋之。蓋金文車字作[illegible]。諦審其形、左兩⊕象兩輪、旁兩畫象轂耑之鍵、而軸貫之。其中畫特長、夾於兩輪與軸午交者、輈也。輈曲爲梁形、前出而連於衡、故右爲[illegible]形。長畫與輈午交者、衡也。兩旁短畫下歧如半月者、軏與軶也。蓋衡縛於輈、軏縛於衡、而軶又縛於軏。

案、以象形文字比證古代器物、因以考明其制度、爲考古學上重要之方法。大抵器物可分二類、一、器物現存足資比證、如矢鬲豆尊之類是也。二、易朽之物、後世無傳、如車制其俎形是也。前者較易爲力、後者必用推索之功。先生之釋車制、王國維之說俎、形證之詩書、考之禮制、皆能遙契冥符、實爲考古學上重要之著作。

冬十一月、先生撰契文舉例成。

契文舉例敘云、蒙治古文大篆之學四十年、所識彝器款識逾二千種。大抵皆出周以後、賞鑒家所櫫楬爲商器者、率肊定不能確信。每憾未獲見真商時文字。頃始得此冊（案、指鐵雲藏龜。）不意衰年睹茲奇蹟、愛翫不已、輒窮兩月力校讀之、以前後複緟者參互審繹、乃略通其文字。

王國維云、此書雖謬誤居十之八九、然篳路椎輪、不得不推此矣。

案、先生撰是書畢、即以原稿寄呈端方。辛亥國變、端氏死難蜀中。其後家道中落、遺藏散出。民國五年丙辰冬、王國維得其稿本於滬肆、因寄羅振玉刊於吉石盦叢書中、其書始顯於世。

先生撰改紅封爲櫃完以其羨餘充學款議。

瑞安學界同人因經費支絀、商之紅封各戶、一律照民間櫃完價完納、提櫃價之贏羨以助學款。集議數次未能決定。先生撰是議、共八條應提者四、無可難者四。以釋羣疑。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一九零五五十八歲。

春二月、先生與同志於溫州開設瑞平化學學堂。

記瑞平化學學堂緣起云、不佞曩與同志撢研西藝、流覽新譯各書、深知斯學之體精而用博、而苦無堂舍以資其聚習、無器質以閱其考驗、故略涉其藩而未能深窺其奧窔。爰與平陽楊君愚廔、吳君霽菴、同邑金君遯菴、籌議集資千金、於郡城開設學堂、廣購書籍與夫金石藥劑。萃闔郡之學人志士相與切磋講貫於其中、將博考精研以通其理而達其用、而後起之俊傑有志於斯學者、亦有所津逮。

三月、溫屬六縣士紳發起創辦溫處學務處、開會成立、公推先生主持一切事宜。

俞樾移書先生、贈書集、曹景完碑楹帖及新刻詩冊各種。先生覆書仲謝。

先生撰劉紹寬東瀛觀學記敘。

夏、周禮正義刊成。

秋七月、溫處兵備道甯鄉童兆蓉紹甫卒。先生爲撰神道碑及墓誌銘。

八月、清廷明令停止科舉。

京師大學堂聘任先生爲教習、不赴。同時被聘者有武進屠寄敬山、亦江南名宿。

冬、溫處學務處遷入溫州校士館、改稱溫處學務總匯處。由發起人稟請溫處兵備道、轉詳浙江巡撫立案、並札委先生接充總理。於是有創辦師範學堂之議。

章梫孫詒讓傳云、三年之間、兩府中小學堂增至三百餘所。所籌經費、均與地方官紳切實規畫而得。

十一月、先生撰名原成。

名原敘云、余少嗜讀金文、近又獲見龜甲文、咸有譔錄。每惜倉沮舊文、不可復覩。竊思以商周文字展轉變易之蹟、上推書契之初軌、沈思博覽、時獲確證。最括論之、書契初興、形必至簡、逮其後品物衆而情僞滋、簡將不周於用、則增益分析而漸繁。其最後文極而敝、苟趨急就、則彌務省多、故復減省而反諸簡。其更迭嬗易之爲、率本於自然、而或厭同嗜異、或襲非成是、積久承用、皆爲科律。故歷年益遠、則譌變益衆。而李斯之作小篆、廢古籀、尤爲文字之大戹。蓋秦漢間諸儒傳讀經典、已不能精究古文、如古多假忞爲文、與寍形近、而書大誥曰寧考、寧王、前寧人、寧武、則皆文之譌也。古文有載市、即禮之爵韠、又有裁字、當爲爵帛本字、而毛詩絲衣曰載弁俅俅、載則載裁之假也。庸古文作𩫖、與畝偏旁相涉、而左傳說成王賜魯土田倍畝、則附庸之譌也。書詩傳自伏

生毛公、左氏春秋、上於張蒼、大毛公當六國時、前於李斯、伏固秦博士、張則柱下史、咸逮見李斯者。三君所傳、尚不無舛駁、斯之學識、度未能遠過三君、而乃奮肊制作、徇俗蔑古、其違失倉史之恉、甯足責耶。通校古文、大小篆、大抵象形字與畫繢通、隨體詰詘、譌變最多、指事字次之、會意形聲字則字母相檢、沿譌頗尠、而與轉注相互轉注從徐鍇說。爲例、又至廣博、其字或秦篆所不具、或許氏偶失之、故不勝枚舉、而假借依聲託事、則尤茫無涯涘矣古文假借至多、茲不遑論。今略摭金文、龜甲文、與說文古籀互相勘校、揭其歧異、以著省變之原、而會最比屬、以尋古文大小篆沿革之大例、約舉辜較、不能備也。世變方亟、茲學幾絕、所覬石金瑑刻、日出不窮、倉沮舊跡、倘重見於人間、後之治古文奇字者、執吾說以求之、其於造作書契之微恉、或得冥符於萬一爾。

劉師培名原敘云、先生少耽倉雅、博綜名言、上紬初文、蹟其蛻化、以爲許書小篆、實准秦文、略見遠源、惟資古籀、顧所攈摭、猶有未備、重文千字、名或弗瞻、又現存之字、疑眩難一、是由竹帛易書、錯其形兆。深維廢絕之缺、宜有理董、爰徵名勒、旁綜龜書、摭彼殊文、通其瑑兆、成古籀拾遺、古籀餘論、契文舉例若干卷、其例略七篇、別爲茲錄、所以審蹏迒之跡、著渻變之原、敘錄具存、義例可睹、固無得而述矣。惟是金文譜錄、肇始宋初、亦越今茲、龜文斯顯、綜其著錄、或背貞觀、寧以達儒蔽斯近跡。顧復嗜奇之癖、竊附揚雲、正讀之功、下儕張敞、是其微恉、固自有在。蓋以西州漆簡、常佚人間、東觀中文、寂寥曠世、自斯學者、頗喜野言、啓發地藏、猶痡求野。誠使數文相準、形義可說、定其可知、以俟百世、上規虞書觀象之經、下裨周史諭名之治、是亦廣業所深貿、博文所不廢。故

其撰述、約以六書。察言區蓋之間、獨寤昭明之術。昭精聲畫、則比類有徵。分別部居、則率履不越。若情僞較著、形檢所窮、慮眩名實、率從蓋闕。俾夫下學啓考文之緒、儒者識立說之效。擅雕蟲者悔其小技、惑虛造者懲夫嚮壁。信夫好古博物、見疑不惑者矣。其有檢蹟近藏、會心祕眇、亦猶緯書晚出、闡自鄭君。汲簡孤文、證於郭璞。雅達廣攬、其詣一焉。

案晚清之際、古文字學有名著二、一爲吳大澂之說文古籀補、一則先生所撰之名原也。吳氏之書綜合古器銘識、同文異體之字、依說文部勒之、賅博精審、世有定評矣。先生之書、大抵取甲骨、彝器等文、會最比屬、以相參證。意在探文字制作之原、及其流變之故。雖瑕瑜互見、是非錯出、然剖析研究之端、實自此書開之。學問之道、前修未密、後出最精、殆成定例。是先生此書、補苴闡發、不能不有待於今之學者矣。

又案、先生揭櫫文字形態變遷之原則如次、

書契初興、形必至簡。迨其後品物衆而情僞滋、簡將不周於用、則增益分析而漸繁。其最後文極而敝、苟趨急就、則彌務省多、故復減損而反諸簡。

簡而變繁、繁而復簡。驟觀之、似能說明其變遷。然混文字形態之多少與繁簡爲一談、實蹈界域不清之弊。蓋增益漸繁、爲橫的問題、多少苟趨急就、爲縱的問題、繁簡根源雖相牽連、現象卻須分別。說本聞宥。大概變遷原則、當如左表較爲恰當。惜先生墓木已拱、不能起而與之商榷也。

文字形態之變遷
- 由少化多（橫）
  - 原因
    - 構造原則之變遷
    - 音義二者之分化
  - 現象——一字析爲數字
- 由繁趨簡（縱）
  - 原因
    - 人類自然之要求
    - 事物環境之改換
  - 現象
    - 漸簡
    - 頓簡

又案、張謇撰先生墓表、列其遺著、有大篆沿革考一卷、疑即此書初稿之一部分。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一九零六 **五十九歲**。

學部奏派先生充二等學部諮議官。

夏四月、清廷裁撤學政、各省改設提學使司、歸督撫節制。

浙江提學史支恒榮聘先生爲學務議紳。

溫處學務總匯處創辦溫州師範學堂、省委先生兼充總理。秋七月、清廷下詔、預備立憲。

八月、先生以小學需格致教員甚亟、遂於師範學堂試辦博物講習所一班、定一學期畢業。

德清俞樾卒，年八十八。

陽湖費屺懷卒。

案先生曩昔治學朋儔至是死亡殆盡。

春，師範學堂續辦理化講習所一班，仍定一學期畢業。

章炳麟移書先生存問起居，並贈新方言一袟。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 一九零七 六十歲。

溫州人士刱辦圖書新社，先生與呂文起各捐巨冊助之。

先生重定墨子閒詁十五卷、目錄一卷、附錄一卷、後語二卷。

黃紹箕墨子閒詁跋云：往讀鎮洋畢氏注本，申證頗多，而疑滯尚未盡釋。蓋墨書多引古書古事，或出孔子刪修之外，其難通一也；奇字之古文旁行之異讀，譌亂迻竄，自漢以來，殆已不免，加以誦習者稀，楮槧俗書，重貤悂謬，無從理董，其難通二也。江都汪氏、中武進張氏惠言，皆嘗爲此學，勒有成書，而傳本未覯。世丈孫仲頌先生旁羅異本，博引古書，集畢氏及近代諸儒之說，從善匡違，增補漏略，取許叔重淮南閒詁之目以署其書。太史公曰：書缺有間，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鄭康成尚書大傳敘曰：聲音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所謂間者，即指音聲之譌誤、先後之差舛、篆隸之殊失而言。彌縫其間，猶云彌縫其闕也。先生此書援聲類以訂誤讀，寀文例以迻錯簡，推篆籀隸楷之遷變以刊正譌

文、發故書雅記之淹昧、以疏證軼事。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若合符復析。許注、淮南全帙不可得見、以視高誘、張湛諸家之書、非但不愧之而已。紹箕幸與校字之役、既卒業、竊喜自此以後、孤學舊文、盡人通曉、亦淵如先生所云、不覺僭而識其末也。

案先生重定是書後越三歲宣統二年庚戌其家嗣始付剞劂、校字之役、王景羲任之。王氏并錄平日所獲聞於先生者、別撰墨商一書、凡三卷、其中亦多精論。民國十八年、刊於敬鄉樓叢書二輯中。

秋八月、先生覆章炳麟書、贈周禮正義一袟。

先生覆章氏書云、榆敬疏闊殆近十稔。遐睇滄波、深用悵惘。頃忽誦手畢、幷示大著新方言、扑荷無量。禹域大勢至是、可爲痛哭。曲園丈亦悲宿草、弟索居匙懽、無復輯述之興。禮疏鑄版數載、近始印成、謹以一部奉政。脫誤甚多、未遑校改也。略大著略讀數條、精審絕倫、容再細讀尋繹、或有賸義、當續錄奉質。弟桑榆暮景、意思蕭槭、腦力大減、不耐深沈之思。近惟以研翫古文大篆自遣。頗憤外人著文明史者、謂中國象形文已滅絕、頃從金文、龜甲文獲十餘名、皆確實可信者、附以金文奇字、爲名原七篇、竢寫定當寄質大雅。

案章氏時違難日本、先生此書至戊申五月始達、比章氏再作覆書、未及寄、而先生已捐館舍矣。

先生六十誕辰、里中親舊擬稱觴祝嘏、先生撰辭壽啓、徧告戚友。

冬十月、閩省士民公推先生爲教育會長。

禮部開禮學館、當局擬任先生爲總纂、頻催就道、遲遲未赴。

七子延灝生。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九零八　**六十一歲**。

春、先生著學務本議四則、枝議十則。

先生著學務本議四則、枝議十則、上諸學部、以明教育興革之要。舉凡溫州各學堂、省立者有師範及中學、縣立者瑞安中學、各縣高等初等小學、自壬寅至戊申、先後七年、巡視所得、均著於篇。

江浙鐵路議起、至貸款於外人、浙中士夫爭請歸商主辦、先生首輸萬金。

八子延著生。

夏四月、先生患風痺。

先生驟患風痺、延醫診視、均謂以息心靜養爲宜。先生興學不少懈、又時時語其門下客云、先君子永嘉叢書雖經詒讓校定付梓、而海甌逸聞僅成甲集、餘如儒林、文苑、名臣、隱逸等門、卷數未分、郅爲恨事。詒讓自著如六麻甄微、尚書駢枝、成而未刻、名原、契文舉例、前以原稿寄示端午橋方家、藏副本、篆文不完、皆非我手定、不可。老病催人、奈何。門客慰以吉語。

五月二十二日、先生卒。

先生卒後、赴告四方、同聲歎息。浙中各學堂均停課追悼。

□月、葬於永嘉南湖。

南通張謇爲撰墓表。

秋、翰林院侍講錢塘吳士鑑絅齋奏請宣付史館、列入儒林傳、從之。

孫氏著述目錄表

張謇撰墓表	吳士鑑奏摺	章炳麟撰傳	章梫撰傳	清史稿	其他	備考
周禮正義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先生手定付刊
周禮政要	同上		同上			光緒壬寅瑞安普通學堂刊行
墨子閒詁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初本光緒卅年刊行、定本宣統二年刊行。
尚書駢枝	同上	同上	同上			民國十八年刊行
逸周書斠補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先生手定付刊
大戴禮記斠補	同上	同上	同上			先生手定付刊
古籀拾遺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先生手定付刊
九旗古義述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先生手定付刊
六麻甄微	同上	同上	同上			未刊

張謇撰墓表	吳士鑑奏摺	章炳麟撰傳	章梫撰傳	清史稿	其他	備考
名原	同上	同上	同上			刊行年代俟考
契文舉例	同上	同上	同上			民國六年刊行
廣韻姓氏刊誤	同上	同上	同上			未刊
札迻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先生手定付刊
永嘉郡記集本	同上	同上				先生手定付刊
大篆沿革考						未刊
宋政和禮器文字考						光緒十七年刊行、附古籀拾遺後
周禮三家佚注						先生手定付刊
溫州經籍志						民國四年刊行
四部別錄						未刊
溫州古甓記						民國十八年刊行

張謇撰墓表	吳士鑑奏摺	章炳麟撰傳	章梫撰傳	清史稿	其他	備考
百晉精廬碑錄						未刊
溫州建置沿革表						未刊
籀高述林	同上	同上				民國五年冬刊行
		經迻				未刊
		古籀餘論				民國□年張揚校刊
					白虎通校補	未刊
					浪語集札記	未刊
					東甌金石志	嘉善戴咸弼撰、先生校補、光緒二年刊行
					林亭詩集校	未刊
					籀高遺文	民國十五年陳準輯刊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48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4
形态项= 892
页数=892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121
SS号=12365615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783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48.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04.
简介=